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資助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經部第四七冊目次

詩補傳三十卷篇目一卷（宋）范處義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一
御纂詩義折中二十卷（清）傅恒等撰 清乾隆刻本 三二四

詩補傳三十卷篇目一卷

（宋）范處義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詩補傳三十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舊本題曰逸齋撰、不著名氏。朱彝尊經義考云、宋史藝文志有范處義詩補傳三十卷、卷數與逸齋本相符。明朱睦㮮聚樂堂書目直書處義名、當有證據。處義金華人、紹興中登張孝祥榜進士云云。則此書爲處義所作、逸齋蓋其自號也。大旨病諸儒說詩、好廢序以就已說、故自序稱以序爲據、兼取諸家之長、揆之性情、參之物理、以平易求古詩人之意。又稱文義有闕、補以六經史傳、詁訓有闕、補以說文篇韻。蓋南宋之初、最攻序者鄭樵、最尊序者則處義矣。考先儒學問、大抵淳實謹嚴、不敢放言高論、宋人學不逮古、而欲以識勝之、遂各以新意說詩。其間剔抉疏通、亦未嘗無所闡發。而末流所極、至於王柏詩疑乃併舉二南而刪改之。儒者不可信傳、其弊至於誣經、其究乃至於非聖、所由來者漸矣。處義篤信舊文、務求實證、可不謂古之學者歟。至詩序本經師之傳、而學者又有所附益、中間得失、蓋亦相參。處義必以爲尼山之筆、引據孔叢子、旣屬僞書、牽合春秋、尤爲旁義。矯枉過直、是亦一瑕。取其補偏救弊之心可也。

逸齋詩補傳

通志堂藏板

詩補傳序

經以經世爲義傳以傳業爲名毛氏詩謂之詁訓傳故於詁訓則詳於文義則略韓氏有外傳乃依倣左氏國語非詩傳也惟詩序先儒比之易繫辭謂之詩大傳近世諸儒或爲小傳集傳疏義注記論說類解其名不一旣於詁訓文義互有得失其不通者輒欲廢序以就己說學者病之補傳之作以詩序爲據兼取諸家之長揆之情性參之物理以平易求古詩人之意文義有闕補以六經史傳詁訓有闕補以說文篇韻異同者一之隱奥者明之窒礙者通之乖離者合之謬誤者正之曼衍者削之而意之所自得者亦錯出其間補傳大略如此或曰詩序可盡信乎曰聖人刪詩定書詩序猶書序也獨可廢乎況詩序有聖人爲之潤色者如都人士之序記禮者以爲夫子之言賚之序與論語合孔叢子所記夫子讀二南及柏舟諸篇其說皆與今序義相應以是知詩序嘗經聖人筆削之手不然則取諸聖人之遺言也故不敢廢詩序者信六經也尊聖人也若夫聞見單淺古書之存於世者力不能盡得未敢以今日之言爲然博雅君子儻嗣而修之使詩之一經無所闕疑不亦善乎

逸齋序

經之本文有疑混音以小字附之曰如字者

讀如其字有他音者或附一小字則讀如所
附之字或附二小字者皆翻切也篇內他音
字重出則曰下同諸篇倣此

詩篇目　　逸齋

詩之所繫與作者姓名皆附著其下有異說者悉
據經傳為之辯明歸諸至當（詩之所繫與舊說不合者二十有五篇作詩之人可考其姓名者四十一篇正其有異說者四十有二篇）

第一卷（周南正風）

關雎（文王）

關雎詠大姒之德為文王風化之始而韓齊魯三
家皆以為康王政衰之詩故司馬遷劉向揚雄范
曄並祖其說近世說詩者以關雎為畢公作謂得
之張超或謂得之蔡邕畢公為康王大臣冊命尊
為父師畫規固其職也而張超蔡邕皆漢儒多見

古書必有所據然則關雎雖作於康王之時乃畢
公追詠文王大姒之事以為規諫故孔子定為一
經之首止取其事實非問其所作之先後毛氏從
孔子所刪之旨而釋之亦未嘗究其所作之時彼
韓齊魯三家乃直以為刺康王不知其事實繫於
文王也凡詩皆繫其所本如七月之風生民之雅
思文之頌並作於成王之世而風則繫之公劉雅
頌則繫之后稷此其義也若曰關雎止刺康王非
詠文王之事則不得為正風聖人刪詩豈以刺詩
為一經之首耶由是言之則四家之優劣可見矣

葛覃（文王）　卷耳（文王）　樛木（文王）　螽斯（文王）

桃夭 文王　兔罝 文王

芣苢 文王

劉向列女傳曰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於蔡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不幸乃妾之不幸也柰何去之適人之道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且采采芣苢之草雖其臭惡猶始於將采之終於懷擷之況夫婦乎乃作芣苢之詩向乃楚元王交之孫元王本授魯詩向之說必出於魯氏之學今芣苢非有惡臭而宜於產子則所謂樂有子者是矣魯詩果不足信也

漢廣 文王

汝墳 文王

韓氏以汝墳爲思親劉向列女傳曰周南大夫受命平治水土過時不來其妻恐其懈於王事言國家多難惟勉強之無有譴怒遺父母憂乃作詩曰魴魚頳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今據詩婦人則以夫爲君子未有以父母爲君子者是詩言未見君子惄如調飢既見君子不我遐棄眞夫婦之言也韓氏之徒以父母孔邇一言遂謂由思親而作殊不知玩味一篇之旨如卒章皆勉之以正之言與今詩序及劉向[illegible][illegible]說合益知毛氏可信矣

麟之趾 文王

周南諸詩皆王者之事不列於天下之雅特旒其名謂之王者之風豈以紂猶在上不可以有二王故耶名曰國風其諸得文王避紂之意歟

第二卷 召南正風

鵲巢 文王　采蘩 文王

草蟲 文王

草蟲序言大夫妻能以禮自防其詩未必出婦人女子之口蓋詩人喜其知禮爲之歌詠其事下篇倣此

采蘋 文王

甘棠 文王

甘棠皆以爲武王之詩其意謂文王雖分岐爲周召二公采地實未嘗往莅其國至武王克商乃分周公左召公右而成王之時又有分陝之說則召伯聽訟已非文王之世而是詩又作於召伯既去之後故以其詩繫之武王抑不知詩序謂召伯之教明於南國非謂召伯施己之教乃推明周家貞信之教耳召南既繫之召公故謂召伯之教也且南國染商之汚舊矣太王王季雖有其德未能及人至文王道化既行始被於南國而召伯聽訟之日又能推明其教行露既繫之文王甘棠雖在召

伯既去之後亦未必作於武王之時不若繫於文王爲宜大序言先王所以教亦不可謂專指太王王季蓋大序作於後世併與文王謂之先王可也

行露 文王　　召南申女作

劉向列女傳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於酆夫家禮不備欲迎之女與其人言曰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夫家輕違禮制不可以行夫家訟之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又曰雖速我訟亦不女從其說雖疑出於魯詩然與今詩序相應故取之

羔羊 文王　殷其靁 文王　摽有梅 文王　小星 文王

江有汜 文王　野有死麕 文王

何彼襛矣 文王

何彼襛矣之詩先儒皆繫之武王其說蓋以文王爲平正之王猶書以爲寧王也既以平王之孫爲文王之孫遂以齊侯之子爲齊太公之子殊不知武王娶太公望之女謂之邑姜則武王之女謂太公之子乃甥舅也必無婚姻之理或者又謂齊侯乃齊一之侯猶易言康侯終不若據春秋所書魯莊公元年及十有一年冬皆書王姬歸于齊實平王孫女嫁齊襄公桓公也嫁桓公者傳謂之恭姬則肅雝可知矣詩雖作於後世而王姬之德乃能不替文王雖雝在宮肅肅在廟之餘風彼行露亦作於文王之後以能與文王貞信之教尚可爲文王之詩則王姬實文王之孫子能不替文王肅雝之德豈不可爲文王之詩乎況文王肅雝之德霑溉于後人不特王姬爲然在成王之時助祭之多士號爲秉文之德者亦曰肅雝顯相頌既繫之文王則風繫之文王何疑之有

騶虞 文王

或疑周南無周公之詩而召南有召公之詩竊謂聖人刪詩於古人之盛德至善何敢廢而不錄周公之美已詠於豳而召公無燕國之詩故以二詩

附之召南此一說也又周南乃王者之風周公人臣也豈得並列亦一說也由是言之則武王既有天下二詩設若爲武王之詩亦不得列於召南諸侯之風矣甘棠何彼襛矣繫之文王亦有二義一則明文王可以兼王者諸侯之事二則明二南專敘文王之風化學者試以是思之則聖人刪詩之旨斷可識矣

第三卷 邶國變風

柏舟 頃公

柏舟之詩韓氏以爲宣姜自誓而劉向列女傳曰衞宣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于衞至城門而衞君

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請曰衞小國也不容二庖願請同庖夫人曰唯夫婦同庖終不聽乃作詩曰我心非石不可轉也我心非席不可卷也向之說必出於魯詩故其言如此據是詩有憂心悄悄慍于羣小等語正與仁而不遇之言合若婦人自誓當如鄘柏舟曰之死矢靡它又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引類而言則毛氏之說得矣孔子讀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此言可以爲據

綠衣 莊公　衞莊姜作

燕燕 州吁　衞莊姜作

燕燕之詩韓氏以爲定姜歸其婦鄭康成釋坊記又以爲衞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作此詩陸德明釋之曰此魯詩也據是詩言先君之思以勗寡人蓋莊姜謂戴嬀儻能不忘先君當有以助我若歸其婦豈得言先君之思又言遠送于野瞻望弗及皆莊姜戀戀不忍訣之辭定姜既遭無禮矣何戀戀之有玩詩之文以求其義毛氏爲得

日月 州吁　衞莊姜作

終風 州吁　衞莊姜作

擊鼓 州吁

凡言國人乃國中之人目見其事者其言確然可信下皆倣此

凱風 宣公

先儒以凱風爲州吁之詩第見其居雄雉之前耳據序言衞之淫風流行若州吁暴亂則甚矣未聞其淫亂之刺淫亂不恤國事蓋自宣公始七子之母不安其室豈非淫亂之化乎宜繫之宣公

雄雉 宣公　匏有苦葉 宣公　谷風 宣公

式微 宣公

劉向列女傳曰黎莊公之夫人既往而不同欲其傅母憐其失意謂夫人曰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去今不得意胡不去乎乃作詩曰式微式微

胡不歸夫人曰婦人之義一而已矣彼雖不吾以吾可以離於婦道乎乃作詩曰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竊嘗考是詩終篇之旨正與其臣勸以歸之言合豈二婦人亦能賦古詩以見志耶

旄丘 宣公　簡兮 宣公

泉水 宣公

此詩言衞女思歸亦未必眞女子之作乃詩人述其情耳後皆倣此

北門 宣公　北風 宣公　靜女 宣公　新臺 宣公

二子乘舟 宣公

是詩序以爲國人劉向新序乃謂伋之傅母恐其

死也而作二子乘舟之詩向又謂壽閔其兄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黍離爲王風之首聖人刪詩必得其實向之言殆未可信是詩亦然

第四卷 鄘國風

柏舟 武公　共姜作

牆有茨 惠公　君子偕老 惠公　桑中 惠公　鶉之奔奔 惠公

定之方中 文公　蝃蝀 文公　相鼠 文公　干旄 文公

載馳 戴公　許穆夫人作

許穆夫人衛戴公之妹也以衛宣公之無道也而其後文公爲衛之賢君其女許穆夫人宋桓夫人亦皆能以禮自克一洗故家汚亂之習是詩歷敘其欲歸之私情終畏義而止尤爲聖人所取也

第五卷 衛國風

淇澳 武公　考槃 莊公

碩人 莊公

列女傳謂莊姜始至操行衰惰傅母作詩今詩言初説農郊翟茀以朝蓋爲得禮不見衰惰之狀況既譽爲碩人且極道容色之美非傅母所宜言國人之辭也凡言人皆國之詩人後倣此

氓 宣公

竹竿 宣公

在異國而思衛作詩以寄宋國採詩者得之衛地宜繫之宣公

芄蘭 惠公

河廣 惠公　宋桓夫人作

宋桓夫人乃宋襄公之母也嫁宋桓公既生襄公而被出思其子不能止卒以禮自克此聖人所取也既被出而歸衛宜繫惠公

伯兮 宣公　有狐 宣公

木瓜 戴公

木瓜美齊桓公而詩繫之衛蓋作於衛人也猗嗟刺魯莊公而詩繫之齊蓋作於齊人也齊遺戴公以車馬器服故繫之戴公魯以桓公微弱致襄公之惡故繫之襄公雖曰錄詩者據所得之地而繫之亦本其美刺之由耳

第六卷 王國風

黍離 平王

劉向新序以爲衛宣公子壽閔其兄伋之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蓋魯詩出於浮丘伯以授楚元王交向乃交之孫則向之言必本於魯詩也黍離爲王風篇首聖人刪詩豈以衛公子之詩冠之王風乎詩序數言形容周大夫過故國之情纏綿悽惋至今讀之使人流涕聖人刪詩豈亦有見於此遂信爲王風而不疑耶凡詩序言大夫者皆在

位之君子非民閒之詩也後皆倣此

君子于役 平王

君子陽陽 平王

是詩序言君子遭亂當時必有主名惜乎不傳後皆倣此

揚之水 平王　中谷有蓷 平王　兎爰 桓王

葛藟 平王

是詩序言王族詩有父母兄弟之說蓋本宗自高祖而下之九族也

采葛 桓王

大車 莊王

劉向列女傳曰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納息夫人於宮楚王出遊息夫人出見息君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之日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醮生離於地上豈如死歸於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息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楚王賢其夫人守節有義乃以諸侯之禮合而葬之據詩前二章言大車言毳衣正是大夫聽訟之事與息君夫人絶不相關案左氏傳息夫人爲楚子生堵敖及成王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不能死其又奚言則是息夫人未嘗自殺也

丘中有麻 莊王

第七卷 鄭國風

緇衣 武公　將仲子 莊公　叔于田 莊公　大叔于田 莊公

清人 文公　公子素作

是詩序言公子素作雖不可考必鄭之公子也素或是其字

羔裘 莊公　遵大路 莊公　女曰雞鳴　有女同車 昭公

山有扶蘇 昭公　蘀兮 昭公　狡童 昭公　褰裳 昭公

丰 昭公　東門之墠 昭公　風雨 昭公　子衿 昭公

揚之水 昭公

凡言君子作是詩疑出於國史詩固有國史爲之者如史克作魯頌是也又左氏傳稱君子曰皆丘明之言殆類是歟不然則在位之君子也後皆倣此

出其東門 厲公

野有蔓草 厲公

先儒以東門蔓草繫之昭公殆非也東門序言公子五爭蔓草序曰民窮於兵革且五爭自魯桓公十一年至莊公十四年首尾二十載可謂窮於兵革矣而桓公十七年昭公已弑蓋在五爭之中間二詩乃五爭既息之後豈得繫之昭公況二詩與

溱洧皆在鄭風之末宜繫之厲公

溱洧

第八卷 齊國變風

雞鳴 哀公

還 哀公

齊詩以還為營其辭曰子之營兮遭我乎嶩之間兮說者曰營丘也齊大公封於營之丘班固引用其說且營丘乃齊國所封之地名哀公既居其國矣又言子之營兮可乎若以為營是以一國為田獵之所也韓氏以還為旋義亦相近

著 哀公　東方之日 哀公　東方未明 哀公　南山 襄公

甫田 襄公　盧令 襄公　敝笱 莊公　載驅 莊公

猗嗟 莊公

猗嗟說見木瓜

第九卷 魏國變風

葛屨　汾沮洳　園有桃　陟岵

十畝之間　伐檀　碩鼠

先儒謂魏無世家其詩在平王桓王之間然則詩無所繫蓋不可考矣今據魏以魯閔公元年為晉獻公所滅而詩序言魏地陿隘又言日以侵削又言役乎大國又言國削而小民無所居其將亡之詩乎魏亡於桓王之時愈亡於幽王之時皆去孔子為甚遠故序不指其君與則詩序亦考其人於史耳二國亡既久併與史而亡之宜聖人不能知其詩為何世而大史公不能為世家也

第十卷 唐國變風

蟋蟀 僖公　山有樞 昭公　揚之水 昭公　椒聊 昭公

綢繆 昭公　杕杜 昭公　羔裘 昭公

鴇羽

先儒以鴇羽為昭公非也據是詩序言昭公之後大亂五世蓋自昭公至小子侯始及五世自是言之是詩其作於小子侯之後乎

無衣 武公

案左氏傳魯莊公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杜預曰曲沃武公遂并晉國是詩序言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天子之使其虢公乎

有杕之杜 武公　葛生 獻公　采苓 獻公

第十一卷 秦國變風

車鄰 秦仲　駟驖 襄公　小戎 襄公　蒹葭 襄公

終南 襄公　黃鳥 穆公　晨風 康公　無衣

渭陽 康公　秦康公作

權輿 康公

第十二卷 陳國變風

宛丘幽公　東門之枌幽公　衡門僖公　東門之池僖公
東門之楊僖公　墓門陳佗　防有鵲巢宣公
月出靈公
詩序刺在位說美色正指孔寧儀行父之事宜繫
之靈公
株林靈公　澤陂靈公
第十三卷檜國變風
羔裘　素冠　隰有萇楚　匪風
檜鄭世家先儒謂詩在周衰厲之際觀匪風之思
周辭意迫切亦將亡之詩也餘說見魏國風
第十四卷曹國變風

蜉蝣昭公　候人共公　鳲鳩共公　下泉共公
第十五卷豳國變風
七月　周公作
鴟鴞　周公作
東山　破斧　伐柯　九罭
狼跋。
舊說以豳詩七篇皆繫之成王竊謂七月乃周公
為成王陳先公之事公劉貿始居豳宜繫之公劉
鴟鴞言周公之志東山言周公之使民破斧言周
公遭四國之毀伐柯九罭言周公不見知於朝廷
狼跋言周公不失其聖皆不當繫之成王宜為周

公之詩若成王則詩在正雅不當列之變風也
第十六卷正小雅
鹿鳴文王
司馬遷曰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蔡邕亦曰鹿鳴者
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故彈
絃風諫且鹿鳴文武治內之政先聖孔子自衛反
魯雅頌各得其所不應以刺詩冠小雅之篇首況
如二人之說其殆關雎之類雖作於文王之後實
則文王之事也況常棣亦非作於當時由管蔡之
失道故周公歌文武燕兄弟之事歟則仁義陵遲
王道既衰大臣歌文武治內之政以風諫之理亦
可信但不可直以為刺耳孔子讀鹿鳴見君臣之
有禮則非刺明矣

四牡文武　皇皇者華文武
常棣文武　周公作
常棣序言閔管蔡之失道國語亦以為周文公之
詩鄭譜者以魚麗序有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之說
遂以此詩非周公之作又左氏載富辰之言謂召
穆公思周德之不類而作是詩惟杜預解之曰周
公作之召公歌之故孔氏正義并其說以召虎
見厲王之時兄弟恩疏故以周公所作之詩以親
之由是而言則謂周公閔管蔡之失道追詠文武

治內之事有何不可詩雖作於周公而燕兄弟乃文武治內之政宜爲文武之詩

伐木 文武　天保 文武

采薇 文武

采薇序雖指言文王之時大抵天保以上采薇以下文武之世皆歌此樂章宜爲文武之詩班固漢志謂懿王時戎狄交侵中國被其苦詩人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殆與召虎歆周公所作之詩同意非懿王之詩也

出車 文武　杕杜 文武　魚麗 文武

南陔 文武　白華 文武　華黍 文武

亡詩六篇僅存其名故皆不言作於何時毛氏以南陔白華華黍次於文武之雅以由庚崇丘由儀列之成王之雅必有師承今從之

南有嘉魚 成王　南山有臺 成王

由庚 成王　崇丘 成王　由儀 成王

由庚以下三亡詩說已見前

蓼蕭 成王　湛露 成王　彤弓 成王　菁菁者莪 成王

第十七卷

六月 宣王　采芑 宣王　車攻 宣王　吉日 宣王

鴻鴈 宣王　庭燎 宣王　沔水 宣王　鶴鳴 宣王

祈父 宣王　白駒 宣王　黃鳥 宣王　我行其野 宣王

斯干 宣王　無羊 宣王

第十八卷

節南山 幽王　家父作

董仲舒曰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仲舒不見毛氏詩其說必出於三家今據是詩所刺尹氏之過惡多矣未嘗及爭訟之事且其卒章明言家父作誦以究王訩正與序家父刺幽王之言合仲舒之論屈矣案左氏傳韓宣子來聘季武子賦節之卒章杜氏謂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之義先儒遂以是詩本名節然孔叢子言孔子讀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則知不可去南山二字亦非爲爭田也

正月 幽王　十月之交 幽王

雨無正 幽王

韓氏作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竊謂韓詩世罕有之未必其真或後人見詩中有正大夫離居之語故加二句且章合以爲正大夫刺幽王不然則是詩上二章皆十句又加二句似不可信況終篇皆衆多如雨之意與雨無其極全不相庸識者當知去取矣

第十九卷 變小雅

小旻 幽王　小宛 幽王

鄭氏謂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厲王之詩毛公作傳遷其第因改之耳其說曰師尹皇父不得並政褒姒豔妻不得偕寵番與鄭桓不得同位先儒非之謂使師尹皇父番與鄭桓先後其事褒姒以色居位謂之豔妻其誰曰不可又謂韓詩之次與毛氏合宜幽王八年以鄭桓爲司徒安知前無番爲此官則四詩非厲王明矣竊嘗考之經猶有五說證鄭氏之妄十月辛卯日有食之驗之唐曆在幽王六年一也百川沸騰山冢崒崩稽之史記幽王二年三川皆震二也雨無正言周宗既滅卧指赫赫宗周褒姒滅之之事明非厲王三也小旻言謀夫孔多發言盈庭謂七子之徒厲王監謗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安有孔多盈庭之刺四也小宛言念昔先人有懷二人先人謂宣王二人謂文武若厲王之先人乃夷王安能懷文武之事五也

小弁 幽王

小弁之序曰太子之傅作是時太子宜臼見棄故有是詩而趙岐釋孟子乃以爲伯奇之詩又曰伯奇仁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中山王劉勝亦以爲伯奇之詩蓋皆指吉甫之子伯奇也案是詩有曰踧踧周道鞠爲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乃憂周道將爲茂草蓋憂周室之將亡眞太子體國之言若吉甫之子安得被棄而憂周室則趙岐劉勝之說非矣由不見毛氏詩故也

巧言 幽王

何人斯 幽王　蘇公作

巷伯 幽王　寺人孟子作

谷風 幽王　蓼莪 幽王　大東 幽王

第二十卷 變小雅

四月 幽王　北山 幽王　無將大車 幽王　小明 幽王

鼓鐘 幽王

孔穎達謂鄭氏於中候握河紀注云昭王時鼓鍾之詩所爲作以時未見毛詩依三家爲說也或謂史無幽王巡游之事遂疑非幽王之詩且史與經異猶當捨史而信經若史之所闕幸而存於經乃反疑之是欲捨經而信史也其可哉

楚茨 幽王　信南山 幽王　甫田 幽王　大田 幽王

四篇類也說者曰文指相類承上篇畧之也故大田不言君子

瞻彼洛矣 幽王　裳裳者華 幽王　桑扈 幽王　鴛鴦 幽王

頍弁 幽王

孔穎達曰謂公同姓之公也
車舝 幽王
青蠅 幽王
袁孝政釋劉子曰魏武公信讒詩刺之曰營營青
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今據魏自有國風
若果爲魏詩聖人删詩雅頌各得其所豈容以風
爲雅袁氏亦豈叚於韓亦魯三家之說乎
賓之初筵 幽王　　衛武公作
韓氏以是詩爲武公飲酒悔過今據詩始言大侯
既抗則將祭而射也次言烝衍烈祖則既射而祭
也次言酌彼康爵則既祭而燕也所陳皆君臣上
下之禮文武公雖入爲卿士然人臣豈得用此
禮文耶則此非武公自悔過之詩明矣况武公在幽
王時春秋已高不應尚有酒過也然是詩所陳飲
酒始於禮卒於亂其亦以自警歟

通志堂

第十一下一卷
魚藻 幽王　　采菽 幽王
角弓 幽王
角弓之詩指曰兄弟序詩以爲父兄蓋諸父兄弟
皆當相親今乃使怨生於骨肉所謂於所厚者薄
無所不薄也
菀柳 幽王

都人士 幽王
周人乃周室中都之人也天下之風俗每視中都
爲厚薄然聞而知者不若見而知之爲當是詩所
陳都人士女之服飾儀態可考序詩者謂古者長
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然則四方以中都爲風俗
中都以長民者爲風俗非周之盛世不能然
采綠 幽王　　黍苗 幽王　　隰桑 幽王　　白華 幽王
緜蠻 幽王
是詩乃微賤之臣怨大臣不用仁心而序以爲刺
亂何也蓋治世則上下相親大臣必能下士如周
公是也今大臣專於自營遺忘微賤亂之道也

通志堂

瓠葉 幽王
漸漸之石 幽王
下國乃小國之人從征役者也上者用兵而不止
於役小國然大國之人財力猶可支梧惟小國被
困尤甚
苕之華 幽王　　何草不黃 幽王
第十下二卷
文王 文王　　周公作
呂氏春秋曰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
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此特明文
王之詩爲周公作耳可考大明以下至卷阿諸

知歷來家之盛上言后稷先公之積累次及文武之功業次及成王之太平皆周公召公欲成王知王業之艱難故其詩皆役告戒自得大臣輔佐之德周公為首相制禮作樂皆出其手故序不著其名至公劉泂酌卷阿則明言召康公此其義也

大明 文王　緜 太王　棫樸 文王

旱麓 太王王季

旱麓序既言太王王季而孔穎達以為文王受祖之福又不知為詩有王瓚黃流之詠乃王季受此器於帝乙見之孔叢子或者以豈弟君子為序文王何其晦所就此說知詩序之可據

思齊 文王　皇矣 文王

第二十三卷

靈臺 文王　下武 武王　文王有聲 武王　生民 后稷

行葦 成王　既醉 成王　鳧鷖 成王　假樂 成王

公劉 成王　召康公作

泂酌 成王　召康公作

卷阿 成王　召康公作

召公所陳三詩以戒成王公劉則厚民泂酌則求天眷阿則求賢國家大政無出此三者周公作詩書固多矣究其要皆本之三者以進戒以是知周召事君可謂得異心也

第二十四卷 蕩之什

民勞 厲王　召穆公作

召穆公虎乃康公十六世孫康公在成王時陳三詩以進戒頫阜陶賡歌穆公有乃祖風烈厲王雖不見信用屢陳規諫傳記所載可為矜式觀是詩所言如綏四方先於惠中國無縱詭隨所以遏寇虐哉至論也

板 厲王　凡伯作

凡伯周之世卿也在厲王時凡伯作板之詩有曰老夫灌灌又曰匪我言耄則凡伯在厲王之世已非少壯矣其後瞻卬召旻之刺幽王蓋板之子若孫也

蕩 厲王　召穆公作

抑 厲王　衛武公作

國語楚左史倚相曰衛武公年九十五作懿以自儆曰懿即抑也今案武公厲王時猶未即位若年九十五乃幽王之時矣況其詩皆告戒人主之語非專為己作序謂亦以自警則可矣然命名以首句抑抑威儀為義不得為懿也

桑柔 厲王　芮伯作

左氏傳以為周芮良夫之詩疑芮伯之字也書與春秋皆有芮伯其世卿歟

第二十五卷 變大雅

雲漢 宣王　仍叔作

仍叔亦周之世臣也春秋書仍叔之子來聘乃周威王之十三年去宣王即位之初已百餘年左氏云仍叔之子弱蓋未滿二十也故杜預云譏使童子出聘以成考之殆其曾孫歟

崧高 宣王　尹吉甫作

烝民 宣王　尹吉甫作

韓奕 宣王　尹吉甫作

江漢 宣王　尹吉甫作

崧高以下四詩乃尹吉甫一時之作其詩自言吉

甫作誦謂作此詩使工歌誦之張說注楊脩與曹植書不更孔公風雅無別之說乃曰仲山甫作周頌周公作鴟鴞且脩止論風雅正謂周公之鴟鴞在豳風仲山甫之烝民在周雅爾說乃誤以誦爲頌謂仲山甫之頌在雅周公之詩在風不然豈不知周頌之作爲成王太平之時所用之樂章仲山甫乃宣王之臣豈有作周頌之理此雖易知其謬誤亦不可不辯也

常武 宣王　召穆公作

瞻卬 幽王　凡伯作

召旻 幽王　凡伯作

凡伯說見板

第二十六卷 周頌

清廟 文王　周公作

王襄四子講德論曰昔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國語亦以時邁思文爲周文公之頌則頌作於周公無疑也蓋太平然後頌聲作周公之前不可謂太平不應有頌明堂位謂周公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然則周頌三十一篇其皆出於周公之手歟

維天之命 文王　維清 文王　烈文 成王　天作

昊天有成命 成王　我將 文王

時邁 成王　周公作

左氏傳載楚子之言謂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國語乃稱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皆時邁之文左傳國語同出於左氏自牴牾如此今據武王克商未定而終固未暇巡守而時未可謂之太平何有頌聲又以武亦爲克商之作夫大武乃宗廟象功之樂舞也武王猶在位豈自作大武之舞將何所施耶況其詩曰於皇武王以爲武王自言可乎又以賚爲武之三桓爲武之六尤不可信詩三百定於聖人之手今乃合三篇爲一可乎蓋鞠楚之國簡編雜亂文獻不足何可據也周官曰六

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然
則時邁其成王十二歲一巡守之詩乎
執競 武王
思文 后稷　　周公作
國語以思文爲周文公之頌參之孝經郊祀后稷
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皆曰則周公其人夫
禮既制於周公思文又爲周公之作則昊天有成
命郊祀天地我將祀文王於明堂皆出於周公可
以類推矣
臣工 成王　噫嘻 成王　振鷺 成王　豐年 成王
有瞽 成王　潛 成王

雝 召穆
漢章帝建初七年詔引肅雝之臣辟公之相太子
賢釋之曰詩大雅云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
公天子穆穆此雝爲賢之不審亦豈韓齊魯三家
以頌爲雅耶然是詩明言於薦廣牡相予肆祀爲
祭祀之樂章明甚賢豈不誦其詩而信其妄何哉
雅頌昔嘗亂矣賴孔子刪詩然後雅頌各得其所
賢復欲亂之耶
載見 武王　有客 成王　武 武王　閔予小子 成王
訪落 成王　敬之 成王　小毖 成王　載芟 成王
良耜 成王　絲衣 成王

酌 武王　桓 武王　賚 成王
酌桓賚雖皆武王之事然未有其詩成王太平之
後追頌其美宜繫之武王
般 成王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般巡守祀四嶽河海二頌一
時之作也武王既未暇巡守亦有頌聲則二頌皆
當繫之成王書言武王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
所過名山大川乃因行師而致祭皇天后土不可
以爲岱宗名山大川不可以爲河嶽學者宜深考
之
第二十七卷 魯頌

駉 僖公 右四　史克作
有駜 僖公　史克作
泮水 僖公　史克作
閟宮 僖公　史克作
史克作頌見之詩序韓氏乃曰奚斯作魯頌而班
固西都賦序王延壽魯靈光賦序皆云奚斯頌魯
揚雄法言亦曰正考甫嘗睎尹吉甫公子奚斯嘗
睎正考甫意謂尹吉甫頌周正考甫奚斯效之殊
不考是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是奚斯作新廟
非作魯頌也韓氏傳授之妄班固王延壽據韓詩
不足深誚揚雄法言欲準論語乃不知尹吉甫作

虞雅謂之作詩非作周頌也正考甫得商頌於周非作商頌也公子奚斯作魯廟非作魯頌也著書果難哉

第二十八卷 商頌

那 成湯　烈祖 中宗　玄鳥 高宗　長發 高宗

殷武 高宗

商頌十二篇乃正考甫得之周太師而正考甫爲孔子七世祖聖人删詩於其祖之所存宜得其實而太史公乃謂宋襄公行仁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甫美之追道契湯高宗所以興作商頌其說本之韓氏然其言亦據五篇爲說耳使十二篇俱

存固不止於契成湯高宗之事也夫頌者美其功德之作也魯人頌僖公其言僖公之美備矣設若爲襄公作頌乃無一辭及宋何哉況序與國語之言合耶

第二十九卷　附說

第三十卷　廣占

詩篇目終

明序篇

人皆知詩亡然後春秋作以爲詩之美刺與春秋相表裏而不知詩之美刺實繫於序蓋詩有小序有大序小序一言國史記作詩者之本義也小序之下皆大序也亦國史之所述間有聖人之遺言可考而知惟關雎爲一經之首併論三百篇之大旨猶易乾坤之文言故特詳焉世固以文言爲聖人之贊易而於詩序乃戒於傳記而疑之先儒有知其說者謂繫辭爲易大傳詩序爲詩大傳又謂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户也異哉唐人之議詩序也曰子夏不序詩有三焉知不及一也暴揚中冓之私春秋所不道二也諸侯猶世不敢以云三也又曰漢之學者欲顯其傳因藉之子夏且子夏猶知不及漢去詩益遠何自而知之謂春秋所不道是不知聖人裁經於正明經所不欲言

者傳則明著其迹至謂諸侯猶世不敢以云此正爲史官罹天禍人刑者之見也左子夏猶云不敢則古之國史其賢矣乎昔者齊太史書崔氏之大惡兄弟幾盡而南史氏猶執簡以往是豈計死生禍福而廢棄其官守哉序雖不作於子夏義則跡矣文中子曰聖人述史有三焉述書帝王之制備述詩興衰之由顯述春秋邪正之迹明信如其說聖人於春秋則贊之既因魯史之舊而明其邪正之迹於書則定之又各冠序於篇首而備帝王之制於詩則刪之苟不據序之所存亦何自而見其興衰之由而知其美刺之當否哉今觀春秋之襃貶

與詩序相應者蓋多有之如陳佗如衛州吁如鄭
忽皆已爲君春秋書曰蔡人殺陳佗曰衛人殺州
吁曰鄭忽出奔此書名之例也而詩序亦曰陳佗
不義曰衛州吁暴亂曰鄭人刺忽春秋或書爵詩
序亦曰凡伯曰芮伯春秋或書字詩序亦曰仍叔
曰行父春秋或書人詩序亦曰周人曰國人春秋
或書其君詩序亦曰刺其君春秋或書夫人詩序
亦曰刺衛夫人春秋或書大夫詩序亦曰刺周大
夫此其大畧也至如詩序書請命于周豈非春秋
尊王命之意歟書天子之使豈非春秋重王人之
意歟書王道書有德書以禮書守義書美書若和睦

言書陳書喜書樂書予書褒賞豈非春秋與善之
意歟書失道書無德書不義書無禮書刺書怨書
惡書疾書傷書憂書懼書去之豈非春秋貶惡之
意歟書思書閔書止書悔書絕書責書誓書救亂
此春秋反正之意也書風書勸書戒書勉書誘書
箴書規書誨書自警此春秋責備之意也如書周
之君臣惟文武周公加以聖之一字餘皆不與焉
如書賢者書君子書忠臣書孝子書仁人書善人
書小人書讒賊書播惡書荒淫書大亂書大壞之
類皆無曲筆宜爲聖人之所取也大抵春秋雖嚴
而其辭深而婉詩序雖通而其旨直以著如春秋

止書狄入衛不言滅也詩序則曰衛爲狄所滅春
秋止書城楚丘不言封也詩序則曰齊桓公救而
封之春秋不書曲沃伯爲晉侯詩序則曰美武公
始并晉國春秋不書魯僖公脩泮宮詩序則曰頌
僖公能脩泮宮蓋春秋不與夷狄之滅國不許諸
侯之專封以武公納賂而兼宗國雖請王命實
以非義而要君以僖公因其舊而脩學校雖爲美
事亦爲國者所當然是以不書於經詩序則並記
其實聖人以春秋之嚴而立一王之法以詩之通
而不忘人之善道並行而不相悖其斯之謂歟沈
重謂鄭氏譜詩之意以大序爲子夏作以小序爲

卜商意有未盡毛公足成之蓋其說以關雎一序
爲大序餘皆爲小序既已考之不當矣梁昭明遂
信之取關雎一序編之文選題以卜子夏後漢書
乃曰衛宏從謝曼卿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
旨隋經籍志亦曰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
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色所謂相承即鄭氏譜詩
之意耳他非有根據今博考經籍惟孔子家語言
子夏習於詩能通其義未嘗言作序也王肅注家
語乃以爲今之詩序則所謂子夏者未可信矣子
夏尚未必爲詩序則謂毛衛潤色者何足信也孰
若求諸夫子之言以爲信論語曰周有大賚善人

是富此夫子記周家之政也而與賚之序同緇衣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記禮者稱子曰以貫之蓋以爲夫子之言也而與都人士之序同孔叢子記夫子之讀詩曰於周南召南見周道所以盛也於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也於淇澳見學之可爲君子也於考槃見遯世之士而不悶也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也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於雞鳴見君子之不忘其敬也於伐檀見賢者先事後食也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於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於七月見豳公所以造周也於東山見周公先公而後

私也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爲聖也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於楚茨見孝子之思祭也於裳裳者華見賢者世保其祿也於采菽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其言皆與今序同其義又左氏傳載高克帥師與清人之序同國語載正考甫得商頌與那之序同至如大序言情動於中與治世亂世亡國之音同於樂記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同於周官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同於金縢由是言之使詩序作於夫子之前則是

爲聖人之所錄作於夫子之後則是取諸夫子之遺言也庸可廢耶復有二說可明詩序其來也遠假樂之序曰嘉成王也經文初無嘉之一字而子思中庸左氏傳皆以假樂爲嘉樂豈嘗見今之詩序耶六月之序由庚之後繼以南有嘉魚崇丘之後繼以南山有臺皆古詩之次第也今亡詩之篇次乃合由庚崇丘由儀爲一此秦火之後經生爲之也使六月之序果作於毛衛之徒則二人者皆生於秦火之後當如亡詩之次第矣且其詩既亡其次既亂毛衛之徒何由知古詩之次第爲六月之序哉學者捨經籍明據而不知信乃欲以無根

相承之說爲六經之疵亦惑矣

毛氏（大毛公不顯其名 小毛公名萇）

皆河閒獻王德脩學好古事准其實理求其是獨立詩毛氏春秋左氏博士其去取諸家可謂審矣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淮獻王所得皆古文先秦舊書其獨立毛氏豈於古文皆書有合故耶不然漢初傳詩者止魯韓齊三家毛最晚出何爲毛傳既行三氏俱廢昔之學者蓋亦不輕於取舍非有所見安肯遽去彼而就此也況經籍成於聖人之手故紀學必出於聖門爲得其宗否則爲異說何以明之孝經十八章子思中庸

孟子七篇左氏春秋傳與夫大學緇衣等篇皆孔門之傳授也今觀數書所取詩之斷章往往與毛氏訓解相應至荀卿子劉向說苑新序列女傳引詩之言與毛義絕異蓋魯詩出於浮丘伯乃荀卿門人楚元王交亦學浮丘之詩向乃元王之孫則荀卿劉向乃魯詩之源流也齊詩世不傳韓詩外傳亦與毛氏不合由是言之則先儒謂毛氏詩出於子夏淵源有自得聖人之宗旨斷可識矣文中子一書或賦詩見志或論詩要義皆與毛氏相表裏若逌者亦孔氏之徒歟

詩補傳卷第一

逸齋

國風

周南 召南說附

昔者先聖孔子誨人以經固莫詳於詩而聖人之論詩又以二南爲大故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蓋不學牆面古之格言先聖謂人而不爲二南之學辟之面牆而立豈能知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雖曰能學猶不學也夫二南之詩先聖所以大之者以其所懷皆文王正始之道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此古今不易之理也歷觀古之帝王道統之傳雖曰一揆前乎文王或世遠而事罕傳或世衰而事已毀其十六王者與后妃而盡其道莫若文王大姒故取之爲萬世表準然必立周南爲王者之法立召南爲諸侯之法蓋來已久疑自周公制禮作樂即定風雅頌爲樂章之名故周官有六詩及豳雅豳頌之說而幽王小雅亦曰以雅以南非周之樂章詩人安得有是言以關雎爲周南以鵲巢爲召南亦周之舊故儀禮有乃合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之說豈非周之舊與與蓋關雎言后妃能不妒忌故和樂而知好賢鵲巢言夫人能不妒忌故均一而安於拙直可以爲王者諸侯之配宜冠諸篇首爲王者諸侯齊家之

於式其二南諸篇皆述后妃夫人風化之效本其所得之地而錄之彼區區欲分周南召南以爲聖賢淺深者未爲通論也若夫周南既爲王者法猶與召南同謂之國風則其言深矣蓋文王之時紂猶在上文王遵養自晦不居其聖故能蒙大難而無害小心事商不改其初此乃文王之盛德後之錄詩者原文王之心故雖存王者之事於周南特微其名謂之國風且與召南同歸於一國豈非得文王之心與天以文王之一身且以大姒爲配而二南乃分爲王者后妃諸侯夫人何哉蓋文王之聖備自分至無施不宜故周之八百周之一國何

所不有大姒之賢亦儀刑於文王故爲后妃爲夫人亦無不可者文王既謙退爲紂故錄其詩以文王之事託之后妃以諸侯之事託之夫人謂曰大姒之賢足以當此亦所以全文王自晦之迹也其詩得之周南之地則繫之周公得之召南之地則繫之召公蓋周與二公皆姬姓文王分岐爲二公采地且封周謂之周公與封召謂之召公至武王克商又分二公爲左右成王時復分陝以東周公主之分陝以西召公主之其事雖僅出傳記而周公召公之稱號已見于武王克商之始宜時亦以周召畢榮爲文王之臣則周召當輔佐文王因

以其事託之豈非文王不居其聖之意歟且周南召南既爲天子諸侯之法固不能無天下一國之辨然其詩或得於周南或得於召南皆陳文王大姒風化之效固難以優劣論如周南言道化行召南亦言王道成周南言文王之道被于南國召南亦言天下純被文王之化以是知二南之論風化亦互見之耳或以周召繫於所得之地爲疑及觀召南存召公之詩且有聽訟教明之實然後知皆得詩而繫以所歸國風然後作錄詩者果以所得之地名之也二公采地不出岐周豈得而優劣哉然周公止稱公召公乃稱伯豈召公後守與治南

國之諸侯予以者謂周公主內治召公主諸侯蓋本諸此孔子嘗謂老耼曰丘治六經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子西亦曰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夫論先王之道必及周召述三王之法亦必及周召以見先聖人屬意於此學者可不考論其故哉抑嘗考國風終於美周公二雅終於思召公則聖人刪詩之深意傷衰思之極非周召不能救也蓋與作二南同意

關雎后妃之德也

文王未常稱王而大姒曰后妃謂曰後世之追稱然二南之詩蓋所以立萬世王者諸侯之法故其

言后妃夫人特設此篇爲天下一國風化之本曲禮曰天子有后有夫人又曰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然則天子之配曰后諸侯之配曰夫人則周南加妃之字於后以明其配所以別天子之夫人耳召南之夫人則無所嫌故直謂之夫人也后妃之德則詩之所陳者是也

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關睢后妃之德也謂之小序自風之始以後謂之大序三百篇皆然而關睢爲特詳蓋經之首篇併陳二南篇之大義也如易之乾坤二卦彖象文言

比他卦爲獨詳玩味大序之文始與之言相須非經聖人之手其孰能之序詩者謂后妃有關睢之德爲正家之本故其動化天下效見於夫婦皆得其正天下夫婦皆正則比屋可封矣易曰正家而天下定此之謂也其詩謂之風蓋取風之義天之所以動化萬物者莫神於風君之所以動化萬民者亦若此序詩者推言王者后妃之風化故舉王畿之内六鄉之人王畿之外六服之國爲言用之鄉人者謂近而用以化六鄉之人用之邦國者謂遠而用以化六服之國中言風教之義謂化之所始既有感動之理則教之及人必有丕變之效宜近而六鄉之人遠而六服之國莫不然也所者以鄉飲酒禮乃合樂周南關睢乃南鵲巢爲用之邦國且大序之首上下皆論風化選以爲詩勒入其中已不可信而謂鄉飲酒爲邦人燕禮爲邦國牽合之甚今不取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此言詩出於人心方其心無所感則志亦無自而生迨其有感而動則志於是有所往古人所謂在爲山在流水是也故由其有感而在心則謂之志由其既發而爲言則謂之詩以是知詩者原於志有所往故其情之發越不能自默潰其感之者既至則直言不足以暢其情於是作於嗟嘆而咨嗟見於容止而舞蹈記曰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詩之出於人心者如此烏得而已邪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此言詩既出於人心則其發越於外者皆情之真也真情之發越既由於政之所感故其形於言者始則單出而爲聲終則雜比而爲音謂之音則播

之金石絲竹矣實能寫人情之喜怒哀樂故審其音之安樂則知政之和審其音之怨怒則知政之乖審其音之哀思則知民之困夫民至於困則無政之可言矣非審樂知政之君子不足以語此

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此言詩之功用如此其大事之得失若可以自欺而人詩以歌之是是非非有不可揜者天地之高厚鬼神之冥漠若難於感動而歌詩以祀之降祥降嘏有不可誣者蓋詩原於人心之誠正無一毫之私僞故形於美刺則吟咏而不厭播之聲音則對越而無愧曰莫近於詩謂詩之道貫通乎幽明爲不遠矣

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此言先王設采詩之官求民間之詩被之絃歌其用爲甚廣蓋詩本於誠正故正聲入乎耳而善端由然動於中彼夫婦不以正合者聞詩人所陳夫婦之道必能反經而遵禮矣彼孝敬有虧於身者聞詩人所陳孝敬之行必能知悔而有改矣彼人倫有陷於薄者聞詩人所陳人倫之懿必能相率而歸厚矣上而感格於君心知教化在於謹始必能端本自反而教化美矣下而感格於庶民知風俗貴於不偷必能省身自閑而風俗移矣詩之感人其效之速有如此者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此論詩之體有六本之風化者風也鋪陳其事者賦也取物爲況者比也因感而興者興也正言其實者雅也揚揄其美者頌也有一篇之中具數體者有一篇之中專用一體者後之分國風雅頌爲四詩者其義亦若此而已六詩見之周官其來舊矣所謂教六詩者其亦教六義與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此論變風之體也上言風風也教也謂正風也變風之作亦由上以不善化其下故下陳其詩以諷其上既曰諷矣則主乎文辭不務正諫使言之者可以免罪聞之者自知警戒以其言有感發動化之妙故與正風同謂之風也

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上既論變風之體此則論風雅所由變至于王道已衰禮義已廢政教已失國自爲政家自爲俗則亂極矣此變風變雅俱作之時也蓋風之變始於周公之東王業是時雖猶未變也雅之變始於厲

王之小雅盡廢序變雅者首及之蓋變風原於諷其上變雅原於王道衰詩人心乎愛君風雅之所同然變風變雅俱作之時則周既衰矣此序詩者所以詳言之也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此言諸國之史所以錄變風之詩者以其明見國史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壞哀刑政之苛虐以至於此然其詩皆吟咏情性之真以申諷諫之義非

通達世故之變不忘舊俗之美何以及此是以存而不致廢因知變風之作蓋當亂世而其言皆發於真情而無矯偽知禮義之歸而無邪僻發於真情而無矯偽以見民之性本善不爲世變之所移知禮義之歸而無邪僻以見先王禮義之澤在人心者未泯也此爲諸國之史而言故專論變風不及變雅也

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此言國風雅頌之四詩蓋於六義之中取其體之大者而名之其爲體雖不同皆有其始本於一國之君有善有否此風之始也言其天下之政有小有大此小雅大雅之始也美其德之形容而致功之可告神明此頌之始也詩之爲詩無以加此故曰詩之至也然風者由其下之俗而知其君雅者由其上之政而知其民頌者由其德而知其功此風雅頌之辨也一國之有頌亦原於功德惟周頌功德有餘則辭愈約魯頌功德不足則辭愈詳此爲異耳至如商頌成湯之功德有似武王故那詩亦似執競中宗高宗功德不及成湯故詩祀那爲

加詳然則頌之名雖同而功德之優劣亦不能無辨也彼賦比興之體則無所始不可以名詩故名詩者於六義之中取其半也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此言二南正始爲王化之本其道則一夫詩既立此爲王者諸侯之法安得不別而言之周南以化言召南以德言蓋道德者教化之本教化者道德之效道則無所不該舉其效則德在其中故周南亦曰后妃之德德則隨遇而見舉其德則效在其

中故召南亦曰文王之化安有聖賢淺深之辨哉其曰自北而南者以文王之化自岐周以至于江漢南國之遠故以自北而南言之曰先王之所以教者以周之爲諸侯也久矣而大王王季皆爲賢君論王者之風故不得不歸之文王諸侯之風則自大王王季巳有善教於其國故以先王所以教言之曰所以教則大王王季文王皆與焉由詩序之時而言文王亦可謂之先王也其繫之周公召公雖因於所得之地其亦成文王之志與

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此言作關雎之詩者旣樂得是淑女以配其君能以進賢女爲己憂而非以色道淫又哀是淑女能思賢女之進用而惟恐傷之夫好之至之謂樂與樂有于之意同念之深之謂哀與哀王孫之意同明乎哀樂之說者可與語關雎之義矣學者於關雎之詩成於所作之時故其說不一遂失詩人之本意竊謂大姒之賢以不妬忌爲本故衆善皆由之而出而助成文王齊家以平天下之道爲萬世法者基於此故關雎之詩形容大姒不妬忌之德特取之爲一經之首詎可易言哉然則是詩或作於其時或作於其後皆不足疑其形容大姒不妬

忌之德則一而已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也窈窕幽閒也淑善也逑匹也詩人謂雎鳩之爲物摯而有別異於凡禽而關關和鳴遠在河中之洲以爲可比后妃深以喻大姒有幽閒淑善之德爲文王之配曰好逑有相愛好之意焉然曰摯貞也古曰雎鳩之鳥未嘗見乘居而匹處也所謂有別者如此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參差不齊也荇接余也流求也言大姒不妬忌故能求左右之賢女爲己之助寤寐不忘然大姒思求左右之賢女固非爲取女色以助淫樂蓋后妃以奉祭祀爲重故汲汲於求助夫賢女之助固不止於祭祀詩人槩事之重者謂以左右荇菜必須左右淑女采取之而後可以成禮則事之小者從可知矣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此言大姒旣欲求左右之賢女以共祭祀致於其求之未得也寤寐思服而至於中夜廢寢輾轉以待其至猶悠悠之思長也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

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此言大姒喜得左右之賢女采取此荇菜芼擇此

荇菜以助祭祀既以琴瑟相友又以鍾鼓相樂無一毫嫉妬害善之心大姒之德如此可謂盛德也已夫爲君子之好逑而能和鳴有別求左右之賢女而能先於助祭則心之所樂不至於淫矣思賢女之未得則反側忘寢喜賢女之既得則友樂無厭則心之所哀不至於傷矣大姒不妬忌故有是心詩人識其心故有是言序詩者明關雎之義旣陳之於大序孔子識關雎之聲又記之於論語信詩之義與樂之聲果相通也是詩五章其一章比也餘皆賦也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葛覃之詩何以爲后妃之本蓋王業之本在知稼穡艱難内治之本在女功之事夫稼穡之艱難男子所當知女功之事女子所當習惟貴而爲王后后而能念之非不忘其本者不能也序詩者謂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女功之事此推本而言之也在家而志女功雖未足爲異惟大姒能不忘其本故旣貴而爲后妃能躬行儉德節抑用度服澣濯之衣則不侈尊敬師傅則不驕以此而歸問安於父母則天下之感化皆知爲婦之道當然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爲絺爲綌服之無斁

覃延也施移也黃鳥倉庚也灌木叢木也言后妃念在父母家之時其始見葛之延蔓于中谷葉萋萋然而盛黃鳥飛鳴聚于叢木已動治葛爲衣之興旣而見葛之莫莫然成就遂刈取而濩煑之精者爲絺粗者爲綌以是爲衣而服之無厭此皆不忘本之言也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言后妃旣念在家女功之事於是告之師氏欲歸問安於父母其褻服則汙治之其禮服則澣洗之初非好潔其衣服故又問何者當澣何者未澣惟其宜耳以此而歸問安于父母可謂無父母貽罹矣夫后妃之貴可以輕動自如必先告之師氏而后言歸則尊敬師傅可知也后妃舉動宜處其卑服至用澣濯之衣不輕改造則躬儉節用可知也后妃之賢此念爲此舉足以化天下此其所以爲本歟是詩三章皆賦也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内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

今至於憂勤也
后妃之善莫先於不妒忌其次則能節儉也二者
皆常情之所蔽溺者有不為患者今大姒能求左
右之賢女始則相與供荇菜奉祭祀可謂防之以
禮而不淫終則以琴瑟鍾鼓相友樂可謂和之以
樂而不傷不妒忌如此故為關雎之盛德因女功
而思父母服澣濯之衣而不忘尊敬師傅而不驕
能節儉如此故為葛覃之知本聖人以關雎為經
之首而葛覃次之蓋詩所陳謂大姒有此二善以
能忘己之私故也私既忘矣則心之所思無非輔
佐君子之事故卷耳又次之以為后妃之志如此

序詩者極言其志謂后妃能以輔佐君子求賢審
官知臣下之勤勞者由其忘己之私志在進賢而
險詖私謁之心不萌乎中故其憂勤國家與人主
同也夫公私不兩立能忘私則險詖私謁之心不
生斯能同君子之憂勤矣不能忘私則險詖私謁
之心日熾豈能憂勤以輔佐君子耶且求賢而進
用之審官而任使之臣下之有憂勤者必知之此
[illegible]當[illegible]者后妃之志能及於是誠可美也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卷耳苓耳也頃筐欹筐也后妃因采卷耳易得之
物尚不能充頃筐易盈之器以興賢之難求也如

此後嘆我所思之賢當量才度德寘之周家之列
位既知求之難又知寘之當[illegible]所謂求賢審官也序
言又當輔佐君子謂不專於內治也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言后妃思臣下勤勞於道路者始而升崔嵬戴石
之山馬已疲而不進我姑酌金罍以閔勞之使
不永懷此役也既而升山脊之高岡馬至病而改
色我姑酌彼兕觥以慰勉之使不永傷此役也卒
而升戴土之砠不獨馬病僕亦病矣勞苦至此非

觴酒所能慰釋但為之吁嗟而已凡三章[illegible]
謂知臣下之勤勞也[illegible]酒人之[illegible]而
酒則有女酒[illegible]則有女[illegible]則知[illegible]
內治所當然也因禮[illegible]
而能知[illegible]之難[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以卷耳所當[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后妃不當[illegible]
[illegible]以志求之[illegible]
也
[illegible]后妃[illegible]心[illegible]

樛木言后妃有以思及下而左右之賢女皆得附從以行而君子之助猶木之下曲者葛藟附此木以生非嫉妬之念不存於中何以得此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樛下曲也藟葛之類也荒奄也纍繫也縈旋也木以下曲故葛藟得以附而生后妃以待下故左右賢女得以附而進君子之有內助如此可謂樂矣所履之福可以綏而安將而大成而無虧矣不妬忌之效有如此者凡二南之詩言南皆指其化而言蓋文王之化自北而南故謂之南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也

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

螽斯亦言后妃不妬忌之效與樛木之意同樛木專美文王所履之福螽斯則言文王則百斯男本支百世皆原於后妃之不妬忌其效豈淺淺哉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序詩者謂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或謂螽斯微物詩人何由知其性竊以爲凡物之性群聚而不相殘者則知其能不妬忌也孰謂微而不可察哉今螽斯之群飛詵詵而衆多薨薨而有聲揖揖而會聚則性之不妬忌可見也后妃與左右之賢女相處能如此故其效見於子孫衆多振振然蕃盛而自能有立繩繩然循理而不紊其序蟄蟄然收斂而不犯非禮豈不爲可美乎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螽斯七月作斯螽一也蝗類一母百子或云一生八十一子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昏姻以時國無鰥民也

桃夭言后妃不妬忌之效致天下化之男女得以正昏姻得以時有和協之風無乖離之患宜于歸國無鰥民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桃以夭夭言謂其木之少壯也木必少壯則其華灼然而盛其實蕡然而大其葉蓁然而茂以喩女子及時而嫁家道既成不獨夫婦相宜一家之人亦皆相宜也天下之風俗如此其美詩人以爲后妃之所致大學所謂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

是也然則風化之本可不謹與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一說血氣使人尤甚於壯年故少艾之女不嫺於婦道竊謂此說止是過求夭夭二字若壯年自肆乃世俗紀非禮者之所為豈人人皆然況被周召之化者乎夭夭正是形容少壯之意

免罝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

二南為風化之首其詩以化天下為成效所謂化者謂變易其思慮矯揉其氣習暴者俄且仁薄者俄且厚愚者靈而戕者解其感發之機與天地同其妙矣詩人多取人之難化者言之以明二南之

感化其效驗如此其至免罝其一也夫罝兔之人皆小民之粗有智力不事生業者為之宜其扞格難化今也關雎之化既行一變而為好德則其睟賢人衆多可知矣何謂好德三章所陳是也免罝捕兔之罟也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干城者扞衛公侯如城所謂隱若長城是也詩人偶見施兔罝者肅肅然嚴整椓杙之聲丁丁然可聞則非遠人之地因是知其人赳赳然勇而難犯移此心為公侯之扞衛有何不可公侯猶言國君二南美文王未嘗稱王時皆追稱之耳

肅肅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好仇言為公侯之善耦是也詩人偶見施兔罝者于山間之道稍遠人迹而肅肅然嚴整與初無異因是知其人赳赳然勇而有守移此心為公侯之仇耦有何不可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腹心言公侯之謀臣所謂竹腹心者是也詩人偶見施兔罝者于中林幽深之處而肅肅然嚴整不以人所不聞不見而少解因是知其人赳赳然勇而不驕移此心為公侯之腹心有何不可蓋勇而難化勇而有守勇而不驕皆好德之至也兔罝難

化之人遽能使之好德如此則易格者將為何德矣賢人豈不能衆多乎是詩三章皆賦也

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芣苢之詩所以為后妃之美者蓋不妒忌之效能使一家之和平為天下之和平婦人皆以有子為樂此豈一朝夕所致哉其化之所被者深矣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芣苢馬舃即車前子也毛公謂宜懷任詩人言天下婦人采宜子之物衆矣非一采猶以為薄凡詩

言薄言皆未厭足之意既采之以爲已有故投袷之
捋取之故袺而祜之扱袵而襭之其樂如此可謂
不厭矣是詩三章皆賦也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
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漢廣之序形容文王之化不一其辭語其化之效
則以德言原其化之始則以道言德隨所遇而見
故曰德廣所及道無乎不周故曰被于南國文王
之化始于岐周而行乎江漢之域非德廣道被不
足以形容之或疑游女不可求謂化及女子而不
及男子竊謂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乃合男女而

言之蓋男子無犯禮之思女子有不可犯之色自
然不相求也詩人止言游女不可求不及男子者
蓋化及男子爲易化及女子爲難舉其難者言之
則易化者從可知矣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
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言南國之木以其喬然上竦故人不可休息其際
女子以有不可犯之色故人不可求與爲亂如漢
水之廣不可游泳而行江水之永不可方桴而濟
也詩人因江漢以起興故再言之泳水底行也
方水中桴筏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
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蔞
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
矣不可方思
此言文王之化能使人不思犯禮不能使人絶去
情欲故後二章皆述男子之情雖不思與之亂亦
欲以禮爲昏姻謂見女子苟能以禮而嫁我當於
錯薪之中刈其楚以秣其馬刈其蔞以秣其駒蓋
古者親迎必有車馬此歆慕之辭也由言漢不可
泳江不可方亦以自警謂我雖有此志終不可得
也思有二說考三百篇之詩如烝然來思爾羊來

思之類皆語助也如孝思維則思無邪之類皆思
慮也序言無思犯禮謂思慮不及也詩言不可求
思則爲語助耳是詩三章前一章比兼興後二章
乃賦兼興也楚荊也蔞蒿也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
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汝墳之詩美思夫之婦人當紂之虐政乃能勉其
夫以正自非文王之道化漸被人心者深何以得
此曰汝墳之國云者蓋舉國皆如之雖婦人亦然
尤足以見其難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遵彼

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汝水名也墳大防也枝曰條幹曰枚斬而復生曰肄惄思而心動貌赬赤也魚勞則尾赤燬火也言婦人始循汝水之防伐木之枝幹以爲薪是時其夫從役猶未久也而未見君子之歸己心動而不寧若調飢之思食及再循汝水之防伐斬復生之肄則夫之從役更歷歲時獲見君子不遠棄我而歸蓋幸其來歸也凡婦人之情當夫之遠從征役歸而見其勞苦之狀必有怨望之語此女墳之婦人獨能勉之以正謂汝身之勞瘁雖若魚勞而尾赤王室之虐政雖若火之酷烈然父母在邇所當盡力王事不宜辭避以貽父母憂此所謂勉以正之言也說者以父母爲文王殆非詩人之本意且岐周去汝墳不可謂邇若婦人之言以文王爲父母則是怨紂而親文王此文王之所甚懼也何以謂之勉之以正哉詩人之意謂文王之化雖及於天下三分之二而率諸侯以事紂之心未始少異故其道化之行雖婦人之愚亦知父母之國不可怨叛此之謂道化亦文王之心也調飢或作朝飢或作輖飢均於改字然朝飢思食固人之常情輖飢謂飢而又飢意近穿鑿不若止用調字蓋飢而

心動則當調其氣謂忍飢也是詩三章前二章興也卒章比而賦之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麟趾之詩所以爲關雎之應者蓋舉其效之至難以爲王化之極致且挾貴恃勢若公子者冣於難化况文王與紂之時又其難者此序指言衰世則是商之公子非周之公子也今也關雎之化行一洗舊習信厚愨謹也有如麟然公子猶爾則天下無復有犯非禮之人矣序詩者因麟而思盛世麟至之日謂衰世公子乃能信厚如盛世之時也或

者溺於符瑞之說乃謂文王之道化足以致麟非詩之本意且文王與紂之時事備見載籍未聞麟至之祥而振振乃能奮起自立之象公子雖不能自立是以耳濡目染傲侈薄今被文王之化既能奮起而有立是以愨謹如古太平之時也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詩人以麟有趾而不踶如公子之不妄動麟有定而不抵如公姓之不忤物麟有角而不觸如公族之不好競三者皆愨謹之實也宜深嘉屢歎以爲眞麟也公姓謂公同姓諸孫之屬也公族謂公同

祖有服之屬也詩人正以趾喻公子故序詩者言公子之信厚亦曰如麟趾之時陸璣疏云麟麕身牛尾馬足負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鍾呂行中規矩遊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入陷穽不罹羅網王者至仁則出定字或作顚爾雅云題也是詩三章皆比也

詩補傳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

詩補傳卷第二

召南

逸齋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

序詩者所謂國君積行累功在文王則爲餘事周之爵位雖歷世已久然召南既以國君夫人立義則言國君積累而成國夫人起家而爲配固無害也大抵詩人取物爲比必求其類鵲彊而不淫積以成巢宜以比國君鳩拙而性一居鵲之成巢宜以比夫人曰乃可以配謂其德相偶也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illegible]之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此言鳩能安於拙不復有所作爲得鵲之成巢遂安然居之以爲己有居處也居之謂入而處此巢也方所也方之謂以此巢爲其所也盈滿也盈之謂夫人歸而與娣媵相處充滿此巢也熟味詩人盈之之言可見夫人不妬忌故能與娣媵相處如此以是知后妃夫人雖有他善皆以不妬忌爲本故周南桃夭昏姻以時序詩者明言后妃不妬忌所致召南小星知命貴賤序詩者明言夫人無妬忌之行皆指本之言也百兩者百乘之車也御之

者迎之也將送也成之者成禮也諸侯之子嫁與
諸侯迎送皆百乘故能成其禮也詩人樂夫人之
德可以爲國君之配故歌咏其車服謂其德足以
稱之也是詩三章上皆比下皆賦也

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采蘩之詩美夫人既歸國君之後無他嗜好首能
采蘩以奉祭祀與后供荇菜之意同可謂不失夫
人之職矣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采蘩
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蘩皤蒿也沼池也沚渚也澗山水之間也此言夫
人于是采蘩于沼于沚于澗之中以供公侯之祀
事于公侯之宗廟此所謂夫人之職也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此言夫人所被之服飾其在公宮奉祀事之時則
被祭服僮僮然而竦敬夫人之所獨也其卒事還
歸則左右從之所被其服則祁祁然而衆多在公
曰夙夜蓋其事也還歸曰薄言未遽去也詩人形
容夫人之孝敬動容周旋皆中于禮非大姒孰能
以是詩三章皆賦也毛云被首飾也儀禮少牢主
婦被錫鄭氏讀爲鬄鬄謂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
髮被婦人之紒亦通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二南自大夫妻以下皆被文王之化者也周南以
后妃爲化之本被其化者則有兔罝之武夫漢廣
之游女芣苢汝墳之婦人麟趾之公子公姓公族
召南以夫人爲化之本被其化者則有草蟲采蘋
殷其靁之大夫妻行露之貞女小星之賤妾江沱
之嫡媵何彼穠矣之王姬騶虞之美人詩之可考
如此草蟲與阜螽以異類而相從故深自防閑惟
恐陷於非禮自非文王之化浹洽乎人心疇克然
爾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
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草蟲常羊也阜螽蠜也一物形既不同一曰以草
一曰以阜則異類可知矣大夫妻見草蟲喓喓然
而鳴阜螽趯趯然而從懼不能自保或陷於非禮
故君子未歸之時則心神忡忡而憂及見其歸相親
如初憂始釋耳或曰阜螽曰蠜草蟲謂之負蠜當
以此爲正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張劣亦既見
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説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
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蕨薇皆菜也此亦言大夫妻因升南山而采蕨

薇感時物也一新念其夫征役之未反故于未歸
則惙惙而憂至於傷悲及其既歸則心喜悅而平
夷矣是詩三章皆興而賦之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
共祭祀矣

禮者法度之所寓而以誠敬爲主蓋誠敬者禮之
本法度者禮之文大夫妻特取然一季女耳而能
齋戒以奉祀則其誠敬之本足以稱其文宜其動
合乎禮是以序詩者謂之能循法度可以承先祖
共祭祀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蘋大萍也藻聚藻也韓詩云沈者曰蘋浮者曰藻
澗濱水涯也行潦流潦也此言備物之合乎禮也
蓋后妃用荇夫人用蘩大夫妻蘋藻則禮有其等
矣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釜屬及釜

方曰筐圓曰筥有足曰錡無足曰釜湘烹也此言
用器之合乎禮也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廟奠於
牖下此言置奠之合乎禮也季女尚少爲大夫妻
疑未足以當祀事今也能齋戒以主祭所備之物
所用之器所置之地一遵於禮且以誠敬爲主非
能循法度而何是詩三章皆賦也

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

凡二南之詩非必並作於一時後之錄詩者隨所
得而取之聖人於刪詩之際第存其可以爲後世
法戒者初不計其作詩之先後也如甘棠之詩思
其人而愛其木遠出召伯之後以其能奉行文王
之教使之明於南國故詩人不以美文王而以美
召伯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蒲曷反蔽芾甘棠勿翦勿
敗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音稅

蔽芾盛也甘棠甘梨其子白而美者茇草舍也憩
休息也說說駕也棠之下可以作舍則非小木矣
南國之人以召伯常作草舍休息於此說駕於此
故欲勿翦其枝勿伐其榦勿殘敗之勿屈拜之思
召伯不可見見其木如見其人故愛之至也南國
之人心如此其忠厚以秉文王之德故也是詩三
章皆賦也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
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行露之詩乃作於召伯在南國之日非甘棠之比
也何以知之考序詩之言以謂衰亂之俗至是始微

貞信之教至是始興強暴之男至是始不能侵陵貞女則知詩作於當時也

厭（於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此貞女自誓之辭謂行道之間多露能濡人衣我豈不欲蚤夜而行慮其濡也強暴之男欲誅我為室豈不欲嫁慮其強暴弗克由禮或為所汙也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此言貞女既不肯嫁而強暴之男遂妄興獄訟使凌貞女如雀之穿屋鼠之穿墉欲據以為巢穴詩人道貞女之辭曰誰謂雀無角以何物穿我之屋誰謂女本無室家之道何故召我之獄誰謂鼠無牙以何物穿我之墉誰謂女本無室家之道何故召我之訟然雀實無角其穿屋也善投隙而窺身未為甚暴也鼠實無牙其穿墉也直穴坏而肆齧其暴為甚矣賴召伯聽訟之明投隙而窺身者既已退聽不足於室家穴坏而肆齧者亦已沮敗不從其姦計蓋貞女喜能自明故其言如此詳味其詩乃召伯至南國之初強暴之男尚有此訟一經聽斷即自馴服不獨貞女得以自保雖暴之男已有悛心矣誰謂文王之化專及女子不及男子乎

是詩三章一章興也二章比而賦之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羔羊之詩既謂鵲巢之功致又謂化文王之政蓋指在位之臣而言之若餘人之被其化乃感格而自化耳未足見其功惟在位之臣乃政之所及有是政即有是功如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此節儉之政也無然畔援無然歆羨此正直之政也故在位之臣化其政者皆有節儉正直之行此其所以為功致與德如羔羊者謂在位之臣有是德而稱此服也羔羊之德亦衆矣說周官者以為羣而不失其類說儀禮者以為羣而不黨何休說春秋以贄之不鳴殺之不啼跪乳而受之死義生禮者董仲舒說春秋以為有角而不用類仁者贄之不鳴殺之不啼類死義者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羔羊之德如此則節儉正直在其中矣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徒何反）退食自公委（於危反）蛇（音移）委蛇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域）委蛇委蛇自公退食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此言以羔羊之皮為裘用素絲以為飾皮革一也古得通稱縫者合其皮而縫之也素絲必以五言蓋合五羊之皮為一裘循其合處以素絲為英飾

也百里奚衣五羊之皮爲秦養牲蓋倣古制然古之羔裘其制甚精養牲者被五羊之皮蓋賤者之服而召南在位之君子亦服之非節儉而何曰紽曰緎曰總皆素絲小大之異名也裘之必用羔既取羔羊之德絲必用素亦取潔白之義也委蛇乃蛇行之狀蛇行能從不能橫正直之象也然必委地旋曲而動乃能遂其直惟不可變而爲横耳故左氏曰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然則人臣之正直固欲其委蛇不可直情而徑行亦以朝從莫横爲戒也退食自公自公退食再三互言之辭以叶音韻亦以見人臣出公門入私門出私門入公門無私交之行也是詩三章皆賦也一説凡人之情於人之所見則儼然其容人所不見之地則鄙慢無所不至今羔羊之大夫自公門入私室所對則妻子僕妾而不改朝廷雍容之氣象竊謂孔子在鄉黨朝廷恂恂便便自然中節若唯務不改近乎好僞

殷其靁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殷其靁之勸以義與汝墳之勉以正一也然勉者謂於既歸之後勉其勿倦望之將來也勸者謂從征之時勸其盡力勿遽懷歸也召南之大夫遠從征役不遑寧處已自知義而其妻又能勸其盡力夫婦俱賢固爲可嘉彼汝墳役夫之妻乃貧賤匹婦人耳亦知勉以正則其道之妙尤爲可美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聲盛貌南山指南國之山也大夫妻既知義故因靁以起興遂以靁喩君之號令謂南山之陽之側之下有殷然之靁聲人皆畏之況君之出令俾從征役何人敢違此宜乎大夫莫敢遑暇莫敢休息莫敢安處也始言陽中言側次言下有漸近之意三章中言振振君子歸哉歸哉謂君子既能奮然自立勇於從役當竭力以俟卒事不可徒歸也相勸之辭諄復如此非知義者不能也是詩三章皆興而賦之

摽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

男女昏姻失時固有多端或以時之凶荒無以爲禮或以俗之強暴不容擇配或以役之無節不遑寧處今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既無三者之患可以及時而昏姻矣故是詩三章皆幸其可以講禮又

唯恐其失時也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實
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頃筐塈之求我庶
士迨其謂之
摽落也梅之落以驗人之年召南之國初被文王
之化前此固於冒俗男女至此皆已年及或又過
之故詩人設爲女家之辭曰梅既實而落所存者
七耳當求庶士之可以配者及吉日則可以成禮
矣梅既實而落所存者三耳當求庶士之可以配
者及今亦可以成禮矣梅既實而落頃筐已盡取
之矣當求庶士之可以配者相及而遂語之也人

情喜於及時而唯恐失之故其辭汲汲如此是詩
三章皆比而賦之也一說譬欲及時者所以全之
於節行未破之時竊謂此說非所以處召南之國
被文王之化者詩人但喜其得以及時耳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
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小星之詩能使賤妾亦知天命能盡其心自非夫
人無妬忌之行所以感服其心者有素何以得此
序詩者以爲惠及下殆與樛木逮下無異焉則夫
人與賤妾可謂兩盡其道矣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說者謂小星衆無名者三心五噣四時更見又謂
衆星隨心噣在天猶諸妾隨夫人進御於君或者
又曰諸侯一娶九女姪娣與媵而八詩人以三與
五爲八故以況之是又以三五爲娣媵也殊不知
噣即柳也元命包以柳爲五星天文志星經以柳
爲八星後之明歷象者皆以元命包爲非以天文
志星經爲是又心以三月見於東噣以正月見於
東詩人言三五在東乃一時所見耳噣見於東方
既不同時則五非噣明矣或者又謂心之東見其
次相連者亢氐房也心三星亢氐房各四星合而

言之爲十有五故曰三五竊意此詩出於賤妾之
口安能窮究象數若此其詳但據所見或指以問
人略說小大之名耳就使果知象數則心三星噣
八星參六星昴七星詩人取象必緣其類夫人一
而已以是爲比豈其類邪況衆妾進御自有次序
不循夫人在禮夫人專夜衆妾不敢當夕初無相
蔽之義惟日月若夫婦之象是詩雖不及月要之
月可以比夫人大辰可以比娣媵嘒然微明之小
星乃衆妾也一章賤妾自謂嘒然無名之小星
或三或五見於東方如我衆妾肅肅然嚴整宵夜
征行番蓐在公家寔由命之貴賤與夫人不同也

二章亦賤妾自謂猶嘒彼小星之中維參與昴雖
同見於西方而小大有異蓋參與昴連體謂之大
辰昴即留也謂物成而繫留二者比小星爲大蓋
以命嫡媵也衆妾非敢望如嫡媵是以肅肅然宵
夜征行抱衾裯而往來寔由命之貴賤與嫡媵不
相若也不敢斥夫人而指嫡媵則其知貴賤也審
矣毛氏云衾被也裯襌被也鄭云裯帳也或云漢
世名帳爲裯齊詩作幬注云帳也是詩二章皆比
而賦之

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
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

自悔也

江有汜之詩亦作於當時與行露之意同蓋江沱
之間其初尚未被不妬忌之化故嫡專恣廢禮既
不以媵備進御之數又役之以勞苦之事至是風
化始行爲媵者雖勤苦而無怨嫡亦感悟悔其初
心待媵有禮矣序詩者專以美媵爲言蓋謂媵能
無怨於先嫡能悔過於後由無怨而致悔過此其
所以美媵與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江有渚之
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江有沱之子歸不我
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水決復入曰汜水岐曰渚沱江之別者江沱猶江
漢序言江沱之間猶言江漢之域也詩人因江沱
以起興謂嫡之必有媵猶江之必有汜必有渚必
有沱水雖有大小其派必相通也以用也與相與
也過過從也嫡之始嫁也不以禮遇媵既不知所
以用之又不能相與不復過從已而被文王之化
媵雖當勞苦之事而能勤而無怨嫡遂悔悟相遇
以禮變其嘯爲詠歌雖曰由無怨致然非貴賤皆
被其化何能而盡其道如此是詩三章皆興而賦
之

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

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野有死麕之惡無禮亦與行露江有汜之意同蓋
始猶習亂強暴相陵遂成淫風既被文王之化則
雖在商之末世強暴之人已知無禮之可惡以見
難化者有悛心矣則此詩作於當時可知也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林有樸
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此言強暴之人被化感悟唱於林野得自死之麕
鹿及以樸樕之小木爲薪芻其物可謂微矣取潔
白之茅以包束之猶可以爲禮向也未悟陵暴成
俗罪微禮亦不能講今日自知羞惡取微物以爲

用則可以成禮矣有女懷春者謂女子年及而當嫁因春則興懷凡我吉士苟能以禮誘道之則可以成室家之道矣有女如玉者謂子之德如玉之潔白不可犯以非禮再言白茅純束亦以比德與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之意同也儀禮射禮有誘射謂以禮道之正與此誘同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

此章設女家謂男子之辭舒徐也脫脫舒遲也帨佩巾也謂既有微物可以行禮室家之好指日而成尚慮強暴之習未除遂戒其徐徐舒遲以圖之無或違禮感動女子之巾帨無或使女家之狗驚而相吠蓋以禮自防惟恐以無禮而害其成也當此亂世被文王之化男子既知惡無禮女子亦幸其有禮固不當責其備物蓋物雖微薄猶賢乎已但不可不約以禮故雖許之亦不欲其遽迫也如此則男女兩善矣是詩三章皆賦也

何彼襛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

何彼襛矣之詩正如甘棠皆作於召公既去之後錄詩者得其詩於召南之地雖已歷數世之遠以其肅雝之德實本於文王之遺澤故編次於召南其詩指言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於經既有可據何

用曲說終自窒礙不能使人不疑且周南之公子詩序明言衰世故可以爲商之公子此序止言王姬則周之王姬也若舉書寧王易康侯爲例以文王爲平正之王大公望爲齊一之侯則文王未嘗稱王後世追稱之耳大公望既封於齊矣又可以齊一命之與就使果武王之女則武王已王天下王女尤爲貴重不必言王孫也說者案武王二女大姬下嫁胡公次爲媵況武王既娶大公望之女謂之邑姜則大公之子武王之女乃甥舅也可以爲昏姻乎若以爲商王之孫則商之末世不聞賢君安得目爲平王也案春秋魯莊公元年書冬王姬歸于齊嫁齊襄公也又莊公十有一年書冬王姬歸于齊嫁齊威公也東周二王姬皆平王之孫嫁于齊而嫁威公者謂之恭姬近於肅雝之德矣或疑詩亡然後春秋作不應平王之孫有詩在王風且去文王世數既遠不當繫之文王先儒固已辨之所謂詩亡乃王者之雅亡耳今案詩諸國風下至定王猶有詩如陳風株林等篇是也若謂東周不當有美詩則定之方中美衛文公在惠王之世蓋變風雖有美詩皆繫之列國自周南召南而下況王姬能成肅雝之德有文王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之風世數雖遠實文王之子孫也在成

王時多士助祭者肅雝顯相詩人亦以為秉文之德其詩繫之文王則文王之子孫有祖之德繫之文王何疑之有序言下王后一等謂王后五路重翟為上厭翟次之王后六服褘衣為上揄狄次之成周之制也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穠者茂也穠也唐棣其華特盛桃李同時而華皆取相唯諾之義緡綸也取以絲為綸之義詩人謂彼車服之盛如唐棣如桃李不可謂薄陋矣然一遵於禮初無淫靡僭侈之事人之見之皆以為能敬而和則王姬之德可想而知以絲為綸有合姓綢繆之意釣用絲綸可以得魚猶合二姓之好可以成家二章先言平王之孫昏姻之道男下女之義也三章先言齊侯之子夫夫婦婦正家之義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

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符瑞之說學者不必深泥孔子固嘗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蓋謂古之盛世則有是物自嘆生非其時無復覩此故曰吾已矣夫意謂吾道可以措世如古之盛而不見用耳非直謂已之道可以必致是物也且鳳猶有再至之理河圖洛書之文為萬世不易之法一出足矣安用復出邪魯狩獲麟孔子傷之謂盛世所有之物乃因獵而得天理人事舛錯至此則吾道何由可行故感麟而作經亦感麟而絕筆學者遂有孔子作春秋文成致麟之說智者所不道也周南終於麟趾或者疑文王之化足以致麟而騶虞之詩其說尤異且麟趾騶虞之詩所以為關雎鵲巢之應者謂文王之化託之后妃者至麟趾能化及其世之公子託之夫人者至騶虞能化及於司獸之虞人蓋公子宜倚薄而信厚虞人宜多殺而好仁皆世之所謂至難者故以二詩為二南之終以明王化之極致所謂應者猶言效驗云爾而說騶虞者以為義獸且方嘆其仁而有取於義獸可謂不類矣參考衆說惟賈誼新書謂騶者文王之囿虞者囿之司獸戴記射義謂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以詩之文義求之的然可信況麟趾騶虞之序視餘篇為特詳初無符瑞之說學者惡可舍此而取彼哉序詩者謂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求之於詩如行露之貞女終能自明不為非禮之

汙則人倫正之實也如羔羊之在位皆節儉正直無私爻之行則朝廷治之實也如江沱之嫡媵能無怨而悔過野有死麕之男女當亂世而惡無禮則天下純被其化之實也至庶類蕃殖蒐田以時則物被其澤皆蕃育以遂性因蒐農事而蒐田以去害彼騶囿之虞人宜以殺獸多為有功今乃驅五獸以待君之一發好生之仁如此虞人可謂王化之極致故以王道成為言然則文王之王道至此可謂無一毫之可議矣

彼茁側劣反者葭壹發五豝百加反于嗟乎騶虞彼茁者蓬壹發五豵子公反于嗟乎騶虞

葭蘆也蓬草名也茁出也豕牝曰豝豕生一歲曰豵葭蓬始萌而合蒐田可謂得其時矣騶囿之虞人乃驅五豝後驅五豵皆以待上之一發以見庶類之蕃多故易驅如此而國君前後所取各止一獸之殺逸者不知其幾于嗟乎騶虞嘆此虞人好生之仁也二南詩人未嘗指言文王特序詩者推言之耳今此詩嘆虞人之仁說者乃獨以嘆文王之仁有如騶虞執如其說亦不應以獸而比文王也或謂文王之囿何以名騶蓋謂以騶為獸漢人亦嘗言之如武帝時建章宮後有物出焉其狀如麋東方朔曰此騶牙也遠方當來歸義則騶牙先見其齒

前後若一故名騶牙或疑牙虞聲近亦牽合之說彼見詩有騶虞之篇而毛氏以騶虞為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故易牙為虞而司馬相如封禪文有曰囿騶虞之珍羣且謂般般之獸白質黑章旼旼穆穆君子之態封禪之文作於相如臨終之日武帝在位久矣毛公為景帝之子河間獻王博士則詩義已行意相如亦援毛氏以求合詩書欲人主之必聽也至晉張華號為博物謂珍獸若虎具五采尾長於身名曰騶虞乘之日行千里華之意本欲遷就以牙為虞然色具五采與毛氏白虎黑文之說既已不同尾長於身日行千里乃獸之有

鉄材若妹無仁之氣象惟許氏說文謂不食自死之物以求合毛氏義獸之說陸氏疏義謂不食生物不踐生草以求合毛氏不食生物之說殊不知一以為不食自死之物一以為不食生物一說正相反不足據也竊意文王之囿亦必取物以名之名囿為騶豈以騶牙為遠方難致之物亦猶後世囿以鹿名臺以麟名皆取其可貴者然則囿以騶名囿而虞自為司獸既不可以騶之一字併以虞人為獸亦不可以虞之一字而廢騶牙之說庶乎適合也案左氏傳成公十八年晉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杜氏曰六騶六閑之騶周禮諸侯有六

閑馬乘車內禮容故謂羣騶使知禮然則晉以馬爲騶猶後世以馬爲龍皆取諸異物以名其馬也又案左思魏都賦曰蒐良騶之所若張銑釋之曰梁騶古天子田獵地名戴記月令天子教以田獵命僕及七騶咸駕鄭氏釋之曰七騶爲趣馬主駕說者夫所獵之地謂之梁騶則與以司獸爲騶虞之意同矣鄭氏箋詩固不敢徇毛之說以騶虞爲獸至釋射義則曰吁嗟乎騶虞嘆仁人也然則以騶虞爲虞人不爲無據矣齊詩章句騶虞爲天子掌鳥獸之官陸璣疏獸獨無騶虞歐氏豈有見於此耶是詩二章皆賦也

詩補傳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詩補傳卷第三

邶風 鄘衛說附

逸齋

邶鄘衛皆商紂畿内地武王伐紂以其地封紂子武庚命管叔蔡叔霍叔爲之尹以教商民謂之三監其後三監挾武庚以叛成王旣黜商命殺武庚伐二監於是封微子之後於宋以爲商後以商餘民封康叔於衛三分其地與邶鄘並建衛之子孫稍并二國而兼有之國史録詩不與衛之滅國故先邶鄘而後衛因其詩所得之地而存其國之舊然三國之詩皆衛也事實亦猶木瓜美齊威公以其作於衛地故不得謂之齊猗嗟刺魯莊公以其作於齊地故不得謂之魯先邶而後鄘豈以其亡之先後與二南正始由於文王之道大姒之德故變風亦以衛君無道夫人無德爲首變風者正風之反也此邶鄘衛所以次於二南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

柏舟終篇皆君子憂國之言不以己之不遇而少替此其所以爲仁也衛頃公與君子則不合而以小人自近則其國可知矣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

柏之為木堅緻而多節不宜為舟其初雖汎然在中流與他舟無異而其質入水易敗不可以任重致遠以辟小人在位終敗國事此君子所以終夜耿耿寐不能寐若有隱痛在身非我無酒可以遨遊以見憂之深不遑自逸也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　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茹納也鑒雖明而其納影也初無分於妍醜皆並納之我心之明不能如鑒之並納言必欲為人君辨君子小人蓋憂之甚者親如兄弟若可以據依為助今也微以我之所憂往愬之反遭其怒謂我為不當然蓋與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之意同傳曰金水內影火日外影鑒金也故能納影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上章言往愬於兄弟反逢其怒似欲君子改其常操以趨時求合故君子矢之曰石雖堅尚可轉我心不能如石之可轉席雖平尚可卷我心不能如席之可卷惟能持其心而不可遷變故凡見於威儀容止之間亦棣棣然相承如一不可有所選擇而改其常度此言君子其儀一兮心如結兮內外皆有所守也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摽

君子之所以甚憂至於悄悄然介於中者以其見怒於羣小必不容泰然安處既見詆而可閔又受其侮玩也君子之憂如此所以於其靜而致思不覺驚寤而至於擧手拊心也摽拊心貌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居諸語助也日君象月臣象月有盈虧則微者月之常日不可微也此日而微則為羣陰之所蔽而

君道虧矣君子憂小人用事盜竊辟之威福使君道之尊乃與臣下迭為盛衰此胡可忍哉故君子憂之如衣不潔未能澣濯所以於其靜而致思恨無羽翼可以高飛遠擧避此汙穢也是詩五章其四章賦也餘皆比而賦之

綠衣衛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

衛莊公娶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州吁之母嬖而上僭莊姜失位故賦是詩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黃正色喻夫人也綠間色喻嬖妾也以綠為衣以

黄爲裏以綠爲衣以黄爲裳則尊卑上下之分皆
倒置矣故莊姜憂之謂此憂何時可止何時可忘
也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

絺兮綌兮凄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此莊姜指莊公而言謂冬裘而夏葛乃理之常今
君使我失位以至困窮是猶衣以絺綌使御凄然
之寒風可謂必思矣我思古人所以隆夫妻之恩

者實有得於我心也是詩四章皆比而賦之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莊姜既無子莊公復娶於陳曰厲嬀生孝伯蚤死
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莊公薨桓公立
州吁弑之戴嬀歸陳莊姜送之作是詩以見己志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
泣涕如雨燕燕于飛頡頏之子于歸遠送于
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燕燕于飛下上(時掌)其音之
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燕燕鳦也古人重言之也差池羽不齊也頡頏飛
高下也下上聲小大也鳦以春至以秋去莊姜感

戴嬀之歸故以睹之泣送于野不忍別之意也將
之亦送也陳在衛國之南故曰遠送于南莊姜以
戴嬀所生子爲己子則其相友愛可知矣宜乎遠
送之日始則泣涕如雨之多既而佇立以掩泣既
而勞心而不釋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
思以勗寡人

仲氏戴嬀字也先君莊公也寡人莊姜自謂也周
官六行信于友爲任莊姜謂仲氏於我相信如友
故曰任只且稱仲氏之德塞實而無僞淵深而不
淺溫和惠順終始如一既能自善自謹其身又當

不忘先君有以助我相訣之辭如此其仲氏之不
遐棄也是詩四章其卒章賦也餘皆比而賦之

日月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荅於先
君以至困窮之詩也

日月君夫人之象也日月晝夜代明君夫人內外
分治其爲體不輕矣莊姜之賢以禮事莊公而莊
公不以禮荅之使至於困窮彼州吁之暴習見莊
公之不禮莊姜故敢肆爲侮慢此所以遭難而自
傷也是詩雖未免有追咎之言而終於自傷己之
不淑所謂可以怨者如此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

定寧不我顧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
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之人謂莊公也逝往也指已往之事也莊姜謂己
之配先君如日月之照臨覆冒下土誰敢侮者蓋
由先君往者不以古夫婦之道相處不知夫婦之
相好是以不能奠定其難己雖以禮事先君而忍
不顧我己雖爲先君之內助而忍不報我此二章
皆追咎之言也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
定俾也可忘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
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詩補傳卷三 六

莊姜謂己之配先君如日月之出於東未嘗失道
而先君乃無善聲如此豈己之父母所以養我者
不能令終而致此極乎既不能奠定其難則先君
所以不顧我者若使可忘而我自不忍忘先君所
以不報我者若可陳述而我自不忍述此二章皆
傷己之不淑也是詩四章上皆比下皆賦也一說
何爲而能定吾國寧不我顧不我報而國憂則甚
焉今之說者曰苟吾利而已國不恤也且未有家
破而子可以偏肥未有國亡而臣可以獨存者故
周傾則嫠婦不能以自恤鄭亡則燭之武必有所
不利如之何而止焉已矣哉竊謂此說止爲寧之

一字非一篇之意與俾也可忘報我不述若不相
似居諸語助檀弓曰何居孟子曰有諸
終風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
也
莊姜可謂賢矣莊公夫也以禮事之而不見荅既
已自傷己之不淑州吁子也不以母事莊姜至於
見侮慢亦自傷己之不能以母道正之終風之詩
極言母子之至情冀有以感動州吁之暴不能
知此使莊姜有母之慈而不得施誦其詩者可爲
之泣涕也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

詩補傳卷三 七

終日風爲終風暴疾也言州吁之暴如終風之疾
不以母事莊姜且從而笑侮之其子戲謔敖慢而
無已憚其母則中心惻怛以自傷悼是州吁雖無
子道而莊姜母子之慈未嘗替也
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風而土曰霾風既疾而又雨土以況州吁之暴益
甚不止於笑侮且不復肯來矣州吁雖不往不來
而莊姜母子之恩未嘗忘也
終風且曀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曀曀
其陰虺虺其靁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陰而風曰曀曰曀甚則日常陰也曰虺虺則雷聲

俱發也以況州吁之暴曰甚一日而莊姜母子之情尤爲切至因備道人間母子之事以今人驗之則知古人亦然也今人或父母有疾子在他所必夜不能寐或無故自噫必曰何人道我或無故心動必曰我家有故莊姜謂州吁我於寤時出傷悼之言汝苟有人子之心當必不能寐矣故曰寤言不寐我由中心之願發思汝之言汝苟有人子之心當必自噫矣故曰願言則嚏當必心動矣故曰願言則懷凡此皆冀州吁之感悟故以人間母子感通無間之理曉之惜乎州吁之暴頑然不能入也是詩四章上皆比下皆賦也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衛州吁弑君篡立遽爲伐鄭之役意欲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抑不知身犯大惡衆叛親離安能得志故雖與陳宋有成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國人之怨之此詩終篇皆豫爲喪亡之言信乎人心未易服也序詩者以用兵爲暴亂爲無禮衆仲謂兵猶火弗戢將自焚其言果信然此詩怨詩也暴如州吁猶怨而不叛所以爲忠厚也與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衛之國人聞鏜然擊鼓之聲見州吁踊躍喜鬪之狀已出怨言則人心可知矣土國城漕者宮小吁當時內興城漕之役外爲伐鄭之舉故國人以爲與其遠出南伐寧在土國供役耳皆怨辭也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

國人謂從公孫文仲南行既與陳宋有成可以歸而不歸使我憂心忡忡然而不釋也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上二章則爲怨辭下三章皆軍人與室家相訣之辭謂我之此行未知於何所居處於何所喪馬汝欲求我遺骸當於山林求之自分必死也因言人之死生離合常與汝成誓約矣又常執汝之手有偕老之願矣蓋契者合也闊者離也洵信也信伸也今所嘆者果成離闊矣不容我苟活矣又嘆我言本可信今偕老之約不可伸矣言雖然切無叛之意故聖人刪詩有取焉是詩五章皆賦也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

南風長養萬物又當炎夏人之所樂故謂之凱風不必以爲比亦兼興解衛之時有七子之母不安

於室而欲嫁者其子能形容母氏之劬勞自相切
責謂無以當母心故至此母氏既能以慰其心而
不復嫁則孝子養親之志成矣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凱風自
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此二章形容母氏之劬勞謂南風之長養萬物自
棘心夭夭而少壯至可以爲薪南風披拂之力爲
多母氏之生育七子自幼至成人其劬勞又過之
今母氏有聖善之德而我七子無一令善者可以
當母心宜母氏不安於室也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睍睆

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此二章皆務以慰其母言謂寒泉薄物也以其
在浚之下人之飲之者可以去煩渴今我七子乃
無以少副母氏之勞是寒泉之不如也黃鳥微禽
也以其睍睆好音人之聞之者皆以爲玩好今我
七子乃不能以慰母氏之心是黃鳥之不如也孝
子能負罪引慝如此則母氏之善可想而知此之
所能盡其孝道而成其養親之志也是詩四章皆
比而賦之
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
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衛宣公上烝夷姜下要伋妻可謂淫亂矣國事以
民爲重宣公身既淫亂而不恤其民乃數興軍旅
爲大夫者久從征役不得休息遂致昏姻失時國
人爲此詩者必據所見有從役之大夫雖嘗議昏
姻女家未從今既久而未歸不得成禮故國人道
此怨女之情卒章有不知德行之說以此知是詩
所謂君子蓋指大夫非微賤之役夫也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泄泄猶沓沓也國人道怨女之情謂見彼雄雉之
飛雄沓其羽雌雄從之嘆人之不如我所懷之君
子乃以我昔日未許之故自遺此阻隔雖嘆無及

也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展誠也國人復道怨女之情謂見彼雄雉小大其
聲雌雄和之嘆人之不如君子固誠信可託不至
相棄我所思自不能釋故再嘆之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視日月之往來易嘗其久而君子未歸我所以悠
悠然深長思之況道路如此其遠果何時能來也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百爾君子不獨指其夫舉凡從役之大夫而言謂
爾諸大夫不知何者爲德行苟能無忮害之心無

貪求之心則何所用而非善似指數與軍旅爲忮
害貪求此國人亦姑徇兒女所見數與軍旅由於
國君固非諸大夫之所欲不敢斥其君乃詩人之
忠厚也此詩多有含蓄不盡之意如言雄雉而不
及其雌蓋爲怨女而言不欲其褻厭軍旅而言德
行諷諫之義也是詩四章上二章興也下二章賦
也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爲淫亂

夷姜宣姜皆爲衛宣公之夫人一則父妾一則
子婦又皆爲淫亂然宣姜寵則夷姜縊既不知此
詩作之先後固難以指爲何人說者以詩有求牡

之說謂宣姜乃宣公要而取之故知爲夷姜此求
之過也父妾則止謂之夷姜子婦則配公之謚而
爲宣姜明衛人固以宣姜爲夫人矣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匏苦匏也濟渡也腰匏固可以渡險今匏未成實
而尚有葉則無可以渡此深涉矣彼冒險而不顧
者乃謂深則以衣入水謂之厲淺則褰裳而行謂
之揭以喻公與夫人不顧禮義肆爲淫亂也

有瀰濟盈有鷕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瀰深也鷕雌雉聲車轍前曰軌涉水者深當用舟
淺或可用車雄雉當求其匹而雌雉不當求其牡

今渡既深而盈乃欲用車謂不能濡其軌此乃反
鷕然而鳴不以求牡爲非蓋以車而渡深喻宣公
不知畏忌雉鳴求牡喻夫人不知愧恥此之謂並
爲淫亂

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旭日始出也此章譏宣公不能如士之昏姻猶有
禮節鴈之雝雝鳴於大昕之旦此納采之有其禮
也及冰未泮爲歸妻之期此親迎之有其時也古
者行禮必用鴈而冰泮此昏禮爲士尚能然今宣
公與夫人爲淫亂漫不知禮節詩人不欲斥其君
故舉士之禮以諷諫之也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卬我也以手曰招此章譏夫人不能如庶人之知
可否不肯妄動彼舟人之子招招召人以渡人皆
從之而我獨否者以須我友之至也今夫人從宣
公爲淫亂殊不知可否詩人不欲斥夫人故舉庶
人之言以諷諫之也是詩四章上二章比也下二
章興也一說此詩刺宣公冒禮義以求其欲若是
其急也匏猶未可以供濟也而急於涉至於濡帶
揭衣以從之豈有濟盈而不濡軌者而宣公以爲
之濡軌聖人制禮豈禁人之欲哉而人自不敢越
禮義而求急濟故歸妻則迨冰未泮人涉則卬須

我友奈何宣公之急其欲如此哉竊謂此說乃尚責宣公不及夫人非詩人刺並爲淫亂之意當與求牡舟子之喻並觀之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

詩人多以風雨喻亂世如風雅而谷風其一爲夫婦離絕國俗傷敗而作其一爲天下俗薄朋友道絕而作與北風終風無異爾雅以谷風爲東風蓋欲以谷爲穀故釋之者曰谷之言穀穀生也谷風者生長之風也毛氏取之且曰習習和舒貌陰陽和則谷風至爾雅雜出諸家以谷爲穀穿鑿爲甚

豈足證也觀夫婦離絕之詩谷風之下則繼之以陰以雨朋友道絕之詩谷風之下則繼之維風及頹皆亂世憂懼之氣象則習習不得謂之和舒矣大雅曰大風有隧有空大谷說者謂大風之行必從大空谷之中然則谷風者由大谷而起說文曰習者鳥數飛也則習習者飛舞不止之貌衛君親宜其化爽其細是以人化其上淫於新昏棄其舊室其國俗傷敗正如谷風之行物之摧敗者多矣此變風所爲作也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葑須也菲芴也下體根莖也德音令名也大谷之風飛舞不止繼以陰雨以喻民俗承衛君淫亂之化離絕傷敗人情物態可想而知此章乃被棄之婦追怨其夫謂當此亂世所宜黽勉同心以守其舊豈宜乖怒遂致離絕譬之采葑采菲者無以根之惡而棄其葉以喻不當以我今之衰而棄前日之愛汝能保其令名而不違離我則與爾偕老矣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畿門畿也荼之味苦薺之味甘此章亦婦人追怨其夫謂我始被棄而去遲遲其行以中心有違離

之苦故也道路亦不爲遠爾但送我於門畿以見恩義之薄也恩義既薄厭故喜新荼本苦菜爾則食之謂甘如薺以喻新昏宜可醜者爾則宴安如兄弟之相好也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涇水濁渭水清湜湜清潔貌小渚曰沚此章婦人自謂我如渭之清新昏如涇之濁今爾或亂反以渭爲濁故爲爾所棄何不於在渚而觀之則知湜湜然清者常也屑猶切也爾既宴安於新昏不以我爲心切固無如之何但毋往我所治之梁毋發

我所用之笱蓋循恤其家且恐其毀敗也既而嘆之曰我身自不見容何暇恤我之後乎曰我後云者蓋婦人被棄必有已生之子故眷眷不能忘
說文曰脣動作切切也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此章婦人自言在夫家時盡其心力靡所不為深則方舟而渡淺則泳游而行謂不擇淺深事求必濟也家之有無不敢自忽常勉強經營以贍給之鄰里急難不敢坐視常匍匐而往以救助之婦人之言及此可謂賢矣

不我能慉許六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賈古用不售市救昔育恐育鞫及爾顛覆芳服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慉養也鞫窮也此章婦人度其夫終不能悔故反覆怨之謂我始望爾終身今既不能養我反俱如仇讎我雖有婦德已阻絕不得施譬之賈有良貨而不得售昔者未生育男女之初我懼生育之道窮致爾以貧乏顛覆今既生既育而有以續矣乃使我及於荼毒皆追怨之言也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胡對既詒我肄以世不念昔者伊余來塈許器
肄習也塈息也此章婦人自嘆以天時之冬春喻人之貧窮謂我之聚蓄美菜僅能御冬月之乏至春有新物則見遺矣我昔日助爾治家正如旨蓄今爾既宴安於新昏第以我御昔日之窮爾何為外則洸然武內則潰然亂所以遠我者習以為常殊不念我昔日之勤使我來止息於爾家也婦人雖怨之深終不忍絕豈以有子故與是詩六章一章三章四章皆比而賦之餘皆賦也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狄人奪黎氏地黎衛之附庸也來寓於衛其臣勸以歸因以詩作於衛地故編之衛風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式微式微

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
式發聲也中露謂暴露也泥中謂泥塗也黎之臣子自嘆其微謂黎既迫於狄又寓於衛臣子可謂微乎微矣臣子之微亦何足言以君之故不可在此暴露也以君之躬不可在此泥塗也為微不能振起其微不若謀歸故國之為愈也是詩二章皆上賦而下比也

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脩方伯連率所類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
黎既為衛之附庸遂以方伯連率之事望於衛故衛雖非伯而黎之臣子以衛為伯而責之以方伯

之職也衛穆公之時晉滅赤狄潞氏數之以奪黎氏地之罪則是詩作於宣公之後穆公之前可知也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前高後下曰旄丘誕大也叔伯尊稱也與相與也以用也黎之臣子見旄丘之葛長茂而節日以大自嘆寄寓之久遂呼衛之大夫爲叔伯而告之曰何爲使我多日於此而不見卹也何爲處此必有與我矣何爲久此必有用我矣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狐裘大夫之服車亦大夫所乘黎之臣子呼衛之大夫而告之曰衛之服裘者非不蒙戎而盛乘車者非不可東行至黎特不與我同憂爾衛在黎之西故曰不東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如充耳

瑣細也尾末也褎盛服貌黎之臣子自傷瑣尾流離之人不爲衛所卹而衛之大夫如褎然盛服用充耳而無所聞也詩人專指大夫不欲斥衛君也一說關西謂梟爲流離大則食其母意謂衛人視狄爲瑣尾不知其將爲患故不聽吾言其後果有狄人之難亦通是詩四章上一章興也餘皆賦也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

伶官之名起於黃帝之臣伶倫取崑崙之竹吹黃鍾之宮至周景王問無射於伶州鳩後世遂以名之衛國之賢有不得志而仕於伶官者詩人惜之其曰皆可以承王事則非止一人當是其徒相招爲此故雖其才可爲王官有所不顧也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碩人俁俁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

簡之爲訓或以爲大或以爲擇或以爲不恭夫既自謚於伶官之列不可謂大出於賢者之自爲非上之命不可謂擇獨先儒謂伶官雜於倡優侏儒之間是爲不恭也其得謂之賢者蓋雖其迹如此其中固有所見者此意味深長今取之簡兮簡兮重嘆其爲此不恭方將萬舞於日之正中處於衆優之上列其容俁俁然碩大舞於公庭而可仰於是盛稱其才藝容止曰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則見之射御之間如組織言才藝可取也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則見之舞蹈之間容止可觀也曰赫如渥赭公言錫爵此言其貌之盛如此公乃使之受爵于庭非所以待賢者也武舞用干戚文舞用羽

籥毛氏以干羽爲萬舞孔氏謂萬者舞之總名則兼文武而言詩止言執籥秉翟皆文舞之器意者詩人之言特舉其一可以互見也

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榛栗屬生於山果之嘉者苓大苦生於下濕草之嘉者也衛之賢者才美如此宜仕於王國今乃仕於伶官失其所矣西方西周也周既東遷謂詩人思西周之時人物正如此故嘆美衛之賢者其可爲西周之人物也前曰碩人言其貌後曰美人言其才是詩一章上二章賦也卒章比而賦之一說

簡賢以是舞既舞而錫爵是以俳優畜之也西方賢者所居也山必榛隰必苓物各有其地歟謂斯人也而處斯地也哉雖然不用宜去矣而相從於鄙事何也孟子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召之舞則舞其諸往役之義與竊謂相招仕於伶官此賢者所自爲詩人猶以爲不恭若由君之召則賢者當知去就矣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泉水乃衛女嫁於他國思歸之詩何以編之衛風竊意衛女思歸作此以寄宗國衛女作之采詩者得之衛地故繫之衛也或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禮也衛女能以禮自克故思歸而不得作此詩以見其志耳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孌彼諸姬聊與之謀

泉水始出雖毖然而流尚能至于淇衛地也可以人而不如彼泉水乎此我所以懷歸衛國無日不在念也孌然諸姬非衛國之姬乃衛女所嫁之國媵妾之屬故聊與之謀歸衛之事也

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夫人舉動必有出宿飲餞之禮曰泲曰禰亦非衛國地名當是衛女所嫁之國有此地也衛女始謀歸必有以父母終當遣大夫寧兄弟之禮告之者而衛女之意未能自已欲出宿飲餞而行謂女子既嫁雖當遠父母兄弟我今謀歸止欲問父之姊妹與己之伯姊猶念兄弟而言姑姊遠嫌也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還車言邁遄臻于衛不瑕有害

曰干曰言亦衛女所嫁之國地名也衛女之意既未能自已尚欲出宿飲餞而行且欲脂舝其所乘還歸之車使之至於衛國自謂雖不爲瑕疵而未

免有害王禮謂禮當遣大夫也

我思肥泉兹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前三章皆思歸之言卒章乃自克之言故以肥泉自釋謂肥泉同出而異歸在物理固有如此者我雖出于衛今既拘於禮不得復歸亦如此肥泉第爲之永嘆而已然思衛國須與漕之邑乃昔之所生長使我悠悠然長思不能忘當命駕而出遊以輸寫我心之憂耳所謂止乎禮義者如此是詩四章一章興也二章三章賦也四章比而賦之一說水異出流行合同曰肥謂已不如泉猶得同歸亦通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耳

忠臣盡瘁事國而上下不知其艱可謂不得志矣然謂天實爲之歸之命而無所怨此其所以爲忠臣也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北門背明向陰處闇之象也殷殷憂盛貌有臣如此而上下不知可謂不明矣是以憂心殷殷而盛謂終必窶乏而致貧重嘆上下莫知其艱也下二章所陳皆上下不知之說也然命實使然何足道哉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謫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王事上所命之事也政事職所治之事也上所命之事有適至而不可辭者有敦迫而不容緩者職所當治之事則厚以益我不一而足厚以遺我不容辭避似有役使不均從事獨賢之意可謂上不見知矣而我自外而入私門同室之人交徧譴責我交徧摧沮我是下亦不見知矣非命之不淑何以致此然忠臣仕於亂世貧窶艱難既知有命何

足形於言室人朝夕相處詬責摧沮交徧不已故不免作此以自解是詩三章皆賦也

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上下相親謂之仁衛之君臣並爲威虐無卹民之意故百姓不親相率而去可謂不仁矣故謂之刺虐也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亟只且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北風寒涼之風雨雪之候也勢必至於雰然而感
此威虐可畏之喻也至北風喈然有聲則雨雪已
霏然而下矣此威虐及人之喻也始威虐方盛誅
與惠順而相好者攜手同行而去今威虐及人則
行計遂決當求有德者歸之可然北風止以喻其
在上者莫赤者匪狐莫黑者匪烏以喻仕於朝者
各從其類胥以爲虐莫有𢌿我者當即相攜持同
車而載適彼樂土矣或以同行同車分貴賤謂始
則賤者去終則貴者去非也同行則猶有未去者
者同車則去者益衆矣三章皆言其虛其邪既亟
只且蓋百姓自相勉勵恐及於禍謂今日之行當
緩乎當急乎只且亦語辭之急者再三言之人情
可見矣是詩三章上皆比下皆賦也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周南被文王大姒之化則雖游女有不可求衛國
君與夫人並爲淫亂則雖靜女亦不自保正家而
天下定於此斷然效驗不可誣矣靜女既爲刺時
之詩序明言衛君無道夫人無德蓋謂衛之淫風
實由君與夫人之化女之靜者猶如此也三章所
詠皆男女相慕悅之事世之儒者以彤管爲女史
彊名爲思古之詩其說出於毛氏或又援左氏取
彤管之言欲附之以待知者此亦考之不精爾實

無可疑者且毛氏謂古者后夫人有女史彤管之
法遂以此詩彤管爲女史鄭氏因謂彤管筆赤管
也殊不知古以刀爲筆未有用毫毛者安得有管
故書謂之畫蓋以刀筆刻書於簡至秦蒙氏始以
毫毛製筆故漢以來始有竹簡稱之之說左氏所
稱取彤管焉亦止取其美物相贈之意非有取於
女史也竊意古之女史用之彤猶他史謂之青蓋
皆用竹簡青取殺青之義則女史加以彤色容有
是理況女史惟后夫人則有之何必以人間相贈
之彤管遂爲女史耶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此章男女相慕悅期而未遂之辭也靜閑靜也姝
美色也城隅幽深之地也踟躕不果之狀謂貞靜
之女有此美色俟我於幽深之地我心愛之而未
得見所以搔首憒亂不果於行止也

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自
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
此二章皆男女相慕悅贈答以物之辭也孌美態
也彤管女子所玩之物也牧田牧之所也荑茅之
始生也謂女之有美態者既以彤管贈男子其色
煒然而光盛男子悅懌此管之色謂亦如女之美
此女贈男之物也故男子亦自田牧之所取始生

之蕢以贈女且謂此蕢信美且異矣猶未可以女之爲美姑以此爲美人之贈耳此男贈女之物也說者謂男女相贈答與鄭風贈以勺藥陳風貽我握椒之意同此固足以發明詩人之本意然世之傳者倒信毛鄭之說惟歐陽氏斷然不惑故竊取之且證以刀筆袪千載之疑而彤史之義亦存而不廢獨不可以此詩之彤管爲女史爾是詩三章皆賦也一說謂靜女之詩知彤管之意則以禮自防在是矣夫寇不自至負乘招之也淫不自興冶容誨之也竊謂此說專罪女子似非詩人之本意況由於衛君與夫人無道無德之所化則男女俱不知禮矣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衛宣公初以禮爲伋納婦既而作臺于河上自以詭計要取之數敗人倫誠可惡也是詩皆著其可惡之迹與國人惡之之狀辭簡而義明也

新臺有泚此禮反河水瀰瀰面爾反燕婉之求籧其居反篨直居反不鮮

新臺有洒七罪反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

泚鮮也洒高峻也瀰瀰盈也浼浼平也燕婉求之不以正也凡人之爲不善猶有羞惡之心往往多祕其迹懼爲人所指目雖其過未有隱而不形然視宣公於河上鮮明高峻之臺肆爲燕婉之行固有間矣國人聞其所爲猶未以爲信然也故過其處者爭往視之至不能俯如有籧篨之疾者前後相屬莫知其數不鮮言不少也不殄言不絕也及見其果於爲惡無復愧恥始惡之矣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此章取物爲比謂網罟之設本以求魚而飛之鴻今乃離之所得非所求事理乖外喻宣姜本以嫁伋宣公乃以詐要取之以魚鳥比君之父子亦惡之之深也國人始猶視之惡之既深則過其處者至不忍仰視若真得戚施之疾者蓋不忍仰視又

甚於往視而不能俯者矣詩人之言婉婉如此國人惡其君若不可以訓聖人存之以見有可惡之實者當年不能隱其惡萬世不能泯其迹鑒戒之意深矣是詩三章其二章賦也卒章比而賦之也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衛宣公既要伋之妻生壽及朔其後朔與母宣姜愬伋於公遂令伋之齊使盜待諸莘壽知之以告伋使逃去伋曰君命也不可壽竊其節先往盜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何罪盜又殺之伋不廢君之命壽至代兄之死不可謂不賢然壽知愛其兄

而不聞諫其父豈當諫之不聽或知其不可諫故與二子爭相爲死或以伋與晉申生皆不敢明毋之過恐傷父之志申生爲恭世子則伋不得爲非或以二子爲暴虎馮河死而無悔或以爲舜事瞽瞍烝烝乂不格姦欲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所以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謂伋當逃雖使宣公無殺子之事壽無救兄重父之過皆聖人所不取但國人憐而哀之耳竊謂聖人之事非人人所能爲固不可以望二子獨當論其幸不幸昔晉王祥繼母朱氏生弟覽朱屢以非禮使祥覽輒與祥俱朱密使鴆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

疑有毒不與朱遽奪反之自後朱賜祥饌覽輒先嘗朱懼覽至斃遂止使兄弟幸而如祥覽誠爲兩善不幸如伋壽豈可輕訾哉況死者人之所難古人視死若輕必有以也夷齊之死以愧後之爲臣懷二心者屈原之死以愧後之爲君好讒佞者伋壽之死以愧後之爲父母有愛憎者與世之爲後母無均一之德者視此當懼而知改矣此國人傷而思之聖人所以取之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賦也願言思子中心養養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夫舟所以濟難今二子皆不免於死辟之二人同載一舟汎汎然於中流無所維制國人傷其影之逝知其不能有濟也曰中心養養蓋謂思之使我中心養養不能定也曰不瑕有害蓋謂思之雖不可瑕疵而未免有害於生也二子之死雖未合道亦可恕矣是詩二章皆比而賦之也

詩補傳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詩傳卷第四

鄘　逸稱

栢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絶之

衛世子共伯之死史記以爲共弟和以賂襲攻共伯自殺今詩序箋云蚤死不言被殺之事和即武公衛有文兄之惡衛人豈得以爲賢哉之睿聖武公當以經證史之誤序言父母欲奪而嫁之詩只言母也天只蓋欲奪其志者母也亦猶鄭莊公不勝其母祈仲子之辭以爲父母之言古人發言多如此曰奪曰誓曰絶皆見其守義甚確之意

汎彼栢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詩不但爲舟以其質易敗也兩髦者髮至眉幼時之飾髮者髮垂之稱時曰無非無儀則儀者婦人之[illegible]人曰未兩[illegible]特則特者婦人之異也矢誓[illegible]也共姜欲從父母故自謙下以爲質之不美而[illegible]爲[illegible]子之妻皆之以栢爲舟在彼河之中[illegible]作[illegible]其易敗豈宜他適喩已以易敗之舟[illegible]之不[illegible]不[illegible]依[illegible]也[illegible]飾[illegible]必毀其容[illegible]不[illegible]沐往往去髮至眉爲幼時之狀以明其誓今人亦多倣倣爲此共姜自謂爲此兩髦之飾在他人有夫者固不當然實爲我之儀善實爲我之特異故以死自誓其靡他慝也父母欲嫁我恩則如天但不能諒我之心耳皆絶其父母之辭

或以兩髦爲和共伯儀特皆則爲匹寵謂不然夫伯既爲世子且死矣其妻豈宜後以童幼命之悍然未亡人亦豈宜以匹偶之事自擬詩人之本意也是詩二章皆比而賦之也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

宣姜不能正其始故爲人所竊終亦不能正其終

左傳謂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强之昭伯即公子頑昭伯之惡似其先君必曰齊人使之以見宣姜爲人所竊傳謂宣姜爲此也曰不可强之以見不能正其始故終不得而御也昭伯雖非君而宣姜君之母也上行之下效之昭伯既非君故不曰刺其君而曰刺其上也國人疾之又甚於惡之蓋惡之者不知其事疾之者直欲除去之也此爲惡輕重之辨也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

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茨以喻公子頑牆以喻君之母茨生於牆宜可埽
除而不可者慮傷於牆耳謂公子頑之惡可去而
慮傷君之母也本文積曰冓又十稱曰冓亦積數
之多也謂宮中積有多言不可道之於口道之則
可醜也二章三章皆同襄謂反覆除之束謂束縛
去之詳謂詳言之讀謂讀誦之長猶言其說甚長
辱猶言適足爲辱國人疾之之極辱毋有加詩人
之言多然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
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

德夫姜宣姜皆謂之夫人皆有內亂之醜其失事
君子之道一也是詩偶繼牆有茨之後故說者以
爲宣姜以小君爲人君雖無它證理亦可通自宮
中稱之亦可謂之人君矣宣姜無夫人之德以極
夫人之服其不得與君子偕老宜哉故詩陳古義
以刺之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
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副者夫人祭服之首飾笄者衡笄垂於副之兩旁
其下以紞垂瑱者是也珈以玉爲之又以飾笄其
數以六覺其下王后一等此所謂服飾之盛也詩

人謂昔之夫人所以能與君子偕老被服副笄六
珈之貴以奉祭祀者以其德見於容委委然婉順
佗佗然和易其立如山其潤如河象所被之服得
其宜稱今宣姜無淑善之德何以稱其服也副之
言覆所以覆首編列他髮爲之亦有副貳之意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玉
之瑱也象之揥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
胡然而帝也
玼鮮盛也翟揄翟闕翟也畫雉之形以爲飾或謂
之翟瑱以塞耳以玉爲之揥以摘髮以象爲之詩
人謂昔之夫人被以翟衣副以瑱稱其髮之黑而

黑如雲之狀不屑髢而自美其眉目之間廣揚而皙
白人之望之如天帝之可敬亦以德之稱其服耳
且語助也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子之清揚
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瑳亦鮮盛也展即展衣也詩人謂昔之夫人被子
縠之展衣蒙縐絺於外紲繫也袢衣無色也謂以
是而自斂飭也清謂目視清明揚謂眉目之間廣
揚額角豐滿也展誠也美女爲媛誠得此有德之
人然後可爲邦之美也始終言德容之盛蓋有諸
中形諸外也一章微言子之不淑後二章不復言

鄙之之意見於言外也所謂詩不可以言語求必將深觀其意識刺是人也不言其所爲之惡而言其爵位之尊車服之美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信乎善言詩者也是詩三章皆賦也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衛宣公父子所爲如此可謂公室淫亂也公室至男女相奔一時風俗可想而見桑中所刺乃專指世族在位者相竊妻妾期於幽遠之地共爲淫僻之行在位者如此安得有政以率民宜乎政散民流無以禁止之序詩者首言公室蓋推本而言之也

爰采唐矣沬(妹)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腰)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爰采葑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唐女蘿也麥穀名葑菜名沬衛邑即紂所都之沬邦也姜氏弋氏庸氏皆世族也桑中桑田之間也上宮城中之宅也淇衛之水名也采唐采麥采葑蓋男女托此以相求始期約於桑田之外終要入於城中之居可謂期於幽遠矣然三章皆言送乎淇上則異於宣姜而忘返者上下無政以正民而民知自返此聖人之所取也是詩三章皆賦也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宣姜鶉鵲之不若也

將有淫之醜公子之罪爲大君母次之此詩以鶉鵲爲喻亦兼指二人序止刺宣姜不及公子頑蓋所謂不可道也然鶉鵲之不若則頑固在其中矣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爲兄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鶉不亂其匹所以奔奔然喜鬪者惡其亂匹而鬪也鵲不淫其匹所以彊彊然雖偶者傳枝受卵故能不淫也今人之不善信鶉鵲之不如矣我以爲兄指公子頑蓋實惠公之兄也我以爲君指宣姜

蓋姜實衛之小君是詩二章皆興而賦之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曹)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

衛懿公爲狄所敗宋桓公以衛之遺民立戴公廬於漕戴公卒立其弟燬是爲文公齊桓公於是率諸侯攘夷狄而城楚丘文公始能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而不妨農桑得其制而不越禮故百姓說之作是詩道其與共攘外致國家富盛之興禮之民至是其有容乎封減二字義見本序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

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定之方中謂夜視營室之中以爲與作之始揆之
以日謂晝度日景之正以知鄉背之宜宫室雖互
言以協音韻先宫而後室亦有將營宫室宗廟爲
先之意榛栗果之高者可以備籩實可以爲女贄
椅桐梓漆皆木之材者可以爲器用止言爰伐琴
瑟蓋舉其用之重可以備禮樂者以言之耳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
卜云其吉終焉允臧
虛故墟也堂衛邑也楚即楚丘也景山以大而得
名商之故都也京高丘也衛在商畿内謂升故虛

以望喜楚之旁邑及景與京之高大則知地勢之
勝也降觀於桑田之間見其地之美沃謀之龜則
言其吉終焉信其爲善也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
秉心塞淵騋牝三千
靈雨時雨也時雨發生若神靈然倌人主駕者也
馬七尺曰騋謂時雨既降帶星命駕說於桑田之
間所以訓農也於是百姓悅之歎美其君之德謂
非可以常人而論吾君其操心之塞實淵深無他
嗜好一意於富國舉馬而言其高大而牝者至三
千之多則所以致此者乃塞淵之致也左氏傳言

衛文公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特舉其
成數詩人言騋牝三千美之之言必多不必求其
實也是詩三章皆賦也
蝃丁計蝀都動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
國人不齒也
蝃蝀之詩謂之止奔則衛人有厭亂者矣序詩者
謂以道化許之蓋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衛文
公以道化其民雖與文王道化行相遠然教勸
學春秋賢君含所不能宜乎化民有恥亦幾于惡
無禮之氣象曰國人不齒則淫奔者少而厭亂者
多亦可尚也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爾雅曰蝃蝀虹也釋者曰虹雙出色鮮盛者爲雄
雄曰虹闇者爲雌雌曰霓陰陽交會之氣也淮南
子曰天二氣則成虹虹淫氣也文中子曰至治之
也則虹不見蓋地氣還矣天氣不復於是成虹虹
天之淫氣也詩人以其雌雄雙出故以喻淫奔然
其出非早則暮早則朝陽射之故在西暮則夕陽
射之故在東其實皆淫氣暈日而成也詩人專取
在東者爲喻蓋東又爲陽方而淫氣雙見尤爲可
恥至不以手指之疾之之甚也遂以禮曉之曰女
子自有適人之道豈終在父母兄弟之家何爲淫

奔而犯禮也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 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毛氏曰隮升也從旦至食時爲崇朝鄭氏曰朝有
升氣於西方終其朝則雨自然應曹風候人曰薈
兮蔚兮南山朝隮毛氏曰薈蔚雲興貌隮升雲也
鄭氏曰薈蔚之小雲朝升於南山不能爲大雨然
則隮爲升雲明矣獨鄭司農釋周官十煇誤以隮
爲虹故後之說詩者亦以朝隮於西爲虹夫虹固
能見於西方而詩人止言隮不及虹者蓋此詩一
章既戒其淫奔二章則告以正禮謂陰陽之氣和
則雲升而成雨乃雨之正也蝃蝀乃淫氣相干而

暴雨故易解散是以虹見則雨止世以虹爲截雨
虹非截雨也淫氣相干勢不能久故虹見則雨止
有違禮苟合則雖必速之象若雲氣朝升於西則
崇朝雨必至矣此陰陽和之雨也喻以禮約昏則
可成矣何至淫奔如虹氣相干而雨也故又以禮
曉之曰女子自有適人之道豈終在父母兄弟之
旁乎父母兄弟先後互言以協音韻非有他義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謂人謂信者人之所以立不可棄也命者天之所
賦予不可違也乃如淫奔之人第以昏姻爲懷說
而相誘豈有信誓可守循理而行豈知命分之止

國人之言能知信與命則被上之化亦至矣是詩
三章上二章比而賦之也卒章賦也
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
君之化無禮儀也
商之餘俗更文武至成王猶在則宣公之化豈文
公所能遽革然文公一能正其臣則在位無禮儀
者已爲詩人所譏刺信乎惡之漸者雖深而善之
所感者亦速此相鼠之義也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相鼠有齒
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相鼠有體人而無禮
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相視也鼠雖微物猶有皮以被其外猶有齒以養
其內猶具四體以全其形今在位之人無威儀容
止不知有禮則生無禮則死是人不如鼠也人而
不如鼠縱未即死亦何所爲亦何所俟不若速死
之爲愈也其惡之甚如此以見清議之不可犯禮
善改過不可不力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干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
道也
樂取諸人爲善虞之所以爲盛帝善人是富周之
所以爲顯王爲人君而好善固爲可美未若爲臣
下而好善尤爲可美也故鄭武公善善之功詠之

於時一介臣之佚佚有容載之於君子游爲武城宰孔子問之曰女得人焉爾乎樂正子爲政孟子以爲好善優於天下蓋爲臣子而不好善則嫉賢忌能俾之不達人君雖有好善之心亦沮格而不行此干旄之樂告所以美衛之臣而不言文公也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干旄干旌蓋分而言之以協音韻其實皆旗也注於竿首謂之干旟鳥隼爲旟謂畫鳥隼以爲飾

析羽爲旌謂析夏翟之羽以爲綏周官司常曰州里建旟釋之曰縣鄙鄉遂之官大司馬曰百官載旟釋之曰卿大夫也是詩明言干旟以見衛之內外臣子皆好善載孑孑然特出之旗皆有注旄析羽之干或就浚郊或就浚都或就浚城言訪善人之廣無內外遠近之弗及也素絲良馬聘善人之禮也紕之者織之始也組之者織之成也祝之者既成而斷之也好善之意既勤故素絲織組始成即斷取以行禮也始者良馬四之既而五之既而六之禮加厚而意無已也孔子謂程子命取束帛以贈先生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此古之

臣子得用束帛車馬爲禮之證也彼賢者見其好善之勤自相謂曰衛之有美德之臣子既建旄以訪我又有禮以將之所以作我者厚矣我將何以畀之乎何以予之乎何以告之乎謂不足以副其求賢之意如此則所聞之善言善行必罄竭以語之矣此所謂樂告以善道也是詩三章皆賦也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

載馳泉水皆既嫁之女思歸宗國能顧義據禮止

其私心其孝愛不忘大有葛覃之風故聖人有取焉此詩言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不能救婦人念慮及此有烈丈夫之志尤可尚也其詩編之衛風蓋夫人作此以寄其兄戴公示詩者得之衛地宜爲衛詩也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弔失國曰唁漕衛東邑也草行曰跋水行曰涉夫人自有志於馳驅歸衛故其言謂雖在禮得以遣大夫跋涉而歸寧終不足解我心之憂也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

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

夫人謂許人爾既不以我欲歸衛爲善使我不能反其國濟其難蓋亦反而思之視爾之家或有急難不臧之事其心如何則知我心之欲歸果不爲遠於人情果不能閟而不發也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

偏高曰阿丘蝱貝母也可以療鬱結之疾夫人思歸不得自如中懷鬱結故欲采蝱以療之旣而自謂我女子所衆之事尤難袪除非藥所能療亦欲各行其志耳許人何爲以我爲過豈皆稚幼狂惑

通志堂

不能知我之志乎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芃芃方盛貌控持也極至也夫人思歸之時適當麥之方盛故思歸行其宗國之野見芃芃之麥又欲持宗國顚覆之事告於大邦但未知何國有因何國可至耳于是又語大夫君子曰無以我爲有過雖百方爲我致思終不如我心之所之在於宗國也誦其詩者非特見其孝愛之深亦可知其止乎禮義徒有其言不敢自恣也是詩四章皆賦也

詩補傳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挍訂

通志堂

衛
逸齋
淇奥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
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
淇奥之序取詩之數語以形容衛武公之德曰有
文章即詩之有匪君子也曰又能聽其規諫即詩
之如切如磋也曰以禮自防即詩之如琢如磨也
曰故能入相于周即詩之猗重較兮也衆此而言
誰謂詩序不可信哉武公之德信能如此則史記
所載襲攻其兄之事疑無其實矣
瞻彼淇奥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
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淇衛水名奥水傍之隈也淇多美竹漢書所謂淇
園之竹是也猗猗始盛也有匪文章也匪與斐同
周官以為且其匪色禮記則以為有斐君子治骨
角曰切磋治玉石曰琢磨詩人謂武公之德見於
文章者如其竹之始盛由切磋琢磨之致然切磋
者以利器攻骨角而成其文喻武公能受人之規
諫以成其德也琢磨者以玉石就錯礪而成其器
喻武公以禮自防而成其德也大學以切磋為道
學謂道之以學與道問學之意同正利器攻骨角
之喻也以琢磨為自修謂自知修省與内自省之

意同正玉石就錯礪之喻也武公能資諸人盡諸
已者如此所以内而能恂慄知其志氣之有立也
故曰瑟兮僩兮外而有威儀知其聲聞之不息也
故曰赫兮咺兮自非盛德至善何以有此文章宜
民之愛之終不能忘也說瑟兮僩兮者以為矜莊
寬大說赫兮咺兮者以為赫赫宣著既與大學之
義不同且矜莊與寛大相反則知僩非寬大也赫
赫與宣著無異則知咺非宣著也蓋能矜莊則志
氣自然僩兮有立有威儀則聲聞自然咺兮不息
荀卿曰陋者俄且僩釋之者引説文曰晉魏之間
謂猛為僩蓋懦則無立猛則能立事尚信順也慄
莊慄也武公信順而莊慄有寬而栗柔而立之氣
象故知其志氣之有立也說文與字書皆謂朝鮮
以兒啼不止為咺蓋衆口咺然譽武公之善而不
止也武公有威可畏有儀可象得令聞長世之道
是以令名之起人爭與之故知其赫咺不息也
瞻彼淇奥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
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青青茂盛貌充耳瑱也琇美石也天子用玉瑱
諸侯以石會弁皮弁之會縫也詩人謂武公之德
如其竹之茂盛瑱以琇瑩冠以皮弁飾以玉璂如
星之燦以見德之稱其服也申言志之有立名之

不忘德善之不可忘蓋美之之意無已也
瞻彼淇奧綠竹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如簀密盛也猗倚也重較卿士之車也周官輿人釋之曰較兩輢上出式者蓋較高五尺五寸式高三尺三寸古者立乘故嘗憑較應為敬則垂手以憑式故首得倚較既出于式上故曰重較詩人謂武公之德如淇竹之密如金錫之精如圭璧之美有寬綽之容乘重較之車入相於周人以為宜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謂雖燕閒戲謔亦有可觀而無過也始言猗猗中言青青卒言如簀以言德之彌

盛也始言瑟兮僩兮赫兮咺兮張而不弛也卒言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弛而不張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時人之美武公可謂盛德至善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莊公不能繼先公之業必其無好善之心故賢者甘于退處此干旄之反也孔子曰吾於考槃見遯世而無悶既曰無悶則說是詩者當言退處之樂不必謂誓不出仕亦不必謂不能忘懷蓋詩人方欲其退處而樂謂其能不怨上之不用誠為樂天知命若人言其誓不出仕不能忘懷則累于樂

閔之說矣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考槃在阿碩人之薖獨寐寤歌永矢弗過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考槃也槃器也謂槃器以為樂也澗山水之間也曲陵曰阿高平曰陸寬謂其抱之寬博也薖草也猶言在草野軸卷也猶言卷而懷詩人謂遯世之士槃器于澗于阿于陸自得其樂自非襟抱寬博安於草野知卷而懷之之道何以有此樂也言謂言語歌謂歌詠宿謂止宿皆以獨言之蓋詩人指所見之人未嘗有朋儔也皆以寐寤言之以其寤

寐之間得以自如也永矢弗諼自誓不忘此樂也永矢弗過自誓不復他往也永矢弗告自誓不以此樂語人也矢雖有二訓若訓以陳則不可加以永字自誓而必以永言有終焉之意此所謂無悶也是詩三章皆賦也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荅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作碩人之詩者謂莊姜不見荅以致無子故閔而憂之詩之所陳初不及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之事序詩者推本言之謂莊姜所以不見荅者由此耳莊姜之賢即燕燕日月終風之詩可以想見

是詩亦不及其賢也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
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碩大也猶言大人蓋男子婦人有德者之通稱也
頎長貌錦衣而加褧禮所謂衣錦尚絅惡其文之
著此言莊姜德稱其服也以齊侯之子嫁爲衛侯
之妻傳所謂諸侯之女嫁於諸侯則其尊同此言
莊姜宜爲配也東宮太子之宮以明莊姜爲齊太
子同母之妹也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邢
侯譚公皆莊姜姊妹之夫此言莊姜之所出於親
戚皆貴也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荑之始生者曰荑手實似之脂之凝者曰膏膚實
似之蝤蠐木中之蝎以比領之潔白瓠犀瓠中之
瓣以比齒之整齊螓之首額廣而方蛾之眉細曲
而長笑之巧而輔頰動謂之倩目之美而黑白明
謂之盼此言莊姜容體之善也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
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敖敖長貌說說駕也農郊近郊也四牡駕車之四
馬也朱幩四牡之飾也翟茀夫人之車以翟羽爲

茀蔽也莊姜始來自齊說駕于近郊其四牡則盛
壯而驕其朱幩則鑣鑣而盛其駕車以朝也國人
皆樂得以爲之配遂語于諸大夫使蚤退朝無以
政事勞君蓋甚樂君之得賢配也召南之詩人視
王姬之車而知其有肅雝之德此章言國人見莊
姜之車馬遂樂之如此其至亦必有道矣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
庶姜孼孼庶士有朅
洋洋大也活活流貌罛魚罟也濊濊施罟之聲鱣
鮪大魚也發發魚大之狀葭蘆也菼薍也施罟者
之所資揭揭長也此章以河之深喻齊國之盛大

以施罟喻莊公求昏於齊以鱣鮪喻莊姜來歸於
衛以葭菼喻親迎禮容之盛又有姪娣之媵謂之
庶姜孼孼而衆多送女之大夫謂之庶士朅然而
武壯此言莊姜來歸之始無一不如人意奈何莊
公之惑不見荅而使之無子其閔而憂之婉其意
於言之所不及此其所以爲風刺與是詩四章一
章二章皆賦也三章四章皆比而賦之也
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
淫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
其妃偶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
當禮義消亡之時而失身之女能道反正之言故

序詩者以爲美然淫泆在初反正在終雖悔亦何
及詩人之意亦欲人知戒其初而已然其初爲淫
風之所感乃上之過其終乃斯人之自能悔悟於
衆醉之中忽聞道醒者之語則序詩者加以美之
一字未可嘗也刺淫泆而謂之刺時則繫之於上
者可知矣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
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爲期
此章記其初蚩蚩無知之氓抱泉布而來從我貿
絲其意非爲絲也即欲謀我爲室家耳是時必有
諓昏之言詩之所不及不然安得已有從之之意

遂送其去涉淇水之外至於一成之頓丘是時必
有迫促之言亦詩之所不及不然安得遽有無良
媒與我怒秋以爲期之約然此亦悔悟之後追譜
前日之事故有是語耳使其初能覺其非爲絲而
爲我謀又能知無良媒爲非禮安肯輕從其約也
乘彼垝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
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此章記其相諾之後踐其初約既不以禮昏姻不
敢遵大路而行從垝敗之垣以出入望前日氓所
復歸之關其未見也泣涕漣漣而悲其既見也則
載笑載言而喜是時爾卜之龜爾筮之蓍其卦兆

之體以爲無咎遂以爾之車來遷我之賄何爲有
今日之相棄此亦追悔之言也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
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此章深悔前日之苟合以爲後人之戒謂桑未落
之時沃若而潤澤嗟爾之鳩無愛其沃若而遂食
其葚以喻男子情意盛時亦如桑之沃若嗟爾女
子無愛其情意而與之耽樂言其終必爲患蓋鳩
食桑葚過則必醉女與士耽久則必棄謂士之耽
猶可說女之耽不可說者乃女子甚鄙其夫而自
惜其身之言若曰彼男子爲非亦何足道我女子

一失不復可言矣非眞以男子爲可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
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此章怨其夫之相棄而自述其勞苦也謂男子情
意既衰如桑之黃而落矣故棄我而不恤爾殊不
思自我往爾家三歲之間窮于衣食雖淇水湯湯
而盛我與爾宰車往來漸其帷裳不敢憚其勞苦
今我未嘗有差爽而爾自不一其行由爾之心罔
中故二三其德也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
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此章亦述其勞苦而自傷也謂我三歲爲爾之婦不敢以室家之事爲勞先衆人而起後衆人而卧無一日不然今爾家事亦既遂矣遽加我以暴兄弟不知我之不得已而復歸但咥然而笑其前日之失靜言思之亦自痛悼耳誰復憐哉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晏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此章乃反正之言也謂我之嫁爾本期偕老今既老矣乃見棄而使我怨彼淇水則有岸原隰則有泮何女子之身乃無泮岸如此追念總角始笄之時晏樂相從晏晏安也謂安然言笑旦旦明也謂

成此明誓我實無知不能思爾之反復以致今日彼時反復之不思今亦何及矣據卒章乃老而後見棄而中間二章既言三歲食貧又言三歲爲婦似若止嫁三年而見棄者意此婦人初嫁之時其夫貧窶此婦人以遷去之賄經營生理三歲之間即見其效家事遂意不復如向者之貧故以爲言耳若止爲婦三歲而見棄不得爲老使我怨也是詩六章間有比興之言其實皆賦也

竹竿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荅思而能以禮者也

竹竿衛女之思歸視泉水載馳其情爲尤切泉水之詩止爲父母既終于禮不得歸寧非有他故載馳之詩以宗國顚覆不得歸唁其情已切然未若適異國而不見荅利害迫于身故其情爲尤切莊姜不見荅亦能自克竹竿之衛女其莊姜之徒與在異國而思衛列之衛詩豈以是而寄宗國采詩者得之衛地與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淇水滺滺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籊籊長而殺也以竹竿而釣于淇乃兒童遊釣之所衛女思歸而不得故思幼時出遊見儕輩兒童出遊而釣今欲復見而不可有不忘本之氣象謂我豈不思爾淇水遊釣之樂以道遠莫能致耳不言違禮而言道遠尚其私情未克也既而思泉源在其左淇水在其右亦舊時遊觀之可樂者今我爲女子既有行而適異國當遠父母兄弟雖欲復往有不可者此乃以禮自克之言也于是中言幼時在父母家遊觀於淇水泉源之間巧笑之瑳然佩玉之儺然其樂可想而不可復往矣亦自克之言也卒章既言淇水滺滺而可樂以檜爲楫以松爲舟其遊觀之具又善今既不可復往第當命駕

出遊以輸寫心之憂爾此亦發乎情止乎禮義者
也是詩四章皆賦也

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左氏傳曰惠公之即位也少杜預計其年纔十五六耳驕而無禮可以想見大夫刺之亦知其資質非美不足乎爲君之道也惠公朔見逐與鄭昭公忽無異春秋書衛侯朔書鄭曰忽豈以惠公以年幼故恕之耶公以無謀故鄙之與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芄蘭之葉童子佩韘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芄蘭蔓生支葉柔弱喻惠公懦而無立也觿用以解結韘用以射御皆成人之佩服也惠公年雖幼既即位則服成人之服而其智不足以知人故曰能不我知其仁不足以長人故曰能不我甲甲爲日之長故昔人以甲喻長既服成人之服不稱佩觿韘二物也容容刀也遂佩玉之璲也詩曰鞞琫容刀又曰鞙鞙佩璲惠公垂容刀佩璲於帶間其心悸動不能自安與後之爲君見即走而刮席者同蓋不知禮故無以立也知禮則不驕矣是詩二章皆比而賦之也

河廣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宋襄公之母即宋桓夫人衛文公之妹也生襄公而見出以其子襄公之在宋也故思而不止然則非思宋也思其子也宋襄公之爲太子也嘗請立目夷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託舅爲言思其母也宋襄公之母子可謂慈孝兩盡矣然婦人見出義與廟絕母既不可以歸宋而襄公終立亦不可如衛卒皆以禮自克所以爲可美也以衛宣昭之無道也而其後文公爲衛之賢君許穆夫人宋桓夫人亦皆知禮能自拔於淫亂之中一洗君父之習聖人存之六經豈苟然哉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凡人之情理所不可則雖近以爲遠意有所欲則雖遠以爲近宋衛不爲甚遠而襄公之母之思其子謂河雖廣束葦可以杭喻宋雖遠可以跂足而望河雖廣不足以容刀舟喻宋雖遠自旦至夕時可至此所謂雖遠以爲近也其思如此而終不往止乎禮義也是詩二章皆比而賦之也杭渡也刀小船也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

春秋魯桓公五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以

其時考之疑衛宣公之詩也而所謂過時不反以
其思之深知其役之久也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伯叔尊稱詩人多用之如叔兮伯兮倡予和女是
也此詩婦人之稱其夫故以伯兮呼之朅武壯貌
所以爲邦之英傑也殳長尋有四尺在車之左故
曰前驅此役之至重且勞者婦人閔其夫之勞久
而不歸也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
婦人自謂自其夫之役于東也不復塗飾首如蓬
之狀非無膏澤沐以去不在無適爲容也鄭是

時已從在周之東爲從周王伐鄭故曰自伯之東
鄭實非衛之東也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婦人思行役者之在道雨則有濡濡之苦日則有
杲炎之困使我之思不啻首之疾夫人之愛其身
莫急於首所謂如故頭然言莫急於此今乃甘心
於首疾則視夫又甚于首矣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
諼草忘憂草也以其能忘憂故謂之諼背北堂也
婦人謂己所居在堂之北故欲樹萱於彼也痗病
也謂我之所思心已病矣非萱草之所能忘也是詩

四章皆賦也一說其雨其雨杲杲日出猶言伯且
來伯且來復不來謂且雨而復晴也亦通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
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
民也
夫民之昏姻失時事雖多端如有狐之詩直以民
之困窮上不加恤故望以古之盛世荒政聚民之
事莫先於十曰多昏乃大司徒所掌所謂之聚萬
民必有施行之條目悵乎無傳焉其如後世常平
貸民之法序詩者謂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
人民詩之所謂會即禮之所謂聚此遠意之略可

見者如此衛去古未遠不能潤澤而行之詩所以
刺時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有狐綏綏
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有狐綏綏在彼淇側
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狐之爲物性孤而多疑故常獨行綏綏獨行不果
之貌所以以綏綏爲匹行謂人不如狐也竊意詩
人方刺男女之無夫家故取性孤獨行之物以爲
喻且淇水之有梁者淇水之可厲者及淇水之側
皆狐之所甚疑而不敢涉者今獨行于彼縱使欲
求其匹不可得矣以喻民之困窮者下則無裳中

則無帶上則無服其貧窶至此宜乎如狐獨行不可以得妃耦也蓋窮極之辭不敢斥言上之不恤序詩者從而發明之使誦其詩者隱然見其意於言外此序所以有功於詩也是詩三章皆上比而下賦也昔禹未娶行塗山有狐九尾人歌之曰綏綏白狐九尾龐龐則綏綏非正行明矣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案春秋魯閔公二年書狄入衛僖公二年書城楚丘而左氏傳乃曰及狄人戰於熒澤衛人敗績遂

滅衛又曰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且君死于位曰滅以衛之敗懿公死焉而宋桓公逆濟衛之遺民七百有三十人益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於漕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漕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齊語亦曰衛人出廬于漕齊桓公城楚丘以封之與之繫馬三百則左氏謂之滅衛封衛未為過也春秋尊中國故書之曰入不與夷狄之滅中國也春秋尊王命故書之曰城不與諸侯之專封也昔者衛滅邶鄘晉滅魏聖人皆存其詩且列國猶不許相吞況夷狄乎昔者葵丘之命亦曰無有封而不告且霸者猶不許擅命況王者乎聖人有興滅國之志宜不與狄人之滅衛也聖人有為東周之志宜不與齊桓之封衛也詩序既言衛為狄所滅又曰齊桓公救而封之乃與左氏合意者春秋立一王之法故嚴於取與左氏則並紀其實或者亦出於聖人授經之意與聖人存其實於詩而嚴其辭于春秋豈苟然哉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木瓜木桃木李皆果之一種而少異者形如瓜而有鼻者謂之木瓜形員而小者謂之木桃形如瓜而無鼻者謂之木李瓊也瑤也玖也皆玉之名也瑤次于瓊玖次于瑤琚在佩玉珩璜之中衛人欲厚報齊之惠謂人以木果投我者我當以玉佩報之猶非所以為報特用此以永繼其好爾此皆物輕意重之謂也是詩三章皆比也

詩補傳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挍訂

詩補傳卷第六

王　　逸齋

周之始盛也文王位止西伯未嘗稱王而二南之化被于天下周之旣衰也平王以後雖爲天子而王風之詩僅伺列國此二南與王風名同爲風實則不同也風之名旣同於列國而加以王之一字所以尊周亦所以懷周與孔子于魯春秋書王之意一也衛有狄人之難未幾復振周有犬戎之禍遂致陵夷王之失衛其以此與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顚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序詩者述東周大夫過豐鎬故都不忍去之情狀簡短數言發明一篇終始之義至今讀之使人流涕雖謂詩序可無取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噎於結反)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憂思亂於中則瞻視眩於外閔周室者黍稷莫分念父母者莪蒿莫辨此黍離蓼莪所爲作也離離垂貌靡靡遲貌搖搖則憂心無所附著也如醉則憂心狂惑如人之醉也如噎則憂心哽塞如人之噎也稷之苗稷之穗稷之實非必謂前後所見蓋其憂思旣亂於中謂我所見宗周故都盡爲禾黍豈眞黍耶抑稷之苗稷之穗稷之實耶旣不能辨其爲黍爲稷豈復計其成之蚤晚爲苗爲穗爲實哉於是自歎曰知我者則謂我心憂宗周不知我者謂我何所求而至此感亂人固未必我知所恃者天知之耳彼不知者亦何人哉蓋謂宗周顚覆至此而不知憂亦不近於人情矣是詩三章皆賦也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乃旦反)以風(福鳳反)焉

此詩作於大夫所謂君子者非婦人指其夫蓋大夫見時之賢者不免行役故以君子稱之亦與邦之桀執殳前驅之意同用之非所宜也下篇君子陽陽亦此意或謂詩不見思其危難之事竊意行役之人所憂者死亡耳飢渴則致疾病疾病則致死亡所謂危難即疾病死亡也卒章祝其苟無飢渴蓋思其危難所由致而風喻之使無飢渴以生患也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音時)日之夕矣

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括戶）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牛羊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鑿牆而棲雞曰塒雞棲于杙曰桀下來牛羊之歸也下括牛羊之聚也佸會也詩人謂君子之行役何時可來歸何時可會合不知其期不日不月謂無日月可期也曾不如雞之棲于塒棲于桀不過日之夕而牛羊亦以此時而歸聚嘆行役者之不如也賢者有此久役何以使我勿思苟無飢渴之患亦足慰我之思矣此所謂思其危難以風也是詩二章皆比而賦之也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而已

東周之賢者相招為祿仕雖抱關擊柝亦可為也何至如衛之仕于伶官竊意詩人據所見而言未必盡然或謂伶官人所賤無復責望若其他皆有官職未必能全身遠害此亦一說也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樂音洛 只 且子余反）君子陶陶左執翿（翿音導）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陽陽容兒盛貌陶陶志自得貌簧笙簧也翿舞者也周之賢者左手執樂舞之器右手招同志之友相與為人君房中之樂作人君燕遊之所其容兒盛其志自得乃樂此不以為恨有大隱在廛市不必山林之氣象賢者之所為固未易窺也只此也且語助也是詩二章皆賦也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古者未嘗用畿甸之民為諸侯戍守蓋諸侯有故天子當命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今平王號令不行至不得已用畿甸守衛王室之人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所以怨其用之不以道而思還歸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音記）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浮揚之水淺緩無力故物之輕微如束薪亦不能流喻平王威令不行不能用諸侯也楚輕於薪蒲輕於楚以喻王益微弱不特不能令大國亦不能令小國矣申平王之母申后之家在陳鄭之南迫近于楚故戍守之也堯命姜氏為四伯掌四嶽之祀於周有甫有申有齊有許然則甫也許也與申同為姜氏亦平王之母黨也彼其之子指諸侯而言謂當戍而不往者而獨用我周人所以怨之又思謂何月可以還歸也是詩二章皆比而賦之也

中谷有蓷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
室家相棄爾
凶年饑歲世所不免爲夫婦者正當同患難遽至
相棄由其夫婦之義日以衰薄而致然也詩人以
爲風俗衰薄其來有自未可遽望其善特閔之而
已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離嘅其歎矣嘅
其歎矣遇人之艱難矣中谷有蓷暵其脩矣有女
仳離條其歗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中谷有蓷
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蓷益母也暵燥也蓷生于中谷宜其耐旱今始而

燥其生於乾上者中而燥其巳長茂者卒而雖生
於卑濕者亦燥矣其物性脆弱故無有得免者以
喩夫婦巳自衰薄故遭歉歲其始也則困窶無以
自存者仳離矣暵其乾之喩也其中也則強壯可
以自營者亦仳離矣暵其脩之喩也其卒也則略
知有生理者亦仳離矣暵其濕之喩也困窶者相
棄則爲之歎息謂所遇之艱難尚冀其悔也強壯
者相棄則爲之悲歗謂其所遇之不淑尚亦冀其
悔也至知有生理者相棄而不顧則衰薄尤甚矣
第當爲之悪三啜泣不復冀其悔也以脆弱之物
喩衰薄之俗蓋有深意使堅強之物雖遇旱暵未

至俱燥使忠厚之俗雖遇凶歉未至於棄詩人可
謂長於譬喩也仳別也歗長吟也歗甚於歎泣甚
於歗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兎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
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
隱三年左氏傳曰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
于虢鄭伯怨王故周鄭交質及平王崩周人將畀
虢公政祭足帥師取溫之麥又取成周之禾周
鄭交惡桓五年王奪鄭伯政此桓王失信之實也
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此諸侯背
叛之實也戰于繻葛蔡衛陳皆奔王卒大敗祝聃
射王中肩此王師傷敗之實也故君子不樂其生

作兎爰之詩閔周者謂事至此無可爲矣
有兎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
此百罹尚寐無吪有兎爰爰雉離于罦我生
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有兎
爰爰雉離于罿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
百凶尚寐無聰
兎狡而難取以喩背叛之諸侯雉介而易饑周之
君子自喩也羅罦罿皆網之異名兎則爰爰而自
得雉則罹網羅之多故不樂其生者自比於雉也
周之君子既不樂生于是嘆曰我生之初時未亂

離也尚無有爲此者無有造此者無有用此者乃我生之後罹此憂凶不忍見之第欲寐而無所動無所寤無所聞也爰爰緩也吪動也覺寤也聰聞也庸用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葛藟力軌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九族有二説自高祖及玄孫一説也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亦一説也是詩刺平王指言父母兄弟疑非爲異姓也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呼五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緜緜葛藟在河之涘俟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緜緜葛藟在河之漘順倫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詩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又曰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蓋此物當依木以生今乃在河之滸之涘之漘則非其地失其所矣詩人自喻王不能親睦是失所依也滸涘漘皆水涯也詩人三言終遠兄弟必王之兄弟中有者所作也説者謂王忘己之父母兄弟以他人爲父爲母爲昆殆非詩人之本意豈有王之兄弟敢如此指斥且以他人爲父母以他人爲兄之言不可以訓竊意時人正謂王宜親兄弟今乃終遠我兄弟則是王不念我兄弟本是同父母所生我且爲王之昆親終遠之全無親睦之意王之視父母兄與他人之父母兄等爾猶言視如路人責王之意深矣莫我顧謂不復顧我也莫我有謂不復有我也莫我聞謂不復相聞也所謂棄其九族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采葛懼讒也

懼讒之詩鄭氏以一日不見之語謂人臣因出使而懼讒不爲無理蓋古之忠臣一日不在朝廷則讒言進入其事多矣鄭氏之説不可廢也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彼采艾五蓋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采葛采蕭采艾皆積少以成多讒人之言亦必積毀而後信賢者一日去國則讒言已進與此詩人之所甚懼以一日爲三月三秋三歲之久東周王者聞此言而不悟此君子所以爲全身之謀不暇爲國計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一説汲黯不願之郡疑張湯也宗屬不敢離左右疑石顯也詩人懼人之讒至不敢去朝廷故以一日不見君爲三歲亦通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據詩所陳當禮義陵遲之時男女淫奔由無所忌憚而然詩人因言古之大夫能聽男女之訟與行

露美召伯之意皆同然行露言不能此詩言不敢其息訟雖同而所以息者有異曰不能者德明惟明也曰不敢者德威惟畏也明與威皆出于德其可美均也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大車啍啍毳衣如璊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古之大夫所乘之大車其動則檻檻有聲可懼其行則啍啍如氣之出所服之毳衣如菼之青謂如騅之色也如璊之赬謂如玉之色也人見其車服已知畏之不敢爲淫奔之行非有德以稱其車服何以得人心如此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民既不敢犯不止一時也蓋將終身焉于是自言其情曰生固不得相奔同室而處死苟幸得同穴而葬足矣又指皦日爲誓謂決不犯禮而相奔也蓋古者大夫之德能使人之不犯而不能使人之無情同穴以示其相慕之情皦日以爲其不犯之信蓋與漢廣之詩游女雖不可求欲秣其駒馬之意相近豈非文王之化及於後者猶如此乎是詩三章皆賦也

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以見用舍不當於人心一時廢棄而去者國人反思之異乎國人皆曰不可者矣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丘中以喻國家麻也麥也李也皆可食之物喻國家之祿也彼無罪而去如留氏之賢者望其施施舒行而來食君之祿且有美德如玉以及我也子嗟子國似是留氏兄弟之字彼留之子亦指其兄弟而言以協音韻終始止及一留氏蓋詩人據所見者作此詩也詩人多以玉比德以玖爲佩亦可以相贈故取以爲喻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詩補傳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詩補傳卷第七

逸齋

鄭

宣王封母弟友于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為鄭桓公後為幽王大司徒犬戎之禍桓公死之子武公掘突繼為司徒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卒取十邑之地然則武公父子可謂善於其職有功於周故以鄭次王惜乎其不能復周東都為可恨也

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鄭武公父子所以能入則世為卿士出則長享國於豈無自而然哉宣之賢人以為善於其職宜在此位故作緇衣之詩以美之序詩者發明其意以武公之德所以能有其國者由善善之功也孔子所謂好賢如緇衣謂於緇衣見好賢之至也說者求善善之說而不得遂疑詩序以明有國善善之功之說為非詩意蓋考之未精爾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緇衣卿士之朝服也武公有德以稱是服故一章言其稱敝則欲更為二章言其美敝則欲更造三章言其安敝則欲更作蓆取枕席之義謂其安舒而無患也此所謂善於其職國人宜之也適子之館者謂武公入為卿士授館于王室也還予授子之粲者謂武公既適卿士之館而好賢之意不倦還以所得王之廩粟授之賢者猶後世開東閤延賢人指言粲者謂有食客也在館能賢則在國可知此所謂以明有國善善之功也善善猶言賢賢以此求詩正與序合是詩三章皆賦也一說詩人多以衣服新美爲粲如三英粲兮粲粲衣服是也謂國人喜武公之善其職欲其久於位故緇衣之敝則爲之改製適卿士之館則以授之使粲然一新亦通似不若前說尤見善善之功

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鄭莊公克段之事論者多過其實非聖人以恕待人之意獨將仲子之序與左氏合信乎詩序經聖人之手而左氏之好惡果與聖人同也左氏稱姜氏愛共叔段請京使居之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卒成叔段之惡以致死亡所謂不勝其母而害其弟也段既失道莊公為兄當制其初乃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又曰不義不暱厚將崩是莊公以路人

視其弟豈得爲賢父兄哉左氏曰書鄭伯譏失教也所謂弟叔失道而公弗制也祭仲始言都城過百雉爲國之害卒言不如早爲之所毋使滋蔓公皆不能用所謂祭仲諫而公弗聽也初不忍違其母制其弟末乃伐弟誓母幾滅天理所謂小不忍以致大亂也以是數端責鄭伯夫亦何辭安所逃罪彼穀梁乃謂何甚乎鄭伯甚鄭伯處心積慮成于殺也公羊乃謂曷爲大鄭伯之惡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使莊公能思慮亦當知飾詞以自解今乃直謂焉辟害又謂必自斃又謂厚將崩暱其發言似愚俗之人無所隱情亦足以見其

城府之不深矣使其果處心積慮成于殺弟果以母欲立之而已欲殺之則春秋當深貶之豈得待稱鄭伯而詩序豈得累之小不忍由是言之莊公亦不得爲大惡特以庸暗無識不能權利害之輕重舉措卒違故聖人以恕待之不然則一聞考叔之對遽能改過遷人安能爾耶然人患不知過知則當即改乃猶告之悔似悔前日之舉以爲今無可奈何者此焉辟害必自斃厚將崩之一律也考叔爲闕地及泉之說姑隨其貪誠而開道之故少正緩有所不暇恤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是詩三章始終皆小不忍之說蓋譏其失而刺之也將請也仲子祭仲也杞也桑也檀也皆近居之木也謂莊公始視其弟如所居之里牆園間之木而祭仲請蚤除之是入我里欲伐我木也牆園亦然仲子之言雖可懷而我父母諸兄與人之多言皆可畏所以不忍蚤除而致大亂也讀將仲子之詩莊公胸臆之淺陋可以想見要之非其惡人之

胸臆也就使莊公其初專欲殺弟而詩人乃曲爲莊公設此矯飾之詞則此詩可刪去矣聖人存之正以詩人刺莊公弟知小不忍而不知致大亂故以是垂戒於萬世與左傳所謂譏失教之意同此所謂恕以待人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於京繕戰下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悅而歸之

自古小人爲惡亦必行小惠善矯飾以要民譽然後能成衆爲亂如齊之田氏民愛之如父母如安祿山史思明范陽之人謂之二聖之類是也此詩與晉揚之水沃盛強國人將叛而歸沃之意同然

此詩謂叔段爲仁且武豈眞仁且武哉揚之水謂沃爲君子豈眞君子哉皆一時愚俗爲小人所欺至形之歌詠孔子刪詩何取焉蓋聖人之存二詩以戒後之人君謹于其初勿使小人得志不幸有如京沃亦當防閑于蚤無俾濅大以成難圖之勢此聖人錄詩之意也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下同美且仁

叔于狩手又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田取禽也冬獵曰狩郊外曰野詩人夸美叔段謂一出田獵于郊外里巷之間無有如段之美且仁

謂其威儀也無有飲酒如段之美且好謂其燕樂也無有服馬如段之美且武謂其善御也段之爲京繕甲治兵豈爲田獵而國人說之如此能無後患乎莊公尚不知悟蓋亦無以爲策其愚誠可刺也是詩三章皆賦也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兩叔于田皆作于一時加大字以別之非誤也是詩皆美段之多才好勇序詩者以不義而得衆發之意謂雖不義之人多才好勇亦可欺衆而得民奈何莊公但執必自斃之說不蚤爲之所然莊公之言亦幸而中爾理有不可恃者萬一不中莊公其危哉況侯其旣亂而能取之孰若制之於未亂之爲善聖人存將仲子兩叔于田之詩使後世不幸有此當以莊公爲戒此三詩所以皆刺莊公也

大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音祖兩驂如舞叔在藪素口反火烈具舉襢徒旦反裼星歷反暴虎獻于公所將七羊反叔無狃女九反戒其傷女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戶郎反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苦貢反忌抑縱送忌叔于田乘乘鴇音保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音冰忌抑鬯勅亮反弓忌

乘馬所乘之四馬也乘黃四馬皆黃也乘鴇四馬

皆驪白雜毛也執轡如組謂善御如織組所以驂之與服皆中節如舞蹈也兩服上襄謂服馬皆上駕之良馬所以兩驂皆次序如鴈行也兩服齊首謂服馬首齊如一所以兩驂皆如左右手之相應也此皆盛言其乘馬之善以見其衆之悅之也藪田獵之所火烈謂烈而焚之也具衆具揚具阜此言其得衆而助之者盛也襢裼肉袒也暴虎徒手而搏之也獻于公所所得虎獻于公以夸其勇也狃習也此言其好勇衆人愛之戒其無習此恐其傷也忌助語也抑發語也騁馬曰磬謂使之曲折如磬也止馬曰控謂有所控制不逸也發矢曰縱

謂舍矢之疾也從旂曰旞謂命中如旞也慢緩也罕希也掤所以覆矢鬯所以弢弓此言多才射御俱善田事既畢行馬遲而發矢希弢弓覆矢無一不善也于田獵一事見其得衆已如此莊公奈何不憂之邪是詩三章皆賦也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國風有反其辭以諷刺者如衛女相俟于城隅詩人以靜女目之高克好利不顧其君詩人以清人目之靜者甚言其非靜清者甚言其非清亦愛風諭諫之義後世指人之不廉者曰伯夷不孝者曰虞舜亦此類也說者謂清為鄭之邑名而在彭在消在軸又以為地名夫地名重複在在有之固不可考邑名則傳記可案清既非河上之邑就使高克嘗為清邑之大夫亦不可謂之清人子游為武城宰謂之武城人可乎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

清人在消駟介麃麃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彭也消也軸也乃克所帥衆之地駟介四馬之被甲者也旁旁不息貌麃麃武健貌陶陶自適貌二矛酋矛夷矛也重英謂重以朱絲為英飾也重喬謂累飾喬然而高也左旋右抽謂左旋其御右抽其兵師之出處當嚴其期今乃翱翔之久不思班師師之屯次當謹其備今乃逍遙自適同于兒戲佳兵者不祥之器今乃左旋右抽以軍作好不敗何待高克既進之不以禮文公又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職此之由公子素作此詩專為高克不敢及文公故序詩者發之春秋書鄭棄其師則文公之過著矣此詩之序與左氏合無足疑者獨謂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詩無見焉豈以好利故能以賂求進用歟是詩三章皆賦也

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

羔裘刺朝故取古君子為言而諷當時在朝之臣不能然也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羔裘大夫之服也洵信也侯美也英飾也羔羊之詩言素絲五紽五緎五總三者皆裘之英飾故曰三英洵直且侯謂服是服者信而能直足以為臣

之美所以稱其濡澤之美也人臣惟信而直乃能處君命而不變故曰舍命不渝孔武有力謂服是服者強而有力可任臣之事所以稱其豹飾之有力也夫人臣惟強而有力乃能主國是而不搖故曰邦之司直三英粲兮謂服是服者有德之可觀所以稱其三英之粲也人臣惟有德可觀乃能爲邦家之彥士故曰邦之彥兮大槩詩之所刺指在位不稱其服此羔羊之反也是詩三章皆賦也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鄭莊公失道君子舍之而去蓋出於不得已詩人思念君子而望其留爲國討忠厚之意見之終篇故爲懇切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無我惡兮不寁故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兮不寁好也

摻攬也袪袂也寁速也詩人謂君子何忍舍吾君遵大路而去我欲攬其袪而留之君子勿以我爲可惡不敢速忘故舊之情也我欲執其手而留之君子勿以我爲可醜不敢速忘昔日之好也既欲攬其袪又欲執其手以見爲王留行之意甚堅既陳故舊之情復陳昔日之好以見詩人述己之私情冀君子之必聽非愛君憂國者安得此言哉其詩二章皆賦也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

是詩所陳古之民俗能說德而非好色蓋譏當時風俗之不然由上之人無以善之不曰刺時不曰刺其上亦諷諫之義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鳧與鴈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昧旦天欲旦晦明未辨之時也列子曰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明星啓明也詩曰東有啓明

弋繳射也孟子曰思援弓繳而射之加中也史記曰以弱弓微繳加諸鳧鴈之上古者無故不去琴瑟雜佩或謂珩璜琚瑀衝牙之類或謂觿燧箴管紟帨凡可佩之物是詩託爲民俗而作佩玉非民間所當有當以後說爲是詩人言古之夫婦相與昧旦夙興非直爲一時之遊觀也蓋將治弋射加諸鳧鴈取其物和以滋味之宜爲酒食以相樂終老無乖背御琴瑟以相友靜好而無疵爭鄰里往來禮順而相好又能備遺問之物以相報施古之民俗如此豈有不說德而好色之事哉是詩三章皆賦也

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嘗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

鄭忽辭昏之言未爲失也君子固許其善自爲謀卒之所以自謀者無間焉故詩人閔其當立無助咎其辭昏蓋專爲無助而設謂其既終不能自謀不若初無辭昏猶有大國之助耳此詩人之本意也有功於齊即左氏傳桓六年北戎伐齊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大敗戎師獲其二帥甲首三百以獻於齊是其事也忽辭昏者再請妻者文姜也此詩序言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之是再請妻者明矣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翱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同車同行親迎之禮也舜華舜英德之見於容也瓊琚將將德之稱其服也洵美且都信美而且閑雅也德音不忘美名之不可忘也詩人之言如此非賢女不足以當之蓋指忽再辭昏之齊女也舜木槿也將將佩玉聲也是詩二章皆賦也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

君偏非他能辨君子小人而已鄭忽闇於知人所美者非美故詩人刺之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扶蘇小木也荷華扶渠也橋松大木也游龍紅草也在山則扶蘇之與橋松在隰則荷華之與游龍孰爲美孰爲非美宜若易辨也今所用之人乃狂狡之童而子都子充之美乃不見用則美惡倒置矣是詩二章皆比而賦之也孟子曰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注云子都古之姣好者也

蘀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

君令而臣職猶倡而必和乃理之常也今忽既弱矣故強臣恣橫不復從上之令而自爲猶不倡而和也其悖理甚矣詩人刺忽失爲君之道以致此也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蘀兮蘀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忽既不能出令而強臣自恣故詩人以風喻令以蘀喻臣謂隕蘀爲風所吹猶人臣必從上之令今叔兮伯兮指強臣而言乃反先倡爲君者特和之耳漂亦吹也要成也謂強臣反先倡而爲君特受成爾後篇權臣擅命指祭仲意此篇亦指祭仲也是詩二章皆比也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狡童指祭仲時所以刺忽者謂忽不能與賢人圖事惟權臣之爲聽所以擅命而不可制也祭仲得專廢立非權臣而何說者以狡童爲指忽非詩人之本意山有扶蘇既指所美非美者爲狡童不當又指其君爲狡童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詩人謂忽不自爲政祭仲既得以專之矣彼祭仲之狡雖不與我言我則不忍忘君以忽之故憂之而不能餐也彼祭仲之狡雖不與我食我則不忍忘君以忽之故憂之而不能息也大槩謂祭仲狂狡自專不復取謀於我不復以禮待我而我之憂國愛君自不能忘雖彼祭仲有賤之也于忽者覩之也詩人覩之如此而謂指君爲狡童可乎是詩二章皆賦也

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

詩人以忽爲先君之世子其立也正故於篇雖刺之而愛忽之意甚惓惓也忽已爲君不謂之君而謂之忽詩人無是言也獨序詩者指其名有合於春秋書忽之意春秋孔子作也詩孔子刪也宜無異旨然孔子既知忽之立也正國人愛之如此而春秋不書爲君刪詩存刺忽之語何也蓋春秋立一王之法其貶之嚴不苟於一字忽既爲君矣而失爲君之道見逐于權臣一予一奪惟命是聽故書忽以貶之不與其爲君以示萬世之戒是以於刪詩筆削之際亦謂之忽也嗚呼愛忽者國人之情書忽者聖人之法道並行而不相悖何疑之有褰裳之序不謂之刺忽獨曰思見正聖人特存之以明忽之立也正忽既正矣則不正之罪有所歸矣詩人思大國之正己謂正忽也詩人閔忽無大國之助故思之說者謂狂童爲指突與忽亦非也既欲見正又併譏之豈理也哉然則狂童亦指祭仲之徒耳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　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忽之與突更入迭出皆祭仲之徒爲之故國人思得大國仗義以定其邪正庶幾兵可息而亂可定也子惠思我者謂大國苟能惠然肯來思我國之亂當褰裳涉溱洧而至非甚難也溱洧未必褰裳可涉詩人此言欲其急于拯亂爾大國不我思豈無他國可告顧狂童之狂恣他國豈能正之非大國不可也定亂必用師旅曰他人曰他士指國人士卒而言也是詩二章皆賦也

丰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
女不隨
說是詩者皆以陽倡陰不和男行女不隨專罪女
子謂其始也男子來昏女乃不往後既失身始知
追悔此特一偏之說也蓋是詩本於昏姻之道缺
故有倡而不和行而不隨之事夫禮之不行道之
所以缺也男子求昏既無其禮豈得專罪女子哉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子之昌兮俟我
乎堂兮悔予不將兮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
駕予與行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丰豐也昌盛也錦褧喻男女之相配叔伯人之尊

稱時人謂求昏之男子雖貌之豐容之盛而不能
備禮親迎乃俟之于巷俟之于堂以致女不肯送
不肯將將迎也既而他有所適非其配耦矣承歛
然乃怨而自悔遂以叔伯尊稱呼前日求昏之男
子而謂之曰衣用錦則有褧爲中衣裳用錦則加
之以衣裳而貫之相副以況男女當貫乎禮之相
須使女前日能乘車而來親迎御輪三周則我當
與汝同車行而歸汝矣先言衣裳後言裳衣用以
協韻其義一也女子此言雖非正理然其過始于
男不親迎以至于此使昏姻之道不缺而親迎之
禮行則無是悔矣不然何以爲刺亂蓋昏姻之道

既缺亂之所由起也今人閭巷間尚呼男子之稍
尊者爲叔伯叔伯疑本於此是詩四章上二章賦
也下二章比而賦之也
東門之墠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是詩所刺以男子但不由禮而相奔誘故謂之亂
然國人以奔爲恥作詩刺之而以人甚遠不我即
爲言亦以見先王之澤在人心者未泯故雖刺其
亂不忍指其實此聖人之所取也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東門之
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茹藘茅蒐也可以染絳栗木果也可爲女贄詩人

通志堂
意不在是特據所見而言爾東門城之東門也墠
門外所除之地也阪又在墠外陂陀不平之處可
以蓺茹藘者也栗林亦在東門之外其下可容人
列屋而居者也夫相奔之人必期於幽遠之地茹
藘之阪言其遠也栗林之室言其幽也始期于茹
藘之阪雖望其室爲甚邇奈其人則尚相遠言未
親也終期于栗林之室雖履其室而思之奈其人
不相即言未從也刺其相奔之情而問邇其室而
未親依其室而未就蓋止乎禮義也是詩二章皆
賦也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歲寒而後知松柏疾風而後知勁草遭亂世而不
改其度君子人也故詩人思之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風雨瀟瀟
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賦風雨如晦雞鳴不
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風雨雖淒淒寒涼而雞鳴喈喈而衆風雨雖瀟瀟
有聲而雞鳴膠膠而不變風雨雖如晦而昏而雞
鳴不以昏而遂止所謂不改其度也詩人思之其
未見也則心既危而病且憂其既見也則心平夷
如瘳而喜矣雞會之有德者而鳴必以時爲德之
信不惟人無信不立雞之德亦以信爲主故詩人
有取焉廢會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子衿三章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
學校雖廢而學者相與切磋之意未嘗廢也故此
詩終始皆學者思慕從之辭世亂如此而道義不
忘維謂人之性焉哉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青青子
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挑兮達兮在
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禮父母在衣純以青衿佩以青學子之服也詩人
思其人而不得見至思其衿佩思之至也學校既
廢有挑達而往城闕者謂往來遨遊於城闕之間
也一曰挑輕躍達放恣貌詩人謂不見其衿佩使
我悠悠而長思縱我不能往獨寧能不續音問乎
寧忍不一來顧我乎我思之至以近爲遠一日如
三月也學子往來於城闕思之者不可得見以明
學校不修學子既無所歸宿故亦無相見之所此
之謂學校廢是詩二章皆賦也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
亡而作是詩也
爲此詩者其鄭國之賢與一薛居州不能使宋王
之善以左右前後皆非薛居州也忽無忠臣良士
獨有爲此詩者之賢不能有益于忽故曰閔無臣
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
人實迋女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
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激揚之水湲緩無力故物之微如一束之楚一束
之薪尚不能流之使去況其大者乎以喻忽之微
弱無忠臣良士之助宜其不能出令而爲君也謂
忽無親臣矣親莫親於兄弟今既爭立而交相爲
仇是終鮮兄弟也維予與女維予二人謂維我有
愛君之心不敢爲欺君之言若他人之言皆無可
信者皆欲誑君以自便爾申言人實不信深戒其

無輕聽也是詩二章皆比而賦之也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

公子五爭者謂祭仲立突而忽奔衛一也突使雍糾殺祭仲弗克突奔蔡忽復歸二也高渠彌殺忽而立公子亹三也齊人殺子亹祭仲逆子儀於陳而立之四也傅瑕殺子儀而立突五也首尾二十年兵革不息所以致亂男女相棄室家不保此其所以謂之閔亂也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　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藘聊可與娛

謂人民之思保其室家者因出城之東門及曲城之臺見女子紛然離散如雲之無定止如荼之靡而容宜其可慕而悅然我之所思不在于是乃欲自保其室家爾白色之縞衣蒼色之綦巾茹藘所染之服乃我室家所服者自足相娛樂非有慕乎其外當亂世民人之自能如此可謂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闉曲城也闍城臺也且徂通用存在也且往也謂在者往者皆非所思也員與云通語助也是詩二章皆比而賦之也

通志堂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是詩之思遇時乃思不期而會遇賢人何取於蓋鄭以五爭之故兵革不息者二十年故民不保其室昏姻失時為人上者倘能用古者荒政聚民多昏之意會男女無夫家者以育人民則下不至於思不期而會遇矣今既不能然是君之澤不下流與有狐同為可刺故存之為後世之鑒以明民之思亂由上之不恤故也

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言草之不可使滋蔓猶惡之不可滋長也當不夙夜謂行多露言露之濡猶非禮之污也是詩男女思不期而會此風不可長猶草之不可滋蔓且其犯非禮如多露之濡也故曰野有蔓草零露溥兮零露瀼瀼清揚眉目之間婉美也夫男女相悅由其顏色之美故反復言清揚之婉邂逅相遇所謂思不期而會也不期而會雖可以適一時之願孰若俟禮為偕善卒章言與子偕臧欲其俟禮而偕善也詩止乎禮義故卒章反正不敢斥其君厚之至也是詩二章皆比而賦之也

通志堂

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

列國之風惟鄭衛淫亂為甚衛之亂由於上之化鄭之亂由於兵之故詩之所刺者備矣後之論鄭衛者于衛則謂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亟聚會聲色生焉于鄭亦謂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是皆不深攷詩所刺之由而歸咎于風土爾出其東門野有蔓草溱洧三詩之序皆明言男女或相棄或失時由于兵革而溱洧謂莫之能救然則欲救鄭之亂者當以偃兵息民為先不可誣也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溱洧鄭水名也渙渙春水盛也蕑蘭也勺藥香草也洵信也訏大也瀏水深也殷人盛也相與將同猶言相將也鄭之國俗以三月溱洧水盛流深之時秉蘭以祓除不祥何尤之有以其淫風既行故男女殷盛乘此出遊為相誘之計女始謂士曰往觀乎士曰既往矣于是又從而誘之以溱洧之上為大足玩若觀乎洧之外信大而且樂也與斯於幽遠之意同二章之終皆言贈之以勺藥或曰相謔或曰將謔蓋今人言相將皆欲為而未為者也詩人終約以禮故贈以勺藥寓相謔之意未至於亂也宋玉好色賦曰目欲其顏心顧其義揚詩守禮終不過差玉所謂揚詩者蓋溱洧之類誠得詩人之意也或曰韓詩以勺藥為離草又崔豹古今注牛亨問仲舒為勺藥名可離故相別以贈之竊謂既贈以蘺草明不相親正所謂終不過差也是詩二章皆賦也

詩補傳卷第七

後學 成德 挍訂

國風

齊　　逸齋

周武王封尚父呂望於營丘即臨淄縣是也其封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故齊爲大國後五世哀公政衰紀侯譖之於懿王使烹焉故變風始作齊之次鄭以鄭既不能輔周室復先王之舊所望者齊晉之霸主耳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哀公荒淫怠慢蓋由內無賢妃貞女之助使哀公有內助夙夜警戒亦有相成之理序詩者之言以恕待之謂其中人之資可上可下也昔周宣王亦中才之主也嘗夜卧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曰妾不才淫心見矣致君子于失禮宣王曰寡人之罪遂勤於政事以成中興之功然則后妃輔佐君子豈曰小補之哉若夫齊威公好淫樂衛姬不聽鄭衛之聲楚莊王好田獵樊姬不食鳥獸之肉則賢內助之相成有不待言語警戒之末者尤可尚也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於聽者以聲之至細爲鉅若聞蟻戰以爲牛鬭是也眩於視者以形之至微爲大若視貫虱如車輪是也古之賢妃志在輔佐君子寤寐不忘眩惑於視聽故以蒼蠅之聲爲雞之鳴正以蟻爲牛之類也以月出之光爲東方之明正以虱爲輪之類也盈滿也昌盛也始謂來會朝者已充滿而昌盛今雖尚蚤然亦將及也蟲已飛而薨薨有聲矣豈不欲與子甘寢同夢慮衆會朝者亦欲蚤歸無使予與子俱受憎於人也是詩一章皆賦也

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

化於上者謂之風習於下者謂之俗然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齊俗喜畋驅馳之間邂逅相遇互相誇詡以習於田獵爲賢以閑於馳逐爲好形於辭氣之間可以想見由哀公好田獵故也記曰上之好惡不可不謹也是民之表也孟子曰從獸無厭謂之荒故曰刺荒也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還便捷之貌峱山名獸三歲曰肩儇利也茂美也

昌盛也臧善也謂便捷之子茂美而昌盛相值於山之間山之道山之陽並馬驅獸有肩有牡有狼從之曰兩肩非一也揖我謂我馳驟之輕利便好而盡善曰道曰並曰揖以見從禽者衆更相稱與也是詩三章皆賦也

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

著之詩刺時不親迎說者謂陳親迎之禮以刺之非也三章所陳皆不親迎之事耳後之論序之風俗者曰俟我於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謂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夫民俗固然所貴乎禮者謂其矯揉其俗使合於先王之道也若徇其俗之所尚則不親迎者不足刺矣豈聖人存詩愛禮之意哉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是詩三章皆刺齊人廢親迎之禮安然舒緩俟於其家門屏之間曰著自著而入其庭升其堂其次序如此瓊赤玉也曰華曰瑩曰英皆瓊之色光華之狀用以爲充耳之瑱者也青也黃也皆紞之色以爲瑱者此男子不親迎者之服雖盛美而不能行禮也齊人非特不親迎於婦至之禮亦漸至盡廢矣昏禮壻往婦家親迎既奠鴈御輪乃先往俟於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今也旨皆俟乎著婦至則揖婦而入而壻往婦家之禮不復行矣既不止俟乎庭而揖婦以入之禮不復行矣亦而俟乎堂而揖入升自西階之禮不復行矣是誠可刺也謂之刺時以上之人不能明禮教以道之也是詩三章皆賦也

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序詩者明言君臣失道則日月喻君臣無可疑者

必皆不勝其異以不知詩序然聖人之手故也是詩之意謂君臣有道德教與行上焉如文王之化則無思犯禮次焉如衛文之化則國人不恥安得有今之俗今齊之君臣不能明禮教以化之是無政也故謂之刺衰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日月喻君臣必以東方爲言蓋謂日月始出明照四方無幽不燭離散爲此齊之君臣不能如日月故男女淫奔亦有美色之子公然來入室

家發人門闔出入相馳逐無休止憚故詩人歎之
謂君臣不能以道化民如日月在上人不畏其照
燭也曰履我即兮者謂來入室而處則迹我所居
而就也曰履我發兮者謂我由闔而出則迹我所
出而行也國俗如此則齊之君臣所躬行者可知
矣或曰東方之日東方之月乃日月之未明也男
女多於此時往來似非詩之本意是詩二章皆比
而賦之也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
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挈壺氏之職既廢故朝廷起居之際皆無其節既
無其節則上下不知昏暮號令安得不失時哉是
詩所謂號令謂號召臣下非出令也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東方
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 折柳樊圃狂
夫瞿瞿 不能辰夜不夙則莫

未明謂日未出也未晞謂露未晞也以辨色而朝
古之則未明未晞不爲蚤矣由司漏者廢職群臣
不知蚤莫所以顛倒衣裳於號召之時朝廷亦除
無辨戒故臨事召之所謂上下俱失時也今人爲
圃尚知折柳爲樊爲其有限雖狂夫亦瞿瞿却顧
不敢遠越可以朝廷乃無司漏之節度使從事者

不能知朝夕不失之早則失之莫是爲困者也君
不及衆聞也是詩三章二章皆賦也卒章比而賦
之也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
詩而去之

詩人嘗以鳥獸喻襄公則以雄狐喻襄公不爲
過也襄公鳥獸之行是以鳥獸自爲也君不可惡
也而新臺敝笱皆言惡國人可言也而此風南山
皆言其此變風之直指其事不暇詭辭以明其過
之大也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
止曷又懷止

南山以喻齊雄狐以喻襄公詩人謂南山本崔崔
然高大人所瞻仰以雄狐綏綏然行其間反爲人
之所惡不足仰矣魯道指魯國齊子指文姜有蕩
謂蕩然無法制也惟其蕩然無法制是以文姜既
歸爲魯之夫人又得以懷二心於齊也無以禮行
求匹之貌既見有狐是詩止言雄狐則非匹行明
矣

葛屨五兩冠緌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
庸止曷又從止

葛屨以喻文姜冠緌以喻襄公葛屨有真匹之象

襄公兄也文姜為公之妹襄公君也文姜為魯夫人皆有尊卑之可言然葛屨必以兩冠緌必以雙各有其配惟其稱也今襄公與文姜是冠屨莫辨是以文姜旣用以嫁魯又得以從襄公於齊也

蓺麻如之何衡(橫)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旣曰告止曷又鞠止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旣曰得止曷又極止

蓺麻以喻取妻畝以喻父母析薪以喻取妻斧以喻媒氏蓺麻者必橫從治其畝猶取妻者必告於父母也旣已告父母而成禮矣又何爲舍其醜於齊也析薪者非賴斧而不能猶取妻者必賴於媒氏也旣已賴媒氏而得妻矣又何爲極其惡於齊也後二章所譏魯而深咎文姜與襄公以蓺麻析薪爲言魯安所非其責而窮醜極惡則文姜與襄公任其咎也鞠者合其皮而成毬傳曰挽革爲鞠言其合也是詩四章皆比而賦之也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禮義非以求大功也而有禮義者大功可馴致脩德非以求諸侯也而有德者諸侯將自歸安有志大心勞之患今襄公無禮義而不脩德是無其本矣無其本而切切然望大功之立諸侯之從無是道也

無田(佃)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

田甫田者莠驕驕思遠人者心忉忉揚雄引是詩去四字加二字而詩意自明猶孟子引孔子說烝民加二故字加一必字一也字詩人之旨洞然明白聖賢說詩不難費如此甫田大田也遠人諸侯也莠稂莠也驕驕盛貌桀桀出貌忉忉憂而勞也怛怛憂而傷也詩人謂治大田者莠不可除徒勞其力求諸侯者遠莫能得徒勞其心使襄公能以禮義治其國有德於乃身則大功可立遠人可致矣

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婉孌少貌總角聚兩髦也丱總角之貌弁成人之冠也突卒相見之貌總角未幾而突見其弁童子之求速成者襄公之求大功求諸侯猶童子劾成人之冠服殆可笑矣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諷)焉

是詩本刺襄公從獸無厭不欲直指其過故陳古之田獵與民同樂百姓聞而說之冀襄公愧而改耳畢掩兔之物如畢星之形弋繳射也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盧重環其人美且鬈
重鋂其人美且偲
盧天下之駿犬也令令纓環之聲重環子母環也
重鋂一環貫二也仁仁愛也鬈鬈髮也偲彊力也
古之田獵者百姓見其田犬之飾而歎其人美而
有仁愛美而有鬈髮美而有彊力仁愛者德之美
也鬈髮者貌之美也彊力者才之美也皆樂之之
意是詩三章皆讚也
敝笱 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
閑文姜使至淫亂爲二國患焉
文姜淫亂之事齊魯之醜均也故序詩者以爲二

國之患詩人原其過由於魯桓公微弱不能制文
姜以至於此故作敝笱載驅猗嗟三詩分刺齊魯
二公與文姜如法家分別衆罪敝笱一詩乃文姜
之罪狀也使魯公能防閑而文姜可制則二國之
患息矣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 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敝
笱在梁其魚魴鱮 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敝笱在梁
其魚唯唯 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周禮獻人掌以時獻爲梁釋之者曰梁水偃也以
笱承其空然則施笱於梁所以捕魚也以譬魯公
也孔叢子曰衛人釣于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陸
氏曰鰥似魴而頭尤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網
魚得鱮不如啗茹且魴本魚之美者今鰥與鱮皆
似魴而非魴雖大而非美且唯唯出入不制以譬
文姜若大而難制而其行之不美爲人所賤笱固
不可以得大魚而況於敝乎此魯公所以不能
制文姜公薨反歸于齊恣爲淫行其從之者如雲
之紛亂如雨之衆多如水之就下皆略無忌憚卒
之魯公則見殺於齊齊公則播惡於民皆由文姜
之故此詩之所以分刺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
也
載驅 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

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
春秋魯莊公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四年
春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五年夫人姜氏如齊
師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冬夫人姜氏會
齊侯于穀此皆莊公之時齊襄公恃莊公爲己之
甥往來略無顧忌春秋既書而深疑之詩人作載
驅以分別謂襄公無禮無義盛其車服疾驅於通
道大都播其惡於衆而不知恥此爲襄公之罪狀
明矣
載驅薄薄 簟茀朱鞹 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四
驪濟濟 垂轡濔濔 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薄薄疾驅之聲也簟茀者以簟為蔽車之茀朱鞹者以朱飾皮為茀之副四驪謂四馬皆驪色濟濟而齊也垂轡為轡之垂者濔濔而衆也此言襄公盛其車服疾驅而來魯既蕩然無法制故齊子發夕謂文姜宵遊而往會齊子豈弟謂文姜安然樂易而無慙也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委蛇曲折行齊魯二境之間多在齊之南魯之北行人自齊而來者指所從之人也湯湯溢也滔滔漫也彭彭張也儦儦衆也皆狀其在於通道大都之間所見如此魯既蕩然無法制故齊子翱翔于彼遊敖于彼不知其可醜也一章曰發夕則以宵而遊猶有自赧之意二章曰豈弟則安然樂易已無自歉之色三章曰翱翔則徊翔從容而後去四章曰遊敖則遊蕩慢遊而忘反雖指齊子而言襄公無禮無義之迹不可掩矣

是詩四章皆賦也

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

春秋魯莊公三年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謂文姜來嫁也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謂莊公始生也至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如齊而齊侯通焉則莊公非齊侯之子年月可考矣聖人既書於春秋而猗嗟之序謂人以為齊侯之子不削去何也蓋深責莊公無防閑之道人且以為他人之子是誠可愧恥此莊公之罪狀也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

猗嗟歎美之辭也昌盛也謂其年之盛也頎長也謂其身之長也抑若揚兮謂抑揚之中節也抑若揚揚古語多然美目揚兮謂其瞻視之明也禮記云揚其目而視之巧趨蹌兮謂其步趨之巧也射則臧兮謂其射之善也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

名稱也取其才藝之可稱也美目清兮謂其目之清明也儀既成兮謂其儀之備也終日射侯不出正兮謂其射之有準的也以皮為侯畫以為正三分侯廣正居其一其內皆方二尺射不出正則有準的矣展誠也謂其威儀為我甥也或者謂鵠與正皆鳥名鵠即鴻鵠也一舉千里正鳥之省文也方言齊魯以題肩為鳩月令征鳥厲疾釋者謂征

的題有也言人謂之質在或名曰侯的爲遠而難中鵠健賤而難中故射者取以名其的焉天子五正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諸侯損玄黃大夫士又去白以朱綠為飾侯之為義其說不一射義云天子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為諸侯也射中得為諸侯射不中不得為諸侯此一說也考工記祭侯之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謂寧之為侯而射之者亦其諸侯有不服亦似此誅伐之也此亦一說也或以為史記衍詩傳所載漢書以胡為侯又傳記多謂侯作胡為胡其此夫之號名今射圃必架畫虎豹為胡人之狀而射之蓋以其叛服無常服則為侯禮待之叛則弊擊之也又取熊虎豹麋鹿豕豻爲飾者亦以其類視之也其說頗合於弧矢威天下之意姑存之

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孌兮婉兮言其壯好之貌數其貌之好眉目清揚也舞則選兮謂其舞之齊於樂節也射則貫兮謂其射之貫以必中也四矢反兮以御亂兮反復也謂其矢之發皆復得其故處可用以御亂借其不用也此常嘆夫之得重複不厭而寓意於禦亂

之二字雖若緩而不切亦理之所難行也蓋一国之亂以莊公言之內則母也外則舅也詩人安得直以禦亂之事責之故微寓其意焉序詩者發之曰不能防閑其母失子之道則莊公之罪著矣是詩三章皆刺也

詩補傳卷第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詩補傳卷第九

國風　　逸齋

魏

左氏傳曰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則魏者周封同姓之國也至魯閔公元年晉獻公滅之以其地賜畢萬録詩者不與晉之滅魏故加魏於唐之上與邶鄘先衛之義同也不然則周轍既東所望伯主乎諸侯以奬王室者晉宜次於齊矣邶鄘皆衛詩蓋作於邶鄘既滅之後魏雖并於晉而其詩則作於未亡之前所以邶鄘之詩皆謂之衛而魏詩自為魏也魏舜禹之故都晉堯之故都在雍冀之間三聖人皆有儉德遺風百世未泯故魏晉之詩褊隘吝嗇亦大略相似以此見儉雖美德而用之不中禮者安能無弊此聖人所以存之使後世有考焉

葛屨刺褊也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是詩語簡而意多且其章句參差不齊惟據序文為解詩意自明舊分六句為一章五句為一章似不相屬今以四句為一章七句為一章乃合序義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

此章言魏地陿隘其民窮於衣食故機巧之心生急於趨利夏當用葛屨冬當用皮屨且霜降則百工宜休今魏之男子穿糾糾縆綀之葛屨履霜而不遑休息未嫁之女宜深居幽閒自治女工而魏之女子以摻摻纖弱之手出而為人縫裳凡以急於趨利故也今所至通都大邑富人之家男子則祁寒奔走於道路以販鬻為業女子亦不敢藏至出市井為人刺繡之類恬不以為怪獨詩人創見魏之民俗故本其所自而刺之

要之襋之好人服之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為刺

上章既言民之機巧趨利故此章言由於魏君儉嗇褊急以化之也要褸也襋領也裳則有要衣則有襋此言其君之衣裳也提提安也宛避辟貌遜而辟之者必左此言其君之容止也揥以摘髮以象為之貴者所用此言其君之佩飾也衣裳僅備要襋不用紋繡佩飾止言象揥不及珠玉容止惟務左辟不敢當主皆形容魏君簡素畢折節為儉嗇之故未可譏也維其中之褊急無德以稱其位是可刺也好人猶言君子今人亦呼尊貴者為好人疑出於此詩人以衛之莊姜為碩人以周之賢者為美人亦此類也以序之言求詩之意而魏之君民一時風俗備見於數語若可陋焉序之有功於

詩者如此是詩二章皆賦也

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序言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而詩專言公族之官蓋公族之官所掌人君之家事猶言吾君之家雖儉而能勤但不中禮耳是詩疑爲晉詩蓋儉而不中禮既近於蟋蟀之所刺汾水又出於晉公族亦爲晉官豈晉既幷魏之後得此詩於魏之故地歟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沮洳下濕之處也一方水之隅也一曲水之阿也莫菜名也疑可食桑桑葉也以食蠶藚水舃也疑可餌彼其之子指公族之官也美無度言美不可量也美如英言美如草木之華也美如玉言美如玉之可珍也晉成公宦卿之適以爲公族其庶子爲公行趙盾爲旄車之族以其故君之旄車故亦可謂之公路然則公路公行一等官耳夫公族之官所任者君之同姓不爲卑且賤矣而自往沮洳之地水之一方水之一曲采所食之莫所用之桑所餌之藚可謂儉而且勤矣儉而勤固不失爲美

但殊異於貴者之所爲此所謂不得禮也不斥言君而言公族之官詩人之微意故序詩者發之

是詩三章皆賦也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魏國雖小尚可爲也而其君惟務儉嗇故不能用其民民既不可用則上之德教何由行哉日以侵削固其理也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我知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我知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雖小有桃可以爲殽有棘可以爲食況國雖小亦有民力可用凡上之所須皆用民力也今何魏君斷斷然儉以嗇不知取予之宜而民亦從而出力應公上之須治無以爲國矣所以爲鄰國之侵削亦何以保此爲士者之所深憂既歌且謠以著其情又行國以寫其憂而無可與告語也詩人申言彼不知我之憂者以我之言爲驕慢以我之言爲非中又從而謂我曰彼君之所爲是矣而子獨言之何哉若是則舉國無知我者矣徒思無益也憂

國之十怵焉如此而上不之恤此魏之所以亡可以爲永鑒矣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陟岵 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魏地迫小而數侵削故爲大國之役不敢不受命獨其民之父母兄弟離散爲可憫耳此陟岵所爲作也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愼旃哉猶來無止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愼旃哉猶來無棄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愼旃哉猶來無死

山有草木曰岵無草木曰屺山脊曰岡行役之夫始陟岵而望以有草木之蔽而未見也乃陟屺以望無草木猶未見也乃陟岡以望之一無所見則情彌切矣於是思欲行之時父戒我以早夜[illegible]尚謹之哉庶幾來歸無以不久[illegible]彼也母戒我以早夜無寐尚謹之哉庶幾來歸無以[illegible]也兄戒我曰早夜必偕作而愼之哉庶幾[illegible]以和人而誅死也上則尚同兄獲於[illegible]兄不行而弟行故父母之命已責季子也國之危民之困而父母兄弟猶能相勉如此信先

通志堂

王之澤未泯也是詩三章皆賦也

十畝之間 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古者一夫皆受田百畝而五畝之宅牆下必有桑此先王之制也魏既爲大國侵削民至無所居當嘗責之先王之制詩人形容其迫小之甚故舉十畝爲言若曰十畝之間居者相依爲生且宅且桑至無所容所以思去故國而不可止也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閑閑人情閑緩之貌泄泄人言雜沓之貌言十畝之內外皆狹而民衆故桑者情態如此幾無所措手足矣故皆欲相率而同歸故曰還相率而同往故曰逝聖人存此詩蓋責以先王盛世建國授侯使小事大大比小有相役使之分伯連帥以治之咸如是則雖國小猶可存也是詩二章皆賦也

伐檀 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

詩人本以是詩刺貪鄙在位者皆貪鄙之人無功而得祿而君子乃不得進仕失其所矣斯謂君子自爲伐檀之事也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

通志堂

縣之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坎坎伐
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不稼不穡胡
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
子兮不素食兮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
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
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坎坎伐木之聲也猗語辭也書斷斷猗無他技大
學猗作兮檀木之良者可以為車之輪輻今乃伐
而寘之無用之地河之干之側之漘皆水厓也河
水雖清且成文大為漣小為淪徑為直要之檀不
宜水不可用於河猶君子不得進仕俾之家食非

所宜也一時在位皆貪鄙之人無功於國而受君
之祿如未嘗稼穡而取禾未嘗狩獵而懸獸不知
愧恥之人之居曰廛受田百畝二百廛謂數二百
夫之禾也十萬曰億說文曰囷皆言其多也貆子
曰貆三歲曰特鶉鷃之屬也言禽獸之多也若
君子之人義不空餐寧肯去彼而取此耶素餐素
食素飧初無異義再三歎之且以協音韻耳是詩
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
脩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序說是二篇大抵小序若是也不脩其政孟子
所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而後已於是重
斂者莫切於此鼠食物且食且驚四顧不寧喻貪
畏者莫切於此序詩者發明詩人之旨窺見物理
之妙皆此類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
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碩鼠碩鼠無
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
國樂國爰得我直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
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黍也麥也苗也皆鼠貪食之物也戒之無食猶望
以其從我而止也貫習也見國於重斂而有離心

必從三歲而後決去者亦冀恤我而至三歲之久
習見女之重斂不改其初則無復顧我無復德我
無復勞我矣於是始往而決去求樂土樂國樂郊
而歸之庶幾得我所得我直而已未知誰復能繼
此長號以告吾君乎蓋猶有不忘其君之意此詩
人所以為忠厚之至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詩補傳卷第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詩補傳卷第十

國風　　逸齋

唐

周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為晉侯曾孫成侯又南徙曲沃穆侯以後又徙於絳昭侯以下又徙於翼在平陽東及武公復都絳堯當九年洪水之災下民其咨萬國不粒故身居茅茨土階之宮飯土簋歠土鉶聖人之儉蓋以為時之不及非苟然也至其所以治天下者典謨所載備矣曷嘗不中禮哉晉在堯所居遺風猶存其君子則深思其小人則儉嗇猶為善

俗也而為之君者亦復鄙吝拘迫不及遠慮故詩人閔之而變風作焉謂當周共和之時其君則僖侯也

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晉之為晉久矣而詩猶謂之唐蓋其三義焉一則以堯之遺澤在人心者萬世如一日故存唐之名亦不忘堯也二則以見聖人之思古故凡有古之名號存於世者不輕變易也蟋蟀之詩蓋閔僖公居民君之位履國君之禮既過乎儉不適於中徒為自苦不能有益苟能深長思之亦當為國以禮而堯之遺風不墜矣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蟋蟀蛬也十月蟋蟀始入床下在堂則十月以後也十月以後則歲遂其而且逝役車且休矣除去

也邁逝也慆過也為國君者當此之時尚不能自虞樂則日月之去且逝且過矣言不可緩也詩人既欲其君之自虞樂又慮其樂而忘反則過猶不及故又戒以虞樂不可大甚職思謂思其職也其居謂思其所居之位也其外謂思其患生於意外也其憂謂思其憂生於所樂也好樂無荒戒其樂不可極也良士謂善士似指在朝之臣而言謂當人君虞樂之時在位之臣亦尚瞿瞿然顧蹶蹶然動而敏於事則可以休休然安逸而無患矣玩味一篇之言其所謂憂深而思遠也是詩三章皆賦也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脩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埽所解報反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

晉儉嗇之弊至昭公極矣在僖公之時詩人固已憂之然未若此詩尤爲迫切也序詩者推言其弊之由起謂不能脩道以正其國也政者正也道者政之本也本之不脩則無其政何以正其國故有財則不能用有鐘鼓則不能自樂有朝廷則不能洒埽此之謂政荒國政既荒則民散而之四方危亡將至故爲四鄰所窺而昭公猶不悟是誠可刺也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力俱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樞刺榆也榆之白者爲枌皆榆類也特生有山隰之異曳者曳而行也婁者弊壞也謂曳而至於衰也凡人貧衣破謂之褸裂古人用字多從省故省衣作婁如要之襟之當作衣旁要也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詩人謂山則有樞隰則有榆皆可用也而昭公有衣裳不能曳婁有車馬不能馳驅一旦宛然而死他人當取之爲愉樂也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鍾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栲山樗也杻檍也可爲弓材以水曰洒以帚曰埽動之曰鼓擊之曰考他人是保謂保而有之也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漆可以造器用栗可以爲籩實君子無故不去琴瑟憂勤則閒日以短逸樂則引日以長他人入室謂入而居之也三章之意皆同謂他人是保切於他人是愉他人入室切於他人是保詩人之言申復如此愛君之意有加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彊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桓公之子成師昭公之叔父也昭公以沃之大邑封成師已無遠慮且不知人矣而詩人刺之欲其早爲之所與祭仲諫鄭莊公封叔段於京之事類也莊公之失在小不忍昭公之失在弱而寡謀外則封而寵之而不能悟內則國人將叛而不知察序詩者謂之微弱信乎其爲微弱也

揚之水白石鑿鑿子洛素衣朱襮博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洛

揚之水白石皓皓古老素衣朱繡從子

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
命不敢以告人
浮揚之水淺緩無力以喻昭公之微弱白石堅確
之物以喻沃之盛強水氣交緩則堅確之石鑿鑿
然鮮明皓皓然潔白而水粼粼流於石間以喻沃
盛強之時[illegible]若見如石而昭公之微弱如水流石
間也襮領謂之襮繡[illegible]以為領[illegible]繡
黼[illegible]衣大夫之[illegible]也桓叔在沃服素衣繡
黼之襮是僭諸侯之服也[illegible]沃邑名在曲而
服侯服國人宜惡之乃反以為美皆欲從之以為
可以樂而無憂則桓叔之[illegible]必有[illegible]要民與和

若眾情歸[illegible]人[illegible]桓叔叛逆之命不敢以告人恐
其或致人言以害其成也此皆將叛之辭是詩三
章皆比而賦之也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強能修其政知其
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illegible]人春秋左氏傳考之昭公封成師於曲沃乃晉惠
公之二十四年至魯莊公十六年曲沃伯為晉侯
蓋幾七十年詩人於昭公之世已知沃之子孫將
有晉國非君子知微知彰不能為此言也沃之修
其政多歷年所中間屢有篡奪之禍而昭公以來
略不知所備至於失國[illegible]可以為永鑒

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
且遠條且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碩
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椒之為物其實易蕃聊之為言瞭也謂略言之可
以盈升盈匊也古者升上徑一寸下徑六分其深
八分兩手曰匊則匊大於升矣之子謂桓叔也碩
大無朋謂無與比也碩大且篤[illegible]政也椒聊
且[illegible]條[illegible]椒[illegible]其條之遠則
蕃衍不啻升匊也[illegible]其[illegible]大[illegible]昭公獨不
知慮之何耶是詩二章皆比而賦之也

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
民[illegible]征役[illegible]無節民[illegible]不得安居且
貨財不能備禮此婚姻所以失時也綢繆之詩
作[illegible]當時[illegible]之人思不[illegible]而[illegible]有[illegible]
[illegible]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
如此良人何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
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綢繆束楚三星在戶
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束[illegible]必綢繆堅束乃能不散婚姻亦然[illegible]昏姻
合二姓必有[illegible]以[illegible]三星參也在天[illegible]始見

十月在□謂在東南隅十一月十二月也在戶
謂直戶正月也束薪既喻昏姻三星則以參如之
時自十月至正月皆可以行禮踰此則失時矣詩
人因其失時之由以諸禮以綢繆汝先取束薪
而次言三星也今夕何夕見此良人見此邂逅見
此粲者女語其夫以爲良人男語其妻以爲粲者
邂逅則不期而會時人作言之以見一時綢繆之
男女多不以禮而苟合故歎之曰子兮子兮如此
良人何如此邂逅何如此粲者何傷無以救其亂
也秦風曰厭厭良人國語曰女三爲粲是詩三章
皆比而賦之也

杕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
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并爾
由天之爲晉觸六七十年間篡逆者四五則其寡
門也至矣孟子曰寡助之至親戚畔之晉本而沃
所存寡助之驗也故詩人原其故謂由人君不親
宗族骨肉離散全無兄弟手足之助此其所以亡
也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
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
焉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睘睘豈無他
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
佽焉
杕特生貌杜赤棠也
湑湑菁菁然茂盛以自比
不能親之至獨行踽踽無所親
孤立矣故詩人同父
同姓若以生非他
人可比因歎彼行路之人何爲不相親比謂非骨
肉人各有心故也人之無兄弟者何爲他無佽助
謂非骨肉各親其親故也詩人責之深憂
之至也序曰刺時則非昭公一君爲然是詩二章
皆比而賦之也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晉之諸臣尸位素餐不能以民事言於上若
羔裘刺之終篇皆責以不恤民之言作是詩者蓋與
在位之人有舊好是以原其爲民設官之意告之
冀其必聽也
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羔裘卿大夫所同服也袪袂也褎猶袂也羔裘
狐白裘爲人君純用狐而不加飾也又曰君子狐
青裘豹褎謂大夫士以豹飾其袂也羔裘以視朝
狐裘以燕居狐裘用飾以豹則羔裘可知也詩人

指在位之臣謂國家設卿士大夫之位豈徒然哉蓋以爲民也在其位而服其服當自我人而安之自我人而察之則其以得其服矣居之爲言安也謂安其生業也究之爲言察也謂察其疾苦也安其生業察其疾苦皆爲民之事也居居則安之又安也究究則察之又察也凡詩人重言皆不已之意也作詩者既與在位之人有舊好故申復告之曰我不以爲民之事語他人獨以語子者謂與子故舊且相好是以不嫌於強聒也子其可忽吾言而不聽哉是詩三章皆賦也

鴇羽 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晉五世之亂自昭公至武公數十年始定潘父弑昭公晉人立其子孝侯一世也莊伯伐翼殺孝侯晉人立其弟鄂侯二世也莊伯伐翼鄂侯奔隨晉人立其子哀侯三世也武公伐翼逆哀侯晉人立其子小子侯四世也武公殺小子侯王命曲沃伯以侯之弟緡武公又殺之五世也亂之久也如是則君子不免下從征役不得孝養父母此鴇羽所以刺時也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肅肅鴇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鴇連蹄性不木止今集于木不得其所矣羽也翼也行也舉鴇之同類以喻衆君子也栩杼也棘也桑也皆以苞言謂叢生非鴇之所宜處喻君子不當從征役也訓者謂盬爲不攻致毛氏以盬爲苦而易說故取以爲言孔氏曰盬與蠱字異義同蠱害器敗穀皆曰蠱二義皆謂廢敗也王事靡盬謂王事不可廢敗故君子不得蓺黍稷稻粱父母何恃而得食人窮則反本於是呼天而告之曰何時得其所乎何時止此役乎何時反其常乎語意哀切不敢怨其上詩人之忠厚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無衣 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

晉武公以兵力并宗國其罪著矣又因天子之使而請命此何禮哉詩人美之聖人存之得猶賢乎已耳昔者陳司敗問昭公孔子對之曰知禮人皆謂昭公實不知禮孔子不欲言君父之失而歸過於己以爲聖人之中厚猶謂未盡聖人之意蓋取同姓爲非禮則也[illegible]謂之吳孟子猶有畏禮之

心焉能充是心與於不忘於禮時無也知禮可也然孔子於此儻不受其過則後世不復以取同姓爲非矣故聖人引咎之一言在當時不失爲謙厚而愛禮之意使萬世之下知禮之不可廢聖人豈苟言哉删詩存無衣之篇亦此意也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侯伯七命衣服以七爲節降殺以兩諸侯之服無所爲六者說者謂變七言六謙也謂不敢必求侯伯七命之服得受六命之服列乎天子之卿猶愈于否然天子之卿六命出封則加一等衣服亦如之此皆侯衣服無以六爲節之證也意者詩人一時吟詠必協音韻不暇深考禮制然喜其能請命乎天子謂他人雖有衣服不如武公之衣服以七爲節者既安而且吉固足爲美就使降一等以六爲節亦安而且燠不以爲歉也尊王之意出於人心者如此聖人安得不存之是詩二章皆賦也

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

武公兼併宗國屢相殘賊宗族誰敢相親者可謂寡特矣假使自以爲能不知求賢者爲輔翼是誠可鄙謂其不以親親故不能用賢也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杕特生貌杜赤棠也君子游而謂道左謂道之陽也道周謂道之曲也杜雖味不美以其近乎人往來之地故猶有君子取而食之喻食也因欲食杜遂肯適我而來遊以喻武公既寡特如杜不能如杜生於道人之地謂不賢也不能如杜有實之理可食則無其禮也果能親賢以有一有待賢之微則亦必有賢者肯來食其祿而爲之助矣今不能然其心不好賢也苟中心好之何不爲飲食之禮以待賢者乎詩人刺武公曾杜之不若也是詩二章皆比而賦之也

通志堂

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以春秋左氏傳考之魯莊公二十八年晉伐驪戎閔公元年晉侯滅耿滅魏二年晉伐東山皐落氏僖公二年晉師滅下陽五年晉侯圍上陽滅虢僖公八年晉里克敗狄于采桑此好攻戰之實也國人多喪非死亡也謂遭亂離夫婦相失詩人之辭可見也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葛之生蒙於木蘞之生蔓于地以喻夫婦相依以
生今予之所美者既亡矣誰與我同處獨處而
已誰與我同息獨息而已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夏之日冬
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
歸于其室
角枕之粲然錦衾之爛然追思前日夫婦相得之
樂今既亡矣誰與我同此衾枕獨不寐以達旦耳
夏之長莫若夏夜之長莫若冬憂思之人於晝夜
之長時尤不能堪故反而以日之於是誓之曰生不
可復合猶冀於死後來歸于我之居室庶幾不負
同穴之志也是詩五章前二章比而賦之後三章
賦也
采苓三章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晉獻公好聽讒唯驪姬之事為最甚申詩人之言
考之正指其事也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
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采苦采苦首陽之下
人之為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
言胡得焉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
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苓大苦即甘草也苦苦菜也葑須菜也以喻讒人

之言首陽山名之巔山上也之下山下也之東山
陽也皆顯明之地凡讒人者懼君之不見聽反受
其禍必於幽闇之地徐進其說今獻公既好聽矣
故讒人不復懼乃於顯明之地公然言之苓之味
美苦之味惡葑之味上美而下惡蓋善為讒者始
以甘言投之以譬則苓也繼以苦言動之以譬則
苦也終則甘苦之言並進以譬則葑也讒言如此
則不聽者鮮矣況好聽者乎采苓采苦采葑皆重
言之亦以見讒人之言不一而足也案國語驪姬
始譖申生處曲沃重耳處蒲城夷吾處屈奚齊處
絳以縱其傳此以甘言投之也既以夜半而泣曰
申生甚好仁而強甚寬惠而慈謂君惑於我必亂
國無乃行彊於君君殺我無以一旦亂百姓此以
苦言動之也終則曰若外有其事而先告外無罪
其惡而厚其欲約之死地無必假手於武公君盍
老而授之政而行其欲乃其釋君此甘苦之言並
進也申生亦謂狐突曰言之大甘其中必苦譖在
中矣君故生心獻公果殺申生逐群公子詩人之
言信知其讒不可忽也二章申言人之言不可苟
信不可苟與不可苟從凡當舍之然亦不可苟不
然其言而但已當究其言曰胡為而得則讒者當知
止矣首人其言之始而成其言而成其言也是詩三

章皆比而賦之也

詩補傳卷第十

後學 成德 挍訂

詩補傳卷第十一

國風

逸齋

秦

季札觀樂時之次第秦豳魏唐之上聖人删詩以秦次唐豈無其說意者秦爲隴西之國與戎雜處既不用周禮至以人從死夫不用周禮是不能用夏變夷以人從死是變於夷者也顧乃盛甲兵好攻戰蓋有吞并諸侯之漸聖人見微知著啓其矣而示貶焉合於春秋中國用夷則夷之之意況秦乃伯翳之後伯翳實皐陶之子佐禹治水賜姓曰嬴周孝王使其裔孫非子養馬於汧渭封爲附庸邑之秦谷至曾孫秦仲宣王始命爲大夫襄公遂作其不足以處魏唐之上明矣秦仲之孫襄公當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列爲諸侯遂有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其封域在雍州岐外南之野至德公又徙於雍其民厚質尚氣槩先勇力蓋其土俗然也

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秦仲未爲諸侯謂之始大蓋始其先爲大夫有車馬禮樂侍御皆昔所未有故國人創見而美之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力呈反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音洛逝者其耋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鄰鄰衆車之聲言車之多也白顛馬之的顙言馬之良也寺人内小臣言使令之不乏也漆可以為飾栗可以為食桑可以為蠶楊可以為宮室器械言隰之材用皆備此言其燕樂之器簧笙之屬言秦之始作不閑也國人始見車馬之盛既已喜之故欲往觀焉猶未得見其君也見其侍御之人使令之與則又喜之於是相與言曰車馬如此禮樂如此官御如此及今不能為樂過此以往則老且死矣豈若及之之甚欲其君及時自虞樂也是詩三章皆賦也

駟驖四章章四句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

平王始命襄公為諸侯國之初政未有田狩之事為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皆可美矣而詩人美之聖人存而不削何哉蓋秦主西戎以馳逐射獵為俗夫馳逐射獵皆乃攻戰爭奪之習也平王吾其一時之功而命之自取岐周之地襄公果能以四狩園囿之事設一人之所好而用其人卒之成俗而傾周者秦人也聖人存之亦以識用人不能慮其始而遂命之耳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音捨）拔（蒲末反）則獲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由）車鸞鑣（驕表）載獫（險力）歇驕（虛喬）

駟驖孔阜者謂四馬皆驖驪純色而且大也六轡在手者謂二轡納於觼而在手者六轡也馬既良壯不勞鞭策而馴媚之人又皆從出狩為之左右此言御之善也奉時辰牡者虞人翼此時節所宜之牡獸以待公之射也辰牡孔碩謂所翼之獸皆甚肥碩也公曰左之舍拔則獲謂左右惟公所命舍矢則獲獸也拔矢末也鏃為首故拔為末此言射之精也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者謂田狩既畢因而遨遊於此北園馬既閑習

車又輕利鸞宜在衡今乃置鸞於鑣犬宜在地今乃載犬於車皆田獵之餘也爾雅釋獸謂犬長喙曰獫短喙曰猲獢今田犬長喙誠然短喙非田犬也意爾雅因毛氏之説故改歇驕皆從犬以合之改字何所不可要之不若謂犬性驕逸以車載之所以歇其驕逸也韓愈畫記有雜田犬者㕘者取之謂以車載犬蓋以休其足力則歇驕不得為短喙矣是詩三章皆賦也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

秦襄公備其兵甲以討西戎征伐不休幾於黷武矣

閔人宦厥之否賦誠之今乃矜其車甲婦人雖閔其君子亦無嗟怨之辭詩人且以爲美何哉案史記周厲王時西戎叛滅犬丘大駱之族大駱者乃秦祖非子之所自出也至宣王命秦仲爲大夫誅西戎又爲西戎所殺宣王嘗命秦仲之子莊公破之矣已而復熾遂與申侯同伐周弒幽王襄公以兵救周有功然則西戎者乃周與秦不共戴天之讎也故平王命襄公爲諸侯以討之曰討之者以天子命討君父之賊仗大義而復世讎合天理而順人心矧秦人尚氣喜勇宜乎樂爲之用也

小戎俴（淺錢）收五楘（木）梁輈（陟留）游環脅驅陰靷鋈（沃）續文茵（音因）暢（敕亮）轂（谷）駕我騏（其）馵（之樹）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戎國之大事也詩人謂之小戎學者求其說而不得乃謂元戎爲大裨將爲小且是詩方美其甲兵之盛乃捨元戎而獨論裨將豈理也哉竊意小戎名篇摘取首章之語蓋論車之大小耳案考工記有兵車有田車有乘車至車人又有大車羊車柏車之異名釋者曰大車平地載任之車也詩王風有大車之篇易坤卦有爲大輿之說皆謂乘車也乘車爲大則兵車爲小此小戎之說也小戎俴收者收軫也取收斂載物之義釋周禮者謂兵車之

深四尺四寸而大車深八尺則兵車之軫比大車爲淺故謂之俴收五楘梁輈者輈轅也車之有轅如屋之有梁故謂之梁輈五楘者懼輈之不堅故五分其轅以皮束之其文歷錄故謂之五楘游環脅驅者以韋爲環束服馬驂馬之外轡以其游於服馬之背故謂之游環以韋帶前繫於服馬之衡末後繫於服馬之軫以其當服馬之脅故謂之脅驅游環所以制驂馬之外出脅驅所以禦驂馬之內入如此則兩服齊首兩驂如手矣陰靷鋈續者陰蔽也靷韋帶也以板橫側車前及左右以蔭蔽車軓故謂之陰以韋帶四各繫於驂馬之衡而兩之故謂之靷左氏曰兩靷將絕是也續者靷端之環也鋈者以白金灌沃之也故謂之鋈續文茵暢轂者以虎皮爲車中之褥有文之可觀故謂之文茵釋名曰車中所坐也以虎皮爲之有文采是也轂者衆輻之所湊釋周禮者謂兵車之轂長三尺二寸大車之轂尺有五寸則兵車之轂比大車爲長故謂之暢轂駕我騏馵者說文曰青驪文如博綦曰騏爾雅曰馬右足白曰驤左足白曰馵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者婦人閔其君子有德如玉之溫以征西戎之故在彼板屋思念亂其心曲也漢地理志曰天水隴西安定北地

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屋西戎之居明矣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軜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者四牡即兩服兩驂言其壯也四馬八轡驂馬兩内轡繫之觼軜在手六轡耳騏駵是中騧驪是驂者騏駵如棊曰騏赤身黑鬣曰駵黑喙曰騧深黑曰驪以騏駵為中服以騧驪為外驂也龍盾之合者盾以木為之畫龍於上合而載之為車蔽也鋈以觼軜者說文曰觼環之有舌者軜之觼以白金為飾繫於軾前也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者婦人閔其君子在西戎之邑以何時為歸期使我思念也

俴駟孔羣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俴駟孔羣者[illegible]以淺金為甲以介馬詩曰駟介旁旁左氏曰不介而馳皆謂馬當被甲也孔羣者言其甚馴而可羣也厹矛鋈錞者矛有三隅謂之厹錞以白金謂之鋈曲禮曰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鐓釋者曰銳底曰鐏取其鐏地平底曰鐓取其鐓地蒙伐有苑者伐中干也蒙雜羽於上有苑然之文也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者韔弓室也以虎皮為之而以金鏤飾其膺也說文曰韔弓衣也膺胷也謂弓室之胷也爾雅金謂之鏤交二弓於韔中以竹為䪐以繩約之也且釋周禮者謂弓紲於䪐者為發弦時備損傷也且引是詩為證而改竹閉為竹䪐蓋竹閉乃紲弓之物加繩以約之也言愛護之至也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者厭厭祝其功名安而且久秩秩祝其功名有常不致蓋秦能使民好戰不獨男子為然雖婦人閔其夫豈特欲其歸且祝其寢興無恙長保其功名此所以終能取周之地惜乎不能用周禮以矯抹其好戰之俗故卒以此亡然則小戎之詩在當時固可以為美在後世秖可以為戒歟是詩三章皆賦也

蒹葭 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秦襄公始受周命得為諸侯當用周禮以變戎狄之俗而後國可安也昔齊嘗問魯於仲孫湫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然則秦不用周禮無其本矣何以固其國哉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

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蒹葭淒淒
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
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
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
在水中沚
蒹葭蘼蘆也蒼蒼方盛貌淒淒則已成矣未采則
可取矣然必待霜而後堅實今露猶未霜猶未
晞露猶未已以喻秦雖已爲諸侯未能用周禮以
變國俗詩人知其無以固其本矣荀卿曰人無禮
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又曰從
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從之者存

不從者亡詩人以水喻禮伊人謂從國人也一方
水之一隅也水草交曰湄水涯曰涘喻人必由禮
惟禮爲近人也逆流而上曰遡洄順流而下曰遡
游謂不以禮而治人則險而遠譬之逆流而上其
道既阻且長言非易至也且躋言非登陟不能至
也且右言非右助不能至也以禮而治人則易而
近譬之順流而下自一方而至中央自湄而至中
坻自涘而至中沚可坐見其至也宛坐見貌詩人
中言用周禮則民順而治民邦之本也民順治則
邦本固矣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大夫美

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序有能取周地之言案史記平王封襄公爲諸侯
曰戎無道侵我岐豐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十二
年伐戎至岐而卒子文公立十六年以兵伐戎戎
敗走遂收周餘民而有之然則襄公雖未能自取
周地既有王命矣秦之大夫以王命爲重故併受
顯服而美之以爲秦自襄公已得周地且受侯服
不曰美而曰戒勸正以周地雖有王命尚爲戎有
戒其無負天子之託而勸其必取也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顔如渥
丹其君也哉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

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終南一名中南周之名山也條柚梅柟也紀者道
之經理也堂者地之寬平也有條有梅以比木可
用也有紀有堂以比形勢可居也詩人謂岐豐之地
其美如此而襄公以王命而得之又受諸侯之顯
服錦衣則狐裘以裼之黻衣則刺繡於裳顔如渥
丹其君也哉謂其容貌之盛足以稱人君之位也
佩玉將將壽考不忘謂其佩服之美終身不可忘
用之揚也一篇無非戒勸之意而卒章一語尤爲
切至言戒之無忘乃勸之必取也是詩二章皆賦也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案左氏傳魯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說者以殺人以葬環其左右曰殉不刺康公而刺穆公是穆公之命三子自殺也死不爲義無足美者可哀而已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子廉反下同)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戶郎反)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黃鳥倉庚也交交飛而往來之貌此鳥羽毛聲音可愛以譬人之良也然必出自幽谷遷于喬木乃得其所今止于棘止于桑止于楚皆卑飛趨下必爲人所捕失其所矣以譬三良志趣卑下以國之良不能與社稷存亡而輕於殺身以從其君將死餽贈之命特可哀耳不足尚也百夫之特謂特出於百夫也百夫之防謂可以當百夫也百夫之禦謂可以敵百夫也國人呼天以哀之以爲秦失此三子善良幾至殲盡至欲以百身贖之夫國人之情悲切如此使康公亦如國人必有道以止之矣何略不動心黃鳥之詩既作於康公之時不敢斥言其君而康公之失亦隱然見之言外矣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序言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則此詩乃穆公之舊臣謂穆公待賢之禮厚而康公即位未幾即棄其賢臣也觀穆公尚能使三良從死以見終身待賢之不薄晨風詩上皆言待賢下皆言棄賢也

鴥(尹橘反)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晨風鸇之類北林必鬱積茂密而後鳥之飛疾如晨風者歸之喻康公初待賢有禮故賢者往其朝以晨風比喻者亦取其去來之速待之有禮則來歸(去聲)不以其失君子謂賢臣也謂康公之初即位也嘗賢臣之來而未得也憂心欽欽而不能忘今乃棄賢不用故歎其如何如何忘我賢臣實多也

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詩人言山必以隰配猶言山上山下也苞叢生也山則有苞櫟之叢生隰則有六駮之林山則有

叢生之處根隰則有植立之楊遂檖也棣也棧也
則稱易曉惟梓榆皮青白駮犖故謂之六駮蓋駮
如馬鋸牙食虎豹取其皮之相似必以六言之恐陂
六為舉六則非一舉言木之叢生望而視之亦若
櫟之叢聚其文駁犖也詩人謂康公初待賢有禮
故賢者之立其朝如木之在山隰其材皆可以備
器使申言康公即位之初優賢臣之未得至於齊
樂至於如醉今何遽至於棄我也由序之言求詩
之意康公不能念穆公之業可參見矣是詩三章
皆比而興之也或曰駮謂之六疑別有義然詩人
比興如綏草與綬草同名之類則名本以獸屬人

述古堂

之辭也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子好攻戰亟用兵
而不與民同欲焉
此康公之詩也康公以魯文公七年立是年即與
晉人戰于令狐十年又伐晉十二年又與晉人戰
于河曲十六年又與楚人滅庸康公征伐之事見
於春秋經傳者如此所謂好攻戰而亟用兵為可
考矣然襄公征伐不休則詩人美之謂其有王命
而復出雖是民之所同欲也康公征伐出於脩怨
逞忿且無王命豈民所欲哉詩人再三以王于興
師言之深譏其征伐不自天子出也序言刺其君
子蓋指其君臣皆好戰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脩我矛戟與子偕作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
袍上服也雜記絮為之澤褻服也如汗衫之類裳
下服也如袴褶之類皆軍衣之不可闕者古者用
兵君民同其甘苦故服亦謂之均服今康公以私
意用兵非有王命民所不欲故假衣服為言謂我
雖有衣與君子同而其欲不同不直言不同欲亦
譎諫之義也謂苟有王命興師我當脩戈矛脩矛
戟脩甲兵同為仇敵偕作而行矣詩人之言得春

述古堂

秋尊王之義聖人有取焉是詩三章皆賦也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力馳)
姬之難(乃旦)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
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
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
康公即位猶能作是詩既而遂脩晉怨有令狐之
役所謂念母之良心安在哉竊意康公為太子贈
送晉文公見舅而念母有不可誣者即位未幾而
脩怨則私欲既勝良心遂喪序詩者本前日康公
見舅念母之意而詳言之以見康公之始終如此
曰我見舅氏如母存焉亦述康公前日之意非後

日之意也秦自殺之敗遂絶昏姻之好爲仇讎之國使康公終能念母釋舊怨而脩新好則秦晉之兵可息矣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秦是時都雍曰至渭陽者謂東行送舅氏於咸陽之地既欲贈之以車馬以爲未足以止我悠悠之思又欲贈之以佩服此皆康公念母之切故欲厚贈於舅氏有加而無已也周禮巾車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皆諸侯也故諸侯之車可以謂之路車也乘黃謂

四馬皆黃也瓊玉之赤者瑰石之次玉者謂以瓊瑰爲佩也皆形容欲厚贈之意耳康公爲太子豈能眞有是贈耶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此乃康公之初心使康公能推是心不爲私欲所移則不復爲令狐之役矣是詩二章皆賦也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權輿與晨風皆穆公之舊臣謂康公其初待之有禮未幾待賢之意遂衰蓋康公之用賢亦猶見舅氏而念母皆有始無終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詩人吟詠有始終指一事爲言如緇衣始終言緇衣羔裘始終言羔裘之類也此詩始終言飲食蓋人君禮貌其臣意之厚薄即是而可卜是以豚肉不至而孔子行醴酒不設而穆生去康公始待賢者爲具之盛有如夏屋渠渠高廣貌今一旦待之殊薄其食僅足耳其始有黍稷稻粱之四簋今一旦使之食不能飽禮貌之衰有如此者所謂不承權輿也權爲衡之始輿爲車之始康公不能承其始則賢者去矣說者謂屋具立之先君食具受之今君見以夏屋爲賢者所居之屋也且禮貌衰而

飲食薄則有之矣決無奪屋之理春秋左氏傳謂有酒如澠有肉如陵有酒如澠有肉如坻皆人尚以山川比飲食則況以夏屋不爲過也是詩二章皆賦也

詩補傳卷第十一

後學 成德 挍刊

詩補傳卷第十二

國風　逸齋

陳

陳帝舜之胄有虞閼父者爲周武王陶正王以河
賓之故習欲武王封閼父之子媯滿於陳都宛丘
之側與宋杞以備三恪妻以元女大姬封域在禹
貢豫州之東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
樂民俗化之至五世幽公當厲王之時淫荒無度
變風始作次秦之下亦以其淫亂度之故家遺俗
無復存者誠秦之不若也

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人君之游豫苟有益於民如春省耕而補不足秋
省斂而助不給乃民之所望固爲善也其次能與
民同樂如田獵鼓樂民見羽旄之美聞鍾鼓之音
欣欣有喜色抑其次也今陳之幽公以淫昏之故
游蕩無度國人歌詩以刺之諷味其言備見一時
之意此國人之情也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坎
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坎其擊
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

宛丘在陳都之側自爲地名說者或以爲中央下
或以爲中央高既曰宛矣固不得爲高也或言上

或言下或言道據所見云爾幽公始而游於宛丘
民猶有望也既而屢出蕩而忘反則民信其止爲
情欲耳無復可望如古人之游豫也故聞其擊鼓
擊缶之聲見其鷺羽鷺翿之飾第若可厭鄙耳無
復有欣欣之喜也鼓以革爲之缶以瓦爲之鼓也易言
不鼓缶而歌史記趙秦王擊缶坎者擊鼓之聲也
鷺羽一名鷺翿者所持以指麾也翿即纛也冬夏
猶言寒暑無時不持值也幽公游蕩不避寒暑使
國人無時不值於宛丘則人情之鄙厭不言而喻
矣是詩三章皆賦也一說幽公游蕩信有情欲可
而無令望也亦通

東門之枌刺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
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

幽公淫荒宛丘刺之此詩疾之刺之者刺其君不
能正之於上也疾之者疾時人習傚之於下也男
女不服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則無恥之
甚也無恥故可疾也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穀旦
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穀旦于逝越以
鬷邁視爾如荍貽我握椒

東門即去宛丘之道路也枌白榆也栩柞也即道路間之
木也婆娑盤旋歌舞之貌子仲氏之子既先往於

東門之下則南方原氏之女亦不復績麻而往會
之衆二氏之男女爲言則下此者可知矣古人姓
氏幸而存於經不得而廢也如丘中有麻之留氏
如桑中之姜氏弋氏庸氏皆其類也或謂南方之
原爲南方之原野則於文義有礙且宛丘旣自東
門而出則在東而不在南矣必無出東門而往南
方之理竟謂南方原氏之女來會於東門之市井
耳況春秋莊公二十七年有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之事則原爲陳大夫何疑之有二章言穀旦于差
謂差擇吉日以爲期也三章言穀旦于逝謂期日
已至而遂往也越以鬷邁鬷之爲言總也謂於是

總往於所會之地也荍芘芣也荍取其華之色椒
取其氣之芬此男女相贈之物也是詩三章皆賦
也

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
其君也

陳小國也僖公天資愿懦僅能自守耳豈能執志
以有立哉故詩人欲誘進扶持使之卓然奮起有
爲於國不至安於卑陋而遂止也然是詩之體頗
異毛作一章正言其愿而無立二章三章皆誘掖
之辭也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衡門謂橫木爲門其制樸淺陋無所據之可託今
乃遊息於下自以爲安泌始流之貌言其洋洋漫
流無波瀾之足觀今乃游泳其間自以爲樂蓋安
則棲遲而不去樂則忘飢而廢食以喻僖公之性
安於卑陋而無立志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豈其
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先儒謂洛鯉河魴貴於牛羊則魴鯉乃魚之美者
齊姜姓宋子姓妻子乃女之貴者食魚當求魴鯉
取妻當求妻子皆誘以大而起其志蓋圖王不成
猶可以伯安於卑陋則陳止於陳耳惜乎僖公不

足以進此亦猶孟子語齊宣以王道自謂吾惛不
能進於是也是詩與甫田皆規其君之失而正救
之齊襄公志大心勞所謂過也詩人則抑之陳僖
公愿而無立志所謂不及也詩人則誘之孔子曰
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數詩人之正
救其失不與聖人教人之意同學與政果無二致
也衡門三章皆興也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
子也

凡詩言刺時蓋指一時之事或指其君或指其臣
民是詩之序明言疾其君之淫昏必其君有淫行

如莊公之類不然何以又加以疾之一字蓋以
近於惡如衛莊公之猶在下者矣無復可正救此
君之昏昏詩人猶思得賢女以配之雖由其心之
愛君亦若君之資質猶可與為善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東門
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東門之池可以
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東門之池皆言東門蓋相所見以起興也水性至
柔池有防限賢女之喻也漚久清也麻也紵也菅
也必得水之久清乃可治以為用以喻君子必得
賢女相與漸染可以成德也晤欲明也賢女於君

子凡笑歌言語之際亦有以曉晤之故其德之也
漸而入之也深如齊雞鳴蓋於夙夜警起之際有
相成之道亦此之類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
有不至者也
是詩刺當時昏姻以有故而失時則男女多違禮
不復能如古之親迎今幸已有成約而女猶有異
志而不至亦由於上之人淫昏有以化之故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為期明星煌煌東門之
楊其葉肺肺昏以為期明星晢晢
東門之楊葉雖牂牂肺肺而成然漸至於凋落可
喻男女已失嫁娶之時及今猶可以昏姻乃復男
行而女不隨既有成約期以吉日之昏暮可以行
禮今夜已鄉晨啓明之星煌煌晢晢而女猶不至
則又不能踐約矣正如東門之楊竟至衰落是誠
可刺也昏姻取陰陽之義故行禮用昏暮古今皆
然是詩二章皆比而賦之也
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
萬民焉
案春秋左氏傳魯桓公五年陳侯鮑卒謂陳桓公
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
而亂作國人分散佗桓公之弟也桓公卒而佗立

明年為蔡人所殺佗當桓公疾病殺太子而以己代
之可謂不義陳由是亂國人至於分散所謂惡加
於民也詩人刺之以佗之不義由於無良師傅蓋
以妃待之謂其資質可與為善可與為不善視師
傅之賢否如何耳序詩者不以為君自古陳佗甚
得春秋不稱爵書蔡人殺陳佗之旨與書衛州吁
鄭忽同也使詩序不經聖人之手孰敢竊春秋之
法書三君之名哉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
已誰昔然矣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
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佗無良師傅非可以責佗父兄當任其咎也無賢父兄則無良師傅使佗之父兄能知古人教世子之道則佗其庶幾矣棘也梅也皆有實之可食喻佗可與爲善也不幸生於墓門則非其地喻其無賢父兄也斯離析也鴞惡鳥也棘與梅既生非其地則或爲斧斤之斯析或爲惡鳥之棲萃則不足爲美矣喻其無良師傅與之相處漸成其性而染其惡也故詩人於首章原其所自則曰師傅之不良國人且知之佗之父兄豈不知之而不能去之乎此向者誰使之然哉蓋責其父兄也於卒章要其所終則曰師傅之不良予既歌以訊告於佗矣苟不顧予之訊至於顛倒而後思予之言亦何及哉蓋責佗也佗之惡亦甚矣而詩人待佗爲甚恕既追咎於師傅又冀佗之悔悟忠厚之至也是詩二章皆比而賦之也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

古者謂讒人必曰讒賊蓋其巧發奇中甚於以刃殺人彼以刃殺人者人得以禦之而善爲讒者詭爲幻見以惑亂是非陰被中傷者皆不知爲計以是言之甚於以刃殺人者矣況爲宣公者多信其言不能考察此君子所以憂懼也夫所貴於考察者亦有理之可據理之所必無者讒人以爲有

何足信哉是詩二章皆據理之言也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侜予美心焉忉忉

中唐有甓邛有旨鷊誰侜予美心焉惕惕

鵲必依大木爲巢爲防以止水必無大木安有鵲巢陵苕生於下濕邛高仰之地必無潤澤安有美苕中唐在堂塗之間人朝夕所掃除必無瓴甓旨鷊綬草也與陵苕性相類亦邛之所必無而讒者皆以爲有侜好聽者見信之何哉侜壅蔽也蓋予雖有美爲讒言所壅蔽所以始則忉忉而終則惕惕而懼也是詩二章皆興而賦之也

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

在位之人化其君之淫昏惟女色是好則其志荒矣序詩者以不好德而說美色發之蓋以責在位爲卿士大夫者當知禮義廉恥豈與庶民無知惟上所化邪故以不好德刺之若爲庶民而作則直言其淫亂耳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

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懮受兮勞心慅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

齊風以東方之日東方之月喻君臣此詩止刺在位故以月出言之晝欲有所爲則夜必有所思月之始出皎潔皓白光照萬物在位之君子能於此

時思其政則為好德矣今乃思佼好之人欲舒我
之憂思而不可得至於我心之勞則好德不如好
色誠有愧於月之象矣傳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
周公亦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此皆好德之思也陳
之諸臣何足與語此佼兮懰兮嫽兮皆好貌窈糾
懮受夭紹皆憂貌悄兮慅兮慘兮皆勞貌諸國方
言多不同未易以一義求也是詩三章皆賦也
株林 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
息焉
嘆靈公與夏姬亂至與其臣相戲於朝又驅馳而
往朝夕不休息其無忌憚之甚殆與疾驅於通道

大都者無以異國人刺之其辭比他詩為迫切奈
靈公無羞惡之心何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駕我乘馬
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株不必為邑名殆夏姬所居之地也國人正辭以
言之曰何為乎株林豈欲與夏南相從乎若非往
株林與夏南相從何故駕乘馬而說乎株野乘乘
駒而朝食于株乎憂君之甚切故其辭亦切也不
斥夏姬而言夏南國嫌於褻然夏南實主其家猶
人亦深憂其禍必作於夏南也是詩二章皆賦也
澤陂 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
思感傷焉
序詩者言君臣淫於其國蓋指靈公與孔寧儀行
父之事其下化之至於男女相說憂思感傷說者
謂東門之枌宛丘之應澤陂株林之應信乎上有
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
涕泗滂沱彼澤之陂有蒲與蕑有美一
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為中心悁悁彼澤之陂有
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為輾轉
伏枕
澤者水之鍾也陂者水之障也蒲柎雖也荷芙蕖

之葉也蕑蘭草所謂澤蘭也菡萏芙蕖之華也皆
澤陂所有之物也詩以喻男子荷取其葉之稱蕑
取其氣之芬菡萏取其色之麗皆以喻女子詩人
以蒲配荷以蒲配蕑以蒲配菡萏所謂男女相說
也蓋淫風之行由於男子無剛德柔從於人若蒲
然故年之稱者則取之氣之芬者則取之色之麗
者則取之其未得之也則既思其人而感傷又思
其人碩之卷又思其人貌之儼寤寐之間不復他
有所為或涕泗俱下或悁悁憂感或輾轉廢寢此
皆合男女之情而言之詩人言其情而不及於亂
亦欲其止於禮義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詩補傳卷第十二

後學 成德 挍訂

通志堂

詩補傳卷第十三

國風 逸齋

檜

檜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鄭語云祝融之後八姓惟妘姓檜者處其地案世本會人即檜之祖會人者祝融之弟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其四曰會人也王書曰周武王封祝融之後於濟洛河潁之間爲檜子鄭氏詩譜云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鄭語云史伯於幽王之世爲桓公謀滅虢檜然則檜之變風又作於幽王之前明矣國小而迫其君則廢禮於衣服其民則廢禮於三年皆首亂先王之制陳雖淫昏未始有此宜居陳之次也

通志堂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絜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彊於政治故作是詩也

作羔裘之詩者檜之賢大夫也何以知其賢由其序而知之也大夫自謂以道去其君又謂其君不用道而詩之三章止言衣服之非禮與既去而思君諸儒多謂大夫不欲言君他過止及衣服有合於孔子以微罪行既去而思君有合於孟子三宿出晝此說固善竊以爲猶未盡詩人之意夫先王之禮道之所寓也禮既廢矣道安在哉案王制革

制度衣服者爲此畔者君討以此見先王之制禮甚重於衣服也故討之而不敢緩歷觀變風列國之君過失多矣而先王之禮寓於衣服者莫敢廢也其民化之亂亦甚矣而先王之禮通喪三年者莫敢廢也檜之君首亂於衣服燕居與視朝輕爲變易此廢禮之大者賢者蓋於此而窺之知吾道之不可行所以去之若夫旣去而思爲厚之至則識如諸儒之論其後民俗視君衣服之變易以爲固無害於事是以亦輕變三年之禮素冠不服可見悖天理而斁人倫皆原於君之廢禮序詩者體詩人忠厚之意婉其辭曰好潔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强於政治誠使不廢先王之禮雖好潔衣服逍遙遊燕未爲過之大者賢者豈忍遽去其不能自强於政治亦詩之所不及然視其逍遙遊燕則不能自强可知矣所謂言不盡意者如此董仲舒有言事在强勉而已强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檜之君不能自强於政治是不能强勉行道也故曰君不用道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直遙豈不爾思勞心忉忉刀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羔裘如膏古報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緇衣羔裘此視朝之服也狐貉之厚以居此燕居之服也今以羔裘逍遙而燕居以狐裘而視朝可謂顚倒矣人君顚倒於衣服輕變先王之禮舉此心以往何所不至哉君子見幾而作所以去也次章言翱翔不特燕居又服羔裘以遨遊矣言在堂則不特視朝又服狐裘於正寢矣卒章言羔裘如膏日出有曜則又不復見其視朝在堂第見其羔裘以遊燕其色之澤日照之有曜亦以好潔故也賢者不忍忘君故再三言豈不爾思始而勞中而憂卒而悼也孔子必朝服而朝月朔然後服之國家無道則不充其服焉檜之君行足以語此孔子去魯曰遲遲吾行去父母國之道也檜之大夫可

謂得去父母國之道矣是詩三章章四句賦也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三年通喪自堯舜載於虞典見於說命孟子亦有舜禹三年之說三代之衰世多僻王斯禮未之有改也漢之文帝始有短喪之制而景帝遂行之爲王者廢禮之罪首至諸侯之禮不知何自而變孟子爲滕文公定爲三年之喪而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然則諸侯廢三年之禮其已久矣於檜何責焉曰檜不能三年非謂其君謂其民也爲君者則有贊矢曰此國常於斯行常於斯然是非君子之

言舅犯辭以闢之以爲爲利也蓋王者則有冢宰百官總已以聽爲周公攝政足爲後世法因獨無廟乎何至廢先王之禮也案明堂位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然則周公止踐履其位而行其政耳非實居天子之位也可謂居攝之得體矣以是知成王居喪已即位幼弱未能沚政故周公攝其政非攝其位也周頌言成王即政以明即位久矣若諸侯以先君之命而即位終三年之喪而後沚政其誰曰不可至於民則自檜以前未聞其廢是禮也宰我嘗有朞之問聖人深罪之旣曰食夫稻衣夫錦於汝安乎又曰予之不仁也

予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聖人之言本諸天理切於人心萬世之下聞斯言也苟有血氣者莫不感動檜之民獨何人哉詩見其君之廢禮遂失其本心是誠可刺也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慱慱兮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素冠者練冠也十有三月而練素衣者冠旣練而衣亦練也素韠者大祥祭服之韠也檜之民不能三年則期而練大祥而禮祭皆不復講也棘急也謂居喪皇皇情急故曰棘人欒欒瘠貌慱慱憂貌傷悲感傷而悲也蘊結積而不解也詩人庶幾見冠服之素毀瘠之人而不得見所以慱慱而憂感傷而悲積而不解也使得見之則欲與我同歸與我爲一謂人心同然實不相遠果能素冠而毀瘠乃我輩人也故曰同歸曰如一也嗚呼禮失則求諸野庶民士夫由檜以來至於今日賤貧富不同而禮有厚薄然三年之喪言於口而行於身不敢過也不敢不及也豈以聖人旣存檜詩又罪宰予足以長其善救其失有功於後世歟況齊斬功緦載之令甲居喪違禮議罪有差爲天下國家者亦

知重其禮矣衍王者之身自漢文帝以下唯晉武帝魏孝文周高祖斷然行之然晉武帝爲議臣所惑爲禮不備魏孝文禮雖粗備而服非其服周高祖雖衰麻苫塊在三年之制而遂喪止行於五服之內不及臣下又在喪頻出遊幸無急寇而興師伐都皆不合於禮唯國朝祖宗以來宮中實行三年之制至 壽皇聖帝執喪三年禮無違者然則自漢以迄于今始復唐虞三代之舊遂爲家法甚盛舉也是詩三章皆賦也

隰有萇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

檜之君淫泆放恣故國人疾之思爲君而無情慾之累誠可樂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萇楚銚弋也比物始生猶能自立及長過尺則引蔓於草上以喻人君少而無情欲以可以立事旣長淫於所安則放恣無檢束故國人思之不欲長其君借萇楚爲喻謂萇楚之爲物至有枝有華有實之時則猗儺柔弱不能自立不若始生之初夭夭然以壯沃沃然潤澤喻其君之淫恣曾不如未有知未有室家者爲可樂蓋疾其所爲所以疾而思之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周之盛時先建諸侯使小事大大比小有相使伐者命方伯連帥以正之故諸國不失分地庶民保其生業今檜小國也政亂而民不安其居惴惴然惟恐大國之吞并故思周建國親使之道而賦是詩案檜在幽王之世爲鄭所滅此其將亡之詩乎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誰能亨魚漑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發兮揭動貌偈兮軒輊貌迴風曰飄無節度曰嘌非風而飄搖不寧非車而軒偈無度喻人居亂世如在風中車上其不遑安處之狀有如此者顧瞻周室其有道以正之使無滅亡之禍其思望之極至於中心傷怛而相弔此將亡之辭也卒章所望於周室者尤爲切至曰誰能亨魚乎我以漑釜鬵以待之矣此望周室之治其國去其擾也誰能將我而歸周乎我已懷思其好音矣此望周室之救其亂而安其民也是時周未東遷故曰西歸周亦在檜西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詩補傳卷第十三

後學 成做 校訂

詩補傳卷第十四　　逸齋

國風

曹

周武王封弟叔振鐸於曹之地在禹貢兗州陶丘之北雷夏菏澤之野今爲濟陰定陶堯嘗遊成陽死葬焉舜嘗漁於雷澤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積蓄其後富而無教乃更驕侈十一世至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變風始作曹既弱小又不能用賢今所存四詩其一篇二篇序皆言任小人其三篇又言在位無君子則國非其國矣故以下泉思治終焉此所以次於檜也

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檜曹皆小國詩亦相似檜之變風始於羔裘曹之變風始於蜉蝣羔裘言國小而迫君不用道蜉蝣言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道者法之所由出法既亡矣道安在哉羔裘刺其衣服蜉蝣刺好奢亦類也羔裘之詩不及治政序詩者以其逍遥遊燕而知其必不能自彊於政治蜉蝣之詩不及小人序詩者以其將無所依而知其所用皆小人故不足恃然不能自彊猶念於將無所依此曹所以又出檜下也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税）

蜉蝣渠略也此物生於土既成則掘土解閱而出不自知其朝生夕死方且矜其羽翼猶閱以飛揚故時人取以喻昭公不自知其將無所依方且好爲奢靡其裳則楚楚而粲然衣服則采采而華麗其麻衣則如雪之潔白時人憂其危亡將至則謂無所依當於我乎居處於我乎休息於我乎說焉以時人獨有愛君之忠如此亦足以見當時在位無一可倚仗者不必言小人意自見於言外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候人刺近小人也共（恭）公遠（去聲）君子而好近小人焉

此詩爲共公好近小人而作近小人則遠君子勢不兩立必然之理也

彼候人兮何（何可）戈與祋（都外）彼其之子三百赤芾（弗）

內君子而外小人否之象也內小人而外君子否之象也候人之官法在道路所掌者荷戈與祋之役而使君子居之赤芾者卿士之服當在君側而使小人居之是內小人而外君子也故序詩者以遠近言之曹之爲國褊此可知矣戈戟也祋殳也

芾韠也大夫以上赤芾乘軒三百言其多也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維鵜
在梁不濡其咮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鵜洿澤也當在泥水中自求魚而食今乃為處魚
梁之上翼咮不濡而竊食人之魚譬小人宜在遠
方今乃衣赤芾而竊祿於高位可謂不稱其服矣
婚媾猶言好合也彼小人在朝雖暫相當引偽為
好合及其見利而爭先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
安能終相好合哉所謂不遂其媾也
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飢
薈蔚雲興之貌婉孌柔弱之貌此章申言小人肆
志於上如薈蔚之雲升於南山君子困窮於下如
婉孌之季女飢於朝下亦由其君遠君子而近小
人故也是詩四章首章賦也後三章比也
鳲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書言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然則德惟一動罔不
吉德二三動罔不凶亦君臣之所同也今曹在位
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似亦指其君臣然臣之不一
君實為之蓋上者下之儀無以率於上何以從於
下是篇皆陳古之人君一德之美以刺時之不然
如曰正是四國豈人臣之能為曰胡不萬年亦不
可以是為人臣之祝昔曰常厥德保厥位則爾之

君臣雖曰咸有一德而保厥位則專指其君正與
是詩之意同也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
心如結兮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
其帶伊絲其弁伊騏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
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鳲鳩在桑其子在
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鳲鳩以均一為德其子雖或在梅或在棘或在榛
而鳲鳩之飛止不越於桑以見其性之有常如此不
然則其子有七出入不定安能均哺雖其有常處
則子皆如得所在然後均一之德可得而施也淑
人君子之有淑善之德在君子之位如鳲鳩之均一
也一章言在位之君子威儀一於外而心亦結於
一所謂表裏如一有諸中則形諸外也二章言在
位之君子冠服之有常其帶伊絲謂大帶用素絲
也其弁伊騏皮弁之文如騏說文馬青驪文如
博碁曰騏皮弁之會縫貫玉為飾文亦如騏故謂
之伊騏也三章言在位之君子威儀無差忒故遠
而可以正四國謂列國皆來取法也記言治國在
齊其家樂是詩其儀不忒正是四國為證則治國
為人君明矣四章言在位之君子既能治其國則
君正莫不正故國人稱願欲其壽考萬年長享其

盟也詩言萬壽皆美人君則此詩萬年之祝不可
施之人臣也是詩四章皆比而賦之也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
思明王賢伯也
震風淩雨然後知廈屋之帡幪亂極思治人之常
情也共公專務侵刻民不得其所若當盛世明天
子在上必能命賢方伯以行黜陟之政共公在東
周時上下廢弛得以自恣故詩人疾之而思治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嘆念彼周京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嘆念彼京周冽彼下泉
浸彼苞蓍愾我寤嘆念彼京師芃芃黍苗陰雨

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寒泉與陰雨均可以養物然稂童粱也乃禾之不
實者而蕭也蓍也皆野物無滋於灌溉者而流泉
皆浸潤澤之使之叢生而茂以喻共公侵刻下
民所資爲養之物以養無益之人反使下民有益
於國如黍苗者失其所養此所以愾然不寐而嘆
思周室王者命方伯衆行其職以慰下民之望也
卒章謂芃芃方秀之黍苗得陰雨則膏潤矣四國
之民有明王在上則賢如郇伯者必有以勞我矣
不至如今之失所也詩人以寒泉喻曹之渾謂其
流出於山麓之下及物者不廣況止及於無益乎
以陰雨喻周之澤謂其溥博不足無此疆爾界均
及於四國也言四國則不獨曹之民思周室四國
胥望之矣左氏傳曰畢原酆郇文之昭也必周之
方伯善於其職者故曹人思之是詩四章皆比而
賦之也

詩傳卷第十四

後學 成海應 校訂

詩補傳卷第十五　　逸齋

國風

豳

豳本戎狄之地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漢之右扶風栒邑也后稷之曾孫公劉當夏太康時實始徙居之修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國成焉七月所陳即其事也國語乃謂夏之衰棄稷不務不窋自竄戎狄之間且不窋后稷之子也豈能及夏之衰而公劉居豳實詠之大雅篤公劉之篇是也當以經證國語之誤豳周公之詩也而七月鴟鴞二詩又周公所自作不列之正風何

也蓋豳非周之列國而周公乃爲遭變而作是詩故不得謂之正風也七月篤公劉二詩皆周之王業所由興也篤公劉入於雅七月不入雅何也蓋雅所言王者之事七月之詩以周公之故屈居於風也篤公劉作於召公無遭變之嫌宜入於雅且以明厚於民爲政之大也召公無國風何也召公二詩已附見於召南矣召南諸侯之風故以召公之詩附焉周南王者之風故周公之詩不得而附也孔子未刪詩之前季札觀樂豳次於齊居秦之上意國史以豳秦皆戎地故以其類而次之孔子定豳於變風之末實尊之也尊之者何變而克正詩近於雅非周公孰能之此聖人之微旨也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周公作是詩所陳一歲之事備矣而以七月爲首何也意者夏正建寅至七月則過於中是時以農爲本前乎此則田功未畢至七月則凡耕耨耘耔皆已訖功止俟其成耳國君於是月而省農則卒歲與來歲之事無不畢案蓋其意欲使之預備無後時之悔耳觀雅頌與周官之言周家以農開國者其大略皆見於是詩以農事爲王業孟子所謂王道是也后稷始農事公劉實繼之故其風化之

及於後者皆以稼穡艱難爲急先務因遭變而言此冀成王知立國之本必能保此已成之王業不及流言而專論王業蓋有風諫之義此所以謂之風而不入於雅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必)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曷)何以卒歲

是詩錯舉夏周之正故夏正以月言周正以日言夏正以建寅爲歲首得四時之序蓋從古而然見之堯典者可考也商始變爲建丑周遂變爲建子以示損益之意至於便於民事則夏正不可易也孔子曰行夏之時此之謂也公劉居豳在夏太康

時既陳豳事宜用夏正周公周之大臣改用建子未必非周公之制作故兼存周正以建子爲陽生故曰一之日二之日周詩以日月分陰陽四月嫌於無陰故特以四月秀葽言之十月嫌於無陽故特以歲亦陽止言之或謂一之日二之日猶言今日明日殆不然也且以鑿冰一事觀之豈應今日鑿之明日納之又明日開之况月令季冬鑿冰仲春開冰與是詩相應無可疑者火大火也火星中而寒暑退季冬平旦正中大寒退季夏黃昏正中大暑退至七月則火流而西矣九月霜始降故當授衣也授與敬授人時之意同下言一之日謂夏

之仲冬二之日謂夏之季冬觱發者風寒也栗烈者氣寒也風氣如此苟無絲毛之衣褐終歲何以禦寒此章言授衣之時也

二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俊)至喜

三之日謂夏之孟春四之日謂夏之仲春于耜謂備稼器也舉趾謂始耕田也農夫既與作而在南畝其婦子則爲黍食以餉之田大夫見其如此所以喜也此章言治田之時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月令仲春之月倉庚始鳴至季春則陽盛而鳴曰益衆可以與女功矣於是女子執懿美之筐循牆而微行以求初生之柔桑以始蠶事詩凡言有皆謂衆多也此章言女功之時也

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春日遲遲而舒長采蘩祁祁而衆多蓋蘩乃婦人采爲祭祀之用女子感其所見念當嫁娶之時將遠其父母所以傷悲謂不得久於家殆與豳公之子同時而且嫁矣此章言昏姻之時也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斯以伐遠揚猗彼女桑

萑葦即亂菼可爲蠶之曲薄八月此物已堅成可用蠶月謂蠶事既畢之月取斧斯之器凡桑條枝遠而揚者皆伐而去之謂之條桑女桑亦桑之小者猗倚也猗重較兮猗于畋皆當訓倚蓋遠揚以其高而難取故倚彼女桑而取之至今民俗猶然此章言治桑之時也

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鵙仲夏始鳴至七月則鳴之極而將去矣絲事畢而麻事起矣故八月則載績其麻絲麻既成則加之以染其玄黃者自服以朱色之鮮明者爲公子之裳蓋裳之色宜於朱也此章言治裳之時也

心傷悲四牡騑騑嘽嘽吐丹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
不遑啓處
四牡使臣所駕者騑騑行不止之貌周道謂自岐
周而發歷倭遲回遠之路也盬之義訓詳見鴇羽
嘽嘽喘息貌謂駱馬白馬黑鬣以勞苦亦喘息而勞矣人
臣有父母豈無懷歸之念以王事不可廢弛未敢
言歸徒自傷悲而不遑啓處居處耳思歸自傷悲
者私情孝子之孝也靡盬不遑安者公義臣之忠也
四牡之臣子忠孝於是兩盡矣
翩翩者鵻隹載飛載下集于苞栩况甫王事靡盬不遑
將父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起王事靡盬不
遑將母
鵻夫不也一名祝鳩傳曰尸鳩性壹而慈祝鳩性
壹而孝方言曰梁宋之間謂之鵻性慈孝慤謹厚
止不離於栩杞言其壹也人臣雖一於王事亦以
不得養父母爲念故取鵻之壹而孝以喻之
駕彼四駱載驟助救駸駸侵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
來諗審
四駱謂四馬皆駱也此言使臣之歸馬亦以得歸
而喜故駸駸而行疾忘其勞矣於是又序其情而
謂之曰汝固盡心於王事豈能不懷歸以養其父
母乎母之念子常過於父今日作此勞來之歌可

以告而母矣文武知臣下家人之情纖悉如此爲
臣者安得不以見知爲說乎是詩五章前二章與
卒章賦也第三章四章比而賦之也
皇皇者華君遣使所吏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
華也
燕而歌此詩所謂禮樂也先儒以不辱命於彼
爲光顯其君此指後世聘好交鄰之使爲言也或
以下周爰咨諏爲光華此指後世觀風問俗之
使爲言也古者天下一家是詩終始言原隰驅馳
之事則王所諸國咸在焉所謂遠而有光華疑指
使節之光華耳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所巾征夫每懷靡及
皇皇者華謂使臣被臨遣之榮飾煌煌如草木
之華光耀原隰之間而從役之夫駪駪衆多亦喜
而疾馳惟恐不及於事所謂遠而有光華者如此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如朱載馳載驅周爰咨諏子須我馬
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我馬維駱六轡
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待洛我馬維駰因六轡既均
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駒馬之齒壯者青驪文如綦曰騏白馬黑鬣曰駱
陰白雜色曰駰如濡謂柔也如絲調直也沃潤澤
也均齊一也此言馬之良轡之美所以寵其行也

菽麥各以其類廩而藏之於是自相告語我稼既已俱入矣當就役於公矣不俟號召相率上入都邑執宮室之功此章言樂趨力役之時也

晝爾于茅宵爾索綯(徒刀)亟(紀力)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宮功既成不敢自暇晝則取其茅宵則索其綯亟乘此時治田閭之廬以為來歲播百穀之始此章言豫治田事之時也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力證)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

季冬水澤腹堅則鑿之沖沖而釋孟春東風解凍則納于凌陰之室仲春蟄蟲咸動則獻羔開冰用其蚤恐不及事也祭以韭配以時物也此章言藏冰之時也

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子兮)彼公堂稱彼兕觥(古橫)萬壽無疆

季秋則霜既肅矣孟冬則場既滌矣可以相樂矣農民於是以朋酒而饗上殺羔羊以為禮咸躋于公堂稱彼兕觥祝君萬壽此章言燕樂之時也鄭氏分風雅頌於一篇穿鑿之甚就如其說不知樂工如何分歌耶今不取三復是詩豳之風俗可以想見何其君民之間上下相與不啻如家人父子其君則授民以時令作之勞農急治屋宇老幼有養昏姻以時飲食裘褐以備其飢寒續武藏冰以防其災患其民則盡力於公上染絲麻則以為公子裳取狐貉則以狐為公子裘小獸則私於己大獸則獻於公既相率執君之役又相與祝君之壽嗚呼周之王業由於得民世三十年八百其基於此歟國人以羔羊朋酒自詣公堂其禮甚野其意甚真雖在立國之初庶事草草然非三代之時安得此風俗也篤公劉之詩曰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此公劉待臣民之禮也正七月所詠一時之事後世惟漢高祖還歸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飲極歡道舊故

為笑樂十餘日高祖欲去父兄固請留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牛酒高祖復留止張飲三日頗有豳之遺風漢之得民蓋亦於此可卜矣是詩十五章皆賦也

右七月八章每章二事獨中間言治室屋一章一事竊意古人文章辭達而已非如後人拘於體制必取長短整齊今細繹是詩實十五章每章一事句之多寡或十餘句或止四句又記蟋蟀自七月至十月方指其物此古文之最簡要者故表而出之七月周公所自作蓋大誥無逸之手也

鴟(尺之)鴞(于驕 下同)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

成王由管叔鮮蔡叔度之流言疑周公故周公居東以避管蔡雖已伏其辜而成王之疑未釋也君臣相疑亂之道也周公作是詩以貽王輸露忠款語意悲切至今誦之足以見周公惓惓王室之意而成王以幼冲之資尚未開悟但未敢誚公耳亂猶在也故序詩者以救亂爲言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由六)子之閔斯

鴟鴞梟之類也攫鳥子而食故鳥之愛其巢者呼鴟鴞而告之曰既取我子矣毋更毀我巢也我之甚愛此巢也且力此巢以養鬻其子爾今既取之誠可哀閔柰何又欲毀我巢乎周公以鴟鴞比武庚及從管蔡作亂者以子比管蔡以巢比王室公爲流言中傷謂公將不利於孺子是欲成王疑周公而不終居攝之事所謂危王室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杜)綢(直留)繆(莫侯)牖戸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桑土桑根也綢繆纏綿也鳥之營巢必於未陰雨之時剝取桑根纏綿巢之戸牖而後巢可成也周公自謂我於王室當未亂之初明政刑以固國本如鳥之營巢今女無知之下民柰何敢肆侵侮欲危我王室乎

予手拮(吉)据(居)予所捋(力活)荼(徒)予所蓄租(子胡)予口卒瘏(徒)曰予未有室家

周公謂我之經營王室如鳥之營巢拮据撠挶也瘏病也手則撠挶捋其草口則捋采其荼至於蓄積租取不特手病口亦病矣鳥未成巢猶我之王室未安也鳥足喻人之手風人之辭也

予羽譙譙(在消)予尾翛翛(素彫)予室翹翹(祁遥)風雨所漂(匹遥)搖予維音嘵嘵(許堯)

周公謂我經營王室之勞如鳥之狀羽則譙譙而殺矣尾則翛翛而敝矣及巢既成翹翹而危乃爲風雨所漂搖故嘵嘵然哀鳴告愬今我之爲是詩乃嘵嘵之音也周公之言如此太王之太傳何自非雷風作乎上金縢啓乎下周公其危哉周公既危王室從之矣是詩四章皆比也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力報)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汝)也四章樂(洛)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悅下)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

周公居東至三年之久士卒之相從者亦勞矣宜

有怨歎之辭周公既知其情而閔其勞故士卒亦以見知為說大夫美其事作為是詩以鋪陳之一章言士卒自幸全其師旅而歸二章言士卒在東室家之思三章言士卒在東室家之望四章言既歸之後昏姻得以及時所謂說以使民民忘其死惟周公能之

我徂東山慆慆（他刀）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東山指其地慆慆言其久自東喜其還零雨記其時故每章皆言之此章言士卒自東而西歸見其

室家喜極而悲謂室家制裳衣而寄我亦勤矣我幸無行陣銜枚之事但眾人不免如蜎蜎桑野之蠋敦然獨宿於車下耳今既全歸所以喜極而悲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此章道室家之思謂士卒之去東山其家荒寂果臝栝樓也則延蔓于簷下伊威委黍也則入藏於室中蠨蛸長踦也則結網於當戶町畽之地則為麋鹿之場螢火熠燿則宵夜行其間室家見如此景物初若可畏然婦人獨處豈敢畏此所可念者因征夫之出故致此耳此所謂言其思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古玩）鳴于垤（田節）婦歎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此章道室家之望謂士卒之在東山見鸛水鳥也而鳴于蟻垤蓋蟻穴居知雨故將雨則垤土成壟鸛見之則喜而鳴我是時亦念汝必歎于室必洒埽糞土窒塞穹穴以待我之至今我視敦然成聚之瓜烝然延蔓栗薪之上不見此已三年矣知汝望我之歸為甚久也此所謂言室家之望女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倉庚鳴於仲春嫁娶之候也士卒既歸當倉庚之飛其羽熠燿鮮明之時女則得及時男則娶婦而親迎母為親結其縭其儀之多至於九十則昏姻之禮無有闕者以未有室家者既歸而成禮若此其甚善則有室家而來歸者其情不言而可知也此所謂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四章皆序其情而閔其勞此周公所嘗言而大夫為文其辭於詩也

是詩四章皆賦也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

凡詩言四國皆謂四方之國也說者以四國謂管蔡商奄而淮夷亦在叛亂之數乃不及之則知其非矣蓋管蔡毀周公而四方之國從而播揚故謂之流言是詩美周公能誅討叛人而惡四國之人不知周公之忠若謂指管蔡商奄則狼跋之序不當謂遠則四國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七羊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巨宜周公東征四國是吪五戈哀我人斯亦孔之嘉既破我斧又缺我銶求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子由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隋銎曰斧方銎曰斨錡鑿屬銶木屬皇正也吪化也遒斂也周公東征不免用刑言其破缺甚之之辭亦票枚之類也彼四國之人固已得其正矣固已化其愚矣固已斂其惡矣以明周公之用刑非爲一己之私哀斯人將至於亂故以身任其責外則周公之心可爲甚大甚善甚美矣是詩三章皆賦也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直遙廷之不知也

此周公居東未歸之時周大夫美周公之善處而刺朝廷不知其忠尚遲疑而未迎周公也朝廷者人主與羣臣論國是之地成王未悟而羣臣不能力爭是誰之過歟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七喻妻如何匪媒不得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古豆之子籩豆有踐淺

伐柯者非斧不能取妻者非媒不成欲歸周公非禮不可也伐柯者執手中之柯而伐之其取則不遠矣覯見也之子謂周公也周公大臣也以大臣之禮迎之則周公歸矣所謂執柯以伐柯言其易也籩豆有踐陳也舉待大臣之禮一端爲言則其餘可知也是詩二章皆興也

九罭于逼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是詩之美周公刺朝廷其意與伐柯相類然伐柯則言朝廷不能以禮迎周公是詩則言周公之宜不當久處外地詩辭可見也

九罭之魚鱒才損魴房我覯之子袞衣繡裳

九罭綱之有囊者不足以得大魚而鱒魴之美乃在其間喻周公不當居東也東人見周公以上公之服處此地是以刺朝廷不能速還公也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鴻當高飛雲漢而乃下遵於渚陸喻周公宜在廟堂今既未得其所未復其舊於女朝廷諸臣信能自安處乎信能自安息乎

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此章謂我東人以有衮衣在此為重無使公遠歸使我心思公而悲也前三章引大義而責諸臣後一章述私情而欲留公此東人之志也是詩前三章皆比而賦之後一章賦也

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詩序言周公攝政遠則有流言近則王不知此推本其初而言觀詩之所詠乃周公東歸及復辟後事故曰德音不瑕謂其終始無瑕也不失其聖之語亦合終始而言之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狼跋雖爲周公而作然變風之體其辭尚諷如鶉之奔奔刺宣姜乃取鶉鵲之不淫以起興此以美而顯其惡也狼跋美周公乃取狼之貪以起興此以惡而顯其美也老狼以貪故前則躐其胡後則跲其尾卒不逃於機穽安能不失其猛周公以無貪欲之私故王雖不知而終能悔悟四國雖有流言而終能自明進退不失其聖此其所以爲周公也碩大也膚美也赤舄上公之服也詩人謂周公遜大美而不居故在上公之位則亦舄有几几之安而終身之令名莫得而瑕疵也是詩二章皆興也

詩補傳卷第十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詩補傳卷第十六

逸齋

正小雅

風雅頌本詩六義國史取是三者以名其詩風以化爲義言人君之風化也雅以正爲義言王政之得失也頌以美爲義言人君之功德也風既主於風化豈天子無風化哉故有王者之風有諸侯之風頌既主於功德豈諸侯無功德哉故有天下之頌有一國之頌惟雅主於王政則諸侯不得而有矣攷有大小故雅分爲二大雅所言皆受命配天繼代守成與所以聖之事固爲大矣小雅所言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亦豈小哉蓋大序之言以所用爲小大詩樂章也國家燕樂亦攷也鹿鳴等篇皆用以燕勞臣下故以爲小耳大雅之序雖不言所用然其所陳受命配天等事決不可用於臣下此其所以爲大歟穆叔如晉晉侯享之工歌文王之三不拜以爲兩君相見之樂歌鹿鳴之三三拜以爲君所以勞使臣此可以見古人用詩之小大矣春秋之時禮樂廢壞未經聖人之手雅頌未得其所故工之所歌失其小大之用而穆叔獨能知之自餘賦詩不知其說者固亦多矣師乙語子貢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此專論其聲也季札觀

周樂歌大雅則曰文王之德歌小雅則曰周衰有遺民蓋其一時觀樂豈能盡數工人於大小雅則取一二以審其音耳大雅所歌者必受命等篇故曰文王之德小雅所歌必思古等篇故曰周衰有遺民至司馬遷又謂大雅言王公大人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其言頗與季札相應遷之言爲司馬相如而發論大雅固已近之論小雅獨取譏刺與相如詩賦相似者如賓之初筵言天下之淫泆以諷幽王之荒廢白華言下國之用尊爵以諷幽王之黜后所謂譏小己之得失流及於上者如此然特變雅之事豈可槩而言之亦非通論也

鹿鳴之什

國風雖多寡不齊每國自爲一卷第雅頌數多每十篇爲一卷故謂之什蓋取五人爲伍十人爲什之義魯頌止存四篇亦言之什傳寫之誤也商頌本十二篇止存五篇故不復言之什也竊意詁訓傳及之什爲題皆非孔子之舊毛公之前未有詁訓則傳之名固無所施至亡詩六篇之次乃與六月之序不合以此知傳與之什皆毛公之徒爲之故合亡詩爲二分置二卷皆不在十篇之數又取變小雅四篇足南山有臺之什也鄭氏謂亡詩序

義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毛公分衆篇之義各置
篇端然則亡詩次第當從六月之序可也六月之
序與燕禮鄉飲酒禮笙詩次序同尤爲可據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
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文武燕飲其臣又將之以幣帛禮意厚矣人臣事
君義當自盡豈必待此而後盡其心哉蓋於朝曰
君臣以名分言之也於燕曰賓主以禮意言之也
名分既嚴禮意不孚則君心不通乎下有懷不盡
勢使之然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序詩者始
曰羣臣終曰忠臣也上下情通則和樂可知故曰
鹿鳴廢則和樂缺矣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 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
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鹿欲食則鳴相召呦呦相召之聲也苹藾蕭以鹿
食苹興燕飲之臣也文武與羣臣爲賓主故曰嘉
賓絲竹成奏笙簧繼陳又從而喜之曰非臣之好
我安肯須然布在我周家之列位如此其盛乎周
行列位也禮記緇衣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
留焉繼之以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由孔子之
言求之則知文武燕羣臣非私惠也此賢者所以
肯留於列位也示顯也仕者顯然布在周之列位

所謂皆願立於其朝者如此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 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
恌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蒿菣也興與首章同文武喜羣臣之有德令名昭
著謂視今民俗之不恌薄皆惟君子之是則是傚
耳君子在位之羣臣也民之歸厚由君子之表率
我所以用旨酒燕之使遨遊同其逸樂也伐木燕
朋友故舊則民德歸厚由此觀之則民之不恌果
由朝廷之化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 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
琴和樂且湛 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芩亦草也興與首章同文武與羣臣相樂有加無
已瑟琴並御至於再三湛久也欲其樂而且久所
以用旨酒燕之冀得其歡心也湛露燕諸侯有厭
厭夜飲不醉無歸之語由此觀之則燕以示慈惠
不嫌於久也是詩三章皆興而賦之也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
皇華遣使臣之詩也四牡勞使臣之詩也勞宜在
後編詩者先焉意其鹿鳴方美人臣之盡心四牡
則美人臣之見知蓋下有功上不見知此患之大
者故曰四牡廢則君臣缺矣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

四月秀葽 五月鳴蜩 八月其穫 十月隕蘀
一之日于貉 取彼狐狸 為公子裘
月令孟夏苦菜秀仲夏蟬始鳴葽是苦菜之類也
蜩蟬之類也仲秋則早禾可穫孟冬則木葉皆落
可以取狐貉之皮以居則二物皆可
為裘以貉之重者自服狐狸之輕者為公子之裘
蓋裘以輕為貴也此章言治裘之時也
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
一之日夏之季冬也此月最為農隙故國人偕作
而田獵夫田獵非特去害田之獸蓋欲繼纘武事
使不忘戰系一歲曰豵三歲曰豜私有其小者獻
公以大者以見其民厚於君而薄於己也此章言
田獵之時也

五月斯螽動股 六月莎雞振羽 七月在野 八月在
宇 九月在戶 十月蟋蟀入我牀下 穹窒熏鼠
塞向墐戶 嗟我婦子 曰為改歲 入此室處
斯螽如蝗而青仲夏以兩股相切作聲所謂以股
鳴者莎雞如蝗而斑季夏飛而有索索之聲所謂
以羽鳴者自七月至十月皆記蟋蟀一物此古文
之一體也此物孟秋猶在草野仲秋即入人簷宇
之下季秋稍近戶牖孟冬即韜伏牀下視微物猶
知居民宜以此時葺治屋室穹空則室實之鼠穴
則熏出之北向之牖則閉塞之簞纖之戶則墐塗
之然後可以告其婦子以歲事將改當入處密室
以禦寒也此章言治室屋之時也
六月食鬱及薁 七月亨葵及菽 八月剝棗
十月穫稻 為此春酒 以介眉壽
鬱棣屬薁蘡薁也二物性温季夏宜食以助陽葵
承露也菽豆也二物性滑孟秋宜食以助陰剝擊
也穫刈也棗之類皆宜於人仲秋則剝取之稻稌
也宜於造酒孟冬則穫收之凡此皆養老者之所
須以介眉壽幼者祝老者之辭也凍醪冬釀春飲
故曰春酒老人多有眉毫故曰眉壽此章言備物

以養老之時也
七月食瓜 八月斷壺 九月叔苴 采荼薪樗 食
我農夫
孟秋則瓜之屬皆可以食仲秋則匏之屬必斷其
蔓季秋則苴麻可拾苦菜可采樗木可薪此皆薪
菜之不美者農夫蓄以自養故曰食我農夫此章
言備物以自養之時也
九月築場圃 十月納禾稼 黍稷重穋 禾麻菽麥
嗟我農夫 我稼既同 上入執宮功
場圃之地春則耡為圃以蒔菜茹秋則築為場以
納禾稼至孟冬則納禾稼皆畢矣黍稷重穋禾麻

於是載馳載驅而往不敢憚其勞苦周徧咨訪其事悉以告上諏也謀也度也詢也說者謂變文以叶韻然諏有聚議之意謀有計畫之意度有體量之意詢有究問之意既欲以告上故貴詳審皆得其實也序六月者以人臣之驅馳不憚勞為忠以人臣之告上得其實為信故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說者以忠信缺為有合於忠信為周之言遂以周為咨諏等句並取左氏穆叔之說以釋之殊不知古人取詩斷章未必合詩人本意而左氏於內外傳亦自相背戾春秋傳則曰訪問於善為咨咨禮為度咨親為詢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謂之五善至國語則曰懷和為每懷咨才為諏咨事為謀咨義為度咨親為詢忠信為周諏度之義既已不同且易訪問以每懷而加之以忠信謂之六德尤異如此豈可援以釋經邪是詩五章皆賦也

常棣八章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序詩者以閔管蔡之失道謂語亦以為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然則此詩為周公之作無可疑者學者以魚麗序有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之說遂疑此序管蔡失道之說又左氏載富辰之言謂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而作是詩疑此詩作於周衰竊謂周公傷管蔡之變因思文武能

燕樂兄弟如此而今乃爾故作是詩蓋閔之也天保以上之事皆文武治內之道成路當燕兄弟未必有詩或自有詩周公取其意更潤色之然則謂文武燕兄弟於當時周公追詠其事於後猶今人詠古之類於理亦可信至如富辰之言杜預謂周公作之召公歌之孔氏正義從之最詳其說以謂召穆公虎見厲公之時兄弟恩疏重歌此周公所作之詩以親之耳故鄭氏答趙商云凡賦詩或造篇或誦古此之謂也周公作七月蓋於成王之時誦公劉居豳之事亦此詩之類也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此周公遭變之後故其言多憂患艱難之事常棣棣也鄂萼古字多通常棣之華萼則承華韡兄弟也觀常棣之華鄂豈不韡韡相輝映乎以人之兄弟乃不如常棣乎於是告以天倫之自然謂今人之立於世莫如兄弟之相親雖有死喪可畏之事惟兄弟甚相念而不去雖流亡裒聚於原野兄弟必相求而不舍此言兄弟之相親出於自然也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脊令雖渠也飛則鳴行則搖首尾相應亦喻兄弟
也脊令水鳥也今在原則失其所矣兄弟急難之
喻也每猶言常也況猶言兹也常時良朋兹但能
永歎而已不若兄弟縱或平日未免有小鬩恨於
牆屋之內而外有當禦敵之務不敢辭也左氏改
務爲侮蓋禦敵之事即外侮也字雖不同其義則
一烝衆也戎兵也兄弟之讎不反兵常時朋友雖
衆無執兵之義此言患難之極惟兄弟當相死也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儐（必賓）爾籩
豆飲酒之飫（於慮）兄弟既具和樂且孺（乃豆）

兄弟於急難之時相助如此人之常情於亂定既

安之後往往視兄弟不如朋友之相善遂戒以儐
陳其籩豆饜飫其酒食當兄弟無故既具之時宜
以此相和樂相親暴此言親睦兄弟當過於朋友
也

妻子好（呼報）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許及）和樂且湛（都南）宜
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但）其然乎

父子夫婦兄弟皆人之大倫也人情之好合孰若
妻子雖瑟琴之和不是過也然兄弟本同氣果能
志意翕合其和樂亦且久而不厭今爾既室家相
宜矣妻帑相樂矣豈可獨忘兄弟哉誠能推究樂
妻子之心以圖謀樂兄弟之事必以我言爲信然
矣此言和樂兄弟當與妻子同也故曰常棣燕兄
兄弟欽矣是詩本八章文義不相屬今作四章章
八句前二章比而賦之後二章賦也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
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
矣

朋友與故舊一也自人君言之則有二焉尊德樂
道賓之弗臣朋友也若大史友內史友文王四友
是也微時相從親其習翫故舊也若人惟求舊高
宗舊學于甘盤是也周公作是詩疑與常棣同時
蓋其言初有遺棄之意亦多戒勸之辭若文武舊

時不應有此然所謂朋友故舊乃序詩者見其詩
始終既陳取友之道中間乃及待諸父諸舅兄弟
之禮故既以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
發之又繼之曰親親以睦似指兄弟而言曰友賢
不棄似指取友而言曰不遺故舊似指諸父諸舅
而言然文武之親睦固已有常棣文武之友賢則
已有鹿鳴是詩論諸父諸舅尤爲丁寧蓋詩雖因
取友而槩論其則王故舊之不遺孔子曰君子篤
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此民德歸
厚矣與論語合信乎詩序經孔子之手也周公嘗
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

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與是詩所陳若相似然周公孔子論故舊皆不及朋友信乎朋友與故舊爲一取友之道即待故舊之道也故六月之序止言伐木廢則朋友缺不及故舊也

伐木丁丁(丁丁音爭)鳥鳴嚶嚶(於耕切)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息亮切)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是詩因伐木者所見鳥鳴以起興故三言伐木幽谷之木鳥之所棲伐木之人偶伐其所棲之木此遭變之喻也鳥聞伐木丁丁之聲則嚶嚶然相呼出幽谷而遷喬木喻人遭變則求朋友之助以避

難也伐木者雖庶人亦能因是知取友之道謂彼嚶然相呼者乃求友之聲也相彼鳥猶爲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然人情多偷薄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蓋有之矣故質之神明終當與朋友和好而不變也春秋書鄭人來渝平說者曰和而不盟曰平渝變也

伐木許許(沽反)釃(所宜反)酒有藇(敘)既有肥羜(直呂反)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音烏)粲洒(所賣反)埽(素報反)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許許衆相許與共力伐木之貌上章專記伐木之庶人取友之事下二章則略舉伐木之庶人之所爲以勸戒其君釃酒也以筐曰釃藇美也謂彼衆伐木者尚能釃酒有藇以相友樂況貴爲天子既有肥羜未成之羜又有肥牡已壯之牡可以酒埽庭內陳八簋之盛禮以速同姓故舊之諸父異姓故舊之諸舅何憚而弗爲寧彼召之不來無使我不能念故舊實有愆咎也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思呂反)我無酒酤(音戶)我坎坎鼓我蹲蹲(七旬反)舞我迨(音殆)我暇矣飲此湑矣

阪者陂陁不平之地也衍多也湑亦茜酒也以草曰湑酤一宿酒也彼衆伐木者尚能釃酒有衍況

貴爲天子何不陳其籩豆使兄弟相親而無遠兄弟亦謂同姓之故舊諸父則尊者兄弟則等夷親凡人之失德多由乾餱不及之細故以致其愆矧爲人上者當有酒則湑以飲我無酒則當宿釀以飲我坎坎言鼓之聲蹲蹲言舞之貌及此閒暇飲此所湑之酒有不醉無歸之意此周公成王之叔父也恐作詩者不欲專爲諸父故兼諸舅兄弟言之說者以酤我爲酤買以天子之貴固無買酒之理且周之盛時羣飲者有禁周官萍氏幾酒謹酒亦察其犯禁無節者耳至孔子時乃有沽酒市脯不食之說意周衰始有此事不然自春秋以來國君

沽市利者多矣未聞榷酒至漢始榷之疑漢以前
未如漢之盛鄭氏漢人遽以酤買釋經其釋滓氏
縠酒亦謂察沽買過多者蓋未嘗考其時之先後
也是詩元六章考文義當作三章章十二句一章
興也下二章興而賦也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戶嫁下如字以成其政臣能歸美
以報其上焉

文武小雅本十三篇既亡其三所存者十篇皆燕
飲之樂也天保乃人臣下報上之詩篇次偶居其
中曰報上云者如後世上壽之禮意其君爲燕飲
其臣則臣下必歌此以壽其君所謂下下以成其
政則餘篇所歌之事是也所謂歸美報上惟此篇
爲然王政既成善則稱君人臣之義也況施厚者
報必隆故序詩者推本而言之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必尒爾單丹厚何福不除俾
爾多益以莫不庶

保安也單盡也除除舊更新也庶無所不有也謂
天之安定我君其命甚固既付以福之單厚日新
無窮又付以祿之多益無乎不備曰厚則非特厚
於君亦取厚下之意曰益非特益於君亦取益下
之意

天保定爾俾爾戩子淺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
福維日不足

穀善也罄盡也說文以實始前商之前爲戩亦取
除舊爲義謂天之安定我君付以日新之善既以
無所不宜而受百祿而降福之遐遠亦無時而足
也曰宜亦有宜人宜民之意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
至以莫不增

以莫不興謂日隆不替也以莫不增謂日進不已
也天之安定我君既日隆而不替則國家寖以昌
大如山阜岡陵之高固如川流之不息亦日進而
不已也

吉蠲古玄爲饎尺志是用孝享禴餘若祠烝嘗于公先王君
曰卜爾萬壽無疆

吉言諏日之吉蠲言滌器之潔爲饎言備酒食也
謂我君能致孝於鬼神也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
冬曰烝于公先王謂先公先王也君曰卜爾謂尸
嘏主人代致神言錫以萬壽也

神之弔都歷矣詒以之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
百姓徧爲爾德

弔至也言其降格也質朴也言其無僞也羣黎黎
民也百姓百官也神則降格而錫以多福德之所
感也民則無僞而日用飲食德之所化也故申言

黎民百官日所爲者無非君之德矣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恒常也月體本盈以近日而虧耳詩人欲君之福祿如月之常盈不必訓弦升出也謂如日之初出其光益盛如南山之山大無時而或虧如松柏之茂盛無不承其庇人臣區區之願如此雖終始以福祿爲言似無所規益然卒章數語有稱有戒不如是亦不能保其福祿也故曰天保廢則福祿缺矣是詩六章其五章賦也卒章比也

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東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

此文王爲西伯之時奉商王之命命將遣戍以守衛中國紂雖無道不因於夷狄以有文王故也序併言昆夷亦一時之事觀出車之詠玁狁于襄而後薄伐西戎故采薇專言玁狁之故小序止言遣戍役不及將率鄭氏謂遣將率及戍役同歌同日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禮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

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薇菜也薇亦作止者記出師之時也卒章言昔我往矣楊柳依依此正薇初出土之時故曰作止歲亦莫止者豫言其歸期之遠也男靡得以安其室女靡得以有其家言其離思之情也啓跪居處皆不遑暇言其征役之勞也由玁狁之故不得已而興師言其非私欲也班固漢志謂懿王時戎狄交侵中國被其苦詩人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謂懿王時重歌此詩以勞上卒耳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薇亦柔止者豫言其旣行之後見薇之始長而柔思歸之心必烈烈如焚如飢渴者之思飲食以戍役未定將誰使歸問室家之安否此敘其情也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薇亦剛止者亦豫言其見薇之已壯而剛歲亦陽止者謂十月爲陽以王事不可廢敗不暇啓處但憂心甚病耳我之行役不可來歸也王事不特王命謂公家之事也後世語同僚曰聯王事是也此亦敘其情也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旣

駕四牡業業（魚及）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爾華盛貌常棠棣也路戎路也君子將率也以常華喻將率之戎車四牡業業而壯言車馬之盛以見將率之得人如此戍役豈敢安處宜乎一月之間三戰三捷也此言其將士之勇也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求龜反）君子所依小人所腓（符非反）四牡翼翼象弭（彌氏反）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騤騤彊也小人戍役也腓足之肉行則隨而動弭弓梢也以象齒飾之魚服矢服也以魚皮為之申言車馬之盛將帥之所依戍役之所隨車馬既翼翼而嚴整器械又皆飭備豈敢不日相警（居領）戒以玁狁之難甚急也此言兵備之嚴也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楊柳蒲柳也豫言歸時之情狀謂當其歸時必追念昔我之往楊柳始依依而茂今我之歸雨雪巳霏霏而甚尚行遲遲之遠道不啻如飢渴心徒自傷悲爾誰能知我之哀也此言念歸之切也所謂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其采薇之謂乎故曰采薇廢則征伐缺矣是詩六章皆賦也

出車勞（力報）還（旋）率（類）也
此詩專勞將率故歸功於南仲或疑宣王大雅有南仲人但之說遂為南仲不知何時人而辨之者謂周家仕者世係如雲漢仍叔美宣王春秋有仍叔之子來聘召旻凡伯刺幽王春秋有天王使凡伯來聘節南山家父刺幽王春秋有天王使家父來求車此皆周之世大夫也魯有三家晉有六卿皆子孫號氏同稱然則南仲始周之世大夫世卿歟又古人姓名多同堯時有伯夷周亦有伯夷文王時有南宮适孔子時亦有南宮适春秋時晉有趙括六國時趙有趙括春秋時晉有士燮二國時吳有士燮皆南仲之類也可謂辭費矣殊不知宣王大雅乃命皇父其謂南仲為皇父之太祖非謂

復有南仲也班固人物表文王之臣無南仲豈未嘗見毛詩耶宣王之臣有南中乃南宮中考之博古圖有王命南宮中者再考中之為仲古字通用故班固以為南中也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乃旦）維其棘矣
郊外曰牧馬既牧于野則兵車之出必就牧地取馬以駕車天子商王也僕夫御夫也南仲為將駕我車出于郊稱天子之命使我來將文王既以商王之命命將率故南仲亦稱自天子所也南仲於是戒其僕夫以趨王事之急難也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兆)矣建彼旄矣彼旟(餘)
旐斯胡不旆旆(蒲貝)憂心悄悄(七小)僕夫況瘁(似醉)

郊與牧同義旐謂注毛於干首也旆旆垂貌曲禮武車綏旌說者謂綏舒垂之也又曰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說者謂以四獸爲軍陳又畫招搖星於旌旗也此古師行之法所謂進退有度各司其局則士無失位離次矣是詩所謂旟者玄武也所謂旐者朱雀也所謂旂者青龍也至周官則建此各有等今並建之是商以前用此法耳胡不旆旆者謂建而不旆也昔晉治兵建而

不旆壬申復旆諸侯畏之則知垂旌所以爲戰始設此旟旐將士已有欲戰之氣謂何不垂旌速戰使我心悄悄而憂恐僕夫亦以未戰之故因茲瘁瘁也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英)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王商王也文王以商王之命命南仲也于方朔方也城朔方所以爲守備也車則彭彭而强盛旂則央央而鮮明所謂旌旗動色武夫生氣也申言天子命此赫赫有威名光顯之南仲則於襄除玁狁而後已也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
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方華方生華也思語辭此詩所謂昔我往矣非必遣戍之時只已行在道皆可謂之往故曰黍稷方華謂在道所見也今我來歸雨雪已消釋爲泥塗所以久於戍役以王事多難不暇啓居故也方未歸時豈不有懷畏此戒命載於簡書者故不敢也

喓喓(於遙)草蟲趯趯(託歷)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勅中)既
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此章道裨將之室家望其來歸之情君子指其夫也召南草蟲阜螽亦大夫妻之言則此爲裨將之

室家無可疑者謂當其未歸見草蟲阜螽異類相從心忡忡而憂必俟其既歸憂心始降也然所以久戍未歸者以從大將南仲不特伐玁狁且欲薄伐昆夷也西戎曰薄伐謂薄言伐之也非深治之也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七西)倉庚喈喈(皆)采蘩祁祁(巨之)執訊(信)
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此章亦道裨將之室家喜其既歸之情謂適當春日舒遲草木榮茂禽鳥和鳴采蘩衆多之時執訊獲醜而歸其樂可勝言哉執訊猶言奏捷獲醜猶言獻囚所以得此凱還者以從大將南仲已平玁狁故也於還歸亦曰薄言明玁狁雖平昆夷猶在

暫歸六爾又冝後艰也道室家之情初不及於大
將尊之也卒歸功於大將寵之也故曰出車廢則
功力缺矣是詩六章章鏖一章興也餘皆賦也

杕杜勞還役也 勞力報反 還旋

此詩專勞戍役終始言室家思望待小人之道尤
貴於切近其情也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 睆華板反 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
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睆實貌嗣續也陽止謂十月也遑暇也言士卒出
戍室家感其時物而思謂以王事之故日續一日
且至於陽月矣婦人之心傷其夫之勞未得暇逸

也有睆其實則近十月矣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
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萋萋葉盛貌杜十月以後實已落惟有葉耳以王
事之故又傷凡草木皆止有葉在宜我婦人心悲
其夫未得歸休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 杞音起 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嘽
嘽 嘽吐丹反 痯痯 古緩反 征夫不遠

杞枸杞也春采其葉秋采其子冬采其根勞將率
之詩既言春往冬歸當與戍役同時此章亦說征
夫不遠則將歸也際所謂采其杞必秋冬采其子

及根之時也征夫以王事之故久而未歸既已貽
其父母之憂於是室家反以言寬其父母謂今檀
車已幝幝而敝四牡已痯痯而病則征夫之歸亦
不遠矣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爲恤卜筮偕止
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疚病也恤憂也偕俱也會合也言征夫不載而歸
室家之憂已甚病矣況期程已過而不至則我之
憂甚衆不止於憂一事也於是俱問於卜筮其言
會合皆曰已近矣然則征夫歸期必不遠也前後
雖不出望思之意皆毎以王事自解又中間亦有

相寬之語可見其勞而無怨雖婦人女子亦然非
文王之盛德何以得此故曰杕杜廢則師衆缺矣
是詩四章皆賦也

魚麗 力馳 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
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
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

文武小雅終於魚麗蓋謂萬物盛多能備禮此太
平之事也夫禮者法之寓也禮之所行制度莫詳
焉故曰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序詩者推本文武內
外之治既舉憂勤去而逸樂生曰可以告神明猶
言頌聲可作耳此非告神明之詩也文王之風終

於騶虞序以爲王道成則近於雅矣文武之雅終
於魚麗序以爲可告神明則近於頌矣采薇之序
言文王之時此言文武何也意武王征伐不暇作
詩取文王舊詩用之且采薇尚歌於懿王之時則
文武何疑之有

魚麗于罶鱨鯊君子有酒旨且多魚麗于罶魴
鱧君子有酒多且旨魚麗于罶鰋鯉君子有酒
旨且有

萬物盛多詩人特取於魚何也蓋魚之爲物非人
力所能及必陰陽和而後衆多故夢魚者爲豐年
之兆而言萬物失其性亦及於魚藻焉罶寡婦之

笱也寡婦之力不能如他漁人之彊罶之爲器不
能及他罔罟之大今魚之麗于罶者有鱨鯊焉有
魴鱧焉有鰋鯉焉則他物之盛當稱是矣君子之
行禮特言有酒旨且多多且旨旨且有蓋酒以成
禮故爲酒爲醴所以洽百禮而棄禮不能行者亦
以君子有酒爲刺焉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物其有矣
維其時矣

物之多物之旨物之有固美矣多而且嘉旨而且
偕有而且時美之至也味詩人之言可謂極備進
於太平之世矣魚麗大平興潛有多魚相類故曰
可以告神明也是詩六章皆賦也產既多而俱善
味甚旨而並進品咸有而及時誠可美歟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絜白也華
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十篇爲什既非孔子之舊則先儒欲復爲南陔之
什亦未可信毛公出於前漢既以南陔三篇附之
文武之小雅必有所承爲文武之詩不若姑仍其
舊考之鄉飲酒禮燕禮六篇皆笙詩意其非人所
歌故無有習其辭者是以亡之然孔子所存之詩
章有其義又有六月之序可據豈當置而不論嘗
人東晳補者其文雖未必盡得古人之旨因其義

而考之取其合者或可以見聖人刪詩之意亦學
者所當知也晳補南陔詩曰循彼南陔言采其蘭
眷戀庭闈心不遑安南陔者養萬物之方萌以喻
君子孝子以君子自處而心眷戀於庭闈有合於
孔子立身揚名之說此相戒以立身爲養親也又
口噭噭林烏受哺于子養隆敬薄惟禽之似烏能
哺其母而不能敬孝子自謂從知以養爲事不知
以敬爲本是與烏相似也有合於孟子愛而不敬
之說此相戒養親以敬也夫平居能相告戒如此
則孝友不缺矣晳補白華詩曰白華朱萼被於幽
薄粲粲門子如磨如錯白華潔白之物幽薄偏處

於衆庶孝子以白華自比而代父當門如磨錯之
自厲有合於曾子大孝尊親其次不辱之訓又曰
堂堂處子無營無欲鮮侔晨葩莫之點辱言孝子
淡然無私欲物莫得而點汚如晨葩然有合於孟
子好貨財私妻子之戒事親者能如此則廉恥不
缺矣皙補華黍詩有曰黮黮重雲濛濛甘霤委發
稠華禾挺其秀此言時和歲豐有合於既霑既足
生我百穀又曰無高不播無下不植芒芒其稼參
參其穡此言宜於黍稷有合於曾孫之稼如茨如
梁如此則蓄積不缺矣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大平之君子至誠樂與
賢者共之也
成王小雅之首特取樂與賢之詩以明致太平之
世亢不可不盡誠以與賢與賢以誠則賢者留而
治可保苟貌與之而誠不加焉則賢者去之矣夫
賢者之去留天下之休戚繫焉故與賢之禮廢則
賢者不安其位而天下之民將不得其所是以人
君以與賢爲急所以樂與者至誠之謂也序詩者
本常推以至誠許人君特於此序發以美成王然
則成王於學之爲王者事已有緝熙光明之漸信
乎頌者雅之積也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翩翩者鵻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南指周南也烝衆也罩籗也汕樔也君子成王也
嘉賓賢者也嘉魚魚之美者甘瓠瓠之甘者鵻鳥
之一者三物雖皆以喻賢者然一章曰罩罩恐其
逸故罩之使入也二章曰汕汕恐其伏故汕之使
出也此言人君之善與賢者處也三章曰纍之乃
瓠之自纍四章曰來思乃鵻之自至此言賢者之
喜仕於王之朝也四章皆言待賢者以燕禮始言
其樂好次言其衎次言其綏而安之次言其又

欲燕之非至誠安能有加無已如此思語助也既
燕而又欲燕亦有思意是詩四章皆比而賦之也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
矣
成王既與賢矣又曰樂得賢成王既太平矣又曰
立太平之基何也竊謂小序言得賢謂成王以得
賢者在朝所以樂也大序言太平之基推原成王
所以能立太平之基者以得賢故也樂與者樂與
賢者相處也樂得者樂得賢者爲用也能處之乃
能用之然後太平之基可立故不能用賢則爲治
之基墜可不信哉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
君子萬壽無期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
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
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南山有栲
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
茂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樂只君子遐不黃耉樂
只君子保艾爾後
南北相周地之南北也臺夫須也可以為簑笠萊
草也可以為菜茹桑可以蠶楊可以舟杞也李也
杻栲也皆可以食吹栲山樗也杻檍也楰山楸也
皆可為器用賢者有益於人之國猶草木之在山

不特為之榮華而且有用如此君子得賢之助可
謂樂矣以國家言之則本固而歷數無期名顯而
歷數無疆以君身言之則為民父母而令聞無窮
遐不眉壽而令聞之著身其康彊而子孫逢吉用
髮之旅有如此者黃髮白復黃也耉面凍梨色也
保安也艾養也一曰不獨身享眉壽黃耉之福子孫
亦獲其艾以保其身也是詩五章皆比而賦之也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
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將補由庚詩曰蕩蕩夷庚物則由之蠢蠢庶類王
亦柔之一曰王道平夷則物自全其性命人君將以

遂物之性亦本於王化之柔和有合於致中和萬
物育之說又曰四時遞謝八風代扇五緯不愆六
氣無易此言王化既柔則時序風氣無不得其和
有合於贊化育與天地參之說如此則陰陽不失
其道理矣皆補崇丘詩曰瞻彼崇丘其林藹藹植
物斯高動物斯大又曰何以損不繁何生不茂物極
其性人永其壽此言古者陰陽和風雨時五穀登
六畜蕃山不童澤不涸時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
如此則天地之間無物不遂矣皆補由儀詩曰肅
肅君子由儀率性明明后辟仁以為政又曰魚游
濟沼鳥萃平林濯鱗鼓翼振振其音此言古者不

風不暴不行火田草木不折不芟斧斤不入山林
豺祭獸然後殺獺祭魚然後漁鷹隼擊然後羅
設是以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大夫不麛不卵
士不隱塞庶人不數罟故鳥獸魚鱉皆得其所如
此則天下之物皆不失其道理矣
蓼蕭澤及四海也
記者以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爾雅謂恩澤
下流無內外之間非專為四夷也書曰州十有二
師謂諸夏也外薄四海謂四夷也繼之以咸建五
長則內外並舉是詩澤及四海者正謂由諸夏以
及四夷也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革沖沖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蕭長大貌蕭香草也湑露聚貌瀼瀼盛貌泥泥濕貌濃濃厚貌既見君子來朝而見天子也諸侯朝王必有恩數以及之故以露之霑濡蓼蕭為喻一章謂諸侯見天子其心既莫不傾盡故天子與之燕飲笑語情既無間則論毀難入所以有美譽而可安處也二章謂諸侯見天子被天子之寵光於是稱頌天子之德施於我者既無差爽頌其壽考無忘此也三章謂諸侯見天子燕樂之際天子豈弟易直宜兄宜弟謂同姓諸侯於是咸祝頌天子欲其有令善之德壽考而豈樂也四章謂諸侯見天子被乘馬路車之賜鞗革沖沖而垂和鸞雝雝而鳴於是又祝頌天子萬福皆備以此報上也是詩四章皆比而賦之也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燕以示慈惠禮不嫌於厚故燕禮曰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甸人執燭於庭閽人為燭於門外然所謂宵亦以禮意夫豈躬逮宵可也亦不可以為燕禮之常詩之所詠亦記成王一時待諸侯之厚如此學者不可不知也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蓼蕭以恩數寵諸侯故厭厭則恩澤乖湛露以燕飲親諸侯故厭厭則萬國辭二詩正一時之詩故皆以露起興湛湛多貌厭厭安貌一章以露之潤物非見日則不乾喻君之安然燕飲非醉則不止以醉為則故夫醉雖至宵可也二章以露之在茂草喻天子燕同姓之諸侯考成也在宗于尤貴於成禮也載者以宜兄宜弟為同姓則此詩以在宗為同姓何疑之有說者乃為夜飲必於宗室謂路寢之屬果爾則是燕必以夜豈天子待諸侯之禮也與燕禮宵則執燭之意異邪三章以露之在杞棘喻天子之燕諸侯而明信之見於德者無有不善四章謂桐椅之實得露之滋潤而離離喻諸侯被天子之恩澤充足飽滿而天子之樂易見於儀者無有不善此詩人形容天子之有德有儀如後世樂章必頌君德是也說者以顯允君子豈弟君子為

諸侯夫君子之名天子諸侯則可通稱而蓼蕭湛
露既為同時所用之樂章豈得前篇以君子稱天
子後篇以君子稱諸侯況前篇既以令德壽豈稱
天子矣而後篇又以豈弟稱諸侯可乎是詩四章
皆比而賦之也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左傳甯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賜
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燕杜預釋之
曰愾恨怒也覺明也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弓矢
又為歌彤弓以明報功燕樂此言周之舊也至東
遷以後平王以賜晉文公書文侯之命是也說者

謂平王立文侯有迎送安定之勞此謂有功於王
室也襄王以賜晉文公見之左氏傳為文公獻楚
俘于王之故此謂有功於攘夷狄也然文公之敗
楚師功大於文侯故襄王遂策命晉為侯伯使專
征伐以正諸夏凡彊陵弱大并小皆得以制之此
先王維持諸夏之意也故曰彤弓廢則諸夏衰矣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
設一朝饗之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
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
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醻之

彤赤也弨弛也凡弓皆漆賜則赤一而黑十以赤
為重也造弓工成則獻於王王受而藏之以待好
賜其藏之也載以抗之櫜以韜之嘉賓謂諸侯之
有功者於是王者貺以彤弓表中心之至意非王
中心之所喜非王中心之所好不足以得此貺蓋
貴此賜不輕予也既賜之遂燕之所謂覺報燕也
鐘鼓盛樂也舉鐘鼓而言則儀物之盛可知矣一
朝亦取終朝之意謂禮意之厚終朝而不倦也周
語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又曰公當享卿當燕
則饗禮重於燕明矣然饗以訓恭儉故不過於終
朝燕以示慈惠故不嫌於夜飲左氏傳曰禦饗趙
孟禮終則燕此饗不過終朝之說也饗雖不過終

朝甚尊之而不媟也故曰右之有獻醻之而
不疎也故曰醻之是詩三章皆賦也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
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天下固未嘗一日無才人才亦不可一日不養學
校者養才之地也自非人君之仁中心好之往往
以無近效而不加意者多矣是詩之序上言樂育
材下言天下喜樂蓋人君以能養材為樂則人材
亦以得其養為樂說者謂正小雅二十二篇皆因
事而歌菁菁者莪其天子行禮於學校之歌歟傳
曰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表記以豊

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爲周家數世之仁蓋自文王有豐水之辟廱而詩有於樂辟廱之歎武王有鎬京辟廱而詩有無思不服之詠今成王大平不忘學校詩人謂之能育材豈非文武貽謀有自耶所謂數世之仁者如此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莪蒿屬物之至微者而能菁菁然茂盛以中阿中沚中陵皆地之美有潤澤以養草木故得遂其性

也古者五貝爲朋漢置貨貝五品每品以二爲朋百朋言錫予之多也學校者人君養材之地有師友之訓有絃誦之習校試有法庖廩有繼所以待士者厚矣視莪之菁菁何足道哉然而人君之未視學也則不能不以爲憂憂之如何憂其不好士外雖厚其養而非中心之所欲也及人君之既視學則多士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視君子接我之威儀則知其不嫚士矣視君子賜我之百朋則知其不輕士矣安得不樂安得不喜乎卒章自謂多士之材如以楊爲舟可用以濟始者未見君子懼其不見用故如舟之汎然於中流則沉則浮心靡有定今既見君子故我心休休然不復有私憂過計也百朋者厚下之禮也威儀者接下之儀也故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是詩四章皆比而賦之也

詩補傳卷第十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詩補傳卷第十七

逸齋

變小雅

文武小雅一詩廢則一事缺已於諸篇言之厲王盡廢小雅故變小雅無其詩伊著其失於六月之序以明宣王中興自六月始其不得爲正雅則非特厲王之過也

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爲國之基隊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凡詩言月皆夏正如正月十月之交四月是也月令季夏之月不可起兵動衆司馬法冬夏不興師今宣王六月出師以禦玁狁孔棘不遑䘏也詩人方且詠歌其事爲宣王小雅之首蓋當厲王大壞之後小雅盡廢四夷交侵之時宣王能厲兵秣馬張皇威武一振衰微之氣是誠可尚也宣王南征北伐之詩皆敘其旣歸之情蓋燕勞之樂章也文武則有遣有勞宣王無遣將率戍役之詩以見倉猝急遣不暇燕也

六月棲棲戎車旣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棲棲猶皇皇不遑安之貌戎車即周官車僕所掌五等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車之萃萃猶副也此五者所謂五戎也飭謂簡閱齊正也騤騤馬之行彊而有節也常服即周官司服凡兵事韋弁服也玁狁旣甚熾是用急以六月出師士卒謂王非私意欲以一正王室誠不得已也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旣成我服我服旣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比物四驪言其比齊其毛物四馬皆驪色也言其馬之衆也閑之維則言其教閑有素馬皆習而有法也我服旣成即兵事之常服也于三十里師行日三十里也師行之始將士皆能明上之意謂我以王命出征非有他也蓋欲我佐天子攘夷狄以安中國耳

四牡脩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

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將士既以王使出征爲喜於是自矜其車馬謂脩飭而廣大顯然可觀雖薄言伐玁狁可以即奏大功况我之師衆皆能嚴整而相輔翼以此而共武事之服則安定王國必矣常服者將帥常日之服武服者則甲胄之類是也

玁狁匪茹如整居焦穫護侵鎬浩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英元戎十乘繩以先啓行杭
茹度也整無罪犯言玁狁之罪可謂不茹度矣既整居周家焦穫之地又侵我鎬方漸至涇陽矣逼近之甚豈可不罰哉今旌旗動色咸有欲戰之氣

或爲徽織之文或畫鳥隼之章而繼旐之白旆則央央然鮮明使元戎以十乘先士卒而啓行也夏曰鉤車先其正者也商曰寅車先其疾者也周曰元戎先其良者也以其良者先行猶今之所謂選鋒也

戎車既安如輊致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此言戎車之安固軒輊前却無不可者四馬皆健而且習薄言伐玁狁已至于大原言逐出之遠也於是歸功於大將謂吉甫有文武之才可以爲萬邦之法也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蔭御諸友炰鱉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此言吉甫來歸天子燕勞而喜之既多受福矣謂受爵賞之福也吉甫於是述上意之厚謂自鎬而歸其行已久所可樂者燕飲之禮得進諸友而共之舉其殽之美者如炰鱉膾鯉以見他物皆稱是又於諸友之中稱張仲之賢謂在此者誰歟乃孝友之張仲也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吉甫此行自非張仲推孝友之德視國事如父母之事視將帥如兄弟之愛安能成功哉吉甫所稱諸友皆天子之大臣與燕者詩人多指同僚爲朋友終則獨

稱張仲疑大臣之主吉甫者然則六月之功所謂將帥和而士豫附也是詩六章皆賦也

采芑起宣王南征也
南征謂蠻荆也玁狁在北則用兵薄伐驅之于大原使之遠遁蠻荆在南則師干之試使之來威而遂已此征伐之辨亦以見宣王未嘗以窮兵多殺爲功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利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許力簟茀弗魚服鉤膺鞗條革
芑穀之美者亦菜名此詩言二歲之新田一歲之

菑畝民居之中鄉不應捋菜蓋以田畝善養嘉穀
以喻周家善養士卒也大雅曰豐水有芑詩人於
文武士皆以芑為喻也芑以喻士卒新田菑畝中
鄉言養之有素也采芑謂采擇而用之行陣也以
素養之士而得方叔之賢以涖之可謂將士俱善
矣方叔之涖軍總三千乘之衆蓋兵車一乘甲士
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合而言之可謂盛矣然詩人
言三百三千皆取其盛未必實然也師干猶言兵
甲試者閱習也率止者率士卒而行也四騏謂四
馬皆騏色也翼翼健而順也路車金路也奭赤色
也其車以方文之簟為蔽其矢以海魚之皮為服

鉤膺謂以金為鉤馬膺之飾也鞗革以革為轡馬
首之飾也言車馬之盛如此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
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軧錯衡八鸞瑲瑲服
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
交龍為旂龜蛇為旐央央鮮明也約軧車之轂以
皮約而束之也錯衡車之衡以雜物而飾之也朱
芾諸侯黃朱芾也葱珩三命葱珩也斯皇色之明
也有瑲聲之和也言車服之美如此
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
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
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隼鷙屬鴥飛疾貌喻師之迅速其行如隼之戾天
其止如隼之爰止也方叔涖而率之鉦人擊鉦鼓
人伐鼓陳師謂布其陣形也鞠旅謂合其行伍也
士卒皆服方叔之明信故進而伐鼓則淵淵然其
聲深以遠退而振旅則闐闐然其行盛而整言師
之出入如此鞠皮毬也合其皮而為之卒伍之聚
取其合也如毬然以兵圍名官蓋取諸此
蠢爾蠻荊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
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
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

蠢無知也荊州之蠻乃與中國為讎敵可謂無知
也方叔雖為時之大老而其謀方克壯宜其一率
師而出即奏捷獻囚而歸而來歸之日戎車嘽嘽
則馬聲之衆焞焞則車飾之盛如雷霆之威耀皆
無衰倦之狀可謂全師而歸矣由方叔之明信
已見於北伐之日故蠻荊聞其威名而畏服不勞
征討也詳味詩人之言方叔可謂賢將矣勞之
詩歸功將率文武之故事也是詩四章三章比而
賦之卒章賦也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
文武之竟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

之田狩而選車徒焉
宣王復古内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以天保以
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亦已近之而二雅之詩皆
不列於正雅何哉豈以厲王大壞之後雖能興衰
撥亂卒不能及文武成王之盛歟是殆論其時非
論其德也竊意宣王雖爲中興之賢主而漸不克
終箴規譏刺之詩相繼並作亦猶衛文鄭武雖爲
春秋之賢諸侯不爲於正風也故非文王不得有
正風非文武成王不得有正雅詩之取與其嚴矣
乎如是詩之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
田獵而選車徒皆有復古之實卓然爲中興之征

前則六月采芑後則吉日鴻鴈誠可以繼正雅而
無愧亦豈可少貶哉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周官言攻木之工攻金之工則攻爲治也一器而
工聚焉車爲多故以攻爲貴也同齊也宗廟齊毫
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彊也田獵齊足尚疾也龐充
實也謂四牡之充實甚壯也東洛邑也謂備車馬
往東都也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田車謂田獵之車皆善也四牡謂駕車之馬皆壯
也甫草謂甫田之草也此就東都大田之有草者

行田狩之事也田者必芟草圍田獵之處以爲之
防未田或舍其中以褐纏通帛旃竿爲門以裘纏
椹質爲槸門廣於車八寸將田驅車而入車軸擊
門傍旃竿者則不得入以罰其不工門有二並南
向天子六軍分爲左右左者之左門右者之右門
不越部伍教戰既畢士卒皆出乃驅禽納之防然
後焚而射焉天子發諸侯發之大夫士次之天子
發則抗大綏諸侯發則抗小綏獻禽於其下故戰
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
之子于苗選徒嚻嚻建旐設旄搏獸于敖
之子有司也夏獵曰苗此時以夏田前言行狩獵

之總名也嚻嚻選徒之聲也旐以致衆故選徒必
建旐而設牛尾於旐之首敖山名選徒既畢因令
搏獸以校其勇也說者謂甫田易野也易野以車
爲主故用以選車田車既好是也敖險野也險野
以人爲主故用以選徒選徒嚻嚻是也雖分車徒
爲二亦教戰之法也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奕奕衆大貌繹聯屬貌時見曰會殷見曰同赤芾
即朱芾也朱赤色相似故通言之金舄即赤舄也
金赤色相近故託言之說者謂赤芾爲臣道加金
爲舄近於褻也此言以伏來會車服之盛也

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決鉤弦也著右手以護大指也天子用象骨爲之
拾遂也著左臂以遂弦也以韋爲之佽謂指臂相
佽比也調謂弓强弱與矢輕重相得也射夫既同
謂皆同力於射禽也助我舉柴謂助我獲禽如積
也此言射之精也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四黃四馬皆純色而兩驂不偏附也御者不失馳
驅之法故射者如彼而命中也此言御之良也射
御相資御良則射中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田事既畢軍旅靜肅唯聞蕭蕭馬鳴之聲見悠悠
旆旌之狀以號令精明故徒御莫有怯惰而善驚
者於是射獲禽焉一曰乾豆謂以上殺爲豆實以
供宗廟二曰賓客謂以次者供賓客三曰充君之
庖謂以下殺充庖廚自左膘射之達于右腢爲上
殺謂自膊後達肩前也射右耳本次之謂自左射
之達右耳本也射左髀達于右䯚爲下殺謂自左
股外達右腢也以死之遠爲上遲爲下故也面傷
不獻謂射背面者踐毛不獻謂在傍逆射者不成
禽不獻謂傷小弱者禽雖多擇取三十焉謂每禽
取三十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于澤宮田雖多
得禽射中則得取禽古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取
故也大庖君之庖也所取止此可謂不盈矣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君子宣王也頒禽既訖已事而歸謂有司此之征
行但聞出師之名不聞出師之聲皆由宣王能素
練之嚴整使然信矣宣王誠爲大成武事也一章
言車馬之備遂如東都二章三章言車徒既選遂
行田狩四章言諸侯會同車服之盛五章六章言
射御之善獲禽之多七章言頒禽之衆充庖不盈
八章言軍旅之肅王事大備序所謂復文武之境
土則二雅所詠南征北伐親諸侯平淮夷之類是
也是詩八章皆賦也

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愼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
詩人之美人君多舉一事終始言之以見其餘可
知也吉日美宣王田獵因而序詩者謂君能愼微
接下臣能自盡以奉上蓋於田獵之事知之也且
田非重事也既詳日而祭馬祖又謹日以差我馬
則必能致謹於國事矣因田而得禽非厚使也備
爲禮而以御賓客則必能與之食天祿矣虞人既
驅獸必於天子之所左右皆取禽共天子之燕則
他日必能用命矣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
從其羣醜
外事以剛日戊剛日也庚午前二日即戊辰也伯
馬祖謂天駟房星之神也將用馬之力必祭馬之
祖謹其事也車攻而馬壯則升陵阜而從禽獸之
醜類無不獲矣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
之從天子之所
庚午亦剛日也差擇其馬所謂田獵齊足尚疾也
於是虞人驅獸而同之舉鹿之牝者言之尚麌麌
而衆多也禽當獮是也故自漆沮驅獸至天子田

詩補傳卷一七　十一

所見其盡力也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
右以燕天子
祁衆也謂中原之獸甚衆有或趨而儦儦或行而
俟俟或三爲羣或二爲友於是左右之從田者悉
力相率驅禽以共天子燕賓客之用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
賓客且以酌醴
豕牝曰豝兕野牛也天子既張我弓挾我矢一發
而得小豝左右則悉力以殪大兕以見小大畢陳
於是以此物進賓客而酌醴示不專饗也田獵

一也終始如此天保君能下下臣能歸上亦何以
異宣王明文武之功業蓋於吉日而可見是詩四
章皆賦也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
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
鴻鴈爲使臣之詩先儒之說是矣然不必以鴻鴈
比使臣蓋詩有哀鳴嗷嗷之語使臣豈至是哉故
學者疑焉嘗求之序詩意自明序言萬民離散不
安其居鴻鴈隨陽往來莫有定處正萬民離散之
象也宣王勞者勞之來者來之往者還之擾者定
之危者安之散者集之豈人君自爲之哉必有使

詩補傳卷十七　十二

者將明命宣德意而行之故萬民雖衆至于矜寡
無不得其所然則鴻鴈之詩爲使臣而作明矣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
人哀此鰥寡
大曰鴻小曰鴈肅肅然而有聲也鴻鴈飛必成行
列故以喻民之離散相攜持而去也之子謂使臣
也車攻以有司爲之子亦此類也老而無妻曰鰥
老而無夫曰寡使臣之行驅馳原隰所謂劬勞于
野也訪問及可矜之人尤哀此鰥寡必有以澤先
於無告之民故於首章及之也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

乃其究安宅
中澤澤中也垣牆也究終也民之離散不免暴露
如鴻鴈之集澤中使者於是爲之經營垣牆一丈
爲板五板爲堵百堵同時而作雖則劬苦其終可
以安居矣
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
謂我宣驕
離散之民喜使者之來皆合辭告訴如鴻鴈之哀
鳴嗷嗷使者於是告之曰凡爾庶民有哲而知人
者有愚而無知者我銜命而出哲人則知我劬勞
於國事愚人則以我宣可其驕耳是詩三章章皆比

而賦之也
庭燎 美宣王也因以箴之
箴猶鍼砭然有疾則當施之百官之箴王闕亦必
見其有闕而後箴之無故而爲之哉夫進鋭退速
固有此理使宣王能自體不息終始如一亦安可
非也今觀詩之三章首章以夜未央而問次章以
夜未艾而問卒章以夜鄉晨而問則宣王怠意已
見於漸晚矣庸可以勿箴乎傳言官箴王闕謂
各因其所居之官而獻箴庭燎之箴其司烜之屬
所爲乎其後宣王夜卧晏起至頃賢后脱簪待罪
詩人之箴以若符節也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將將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晣晣君子至止鸞
聲噦噦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煇君子至止
言觀其旂
未央夜未及中也艾夜未盡也鄉晨夜近曉也
鸞聲車之和鸞也庭燎者即周官司烜之所供門
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始言之光終言晣晣卒言
有煇皆言明且協韻也詩人設爲宣王之言初以
夜未央而問既而至未艾而問既而至鄉晨而問
豈非已漸有怠意乎與其太蚤而易怠孰若有常
而可久夫未明則君子之來非特聞其鸞音耳將

將聲和也噦噦聲徐而有節也既明則見其旂色
此蚤晚之辨也先言美而繼以箴謂前可美而後
可箴也是詩三章皆賦也
沔水 規宣王也
規正圓之器也物不圓者規之使圓正諫之義也
傳曰近臣盡規謂規切人主近臣之職也卒章有
讒言其興之戒必宣王頗惑讒言不親諸侯故近
臣規之也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
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沔流滿貌鴥飛疾貌夫水也猶朝宗于海隼之飛止

亦山乃理性之自然以詩人必知宗王室嗟我兄弟與國人朋友莫肯以亂爲念誰無父母何忍與訛言讒譖以相及乎蓋當時必有讒言起於兄弟國人朋友之間故為此言也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沔然之水今湯湯放溢而無所入鴥然之隼今飛揚而無所止喻彼讒者不得安其職守念彼不循理之讒人使我載起載行心之憂懼不能自已也

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卒章彼讒者能自反謂尤人不如責己但能如隼之集循中陵而安於義命則訛言之民寧不少懲乎言亦當止也我於朋友既盡其敬讒言豈必興乎言亦當息也不敢望上之察姑欲自修以弭讒規王之惡不既深矣乎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鶴鳴誨宣王也

鶴鳴其師傅之作歟他人之言不當直謂之誨也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它山之石可以為錯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是詩終篇皆取物爲比詩人之意蓋微此詩爲特異又無大序故諸儒不勝其異說惟毛氏謂樂賢用滯可以治其國鄭氏謂教王求賢人未仕者毛鄭在衆說之先意必有師承今取毛鄭之說斷一篇之大義殆無倚揣諸儒例不之信獨何歟

皋水中之澤也園山中之藪草木者也詩人於水取鶴與魚於山取檀也蘀也穀也石也以喻賢之小大皆當舉而用之謂賢之大者則雖身隱而名著如鶴之鳴于九皋深遠之地而上聞于天下聞于野而其小者則滯於下如魚之潛伏于淵渚此取澤中之物以爲喻也賢之大者則能任重而致

遠如檀有堅美之質可爲輪輻之用而其小者則滯於下如蘀之積雖亦可以糞其本如穀之惡木亦可以績其皮如石之粗厲亦可爲錯以利器攻王以成文此取園中之物以爲喻也詩人誨王於賢之大而有實如鶴如檀者則舉而置之高位如舜之選於衆皐陶於賢之小而沈滯者則慕收並用如堯之野無遺賢則可以治其國矣所謂求賢於未仕者如此蓋毛鄭之意也詩人嘗以嘉魚喻賢者以伐檀喻君子則毛鄭之說不爲無據一說謂詩傳之誨王當切於王身其大則王之言動其次則王之好惡也鶴之鳴也魚之潛也旨以爲

處於高深人所不聞不見也然鶴之聲下則聞于野上則聞于天木魚爲人之所聞魚或由淵而出乎渚或由渚而入乎淵木魚爲人所見故以諭王之一言一動無隱而不形舉二物而言所以誨王當戒謹於所不睹恐懼於所不聞也園之有檀木之堅美可貴者也他山之石物之粗厲可賤者也然檀之下有蘀之穢雜有穀之惡木豈盡可貴乎石可用爲錯以利器攻玉以成文豈盡可賤乎故以諭王之好惡取舍不可不謹舉二物而言所以誨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也亦通似不若毛說終始於用賢之一說姑存之是詩二章皆比也

祈父刺宣王也

宣王即位二相輔之有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歸宗周至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說者謂至是始衰是詩爲刺宣王首篇乃爪牙之士怨司馬而敢之不修致我於憂恤夫以宿衛之士而從征役使不得養其父母豈非王政之闕歟二相即周公召公謂之共和者是也共和之政凡十有四年召公人皆知爲召穆公虎獨周公不著其名或謂史記周宣王時有樊穆仲韋昭曰穆仲仲山甫之謚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韋昭曰食采於樊疑周公即仲山甫也仲者姬姓之次子也山甫其字也穆者其謚也樊者其封邑也漢杜欽乃謂仲山甫爲異姓之臣彼蓋以仲爲姓不知仲爲次子之說也二公皆謚曰穆亦共和之意山甫豈後嘗封於樊歟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厎止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祈父司馬也書亦有圻父說者謂掌封畿丘甲此詩宿衛之士自謂以爪牙謂當扞衛王室何爲轉移我于憂恤之地使靡有定處乎爪士爪牙之士也厎至也祈父亶不聰謂豈不聞我有父母而輕用我以戰使老母自尸饔飧之事此我之甚憂也不敢怨上歸過於司馬詩人之意微矣是詩三章皆賦也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白駒刺宣王不能用賢賢者去之詩人眷然欲其留心乎愛君故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良馬以比君子伊人指賢者也皎皎白駒喻賢者有潔白之德宜在朝廷今乃退而家食如白駒無

蓋秣之養而食苗食藿於場圃故詩人欲縶而絆之維而繫之縱不能久留使一朝一夕之永得賢者暫逍遥於此爲嘉客於此亦我心之願也

皎皎白駒賁彼義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

賁光采也思語辭也此章勉賢者之留謂賢者爲邦家之光儻能來爲朝廷爲公爲侯則逸豫亦自無期何必去國而後逸豫耶蓋言賢者之用庶政猶與可以久享逸樂也於是戒其毋過於優游自逸勉其毋決於遁去也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此章不欲斥王不能留賢第言賢者適於寂寞之鄉如白駒在空谷所身止生芻一束之薄以給賢者廉貧甘於苦淡其德如玉之潔白不可得而縶染然詩人愛君之心不能自已又祝賢者毋自金玉其言而有遐遠朝廷之意尚冀其來忠告其君以善道也爲此詩者其亦賢矣乎是詩四章皆比而賦之也

黃鳥刺宣王也

宣王初政民之離散者劬勞來還定安集之風俗固嘗相親睦矣至其末年王政漸衰民俗漸薄如黃鳥我行其野是也二篇之序皆不明言所刺然黃鳥言此邦之人不我肯穀故說者以爲適異國而失其所者我行其野言昏姻之故言就爾居故說者以爲從異國之昏姻而不見恤者詩辭亦可見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黃鳥倉庚也以遷于喬木爲得其性亦未嘗下拾遺粒今乃集于穀于桑于栩皆下于喬木而啄人之粟之粱之黍可謂失所矣譬之適異國之民而所至之邦人不能與之相善故曰不我肯穀不能與之相知故曰不可與明不能與之相安故曰不可與處於是思歸故國復依族人與諸兄諸父也國風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此之謂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爾雅曰婦之父母壻之父母相謂爲婚姻是詩卒章有舊姻新特之說乃昔日之婚姻人情易以衰薄也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比也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
我畜復我邦家我行其野言采其蓫比也昏姻之故言
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我行其野言采其葍
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不以富亦祇以異
適異國者因所見以起興謂我行於野見蔽芾之
樗雖為惡木猶可庇而息我以昏姻之故謂可就
爾居處矣爾既不能養我故欲反故國是樗之不
如也見采蓫者雖為惡菜猶可以療疾我以昏姻
之故謂可就爾止宿矣爾既不能養我故言欲自
反是蓫之不如也見采葍者雖為惡菜猶可以為
食爾乃不肯思我舊日之昏姻但求新昏以為特

二十一

異成實也實不以彼之富而厭我之貧亦祇以新
昏為特異故棄我耳是葍之不如也特猶今人言
如出不當[illegible]異也說者以特訓匹固[illegible]實維我
特亦既[illegible]之矣是詩三章皆興兼賦也
斯干宣王考室也
豐[illegible]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說者謂設盛食以落
之[illegible]宣王落成之詩祝頌之辭如張老之[illegible]
[illegible]也宣王小雅終於斯干無羊玩其辭當在復[illegible]
講刻之先蓋作於宣王方盛之時斯干言兄弟似
續及男女之祥亦我於文武天保之福祿無羊言
牛[illegible]之出及此年富庶亦我於文武魚麗之盛多

以中閒不能無失既不得為王雅矣故以二篇為
小雅之終宣王大雅無刺之之詩亦此意也斯干
無羊不列於大雅亦以考室考牧為攻之小故也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
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秩秩安流也幽幽深遠也干謂大水之傍也山謂
終南之山也宣王作室臨水面山形勢之美如竹
之苞謂根本之固也如松之茂謂枝葉之密也宜
其聚國族於斯兄弟則和好親睦無相圖之害也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似嗣也續繼也妣祖周之先世姜嫄后稷而下皆
是也宣王作室蓋所以繼嗣其先之基業故多至
於百堵戶必於西南蓋北則王寢東則東宮也於
是而居處於是而笑語也

二十二

約之閣閣椓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
芋
約者以繩束版也椓者以杵築土也閣閣形之端
直也橐橐聲之堅實也[illegible]
以除去風雨鳥鼠之患君子居之所以益盛也芋
當作去聲與除去協[illegible]盛義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
攸躋

跂立也棘急也制度之嚴正如人之跂翼而不偏
廉隅之繩直如矢之行急而無枉其簷阿之峻如
鳥之驚而竦顧謂其勢之騫舉也其丹雘之新如
翬之飛而舒翼謂其文之煥發也此章一曰其堂也
故宜君子升而聽事焉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
子攸寧

殖平也覺明也庭謂宮庭之內貴其平也楹謂兩
楹之間貴其明也噲氣咽猶言下氣也噦聲徐
貌猶言柔聲也正正寢也冥奧室也君子處正寢
欲其辭而無畏氣故曰噲噲處奧室欲其和而無

戾故曰噦噦詩人形容君子之辭氣有雖難在
宮之意此章曰其室也居室如此所以攸寧也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
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

莞叢生於水曰莞可以為席竹叢生於陸曰簟可
以為簟寒暑之用也故以上下言之寒暑用物得
宜故寢乃安寢安矣則寢與俱無患而吉夢形焉
吉夢維何男女之祥也此禱頌之辭也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大人占夢時在位之人有德者猶言碩人也宣王
既考室命大人占之但人卜之屬占其吉凶
也占夢之官於是占其兆謂熊羆在山且力壯
毅故為男子之祥虺蛇在穴且柔弱隱伏故為女
子之祥也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
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
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乃生男子寢之牀衣之裳弄之璋皆尊之也乃生
女子寢之地衣之裼弄之瓦皆卑之也璋以玉為
之貴可知也不以為臣之藏瓦以土為之賤可知
也不以為紡之具男子則聽其泣喤喤知其他日
佩朱芾為君為王女子則欲其無過可指無善可

稱他日在中饋無遺父母憂耳此二章雖皆禱頌
之辭然非王者之夢安得有此祥邪是詩九章皆
賦也

無羊宣王考牧也

牧養雖為政之小然犧牲於是乎出亦國家之先
務葛伯不祀湯使人遺以牛羊衛為狄所滅齊侯
歸之牛羊豕雞狗皆三百以此知牧為國之大事
而牲殺不備不可以祭武王數紂之罪曰犧牲粢
盛既于凶盜庸可以政之小而忽之哉宣王當板
蕩之後室牧之政皆廢宣王能以次脩舉考室於
先既知所以為似續之計考牧於後又知所以為

爾牲之具二詩之宣王誠中興之不可闕歟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而純爾羊來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羊以三百爲一羣謂每羣皆三百也牛以九十爲一犉謂每色皆九十也羊火畜也故其性好觝觸今言其角濈濈則比聚而不觸也牛土畜也故其病則耳燥今言其耳濕濕則潤澤而不病也思語辭此章言牛羊之衆多也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牛羊衆多必求水草之地而牧之阿者草之所生

池者水之所鍾寢一曰其息也訛言其動也牧人持而具簑笠以從牛羊之所宜適所以蓄息各以其類別之爲羣皆至三十之多則以之供天地宗廟山陵羣祀之牲無不具矣此章言牛羊之遂性也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麤曰薪細曰蒸牧人有餘力取薪蒸以歸而牛羊以時合其牝牡此牧事向成矣所慮者惟羊善耗敗耳今視其羊皆矜矜然若知自愛也兢兢然若知所畏也如此則無騫崩之患矣羊有疾輒相汙故以騫崩言之其下來也不煩鞭箠麾以肱即皆登牢棧言其馴也此章言牧事之成也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牧事既成牧人休暇而吉夢形焉乃獻其夢于上大人占之知其爲正夢陰陽和則魚衆多故夢衆魚則爲豐年龜蛇爲旐陰物也鳥隼爲旟陽物也故夢旐旟爲室家有室有家則子孫蕃衍也故曰溱溱考室之夢人君之夢也考牧之夢牧人之夢也貴賤之不同而其夢皆出於正蓋由心之逸樂故能以和召和休祥之應可以類推此二詩皆終之以吉夢爲中興之美也是詩四章皆賦也

詩補傳卷第十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逸齋

變小雅

節南山　家父　刺幽王也

家父疑周之世大夫也至魯桓公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上距幽王之末已七十五年非作詩之家父明矣然世禄之家同號同字則有之同名則不可或謂春秋書其字且求車非美事不宜有書字之褒而况是詩曰家父作誦豈有作詩刺王而以字自命耶某周大夫別有家父者偶同名耳左氏傳載韓宣子來聘季武子賦節之卒章或謂此詩古止名節如抑之類然傳所載孔子讀詩亦曰節南山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節高峻貌巖巖石貌赫赫顯貌師周三公也師尹尹氏爲師者也惔内熱貌斬絶也監察也南山人所瞻仰喻居三公之顯位民亦皆仰之如山而所爲不善使人積忿熱中畏禍至不敢戲言如此則國祚卒於斬絶王何爲不監察之乎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

猗盛也瘥病也薦重也與荐同義憯痛也與慘同義山氣潤澤平均故草木之實人望之皆猗然而盛師尹居三公之顯位而不能持平均一所用皆瑣瑣姻亞而君子則棄而不用故乖氣所感上則天降荐瘥之病下則民罹喪亂之多今民之怨讟出言不善矣我所痛者王不能懲創咨嗟夫所以止之也

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氐本也又星名爾雅曰氐天根也說者謂角亢下繫於氐如木之有根故曰天根也與本同義均平也與鈞同義維持也與綱同義毗輔也弔哀也二公爲國之根本當秉持國均爲四方之綱上以輔佐天子下以覺悟斯民奈何天不哀下民而使尹氏在此位豈宜視其將空我之國而不恤衆民乎假天爲言怨王而不敢斥也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膴仕

仕猶用也罔猶無也夷平也膴美也兩壻相謂曰亞壻之父曰姻此章刺王不親庶政而專任師尹下民所以不肯信服王既不能詢問君子不能任用君子勿謂國無君子也但君子皆用是自務平夷用是自務退已無爲小人所危殆耳今視在位

皆師尹瑣瑣之姻亞無有能美其所任之職者猶
言不能善其職也
昊天不傭降此鞠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
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傭均也鞠盈也訩亂也惠順也戾乖也屆至也闋
息也夷平也違去也上章旣言在位皆小人此章
望王用君子以止亂謂小人肆爲不善無所歸咎
皆由昊天不均降訩亂如鞠之合昊天不順降乖
戾如此其大君子如昔至而任事則民之憂心當
少息君子如平夷無患則民之怒心亦皆去矣鞠
之爲物合皮而成詩人每用之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
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
此言王旣不能用君子是我民不見哀於昊天故
致亂無有定日也式月斯生謂亂方且月益生而
未已民何由而安哉我所以憂心悶憒如病酒者
之甚也國成謂國之成法如綱紀制度之類是也
秉國均者大臣秉國成者人主也不敢斥言王故
云誰也刺王不自爲政卒使民之勞苦誰之過歟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項大也蹙縮也此章言亂旣靡定則四方莫不皆
然雖有四牡且項領肥健而視四方之亂蹙縮無
有可馳騁之地亦寓意言君子有可用之才而無
所施設也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旣夷旣懌如相醻矣
茂盛也懌悅也上章旣憂四方皆亂無所往此章
言亂世小人情狀喜怒不常難與共立人之朝方
其盛惡作惡視之如欲以戈矛相害及其怒平而
悅則如賓飮之相醻矣君子進退無所容所以刺王
也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此章復呼天而疏之曰昊天何爲不平耶師尹爲
惡不悛禍將及我王不得安其位矣師尹不自懲

艾其心而反怨正人所謂惡直醜正也家父恐王
之不寧愛君之至也
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家父世臣身任國爲安危故自顯其名誦言作詩
不知師尹之怨且究極言王罔之訩亂蓋心乎愛
君急於正救尚冀用是可以化師尹爲惡之念以
養此萬邦困窮之民奈其不能聽何哉以憂心爲
指王言詩人固多爾其君然皆微其辭故爾而親
之理無所歎此詩旣明言我王又指言王訩不當
以此又爾其君是斯之也孰謂家父之賢而愛
君之言不亦諂口譽肯鄙其君乎是詩十章一章

二章比而賦之餘皆賦也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正月之下即十月之交皆記幽王之失道天心仁愛之欲止其亂故出異災以譴告冀其恐懼而脩省也夏之四月謂之正月者正陽之月也夏之十月謂之陽月者嫌於無陽也正陽之月而隕霜陽當盛而為陰所侵也無陽之月而日食陰太盛而陽不能立也陽君道也夫道也陰臣道也妻道也幽王臣則師尹皇父之徒妻則褒姒天之譴告明矣或謂正月繁霜無是道也遂以繁霜比訛言是疑四月不應有霜也幽王十月日蝕說者初亦疑漢曆無之近世儒者考之唐曆方知為幽王之六年竊嘗考之漢晉二史漢武帝元光四年四月隕霜殺草晉武帝咸寧九年四月隕霜傷宿麥則幽王之時日食地震百川沸騰天地變異多矣四月繁霜何疑之有幸而聖人存之六經為萬世警戒庸可忽而不信哉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癙憂以痒

繁多也將大也京京亦大也癙憂憂也痒病也幽王之時上則天變以正陽之月而有繁霜之災下則民亂而興訛造訕譸張為幻故大夫既憂傷天變又憂民之訛言其變又大於繁霜之害物蓋謂人妖甚於天變也然此獨我憂心京京而大爾他人皆不知憂也雖不知憂尚冀其哀我以小心畏禍之故癙憂而至於病也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瘉病也莠惡言也穀善而莠惡也愈愈憂甚也人窮則反本故呼父母而傷己也謂父母生我何為使我之病如此蓋此病不自我之先不自我之後適丁斯時耳斯時何時也訛言之時也訛言之人者善惡易是非言之好惡皆自其口出我心之憂日益以甚而不知者反笑侮我以為不然也

憂心惸惸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惸惸獨憂也無祿不幸也訛言可畏人不知憂而我獨憂之憂之何如念我固已不幸矣將與此無罪之民併淪胥為臣僕也古者以罪人與亡國之虜為臣僕故箕子曰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是也哀我人斯復從何而得祿猶烏之飛未知其止誰之屋也烏好集人之屋故取以為喻也

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上章旣有爲臣之憂故此章以中林材木爲喩謂
材木可以大用而摧毁之爲薪蒸衣冠陷爲皁隸
亦猶是也民今此憂甚危殆矣視天夢夢然若無
所見非無所見也特以天未定故未能勝人耳定
則能勝之矣於是又從而嘆之曰大哉上帝謂天
之有主宰者當有所憎於人而視其受禍而不恤
耶亦適當其未定耳此亦窮則反本也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
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此章言民之訛言固有顯然有形可證其妄者如
謂山爲卑今有山脊之岡有大阿之陵可以證其
妄矣而王皆不能辨之故訛言之甚顯者亦不知
懲艾如此則亂將至而不知懼方且召故老問以
占夢屬意於卜祝之事故老乃耆德老成之人知
其不可與言亦不開規諫則知幽王之朝莫有言
其非者矣君臣皆自以爲聖猶烏之首尾毛色不
異人無有辨其雌雄也占夢亦先王所不廢然當
上下逸豫之時休祥將至則命大人占之爲可矣
當訛言與亂之時危懼不暇而人君忽其所可憂
乃召彼故老訊以不急之細故是則可刺也孔叢
子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
自以爲是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

爲是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旣自賢矣而羣下
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
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
亦似君之君臣乎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
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蜴
局曲也蹐累足也倫序也脊理也虺蝮蛇也螫毒
視他蛇爲甚蜴守宮也能十二時變色上章旣言
訛言莫之懲故君子懼及於禍天雖高不敢不局
曲而處地雖厚不敢不累足而動我維以此言號
呼以告人實有倫理哀當今之人不能聽我之言
何爲如虺之肆毒以害人如蜴之變幻莫測也家
語曰孔子讀詩正月之六章惕焉如懼曰彼不達
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
身危時不興善己獨由之則曰非妖即妄也故賢
者旣不遇矣恐不終其命焉桀殺龍逢紂殺比干
皆是類也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
敢不蹐此言上下畏罪無所自容也
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扤我如不我克彼
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阪田郊野荒蕪不治之田亂世之喩也君子如菀
茂特出之苗已難於獨立矣小人如風且搖扤之

如恐不能戕我之生也天豈不仁哉君子之處亂世爲小人所傾將及於禍無所歸咎之辭也君子爲小人所傾所望於王力保護之耳今王始者欲求我爲法則惟恐不我得也及旣得之則虛拘執我於此如好仇然亦不與我爲力此所以歸咎於天之抗我也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呼悅反)之

上章旣言王不與爲力則君子亦無望矣第中心之憂如有物鬱結而不可解耳正政也威滅也古詩尚字多通於是歎今茲國政何其危厲也始謂火之方揚熾而燎于原寧能撲滅之乎今周宗赫赫之盛乃爲一褒姒所滅矣時宗周猶存而云滅者蓋禍有本矣必然之理也此所謂危厲也

終其永懷又窘(巨隕反)陰雨其車旣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才再反)將伯助予

上章旣言宗周有必滅之理君子憂君無所不恐懼然心念終欲深長思之以救其危亂奈又窘陰雨何詩人以天之未陰雨喻閒暇以陰雨喻急難謂又窘於急難之故也急難者何謂王儻能用賢方伯糾合諸侯以自輔猶可爲也今乃不然譬之車旣載物矣乃棄其輔今人以杖束於輻謂之輔蓋所以助車也棄其輔則必輸墮所載之物矣爾王旣至傾覆將欲求助於方伯亦何及哉幽王倚嬖諸侯諸侯皆不欲朝故君子以是諭之秦晉之伯皆率諸侯以輔王室者也傳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亦此意也蓋輔者以佗物負於輻以助車猶天子有方伯之外助也或疑伯之一字不可爲方伯竊謂侯于周服維予侯興詩者皆以侯之一字爲諸侯此其例也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音云)屢(力住反)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上章旣刺王之棄爾輔君子之心猶未忍捨王又再三誨王以求輔之道謂王誠能如載物之車勿棄其輔以環束於輻又數顧視其將車之僕則不至於墮其物矣誠如是則終可以踰越於絕險之地而不致曾不是思何哉輔旣喻方伯諸侯僕宜喻天子之守通于四海者王誠得方伯諸侯之環輔又數命大臣以親方伯諸侯則宗周雖更危難可無虞於傾覆也奈王曾不以是爲意何詩人以員爲負商頌曰景員維河蓋謂環景山者維河水也

魚在于沼(之紹反)亦匪克樂(音洛)潛雖伏矣亦孔之炤(灼)憂心慘慘(七感反)念國之爲虐

上章既言再一誨王以求輔王曾不以爲意於是君子憂懼於無所容以在沼之魚譬君子之在野亦炤然易見終難避禍可謂無所容矣是以憂心至慘慘而痛念此之虐皆國之自爲也不忍斥其君故曰國也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戶交反洽比毗志反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

上章既言君子憂心慘慘而痛然小人曾不是憂方且以旨酒嘉殽和洽其鄰里與親戚而相倡和正如燕雀處堂母子自以爲樂突決棟焚怡然不知禍之將及也君子自念獨我憂心慇慇然而痛

甚也莫有知我者矣

佌佌音此彼有屋蔌蔌音速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於驕反是椓竹角反哿矣富人哀此惸獨

佌佌小也蔌蔌陋也穀祿也祿富也卒章言小人得志佌佌者彼有屋以安居矣蔌蔌者方有祿而不艾也民今不幸如此豈天生此天夭椓喪我宗周乎又榮然富此天孽之害富人猶有力可自爲計若此孤者惸獨之民無策以避禍也爲此詩者其賢矣乎國不可爲矣猶冀有以扶持之王不可與言矣猶冀有以開悟之卒至於無可奈何而惸獨之氓亦可憫焉是時十二章皆賦也中間亦多比興之言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小雅無厲王之詩鄭氏以爲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厲王之詩也毛氏作傳遷其第而改之耳其說曰師尹皇父不得並政褒姒豔妻不得偕寵番與鄭桓不得同位先儒非之謂使師尹皇父番與鄭桓先後共事褒姒以色居位謂之豔妻其誰曰不可又謂韓詩之次與毛氏合案幽王八年以鄭桓公爲司徒安知其前無番爲司徒而四詩非厲王明矣竊嘗詳考之詩十月辛卯日有食之驗之唐曆在幽王六年一也百川沸騰山冢崒崩

稽之史記幽王二年三川皆震二也雨無正言周宗既滅指赫赫宗周褒姒威之之事三也小旻言謀夫孔多發言盈庭謂七子之徒若厲王監謗鉗服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安有孔多盈庭之刺四也小宛言念昔先人有懷二人先人謂先王二人謂文武若厲王先人則爲夷王安能思文武之事五也鄭氏好立異何其踈耶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交者日月之交會朔者月之朔日也詩人於夏正皆以月言於周正則以日言故不曰朔日而曰朔月也

日月皆右行月行天一周追及於日而與之會則
食杜預曰日月動物不能不少有盈縮故有雖交
而不食者有頻交而食者孔穎達曰月或在日道
表或在日道裏故不食月與日同道乃食也又曰
若月先在裏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先在表雖依限
而食者少此皆據曆而言若然則詩人以爲孔醜
何也惟國朝儒者歐陽脩志唐之曆其日蝕議略
曰日君道也月臣道也望而至於黃道是謂臣干
君明則陽蝕之朔而至於黃道是謂臣壅君明則
陽爲之蝕十月之交於曆當蝕君子猶以爲變詩
人淳之然則古之太平日不蝕星不孛蓋有之矣

若還至未分月或變行而避之或五星潛在日下
禦侮以救之或涉交數淺或在陽曆陽盛陰微則
不蝕或德之休明而有小眚焉則天爲之隱雖交
而不蝕四者皆德之所由生也故說者謂交而食
陽微而陰乘之也交而不蝕陽盛而陰不能掩也
此則係乎人事所感蓋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
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所感如是則陰盛陽微
而日爲之食矣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者意當時
月食又適與日食相近故下章言日月告凶遂歎
今此下民甚可哀也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

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詩人謂日月並告凶以爲由於幽王既無政以紀
綱四國又不用善人以自輔謂彼月而食猶未爲
異此日而食則不臧甚矣左氏傳昭七年晉侯問
於士文伯對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
之災由是言之則說者係人事之所感昔人亦嘗
言之矣
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
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幽王之時天地變異亦多矣不止於日月也非聖
人存於經後世無考焉傳曰太平之時雷不驚人

號令啓發而已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案月令
雷乃發聲後五日始電今旱暵亦雷而不雷故易
噬嗑則雷電合而章豐則雷電皆至是詩言震電
正以其驚人眩目而不時有也故也霆驚百里則
人不遑安處故曰不寧雷發不時則不得以
令兆民故曰不令川沸山崩陵谷易位三川皆
震之事也首章哀下民此章哀在位之人何爲處
可痛之禍而不能懲艾蓋謂下章皇父之徒也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子內
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
說者謂皇父家伯仲允皆爲字番聚蹶楀皆爲氏

他書旣不可考姑從之鄉士說者謂於六鄉之外
更爲此官總六官之事故曰鄉士司徒掌土地之
圖人民之數冢宰掌建邦之六典皆卿也膳夫掌
王之飮食膳羞上士也內史掌爵祿廢置生殺予
奪之法中大夫也趣馬掌王之馬政中士也師氏
掌司朝得失之事亦中大夫也七子皆見寵用事
而與姒方熾其勢盛以處內則同惡相濟矣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卽我謀徹我牆屋
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
皇父旣兼握權故專罪其首惡下章言作都于
向故此章謂作都之擧皆皇父自專其謀衆皆不
欲遷徙毁其牆屋荒棄其田畝使之遷徙乃曰非
我言汝也要都之禮當然耳所謂皇父不自以爲
不是者如此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
慭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皇父非特不自以爲不是且自以爲聖亶信也侯
維也藏謂也謂作都之後擇國之三卿信維取多
藏之富人不强留一老成人以守衛天子又擇富
民之有車馬者從以居向凡此皆皇父之爲也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
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黽勉猶黽皆取諸物適屈也黽黽之行勉强自
力故曰黽勉猶夫子也夫子之行往復不果故曰
猶豫此章言大夫之從役我勉强雖不敢告勞
忝無罪辜而見讒囂囂而不止因歎下民之遭此
災尊豈天所降哉皆由小人噂噂沓沓對面則以
言相說背面則以言相憎而爲此耳職主也競力
也主之力者人也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羡我獨居憂民莫
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里居也痗病也羡餘也徹通也言我之所居甚病
矣悠悠何時而已也四方猶有餘暇我所居之憂
何其迫也凡民猶得安息我所從之役何其勞也
皆由我命之窮不得傚如此我豈敢傚我之友亦
欲自逸乎卒章知命之言無所歸咎也是詩八章
皆賦也
雨無正 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
而非所以爲政也
凡詩之命名皆摘取詩中之語獨雨無正巷伯常
武酌賚般六篇特出詩人之意非有序以發之雖
孔子亦不能知其爲何詩也然則詩之有序庸可
少哉說者多取韓詩爲證謂名雨無正大夫刺幽
王也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二句竊意韓詩

世字有其害戒出好事者之附會是詩七章章二
章今皆十句加以二句已不可信正大夫乃詩中
之語故欲以正大夫刺幽王合之據今序之文以
求詩人之言亦可見非所以為政之意且與前篇
弗躬弗親不自為政之語相應不必立異也是詩
有既伏其辜周宗既滅之語蓋作於幽王之後追
咎前日之失以為後來之戒上二章尤為可考也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
昊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
罪淪胥以鋪
浩浩猶蕩蕩無窮極之義駿大也德者謂天之德

也穀不熟曰饑蔬不熟曰饉舍置也淪陷也胥相
也鋪徧也人窮則呼天無所歸咎之辭也謂天何
為不大其德而降饑饉以殺伐四國之人乎下民
望昊天之明賞善罰惡今天乃迅疾威怒曾不思
慮為民之圖謀彼得罪於天者既置之使之伏其
辜矣奈何徧及無罪之人相與陷於死亡哉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以世反三事
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芳服反
出為惡
論猶以皇父為卿士此篇又有正大夫說者謂六
卿之外別設卿士正長也謂六官之長也竊意古

人言天子諸侯則次以卿大夫其次則有士有庶
人蓋卿大夫亦大臣之通稱也前篇言卿士謂皇
父獨擅衆職上自卿下至士無不專之也此篇正
大夫謂大夫之長又下於卿一等矣周官八職一
曰正掌官法以治要或以正大夫為治要之王未
必然也幽王亦未必設此二官乃詩人見當時幽
王不自為政皇父則無所不專為大夫之長者則
離次而不任職故有是言耳周宗既滅靡所止戾
者謂幽王既死於犬戎之禍宗姓[illegible]無有定
止曰既滅猶言靡有孑遺甚之之辭也於是作此
詩之大夫既歸過於其長謂離居而去不任國事

莫知我勞勩又追咎當時三公及其餘大夫莫肯
夙夜無在公之節小邦之君與大國之諸侯莫肯
朝夕無朝王之禮人心離畔如此庶幾王恐懼而
為善乃反出為惡而不悛是自取滅亡之禍也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
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此章上則追咎幽王為惡不悛呼天而問之曰如
何法度之言王終不肯信如彼行邁之人無所底
止下則追咎當時在位之君子所宜各敬爾身乃
既不知畏于人又不畏于天謂與王同惡相濟也
戎成不退飢成不遂曾我暬御憯憯日瘁

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荅譖言則退
戎兵也遂達也易曰不能退不能遂暬御侍御也
國語居寢有暬御之箴暬昵也小臣侍於隱晦不
忘箴規今在位之君子兵戎已成不能退民之患
飢困已成不能遂民之生今使我侍御之臣憯憯
日以憂瘁在位之君子莫有過而問者但聽上之
命則應對無敢盡言也聞人之譖則退避無敢任
怨也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
如流俾躬處休
此章言處亂世所可哀者不能言而觸忌諱之人

也言出諸口而禍已加其身彼可人意者獨巧言
如流之人耳善迎合主意所以俾身處於安樂之
地也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
使怨及朋友
此章言在亂世尤爲艱棘危殆也欲自言不可用
是勿從事則非事君之義故得罪于天子欲自言
可用進而效職則同僚以爲激故怨及朋友進退
豈不俱難也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
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此章言遷于王都蓋紀其復歸于王所也前篇言
皇父作都于向向在河内軹縣西乃東都之畿内
也三事大夫既皆徂向故作詩之大夫紀其遷于
王都以衛天子而諸臣猶以未有室家爲辭不知
尊王之義大夫所以幽憂而飲泣如鼠之憂于穴
人無知者每出一言必爲人所疾於是詰諸臣曰
爾昔離王室而出居亦誰爲爾作室今乃以此爲
辭何哉惜乎諸臣皆自爲身謀不能用其言此周
轍所以遂東也幽王小雅自節南山以下大抵多
刺王不自爲政以致皇父之徒擅權用事綱紀不
立人各有心此篇始陳天變人離如此幽王宜恐

懼脩省躬覽萬幾猶可及止也既略無悛改漫不
加意以致政出多門爲之長者則廢棄官守爲之
屬者則勞勩莫知又上自三公下至大夫皆胥斁
胥然莫肯自任其責小而邦君大而諸侯皆驕恣
自如莫肯朝于王所以見當時朝廷可謂散無友
紀矣方且辟言不信而道謀是用不知畏人畏天
而君臣同惡相濟不知息兵裕民而小臣憂及禍
難是以在位之臣皆自爲謀聽上之言則應對閑
人之譖則退避以直言者爲拙而身及於禍以巧
言者爲能而身蒙其休憂國者則進退不能全身
者則遠去王室咀味其言可謂衆多如雨非爲政

之道也此序詩者之微言欲學者以意而求之足
詩七章皆賦也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
說者謂小旻小宛小弁小明所以別小雅今大雅
上有召旻大明二篇於例疑亡之然則小之字係
詩者為之或者亦維有然且以嚮為小猶之可
也謂旻天上天也小岂理也哉是詩刺幽王惑於
邪說不能獨斷亦與上篇不自為政之意同也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叶謀臧
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叶
回邪遹辟也沮止也邛病也韓曰旻天取其仁覆

閔下之意今旻天乃疾遲成怒布于下土謂變異
及饑饉之類皆由王所用之謀猶回遹不正無日
且止以致此極奈何王之不明謀之善者則莫肯
聽從謀之不善者乃反用之視王所用之謀猶亦
甚病矣
潝潝訿訿叶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
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叶
潝潝相和也訿訿相詆也具俱也底定也此在位
之小人或相和或相詆殊無直正之謀而王於謀
之善者既俱背之於謀之不善者則俱從之視王
所用之謀猶亦安能有定乎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
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人謀既不臧蓍卜之龜今卜筮既數而瀆亦不
復告以所謀之吉凶以見王之無刑德既惑於人
又瀆於神於是推吉事之所以不成由於謀夫之
多發言者滿庭無有敢任其咎而主其說者如將
適遠者不謀於常往來之人安能得其道路之正
其不得於判辣者幾希矣
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
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大夫哀王今日之為謀既不能以古先聖賢為法

又不能以先王大道為常惟好聽近習之言且無
以決之任其紛爭如欲作室者自不定規模乃謀
之行道之人豈不潰亂安能成哉詩人言不甚之之
辭也語曰作室道傍三年不成蓋本諸此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叶民雖靡膴叶或哲或謀或肅
或艾叶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
國指仕於國者民指天下之民也止定也膴美也
仕於國者雖去就無定然其間有聖而必可尊者
有否而不足取者王既不能明辨而用舍之天下
之民雖未必盡美然有聖哲者有善謀者有敬王
者有耆年者皆有益於國王亦不能下詢之視王

之謀猶如水之泛然而泊皆陷於敗亡而後已此
大夫所以哀之也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
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徒搏曰暴虎徒涉曰馮河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大
夫既哀王不能用謀而愛君之言殊切謂人皆知
不敢暴虎畏其傷不敢馮河畏其溺而不知其可
畏有甚於此者蓋國是也謀人之國當恐懼戒謹
如臨深淵而立如履薄冰而行畏其陷墜與暴虎
馮河無異也王奈何不知畏乎是詩六章皆賦也

詩補傳卷第十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詩補傳卷第十九

逸齋

癸小雅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

是詩之序雖不明言所刺之事然首章有念昔先
人之語四章有無忝爾所生之語此幽王不能親
睦父子兄弟之間有無罪而見誣者故大夫作詩
以刺之下篇小弁乃太子之傅所作故專言太子
宜臼被逐之事此篇大夫所作是時宜臼必已被
誣棄逐有萌故首言鳴鳩猶有羽翰能奮飛刺王
不能親睦以自衛也次言螟蛉猶能以他物養己
子刺王不能養其子也次言脊令取其首尾相應
詩人嘗以在原喻兄弟急難意是時王之兄弟亦
有見誣被罪者次言桑扈取其不食穀今言啄粟
意父子兄弟之間有見誣而易明者古事世遠而
失其傳者多矣聖人存之於經有史不及知者皆
此類也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
不寐有懷二人

宛小弱貌小弱鳴鳩猶有羽翰可以高飛至于天
王乃不親宗族特不能以自立我心所以憂傷也
先人謂宣王也二人謂文武也念宣王所以能中
興者以能夙興夜寐思文武之事而施行之今王

殊不能念先人所爲則文武之基業又將墜矣蓋
親親以睦文武之所先也頌以文武爲二后猶言
二人也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
天命不又
書稱文武聰明齊聖此詩所謂人之齊聖亦非文
武不足以當之謂文武非不燕樂也然能溫恭自
克不爲酒困今王乃湛樂無厭昏而不知一意於
酒日增月益於是戒當時之君臣各宜自敬威儀
天命靡常人福不再可不懼乎魚藻謂武王在鎬
飲酒則爲可樂幽王在鎬飲酒則將不能以自樂

亦此意也
中原有菽叔庶民采之螟冥蛉零有子蜾果蠃力果負
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野閒謂之中原菽葉謂之藿螟蛉桑蟲也蜾蠃蒲
盧也中原有藿庶民尚能采之以養其子桑間有
蟲蒲盧亦能負之以養其子夫養其子者蓋爲似
續之計也彼小民微物尚爾今王有子不教誨之
使之用善以爲似續之計乃欲信讒言而棄逐之
何哉說者考之不精乃謂蜾蠃取桑蟲負之七日
化爲其子雖揚雄亦有類我類我久則肖之之說
近世詩人取蜾蠃之巢毀而視之乃自有卵細如

粟寄螟蛉之身以養之其螟蛉不生不死蠢然在
穴中久則螟蛉盡枯其卵日益長乃爲蜾蠃之形
穴竅而出蓋此物不獨取螟蛉亦取小蜘蛛置穴
中寄卵於蜘蛛腹脅之間其蜘蛛亦不生不死久
之蜘蛛盡枯其子乃成今人養晩蠶者蒼蠅亦寄
卵於蠶之身久之其卵爲蠅穴繭而去殆物類之
相似者又露蜂懸其巢每穴各綴一卵如粟不知
用何物滋養之久乃漸大成蜂此皆一種細腰之
物所謂祝之曰類我類我乃聽其聲忘其如此或
謂細腰有術能禁物其祝聲可聽乃其禁術也列
子曰純雌其名大腰純雄其名稺蜂莊子曰細腰

者化說文曰天地之性細腰純雄無子此皆信說
詩者之言也然彼之所不可知者正謂其能禁螟
蛉蜘蛛不生不死以他物之身膏潤滋養其卵而
成其形莊子所謂化者理固近之列子以爲純雄
說文以爲無子殆未可信況詩人之意大不謂然
謂之者不審爾古人名物多取其形色之似瓠之
細腰者曰蒲盧故蜂之細腰者亦名蒲盧正如綬
草綬鳥皆名以鷊青黑之菼青黑之鳩皆名以鵻
也中庸曰夫政也者蒲盧也即蜾蠃也謂當以善
養人而成之如蒲盧然乃與詩之意合矣
題彼脊令零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

夜寐無忝爾所生

題視也視昏令飛鳴首尾相應謂王有兄弟宜知
友愛今乃被誣見疏我則日斯邁而月斯征矣王
既孤立宜晝夜勤政無辱於父母也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塡寡宜岸宜獄
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桑扈竊脂也傳曰馬不食脂桑扈不食粟今見誣
者謂桑扈交交往來循場而啄粟其誣亦易見矣
塡苦也岸水際也借爲犴獄之犴亦取岸爲犴難
可出獄之象故大雅曰誕先登于岸哀我抑塞孤
寡之人宜出之於岸乎宜置之於獄乎謂王當察

其誣也王欲察其誣試握粟出以卜之則桑扈何
自能食穀果乎以卜其易見也塡宜訓寒猶言介夫
是寒寠則不通也桑扈詩或指其性此章是也或
指其色有鶯其羽是也說者遂謂有二種其說不
之類皆以爲竊脂鳲鳩則其謂竊其如也桑扈
竊脂蘇頌謂其能竊其色也要之不必言有二種
以爲以竊脂爲淺色則竊脂淺白色也而性不食
粟故詩人之所取則或指其色或指其性實一
物一名有二義則可謂一物有二種則不可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
兢如履薄冰

王既不能察矣則凡溫恭小心之人皆惴惴然如
集于木上如臨于深谷慮其顚墜恐懼戒謹又如
履薄冰而行也是詩六章一章三章四章五章皆
比而賦之餘皆賦也

小弁刺幽王也大子之傅作焉

自王者家天下嫡庶之分不可亂也故廢嫡立庶
未有國不受其患者秦廢大子扶蘇立胡亥晉廢
愍懷太子而立惠帝齊廢太子勇而立煬帝皆不
旋踵而禍及之故漢高祖欲廢惠帝我見之徒爲
之諫漢光武欲廢成帝史丹爲之止諫蓋嫡庶之
分不正則本一搖而天下震動幽王惑褒姒之讒

黜申后而逐太子宜臼太子之傅作是詩可謂深
切矣孟子所謂親之過大者也幽王不能聽卒致
驪山之禍豈不爲萬世之永鑒哉

弁彼鸒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
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興也鸒雅烏弁樂也斯語辭也提提群飛也太子放逐
自以爲不如此鳥遂敗祭彼鸒斯成羣歸飛無猶
救之患凡民亦莫不善我獨罹于禍於是號于天
曰我有何罪而獲罪如此心之所憂言之何益哉

踧踧周道鞫爲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
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

淑踧不舒貌周道周之通道也惄思而心動貌疢猶病也周之通道非不平易也而我行之踧踧然不敢舒者慮其盡蔚為茂草謂國之將亡也憂而至於傷思之而心動如擣之不寧也假寐謂不脫衣冠而寐永嘆謂長大息也凡憂之狀外則年未至而先老內則如有病在頭目言其痛切也疢首猶首疾也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桑梓者父母手所植以給蠶食以供器用之物為子孫者見桑梓如見父母心恭敬之而不敢慢然

則人之所當瞻依者惟父母而已毛者指體膚之外裏者指心腹之內今我之生豈不連屬父母之體膚豈不離麗父母之心腹何為父母不我愛必我生之辰所值不善至此也說者曰辰謂六物之古占左氏傳晉侯謂伯瑕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辰度以為占歲星也十二歲一周時四時也日十日也月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辰十二辰也詩人之意未必指此然韓愈亦曰我生不辰月宿南斗則古有是言矣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丸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屆戒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菀茂貌蜩蟬也嘒嘒聲也漼深貌淠淠盛也柳茂則陰密而蟬鳴淵深則淵澤而葦盛今我乃不容於父母曾微蟲野草之不如既見棄逐如不繫之舟汎汎於中流莫知所屆心之憂矣雖假寐有不暇蓋言危迫之甚也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鹿之奔於山也猶伎伎然舒留以顧其羣雉之鳴於朝也猶知求其偶今王黜棄冢子兀然如病木之無枝何以能自立我為王憂之而王晏然莫知也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相視也行道也視彼兔見追逐而投人尚或先之使得逃逸行道之間有死人尚或墐之使不暴露君子指王謂王乃秉心殘忍如此逐其子而不加卹我心之憂無所告訴惟隕涕而已

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析薪杝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

醻旅醻也惠愛也舒緩也究察也掎倚也杝旋也予猶與也佗猶言他人也謂王喜信讒言如飲者之旅醻不厭蓋由心無仁愛故不能舒緩以察之

苟能舒緩而察之則當如伐木者以物倚其巔不
使之妄蹈當如析薪者視理施其斧不使之妄破
今旣不察矣所以置有罪者之罪而以其罪與之
他人謂讒者宜有罪乃置之不論我宜無罪乃見
棄逐是以彼之罪與之他人也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夷豉)由言耳屬(燭)于垣
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莫高於山而人能登之莫深於泉而人能游之戒
王無輕於發言勿謂庭而深之地人所不聞而耳
屬于垣牆者已得聞之將投隙而進讒言也然我
已被讒見逐將以此戒王慮其敗我家事故以逝

梁發笱爲喻是我身自不能省閱何暇爲後人計
也所謂可以怨者如此是詩八章二章三章賦也
餘皆比而賦之也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言之巧者皆讒人者也聖人以爲鮮仁蓋不仁者
乃能巧言故木訥者所以近仁也幽王之朝不能
言者則身是瘁巧言者則身處休所謂讒夫昌者
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七余)無罪無辜亂如此憮(火吳)昊
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泰憮予慎無辜

悠悠遠大之貌且語助也憮張大貌已泰皆言甚
也大夫傷於讒無所告訴窮而呼天謂我視天爲
父母而天悠遠不可恃故非有罪辜而遭讒口之
亂如此張大蓋以天之威怒喪亂旣甚我雖畏謹
亦不能逃罪辜也

亂之初生僭(子念)始旣涵(含)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
如怒亂庶遄(市專)沮(在呂)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僭進越也涵容受也君子謂王也讒者始進越有
言旣容受之及其再有言則信之矣王如能不受
於其初則亂安得生而又生耶夫讒人者必不仁
者也被讒者必仁人也王能知讒者之爲不仁加
之以威怒則亂自遄沮矣能知被讒者之爲仁人

加之以祉福則亂自遄已矣

君子屢(力住)盟亂是用長(丁丈)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
孔甘亂是用餤(談)匪其止共(恭)維王之邛(其恭)

此言王不能推誠以待臣下乃君臣相疑至於屢
盟此所以亂日益長也如春秋伯有之亂鄭伯與
其臣下盟是也取非其有其名曰盜讒人言人之
過亦非其實有過故謂之盜言王旣好信盜言此
亂之日益暴也盜言可口如甘旨之物故王嗜之
而受其亂亦如啖物而不知厭也說文曰餤食也
啖或作餤邛病也彼爲甘言者非止供王之嗜好
實能爲王之病奈何輕信之哉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

此二章言王能定則能應吾心既定則因人之言可以知其心而善否立見矣於是廣吟近譬以曉之四章前寢廟猷爲大矣君子所以能成之者以有定制故也故不有定制則築室於道謀豈不潰敗其成哉大道固有序矣聖人所以能定之者以有常理故也苟不遵常理則汨陳五行豈能知彝倫之攸敘哉惟心亦然吾心既定則他人之心吾皆能忖度之讒言豈足惑哉五章謂人有善否躍

躍如毚兔之狡者小人也有犬以禽制之則不能施其狡必爲犬所獲矣荏染如柔木之弱者善類也君子當培植之則不至於終弱必能有所立矣然則善否亦何從而知之哉聽其言則知之矣彼往來行道之言若不足以知其人也吾能於心焉而數之則善否可數矣善否既明則巧言者豈能施其辯哉

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此章由論人言之善否不難辨也蛇蛇安舒也碩大也謂善人之言其大如此出自口則可見矣彼巧言者雖如簧之可聽視其色亦自不能不愧故曰顏之厚矣傳曰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此之謂也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既微且尰爾勇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此章深惡讒人以爲直可斥其無能爲也彼何人斯者鄙薄之也水草之交曰麋下濕之地也無拳無勇者不才無所用也其居如此其人如此乃能主爲亂之階梯蓋實使之然哉況有微疾尰瘍爲微腫足爲尰則其所謂勇者亦何所至哉彼爲讒之謀雖有從之黨者自謂大而多然所居乃爾其徒亦安能衆也言本無能爲特王未悟故縱其惡

耳詳味詩人之言形容讒人之居處人物與其徒黨與丐乞之類也蓋鄙賤之人至今多以丐乞呼之疑本諸此是詩本六章章八句以文義求之當作七章古詩不當專以句之多寡爲限其四章五章皆比而賦之餘皆賦也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而絕之

小弁巧言何人斯巷伯四詩皆被讒而作小弁曰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巧言曰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巷伯曰彼譖人者亦已大甚獨何人斯終篇不及讒譖一字而其意則多疑畏如曰不入我門不入

吁我不見其身是而不入戒取飄風以喻其暴迕或取鬼蜮以喻其陰賊至欲出三物以詛爾斯作好歌以極反側可謂迫切矣蓋小弁三詩皆顯彼之譖故詩人亦顯斥之何人斯之譖乃出於同列也暴公故蘇公陰彼中傷初不見其形迹久乃知之正如飄風離披散萬物而風之形終不可見又如鬼蜮之傷人冥冥無形可見而蜮潛伏沙中射人之影人亦不得而見也蘇公陰中其實如此說者謂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不忠於其君不義於其友所謂大故也故蘇公作詩以絕之不斥暴公也曰其從行而已不著其譖也亦以所疑而已蓋交際之道其絕之當如此也既絕矣作為好歌不殆於弃之乎蓋君子之過人也仁而不忮暴公之譖我固喪其本心諒不我知故也使其由此悔悟更以善意從我固所願也雖不能然我豈若小丈夫哉一與人絕則嘐嘐然拒惟恐其復合也世本曰蘇成公暴辛公也鄭氏謂蘇暴為畿內國名安成氏得曰昔先王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為司寇今河內有溫縣則蘇在東都之畿內蘇公蓋忿生之後也若暴公未聞有暴國鄭氏以其為卿士故曰畿內國名亦未足信皇父亦為卿士不聞為何國也蘇在春秋稱子蓋卿士兼公官也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彼何人斯雖為鄙薄之語然不斥暴公指其從暴公者耳亦詩諫之義人心固險如山川難於知矣況於小人尤為艱險不可測也梁不必魚梁凡近川而居者必設橋梁以便出入下言不入我門則門外之橋梁也過我門而不入必其中自有可愧者使暴公不譖我固必入而見我今兩從暴公而不我見則蹤迹可疑也意蘇公以被譖而獲罪故為是言耳

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

指言二人從行則當時從暴公者二人也必有主名不欲明言耳未知二人者誰為我禍亦疑辭也我既獲罪爾逝我梁而不入唁我則爾之心異於初矣謂其始初與我親厚未嘗如今日不以我為可也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陳堂塗也逝我陳則不止逝我梁我已聞其聲則又近矣而不使我見其身意其必有窺伺媒孽之謀秘也於是卒曰獨為此深固以人為可欺而不畏

也猶不畏于天乎
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
祇攪我心
飄風暴疾之風也彼之者必頗作搖折然風之形
實不可見今飄風之行何不自北自南而逝我梁
是我徒與相往故我心之憂所以攪亂不寧也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
之來云何其盱
舍舍車而休也盱張目而望也謂爾行之緩乎乃
不暇少舍車而見我謂爾行之急乎復有暇而脂
其車何也我冀爾之一來何其望之勤也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
之來俾我祇也
謂爾之往既不入我門矣倘爾之還入而見我則
我心亦易而無疑矣爾還而復不入則爾之心不
可知果往一來則我心安矣祇安也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
此三物以詛爾斯
伯仲古兄弟也土曰壎竹曰篪謂二器聲之相和
也如貫者如繩之貫物相聯屬也蘇公謂我與暴
公比肩事主義同兄弟當如壎篪之相和如貫物
之聯屬今乃諒我信不我知耳我心實無他當出

壎篪及貫三物以與爾詛盟也說者謂三物犬豕
雞也古人詛盟固嘗用此今是詩方取壎篪及貫
為喻遂以為詛如指日指河之類豈必用犬豕雞
耶詩所不及何必贅也
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
好歌以極反側
蜮短狐也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此蟲能含沙射之
則皮肌病甚其陰毒中人與鬼相類二者為人之
患人皆不可得而知猶讒言陰中我皆不得而知
矣靦姡也姡詐也爾靦然詐為面目與人相視亦
自謂人不能窮極其情我所以作此好歌以窮極
爾之反側也曰好歌云者蓋未忍遂絕猶冀其悔
而從善不失舊好與歌以訴之既作爾歌同惡此
詩人所以為忠厚歟是詩八章後二章比而賦之
餘皆賦也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寺人古以刑人為之掌宮內道伯長也疑當時呼
寺人之長為巷伯故以名篇作是詩者必因讒而
被宮刑後為巷伯故其辭尤深惡讒人也孔子
曰惡惡如巷伯亦言其所惡之甚人所同惡故也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哆
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萋斐文相錯貌貝介蟲也其文如錦哆侈形張大貌箕箕星也其位在南貝錦非錦也以其文成錦也南箕非箕也以其形成箕也喻讒人之誣君子因其近似而遂名之故詩人深惡其然謂以貝為錦以其文之近似也而譖人之言亦已大甚言其過於實也以星為箕以其形之近似也而譖人之言誰與之謀言其巧於誣也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愼爾言也謂爾不信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旣其女遷

緝緝相續貌翩翩往來貌捷捷便利貌幡幡反復貌言謀欲譖人以言者其情狀如此故詩人深惡其然謂之譖人相續往來可謂衆多矣豈可不知戒謹王將悔悟則以爾爲不可信而弗聽矣爾之譖言使利反復可謂機變矣其始豈不能受王將悔悟則必遷其罪以及汝矣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譖人者以計行而得意故曰驕人好好言其喜也被譖者以受誣而失措故曰勞人草草言其憂也王旣不能察於是呼蒼天而告之曰視彼驕人實可罪矜此勞人實無辜奈其彼之譖人者誰與之謀乃亦[illegible]同所以其計得行也

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楊園之道猗于畝丘

彼譖人者旣得意是王終不能察矣無所告訴矣第惡之欲其死耳欲其死者有三豺虎者食人之獸也今獸亦惡而不食有北者可殺之神也今神亦惡而不受昊天者制人之命者也猗倚也天雖甚高由楊園之道倚至于畝丘則可以投有昊矣夏曰昊天豈其明也昊天旣明必誅之矣辭雖過切乃人之眞情詩人惡之甚故無隱辭也楊園畝丘疑周之山名據所見而言或謂如陵則曰陵丘如畝則曰畝丘皆取其高於天爲近古人祀天於圜丘亦謂其高則可以致天神之降格封太山禪梁父皆此意也

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孟姓也寺人自謂孟子亦後人以子自稱之謂也惡之旣甚故身任其怨作此詩以告凡百在位之君子欲其敬聽不忽爲周身之防也善讀古人之詩者當以文義求不當拘於章句是詩舊七章今以文義分爲五章三章章八句一章七句一章四句首章比而賦之餘皆賦也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文武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是以天下化

之民德歸厚此天下俗薄朋友道絶所以刺幽王
也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
將樂女轉棄予
谷風之義已於國風詳言之習習飛舞不止之貌
谷風大谷所來之風也大谷之風從景爲甚況繼
之以雨則物之摧敗顛仆者多矣以喻人之處亂
世震蕩不寧所謂將恐將懼之時也俗既偷薄當
恐懼之時則朋友相求謂予與汝黽勉相助及安
樂之時則轉眼棄我矣
習習谷風維風及頹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

樂棄予如遺
爾雅曰焚輪謂之頹扶搖謂之猋說文曰迴風從
上而下曰頹迴風從下而上曰猋大谷之風既已
迅暴又其勢迴薄從上而下其震蕩又甚矣而薄
俗之人恐懼則寘朋友於念安樂則棄我如遺忘
而不存省也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
我大德思我小怨
谷風迅暴甚矣惟山崔嵬獨存耳無草不死矣無
木不萎矣以喻亂之極無有能自存立者非朋友
相助安能至今日今乃忘我前日同患難之大德

而思我前日作相失之小怨遂至相絶何如其薄
也故舊無大故不可棄也以小怨而相絶豈非風
俗之薄歟語曰故舊不遺則民不偷亦在上之人
化之何如耳此詩人所以刺幽王也是詩三章皆
比而賦之也
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文武之役夫亦嘗以王事靡盬憂我父母矣詩在
正雅勞而無怨蓋文武以逸道使民又能知其勞
有以勞之所謂說以使民者也非惟文武爲然越
王句踐伐吳徇於軍曰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
以告又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耆老而子

爲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子爲禮已重矣子
歸沒而父母之世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幽王縱
不能爲文武能爲越王安有蓼莪之詩讀之使人
三復流涕受業者爲廢此篇者乎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蓼者
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莪也蒿也蔚也皆微草也莪名蘿蒿蔚名牡蒿三
物異其實異耳孝子憂父母不得終養取微草以
自喻謂父母生我劬勞至於病瘁而我征役在外
如微草然不能報天地之生育詩人以父母比天
地所以申言哀哀父母蓋痛之極也曰匪莪伊蒿

匪莪伊蔚蓋哀思亂於中視聽眩於外視彼蓼蓼
者而生者豈莪乎抑蔚與蒿乎其不能報天地生
育之恩則與莪同也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
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缾以行酒罍以盛酒缾資於罍猶子之資於父母
也缾之罄竭實爲罍之恥猶子之失所實爲父母
之恥也孝子自歎命之鮮薄既不得養父母則
生不如死也於是歎古無父則何所依怙無母則
何所恃出則銜其憂恤入則無所至止皆以不
見父母故不以生爲樂也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
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父兮生我言其本也母兮鞠我言其成也拊我畜
我拊之而畜養之也長我言其長養而復育之也
顧我復我顧視而反復之也出入腹我子出則父
母不忘室父母出則懷子於室也父母之德如天
之大我欲報之豈有窮哉歎者合其度而戊逝母
之紀合其子使有成亦若鞠然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南山律律
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南山嵯峨飄風暴政列然律律則言其以烈律其氣

之寒以喻君之暴也發發弗弗於言發發謂其風
之疾以喻政之虐也處暴君虐政之時言凡民莫
不善而我獨罹其害不得卒養父母所以爲哀痛
之極也忌作此詩之孝子獨困行役之後父母不
存故自言不若凡民也序言不得終養則不存可
知矣是詩六章其四章賦也餘皆比而賦之也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
詩以告病焉
譚在周之東幽王時譚國困於賦役公私殫竭故
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其詩自維天有漢以下皆
指周室而言蓋小國之視京師猶下土之視雲漢

紋也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
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潸焉出涕
此言周之盛時上下富足不獨京師譚雖小國
而賓客饔飧列之簋者亦復饒然而盛其簋之匕
以棘爲之者皆捄然而長蓋由周室之道如砥之
平如矢之直無賦役偏重之患也在位君子之所
行在下小人之所見也今乃賦役無藝偏困東國
所以顧視我父母之邦見其蕭然俟阻爲之出涕
潸然不止也小人或是詩人自謂之辭言己所見
如此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
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以章言周室賦斂於東者偏重凡東方諸侯無小無大杼而持緯者柚而卷織者皆為之一空夏葛屨冬皮屨今以糾糾繚繞之葛屨謂可以履霜則儉陋之甚矣而佻佻輕薄之公子蓋指周之貴公子奔督賦於譚者方且行彼周之列位而既去復來無有已時此所以使我見之而心病也
有冽氿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冽寒也氿泉側出者也穫刈也薪芻也以其可刈

則非大者特薪芻耳謂譚國已困非有大者可取特彼知薪芻者且為寒泉之所浸將至腐敗而為西人所刈穫猶不知止故譚國之人契契然相合而憂不寐而歎皆哀我困之人憚於賦役之多也於是以情告於西人曰國已刈之薪芻尚可載之而往國亦當哀我困憚賦役之人而使之息止也意欲絕之使勿復來耳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
寫意譚大夫因輸送所賦之物於京師而作是詩

故此章明言東人之子以輸送為職可謂勞矣殊無勞來之禮而西人之子以無其功而享其賦衣服粲粲然鮮明不自知其不稱而無愧赧也於是歷言所見西人往往皆服非所服事非所事心亦無所愛惜且不知厭足也以熊羆之皮為裘居山者之所有也而舟人之子生長於水乃取以為裘所謂服非其服也治百僚之事在位者所任也而私人之子本非在官乃嘗試為之所謂事非其事也釀秫以為酒味亦非薄也西人視之不以為漿而無故輕用之所謂無所愛惜也琛璲以貫玉飾非不美也西人視之不以為長而猶欲更加之所

謂不知厭足也鞙鞙長貌璲貫玉故作璲或以為故作璲或以絲故作綫亦通作遂容兮遂兮是也
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啟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譚大夫既以天而視周室故歷取雲漢織女牽牛啟明長庚天畢南箕北斗以比朝廷在位之人盧仝月蝕詩歷罵星辰蓋本諸此然獨雲漢謂之天漢畢星謂之天畢者蓋天者所以照臨善惡施行

賞罰也雲漢雖曰昭回于天然其光不能助天之照臨也畢星雖形如掩兔之罝然其器不能助天之施行也故維天有漢以下十句當爲一章有捄天畢以下十句當爲一章其五章謂雲漢旣不能助天之照臨故織女雖跂然而立終日七反駕而無成文章之實啓明雖蚤升於東長庚雖暮出於西亦何補於照臨哉其六章謂畢星旣不能助天之施行故箕則見於南而無簸揚糠粃之實斗則見於北而無挹酌酒漿之實箕載翕其舌反若有乞於人斗西揭其柄反若有取於東亦何益於施行哉凡二章所陳皆謂在位之人無有能助王之照臨善惡施行賞罰者故朝無綜核之政而賞惠不及於下以致賦役偏重東人困竭西人驕後不均不平無所赴愬也是詩本七章以文義求之當作六章其一章二章四章賦也三章五章六章比也

詩補傳卷第十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詩補傳卷第二十

逸齋

婺小雅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

周室在位之人以貪而致殘則下國之遠因亂而生怨幽王曾不加卹欲無禍得乎四月次於大東之後蓋大東乃貪殘之實而此詩則遭禍而怨刺也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奚其適歸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詩人於一章言四月之正陽至六月火星中而暑退於二章言秋日之淒涼致百卉之搖落於三章言冬日之烈烈而寒飄風發發而疾獨不及春蓋以春氣和暢萬物發育和平之象也夏時炎炎萬物暵乾秋時慘凜萬物凋落冬時凓然萬物摧敗皆變虐之象也詩人處亂世而遭禍難如在此三時故一章歎先祖之神今已在天非復人矣何忍我受禍而不知卹乎二章歎凡民莫不善我何爲獨罹其害乎意作此詩者役偶尤甚故其怨緋若此也腓動也言百卉之搖動如腓然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為殘賊莫知其尤

古人言草木猶言禽獸大司馬蒐田獻禽以祭社則兼獸而言考工記天下大獸五則兼羽者而言然則以栗以梅為嘉卉古人亦通言草木耳梅栗皆嘉卉今乃廢其生為殘賊之物喻君子不遂其生莫知得罪之由也亦怨辭也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視彼泉水亦有時而清有時而濁而我之集禍於身何時而能善乎自歎如泉水之無清時亦怨辭也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滔滔水大貌江漢滔滔尚能為南國之紀謂使衆水各有所統不至泯然無別今王既無綱紀則君子雖盡瘁事國莫知有我者謂其勤惰不分亦怨辭也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

鶉鵰也鳶鷙鳥也其飛則上薄雲漢鱣鮪大魚也其潛則逃于深淵喻君子遭禍不能飛潛無所避也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杞枸檵也桋赤楝也山則有蕨薇隰則有杞桋皆遂其生君子獨不得其所始草木之不如所以作此歌告哀於時王也自言君子猶左氏傳稱君子曰蓋假君子之言冀王之聽信而改過也是詩八章皆興也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己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

大東專言賦之不均此詩專言役之不均以見幽王之時賦役皆不均平賦不均則以傷財而告病役不均則不得養其父母尤為可刺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凡詩人言南北雖或指所見大率南言其明北言

其不明蓼莪言南山烈烈猶望其明也陟彼北山則不復望其明矣杞枸杞也以其甘而可食故人多采之喻王如北山而役我多於衆人也然我亦偕士子同從王事耳王事固不可廢敗奈何役我獨多使不得養其父母哉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溥大而且周也率循也濱厓也孔叢子曰我從事獨賢勞事獨多也言溥天率土均為王臣而使我獨勞也上章既以北山微諷王之不明故此章不欲斥王而曰大夫不均也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彭補 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彭彭張大貌傍傍旁出貌四牡方張大言其未息也王事方旁出言其不一也嘉善也以我未老老為善也鮮少也以我方將大為少也旅陳也使我陳力以經營於四方也人臣方少壯有力宜為國家之驅使特以其不均故可刺耳左氏傳庭實旅百杜預以旅訓陳是其證也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

此三章皆歷陳不均之事彼則燕安居處此則疲於國事彼則息偃牀第此則行役不止彼則深居簡出叫號有所不知此則慘慘憂戚劬勞無所避彼則棲遲於家偃仰自如此則王事所拘鞅掌無措彼則湛樂燕飲此則慘戚畏罪彼則出入風議專事口吻此則無所不為越其官守同為王臣而勞逸不均如此以見明不能察此其所以為北山與說者謂鞅也掌也皆所以拘物謂為王事所拘也義亦通是詩六章獨北山為興餘皆賦也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說者以將為扶進此必大夫嘗在下位扶進位在上者初不知其小人也既而知之以為汚辱故悔而作是詩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疷兮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熲

無將大車維塵雝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

車謂之大車國風刺大夫不能聽訟曰大車檻檻則大車亦大夫之所乘也車者君子之器故將之者以為榮今小人乘之則將之者以為辱曰祇自塵兮謂適所以自取塵汚也疷病也與小人並進其憂非一不可道矣無為徒思祇自病耳曰維塵冥冥則為塵所昏也熲小明也自歎明不能遠故扶進小人而不知無為徒思不能出于所昏也曰維塵雝兮則為塵所蔽也重猶累也為小人所累則其行重而遲無為徒思不能去其所累也是詩三章皆賦也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

說者謂幽王曰小其明此鑿說也大雅有明明在下而此詩有明明上天故大雅謂之大明小雅謂之小明初無他義其悔仕於亂世則詩辭可見也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共人涕

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詩人稱天有三義或以比君之尊或窮則呼天或稱天以命衆大槩比君之尊多美詩也窮則呼天多刺詩也稱天命衆則美刺皆有之此詩言明明上天照臨下土蓋呼天而訴之也征行也徂往也艽艽遠之地也二月夏正之二月也朔日謂之初吉離歷也言自二月征行於遠地歷寒暑則歲暮矣而猶未得休息所以憂心大苦言其甚也共人謂僚友中溫恭之人勇退而不仕者足以自樂大夫既悔仕而進退不可恐不免禍所以涕泣如雨畏罪罟而不敢去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睠睠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除除陳生新也上章言初吉下章言方奧皆謂二月也何時可言歸歲已莫矣蓋身獨而事庶亦從事獨賢之意也既自憂憚不暇故睠睠懷勇退之人而我畏上之譴怒不敢去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方奧謂二月方煖也思歸雖切而王事愈益蹙迫歲成時之既晚采蕭穫菽各已訖事而猶未得歸因自悔此誰使之然乃我不知蚤去自遺此憂戚耳念彼退閑之共人雖起意言欲出宿與之款而不可得蓋畏王政之反覆而不敢輒出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此詩大槩與北山相須疑出一人之手北山始歎從事獨賢其終歷陳或燕燕居息與盡瘁事國之語此詩亦始歎念我獨兮我事孔庶故後二章遂歎同列之君子不宜常自安處休息使我獨勞亦

宜靖共以敬職正直之是務靖共則無驕慢正直則無回邪如此則神將聽之與爾以福祿矣以鬼神為言規切之至也已則悔仕又以勉同列蓋賢者雖不得志不忘體國斯其所以為忠厚歟是詩五章皆賦也

鼓鍾刺幽王也

鄭氏於中候握河紀注云昭王時鼓鍾之詩所為作蓋是時毛詩未行故據三家以為言耳此詩列幽王衆篇之中不應為昭王也

鼓鍾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幽王飲酒于鎬詩人以爲不能以自樂謂其不能與民同樂也鼓鍾于淮詩人爲之憂心且傷謂其不能憂民之憂也説者以史無幽王東巡之事遂欲闕其疑竊謂古人之事不見於史者多矣幸而見於六經且經聖人之刪取豈不愈於史乎鼓擊也將將聲之揚也湯湯溢貌詩人於亂世聞王鼓樂之聲反以爲憂傷因思和平之世淑人君子鼓樂于此與民同之信可思而不可忘也

鼓鍾喈喈 淮水湝湝 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喈喈聲之衆也湝湝則不溢矣悲亦傷也淑人君

子所以能與民同樂以其德無回邪故也

鼓鍾伐鼛 淮有三洲 憂心且妯 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鼛大鼓也水中可居曰洲言水退則洲出也妯心動而不寧也淑人君子與民同樂其德不若幽王之獨樂也始言水之溢次言其不溢次言其水之退以見流連之久也

鼓鍾欽欽 鼓瑟鼓琴 笙磬同音 以雅以南 以籥不僭

此章雖皆言作樂然謂古之與民同樂如此以明幽王之不能然也鍾聲欽欽則其聲之可敬也琴瑟在堂笙磬在下同音則其聲之克諧也雅二雅也南二南也言播此二詩於籥皆不僭亂也幽王之樂亦古之樂耳聲音未嘗變而聽之者自不樂耳或謂古樂器有雅塤頌塤雅琴頌琴雅箎頌箎雅籥頌籥獨風無其器謂吹雅於籥可也今乃雅兼南言之何哉竊嘗考之儀禮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説者謂合金石絲竹而歌之既言合歌則聲必周旋相應所謂不僭者如此故周官有龡豳詩龡豳雅龡豳頌之説則國風雅頌皆可播之管籥矣是詩四章皆賦也

楚茨 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章皆記農事蓋周家肇國以此幽王不知稼穡艱難忘其本矣故詩人詳舉先王盛時之事以告之信南山之序明言成王之業觀四詩所詠非成周盛時不能如此前二篇宗廟祖考王者之祭也後二篇言方社田祖農夫之祭也序此篇者推原幽王之亂始由政煩如所謂衆多如雨是也政煩則賦重如所謂困於役傷於財是也故下則人民勞苦生業遂廢田萊所以多荒上則是天疾威災異薦臻饑饉所以降喪人失其養則民卒流亡神失其依則祭祀不饗君

子思古以剌之無一辭及亂世之事下三篇亦然非有序以發之人以爲正雅矣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蓺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爲酒食以饗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茨蒺藜也棘刺棘也此章謂后稷教民除翦之初凡楚楚茨生之處棘抽發其間在昔何爲言無用之地也自后稷教以蓺黍稷皆爲良田故子孫皆知務農我黍與與相與而生也我稷翼翼相翼而生也大雅曰乃積乃倉此在都者也國語曰野有庾積此在野者也在都者既充盈在野者以億計

則豐饒可知矣於是人君則爲酒食以饗祀而報先祖之賜禮曰尸升筵祝主人皆拜妥尸説者曰妥使安坐也尸告飽祝獨侑不拜説者曰侑勸也先祖既饗其祀遂介助主人以大福也所謂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者如此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自此章而下皆言祭祀之禮容及飲福之事濟濟蹌蹌步趨之容也絜爾牛羊滌牲而芻之也冬祭曰烝秋祭曰嘗剝解其皮也亨飪之使熟也肆陳其骨體於俎也將奉持而進之也郊特牲曰索祭祝于祊説者曰廟門曰祊鬼氣無不之故祼鬯求諸陰燔蕭求諸陽索祭祝于祊求諸陰陽之間也如此則祀事甚明備矣其奉先祖可謂大矣於是神靈來饗孝孫可謂有慶矣孝孫指主人也主祭而鬼神饗之所謂慶也介助以福是乃神之報主人也五福莫先於壽萬壽無疆人主之福也神保猶言天保楚辭謂之靈保鬼神之稱也

執爨踖踖爲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爲豆孔庶爲賓爲客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爨少牢禮雍人有雍爨廩人有廩爨蓋雍爨以亨羊豕廩爨以炊黍稷踖踖謂執爨者容之敬也俎以載牲體所貴乎孔碩謂其大也豆以共內羞庶羞所貴乎孔庶謂其多也燔炙從獻者也周官量人凡祭祀饗賓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説者曰從獻者肉殽從酒也儀禮特牲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長以燔從説者謂難熟者近之易熟者遠之故肝炙而肉燔也君婦后也天子曰君婦餘皆謂之主婦也莫莫靜而敬也言后佐王供豆籩其容如此既祭之後則有歸賓客俎留同姓燕之禮獻酬交錯而不佾禮儀備而卒合於度

笑語洽而卒得其宜此養賓客同姓而言之也坊記曰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神既來格來饗故報以介助之福使君萬壽神以是酢君也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勅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熯乾也人勞則中乾此言奉祀者雖勞而用禮莫有過愆敬之至也善於事曰工於是善於爲祝者致神之意以報主人徂往也賚予也謂神往賚予孫以福也苾芬者飲食之氣也苾猶言有飶其香芬猶言有椒其馨此與牲酒之奉而言之也子孫之奉祀馨香如此故神亦好其飲食卜爾以百順之福如幾猶言如期謂不遲晚也如式猶言如法謂不乏少也既齊既稷備其物也既匡既勅盡其誠也器實曰齊在器曰盛齊與粢同曲禮曰稷曰明粢實其器以黍稷而勅其邊者皆嚴正而謹飭此粢盛之奉而言之也子孫之奉祀物與誠兩盡如此故神亦永錫以皇極之福使億萬斯年而不替也

禮儀既備鍾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鍾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禮儀既備言禮之無闕也鍾鼓既戒言樂之不亂也此祀事既畢孝孫往於位而立矣祝於是告利成焉謂致尸意於主人也具皆也言非止一神也皇大也尊其尸也神醉而尸起送尸而神歸誠敬之至如神在也諸宰謂膳夫之屬廢徹諸饌君婦親徹豆籩而九嬪之屬贊之也不遲不敢以祀畢而慢其事也自是以往可以燕同姓矣故曰備言燕私少牢注云利猶養也成畢也言孝子之養禮畢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此燕私之禮也祭在廟燕在寢故樂具而入奏於寢也諸父兄弟既同燕私皆祖考之綏我後人之慶也於是既進其殽莫有怨言皆相慶其醉飽之後咸稽首而言謂神既嗜君之飲食錫君以壽考矣君又能推神之惠及時燕樂禮無不盡者豈惟一時之福哉當子子孫孫毋替此福而引長之也此同姓稱頌之辭是詩六章皆賦也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脩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序言不能脩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蓋推本而言之自禹能盡力溝洫然後后稷播種之功可施是農功自禹始也故魯論有禹稷躬稼之說況禹貢成則三壤成賦中邦則所謂丘甸之法亦始於禹至成周命司徒井牧其田野而後其法大備故孟子謂夏后之賦商人之助周人之徹其實皆什一也幽王既慢其經界井地之法漸廢故詩人刺其不能疆理天下則成王之業不脩而遂忘大禹之功矣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南山指周之終南而言信之一字謂視南山之田而後信禹之功信成王之業也曾孫指成王也禹言甸而成王言田蓋甸舉其略田言其詳也丘甸之法至成周詳矣言疆理必曰南東其畝蓋田東南陽而西陰南東向陽則茂遂西北傍陰則不實凡詩言南畝亦取此義或曰南東順地勢及水之所趨義亦通

上天同雲雨(于付)雪雰雰(芬云)益之以霢(麥)霂(木)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冬日上天同雲言雲四合一色將雪之候也雪欲盛雰雰雪盛貌雨欲微霢霂雨微貌方冬盛雪之後及春繼以微雨則潤澤浹洽豐年之祥也故曰生我百穀

疆埸(音亦)翼翼黍稷彧彧(於六)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必寐)我尸賓壽考萬年

場畔也翼翼形相比貌彧彧色成文貌畀與也言疆埸之間黍稷既豐可以為酒食與賓尸獻酬而神報之以萬年之福也亦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之意

中田有廬(力居)疆埸有瓜是剝是菹(側居)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

井田之制百畝之田其中二畝半作廬以便田事

而其畔則種瓜以盡地利夫斷壺食瓜本以養農夫今乃剝削淹漬以為菹以供祀事蓋王者之祀貴乎備物大至於玉帛牲牢微至蘋蘩薀藻無不用也而以瓜為菹又見於此所謂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矣詩人舉至微之物而有取於農夫之瓜亦以見因農事之成而報祭也孔子居鄉黨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以此見古人祭祀物雖薄而誠則至故受福亦厚也

祭以清酒從以騂(息營)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聊)

清酒取其絜清之義若所謂玄酒是也祀事用鬱

鬯幷五齊又有三酒以供諸臣之所酢騂赤色周所尚也刀有鸞貴其割中節也啓其毛以告純也取其血以告殺也取其膋以升臭也上章言瓜菹因物之微以見其備也此章言牲酒因物之重以見其備也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烝進也又冬祭曰烝苾苾芬芬馨香上達也祀事於是明備矣王者之祀旣惟先祖之是大則先祖之報必助以萬年之福也是詩六章皆賦也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此詩雖爲祈年而作而首章言取民食農省耕與旺之事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先王之事每每如此此

省耕之詩也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倬明也甫大也九夫爲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爲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爲成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此謂一成方十里公田所取之數也歲取十千則取民有制矣陳謂委積也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若遺人之待施惠旅師之平頒其與積廩人之待匪頒賙賜之類也食我農人則食農有備矣古之大有年乃能爲此舉所謂補不足是也今適南畝省耕也王者親適南畝見農夫之在田或耘謂除其草或耔謂壅其本黍稷薿薿然茂盛於是攸介以助相之攸止以休息之烝進也進髦士而用之若遂大夫之與甿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是也後世力田之科亦古之遺意管仲之治齊也農之子常爲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而工商之子不與焉蓋士出於農古之道也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旣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齊與粢同稷曰明粢純色曰犧以明潔之齊與純色之羊以祭社稷及四方之神此王者省耕時所見農夫之祭祀也祭祀旣畢喜其田之善農夫於是歸慶琴瑟並用擊鼓爲樂以迎田祖之神以祈甘雨之至以助稷黍之生以爲士女之食此皆先王之時民俗如此王者因省耕見之而喜故詩人思而詠之若王者祭社稷則當用大牢不當用羊王者祭四方則歲徧不當因省耕祭於田間詩人以粢盛犧牲祈田畝禾稼士女皆王國之人物故以

我言之若以以粢以犧羊為王之親祭方社則我田亦為王之田我黍稷亦為王之黍稷我士女亦為王之士女可干理既不通且與王者省耕親祀之禮不可不辨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曾孫謂成王也再言曾孫來止詩人樂道省耕之事故再三言之王者省耕見農夫之婦子以酒食餉於南畝見田畯往來其間喜而攘取酒食以嘗其旨否見禾之易治於長畝知其終善而且多於是成王亦喜其農夫之能敏於田事故無所譴怒也

曾孫之稼如茨(私)如梁曾孫之庾(王矩)如坻(直尸)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稼禾也謂有藁者也庾積穀於野也茨屋蓋也梁車梁也坻水中之高地也京高丘也禾如茨之密如梁之穹庾如坻如京之高於是求千倉以貯之萬車箱以載之黍稷稻粱既無所不有農夫相慶於下謂此皆君賜也何以報之神能助君以福至萬年之永乃所以為報也稼庾皆言曾孫與上章我齊明我犧羊之意同皆言王者之祀也亦章農夫之報也是詩四章皆賦也

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

甫田既言省耕之事大田則專為省斂而作其間雖及田祖興雨之但蓋備陳田間之事所謂不穫穉不斂穧遺秉滯穗皆矜寡之所資幽王之時田萊多荒既不復有此又不能省斂以助不給故矜寡不能自存也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以冉)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此卓美成王知稼穡艱難留意農事故農夫皆甘力於南畝以順承成王之意大田非一田多稼非一稼也稼之類既多故差別其種戒飭其具豫備其事覃利也耜欲其利俶始也田事之始百穀既皆播種庭猶庭然言直而明也碩大也謂其之苗無邪曲而明白所以苗長而碩大也農夫之治田如此凡以順承成王之意不敢鹵莽滅裂故曰曾孫是若

既方既皁(才早)既堅既好不稂(音郎)不莠(羊久)去其螟(亡丁)螣(徒得)及其蟊(莫侯)賊無害我田穉(持)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方房也謂房甲始生實而未充曰皁堅成也好美

也謂旣戒而美此皆禾生之次第也稂童粱也莠生而不成者莠似苗也似稷而無實者不稂不莠謂禾皆善也禾旣善矣當去其害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害旣去矣雖禾之旁出而穉者亦成況其長茂者乎時和歲豐虫蝗不作民不知所自以爲田祖有神畫持此四蟲付之炎火耳

有渰萋萋（七西反）興雨祁祁（巨私反）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力驗切）穧（才計切）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渰雲興貌萋萋言如草木之茂盛也祁祁多也時雨貴多先公而後私民之言如此謂因雨公田而遂及我之私田實賴君之餘惠也穉謂旁出之幼禾穫不及者穧謂旣刈而束不及者遺秉謂先穫而載不盡者滯穗謂折亂而收不盡者先王盛時百穀豐稔農夫力不能盡取故矜寡獲其利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曾孫來止謂成王來省斂也況其婦子之饁田畯之喜與耕時無異又所來之方皆見農夫祭田祖之神用騂黑之牲與黍稷之盛以享以祀欲神助君以大福此皆記斂時事也農夫樂君之省斂因

祀而祈君之福忠厚之至也甫田大田皆農夫之祭也說者以方社與禋祀爲王者之祭夫方祀之說前篇旣辯之矣詩語以精意以享爲禋凡出於精意皆可以爲禋不必拘以王者禋祀之說騂黑二牲在王者用之則皆有所宜稱農夫田間則騂黑皆可用亦不必拘以王者陽祀陰祀之說況大田章章方咏婦子之饁田畯之喜不應遽及王者之禋祀學者試思之是詩四章皆賦也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

洛邑東都也詩言君子至止說者以君子爲諸侯非也自周公成洛邑即朝諸侯於彼以天下之中便於歛會遂爲周家故事宣王中興亦復會諸侯於東都幽王居西周諸侯皆不欲朝豈復能脩先王故事臨幸東都講朝會之禮故詩人思古明王至此東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而今不得而見也故以君子至止爲言蓋指王者也下言六師即天子六軍又言萬年亦爲天子之祝皆不可以美諸侯也序言爵命賞罰蓋天子會諸侯之不可無者不必於詩求之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於良反）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莫拜反）韐（古洽反）有奭（許力反）以作六師

詩人思昔日瞻洛水泱泱而深廣天子至此朝會諸侯福祿如屋茨之多天子既至六軍必從之以為扈衛所見韎韐之韐奭然赤色者乃將天子之六軍者也周官凡兵事韋弁服先儒以為左傳所謂韎韋之跗注是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琫有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詩人又思天子至此見其佩服之美因祝其萬壽保此王室也鞞容刀之鞘也琫上飾珌下飾也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大夫鐐琫而鏐珌士珕琫而珕珌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詩人又思天子至此能錫命諸侯則福祿不特在己如茨之多又能同於下因祝其萬壽保此家邦家邦猶言王家王國也是詩本思古明王若三章皆以君子為諸侯則是詩思古諸侯非思古明王也況六師萬年之語可為王者之證先儒特未之思耳是詩三章皆賦也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

世祿與世官不同世祿謂賢者以其德功臣以其功皆不當棄絕之宜與之祿使之似續其先人故文王治岐仕者世祿孟子所謂世祿臣固行之者是也世官謂世守其官雖故家臣實其後不能皆賢若桀以祖父之官命之則敗事者多矣故商紂無道官人以世孟子所謂葵丘之命士無世官者是也是詩為小人在位所用皆好讒善佞之徒而賢者功臣之家雖有子孫之賢可以似續其先人者皆不見用故舉古之世祿以刺時之不然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裳猶堂堂然取其色之美故下章言其黃又言或黃或白今唐棣野生於荊棘叢中有黃華者有白華者雖二種實一類最為茂密故詩人取以喻賢者功臣之家其子孫之賢有如華葉之盛使人見之傾寫向慕國家能用之必致安富尊榮譽處言有美譽可安處也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

芸華之盛也賢者功臣之子孫有文章如此國家能用之當享天下之福慶言福也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或黃或白則二華相間以見子孫之賢者爲多國家能使之乘軒車駕四馬則六轡沃然而華潤足以爲邦家之光也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左右不必分爲陰陽吉凶之事詩人既以賢者功臣子孫謂之之子則卒章所謂君子乃指王者而言謂賢者既多如此左右取而用之無不可者君子宜之言王者所用得其宜也君子有之謂王者所用爲有人也維其有人是以當使之似續其先人不可弃絶之也凡詩四章其一章二章三章皆比而賦之四章賦也

桑扈 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

自楚茨而下多思古之詩此篇之序雖不言思古其詩皆陳古王者之事大抵序詩者主於發明詩人之意有序所言而詩無之者詩意未盡故也有詩所言而序無之者詩意自顯故也學者要以是而觀之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桑扈竊脂也交交往來貌其羽鶯然有文以喻朝廷之間君臣上下有燦然之文以相接胥皆也君子能與臣下皆樂宜其爲天之所福謂有以受之也君子謂王者也呂伯恭與其臣燕樂詩人美之曰于胥樂兮亦此意也竊脂之說見小宛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

其領亦鶯然有文與羽同也君子能與臣下皆樂宜其爲萬邦所屏衛謂有以致之也

之屏之翰百辟爲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

翰幹也義與屏同或謂屏翰二物以蔽爲義翰以幹爲義亦皆衛上之意言朝廷既有禮文爲天下之儀故萬邦皆知衛上而百國之君必來取法矣戢斂也那多也言自非君臣上下自斂以禮法以爲難而不敢忽亦安能受福如此之多也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此章指陳不敢不難之事夫飲酒者多卒乎亂古之王者雖設兕觥觩然不用雖飲旨酒而能思柔順所謂飲酒溫克也非自斂以禮法乎爲人上者多失之慢易古之王者必恭儉禮下交際之間無所敖慢所謂接下思恭也非以爲難而不敢忽乎爲君如此則雖無事於求福而萬福來求之矣幽王之時君臣上下沈湎淫泆是自求禍也是詩四章一章二章比而賦之三章四章賦也

鴛鴦 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

思古之詩多矣而此詩與瞻彼洛矣之序獨謂之明王蓋交萬物自奉養治己者也賞善罰惡治人者也治己不明則不能制欲必至於奢侈無度治人不明則不能知人必至於功罪不分二者雖爲患不同而皆生於不明故序詩者表而出之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乘馬在廄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乘馬在廄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王者之用物多矣前二章獨取鴛鴦以明交萬物之道王者之自奉亦多矣後二章獨取乘馬以明

自奉養之節蓋鴛鴦物之微者必於其飛而後以畢羅掩捕之則取之不欲其盡故在梁者待以戢翼而安所謂弋不射宿以言其仁也乘馬固將用其力然其未用而在廄則與摧秣而已所謂馬不食粟以言其儉也舉鴛鴦一物而言則不殺胎不覆巢不麛不卵之類從可知矣皆交萬物之道也舉乘馬一物而言則不使禽獸食人之食可知矣皆自奉養之節也明王之仁儉如此詩人何以祝之欲其萬年在位享福之遠磐無不宜者而艾猶言遐也綏而安猶言宜也說者以摧爲莝以秣爲粟謂有事則秣無事則莝且國風有刈楚以秣其馬刈蔞以秣其駒之說則秣亦芻耳非粟也但未用在廄姑與之芻已足以見其節詩人本不分無用有用止以摧秣顛倒言之可見秣果非粟也或曰禽鳥並棲一正一倒戢其左翼以相依於內舒其右翼以防患於外蓋左不用而右便此亦足以廣異聞故附其說於後是詩四章皆賦也

頍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

交際之道惟酒食可以通情接懽暴戾之人於同姓及九族所宜厚者皆不能講宴樂之禮何如其薄也故同姓諸公刺之序詩者目之以暴戾無親

則情不通而懽不接孤危如此可謂寡助之至親戚畔之者也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蔦(鳥)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弈弈(亦)既見君子庶幾說(悅)懌

頍者圍項而結之也弁皮弁也賓之初筵謂賓既醉止側弁之俄此燕而服弁之證也幽王既暴戾無親徒頍然有弁在首宜燕而弗爲然則實維何用乎既有旨酒嘉殽所當與燕者豈異姓疏遠者乃兄弟耳非他人也何爲弗能燕也蔦寄生也女蘿松蘿也依松柏而生喻同姓依王以有立君子

指王也未見王之燕樂所以憂心弈弈而不定誠
能謀燕樂之禮則心庶幾不憂而悅懌矣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
兄弟具來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
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句五
何期期於何用也既時謂有時物也具來謂畢集
也怲怲憂盛也臧善也見王之燕樂則庶幾有善
之可望也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
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
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在首謂弁徒在首而不知用禮也阜謂盛多也甥
舅兼外戚而言也上二章止及同姓兄弟此章則
及九族矣九族謂父族四父於五服之內一也父
姊妹所適之家二也己姊妹所適之家三也己之
女所適之家四也母族三母之父家一也母之母
家二也母姊妹之家三也妻族二妻之父家一也
妻之母家二也暴戾之人始不能燕樂同姓是於
所厚者薄也終不能親睦九族則無所不薄矣霰
稷雪也或謂之米雪謂其粒若稷若米然將雨雪
則霰先集王始不親同姓霰集之喻也既而不親
九族則雨雪之喻也九族既離則死亡無日矣與

王相見亦無幾也雖然諸公乃同姓未忍絕王也
猶冀王因我言而悟即今夕以酒食燕樂猶可以
收人情而延國祚也卒章寓然而不[illegible]之意忠厚
之至也是詩三章皆賦也
車舝 [illegible] 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妒無道並進
讒巧敗國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
子故作是詩也
是詩以褒姒之嫉妒故思得賢女爲君子之配耳
序詩者[illegible]所不及考之他詩所詠
如[illegible]而下七子[illegible]皆無道並進之實也如
[illegible]序見[illegible]大夫[illegible]公[illegible]公寺人傷於[illegible]與
夫巧言[illegible]之作皆[illegible]巧敗[illegible]之實也如大東言
於役傷財則如[illegible]之貪殘致[illegible]如北山之役使
不均如楚茨之[illegible]與夫[illegible]不[illegible]自存之
[illegible]皆德澤不加於民之實也[illegible]者
之言[illegible]非溢[illegible]而[illegible]始[illegible]之嫉妒則二
南無[illegible]妒致天下被其化而王道成亦非溢美矣
間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
括 [illegible] 雖無好友式燕且喜
[illegible]也在車[illegible]之[illegible]以[illegible]則[illegible]行乃設
之[illegible]關設[illegible]聲也[illegible]少之女思[illegible]然矣
好之季女欲以此車往而迎之也[illegible]也詩人謂

思彼季女非飢也非渴也望其德音來會於王甚
於飢渴耳好友謂左右季女之賢友也言賢女亦
不可多得止得季女爲王之配亦可用以燕飲而
喜樂見其難得不敢望其多也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
譽好爾無射
平林謂平地之木成林也鷮雉屬尾長而肉美語
曰四足之美有麃二足之美有鷮蓋麃獸之似鹿
者鷮鳥之似雉者碩大也上章言季女以其年之
季也此章言碩女以其德之碩也辰時也謂碩女
及時者以平林喻碩女之處王宮當有美德來教

於王故用以燕樂且有美譽所以中心好之無有
厭射也詩人以雎鳩摯而有別喻淑女以配之介
而有守喻碩女亦類也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
女式歌且舞
此章言若果得賢女以配王則人情喜樂雖酒不
必旨亦可飲殽不必嘉亦可食雖德之所不及者
亦用以歌且舞言思賢女之切惡褒姒之甚也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
我覯爾我心寫兮
此章言求賢女之道也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

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詩人謂陟高岡以斧而析柞
薪故能得薪而併取其葉湑然而盛今王欲求賢
女亦當有其道如斧析薪然則賢女至矣鮮少也
王既不能求賢女使我鮮見之所以心傾寫而不
能已也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覯爾新
昏以慰我心
此章言慕賢女之深也仰言瞻也景言大也山之
高者人必仰而瞻之行之大者人必效而行之詩
人以高山喻賢女之行喻其行之大可使天下效
而行之故曰牡欲騑騑而疾六轡欲如琴之調往

迎此賢女以配王且言使我得見王之新婚此賢
女則足以慰我心之憂矣亦惡褒姒之深故爲此
言也嗚呼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不特善也惜惡亦
然大姒不妬忌天下化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褒
姒嫉妬天下化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故易曰正
家而天下定禮言欲治國先齊其家聖人詩首關
雎其旨深矣是詩五章一章三章賦也餘皆比而
賦之也
青蠅 大夫刺幽王也
幽王好信讒故詩人屢刺之聖人亦存其詩不一
而足以見其深可惡亦深可戒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營營青
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營營青蠅止于榛
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青蠅善汚物白者點以黑黑者點以白真讒人變
亂是非之喻也又其終日營營往來在人衣冠几
席間驅去復還讒人態度其實如此故詩人託其
遠止于樊樊藩也曰棘曰榛亦為藩之物皆惡其
近人欲遠去之也今人欲驅蠅者置竹枝藩籬間
邐以酒類俾之逐臭而往是亦詩人之意歟一章
言王者當以樂易為心無信讒人之言二章言王
終信之所以讒人為禍無有窮已交亂四國謂使
構四方莫是若非亂之道也三章言構合我二人
以見獨二人謂已被讒王聽讒也是詩三章皆比
而賦之也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
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泆武公
既入而作是詩也
序雖不言思古而詩前二章言飲酒終始皆不失
禮非治古之世不能也後二章言飲酒卒於亂舊
以刺時也作詩之體固不一而是時借古酒之所
以成禮與所以生禍者尤為著明足以為萬世之
戒武公之賢即此可見韓詩以為武公飲酒悔過

乃傳授之妄安有能為此言而有酒過況所柬皆
君臣上下燕飲之事豈為己設哉序詩者發明幽
王所以飲酒無度蓋由媟近小人之故是以上下
胥傚沈湎淫泆一時老臣有如武公深規切諫辭
旨丁寧尚不知悟則流亡之禍豈可逭哉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
既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醻逸逸大侯既抗弓
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初筵初即席也左右賓客也秩秩有序也殽豆實
核籩實也楚齊列也旅陳也和旨調美也孔偕
齊一也鐘鼓言既設益大射不還改懸樂也舉醻

言逸逸蓋獻醻貴於安徐也大侯既抗弓矢斯張
者抗舉也前三日雖設其侯不繫左下綱中掩束
之將射司馬命張侯始脫束繫左下綱大侯張則
弓矢亦張有其節也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者同比
其耦也天子大射賓射皆六耦獻猶奏也奏其發
矢中的之功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者的質也祈
求也射不中者罰以豐爵發矢之時皆曰我以此
求爵汝也射義曰求中以辭爵也將祭而射謂之
大射下章言烝衎烈祖則此為大射明矣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
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

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
時
籥管也秉籥而舞文舞也與笙鼓相應則樂和矣
烝進也衎樂也和奏則言其樂烝衎則言其禮進
以禮樂而樂有功烈之祖百禮無不備故謂之洽
也壬任也謂任其事者林衆也謂衆爲役者純一
也嘏福也祭祀之禮既有古以任其事又有衆爲
之役則神錫之福亦純一而不已至于孫猶獲湛
樂之慶也於是祭畢與諸臣讌飲如賓客之禮各
奏爾能皆奏祭畢能其事也仇耦也室人主人也
朝則爲君臣燕則爲賓主臣既以手舉爵與君爲

耦主人入而又酌以醻賓蓋用賓主之禮忘君臣
之分也酒所以爲養故謂之康爵亦以明醻酢之
爵異於射之罰爵也君臣既飲康爵乃各獻其時
物所謂以奏爾時也君臣相爾汝親之也與天保
卷阿之意同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
威儀幡幡(孚袁)舍(音捨)其坐遷屢舞僊僊(音仙)其未醉止威
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音必)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上二章既言古人飲酒始終皆不失禮此章乃極
言今之飲酒未醉與既醉之狀以刺之謂今之飲
酒始即席固亦溫溫而恭有足觀者柰其未醉則

威儀皆循禮而反復無倦及其既醉則威儀皆幡
幡而躁動不定舍其坐次遷徙不常屢舞無節僊
僊輕舉視未醉之時則抑抑而謙下既醉之後則
怭怭而媟媟此之謂爲酒所困不復知有秩序矣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女交)亂我籩豆屢舞僛僛(去其)是曰
既醉不知其郵(音尤)側弁之俄屢舞傞傞(素何)既醉而出
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此章專言飲酒及亂情狀如此載號載呶讙譟多
言也亂我籩豆參錯禮器也屢舞僛僛舉動不正
也郵過也醉者自諱其過也側弁之俄冠既傾側
俄然隳墮也至屢舞傞傞則躁動爲甚不知止矣

於是戒飲酒者曰既醉而出是謂飲福若醉而能
出則均受其福矣今醉而不出適所以戕伐其德
故飲酒甚善者以不失其令儀耳可不戒哉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
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音泰)匪言勿言匪由勿
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音古)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上章既戒以飲酒之令儀卒章又申戒不醉者當
自省謹謂凡今在燕飲酒有醉者有不醉者古人
飲酒所以立之監以察之佐之史以書之正爲醉
者設耳今廢此職無以止其過既知彼醉者爲不
善今反以不醉爲恥何哉因戒不醉者勿用從醉

者語蓋彼既昏亂不與之語是使之不至甚慢也然則欲其不至甚慢則聞其口出非所當道之言勿與之交談聞其口道無所由來之事勿與之論難以醉人之言事殊不可信謂未出角童首之童羊爲已出角之羖豈理也哉彼飲酒至三爵已不識義理如此況敢又多飲乎此皆戒不醉者之言也淳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或立之監疑即執法也或佐之史疑即御史也是詩五章皆賦也

詩補傳卷第二十　後學　成德　挍訂

詩補傳卷第二十一　逸齋

變小雅

魚藻同甲下 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同上下 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凡思古之詩終篇皆陳古事惟下泉思明王賢伯上二章刺時卒章乃有思古之言賓之初筵不言思古而首二章陳古後三章刺時大田止言矜寡不能自存桑扈止言君臣上下動無禮文未嘗言思古而二詩皆陳古事獨魚藻序言思古之武王而其詩止言萬物失其性王將不能自樂之意與衆篇特異先儒泥思古武王之説遂以是詩三章爲武王之事殊不知凡言思古皆序詩者發明作詩之意其間有詩所不及者甚多未易悉舉竊意序詩者謂周之鎬京武王始都之是時萬物皆遂其性故武王居之則爲可樂今幽王雖居鎬京而萬物失其性幽王豈能獨樂哉故於詩人言所不及者以思古武王一言發明詩人言外之意與孟子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同何以知其非武王之事以詩人之辭意而知之也

魚在在藻有頒音墳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魚在在藻有莘所巾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乃多其居

詩人以魚躍于淵為得性以魚在于沼為非樂今
言魚在在藻依于其蒲蓋水必淺涸然後魚在藻
間雖跳躑往來人皆以為魚之樂然此乃魚窘迫
之狀非其性也惟淳蕩小魚或弄水草以求口食
亦時焉而已至依于其蒲則窘又甚矣不敢動矣
前言在藻猶為在淺水之中已首尾俱露為人所
見後言依蒲則蒲生于岸姑依此以匿其形耳豈
非不得其所乎況頒大鞄莘長鞄首大而尾長乃
魚之瘠者水深而魚肥必頭小而尾短今猶可驗
也詩人非直謂魚之失性也蓋以魚譬民謂幽王
之民處於亂世其蹙迫恐懼亦若魚之在藻依蒲

也詩曰我有旨酒嘉賓式燕綏之又曰厭厭夜飲
不醉無歸此王者之燕樂也今曰王在在鎬豈樂
飲酒飲酒樂豈有那其居猶言王何在在鎬也王
雖在鎬飲酒豈而又樂樂而又豈乃沈湎獨樂耳
能安其居乎玩詩人之辭意以推見物理知其非
武王之事也或曰詩人言萬物盛多旣取魚麗故
言萬物失性乃取魚藻以為舉魚一物之失性以
見他物皆失性也意亦通然不若以魚譬民於義
為長蓋人為萬物之靈言萬物失性則民可知矣
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音潮下同）不能錫命

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此詩之序有見微之說案史記褒姒不好笑萬方
故不笑幽王為數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
姒乃大笑幽王欲悅婦人至以烽燧為戲自常人
觀之以為事若甚微君子憂之以為後其有寇諸
侯不信則將罹大禍及廢申后去太子宜臼申侯
怒乃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王舉烽火莫至者
遂殺幽王於驪山之下盡取周賂而去豈非大禍
乎且無故而召諸侯可謂侮慢矣及其至也又不
能錫命以禮故思古之王者所以待諸侯者無所
不用其至未嘗忽於其微況敢數徵會而無信義

耶蓋深譏數舉烽火之事也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
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觱沸檻泉
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
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屆赤芾在股邪幅在
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
君子福祿申之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
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
率從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
之樂只君子福祿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詩人以物為喻惟國風為多二雅則主於言政亦

時取物以見意是詩五章皆以物爲比幾與國風
相似雖曰賦古事乃變雅之體也菽葉謂之藿
公食之禮饗賓有鉶芼用牛則以藿芼之此物之
微而可用者也既欲其用可無器以貯之乎楚葵
謂之芹案醢人之職加豆之實以芹爲菹則配以
兔醢此物之美而可貴者也既欲其美可無泉以
養之乎赤芾以蔽膝而其下又有行縢邪纏於脛
謂之邪幅左氏曰帶裳幅舄言其相副也枝葉蓬
蓬而盛由維柞之根本有以滋之楊舟汎汎而流
由紼纚以爲纜有以繫之五章取五物雖各有其
義大槩皆言天子之於諸侯不可無錫命之禮也

一章采菽之喻謂將采菽以爲芼必有筐筥方圓
之器以貯之况王者之於諸侯可無禮以寵之乎
今於其來朝既欲予之以車馬之富又欲予之以
衮服之貴則所以寵之者甚至故其言有加而無
已也二章采芹之喻謂將采芹以爲菹必有觱沸
涌出之泉以養之况天子之於諸侯可無澤以及
之乎今於來覲况其旂則淠淠而飛動聽其車則
嘒嘒而中節而其馬又或驂或駟而不亂則所以
惠之者有素故其所届有威儀之可觀也三章赤
芾之喻謂赤芾之在股所以蔽其下而其下則有
邪幅以副之不敢以有蔽而不自偪束也以况諸

侯踰蒙王者之蔽覆自能偪束來朝以交於上不
敢紓緩故天子喜之又欲予之也天子既予之故
諸侯樂之以爲天子之寵命是以福祿申重於我
也四章維柞之喻謂柞木之枝葉蓬蓬而盛必賴
根本之壯以滋之故枝葉亦能爲根本之助以况
諸侯既被王者之澤以富彊其國故其力足以爲
殿於天子之邦以禦後患蓋諸侯附綴於天子誠
如軍之有殿以其能禦患所以能同天子之福祿
也諸侯同天子之福祿豈惟一己哉凡左右之臣
皆平平而辯治亦是率從諸侯而受福祿也五章
楊舟之喻謂以楊木而爲舟汎汎於中流必得紼

纚以爲纜而繫之故舟之涉險斯能無飄泊之憂
以况王者有仁義以維持諸侯既可以無患而天
子又益庇之如葵之衛其足蓋天子爲天下首諸
侯乃足也以其賴天子之庇所以受福祿之膍厚
也諸侯受福祿之厚豈止一端哉凡所以優游享
其逸樂者亦是福祿膍厚而至此也竊嘗謂君臣
交際之道貴乎兩盡也桑扈言彼交匪敖上之交
乎下也采菽言彼交匪紓下之交乎上也上能匪
敖則能接下矣故受福於天曰萬福來求受福於
天也下能匪紓則能謹度矣故受福於君曰天子
所予受福於君也彼交匪敖有天道下濟而光明

之象彼交匪紓不地道卑而上行之象君臣同以彼爲稱猶君臣同以爾爲稱也是詩五章皆比而賦之也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

序言不親九族而詩指言兄弟蓋作此詩者其兄弟乎夫天屬友愛所宜厚者而至於相怨則九族可知矣所謂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凡同稟血氣於父祖上世者孔氏謂如骨肉之相附然則宗族皆可謂之骨肉此其證也自古不親九族多因讒佞之間如晉獻公信驪姬而去羣公子楚懷王信上官而逐屈氏此其尤著者詩不顯言讒佞而序發之使此序不作於當時豈能知其故哉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此章言兄弟親族不可相遠也騂馬赤黃色古人角弓多以朱漆飾之又彤弓亦言其赤也說者以騂爲調利於訓詁不通且是詩言騂騂角弓翩其反矣謂弓爲物其體往來張之則內向弛之則外反既言翩其反矣謂其弛也乃以調利釋之可乎角弓雖外反乃角之性本然張而內向乃矯揉爲之也故喻兄弟之相親當如弓然亦猶以唐棣之華反而不覆比兄弟之意同也在物猶能知反況兄弟與昏姻皆不當相遠也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

此章言上不能親睦則下必化之也爾指王也凡美詩稱其君親之也刺詩爾其君鄙之也謂王與兄弟親族相遠則民必皆然矣蓋上之所爲是教民也下之所爲必傚上也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

此章言民之化上惟不善者易動若其善者固不肯變也此令兄弟乃其善者也故王雖化之以薄自能寬裕相容惟不令兄弟則交相爲病不復相容矣人情多然詩人之言信矣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己斯亡

此章言不善者之化上殆有甚焉謂民既喪其良心不知反己惟知望人故各據一方而相怨猶言各守一見各持一說不肯相體悉也既不相體悉故相讒相傾以取爵位無復遜讓至於亡而後已也

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饇如酌孔取

此章言民既不知相遜則無復長幼之節其長者反聽於幼者是老馬反爲駒也不顧其後乃戒幼者之言也謂幼者亦將老矣他日其如少者何彼之貪冒不遜如食物者宜知饇飽而不能止如酌

酒者但知多取而不知節安得不生疾患邪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

此章言民既不遜矣王宜改過親親以化其薄俗今王方且又以薄化之如猿猱之跳踉又教之使升木也如塗泥之污穢又以塗附著之也徽美也猷道也若王果有是善道以動化於上則小人相與連屬於下皆效王之所爲矣

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　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此二章以雨雪喻人之讒佞以見晛喻王之明察晛日氣也雨雪雖瀌瀌而盛見日氣則盛者消矣

今王乃不肯以恩義下及九族而自居以驕慢且屢爲之而不知止是不能明察也彼讒佞何由而去乎雨雪雖浮浮而積見日氣則積者流矣今王骨肉相視如南蠻髦夷然謂無中國之禮義也豈復能明察而去讒佞乎詩人之憂可勝道哉說者謂髦西夷之別名故誓曰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與髦音義同是詩八章其二章三章四章賦也餘皆比而賦之也

菀柳剌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爲天下國家有九經而終之以懷諸侯蓋王者之於人者皆足以致諸侯之從違今幽王暴戾無親而刑罰不中則於親親之道既失矣所謂刑罰不中如廢申后逐太子其大者如此則小者爲可知故諸侯皆不欲朝謂王者之施於親者若此寡恩則其暴戾之政豈復可親近曰不可朝事謂不可親近也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有菀者柳不尚愒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

菀茂木也尚庶幾也不敢斥王故託言上帝也蹈動也暱近也靖安也瘵病也極至也邁往也柳菀

然而茂可以庇下人豈不庶幾其可憩息也諭王者居勢位可以庇諸侯豈不庶幾其可朝事也以王甚暴戾變動不常如此我何敢自求暱近何敢自取瘵病使我安以從之冀其能改而後我極至王所故曰極我將往朝王故曰邁上二章諸侯同列相約之言故曰俾予靖之下一章思終不可朝事何爲欲從之故曰曷予靖之

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傅臻皆至也前二章既以上帝斥王此章所謂彼人乃諸侯自[illegible]也謂鳥之高飛猶可至於

天而彼之爲諸侯者以王者不可朝事其心茫然無所至乃烏之不如甚言其不可親近也何爲我尚欲安以俟之王者方且自居以凶暴驕矜不可望其能改矣此諸侯所以不復來朝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張丈)民衣服不貳從(容)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扶又)見古人也

小序言周人刺衣服無常蓋周室京師之人見中都衣服侈異故作是詩聖人存詩特爲潤色以爲中都之風俗由長民者衣服不貳故見之於燕熙之間者皆有常而不變易宜其民之化之其德之無二一亦如其衣服之有常也今不復見矣此皆聖人之遺言見之緇衣之篇誰謂詩序之可忽哉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說者謂都人也君子也古之長民者也士也女也長民者所齊而成之者也竊以爲不然凡中都之人四方視以爲風俗君子女則中都巨室之女也於士言都人指其士之身也於女言君子指其女之家也中都之士女不爲侈異之習由長民者有以率之於上也詩不及長民者特言士女耳然言士及狐裘充耳言女及尹吉皆非貧賤者也此章言都人之爲士者黃衣狐裘爲燕居之服而出言則成文章所謂服先王之法服道先王之法言其服與言既相稱故其行歸于京周萬民皆望其容服不生慢易而爲法也下三章皆言士女此章獨言士蓋既言行歸于周萬民望之以爲法則若女則處君子之家不當言民望以爲法則惡其褻也此所以不及女歟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七活)彼君子女綢(留)直如髮我不見今我心不說(悅)

此章言中都巨室之士女容服儉素士則以扶須之草爲笠以緇布爲冠古者以草笠爲尊野服而始冠用緇布冠此皆幼賤之服而士服之其儉素可知也女則不爲華靡其首飾綢直一如髮之本然謂不用髲髢爲高髻之類亦言其儉素也說者以綢直如髮爲女子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隆殺頗爲穿鑿且女子情性操行豈他人所能知下章卷髮如蠆髮則有旟則不能爲說安有一詩三言髮而以一爲比以二爲賦可乎今我不得見此儉素之俗所以心之不樂也

彼都人士充耳琇(秀)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今我心苑(於粉)結

琇美石也以美石為瑱而實其耳也說者讀吉為姞謂尹氏姞氏也春秋昭公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杜預曰尹氏周之世卿也宣公三年鄭石癸曰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詩以韓姞為厲王之甥則姞氏周之舊姻也尹氏既為世卿姞氏既為舊姻皆望族也此章言士之冠有充耳雖加嚴飾而不越於禮為可貴女亦有禮法人見之不問而知其為尹氏姞氏之女也今我不得見所以我心苑屈而鬱結不舒也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深則厲以帶之長反之於腰有如厲也蠆蠍蟲尾末揵然似髮曲上卷然也此章言士則垂帶而能反之於腰女則理髮而能卷然不亂皆自斂飭之意今我不得見矣得見則從之往蓋思慕之至也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我不見兮云何盱矣

旟言如旟之有旆也盱言張目而望也此章言士非垂帶如厲以帶之有餘也女非欲理髮如蠆以髮之有旟也皆言本非好為容飾之意我今不得而見矣所以張目而望也是詩五章皆賦也

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序言刺怨曠謂幽王之時征役之繁使民怨曠故刺之耳他詩為怨曠而作亦多矣皆明言刺其君或明言刺時此詩獨不言豈此詩作於當時不敢斥幽王歟說者遂生穿鑿謂婦人不當怨曠不能如汝墳之勉以正殷其靁之勸以義故刺之殊不知彼文王之時此幽王之時責婦人以文王之化而不刺幽王無以化之其可乎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自旦至食時為終朝綠王芻也兩手曰匊髮卷曰局采易得之菜終朝不能盈匊心不在焉思其夫故也婦人以夫久役不歸不事膏沐故髮曲而卷不暇卹也俟其歸始當沐耳凡詩有薄言皆未足之意謂沐而又沐也與卒章意同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為期六日不詹

藍可染青亦易得之物也衣蔽前曰襜終朝采之不盈一襜以思故也詹與瞻同五日所期之日也期逝不至故至六日猶不得見也

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之子指其夫婦人思而不得見因念及夫在家時往狩我則為納弓於韔往釣我則為治綸為繩言其樂而相助也

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者

婦人既思及漁獵因謂使其夫且歸從為魚釣之
樂所得何物當有魴鱮之美而大果得此魚則當
觀之又觀言樂而無已也是詩四章上二章興也
下二章賦也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古報反）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
伯之職焉
詩所言皆宣王命召伯營謝邑之事蓋南國之人
在幽王時勞苦故思召伯而為此詩乎序言不能
膏潤天下亦推廣而言之謂當時之卿皆能如召
伯營謝說以使民則天下皆被其澤矣
芃芃（蒲紅反）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力報反）之

芃芃長茂貌悠悠遠行貌召伯穆公也宣王將以
申伯為于謝先使召伯往營之召伯能知民之勞
有以勞之如陰雨之膏黍苗言民之說之如苗之
長也
我任（壬）我輦（力展反）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曷同）云歸哉
任謂負任者輦謂輓輦者車謂將車者牛謂牽傍
牛者此言召伯之遇役夫有以得其懽心皆欣然
從役其南行之事既已集辦不復久役遂命之以
何不即歸蓋猶言何不也此其所以悅歟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徒言徒行者御言御車者五百人為旅五千五百

人為師春秋傳曰諸侯之制君行師從卿行旅從
召伯天子之卿視君故言師旅也申言行事集辦
何不歸處此言召伯勞民不厭於重複也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肅肅嚴正之貌謝功謝邑之功也召伯營治謝邑
而征行之師烈烈威武所以能定申伯之宅所謂
成之者如此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載寧
土治曰平水治曰清召伯往營謝邑度其原隰之
宜則土田治矣道其水泉之利則溝洫治矣此所
以能定申伯之宅而申伯方面之體增重足以鎮

撫南服而宣王無南顧之憂所以王心載寧也始
終陳宣王之事以刺幽王之不然是詩五章一章
興也餘皆賦也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
以事之
小人得志而在位則君子勇退而在野此消長之
理也詩人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與無將大車悔
將小人之意同惡小人而悔將之好君子而喜事
之此好惡之公也作是詩者其賢矣乎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乃多反）既見君子其樂（音洛）如何隰
桑有阿其葉有沃（烏酷反）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隰桑有阿

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下濕曰隰詩人嘗即山以言之隰謂山下近水之地隰則濕之所也有阿謂阿之所有也桑在阿故色嘗沃君子在野路退而窮處嘗自得其樂猶桑在阿其葉難然而盛沃然而澤幽然而密此乃人不知而不慍真君子人也故詩人思得見之其樂當如何謂其心樂君子之德音膠固而不可解所謂思盡心以事之者也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此章謂我之愛君子出於誠心而君子遠在於野不可以告語我既不能遠告君子以心之所好所以藏其愛於中未知何日可忘也與終不可諼兮之意同是詩四章其一章二章三章比而賦之卒章賦也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為之作是詩也
他詩皆刺幽王此詩獨刺幽后說者以為誤非也詩人謂幽王所以黜妻屏子皆由褒姒之故使褒姒無妒忌之行能輔佐君子不至是也詩人刺幽后蓋察其病源也病源弗除則下國之人化其然從以妾為妻以孽代宗幽王豈能治之乎此白華所為作也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白華一名野菅謂可漚以為菅詩人嘗以比孝子白華菅兮喻申后宜為后也易曰藉用白茅無咎蓋茅之為用惟以藉物謂用在物下也詩曰白茅包之又曰白茅純束包與束亦猶藉也白茅束兮喻褒姒當在下為人所用不當上僭也之子指幽王我指申后也謂幽王黜申后而遠之使之失位而獨處也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英英雲貌白雲天地之氣霧露菅茅渥澤不偏天步言天運也不猶言不如也謂天運艱難故幽王偏寵褒姒而棄申后是當之不如也

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池水滮然而流雖為微小猶可激之北流以浸漑稻田何以王者恩澤之大乃不能施及配耦而黜之此詩人所以悲嘯而歌有傷懷抱碩人指申后也姜後申后有碩大之德而見黜也衛莊姜失位詩人亦以碩人目之亦此意也

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桑可以蠶豈宜為薪今樵者已薪之卬我也謂我以桑薪烘于煁竈以奉庭燎吟申后有碩大之德

而見黜猶以桑爲薪也詩人以碩人見黜之故所以心憂而勞也煁烓竈也謂無釜之竈用以然火照物者

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懆懆視我邁邁

此章戒幽王勿謂從襃姒爲不善而人不知也猶之鼓鍾于宮中可謂幽深之地而聲則聞于外我念王所爲常懆懆而不安王乃視我邁邁然疏遠曾不顧我何哉

有鶖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此章言幽王不分淑慝者鶖性貪濁鶴性高潔二物皆以魚爲食今鶖在魚梁鶴在山林是鶖得所而鶴失所也鶖喻襃姒鶴喻申后幽王養鶖而棄鶴詩人所以心勞而憂不已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鴛鴦匹鳥也鳥之雌雄猶得並棲于梁各戢其左翼以相依於內今王乃棄申后曾禽鳥之不如由王惑於嬖妾喪其良心所以不一其德衛風男女相棄詩人亦以二三其德責男子與此同意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疧兮

扁卑貌乘石也疧病也扁然之石當履之以乘車猶襃姒止可以爲嬖妾今王乃以爲后是以卑人爲王也王既以妾爲后所以遠黜申后使我憂之至於病也是詩八章皆比而試之也

緜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

此說者謂是詩乃微臣從大臣出使於外而大臣不卹其勞者也若詩三章或言我勞如何或言豈敢憚行信其爲道路所作夫貴而忘賤大不卹小可謂無仁心矣此亂之道也故曰刺亂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緜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緜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黃鳥鶖栗留也緜蠻小鳥貌或曰聲也於聲言緜蠻亦鳥之方雛故聽其聲緜蠻細弱不可執羞蓋鳥之尚小者未能高飛暫於喬木則其聲緜蠻或止息于丘之阿曲或止息于丘之一隅或止息于丘之傍側喻微賤之臣未能自致高位故依附大臣以出使故一章言道之云遠無如勞何二章言非敢憚行也恐遲緩不能疾走耳三章言非敢憚行恐困躓不能至耳趨疾行也極至也國語曰齊朝駕而夕極于魯使大臣肯用仁心不忘微賤則必能飲食以濟其飢渴教誨以授其言語命後車

以載之以免其勞苦之患矣大學斷章取止于丘隅之意義在知其所止耳或者牽合爲說非善學詩者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頍弁之刺幽王謂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賓筵之刺幽王謂媟近小人飲酒無度然則幽王非能儉也特禮之所當行者乃棄而不用耳說者曰牛羊豕爲牲繫養者曰牢熟曰饔腥曰餼生曰牽地官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人掌外內饔之爨左氏曰餼牽竭矣謂牲可牽行餼是已役內是言之則幽王於同姓及賓客之禮皆廢矣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醻之

幡幡葉貌亨謂熟之也鮮者毛炮之乾者燔之柔者炙之治兔之宜也炮謂炮於火下燔謂燔之火上炙謂以物貫而舉之故炕火曰炙炕舉也燔近火炙遠火也采瓠葉而飲酒之前治兔首爲飲酒之殽物之至微薄者也君子謂古之王者與同姓賓客燕飲必先酌而嘗其可否然後主人見酌以獻賓賓則酌以酢主人主人又酌以醻賓其獻醻交錯禮文至繁也而所用之物若是其至微薄何哉蓋幽王廢禮故甚言其薄者以見之未必皆然也是詩四章皆賦也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荊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在外故作是詩也

序戎狄叛之築言之也此詩以荊舒不至之故征役者久病於外詩人已去卒遠行深入蠻夷之地山川之阻屈而所因戰伐未休疾疫相仍故曰久

病也荊謂楚也舒即舒鳩舒鄝舒庸舒龔謂之羣舒以地言之皆在周東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遑朝矣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遑出矣

漸漸山石廉利高峻貌武人將帥也沒盡也言士卒從將帥東征所歷之路山石廉利高險攀援躋降人馬俱病其山窮者川斷之也其川盡者山間之也山川重複勞苦之極何有窮盡且憂將帥不得朝于京師不得出此險阻憂已而不忘將帥厚之至也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
人東征不遑他矣
蹢蹄也烝衆也畢星也離麗也箕星好風畢星好
雨東南之豕四蹄多白天氣將蒸則衆豕涉波此
雨之候見于地也畢為陰雨之星月離畢星則雨
此雨之候見于天也士卒在險阻之中值而是憂
故見雨之候又憂將帥亦有陰雨不遑及他也與
上二章之意同是詩三章皆賦也
苕之華 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
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
亡傷己逢之故作是詩也

下民我狄交侵征伐不息上則天降饑饉民之
周室不可為矣故詩人閔之而已
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苕之華其
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苕陵苕也華將落則黃芸者黃之甚也青青則葉
盛落獨有葉耳以喻苕之苕華比周室衰微之極
雖未亡猶亡也憂而至於傷生不如死之愈人情
至此所以其民困也
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羊牡曰羒羊牝曰牂墳大也三星心星也罶寡婦
之笱也牂羊而墳其首為之甚也三星之光在罶

以夜而無也牝羊能生育人所愛惜且瘠而首大
此豈忍充庖廚而今食之矣寡婦無助不可以夜
出今以無食之故賴三星之光而施捕魚之笱此
二者皆為饑饉所迫不得已之甚也雖然羊也魚
也亦姑可以為食耳豈可望飽乎蓋非穀粟不飽
也是詩三章上二章皆比而賦之卒章賦也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
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此詩所刺王意在視民如禽獸之一語蓋當衰微
之時外則四夷見侵內則中國叛去果能用兵以
救亂亦豈得已哉惟其無不忍人之心輕用其民

征伐既久士卒凋耗又驅為人而戰無有得免者
所謂何人不將何人不矜是也豈非視民如禽獸
乎此君子所以憂周室之將亡也說者曰文王視
民如傷周之所以興幽王視民如禽獸周之所以
亡可不監哉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何草不玄
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草至秋則色變而為黃至冬則黃者又變而為玄
矣玄黑腐也此以興征役之久也何日不行謂自
草之生而至黃而且黑猶未息也何人不將謂何
人不相從而行也何人不矜謂何人不無妻而矜

也經營四方謂征伐非一方也哀我征夫獨爲匪
民謂幽王視役夫不以爲民而不知愛也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有芃
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率循也曠空也芃毛尾長貌棧車士車也說者以
爲役車蓋不得其說也此二章兕虎有狐之喻謂
王既視民如禽獸則視士亦然兕虎當在曠野今
我民非兕虎而使循曠野而行狐當在幽草今我
士非狐而使循幽草而行故詩人既哀征役之夫
朝夕奔走不暇又念爲士而乘棧車者亦被驅而
往行彼周道之中失其所也孟子曰無故而殺民
則士可以徙蓋不愛民必不愛士也是時何草皆
黃也

詩補傳卷第二十一

後學成德校訂

詩補傳卷第二十二

正大雅　逸齋

二南以關雎爲首夫夫婦婦萬世正家化天下之
法也小雅以鹿鳴爲首君君臣臣萬世使臣事君
之法也關雎雖兼美大姒然大姒由文王之化也
鹿鳴雖兼美武王然武王述文王之事也故大雅
獨推文王爲首爲萬世受命君天下之法以是知
非文王不足爲正風非文武成王不足爲正雅賢
如宣王以不克終不得在正雅之列況如鄭衛二
國何敢望齒於正風哉說者好爲異論謂風雅凡
美者皆當爲正凡刺者皆當爲變是不知聖人存

六經垂訓之意也明乎聖人之意則知六經取與
之嚴非全德如文武成王不足爲萬世法而於全
德之中又莫盛於文王故二南二雅皆以文王之
詩冠諸篇首也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文王未嘗稱王諸儒論之詳矣案呂氏春秋此詩
爲周公旦所作蓋作於成王之時有合於追王之
說而學者尚疑序不當言受命作周殊不知所謂
受命豈天諄諄然命之哉以行與事示之而已從
古而然虞芮之君來質厥成諸侯聞而歸者四十
餘國所謂以行與事示之者如此說者以是爲文

王受命理無不可豈必稱王改元而後謂之受命作周哉周公爲此詩始終言文王同乎天德其形容鋪張視他詩尤爲渾全雖舊分爲七章而下章首句必申上章末句之意今姑從其舊爲之訓說若貫而通之雖不分章可也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於歎辭也昭著見也天則在上矣而文王曰在上何也曰由周公成王視之則文王在上也周公謂成王祖父在上德盛如此故其昭見格于天心周雖爲邦舊矣至是而作興所謂新其國也天之命周亦舊矣始命以國今而命以天下謂周至文王不顯可乎謂帝命至文王不時可乎時言及時也文王不以天命之既至有一毫解怠之意方且於起居之間一陟一降若在上帝之左右此以文王之敬天告成王也

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亹亹猶言勉勉也此章貫上章敬天之說文王敬天之德勉勉而不倦故其令善之聲聞亦不已也哉始也文王有盛德故能敷施以錫後人爲周之始王也侯維也本謂宗也支謂庶也不曰子孫而曰孫子謂孫又生子言其遠也維文王之孫子宗則百世爲天子庶則百世爲諸侯謂德盛宜如此也非止子孫如此也凡爲周之士蓋指文王輔佐之臣豈不光顯乎言亦世其祿也世祿乃文王治岐之法周公既作此詩以告成王亦併曉其在位之臣蓋成王之時尚多文王之舊臣如召公奭亦不能知周公宜周公及此也書言與國咸休亦此意也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翼翼敬也濟濟臣之威儀也此章貫上章周士之說謂周在位之臣所以能世祿光顯由其道本於翼翼能敬也文王翼翼以敬天故當時之多士亦體文王之德蓋君臣一於敬周之所以興也於是周公遂言此多士能敬誠可思可美又欲其生於我王國也使王國能又生此多士則足以爲周之楨幹矣蓋前日濟濟之多士文王既賴之以成安逸之效我所以思而美之也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穆穆敬也和也此章貫上章以寧之說謂文王雖享安逸亦不忘敬故其容穆穆然敬而和蓋敬者

乃文王之本心故於安逸之後又緝以續之熙以廣之其見於容止之間無非敬也文王之敬至誠不息如此故大哉之天命所以眷顧於文王者使有商之孫子其麗於數不止一億皆爲周九服之諸侯也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音灌)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音許)王之藎臣無念爾祖

膚美也敏疾也祼灌鬯也將猶奉也此章貫上章侯服之說謂以殷之士而侯服于周天命可謂靡常矣此言天命不可恃周公以此警告成王與其在位之臣欲以殷爲鑒也於是又言殷之多士今

既爲周之臣皆有膚敏之才奉鬯而助祭其衣[illegible]之時尚服常時之冠服冔商之冠也黼則殷周之所同服也視此助祭之臣可不知戒乎藎進也王今進臣而用之可無念爾祖乎謂當思乃祖文王之用賢俊也

無念爾祖聿(音律)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去聲)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俊)命不易(以豉)

聿述也師衆也此章貫上章念祖之說謂王當思乃祖文王不特取法其用人又當述其脩德斯能永配天命而自己求福蓋以周世世脩德莫若文王故也於是又舉殷以爲戒謂殷未喪師衆之日固當克配於上帝矣王宜以殷爲鑒知駿大之天命不易保也

命之不易無遏(烏葛)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遏止也宣昭宣布昭明也義問猶言以義而問也虞度也儀則也刑法也此章貫上章不易之說謂天命既不易保王無止其身不知自彊當宣布昭明義問於衆有度於殷之興亡自天者爲如何則知天命矣於是又言天之事無聲可聞無臭可接惟文王與天合德能法則於文王萬邦自作而信之矣上章言配命謂文王之德足以當天心也商

之配上帝亦然此章言儀刑文王謂文王與天爲徒知文王則知天矣中庸以天命不已謂天之所以爲天以純亦不已文王之所以爲文亦此詩之意夫以德既著見命既維新方且陟降洋然如在帝之左右亹亹則心之敬也穆穆則容之敬也所謂不已者如此是詩七章皆賦也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又)命武王也

小明大明以別小大二雅之詩初無他義序言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蓋推本而言之文王之德既昭著而天命維新矣武王受伐上帝臨顧會朝清明是復受命也非文王有明德以得天於其

先武王何以得此哉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明明赫赫言明之有德顯受天命如此明明則文王所脩之德也赫赫則文王所受之命也由成王言之則文王在上由天命言之則文王在下此詩亦周公作以告成王故既言周之受顯命又言天亦難信爲王亦不易如紂所居則天位所傳則殷適以其無德以當天心遂使之不能挾四方而有之所謂命靡常也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此章推言周之興由於文王之聖文王之生聖於大任之賢大任之賢由於王季之德王季以德故能儀刑大任大任以賢故能篤生文王非周公不能知其源流而形容其實摯國名也任其姓也仲則中女也嬪婦也京周也及與也身重也謂懷孕也大任自殷商來嫁爲王季之婦乃與王季並行其德此天所以眷之使有身而生聖子文王傳言大任有胎教如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信如其說可謂賢母矣天子之都曰京周公作詩之時王季文王皆已用追稱則以周爲京不

足疑也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此章推言文王得天得人之故小心不自大也翼翼心之敬也昭事上帝以明德事天也聿述也懷來也回違也文王小心自處不忘於敬所謂明德惟馨也以此事天故能聿懷多福蓋大任及王季維德之行已足以得天眷而受福生此文王矣而文王又有明德以來多福是述前人之福也故曰聿懷文王雖已得天受福而脩德之心未嘗或違故四方之國來歸我有周文王有以受之矣左氏傳晏子曰君無違德方國將至此之謂也蓋正則由德邪則違德違邪一也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此章推言文王既有德以得天故天爲生賢配大姒也監視也集就也載年也合配也嘉昏禮也大邦莘也言天之監視文王之德命既集於周矣故於文王之初年天爲生賢配於洽水之陽渭水之涘及文王議昏姻之嘉禮果得大姒於莘以爲大邦之有是女子非人之所能爲也

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

舟爲梁不顯其光
此章推言文王之親迎而大姒之賢足爲周之祥也俔喻也以大姒喻天之妹以見大邦之有子非凡人之比也文謂龜之兆體也祥謂卜之吉也文王視龜之文以定其吉祥於是遂行親迎造舟爲浮梁以濟渭水以文王而親行御輪三周之禮豈不光顯乎爾雅曰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文王親迎之日乃爲公子未爲君也而用造舟何哉說者謂天子造舟周制也商時未有此制故文王用之然則爾雅所載本之周制正以文王嘗用造舟故取以爲天子之制爾

西志堂 吉一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
此章推言文王大姒俱有德以當天心故天復俾生武王之聖子以成伐商之功也纘謂繼其事也行謂嫁而有行莘即大姒之國也輿地廣記曰同州郃陽縣古莘國也篤厚也保安也右助也燮和也文王承繼大任之女事莫如莘國之女故大姒以莘之長女有行而來嫁德既與文王相配是以天之眷周因其材而篤焉生此武王以聖父而有聖子則天之保安右助有周者益固矣所以武王能和順而伐商不拂於天人之心也易曰湯武革

命應乎天而順乎人此之謂也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此章推言武王所以勝商者以德不以力也旅衆也矢陳也牧野紂南郊地名在朝歌南七十里侯諸侯也興起也臨視也無貳一也言紂陳其師衆會合如林木之盛而我周家以諸侯而興起蓋有天人之助上帝臨女天監視於上也無貳爾心人協助於下也維予侯興既指武王則所謂無貳爾心則指牧野之臣民也謂武王之時臣則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民則有三千人惟一心皆無疑貳

西志堂 天

武王之心也或者專指武王一心以奉天討不復疑貳果爾似急於取商之天下恐非聖人之本心也其會如林說文以會爲旝謂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追敵也引是詩爲證就如其說乃砲之屬但不當改字姑存之以資博識武王伐商猶曰以諸侯而興則文王未嘗稱王明矣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此章推言武王伐商得賢將帥之力天實相之也洋洋廣大貌煌煌光明貌彭彭強盛貌檀車兵車也駟馬白腹曰騵駟馬皆騵言其多也尚父太公

望之尊稱尊之如師如父也書微子篇以箕子爲大師說者謂大師三公也與此同意鷹揚謂上將梟勇如鷹之飛揚也涼與諒同信也肆徧遂也尚父既有以取信於武王君臣無有異心宜天助之於上而伐商之日值崇朝清明而成其武功書所謂甲子昧爽是也是詩八章皆賦也

緜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序言文王之興本由大王故此詩鋪敘去豳遷岐建國立社與待夷狄懷諸侯之事皆大王始之文王終之九章次第可考也非出周公之手他人豈能知周家創立之始若是其纖悉哉

緜緜瓜瓞（田節）民之初生自土沮（七余）漆古公亶（都但）父（甫）陶復陶穴未有家室

緜緜不絕貌大曰瓜小曰瓞先近本者其大紹先歲之瓜故瓜亦曰紹也生於蔓者必小於先歲之瓜故瓞亦曰瓝也周帝嚳之胄中當衰小至大王文王始大故以瓜瓞況之民之初生謂周家之始得民在沮水漆水之地也二水在豳地亦東流過岐周故傳云周原漆沮之間也古公即大王也古言久猶言先公也亶父字或曰商尚質以名言也陶瓦器竈也陶去土而爲之故謂之陶復重竈也穴土室也說文引是詩陶復字作𨻶則復亦穴也

意周之微時穴土而居未有家室在外者謂之穴重穴謂之復也亦見尚質之意此章言周居豳之時其儉陋如此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朝早也率循也滸厓也爰於也及與也姜女太姜也聿述也胥相也宇居也太王朝走馬循水厓以至於岐山之下於是太姜相繼而至故曰聿來胥宇謂相繼而來相此居也此章言大王去豳之時從容如此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周原岐山也廣平曰原膴膴地之美也堇美菜也荼苦菜也周原既膴膴則物無美惡皆甘如飴蓋地氣使然也契灼龜也周禮春官菙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儀禮士喪禮楚焞置于燋在龜東楚焞即契也謂卜以楚焞之木然之於火執以灼龜開出其兆也爰始爰謀之人也爰契我龜謀之卜也卜既云吉協於人謀於是既命臣民止于茲土又命臣民以土功之時遂築室而作都也此章言大王之遷于岐土地既美神人協謀宜文王居之而作周也

廼慰廼止廼左廼右廼疆(居良反)廼理廼宣廼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廼慰廼止慰安其居止也廼左廼右分列其左右也廼疆廼理疆畫其經界理分其土宜也廼宣廼畝宣道其溝洫畝度其廣狹也自西徂東周爰執事謂周原在豳之東凡民自豳而來者周徧執役於周原言樂盡其力也此章言大王規畫都邑安集臣民宜文王守之爲成法也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色六)版以載作廟翼翼

案周官司空之屬有匠人營國國中九經九緯則司空乃掌營國邑之官也司徒之屬有小司徒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則司徒乃掌徒役之官也大王遷岐之初雖命以是官是時周未定六官之制及成王周公制作禮樂分命六官遂用大王舊官之名而增益之俾立室家則築室立國邑之制也作廟翼翼則施工役以宗廟爲先也度以繩以取其直縮其版而載以土蓋作廟之工役始於版築也此章言大王之建都邑知所先後所謂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廏庫爲次居室爲後王用大王之遺制則文王之作邑于豐不越此制明矣

捄(音俱)之陾陾(耳升反)度(待洛反)之薨薨(呼萌反)築之登登削屢(力注反)馮馮(扶冰反)百堵皆興鼛(音高)鼓弗勝(音升)

捄虆也謂盛土於虆者陾陾而衆多也度投也言投土於版者薨薨而有聲也築謂築土以杵登登然聲相應也削謂屢削以刃馮馮然平可據也四者皆版築之事八尺爲版五版爲堵百堵皆興可謂役之大矣鼛鼓本以鼓役事以作其氣以一其力今役者之敵疾鼛鼓反弗能勝則人之樂事勸功可知也此章言大王於版築之役得人之心其後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則文王之得民非一朝一夕能致有自來矣

廼立皐門皐門有伉(苦浪反)廼立應門應門將將(七羊反)廼立冢土戎醜攸行

案明堂位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魯以諸侯而作庫雉則諸侯之門無所謂皐應者大王諸侯也而有是門蓋是時未定皐應爲天子之制及成王周公制作禮樂始以皐應爲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用其名矣亦司空司徒之類也有伉高壯貌將將嚴正貌冢土大社也戎醜大衆也宗廟宮室旣備於是立冢土蓋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說者曰宜祭社之名也此章言大王之營都邑內外克備周官左祖右社面朝後市王宮門阿有制則文王之作都亦不越此制

明矣

肆不殄（田典）厥慍（紆問）亦不隕（韻）厥問柞（子洛）棫（域）拔矣行道兌（外徒）矣混（昆）夷駾（吐外）矣維其喙（許穢）矣

殄絕也慍怒也隕墜也問聘也柞櫟也棫白桵也柞大而棫小兌和悅駾駾馬疾行貌喙張喙而息也混夷即昆夷也孟子曰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吾聞之君子不以所養人者害人狄人所欲者吾土地也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邑於岐山之下居焉孟子所謂狄人相大王事獯鬻之事也大王於

北狄猶事之則不以慍而殄絕昆夷是詩可信也既不殄絕則不棄聘問之禮可知也孟子又曰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文王事昆夷然則文王之事昆夷亦述大王聘問之禮而已至於周原之柞棫已拔然而長茂行道之人皆和悅而無憂則非大王之時矣是殆與虞芮來質成同時之事也周家世事昆夷及是諸侯歸之所以昆夷亦疾奔竄伏維其喙息而已此章言周之與昆夷相爲治長而大王文王所以待夷狄者以不治治之終能使之竄息也

虞芮（如銳）質厥成文王蹶（俱衛）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蘇薦）後（胡豆）予曰有奔奏（則候）予曰有禦（魚呂）侮

質厥成者質其爭訟也成與周官所謂書其刑殺之成禮記所謂一成不可變之意同蹶動也王業之震動也生與民之初生厥初生民之意同毛氏曰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朝周入其境耕者遜畔行者遜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天下聞而歸者四十餘國先儒謂虞在陜之平陸芮在周之馮翊平陸有閒原焉則虞芮之所讓

也竊謂質成之事雖在文王時而其風俗之美則野相遜如唐虞之時豈文王一日所能致哉自大王去邠不與狄人爭較土地其仁心德量與天地相似故其遺風餘澤霑溉後人者久而益著況繼以文王聖人之化宜其風俗之美有如此者後之論召南之風者以爲先王所以致與此同意虞芮既退諸侯既歸則周之王業蹶然震動前日所謂民之初生厥初生民言始得民而已至是震動而作興所謂受命作周是也王業以民生言之何也蓋得乎丘民可爲天子三代之得天下得其民也此民所以爲邦本歟周之王業既已震動而文王

事爾之心終始不變以紂在上故王業雖成而謙
沖退託不敢自居歸功於輔佐之臣詩人述文王
之言曰我之所以致此者以疏附有人先後有人
奔奏有人禦侮有人故也疏則或疏在外附則或
附在內或在王之前或在王之後或將命而奔奏
或折衝而禦侮文王自謂得人材之力乃能致風
俗之美諸侯之歸而王業由是而成與二南之化
託之周召二公同其意也是詩九章皆賦也
棫樸 文王能官人也
此詩美文王化成已久人材衆多用之文武無適
不宜而文王尤能量材任使小大不遺此其所以

爲大雅歟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
芃芃短小而盛貌棫白桵也釋者曰樸枹也謂樸
屬叢生也棫雖小木而用之爲薪以供烝飪用之
爲槱以供燔燎則賓客祭祀無不用之也以喻文
王用人材既通其宜小材無所遺也辟君也君王
文王也文王濟濟有君之威儀率之於上所以左
右之臣皆趨其事而事無不集也此章言文王之
能器使人材也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峨峨髦士攸宜
文王既能濟濟有君之威儀故以之主祭而助祭

之人奉璋瓚於左右者亦峨峨而山立莊敬而不
解此髦俊之士所以宜稱其職也此章言用於文
事者稱職如此
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淠舟行貌涇舟涇水之舟也烝衆也楫櫂也于邁
征伐也六師天子六軍也舟之行也賴衆徒之鼓
櫂乃克有濟以喻文王之征伐而六軍汲汲然及
之言其一乃心力不敢緩也文王固嘗伐犬戎伐
西戎伐崇墉未必有六師之名以作詩之詩言之
故謂之六師也此章言用於武事者稱職如此
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倬大也雲漢天河也遐遠也昭回謂昭明回曲而
成文所以爲章于天以喻人材爲邦家之光也然
人材豈能自成哉文王既壽考矣則作成非一日
豈不謂之遠乎此章言文王能作成人材成其用
也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周官追師掌追衡笄則追
亦治玉也章文章也相質也國器以綱紀張之爲
綱以別條理之爲紀言文王作成人材外有其文
如金玉之文內有其質如金玉之質則人材之成
可謂表裏相副矣人材既各稱其職文王若可

以無為而文王猶且勉勉不敢自暇自逸凡四方之政大作綱小作紀無不畢舉所謂純亦不已蓋如此也此章言文王雖始能用人終能自勉也是詩五章其二章賦也餘皆比而賦之也

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焉

宗祖餘慶苟子孫不賢無以受之則有所謂五世而斬者矣然則盛德百世祀亦必子孫不廢先業而後可也后稷教民稼穡以粒食天下公劉亦以農桑訓民而基王業萬世之下論王道之始因無出於此使其子孫不能世世脩之則亦安能悠久

不廢哉此詩美大王王季能以豈弟之德受祖宗之福祿而序詩者既以受祖發之又曰申以百福干祿蓋福祿之慶合而言之則皆命於天分而言之則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人之所為能備百順則亦天誘其衷以使之然故雖由己之福以干天之祿謂之皆出於天命可也說者或以豈弟君子為指文王遂疑此篇為文王之詩既與序不相應且詩有玉瓚黃流之詠乃王季實受此賜於帝乙則非文王明矣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說者以旱為山名竊以為不然夫山川之名雖出於俚俗亦必因其實而命之既久果有山名之曰旱必其高燥不生草木而後有是名也詩人方美大王王季有德以受祖乃有取於此山之名可謂不類矣不若先儒以為旱暵之山麓為得詩人之意蓋旱暵之山麓其說有二周自后稷以來傳世不為不久中間失其官守棄稷不務固當微矣譬之山值旱暵水泉涸竭草木枯瘁至大王王季始復脩舊業浸致昌盛是旱暵之山至麓始有潤澤以生榛楛此一說也以大王王季之時考之乃商之末造紂巍然在上而降災下民敢行暴虐猶旱暵之山也而大王王季興自岐周乃能藹仁人之

譽而從者如市著德音之美而克長克君是岐周雖眇然在下譬之旱山之麓獨有潤澤能生榛楛亦一說也二義雖皆通要之是詩既美其能受祖則前說為長詩人謂瞻旱山之麓有榛似栗而小楛似荊而赤濟濟可觀由山既旱至麓乃有潤澤生物如此喻周家衰微至大王王季乃有豈弟樂易之德所以干天之祿使周室浸盛誠不外於樂易之德也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瑟密貌玉瓚圭瓚也黃流秬鬯也以圭為柄以金為勺外青金而中央朱此玉瓚之器也釀秬為酒

和以鬯金使之芬香條鬯此黃流之物也案孔叢子子夏曰殷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瓚秬鬯之賜此章詩人以王季之受此賜為福祿之美故申言樂易君子宜福祿之所降謂有德以得此賜也

鳶(悅宣)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鳶之飛以戾于天爲得其性魚之躍以在深淵爲得其生樂易君子作成人材使之遂性猶魚川泳而鳥雲飛蓋其樂易之德不拂人之性故能使之各得其所也

清酒既載騂(息營)牡既備以享(許兩)以祀以介景福

清酒祭祀之玄酒也既載則已盛之尊中矣騂牡周所尚之牲也既備則備腯咸有矣以此而享祀其先祖則神之所報必助以大福此章詩人言大王王季有物以稱其德故祭則受福也

瑟(所櫛)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力報)矣

柞木之大者棫木之小者木無大小皆瑟然而茂密以人所爇燎除其旁草養治之使無害也以喻大王王季有豈弟之德故神之勞相以福猶民之燎柞棫也

莫莫葛藟(力軌)施(以豉)于條枚豈(開在)弟君子求福不回

葛藟二物皆緣木以生其延蔓于木之枝榦如子孫之依賴乎先人之德澤此言大王王季有豈弟以承先祖之餘慶其求福也可謂不回邪矣福祿非可干求是詩始言干祿卒言求福皆本於豈弟則知大王王季本出於無心詩人原其所自故以干求爲言耳是詩一章言有德以致周之盛二章言有德以得商之賜三章言有德以成人之才四章言祭則受福以有德也五章言神之所佑以有德也六章言承祖之休以有德也然則大王王季可謂能受祖矣是詩六章其二章四章賦也餘皆比而賦之也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序言文王所以聖謂文王聖之事備見於一篇之內也說者言非但天性德有所由成是謂文王之所由以成其聖者以有內助也且既曰天性豈假人力使文王無賢內助則無以成其聖何其待聖人之淺也是詩五章皆聖之事也說者所歸內助特以首章有美任大姒之言耳二章言文王事神治人而盡其道三章言文王盛德之容自彊不息四章言文王德盛無斁從容中道五章言文王化成人材皆知自勉與首章各有其義不可皆謂由於內助也究其實而論之周姜大任世有賢德故天眷之是生聖子非既有文王由姜任之故而成

共字也大明言大任生此文王蓋信此意文王既聖矣故儀刑大姒亦能繼姜任之賢爲文王之助非文王之聖必得大姒而後成也是詩言文王刑于寡妻蓋得此意由是言之謂德有所由成者非至論也記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武王爲子蓋古聖人不幸如舜父堯子豈能無憂是詩首言文王以大任爲母以周姜爲祖母而其配則大姒也亦可謂無憂矣若夫夙夜警戒相成之道殆爲中主設非所以處文王也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思字語辭詩人多以爲語助然思有二訓如思皇多士思無邪之類與是詩思齊思媚同當以爲心之所思也此詩陳文王之事首及大姒蓋與關雎同意由關雎之說則文王所以能風天下者以有德以儀刑大姒故大姒有不妬忌之行而天下化之也由思齊之說則文王所以聖者以有德以儀刑大姒故大姒旣能思有以齊大任又能思有以順大姜也齊與見賢思齊之意同媚與媚于天子之意同大姒思齊大任者以大任爲文王之賢母不可忘也大姒思媚周姜者以周姜爲京室之賢婦不可忘也京室指岐周而言岐周自大王與大姜肇基肯宇是大姜爲周室賢婦之始也徽音猶言美聲也大姒旣能思姜任故能繼嗣姜任之美聲有不妬忌之行而左右之賢女得以進御以致文王子孫衆多曰則百斯男舉成數而形容其衆多也此章文體與豳七月言蟋蟀之章相似豳詩言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皆未及蟋蟀至十月始言蟋蟀入我牀下此章言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皆未及大姒至嗣徽音始言大姒正此類也詩人本言大姒故先思大任次思大姜先其姑而後及祖姑推而上之也爲婦人而言亦當先其近者所謂內助者如此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惠順也宗公宗廟之先公也武王有天下始追王大王王季由文王之時言之則宗廟之中皆稱先公也文王之所爲有以順先公之心故宗廟之神無有是怨者無有是恫者神無怨恫則有以寧神而祖考安樂之也刑法也文王之所爲足以爲天下夫婦兄弟之法故自儀刑寡妻以至兄弟則能齊其家矣能齊其家則治國平天下何不順之有寡妻猶言寡小君御猶御車御馬皆治之謂也所謂事神治人而盡其道者如此說者曰毫髮不愧

於隱後然後進者乎故神罔怨恫始可以刑寡妻
此論尤足以見文王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雝雝和也肅肅敬也文王盛德之容在宮中有自然之和在宗廟有自然之敬其處不顯之地若有照臨其無厭射之意若有師保所謂盛德之容自彊不息者如此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肆遂也謂文王所養之至遂能然也戎猶言賊也疾猶言害也殄絕也烈光也假大也瑕玷也文王既有盛德故欲相賊害如崇侯之譖羑里之囚雖不能殄絕之而文王益以光大無有瑕玷易所謂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者是也文王何以能榮辱而德愈光大蓋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事雖未嘗聞而自合於法人雖未嘗諫而自入於善由天性而然非人謀所致也所謂德盛無缺從容中道者如此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成人既冠之稱也小子童子之稱也文王能作成人材遂致爲成人者皆有其德爲小子者皆進於善由作詩之時視文王之人材可以謂之古之人矣詩人因歎文王人材之無厭斁故能有聲譽爲

俊髦之士也所謂化成人材皆知自勉者如此詳究五章所陳非聖人能之乎故曰所以聖也是詩五章皆賦也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脩德莫若文王
此詩與緜相類疑出一手緜序言文王之興本由大王故其詩言大王者詳言文王者略蓋詳其始而略其終也此詩序言天監代殷及周之世德莫若文王故其詩首言天之眷周次言大王治岐次言大伯王季友愛之德次言文王加詳焉蓋略其始而詳其終也緜之終言文王之成王業由得人以輔翼而人自歸此詩之終言文王之成王業未免於征伐然非黷武也恭行天罰而已且以舜爲帝之盛未免有三苗之征文王雖爲王之顯豈能免崇密之舉哉所貴乎帝王之師亦取其舞干羽而有苗逆格是伐是肆四方以無拂耳雖不黷武亦不忘兵也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此章言天之眷周也皇言天道之大也赫言天威之明也莫定也二國夏商也不獲猶言不得乎天

也四國四方之國也究度謀也究極而度謀也耆老也式用也廓大而無綱紀也宅定也定其所歸也大哉天之主宰天下其照臨之威可謂赫然而明矣察視四方求民之所定以夏政不獲於天則以與商商政不獲乎天則以與周所謂天難忱命靡常也方天之欲與周也亦不苟然也維彼四方之國咸究極而度謀之必俟其老而後決者蓋惡不可稔善貴乎積彼四方之國所用者皆廓然無綱紀天之所惡也是稔惡者也而西周累世脩德天乃眷焉顧之定民所歸維周是與豈非積善之所致哉以桀紂之不善紂在位五十二年紂在位三十

三年而後失之此上帝之老其惡也以文王之盛德時人以虞芮質成爲受命是時年幾九十矣此上帝之老其善也凡今之人惡未即得禍善未即得福皆上帝者之也庸可忽而不思哉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脩之平之其灌其栵啓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上章既言天惡四國而眷周此章遂言天之眷周自大王之治岐始也木立死者曰菑蔽翳於地曰翳故作拔而屏除之又木叢生曰灌行生曰栵故修理而平治之檉柳也可以固隄防椐樻也可以爲鞭杖故啓闢其根株使之疏理檿桑柘皆桑屬可以爲弓材可以爲蠶食故攘剔其繁冗使之遂長所謂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者如此大王之始治岐山既謂之大作則民之歸于岐以歸大王之明德亦謂之帝遷也串猶貫之串物然大王之治岐山實始翦其初必道路險穢不便於往來既施作屏脩平啓辟攘剔之功則道路皆夷故來歸之民系道不絕如繩之串物皆在乎夷之路則人情物態可想而知所謂從之者如歸市也漢書繼屬於道蓋本諸此左氏傳曰以塞夷庚杜氏謂夷庚吳

晉往來之要道此古以夷庚爲道路之證也天之於周固欲德之能配也今大王仁人之稱既見之如歸市之民是天立大王爲天之配而大王之受天命至是而始固矣由民言之曰帝遷由君言之曰天立然則文王之受命作周文王之民始附皆發祥於大王詩人之義前後相屬可考也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上章既言大王之治岐已足以得天此章遂言大伯王季能以友愛繼之使後世益大而有天下也

帝省視其山柞棫已拔稍而日加長松柏已悦澤
而日益茂則培養之久爲可知矣舉木而言則岐
之民物蕃滋和氣游泳德澤莫不遂性故天心益
眷直欲使有周作興其邦家作配於天命而有天
下也於是又生大伯王季焉以繼大王之後大伯
既能知天命之所在而遜其弟王季又能推因心
之固有而友其兄所謂知天命之所在者以大伯
知王季有聖子文王當有天下故遜其弟也所謂
推因心之固有者以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
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王季能因其良能良知而
友其兄也蓋非王季之友不能成大伯之遜王季

雖知己有聖子不肯傲然自大於敬兄之實無一
毫之慊故大伯至二以天下讓而後得免焉說者
乃謂以大伯遜季則季疑於弗友故特先言其友
是未能知大伯王季之心也使王季果有欲從兄
兄遜之意則大伯去之足矣何至自竄荆蠻斷髮
文身示不可復用則是王季誠心不敢當兄之遜
故大伯亦誠心自棄於不可復用之地而後王季
不得已而應之故能以此篤厚後人之福慶以此
載錫後人之光顯使後人無喪失其天祿而遂奄
有於天下也孔子美大伯爲至德而不及王季者
不特謂讓弟爲難能蓋王季因心則友已歌於雅

而大伯之德民無得而稱故聖人表而出之

維此王季帝度（各作）其心貊（作式）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
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
靡悔既受帝祉（叶）施（讀以）于孫子

上章既言王季之友愛足以遺慶後人此章遂備
陳王季之德所以施子孫者夫艾也度者忖度之
也王季因心之友愛人未必知之惟天能忖度而
知之耳詩人以其追其貊爲北國先聖以蠻貊對
州里言之然則貊者北方遠夷之名也由其地之
荒遠無禮文之事故有靜意左傳樂記韓詩貊皆
作莫蓋莫有二音讀如字則訓定讀以貊則訓靜

故說者多以貊爲靜爲定且詩方言其德音則定
不足以形容之貊其德音謂以靜而養其令名也
經曰德音不瑕又曰德音孔昭皆令名之謂非若
後世以發號施令爲德音也克明者自明其德也
若所謂在明明德是也克類者善足以及人也若
所謂其類維何是也克長則德可以長人矣克君
則德可以君國矣王此大邦者王季固已君此大
邦矣以王言者作詩時追稱之也克順者德足以
順人心所欲也克比者德足以爲民所親比也民
心固無常既親比王季不肯遽釋又親比其子文
王則同之得民也至矣王季之德如此可謂無一

亳之侯各王季雖未王天下然非當立而立亦既受天之福而延及子孫矣宜後世承其遺休遂有天下也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于周祜以對于天下

上章既言民親比于文王此章遂言文王急於濟民之難以荅民之望也畔援不正也歆羨多欲也密人密須氏也阮共二邑也按止也祜福也文王之心惟天知之故詩人舉天爲言以爲帝謂文王非不正以旁求黨援非多欲以歆其愛羨所大者

所先者急於濟民之難耳蓋密人之亂民罹其患如人在風濤之中文王征伐非出私意將以登斯民于岸也於是整密人不恭之罪謂其敢抗拒我周家之大邦自阮至于共文王赫然奮其威怒嚴整其師旅以遏止密人徂共之師遂定其亂可謂能厚周家之福而荅天下之望矣或以岸爲獄蓋欲借岸爲犴耳然岸水際也借爲犴獄亦謂拯人於囹圄如涉者之登岸也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上章既言文王能一怒以安民此章遂言文王征伐不暴其民而民歸之也京謂周之都邑文王安然依憑京都以爲根本與師自阮疆而伐密凡師無鍾鼓曰侵彼密人之來侵周無鍾鼓故文王亦靜以伐之方其出師文王又能誓于衆士曰我當陟高岡以望爾無矢于陵蓋陵即我之阿也無飲于泉蓋泉即我之池也文王以天下爲度視敵人之陵阿泉水皆猶吾地也豈忍使之肆爲蹂踐可謂師出以律秋毫無犯矣文王既克密於是相其蕃鮮之原在岐山之陽渭水之側初嘗程邑後竟徙豐皆一時之事也文王之師既能安民故民之

從之不止岐邑也萬邦由是皆向之下民由是皆歸之則文王之王業既成矣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上章既言文王因伐密而得民此章遂言文王之心不自滿假此心亦天之所知故詩人以帝謂予懷言之其曰予懷者謂天眷眷不忘也常人之心於戰勝民歸之後必志滿意得厭常喜異惟文王之德純亦不已不以聲音笑貌而自矜詡所謂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文王豈有是哉不以長大變

昧而自異書所謂作聰明亂舊章文王豈有是哉以字不必訓與如安以樂怨以怒之類古文之體多然也文王既不自矜不自異故能去其識知一循天理凡天之所欲者皆天理也順天之則而無一毫自私之見所以因天之欲而論民之仇可見弟之國傍攻伐之具為伐崇之舉也蓋崇侯嘗譖文王矣使文王懷自私之見必以人謂我報己怨為疑而不果伐矣彼崇侯者既敢於誣聖人則其有為於國敢行暴虐可想而知是所謂民之仇也湯征自葛始亦豈以己嘗遺之牛羊嘗使亳衆為之耕而終不祀遂以私喜怒加之兵也正以仇餉

之故為匹夫匹婦復讐耳湯文王之心一也湯之來若天命即文王順帝之則也鉤者以鉤著於城援者以梯援而登臨者在上臨下衝者從旁衝突皆攻城之器與車也崇墉崇國之城也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絶是忽四方以無拂

上章既言文王順天而伐崇此章遂言伐崇不為暴忿罪人斯得而天下咸服也閑閑謂攻城之車徐緩而不迫言言謂守城之人喑啾而甚懼執所生得而評之連連而相屬馘取其左耳而獻之安安而不暴詩人形容伐崇之師氣象如此文王方且於出征之際類于上帝禡于所征之地告之神明而伐之示無私也傳曰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夫以攻之甚緩誅之不暴蓋不忍毒民於鋒鏑欲因是而致其自至使之自附以示四方莫敢侮予而已及其負固不服於是復伐之我之臨衝則茀茀而盛彼之崇墉則仡仡而非可謂勍敵矣疑若未易取也然薄伐纔攻遽絶其命忽焉而亡豈非天相之歟不然何以四方咸服無有敢拂吾意者此之謂因壘而降也左氏傳曰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

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慶賞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此皆史氏文勝之言非本詩人之意姑存之是

詩八章皆賦也

詩補傳卷第二十二

後學 成德 挍訂

正大雅　　逸齋

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

文王得民久矣此言民始附文王得天久矣此又言受命何也蓋前日萬邦之方下民之王得民之心也至是趨其力役故謂之始附前日虞芮質厥成而諸侯歸是天命也至是民樂其德而自附亦天命也故文王之篇與靈臺皆謂之受命也孟子曰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

民偕樂故能樂也又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孟子所謂方七十里其中徑十里有餘耳疑即此詩所謂靈囿也文王有靈德而臺曰靈臺囿曰靈囿沼曰靈沼孟子以為民謂之靈豈無其義然語齊梁之君則曰與民偕樂與民同之雖若姑以淺近言之然謂民則以為靈君則與之同曰靈曰同二字固自有深意惜乎梁齊之君不復有問故孟子亦未暇究其說耳是說也與泰誓中庸之言合泰誓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蓋謂人與萬物同受天

地之靈而人為之最元后與民同受天地之靈而元后為之最故元后與天地同稱父母謂與天地同其功也中庸曰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文王與始附之民同囿之物同此一靈文王有元后之聰明故其靈德足以及民與物是與天地同其功也文王之所謂靈即中庸所謂至誠也文王有靈德盡己之性也與民樂之盡人之性也以及鳥獸昆蟲盡物之性也夫以文王之為君經始靈臺則庶民子來在靈囿則麀鹿攸伏白鳥翯翯在靈沼則於牣魚躍作樂於辟廱則鼉鼓逢逢而

庶感之所格民物感動捷於影響非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不足以盡之說者或以靈為如神靈之所為或以為靈之言善也曰神曰善蓋亦近之以文王動化感格之妙可以謂之神矣以文王與民物同其樂可以謂之善矣亦與泰誓中庸之旨無異不若孟子謂而民偕樂之謂其臺曰靈與序詩者所謂而民樂其有靈德尤為脗合也說王制者曰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說祭統者曰昆蟲溫生寒死蓋指凡能蟄之蟲言之也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經度之也營表之也四方而高曰臺攻作也亟急也子來猶子爲父來也文王之靈德遂民之性也久矣一旦經始此臺民歡趨之競力攻作不終日而成之詩人原文王愛民之心故以成其勿亟爲言本斯民讙樂之意故以爲如子之從父也

王在靈囿 又 麀鹿攸伏麀鹿濯濯 角直 白鳥翯翯 角戶 王在靈沼於牣 刃 魚躍

文王未嘗稱王凡詩謂文王爲王者皆非作於文王之時是詩雖陳文王之靈德亦作於後世故以王在言之囿以養鳥獸之屬沼以養魚鱉之屬是之雖在囿與沼而使之遂性者靈德也麀牝曰麀

濯濯肥澤貌翯翯飛翔貌於牣者歎其充滿也麀則伏而孕育者濯濯而肥澤鳥則潔白而飛翔者翯翯而自適魚則充滿于沼者跳躍而得所古者鳳凰麒麟皆在郊椒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闚蓋如此也

虡 巨 業維樅 七之 賁 扶 鼓維鏞 容 於論 盧 鼓鍾於樂辟廱

植者爲虡橫者爲栒業大版也樅崇牙也大鼓曰賁大鍾爲鏞於論者歎其討論鍾鼓之義使得倫理也於樂者歎其以樂教國子於辟廱爲可樂也昔虞命夔典樂以教胄子爲先故文王亦論樂於學也

於論鼓鍾於樂辟廱鼉 徒何 鼓逢逢 蒲紅 矇 蒙 瞍 叟 奏公

申言論樂於學者述民情之至樂也以樂教胄子而民樂之何也理也義也人心之所同然使公一能倣泮宮而國人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是孰使之然哉鼉水畜也然作於辟廱鼉聞之而亦樂逢逢然和鳴以應之非樂能感之靈德實感之也有眸子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公事也工師專於聽故以鼉鳴爲樂之所成而奏其事焉亦猶簫韶既作變奏百獸率舞也後世瓠巴鼓瑟流魚出聽伯牙鼓琴六馬仰秣聲音之妙多能感物則樂作而鼉鳴何疑之有說者至謂以鼉魚之皮爲鼓且以上林賦擊鳴鼉之鼓爲證蓋考之不精也夫所謂鳴鼉之鼓言鼓之聲如鼉之鳴耳後之詩人以龍笛鼉鼓皆謂其聲相似也必欲以鼉皮爲鼓則龍笛當以龍骨爲之矣況詩人已兩言鼓鍾不應又言鼓也說者又謂天子曰辟廱諸侯曰泮宮天子有靈臺諸侯有觀臺疑文王用天子之制殆非也蓋辟廱之名始於文王謂其水旋如辟之形廱者澤也文王於此作樂以教國子及武王都鎬亦取此以爲學之名所謂鎬京辟廱是也其後遂定爲天子學之名而諸侯謂之泮宮也靈臺之名亦始

於文王文王作臺以望氛祲察民俗後世有慕其名而爲之者如左氏傳言秦伯獲晉侯以歸乃舍諸靈臺杜預以爲周之故臺前漢書言武帝時河間獻王對三雍宮謂辟廱靈臺明堂是也文王旣沒下王其後遂定爲天子之臺諸侯不敢用其名故謂之觀臺也鄭氏謂三靈辟廱皆在郊而異處蔡邕盧植潁子容謂一處而異名以孟子所言囿方七十里則四者在郊而異處理若可信彼謂一處而異名者抑何其小也至莊周謂文王有辟廱之樂說者遂指爲樂名則併與虞舜命夔典樂教胄子之書亦不之信矣其可哉是詩四章皆賦也

舊五章章四句今從文義

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

武王善繼其志善述其事中庸固言之而詩有繼文繼伐二篇繼文則兼言三后謂大王王季文王皆有文德而武王以武繼之也繼伐則專言文王謂文王有伐崇等功而武王卒其事也言文德則非文王所得而專言武功則非大王王季所得而與詩人之言豈苟然哉文王旣以文而受天命武王又以武而受天命是復受命也文王之功至武王而益顯是昭先人之功也文王有德有功武王亦以德而成功與文王同其聖故序詩者於文王曰所以聖於武王曰有聖德三百篇之序惟文武二君加以聖之一字惟周公言不失其聖筆削之嚴殆出於脩春秋之手歟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下猶後也謂三后文德在先武王武功在後也或曰以三后在天爲上而武王則在下也旣曰下武維周則指周家而言當以前說爲是蓋武當爲武功不當爲武王也合三后武王而言之則曰世有哲王分而言之則在天而有德者爲三后在京而有德足以配之者武王也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武王有德以配在天之三后是周家世世有德也於世德之中作而求之皆足以配天而受命謂三后亦德以配天於前武王有德以配天於後故曰永謂周之配天甚久也三后之德信於民亦久矣武王又能繼之而民益信故曰成謂成王者之信無有不服者矣與無思不服同意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武王旣能成王者之信則天下皆來取法焉所法者何以其孝也文王有爲世子之孝故武王亦有善繼述之孝乃思嗣其先人且根於所性非勉強而爲之也以其思之無窮故曰永以其根於所性

故曰則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言性所有也說者以則為法上既言下土之式矣不應復言法也

媚兹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媚順也服事也侯有三訓曰諸侯也曰維也曰美也此當訓美一人謂文王也首章主於作配故併及三后此章主於孝思故專言文王皆為武王而言也小宛為後世而言故以文武為二人此詩為武王而言故以文王為一人謂武王之孝思乃順文王之所為應其美而順其德此孝思所以無窮足以明武王繼嗣文王之事於天下也

昭兹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許猶與也繩猶繼也武迹也祜福也武王繼嗣之事既昭明於天下此天下之人所以皆來許與武王謂其果能繼祖先之迹為周家萬年無窮之福也福出於天而人許之天人同心也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天與福於上四方來賀於下所謂天人同心者如此四方諸侯既皆來賀則是心悅而誠服宜其助周之心萬斯年而不替也故曰不遐有佐謂豈不遠有佐助也[illegible]秦彊天子致胙諸侯皆賀事類而實不同蓋周以德故天福不期至而自至諸侯賀之亦懷其德也秦以力故天王不得已致胙諸侯賀之亦畏其力也此周所以世三十而諸侯不叛秦二世諸侯共起而亡之歟是詩六章皆賦也

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文王征伐不特崇國也此詩為武王都鎬京而作以為繼文王豐水之舉蓋文王伐崇之後乃作邑于豐武王伐商之後遂遷鎬京就文王征伐而言之莫大於伐崇而武王之克商可謂因文王之聲而廣之而文王之征伐所未及為者武王卒能之也因美作都而推言征伐故曰繼伐也此章詩前四章言文王後四章言武王皆曰烝哉蓋烝衆也謂可為衆之君也傳以君為能羣義亦若此后言

其可繼文王有可繼之道故曰王后皇有天下之稱武王既有天下故曰皇王辟亦君也有行法治人之義故武王又曰維辟

文王有聲遹音聿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

遹述也駿大也聲謂聲聞寧謂安民成謂成功皆指文王伐崇之事謂文王伐崇所以有聲聞之著者以其非出私意志在安民而已故能有成功也文王之聲聞可述而大之文王之安民可述而求之文王之成功可述而觀之所謂文王能盡君道者如此也聲聞在外故當述而大之厥寧存志故

當述而求之成功已顯故當述而觀之詩人立言
誠不苟也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上章既言文王有成功此章遂言文王之武功在
於伐崇與作豐也詩人於文王得天得民皆謂之
受命故於伐崇之功亦謂之受命也文王非特以
文德顯伐崇之舉乃文王之武功可謂文武兩盡
功德並隆矣伐崇之後遂徙都豐蓋非崇侯之降
則豐不可作此亦文王之盡君道也
築城伊淢況域作豐伊匹匪棘居力其欲遹追來孝王后
烝哉

上章既言功成而徙都此章遂言作豐之事匹配
也棘急也案周官匠人云成間有淢淢內之地其
方十里築城既視淢之廣則作豐之邑宜亦配其
淢不過十里也文王作豐之時紂既在上不欲侈
大其城邑故以十里為制然文王此舉非急成已
之欲也述追先人之志來致其子孫之孝耳此亦
文王之盡君道也故曰王后烝哉
王公伊濯直角維豐之垣袁四方攸同王后維幹王后
烝哉
濯言光大也翰幹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蓋
天子諸侯之通稱也詩人謂文王沒以光大以作

豐之都城也文王為天下所歸四方無不至矣非
有都城為之翰則不足以守其國此亦文王之盡
君道也故曰王后烝哉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璧皇王烝
哉
此章言豐水東注蓋謂鎬京在豐水之東豐鎬相
去二十五里爾因作鎬京而思禹功蓋非禹昔能
治之使豐水東注於鎬則鎬不可為都矣作鎬乃
在克商之後蓋豐之為邑僅十里爾不足為天子
之都故述文王作豐之意而作鎬謂之京師然後
能受四方之歸而行法以治之故曰皇王維辟此
武王之盡君道也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武王作鎬既足以受四方之歸矣及四方之人來
至鎬京樂辟廱之學善教養人才於是又心悅而
誠服也故曰無思不服孟子曰善政不如善教之
得民心也又曰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武王述
文王作豐之舉而作鎬已足以動四方之觀聽然
未若述文王辟廱之教養更足以致四方之心服
則學校之於天下國家顧不重哉此亦武王之盡
君道也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此章言武王居是鎬京而安且樂蓋其始謀非出於私意先稽考於卜筮龜旣出吉兆以正之武王乃築城邑而成之所以居之而安且樂也其後幽王雖居鎬將不能以自樂詩人嘗思而刺之此亦武王之盡君道也

豐水有芑起武王豈不仕詒之以厥孫遜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芑嘉穀也仕猶用也詒遺也孫順也燕居也翼輔也此言武王旣作辟廱於鎬京以養人材則前日文王豐水辟廱所養之材已成如嘉穀者武王豈不仕而用之言皆收用無遺也夫武王不遺豐水之材可謂孫順之謀也以是謀而詒其子孫豈不足以獲其安輯之效哉此亦武王之盡君道也詩人指稱武王蓋亦作於武王之後也是詩八章皆賦也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此章推尊后稷之功以配天故曰尊祖后稷之母姜姓嫄名炎帝之後也姜嫄之生后稷神靈甚異是大寶生之以教民稼穡功及萬世故其後文王武王遂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及郊祀后稷以配天詩序與孝經之言相應信乎經聖人之手也后稷堯所命之官也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元生民如何克禋因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生民謂周人之始與民之初生同意時是也是謂姜嫄之生后稷也姜嫄始無子故精意以享祀郊禖之神以弗除無子之災見巨人之迹焉人以爲上帝之足迹也姜嫄履之其敏疾心歆慕之於是自加助養安止其居處果即有娠甚早而不遲遲生育后稷可謂神異矣巨迹之事學者多疑之竊以爲古者民未粒食民未知教自非上天降生聖賢以任其事豈常人之所能邪旣曰天命則生而神靈亦豈後世所得擬議邪符瑞之說固所不取嘗以麟趾騶虞詩言之矣獨於稷契之生巨迹玄鳥之事乃聖人存於經安得舍經而不信使后稷之母無巨迹之異則是因禱而生何爲是詩乃記寘之隘巷平林寒冰之實使契之母無玄鳥之祥何爲後世頌之直以爲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是詩爲配天而作玄鳥爲祀高宗而作蓋用以告天地祖宗詩人何敢誕妄將誰欺邪況后稷名曰棄契謂之玄王義有可據而生民之稚玄鳥之頌聖人之所存固不得而廢也魯頌言上帝是依正指帝

武之事商頌言帝立子生商正指玄鳥之事可謂著明矣先儒有言天地之始何嘗有人則人固有化而生者蓋天地之氣生之也此論太高遠故學者亦未遽信竊謂後世因禱而生如尼丘之類固多矣亦不可謂無人道而生當知聖賢之生出於天命故神靈異於常人而去其無人道之說庶乎通論也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他達）不坼不副（孚逼）無菑（災）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誕字雖有別訓此詩人用之皆言其異也彌則過於滿矣謂常人滿十月而生后稷獨過之所以為

異也先生首生也達羊子也常人首生多留難后稷之生如羊子之易所以為異也常人生子或有坼副菑害之苦后稷之生皆無之所以為異也此天欲顯赫其神靈異於常人也上帝豈不有以安我乎豈不安我之禋祀乎何其安然生子若是其異也寧康居皆當訓安

誕寘之隘（於懈）巷牛羊腓（符非）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

后稷之生有巨迹之事是以異之以為怪始置之隘巷牛羊則動足以辟愛之又異而置之平林適值伐木之人而收之又異而置之寒冰鳥則以翼覆藉之鳥既去后稷呱呱而泣矣至是知天之所生不可棄也苟無履巨迹之事則是因禱而得子何為自疑其怪而棄之恐如此愈不近於人情矣

實覃實訏（況于）厥聲載路誕實匍（蒲）匐克岐克嶷（魚力）以就口食蓺（魚世）之荏（而甚）菽荏菽旆旆（蒲貝）禾役穟穟（音遂）麻麥幪幪（莫孔）瓜瓞（田節）唪唪（布孔）

覃長也訏大也后稷為兒日漸長大其聲明暢聞於滿路其所異者實始能匍匐即凌嶷如山之峻茂始能就取口食而以種蓺為戲其荏菽謂戎菽大豆則旆旆然而垂其禾役謂禾苗成列則穟穟然而成麻麥則幪幪然而茂密瓜瓞則唪唪然而

多實謂能種藝五穀異於他人匍匐時也史記謂棄為兒時其遊戲好種植麻菽麻菽美蓋本諸此

誕后稷之穡有相（息亮）之道茀（方弗）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徐救）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役井）實栗即有邰（他來）家室

相助也茀治也黃茂者穀以黃為美也方房也苞甲也種布也褎長也發始華也秀始穟也堅者其實堅也好者其形好也穎垂末也栗不秕也異哉后稷之為穡也雖天實生之而助之成者后稷也故曰有相天之道或曰壤細則能保澤否則遠風不能生人力之助贊化育之一端也夫養稂莠者

害嘉穀始民未知苐除其豐草也與之並生故穀不美后稷始以除草爲農事之先所以種之必至黃茂也旣言除草矣於是言播殖之次第房而甲者漬其種也種而長者立其苗也華而穟則穀生矣實而好則穀成矣垂而不秕則成而善矣此所謂黃茂也后稷之治稼穡能相天如此故堯命之以后稷之官而封於邰周始有家室矣史記曰及爲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之民皆法之堯聞之舉棄爲農師天下得其利蓋本諸此

誕降嘉種維秬巨維秠丕維穈門維芑起恒古鄧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穈芑是任壬是負以歸肇祀

孔叢子魏王問子順曰寡人聞昔者上天神異后稷爲之下嘉穀周遂以興答曰天雖至神未聞下穀與人也詩美后稷能教民種嘉穀以利天下故曰誕降嘉種猶書所謂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也然則謂嘉種降從天者亦有是說孔氏所不信後世賴以爲證也后稷旣爲農師故降嘉種於民亦甚異也秬黑黍也黍有一稃二米曰秠穈赤粱也粱色之白者曰芑此四者乃穀之嘉而難成者恒徧也后稷教民播種有相之道故徧及於秬秠則旣穫而畝徧及於穈芑則有任而皆負言其穫之多也以歸肇祀者后稷非特教民粒食嘉穀旣成於是又教民以黍稷稻粱爲饔𩜁爲粢盛以祀其先人故曰肇祀以明后稷之前嘉種未分未必能爲饔𩜁爲粢盛也

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由或簸或蹂柔釋之叟叟所留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煩載烈以興嗣歲

我祀者周家之祀也后稷旣教民嘗祀而於周家之祭祀則特異於民也舂者納之臼也揄者抒而出之也簸者揚其糠蹂者踐其穟釋之叟叟而有聲烝之浮浮而有氣則其治黍稷稻粱也尤爲精詳后稷又謀之於衆惟之於心謂有國有家於祀

之大事禮貴其備固不止如庶民之用黍稷稻粱也於宗廟之祀則取蕭之香草合祭牲之脂爇之謂之升臭於道路之祀則取羝羊之體伏於軷上以車轢之謂之祀軷或得之火而燔之或貫之火而烈之蓋以備薦俎凡此祭禮之紆者所謂爲俎孔碩或燔或炙是也后稷啟周家之祭祀豈止用於一時哉由后稷而下與來繼往皆不致廢是則可美也鄭氏釋周禮云行山曰軷封土爲山象以菩芻棘柏爲神主旣祭以車轢之而去

卬五郎盛成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都但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卬我也周公自謂也后稷雖配祀而未及郊天之禮以非天子不可也周公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而歸功之言以謂我今日之祭所以實苴臨于豆實大羹于登馨香始上達上帝已安饗者以后稷有功足以配天故也胡何也亶信也我以何德之馨香信能至是乎謂已不能至是也於是又推而言之曰自后稷之始制祭祀庶幾不獲罪於天不招於悔吝以至於今日此功豈可忘哉所謂推以配天者如此是詩八章皆賦也

行葦八章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艸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說者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之說疑此詩失先後之序非也竊以謂有致治者有保治者人倫正朝廷治天下被其化庶類蕃殖此周家致治之道固自有其序也及夫累世賢君發於中者無非愛見於外者無所薄則忠厚之化薰陶感洛始及於人終及於物雖牛羊之牧宜無所愛惜亦知勿踐於行葦則仁及於草木矣當是之時夫何爲哉內則燕樂同姓外則尊事老成舊德之人不特養其口體而已又將乞其道德之言以爲持守之計此周家保治之道豈容輕議哉曰以成其福祿者蓋周家受天之福祿久矣至是則成而無缺也此

詩因行葦起興自戚戚兄弟至序賓以不侮皆明睦九族燕射之禮也自曾孫維主至以介景福皆尊事黃耇乞言之禮也或疑一詩兼睦族養老二事竊意因行睦族燕射其間與燕同姓之高年如諸父者成王於序賓之後爲禮加厚遂酌大斗以乞言於事爲甚順無不可者然三王養老乞言見之禮經甚爲著明或別行養老乞言之禮亦可歌此詩蓋古人樂章皆可通用如二南及六笙詩燕禮鄉飲酒禮皆得用之是其證也說者謂勿踐行葦爲牧人之仁抑不知后稷之棄牛羊自知腓字亦豈牧人使之然哉

敦音團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乃禮戚戚兄弟莫遠具爾

敦聚貌謂叢生也行道閒也苞方拖䕸也體方成形也泥泥柔澤也戚戚內相親也莫遠戒其無相遠也具爾猶言俱如此也詩人因見行道之葦不爲牛羊所踐履故能方苞方體生意始遂維葉泥泥形色可愛由物理以察人倫乃知人之兄弟內心相親出於天性其相聚而處如葦之同根其相依而生如葦之枝葉所以不可相遠者亦俱如此葦也國風刺平王終遠兄弟小雅刺幽王兄弟無胥遠戚戚安在哉

或肆之筵或授之几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習也)
上章既言兄弟之不可相遠此章遂言陳設爲燕射之禮序言九族詩止及兄弟舉其尤親者爲言也與角弓同意既陳之筵又藉之以重席既受之几又有相續侍御之人爲有老者與燕故禮意有加以安之也

或獻或酢(各才)洗爵奠斝(古雅)醓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歌或咢(五各)

進酒於客曰獻客荅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酳客客受而奠之不舉也夏曰醆商曰斝周曰爵欲酌則洗之斝飲則奠之爵斝畢陳言禮之盛也或曰儀禮鄉飲酒禮者亦曰卒爵是爵爲總稱作詩者因洗奠之別變其文耳醓肉汁也以肉爲醢特有多汁故以爲名醓所以擂醢禮籩豆皆偶有醢必有醓醢人朝事之豆韭菹醓醢是也或燔其肉或炙其肝又奔嘉殽用脾臄爲脾臟也說文曰上臟也臄函也說文曰函舌也亦以老者與燕故多用珍也或歌則比於琴瑟以弦和歌也或咢則徒擊鼓聲可咢也以見同姓之燕禮樂備舉如此

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

敦弓既句既挾四鍭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

敦弓畫弓也敦古雕字荀卿曰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何休亦曰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王者與同姓燕射故舉天子之弓言之爾雅曰金鏃翦羽謂之鍭蓋矢名也上章言射弓矢貴於精良敦弓言材之堅四鍭言輕重之鈞舍矢既均則在位者皆射無不徧也射既徧則以中多者爲賢下章言勝故記射者用弓矢之善既句則引滿也既挾則徧釋也四鍭如樹則四矢皆中在侯如植也四矢如植則以中而不驕者爲賢蓋射以觀德不專主皮射中者德也不驕者德之盛也揖讓而升下而飲不以中病不中者況有老者與燕尤以不侮爲賢也

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此二章所謂養老乞言之禮也燕與射則徧及在位者養老乞言則專爲老者而設故於燕射之後特言曾孫維主曾孫成王也言成王行父事三老兄事五更之禮其餘在燕者不與焉故曰曾孫維主酒醴維醹者說文曰醹厚酒也養老之酒厚於燕也酌以大斗者漢禮器制度注爲勺五升徑六寸長三尺是也養老之器大於燕也以祈黃耇者祈求也下章皆乞言者之辭也謂黃耇之老面若凍梨背有鮐文壽之相也壽既如此必能有道以

引我於旅有德以翼我於左右維耆考者之言可以致吉蠲者以助我之大福也祺吉也介助也是詩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首章興也餘皆賦也

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

此詩成王與羣臣祭畢而燕於寢也賓筵謂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今與燕者既醉而無失德所謂既飽以德也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食我以禮也所謂飽德如此君子以成德為行醉而無失德幾於不為酒困即士君子之行可見也小序直謂之大平蓋非天下又安無可治之事成王之君臣安能從容燕樂如此由朝廷之晏然如天下之無事故曰大平也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此章言成王與羣臣燕樂禮不嫌於厚既醉人以酒矣醉而不及亂是又飽人以德也上之所施於下者如此故下之所以報上欲其萬年助以大福也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此章言君臣之施報與上章同殽俎實也將奉持也祭畢則歸俎楚茨所謂為俎孔碩或燔或炙是也國語晉獻公令司正實爵與史蘇曰實女以爵罰女以無殽然則有酒無殽所以罰也昭明明德也欲萬年永助明德之主也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

此章由言明德之美也融明之周也左氏曰明而未融朗明之充也洪範曰高明柔克令善也俶始也臣頌君之明周徧物情故曰融充大德性故曰朗欲善其終必善其始故曰令終有俶詩人善頌之意猶未足也於是又舉公尸告嘏之辭焉周之追王止於大王則宗廟之祭尸之尊者乃公尸也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此章以下皆公尸所告之辭也籩豆之實皆潔清而新是人神之嘉也同與祭者相攝佐以威儀之至也此言祭之日禮與敬無不足也祭之威儀若祭義所謂濟濟漆漆是也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時是也類善也此章申言敬之見於威儀者不特與祭者為然儀禮祭祀之終有嗣舉奠所謂嗣者君之嗣子也與祭者既能敬於先而嗣子舉奠於後其敬抑又甚焉孔時猶言甚是也則周家之致孝於鬼神可謂源源不竭矣宜其神永錫以善亦無已也

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壺者內也祚福也胤子孫也此章中言神錫以壺凡在室家之內者均受其慶不特一時爲然祝君萬年永錫此福以及子孫也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被覆也僕屬也此章中言子孫均受其慶天之被覆以百祿不止於一時祝君萬年受天之大命僕屬而不絕矣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釐予也從隨也不曰士女而曰女士內外之序也不曰子孫而曰孫子似續之遠也易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亦先女而後男傳有言子又生孫孫又生子亦謂似續之非一耳此章申言天命之僕屬在當時則祈之使有婦而女士皆盡其善在後世則隨之爲無窮而孫子皆蒙其休凡公尸之告多祝頌之辭也是詩八章下章首句必貫上章之意與文王同皆賦也

鳧鷖守成也大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

既醉鳧鷖皆祭畢燕飲之詩故皆言公尸然既醉乃詩人託公尸告嘏以禱頌鳧鷖則詩人專美公尸之燕飲君臣相與燕樂既醉無失德善頌善禱祈國祚於萬年非天下無事制廷晏然不能也故曰太平祭祀則盡禮敬之美燕樂則無沈湎之失故公尸樂之安然燕飲如鳧鷖之安於水以爲成王當太平無事之時能持守如此則盈不至於溢成不至於虧公尸之安樂乃神祇祖考之安樂也故曰守成說者曰成之既難守亦不易又曰人苟不安神將何依得之矣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鷖鳧屬蒼頡解詁曰鷖鷗也爾雅曰鷗沈鳧也郭璞曰江東呼爲鷗陸璣曰水鳥之謹愿者也涇水名也沙水旁也渚水中也潨水會也亹水絕也皆鳧鷖泳所安者詩人取以協韻非有他義來燕來寧在燕而甚安也公尸既安故爾其君以見親愛之意謂酒殽潔清而馨香神將以福祿來成言無所缺也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爲

來燕來宜在燕而甚宜也爾酒既多猶言君子有酒多且有爾殽既嘉猶言物其有矣維其嘉矣福祿來爲來助也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

來燕來處在燕而久處也湑酒也脯乾肉也來下
來也
鳧鷖在潨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
尸燕飲福祿來崇
宗尊也來燕來宗在燕而獨尊也尊者既安則福
祿遂降矣既言來下又言攸降則福祿崇積而爲
大也
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
尸燕飲無有後艱
來止熏熏謂公尸在燕熏熏而和飲之旨酒則欣
欣而樂奉之燔炙則芬芬而香公尸之燕飲和樂

如此則祝王無後日之艱難所謂福莫長於無禍
也是詩五章皆興而賦之也

假樂

假樂嘉成王也
假有二訓音嘏者大也音格者至也此詩繼既醉
鳧鷖之後人則有士君子之行神則神祇祖考安
樂爲成王者可謂樂之至矣故詩人嘉之嘉亦美
之至也若訓大固亦近之說者乃音嘏似非詩意
左氏嘗受經於孔子中庸乃出於孔子之孫皆以
爲嘉樂蓋見聖人所删之詩其序有嘉成王之語
故以爲嘉也然則詩之有序在左氏子思之前此
可證也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此章嘉成王既有其令德且有顯然令善之德宜
天下之民所謂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是也宜在位
之人所謂知人則哲能官人是也德之及人如此
故能受天之祿也中庸以顯顯爲憲憲繼之以有
大德者必受命蓋以憲憲爲大也
保右命之自天申之干祿百福子孫千億
上章既嘉成王能受天祿此章遂言天之命周亦
舊矣而成王德日益大足以及人故天保而安之
右而助之然則成王之得天非始得之也蓋申重
以命之也福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成王於干祿

之時以百順而干祿其求也亦異於人之求之矣
故其慶流於後子孫至千億之多言本支之盛也
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此章亦嘉成王也穆穆者敬而和也皇皇者美而
大也宜君宜王者謂爲君王之道也不愆言不敢
過也不忘言不敢忽也率由者謂循舊章而行也
舊章者先王之成憲也不愆者不敢過舊章也不
忘者不敢忘舊章也惟其能循舊章所以能保治
爲可嘉也君王猶言王后皇王說者以爲成王之
子孫宜爲諸侯宜爲天子無不穆穆皇皇遵成王
之治且君王既不可分爲二而時人方美成王有

流慶及子孫遠言子孫有穆穆皇皇之德遵成王之法豈理也哉成王方在位而曰舊章可乎下章率由群匹爲成王則此章率由舊章爲成王明矣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群匹

此章嘉成王德盛形諸外而能不自滿也抑抑謙損也秩秩有常也匹耦也謂群臣也群臣之中有德可以爲君之耦則非小臣矣詩人嘉成王見之於德容者抑抑而能謙見之於德言者秩秩而不變無有怨惡於人率循大臣之所輔道者而行之此所以能保至樂也

受福無疆四方之綱之綱之紀燕及朋友

此章嘉成王雖受福無窮而能頓綱振紀以安庶位也蓋四方在外故特舉大綱而已大綱既舉故萬事之紀無不整理所謂之綱之紀則政之小大畢舉矣燕安也成王之政小大畢舉則群臣皆得以安其職守群臣之中有德可以爲君之友則臣主俱賢矣説者以燕爲燕飲頌言燕及皇天可以爲燕飲乎

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佳賣）于位民之攸塈（許器）

此章嘉成王既能安庶位則外而百辟諸侯内而爲卿爲士皆知奉上媚順也百辟卿士之順其君豈務爲[illegible]哉蓋以匪解勤於其職以此奉上故天下之民皆得安土樂生故謂之攸塈也塈息也説者曰民之勞逸在下而樞機在上上逸則下勞矣上勞則下逸矣不解于位乃民所由休息也此論足以發明詩人之意是詩本四章今從文義當作六章皆賦也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周召輔成王可謂同心以安天下者也始周公遭變陳七月之詩言公劉之治豳及成王將涖政召公又述周公七月之意作是詩以獻焉二詩皆民事也然七月止陳豳俗農桑之事足以致王業之艱難且其詩爲遭變而作而成王猶未即政不當有雅故繫之豳國風是詩所獻乃公劉厚民遷豳之事周之王業由是而興而成王又將涖政矣故其詩列之大雅明周家以農事開國非政之小故也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果）餱糧（良）于橐于囊思輯（集）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

篤厚也康安也場畔也疆界也積露積也倉廩藏也餱食也糧糗也小曰橐大曰囊于居也戈戟也戚斧也揚鉞也言公劉之厚於民不敢以其居爲

安也蓋自后稷之子不窋失其官而奔戎狄公劉不窋之孫也不敢以戎狄之居爲安雖在戎狄之間復脩后稷之業乃治其疆埸乃聚其積倉爲餱糧之備置橐囊之中思輯祖業使之光大於是以器械自衛啓行遷于豳凡此皆以爲民也然則不窋雖居戎狄非豳也其豳之近地乎

篤公劉于胥斯原旣庶旣繁旣順迺宣而無永歎他丹反陟則在巘魚晉反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音遙鞞補頂反琫必孔反容刀

胥相也宣道也高山曰巘廣平曰原公劉始者來相豳之原以爲可以致庶而且繁可以順其地之宜可以道其永之勢必永無愁歎之苦於是由原而升巘復降而在原以相視之審也舟者容刀之鞞也刀爲首則鞞爲下禮器彝皆有舟亦謂舟在下以載彝也維玉及瑤旣爲容刀之下飾故曰舟之鞞者鞞之下琫者鞞之上意鞞之上下亦飾以玉及瑤也以玉及瑤爲飾佩服之貴者也公劉相民之居人見其佩服之貴謂以如是之佩服而陟巘降原甘其勞苦以厚於民故也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逝往也瞻視也溥廣也山脊曰岡高而且大曰京

公劉御歷百泉則無所不往矣相視廣原則無所不覯矣因升彼南岡而見高大之山謂可以爲大衆所居之野於是處處則處其居民也於是廬旅則廬其賓旅也廬則本爲豳民猶後世所謂主著也旅則遷徙而至猶後世所謂流寓也於是施教令故曰言言於是議政事故曰語語直言曰言論難曰語言言語語謂其中復不一也京大也師衆也後世始以名天子之都周之先世所謂曰京于京依其在京止言其大猶所謂大都大邑云爾及武王旣有天下不改其舊曰王配于京曰鎬京辟廱及是始爲天子之都名矣故春秋所書以王室爲京師也

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七羊反濟濟俾筵俾几旣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步交反食音嗣之飲於鴆反之君之宗之

公劉旣依此京以居於是與其臣民燕飲以樂之蹌蹌濟濟則禮容已有可觀者又使之設筵授几以安其耆老則臣民咸在爲可知賓旣登席依几矣主人乃命宰夫造其牧所執豕於牢中以爲飲酒之殽雖立國之初尚從簡質而儉朴之俗後世無有也想其上下相親不啻家人父子飫食之旣飲之於是正君臣之位以統率於上於是立大宗

之法以相維於下蓋古者建國必立宗廟始於此
春秋魯哀公四年晉執蠻子畀楚楚司馬致邑立
宗焉以誘其遺民盡俘以歸此楚假先王之制以
行其詐也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廼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
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豳居
允荒
公劉視豳之都既廣而且長矣於是考之以日景
參之以高岡相其陰陽寒暖之宜觀其水泉灌溉
之利立大國三軍之制以治兵為徹田十一之法
以儲糧既度其隰原以為田矣又度山西之夕陽

亦為之田以見人力有餘地無遺利也豳人之居
至是始無不荒治之矣周家小司徒凡起徒役無
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羡羡謂副丁也今言三單則
是單而無副然立國之初以周官軍數言之三軍
已三萬七千五百人不為少矣凡周家軍制役法
蓋皆始於此也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止基廼理
爰眾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廼密芮鞫
之即
此章始言斯館卒言止旅蓋以處新甿也周官旅
[illegible]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以地之媺惡為

之等說者謂新徙來者治有所求也無使之役復
之也以地之媺惡為之等七人以上授以上地六
口授以中地五口以下授以下地與舊民同公劉
於居豳舊民既已授田矣新徙至者則授之館亂
絕流也絕渭流也已授館矣於是涉渭之流取石
以為厲取鐵以為鍛為新甿備器用以理其居止
之基其來者既衆而且有日不勝其多也故又左
右夾其皇澗遡其過澗而使之居止而所止之
旅尚為稠密鞫窮也豳以水之窮亦即而居焉皇
澗過澗說者以為澗名周官職方氏雍州其川涇
汭汭者以為汭在豳地窮汭之源不足以容新甿

則豳日益大而公劉之德為民所歸周之王業肇
興矣此其所以為大雅歟於既以賓為長此詩
上章言廬旅前日流寓之客戶也今已為舊民矣
卒章言止旅則今日始至之客戶也故謂之新甿
焉周官遺人言十里有廬五十里有館皆所以待行
旅此詩上章言廬卒章言館雖未有地里之異而
所以待行旅之意則同也周官皆言不先世之名
而又分遠近歟周官新甿授地之法與舊民同此
詩言其居止不言授地周官言其授地不言居止
信乎六經皆為表裏也是詩六章皆賦也
泂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周公戒成王之詩多矣序不復著其人蓋不勝言也召公止作三詩然公劉言民事泂酌言奉天卷阿言用賢王政之大則無出是三者戒之之意不其深乎然是詩止言行潦至微可以供祭祀之用豈弟君子可以爲斯民之主初不明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而序詩者發之蓋召公之言誠非淺近序詩者得召公進戒之深意乃能發明微旨於言外然則作詩者之意序詩者之言皆未易以淺近論也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豈弟君子民之攸歸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豈弟君子民之攸塈

泂遠也餴餾也濯與溉皆洗滌也行潦易得之水遠而取之貴其潔也挹而注之致其嚴也可以餴粢盛可以濯罍罍可以溉釜鬵物至薄而用可重神不足而敬有餘以足而祭何爲天遠親而饗之以主祭者有道德故也道德孰見哉天之視聽蓋在于民王者能以樂易爲心視民如赤子有父母之慈愛則民歸之如水之就下且安土樂生不知帝力何有於我若是則王者之道德殆不可以名狀獨天能知之耳所謂皇天親有德饗有道蓋如

此也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孔子曰我祭則受福蓋得其道其足之謂乎是詩三章皆賦也

卷阿

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召公進戒曰求賢足矣必曰吉士吉人何也周公作立政以告成王亦曰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蓋憸利之人常近於薄吉善之士常近於厚使人王於用人之際必求吉善之士而信任之雖其天資靜重不求赫赫之名亦足以壽風俗之脈爲國家之福在成王持守之時尤當知此也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卷曲也阿大陵也飄風回風也自南長養之方也人主能虛心屈體如卷然之阿有以容之故吉士有溫厚之德如自南之風飄回而入王與之處焉久漸染充其德性亦如南風之長養也召公以成王爲豈弟蓋人主以樂易爲善故也召公既稱卷阿爲喻遂稱成王爲豈弟君子而告之曰今日矣從王游來歌其事正欲矢陳其善言也其進戒之辭可謂緩而不迫矣其詩首言來游來歌卒言維以遂歌與皐陶賡歌之意同也

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

伴奐閒暇貌優游自得貌彌充也酋終也召公爾

其君蓋覩之也謂成王游於巖廊則其閒暇休於
法宮則甚自得當是時也夫何爲哉誠能使德性
日充則周家自先公積累之業必能似續而終成
之不言先王而言先公蓋周之王業實始於先公
也
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
百神爾主矣
昄大也章顯也成王承文武之緒土宇日大而顯
其基業可謂不薄矣使德性日充則可爲宗廟社
稷之主矣蓋神依人者也人苟不安神將疇依故
曰主也

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
嘏爾常矣
茀除舊更新之謂也純一而不駁之謂也康安也
嘏福也周受天命至成王已累世可謂長矣成王
有持守之道則除舊更新之祿至成王又爲甚安
矣誠能使德性日充則所享之純嘏自常久而不
已也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
則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
此二章言成王之德不可不知所戒成王以求賢自

輔也此二章遂言成王用人之效有馮有翼吉士
之才也有孝有德吉士之行也王既賴之以引其
前以翼其左右則身無過舉故樂易在上足以爲
天下之法則也故曰四方爲則顒卬圭璋成王德
容之盛也令聞令望成王德名之美也王既賴吉
士之輔翼養成其德表裏相副則樂易在上足以
爲四方之綱紀也故曰四方爲綱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
君子使媚于天子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
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
此二章言吉士之得君也鳳凰靈物也出則爲世

瑞故以喩吉士吉人也翽翽羽聲也亦集爰止喩
集於所止喩吉士之安其職守也安職守者藹藹
而盛則能不負王之任使皆知自盡以奉上故曰
順于天子亦傅于天謂飛而戾天喩吉人之在高
位也在高位者藹藹而盛則能宣布王之命令必
使霈澤下於民故曰順于庶人順于天子則君心
嚮之順于庶人則民心歸之吉士之仕於王朝顧
不樂哉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
萋雝雝喈喈
此章戒成王以吉士之仕於時如鳳凰之鳴必於

高岡之梧桐言成王當處之得其地待之有其禮而後可也高岡顯地梧桐嘉木非有菶菶萋萋之桐安有雝雝喈喈之鳳蓋山東曰朝陽亦顯地也梧桐生於此猶宜於鳳與所謂鳥則擇木之意同也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此章戒成王求賢用吉士之意不宜少解王之車非不庶而且多王之馬非不閑而且馳何憚而不廣求吉士以此車馬錫之召公所陳之詩亦既諄複矣猶曰矢詩不多維以遂其欲歌之事而已蓋其進戒之心爲甚切故言雖足而意未足此其所以爲賢歟是詩十章首章及七章八章九章皆比而賦之餘皆賦也

詩補傳卷第二十三

後學　成德　挍訂

詩補傳卷第二十四

變大雅

逸齋

厲王之亂有變大雅無變小雅意者大政已失故小者不足論歟而幽王之亂二雅俱變何也竊意聖人刪詩以厲王之時小雅盡廢已見於六月之序故不復存變小雅之詩而幽王之變小雅所取爲多以明幽厲之政皆小大並失故也然厲王之亂宣王能興之幽王之亂平王不復振雖係於宣王平王之優劣亦以厲王去成王爲未遠由成康以下未有失德如厲王者厲王始壞周家之政而宣王之賢足以遠紹文武之不緒是以興衰撥亂爲中興之冠不幸幽王繼之其亂又甚於厲王則周家大政不堪再壞固已難於整頓況平王天資仰望宣王相去遠甚宜乎東遷之後無復王化之行此幽厲之亂雖略相似而宣平二君中興之功所以不同者蓋如此厲王去成王實九世鄭氏以爲成王七世孫蓋成王生康王康王生昭王昭王生穆王穆王生共王共王生懿王及孝王孝王生夷王夷王生厲王上不數成王中不數孝王故曰七世也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召穆公即召虎也康公十六世孫康公當成王時

陳三詩以自獻其言類皐陶賡歌不忘警戒宜齊
孫穆公有乃祖風烈厲王之世雖不見信用屢陳
規諫傳記所載謂厲王暴虐侈傲國人謗王穆公
曰民不堪命王怒使人監謗穆公曰防民之口甚
於防川王既不能聽其後奔彘大子靜匿穆公之
家國人圍之穆公曰吾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今
殺大子王其以我爲懟乎乃以其子代之既脫
大子遂與周公行政謂之共和暨事宣王平江漢
之功穆公之賢其始終大略如此觀是詩所陳如
綏四方先於惠中國如無縱詭隨所以遏寇虐卒
欲王之德如玉之無瑕玷自以爲諫爭莫大於此

愛君憂國之言不以厲王之不能用而少解非賢
者能之乎民勞之詩後世有祖其意爲五噫之歌
者君子有取焉

民亦勞止汔（許訖反）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
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七感反）不畏明柔遠能邇以
定我王

君師之任在寵綏四方而已穆公首以民勞爲言
可謂知言之要也曰民亦勞止則民之勞苦亦極
矣汔終也既至此極王豈可不終少安之乎望王
之意爲甚切也中國京師四方諸夏也中國雖不
可專謂之京師四方雖可以兼言夷狄然是詩之
意則指京師爲中國指諸夏爲四方中間既明言
京師四國矣說者不可以辭害意也有惠愛及此
京師則四方之人亦可以少安蓋京師根本之地
天下治亂之機也王者之患孰爲大無縱詭隨惠
之大者也詭隨指不正之人妄從上所欲者其用
心必無良善不過欲悅其君而竊其權以爲寇虐
耳惟於始詭隨之時即不縱之以肅其無良之意
是乃用此以遏止其寇虐之患也憯者憂傷之辭
也召公謂我所以勸王不縱於其始者蓋始之不
從則易爲力及其至於寇虐則甚可憂傷矣憂傷
者何以其不畏明明上天勇於爲惡故也然則欲
遠人之柔順亦在能治其邇臣之詭隨耳欲定我
王室其可不自無縱詭隨始乎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逑無縱詭隨
以謹惛怓（女交反）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爲王
休

小康小休小息小愒小安皆言當少安之（去聲）協
韻初無異訓也逑匹耦相聚之貌既少安之則四
方之人得以耦聚無離散之患也惛怓惑亂人主
也既能知其詭隨而不用則足以肅其惑亂之意
不至於爲寇虐使民憂戚也上章既言當察邇臣
之詭隨此章則又戒王當察其有勤勞者不棄然

後足爲王之休美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
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他得)敬慎威儀以近有
德
四國猶四方罔極謂其用意不善無有限極也慝
惡也既不縱於始是不使之可以作惡也上章既
言當察有勞者勿棄之此章又戒王當自謹其威
儀以親近有德之君子蓋有德之人王苟不加之
禮貌則將去之矣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起例)惠此中國俾民憂泄(以世)無縱
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

弘大
泄猶沓也紛亂貌能惠中國是不使四方之民憂
至於亂也醜厲猶言醜惡也既能不縱之以肅其
醜惡之意則正道不至於敗壞也戎猶汝也說者
謂戎之與汝詩人通訓古者君臣相爾汝本示親
愛小子則年少之通稱故周之頌詩誥命皆屢稱
小子不以爲嫌是詩及板抑以厲王爲小子意其
即位未久年尚少已昏亂如此故抑又謂未知臧
否則年少可知矣穆公謂王雖小子而用事甚廣
大不可忽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
以謹繾(遣)綣(起)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
大諫
能惠中國則四方之國無有被其殘虐者繾綣欲
固結人主也既能不縱之以肅其欲固結之意則
正道不至於反覆也上章言正敗謂正道不可敗
耳此章言正反則以正爲邪以邪爲正不止於敗
也以厲王之責穆公欲使之如玉之粹可謂責難
於君矣此之謂大諫歟是詩五章皆賦也

板

板凡伯刺厲王也
春秋書天王使凡伯來聘左氏傳曰凡蔣邢茅胙
祭周公之胤也然則凡伯乃周同姓之世卿故至

厲王時猶爲伯爵君有過則諫乃其分義所當然
故其辭規切人主詆誚同列不爲過也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丁但)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
管不實于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詩人之辭多取重言其義亦非一端其間有取諸
物如曰繩繩蓋取子孫如繩之繼也如曰耳耳蓋
取六轡如耳之附也是詩上言板板下言管管意
亦取諸物云爾板以言其判管以言其虛天命不
固而離判故曰板板君臣無聖人之誠實故曰管
管癉病也出話謂出令也不然謂無信也詩人多
以謀爲猶以無爲靡以誠爲亶謂天命離判則下

民受其病朝廷號令無信則爲謀不及遠原其所以號令不信正以無聖人之誠實耳旣無聖人之誠實此謀之所以未遠也以是而進戒於君可謂大諫矣然則號令不信無聖人之誠實豈小過哉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俱衛)無然泄泄(以世)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亦)矣民之莫矣

上章旣刺號令不信此章遂戒以上畏天命脩辭令以安民蓋辭令之不脩不特王之過必有代言之人均任其責故詩人併誡其君臣焉方難謂艱難也方蹶謂震動也子思中庸以顯顯令德爲憲憲繼之以有大德者必受命由子思之意則以憲憲爲德之大也孟子七篇以無然泄泄爲沓沓繼之以言非先王之道由孟子之意則以泄泄爲言之非道也今天命方艱難震動而王之君臣無德而憲憲自大出言則泄泄非道民何由而安乎於是誨之曰辭令苟善則王言之出民必和故曰輯民必悅故曰懌洽合也莫定也民和則合而不散民悅則定而無擾所謂發號施令民說謂也和者如此

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我即爾謀聽我囂囂(五刀)我言維服勿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初俱)(如饒)

是詩大抵併譏君臣獨此章專詆同寮蓋人主上不知畏天下不知安民皆由輔佐之不賢上焉無格心之道次焉無救正之言間賢者之謀乃以爲笑如此則王孰與爲善哉寮官也即就也囂囂猶謷謷也服猶事也凡伯自謂我所掌者雖異職事然與爾比肩事王我就爾謀此國事乃聽我之言囂囂然彊辯不以我言從事反相非笑古之賢者尚詢訪及於負薪者況於同寮乎蓋所以責望於同列者如此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虛虐)老夫灌灌(古玩)小子蹻蹻(其略)匪我言耄(莫報)爾用憂謔多將熇熇(許酷)不可救藥

謔戲侮也灌灌啓沃也蹻蹻舉趾高也熇熇勢熾盛也天方將降禍虐而王之君臣乃相戲侮而不知懼老夫凡伯自謂也小子指厲王也老者之言雖啓沃不救已而厲王蹻蹻然舉趾高而傲我非我之言以耄而妄發所可憂者君臣相戲侮而不知戒懼則禍將至於是又以火喻之始而燄燄猶可救也多至於炎炎熾盛則不可撲滅矣救火如救病然未甚者藥力可攻甚則不可爲列子曰曾不發藥乎左氏曰不如聞而藥之也皆謂當早治之耳

天之方懠(才細)無爲夸毗(苦花)(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丁見)屎(許伊)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懠怒也夸毗體柔也殿屎呻吟也天方怒王君臣何爲體柔相順從而爲非君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威儀今乃盡迷亂而無度時之所謂善人者亦尸位而無所爲聞民之呻吟莫敢庇之葵能衛其足有庇下之義莫敢葵者慮終不能庇之故不敢也時旣喪亂民蔑有資生之具亦莫有賑恵之者剌王之君臣不恤民如此

天之牖民如壎〔亦許〕如篪〔亦也〕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亦正〕無自立辟〔亦婢〕

此章誨王治民之道在順天之理以開其明耳故曰牖民王勿謂民之愚而可欺也王之所爲循於

天理則民之從之也如壎篪之應如璋圭之合如取攜之易壎篪言其聲之能相應者璋圭言其形之能相合者若夫取之於彼攜之於此則凡物皆然詩人旣以取攜爲喻又慮王以爲易欲作聰明以益之惟一順天理自然之益則牖民尤爲甚易耳辟字上音僻言民之邪僻也下音壁言君之立法也民心無常固多邪僻君無自立法以防民蓋慮法出則姦生令下則詐起孰若順天之理以開其明爲易邪

价人維藩大〔泰〕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此章誨王用人以固其國當以德爲本以家子爲助也价之訓善起於毛氏而諸家從之觀詩人藩垣屏翰及維城之喻則是五者皆所以固其國若以价爲善則五者皆當用善人豈特維藩者乎价與介通用古者行禮有賓則有介蓋介有佐輔之義以詩人之取喻言之藩籬外也垣牆內也屏以蔽其外翰以扞其內城則包是四者而域之者也价人意其大臣之在外爲方伯連帥者故曰維藩大師則大臣之在內所謂赫赫師尹者故曰維垣大邦則大國之諸侯故曰屏以蔽其外大宗則同姓之九族故曰翰以扞其內四者固所以爲國之

衛必人主懷之以德乃能使之安於內外四者旣安若可以無憂矣宗子猶言家子謂大子也大子天下之本也必立家子以爲君之貳而後國本益固如城然是知宗子爲國之助又非四者之比故城壞則四者雖備無益也天下大計所可畏者獨在於城壞耳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音喻〕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此章戒王當知敬天以天監昭然不遠人故也天之震怒誠當敬也誰敢戲豫言必憂戚也天之渝變亦當敬也誰敢馳驅言必惕息也天怒如迅雷

風烈之類天變如日蝕星孛之類昊天曰明謂天之始明也昊天曰旦謂明之旣盛也出王謂出而治王事也游衍謂退而游宴也衍溢也有流連之意始明而治事旣旦而游宴王之所在天必降監無所不及也可不知敬乎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蓋如此也是詩八章其六章七章比而賦之餘皆賦也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箕子陳洪範以王道無偏黨爲蕩蕩孔子稱堯以大而無能名爲蕩蕩則蕩本非不善之訓學者當知古人有善惡通用如極之字可以爲皇極可以爲六極之類然後可與語是非之義夫道也天也不可以限極而論故皇極之王道帝堯之則天可以爲蕩蕩至於人主之治國家當有綱紀文章苟以蕩蕩言之則無道之極也是詩意其作於厲王監謗益嚴之時故所陳八章皆不敢斥厲王首章則假上帝之蕩蕩以爲言後七章則皆假文王之嘆商以寓意明乎此則所謂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乃序詩者發明言外之意使序無是言則後之人讀蕩之詩以爲何等詩也亦何必疑序之說乎然使序之言爲非則首章蕩蕩上帝以下曰疾威

曰多辟可以蕩蕩爲美乎學者宜審思之說者曰刺者欲其君聞而知過傷者顧其君不可與言矣直傷其國之將亡此說得之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蕩與國風魯道有蕩同皆唯蕩然無法度是以文姜肆爲醜行無復忌憚厲王之世無綱紀文章可謂法度廢矣故召穆公以下民之辟爲言蓋詩人以君爲辟者謂其能行法以治人也今厲王蕩蕩然無法度何以爲民之辟哉旣不足爲民之辟則是暴虐之君耳疾威謂暴虐也厲行暴虐故其出

令多僻違不可於人情也上言帝不敢斥王也下言天謂上天也上言命謂命令也下言命謂民命也烝衆也諶信也召公歎斯民受命於天有不可信其初靡不有善終鮮不爲惡蓋以厲王無法度不足爲民之辟而又暴虐僻違故民皆化之失其性也此亦足以明人之生本善爲政化所移如此一說匪諶謂天命也言天生民而立之君如夏商周之初靡不生賢君終則生暴君以虐民指言周初有文王終乃有厲王故下言夏后殷商亦通然旣言烝民則前說爲長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

位曾是在服天降滔德女興是力
以商比厲王可矣召公之言乃假文王可乎曰召公為此詩蓋當厲王監謗益嚴之時賢者愛君不能自已以文王為周之始王聖德尤盛故假其辭徵冀厲王聞之瞿然悔過蓋不徒為此詩也然則假文王之辭以語他人固所不可假祖宗之辭為子孫之戒召公之用意深矣可以為萬世諫暴君者之法庸可非議哉彊禦者以彊復與善之人也掊克者以掊斂為能之人也是人也而在朝廷之位服事朝廷之事滔淫也言彊禦掊克之人是天降滔淫之德為國之患王奈何起而力任之乎滔淫之德所謂凶德也自二章以下皆設言商之過猶後世借秦為諭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究
類善也懟怨也寇攘謂盜賊為姦者屆至也究極也此章言當時朝廷豈無善人而善惡不能兩立故執義之善人彊禦之徒多怨之乃采流言不根之事對上言之式用也善人既受誣而去則彊禦之徒專為寇攘以用事於內侯維也維相詛祝無有至極無能窮究蓋小人常態所言之事慮人之不信必為詛祝以堅人之聽則能不信者鮮矣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炰烋虛驕作氣之貌斂怨以為德亦凶德也無背後無臣也無側左右無臣也無陪無貳也無卿無卿士也此章言王所以虛驕作氣于中國專為斂怨于民之事而不知止者則左右前後之臣皆非賢者故也以怨為德是怨德猶不分可謂不明矣曰背曰側小臣也曰陪曰卿大臣也召穆公雖賢所謂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飲酒齊色曰湎言當時君臣上下荒湛于酒而然齊一也詩人既以滔德為天降此章言天豈湎爾以酒哉謂德之滔淫因天資之不美而以酒自敗則人之為也既敗於酒則從不義之事是從是用其過愆見於容止之間明即晝也晦即夜也既湎於酒則日用叫號讙呼不知其他曰不義從式所謂縱淫泆於非彝也曰既愆爾止所謂用燕喪威儀也曰靡明靡晦則無時不醉矣曰俾晝作夜則不知昏莫矣所謂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者胥失矣欲無亂得乎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唐〉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奰〈皮器〉于中國覃及鬼方

蜩螗蟬屬沸羹烹飪也二者皆聲之雜沓足以亂人之聽言當時國是不定發言盈庭雜沓無紀莫知適從君臣上下無小無大皆近於喪亡矣而一時之人尚由而行之不知其非奰怒也覃延也近而中國遠而鬼方皆怒於下而上不知國其危哉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時是也言商之亂亡不可以為天之非是商自作舊舊謂老成之人先王所圖任者也商乃播棄

黎老所以致禍變當時無老成人先王之典刑舊法尚在也王如不此之聽則國之大命傾喪無日矣言雖無舊人能守舊法亦足以壽國之脉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紀〉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蒲末〉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人亦有言謂時人之言猶所謂諺曰是也顛沛偃仆也揭拔也撥絕也言欲偃仆大木者未去其枝葉先絕其根也人主者國天下之本根今所為如上章所陳是先絕其根也天下雖未亡而國本先亡無可為者矣召公愛君之心猶惓惓未已故於卒章謂不獨商如此夏之亡亦如此也使商能以夏為鑒則商不亡矣既言商又言夏冀厲王之必信也是詩八章皆賦也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衛武公之事當以經為信史傳異同不足證也如鄘柏舟之詩謂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而史記乃謂為弟武公襲攻自殺且其父釐侯既卒因葬父見攻則不可謂之蚤死矣就使共伯果以襲攻自殺妻既不能報仇又不歸之父母則不可謂之知義矣今共伯死而妻不忍去人以為義則必無襲攻之事也是詩刺厲王亦以自警國語乃謂武公年九十五作懿以自警說者謂懿即抑也且

武公以宣王三十六年始即位至幽王時始入為卿賓之初筵所謂武公既入是也然則厲王之世武公特衛之公子耳學者求其說而不得遂疑是詩為刺幽王舍經而信傳理所不可究而言之武公為公子則作是詩以刺厲王至老猶誦之以自警何為不可哉故去其襲攻之說則經與其美武公之德為可信去其作懿之說求其和亦以自警為可信經聖人所删史記國語其事雜出諸家學者可不知所去取哉況抑之名篇以抑抑威儀為主不當為懿也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

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抑抑謙下也隅廉也宮城必有隅廉視其隅廉則宮城可知視其威儀則德可知故君子之威儀能謙下者必德之盛者也人亦有言時人之言也謂人雖或哲或愚然不知脩德則形於威儀者必不能善所謂靡哲不愚也庶人之愚職由其疾之使然也如所謂民有二疾是也哲人之愚則以不知脩德亦自戾其性如所謂罔念作狂是也何以知其能脩德哉見於威儀者抑抑而謙下是脩德之符也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

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此章言君之所爲必有其效競彊也訓畏服也覺明也貞聽從也訏大也辰時也君以得人爲彊則四方無不畏服君有覺明之德行則四國無不聽從君以大謀而出命則臣必以遠猶時而入告君能謹其威儀則民必視以爲法則此四者人主所當先蓋人才既衆德行既脩以規模則宏大以威儀則謹俗爲則之道孰大於是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顚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前二章大槩謂人主所當爲自其在于今以下則皆指厲王之事此章刺荒甚于酒亂政變德不能用先王之典刑也興猶起也興迷亂于政則自厲王興起之初其政則迷亂而無紀其德則顚覆而無立荒湛于酒故也王惟湛樂是從曾不念紹述大業之難既不能念其難則不能廣求先王之貞恭行明明之典刑矣

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埽廷內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
此章言刺王既不知念爾祖遂不知敬天也肆猶遂也尚猶崇也皇天在上弗知崇敬之其爲患如

泉水之流下而忘反必至淪溺胥亡而後已於是旋王誠能蚤夜恐懼洒埽廬舍使朝廷清明足以爲民之表的猶表也次則脩車馬備器械常若兵戎之將起思患豫防則雖蠻夷亦將遠去而不爲患逷猶遠也如此則未至於必亡也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愼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質謂人民之朴質也謹謂諸侯之謹度也王無性人民之質諸侯之謹以爲內外無患當戒其不虞於出令不可不謹於威儀不可不敬必能柔順盡

美然後可以安人民懷諸侯故曰柔嘉一或不然則人心將攜貳諸侯將離叛於是申言人主之出令尤不可忽譬之白玉有瑕玷尚可琢磨而去之王言之玷缺不可復救矣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揚雄以德行忠信爲聖人之裏以威儀文辭爲聖人之表然則人主於威儀文辭皆不可忽也厲王不知修德則於威儀文辭所失必多故詩人於是一者再三言之上章既戒其謹爾出話此章又戒

其無易由言蓋出話則王言之出爲號令者由言則凡言所由發在人主亦不可苟也捫持也朕我也自周以前朕爲通言謂言一出口莫能持我之舌者逝往也謂言不可輕往也讎答也報效也謂言之善否則必讎答所謂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是也德之吉凶後必效驗所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是也惠順也使人主其言善其德吉從則朋友順之謂群臣也遠則庶民小子順之謂群黎也不止是耳其仁言善政垂于後世子孫以續如繩之繼與天下之萬民亦莫不承順之矣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媿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此章誨王之謹獨也輯和也相視也西北隅謂之屋漏覯見也格至也度測也射厭也視王能與左右之君子爲友和柔其顏色以與之相接亦必有愆豈不能遠其過愆然此乃顯明之地皆知修飭不爲難也必視王在室之時尚不媿於幽隱之地然後爲善王勿謂幽隱之地人所不見也鬼神實臨之矣神之至也且不可得而測度況可厭射而不敬乎思語辭也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愼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

此章誨王欲行法以治人尤不可不以身爲之法也辟君也臧善也嘉美也君謂之辟者將以行法治人也則吾之德豈可不使之盡善盡美乎德既脩矣則必能淑善其容止不愆其威儀於禮無僭差於心無賊害如此則足爲天下法矣以己之德爲天下法如投以桃報以李必然之理也己之德有所未至欲天下化之爲善是猶求角於童牛童羊不可得矣徒爲是虛語以惑亂王聽耳小子指

王也。𧦝者，隨口而成，無其實也。故詩人取之
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
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
有心。
厲王監謗，則其剛愎拒諫，爲可知。故此章誨王溫
恭以受諫也。荏染，柔木柔之貌。木性之柔，人則緡之
絲以爲弓。人主有溫恭之質，爲德之基本，然後人
告之以善言。於是復借人之或哲或愚爲喻，謂哲
人則能聽告言，順德以行之；愚人則反以善言爲
僭。差彼庶民之有哲有愚，故其心各不同如此。人
主則不可效愚民不能聽善言也。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
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
誰夙知而莫成。
此章言我告王既切，王宜悛悟也。詩人不以王爲
不可告語，謂王未知善否耳。及其攜而示之事，
面命而提其耳，則告戒可謂親切矣，而王猶未悟。
以王爲幼少邪，則亦既有子，不得爲幼少也。於是
又借凡民爲喻，謂凡民無自滿之心，乃能受教。雖
年幼亦必速成，誰謂蚤能有知，至晚暮始成德者
乎。冀王之蚤悟也。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
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借曰未知，
亦聿既耄。
此章言王未能悟而悔過，故憂而且怨也。孔昭，言
甚明也。夢夢，言亂也。慘慘，言憂也。謂昊天爲甚明
乎，何爲不知我生之非樂也。視王之夢夢然昏亂，
我心所以慘慘而憂傷也。奈何誨王之言雖諄諄
之多，而王之聽言忽藐藐而遠，不以我之言爲教
誨之道，反謂我之言爲刻虐。以王爲幼少未知耶，
亦聿至於老矣。聿，語辭也。今繼之意，謂及今不能改
過，且將因循以至於老也。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
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
大棘。
此章言尤悲切，冀王之終悟也。止，辭也。不忒，不差
忒也。大棘，大困急也。謂我之告王者亦舊矣，非特
今日也。王及今能聽用我之言，庶幾可無大悔吝。
況天命方艱難，國家將喪亡。取譬不遠，如夏商之
世，皆近事也。昊天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豈復有差
忒。奈何回邪邪僻其德，不知改過從善，使民大
困急乎。詳味此詩，愛君如愛身，所謂刺王，亦以自
警者。信矣。凡詩十二章，八章九章興而賦，他餘皆
賦也。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芮伯其周之世卿歟左氏傳文公元年引是詩以
爲芮良夫非名良字也前乎厲王芮伯作旅巢命
武王時也顧命召六卿芮伯在焉成王時也後乎
厲王魯桓九年王使虢仲芮伯伐曲沃平王時也
然者謂芮國在馮翊臨晉縣亦西都畿內之諸侯
也是詩首言世亂民無所庇至不能安處留將從
之中言厲王不能考擇賢相以致貪人敗類在位
之人與天下之民皆化之故其終責望在位者爲
尤云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
殄心憂倉兄填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
此章詩人見桑之柔者菀然茂盛其庇下維均一
旦捋采既盡則下之託其庇者病矣劉盡也瘼病
也以喻周德之衰厲王無以庇其民我所以不絕
心之憂愴怳填兮謂憂心感亂抑塞於是呼天而
訴之謂昊天非不倬然而明寧能不矜我乎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
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
此章刺厲王征役之多見其車馬引旋而深悲之
謂亂何時而可平殆無國不泯滅矣周之遺黎將
靡有孑遺皆罹其禍如火之餘燼也於是又哀周

之天運何如是之頻促也國步猶言天運也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
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
此章歎天運之窮無生生之資由天不我扶持使
我欲止則有所疑欲往則無所往償在位之君子
實能持心以靜無所事於爭則何人敢生此亂階
使至今爲梗而不已邪梗有不釋之意
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
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痻孔棘我圉
此章言詩人之憂非私憂也亦念我土宇本自安
靜何我生不逢時正值天之厚怒所以東西往來
無有定處我之遇病如此之多則疆圉之危亦甚
急矣僤厚也棘急也
爲謀爲毖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
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此章謂王宜圖謀王宜謹毖亂既若茲而土宇日
削矣然爲謀爲毖果何事邪我今告王以憂恤誨
王以序爵是其事也蓋前日之憂恤以不能序爵
故也今而能序爵使賢者能者各當其位則亂可
息而憂可去矣如人之手持熱物誰能不洗濯以
殺其熱今應憂恤而不知序爵是執熱物不知往
而洗濯也如此則何以能至於善亦相與及於陷

溺耳
如彼遡風亦孔之僾民有肅心荓普耕云不逮好是
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此章謂君子之仕亂世如鄉疾風而行氣息尚僾
浥而不得舒雖有肅謹之心恐緩於事欲速於所
往亦使其力有所不逮及盡力不能與風敵故也
言亂政之拂人情所向不遂如此維不得已而歸
耕治稼穡爲善庶可用力於民事以代俸食耳申
言稼穡可寶代食爲善者蓋下章云稼穡卒痒則
代食又不可望矣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音羊哀恫音通
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此章謂居於亂世也皆不可爲惟盡力於民事可
以代俸食今天降喪亂之甚殆欲亡我王室又生
蟊賊以病稼穡爲此中國之人命如贅疣然卒於
空虛而後已困苦之極至無力以籲天也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
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此章謂皆之順道之君爲百姓所瞻仰內則秉持
其心外則宣昭其謀以考擇其輔相故其所用者
皆天下之所謂善今之所用者皆不順之人衆所
不與獨自以爲善欲使人以善人之名歸之蓋其

肺腸不與人同是以使民化之皆爲狂悖也
瞻彼中林甡甡所巾反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
言進退維谷
此章謂視中林之鹿猶能甡甡相與爲羣今我之
朋友偕仕於王朝曾鹿之不如乃相爲毁譖不能
相與以善是以使我進退維恐其陷於深谷蓋責
同列之不能相處也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
胡斯畏忌
此章謂聖人能遠慮舉目見百里蓋憂國之言也
而愚人初無遠慮見國事如此反狂以喜是以危
爲安也國之安危誰不能言何爲畏忌而不言蓋
責同列之不能盡言也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
寧爲荼毒
此章謂厲王良善之人乃拂棄之弗進之殘忍之
人乃顧念之重復之蓼莪曰顧我復我言父母之
愛子也今王於殘忍之人反愛之如子是使民化
之皆貪居亂世肆意爲荼毒以相侵暴也
大風有隧音遂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
順征以中垢古口反
此章謂大風之往來由空谷而起喻民之善惡皆

有所從來王能用善良之人則民作而應之皆爲善行或用不順之人則民之所行皆垢穢之事曰中垢者由中而發於外也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對蒲

此章謂王既不能用善良所用皆貪人以致敗其善類如大風之徑隧無物不從而靡惡之敗善其烈如此類既敗矣則胥傚胥然我之朋友同仕於王朝者皆不可告語聽我之言則姑應之而已誦我之言則如醉者之笑爾皆由王所用非善良反使我遭此悖戾也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予來赫

此章謂嗟朋友而告之曰我豈無知而妄作者如蟲之飛時亦爲弋者所得謂已雖不妄作亦時未免於戾皆由無朋友之助故也我於汝既陰覆之汝於我反來相暴赫豈朋友施報之義哉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職競用力

此章謂民之所以罔中者由在位之人有涼德而善爲反覆又於害民之事如恐不克而勇爲之然則民之所以回邪相遹爲惡者豈非在位之人好力爭有以致之歟

民之未戾職盜爲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雖曰匪予既作爾歌

此章謂民之所以未定者由上有盜臣爲之寇虐我薄言其不可已反背而見詈矣民何時而可定耶今我已無所逃汝之非雖曰非我謗汝之過亦既作此歌矣豈得而諱哉詩人既不忍緘默又罹禍如此是詩十六章其一章五章六章九章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或比或興餘皆賦也

詩補傳卷第二十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詩補傳卷第二十五

逸齋

變大雅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内有撥亂之志遇烖而懼側身脩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

仍叔周之世臣也春秋書仍叔之子來聘即其後也宣王承厲王之暴虐如火之烈有撥亂之志而功未立也遇烖而知懼而患未弭也側身脩行而未庶欲銷去之而未能天下何以遽喜其王化復行哉曰爲天下君者以有民也厲王暴虐不恤其民豈能行王者之化哉宣王興起他雖未及施爲

首以百姓爲憂可謂知本矣故天下已深喜之謂其能復行王化也昔春秋之時宋大水魯使弔焉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夫列國之公子出其言善君子謂其可以爲君然則宣王因旱而憂百姓王化復行何疑之有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雲漢天河也倬然昭明回曲見于天則非雨之候也宣王憂旱仰觀天象不見雨候故歎時人之無辜遇此喪亂饑饉也薦臻謂重至非一歲之旱也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故曰靡神不舉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三牲無所愛圭璧已畢陳神寧能莫我聽乎

旱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蘊隆者暑氣蘊蓄隆盛蟲蟲然動而不舒也當此之時王不敢憚暑而殄絶精意之禋自郊至宮謂由郊壇至宮廟則天地祖宗皆奠瘞其禮物百神

無不宗而尊之矣周家之祀莫重於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故舉其神之尊者曰后稷曰上帝而訴之謂后稷既不能救我之旱上帝又不降監我之誠與其耗斁下土寧使我躬受其患也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旱既甚而不能推知其故則徒有恐懼而已兢兢業業則心動恐懼如雷霆發於其前而不皇寧處也周之黎民遭厲王之虐所餘已無幾又繼以旱

則無有孑然獨存者是天不以餘黎與我也天不遺與我以民豈不相畏任與先祖之基業亦將摧敗乎曰靡有孑遺蓋言之之辭也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旱既甚而不可沮止矣赫赫而暴炎炎而熱措身無所矣國之大命亦不能遠矣靡有視我如此而顧念我者矣上章既於羣祀之中訴於神之尊者如后稷如上帝此章則又於羣祀之中舉其神之親者而告之如雩祀之羣公先正宗廟之父母先祖是也案月令仲夏之月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羣公先正即雩祀之百辟卿士也宣王憂旱而祀羣公先正謂前日既能有益於民矣今乃不能助我乎父母先祖既能生我且以大統傳我矣今乃忍予受旱之禍而不救乎

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為虐如惔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

旱既甚而草木焦枯水泉涸竭山川如洗滌然旱魃之神肆虐不已如火之燃炙如火之焚燎我心既已畏暑矣而憂心又如熏灼然羣公先正則不我聞知矣昊天上帝寧俾我遯去其位也不我聞怨辭也故不敢及父母先祖俾我遯遯辭也惟昊天上帝可以言此

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旱既甚又以遯去其位若人主之道故黽勉在位畏而不敢去也復自推求其故謂天何為病我以旱使我憯然憂傷莫知其故祈穀于上帝既為早甚祭四方與社稷又不為晚奈何昊天上帝則不我虞度以我之敬恭以事明神宜無悔吝而遣此譴怒也言宣王之能自反如此

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

旱既甚而王憂甚君臣朋友則分散奔走以救旱無復有統紀矣鞫窮也庶官之長曰正既窮而無所措矣疚病也冢宰之官其屬既病而不能興矣下至趣馬之掌馬政者師氏之掌失得者膳夫之供飲食者左右之與使令者靡人不周徧奔走無不能止其庶事以懼禍謂羣臣如此則我之在尊位如何安處乎此所以仰天而訴之也里

者所以安處也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
知古人蓋以里為處也說者曰歲凶而年穀不登
則趣馬不秣師氏弛其兵馳道不除祭事不縣膳
夫徹膳左右布而不脩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
其說亦本之詩意不能無少異姑存之
瞻卬昊天有嘒呼惠其星大夫君子昭假格無贏盈大
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我以戾庶正瞻卬昊天曷
惠其寧
仰天而視之嘒然衆星之明則亦未有雨意也上
章既言在朝之臣無不能止其庶事於是從而勉
之曰大夫君子凡所以竭其精誠以望天之昭格

者已無餘矣不可以因之大命不能及遠而遂棄
其前功也謂當俛勉求其昭假之道耳然我之此
言非求為我一身之私蓋欲以定庶正未有天未
悔禍災未息民未寧而庶官能定者也至是極矣
故終始仰天而告之曰何時惠我以安寧乎仍叔
此詩皆歷陳宣王憂民之意非序不能發明之熟
味詩人之言所謂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脩行
欲銷去之皆炳然可見惟王化復行乃言外之意
是詩八章皆賦也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服平能建國親諸侯
褒賞申伯焉

宣王中興之功其大者外則建國親侯內則任賢
使能故尹吉甫作崧高烝民二詩鋪張其事建國
多矣莫重於申伯蓋式是南邦方伯之任也任賢
多矣莫貴於山甫蓋補袞之闕宰相之任也申伯
入對在先故崧高作以前山甫在後故烝民
實次之然則是詩生甫及申謂生山甫及申伯也
說者泥唐虞之時姜氏掌四嶽之祀之說以為神
祐其子孫在周有齊許申甫皆其後也遂以甫為
穆王之甫侯申為宣王之申伯夫遠取穆王之臣
以配申伯已非人情而謂神專祐掌祀者之子孫
抑又遠矣其失蓋自以崧高維嶽為四嶽耳且方

美申伯之賢而併言四嶽誠為迂闊近世儒者有
援周禮職方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說者曰
吳嶽也漢地理志右扶風汧吳山在西古文名汧
山鎬京宗周在雍州之境吉甫古土風而發詠指
吳嶽而為詩謂高而且大者西周之嶽山故能降
神而生賢其說誠足以破學者之疑而以甫為甫
侯則不能為說亦考之不精耳且詩人吟詠或兼
言姓名或止言其字或言國而不及名或言名而
不及姓如黃鳥子車奄息之類子車氏也奄息名
也此兼言姓名也如燕燕仲氏任只之類仲戴媯
之字也此止言其字也如何人斯暴公之類

暴國也而不及名如江漢虎拜稽首之類虎名也
而不及姓今吉甫於申伯言其國於山甫言其字
皆有義例近合山甫而遠取甫侯理不可信況二
詩作於一時崧高以申及甫為嶽之降神烝民以
山甫為天之所生其義既一而所謂維申及甫維
周之翰其事亦同安得遠取甫侯哉所謂在周有
睿許申甫彼自為四姓如王風揚之水戍申戍甫
戍許是也何與於宣王之中興哉意吉甫作崧高
之時烝民之詩已萌其胷次故於首章併及中興
之大臣後世文人多用此體如本朝蘇文忠軾作
富韓公弼銘詩先言篤生萊公謂寇準也繼以常

宜韓公與萊相望蓋二人之功同在北方而寇準
以景德元年盟契丹富鄭實生是歲故載謂天命
則然人以為知言此其尤著者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
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此章言周之嶽山既以為高而且大曰崧又以為
駿大而上至于天蓋詩人美申甫之賢故言其鍾
秀之地亦極其高大曰降神云者謂神靈秀異之
氣降而生申伯山甫也商頌美伊尹曰允也天子
降于卿士亦此類也申伯為方伯於外山甫為宰
相於內皆為周之幹臣其衛上一也故曰維周之
翰周室既有此幹臣故外侮不至故曰四國于蕃
上澤不壅故曰四方于宣孔子閒居引是詩鄭氏
釋之亦以為仲山甫申伯必有據而云

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
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此章以下則專述申伯之事詩人稱美人臣有卒
章歸功於賢相如六月美吉甫而終之以張仲孝
友謂吉甫非有張仲在內則不能成功也有首章
兼美於賢相如是詩美申伯而始之維申及甫謂
申伯非有山甫在內亦不能成功也詩人之言豈
苟然哉亹勉也纘繼也式法也申伯始以自宮之

賢諸侯入為卿士既佐王有功王遂使繼其前日
之事改大其邑俾邑于謝以為南國之式則方伯
連帥之任也其營謝邑也特命召虎以卜築之役
召伯既告成則申伯之宅定矣於是申伯得以成
此南邦之功而世守之也此詩命召伯以定其宅
徹其田疇其後命傅御以遷其人錫約有如同姓
錫介圭以為寶皆異禮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
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民功曰庸徹什一之法也傅御猶侍御也私人則
家臣也申伯之德固足為南國之式故王申命之

可謂不忝矣是以詩人所言之以其稱也謂王命
申伯於南邦非私恩也蓋欲因謝邑之衆大以表
申伯有功於民爾於是又命召伯爲徹其土田而
取其什一之稅命傅御爲遷其私人以就其謝邑
之居然則宣王之於申伯恩意可謂周洽矣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叔尺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
藐王錫申伯四牡蹻蹻略京鉤膺濯濯直角
申伯之功指城謝之事也城謝之役經始於召伯
而終成於申伯故曰申伯之功召伯是營黍苗所
謂肅肅謝功召伯營之是也俶始也謂營謝自城
郭始而次及寢廟既成則謝之爲邑藐藐然廣大

矣而王所錫予者四馬則蹻蹻而高壯樊纓則濯
濯而美澤曰鉤膺謂鉤樊纓也周官金路鉤樊纓
九就同姓以封錫申伯以此異禮親之如同姓也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
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此章詩人道申伯行王臨遣之辭也故曰往近王
舅謂往之之日已近也路車即上章所謂鉤膺也
乘馬即上章所謂四牡也謂圖所居莫如南土者
侈其惠也錫以介圭亦異禮也周官介圭天子所
服故雖錫之特用以作其國之寶耳韓奕言以其
介圭入覲于王正謂獻其方物有介圭焉以脩覲

禮亦非韓侯所自服也往近王舅以見上顧戀之
意既數其所行又祝其永保有南土也說者以申
伯爲宣王舅其後幽王亦娶申后疑是之世姻也
申伯信邁王餞賤戔于郿莫悲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
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直紀其粻張式遄市專其行
此章詩人道王臨遣申侯之辭也曰信邁謂今信
往南國矣曰誠歸謂今誠歸南國矣皆以見欲延
留而不能之意其信往之始王則親與之飲餞于
郿之地其誠歸之後王又命召伯用什一之所取
以爲備峙餱粻之備二者皆異禮而恩意優渥有
加無已故申伯不復自安用是速往于謝恐有要

君之嫌然則申伯可謂善處矣說者乃謂王之數
留延於行之不果非也宣王申伯君臣之間豈若
是歟
申伯番番波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吐丹周邦咸喜戎有
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番番勇武貌嘽嘽衆盛貌申伯入謝氣象如此其
武徒御如此其衆周人皆喜相謂曰汝有良翰矣
謂其足以爲周室之幹也申伯至此豈不顯乎尊
爲王之元舅而實兼文武皆足爲法可謂光顯也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又汝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
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柔雖臣道然專於用柔非善也故申伯之德曰柔惠且直山甫之德曰柔嘉維則蓋惠者順之至也嘉者美之至也柔惠順矣不濟以直是妄從人者也柔嘉美矣苟過乎則是失其性者也二者皆不足爲善今申伯之德以柔惠爲本而行之以直則萬邦雖衆無不揉服而四國雖遠皆有令聞蓋以己之德能柔而直故人亦順其柔惠而譽其直也吉甫作此詩使工歌誦之其言雖爲甚大其風則肆而美詩孔碩則足以鋪張其德風肆好則足以感動其心以是而贈申伯可以無愧蓋吉甫自謂非己不能言申伯之德非申伯不足稱其言也以其言可以動人則雖有風之體故謂之風是詩八章皆賦也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崧高烝民二篇其詩曰以贈申伯曰仲山甫永懷乃是僚友相贈遺之詩序皆曰美宣王何也蓋內外之臣非見知於人主而任用之專則功何由而成名何由而遂此所以美宣王能任賢使能周室中興一山甫獨專其美蓋中興賢相山甫爲冠諸臣皆不及也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音夷好呼報反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物者性之善也則者不可過也所謂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也仁人過乎物則興愛矣孝子過乎物則滅性矣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不曰善而曰衷蓋衷中也不使之過所謂受中以生是也民之秉彝音夷所謂若有常性人能順其常性則自然知好德矣孟子引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音夷也故好是懿德此孟子發明性善之說本孔子之遺言與詩書相表裏所以度越諸子也是詩將以美山甫之賢謂天監視有周之德其明甚至故保佑宣王爲生賢佐而先言人之性善何也蓋詩人之意謂山甫之好懿德亦人性之常也他人不能有其常性故不知好德山甫之知好德亦秉彝之民耳遂爲内之聖佐亦與孟子論伊尹爲天民之先覺謂伊尹覺民之道亦天民之固有伊尹獨能先覺故能覺後覺也下章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亦與此意同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柔嘉維則所謂不過乎物也柔而過乎物則爲六極之弱失其性之善不足爲美矣惟其體人臣之柔德而不至於過故外雖令善其儀色而中不忘

於恭敬事雖必法於古訓而身不敢忘威儀山甫之德如此所以能奉若天子之明命而使之賦政于四方皆不過乎物之效也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百辟百國之君也纘繼也戎汝也山甫其周之世臣歟其德足以爲百辟之法亦繼汝祖考之舊也用世臣以當國故能保王之身體傳王之德義出則承而布之納則行而復之凡是喉舌言之所由出也山甫能宣道王命如此故以之賦政于四方莫不發而應之也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上章言山甫能宣道王命故此章言宣道王命之實肅肅嚴也若否猶言順否謂有便有不便之類也王命之嚴大臣固當將而行之苟明不足以知於國之情順之與否則必有拂人情不可行者矣既明足以察人情之從違則於奉行之際必有取舍務在曲當而後已此王命所以必行人情所以惟允也夫明足以察人情之從違則明可謂哲矣明而至於哲上而王命則行而無拂下而人情則允而無怨大臣保身之道孰大於是異於區區全身遠害者而山甫之心不敢恃此以自足猶能夙夜以思恪勤不怠惟恐於事君之道有所未盡此山甫所以爲賢歟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此二章皆舉時人之言以發明首章之意上章謂人之有剛有柔所謂吾也柔至於無不茹而納之剛至於無不吐而拒之是過乎剛柔者也雖山甫知有物必有則故柔亦不至於無不茹剛亦不至

於無不吐所謂不過乎物者如此故其見於接物鰥寡且不侮之安有用剛之過彊禦且不畏之安有用柔之過此發明天生烝民有物有則也下章謂德輕如一羽若甚易舉也而莫有能舉之者我儀則而圖謀之維山甫乃秉彝之民故能舉是德惜乎莫有助之者袞上公之服也喻宰相之職他人既不能舉德則於袞職未免有闕失之事維山甫有德足以當其任故於袞職能彌縫之以補其闕失此發明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也或以袞爲指王者非也上既言王躬是保何爲又言補王之闕失九罭曰是以有袞衣今指周公也韓奕曰玄袞

亦以指韓侯也詩人嘗以袞指王者況言袞而加以職亦非王者之稱謂也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此章言山甫彼命城齊而祖祭之日四馬則業業而震動征夫則捷捷而敏疾恐不及於事迨其既行則四馬彭彭而張盛八鸞則鏘鏘而和鳴皆知王所以命山甫城彼東方之齊者蓋將以固吾國故吉甫因人情之樂而記之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此章言山甫既城齊而歸而四牡猶騤騤而疆八鸞猶喈喈而和以明役不久而告成故曰式遄其歸言其疾也吉甫作此詩使工歌誦之其言之美足以感發人心穆然如清微之風化養萬物故山甫聞其言永懷於中足以自慰而不能忘也說者謂城齊蓋其遷姑而遷臨菑也或以史記世家考之治臨菑乃獻公夷王時也竊意夷王時雖遷而城郭未爲周備故宣王城之者歟是詩八章皆賦也

韓奕 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大雅美宣王詩五篇外而方伯內而卿相如崧高烝民則既言之矣韓奕錫命韓侯則爲崧高之類蓋亦建國親侯之事也江漢命召虎平淮夷則爲烝民之類蓋亦任賢使能之事也四詩皆出尹吉甫一手故其序如此常武一詩乃召穆公於既平淮夷之後慮宣王狃於一勝窮兵不已故因以爲戒雖均爲美詩而常武深矣說者謂錫則錫之以物命則命之以政分而爲二此臆說也春秋莊公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文公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則錫命云者天子寵諸侯之事也春秋不言其物而詩人言之蓋詩人之言侈上之賜也春秋不言以王命爲重也蓋申伯之鉤膺介圭

韓侯之鉤膺鏤鍚皆異禮也所以旌有功後世乃竊錫命之美名爲九錫之集且秉取弓矢圭瓚之屬雜以不臣之禮與篡竊者何異昔周公有人臣不能爲之功故成王賜以人臣不得用之禮樂特正論者猶謂周不當賜魯不當受使周公無恙必有辭以處之蓋名分之嚴聖人尤致其謹人臣不得用之禮樂既非周公之志則謂成王以是祀周公非周公之廟可用群公之廟不得而用亦非通論也 有生既遂其志殁則享其祀由是言之所謂周不當賜魯不當受蓋知禮矣孔子入大廟每事問其不知而問也微意蓋在於人臣不得

所之禮樂也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
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恭爾位朕命不
易榦古旦不庭方以佐戎辟壁
梁山在古韓國之地禹貢言壺口治梁及岐蓋壺
口在冀州言禹之治水自壺口始由梁山以及岐
山也孟子言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蓋邠在
梁山之東岐在梁山之西言大王去邠過梁山以
及岐山也韓非六國之韓乃武王之後左氏傳所
謂邘晉應韓也後爲晉所滅則梁山又在晉矣故
爾雅曰梁山晉望也宋九域志同州韓城縣古韓

國也梁山在焉左氏傳言晉梁山崩是也梁山其
大奕奕而其下則道路倬然而顯明蓋將言韓土
之美因思禹去水之害而後梁山始可以爲田尤
可思也故曰維禹甸之韓侯之受命于此也王親
命之曰其纘汝之祖考無廢我之命能蚤夜不解
怠虔固恭謹以在位則我之命汝亦當久任責成
不輕變易不特用以捍禦不來庭之方國亦以佐
助汝爲君之道也韓既爲姬姓之國則爲諸侯非
一世矣故宣王舉其祖考而命之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
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弗錯衡玄衮赤舄昔鉤膺
鏤鍚羊鞹郭鞃弘淺幭蔑鞗條革金厄
韓侯乘奕奕之四牡甚脩長而張盛蓋不言其人
而稱其車馬美之至也介圭王者服御之重器韓
侯以是脩覲禮亦美其能尊上也案禹貢雍州厥
貢球琳琅玕古韓在雍州之地雖曰韓侯貢其方
物然如介圭至重而可寶亦不易得故詩人美之
韓侯之入覲既知尊君覲上有功而無廢禮故王
之錫韓侯其儀物亦爲甚盛淑善也交龍爲旂綏
大綏也謂注旄於竿首爲貴賤之章表故曰綏章
此言旂之美也簟茀者漆簟以爲車之蔽錯衡
者錯置文采於車之衡此言車之美也玄衮者以

玄帛爲衣而畫以衮龍赤舄者赤色之屨舄此言
衣用上公之制也鉤膺者馬之膺以金爲鉤而加
以纓金路之鉤樊纓是也鏤鍚者馬之額飾以金
在眉之上玉路之鍚樊纓是也此言兼用金玉二
路之飾也鞹鞃者鞹革也鞃軾中也謂以去毛之
皮施於軾之中央也淺幭者淺虎皮淺毛也幭覆
軾禮記作幦謂以有毛之皮覆蓋於軾上也鞗革
者以革之鞗爲轡首也金厄以金爲小環纏搤之
也此言車馬之飾無不備者案巾車五路之制金
路無鍚有鉤今曰鉤膺既用金路之飾又曰鏤鍚
是兼玉路之飾也可謂異禮矣然用以賜人臣故

不嫌於厚若王者服御則不可紊其制也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徒顯父甫餞之清酒百壺其殽
維何炰鼈鮮魚其蔌速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
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子余侯氏燕胥
此章言韓侯既朝于京師其反于韓也有祖道犯
軷之祭其出宿于屠之地也王之卿士有顯父者
爲飲餞之禮酒則用百壺言其多也殽則有魚鼈
言其旨也蔌則有筍蒲言其時也又贈所乘之馬
大路之車以將其厚意蓋上章言王之所錫皆車
馬之飾以章其異禮此章專言車馬乃朋友之贈
遺孔子在鄉黨朋友之贈雖車馬非祭肉不拜則

知古之人臣有相贈以車馬之義籩豆有且者謂
旣有而又多言飲餞之豐也若盛如此而諸侯之
在京師而未去者來與飲餞皆燕樂也覲禮釋來
朝之諸侯皆曰侯氏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
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
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此章言韓侯旣覲而還遂以親迎也汾王厲王也
王流于彘在汾水之上故以爲汾王也衛晉侯居
翼謂之翼侯晉人謂之鄂侯鄭叔段居京
謂之京城大叔及出奔共謂之共叔也又楚人謂

王不終者爲敖辨郟者曰郟敖葬訾者曰訾敖其
汾王之類乎說者以莒郊公犂比公爲比非也案
左氏傳莒夷無謚於是有犂比公郊公兹丕公著
丘公皆以號爲稱與汾王以地爲稱不類矣蹶父
卿士姞姓也韓侯親迎于蹶里百兩彭彭而張盛
八鸞鏘鏘而和鳴其光華豈不顯乎此諸侯親迎
之禮也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皆有娣姪故言
諸娣從之祁祁如雲之衆而盈也韓侯望而視之
爛然盈蹶父之門蓋合迎送而言之也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姞相攸莫如韓樂
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鱮甫甫麀鹿噳噳

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旣令居韓姞燕譽
此章言蹶父甚武健嘗將王命而行諸國陰爲其
女擇其所居以韓國爲最樂其所樂者何以言其
地則川澤訏訏而大以言其物則魴鱮甫甫而美
麀鹿噳噳而衆有熊有羆有貓有虎則
居可樂矣慶善也令善也言其居之善也韓姞於
是燕安而稱譽其韓土之樂也或曰熊羆與虎皆
摯獸也是爲人之患而韓土乃以爲樂何哉曰詩
人之詠取其物之蕃以驗其土之美故雖摯獸必
深山大澤而後生焉天地之間安能決擇必生瑞
物故雖治世有[illegible]亦有梟獍有[illegible]亦有鉤吻

所貴於人者能制其惡使之不為患耳非能絕其
類使之不生育也摯獸雖猛苟有機穽罔罟之屬
以禦之適足為用故熊羆之皮可衣而其肉可食
貓以食田鼠虎以食田豕豈不樂哉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
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
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黃羆
溥大也燕召公之國也以燕師而城韓雖不可考
外由伯之宅亦召公之所營安知韓初封時非王
命燕師往城之邪春秋之時城邢城杞之類皆諸
王合諸侯之力為之豈非尚存先王之遺制邪所

謂以先祖受命即指韓初封也是時因百蠻肆擾
宣王於是錫韓以追貊之地奄者撫而有之也如
後世羈縻化外之郡帥府領之是也韓既奄受北
方之國為之方伯於是實墉則脩其城實壑則浚
其池實畝則治其田實籍則正其稅又貢其北國
之所有貔之似虎者豹之赤者羆之黃者皆奇獸
之尤可用以獻于天子此皆追記韓初封時事以
分侯之寵也蠻夷可以通稱北可稱蠻猶西可
稱夷也稱為北方之國先聖有蠻貊之說追為北
方之國始見於此詩六經之所存學者必欲求他
證何其惑邪是詩六章皆賦也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
召穆公虎非將也平淮夷亦非專於用兵也其詩
無執訊獲醜之事曰來求其貢安也曰來鋪陳
其師旅也四方既平王國庶定一時無有爭
戰之虞王心寧安逸之休嗚呼欽謂宣王命召虎
平淮夷乃與常武命南仲有苗之事相類來求來
鋪與舞干羽何異既平既定與有苗格何異序詩
者謂能興衰撥亂信可美也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
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江漢常武二詩皆言淮夷是詩言江漢之滸淮南

之夷也若淮北則非江漢所由入之路矣常武言
省此徐土淮北之夷也若淮南則徐土非接與之
地矣江漢雖因所見以起興亦以喻王師如江漢
之流不可犯也浮浮言江漢衆流之貌滔滔言武
夫衆依之貌武夫指士卒也出我車謂我車也設
我旟謂鳥隼也車旟指將帥也士卒則曰匪安匪
遊謂非敢安然來遊以淮夷之故來求其巢穴耳
將帥則曰匪安匪舒謂非敢安然舒緩以淮夷之
故來陳其師旅耳來求來鋪而淮夷遂平可謂有
征無戰矣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

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湯湯流溢貌洸洸武怒貌詩人見江漢之湯湯謂武夫之洸洸實似之王師之出不專床討一施經營遂告成功四方既已悉平王國庶幾底定時無爭戰之事王心所以安也

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江漢之濱乃王命召公康師之地也召公豈專爲征伐哉式辟四方則爲之正其法度也徹我疆土則爲之治其田賦也非以病之亦非以急之使王國咸取中爲疆理之政達于南海則淮夷固在其內是乃服淮夷之道與專以兵威服之者有間矣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旬徧也周徧以撫其民也宣布也宣布以質其澤也王之命召公者其意宏大如此可以無愧於文武矣猶稱文武受命召虎之祖康公實爲幹臣今小子既爲康公之孫亦當以康公之事文武者事我無以我爲小子不若文武而不似續康公之功也肇始也敏疾也公事也自今以始能敏疾汝之事我用是錫汝以福爲之報也蓋古宣王自謙而勉臣下之言如此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此章言錫福之事也釐分也卣尊也分以圭柄之瓚副以秬黍之酒使爾得以告于文德之祖謂康公也君之祖曰文祖臣之祖曰文人不敢同於君也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此言周之錫山川土田於召公之國舊矣自周受命之始爾祖康公已被此命今又得圭瓚秬鬯以告之是重有寵榮也召虎稽首拜上之錫無以爲報惟頌君壽考可以見區區耳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此章言報君之事也對答也揚稱也休美也考成也召虎何以報上惟答揚王之休命作召公已成之事業是乃報上之實也召公之事業既成惟祝天子壽考萬年以卑其成此忠臣孝子之心也此詩主於平淮夷故卒章因以進戒謂武功固成不可恃也所願明明天子在上令聞垂於無窮矢陳其文德以和洽此四方之國則功德兼隆矣昔有苗逆命益有惟德動天無遠弗屆之言舜誕敷文德而有苗逐格今淮夷既平吉甫陳矢其文德洽此四國之戒何也帝者專尚文德而後武功王者

則陳文德以爲武功此其所以不可與是詩後三章所陳乃君臣相戒飭之辭且明施報之義後世爲彝器之銘識往往多竊取其辭未必明其義如載敦銘云戴拜稽首對揚王休用作朕文考寶敦蓋不知作召公考之說故用爲祀考之考學者不當反執此器以疑經誤以是思之是詩六章皆賦也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

凡詩無其文特立名以命篇其義深矣常武作於召穆公蓋取前篇尹吉甫所詠矢其文德之意前

篇既虎拜稽首爲辭謂武功不可恃必矢文德而後洽四國故穆公承其意爲是詩而立常武之名謂德可常而武不可常有德矣因可以立武苟狃於一勝以武爲可玩而怠於進德則前功或廢故德以有常爲美而武功雖已立不可忘戒也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赫赫明明大宣王命將之光顯也宣王所命之卿士論其世則以南仲爲大祖官則大師字則皇父也皇父既爲文王時名臣南仲之後宣王復命爲將可謂光顯矣至幽王時猶爲卿士十月之交所謂皇父卿士是也皇父在宣王時雖已爲三公未有顯過故詩人美之至幽王不自爲政皇父乃專權竊命爲一時羣小之宗詩人刺之不一而足何一人之身先知後愚由上之人御得其道與失其道之異也豈不爲後世之永鑒哉皇父爲將既能整治六軍以脩我戎又能敬其事戒其徒使不爲侵暴以惠此南國之人可謂有將之才不忝乃祖矣豈非宣王善御以致之歟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尹氏周卿也在幽王時小雅或謂之赫赫師尹

或謂之尹氏大師則尹氏後亦爲三公矣王者出師元帥則王親命之司馬以下則使尹氏策命後以王命授之宣王既命皇父爲元帥故謂尹氏命程伯休父爲大司馬蓋使之左右陳其行列掌師旅之戒令司馬之職也於是循彼淮浦以視此徐土或曰徐土或曰徐國或曰徐方皆言淮北之夷也既爲視民之疾苦而來豈宜復自久留處其地故速斂兵而退使三農之事無所妨而就其業也三農或曰原隰及平地或曰上中下農夫不若以二時務農爲三農與不久留之意合也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

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始者大師皇父奉王命出師人見其赫赫然而顯
明業業然而震懼皆曰天子之命其嚴如此乃使
之舒徐或保而守之或作而行之非有所紹而急
非有所遊而緩既入其徐方之地第見彼人絡繹
於道騷動而不寧夫絡繹而騷動固我師有以震
驚之也心既不寧則視我師之行如雷霆之作於
上莫有不震驚者蓋以虛聲懼之也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
淮濆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上章言人心之震懼此章言王命揚其威武有所

奮擊則如震雷之怒無不摧仆進虎臣而鏖戰鬭
然如虓怒之虎莫之敢當鋪陳敦厚之師於淮涯
之上純執其衆虜於是淮浦截然不可犯人以謂
眞王師之所爲異於如兒戲者矣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
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嘽嘽衆盛貌以見其盛而不譁也王師能如此
故師之所動如飛翰之不可禦如江漢之不可犯
如山之苞則其本不可拔如川之流則其勢不可
禦緜緜則續而不絕翼翼則整而不亂不測不可
知也不克不可勝也所以能大征徐國以全取勝

也詩人極形容之言不一而足如飛如翰止言羽
翰之飛若所謂鴻毛遇順風是也一句雖有兩如
字乃古文之一體若如震如怒亦謂如震雷之怒
擊耳必欲分爲二事非善讀詩者也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
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前數章所稱宣王之用兵盛矣美矣而非常武之
所尚也召穆公之意謂德爲可常武不可黷故先
極言其盛美以滿宣王之欲卒章乃陳警戒之言
故其言易入也後之爲辭賦者或竊取其義而學
者以曲終奏雅勸百諷一譏之是不知其得古詩

人之遺意也猶道也允信也塞充實也王猶允塞
所謂常德也徐方之來歸豈專畏宣王之兵威哉
亦以王猶允塞之故蓋得惟德動天無遠弗屆之
意曰既來矣其始來也曰既同矣其畢來也徐方
畢來固可以言天子之功然豈易致哉以經營四
方咸得其道四方既平矣徐方乃造天子之庭蓋
淮夷尤爲狡詐故來歸獨後於衆國彼狼子野心
叛服不常今雖不敢回違固不可保其往也王曰
還歸亦必振旅而歸益常厥德乃可杜後患耳警
戒之言若緩而甚切非穆公之賢不及此也是詩
六章皆賦也

瞻卬 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凡伯爲板之詩以刺厲王有曰老夫灌灌又曰匪我言耄已非少壯矣今歷年旣久又刺幽王大壞則非板之凡伯明矣凡爲周同姓之國豈非入爲卿士歟瞻卬召旻二詩蓋板之子若孫也厲王大壞始病者也幸遇宣王之良醫幽王大壞再病者也乎王乃庸醫耳周室殆不可爲矣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塡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

昊天望其明也瞻卬而呼窮則反本也先陳其意而後呼天以告亂猶未甚也遽呼昊天始言其情則心愈急矣此亂之極也惠養也塡塞也瘵病也厲凶也夷平也屆止也瘳愈也謂天何不惠養我乎使我甚抑塞不皇寧處也今天之降此大凶厲庶邦無有安定爲士者爲民者俱病矣而小人爲惡以蠹民如食根之蟊食節之賊以病禾者猶未平獄未止也國之刑罰以罔罟斯民者猶未收也病安得平而愈乎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

此章言國之罪罟不明如此夫刑罰淸則民服今國之罪罟無故而黜削其地是上田彼所宜有而上自有之也無故係累其民是民人彼所宜有而上奪取之也無罪者乃拘囚之有罪者乃脫出之刑罰不中如此何所措其手足哉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敎匪誨時維婦寺

此章言幽王之亂皆生於褒姒因言男子有智者乃能成人之國女子有智者適足敗人之國懿美也以哲婦爲美而尊寵之必爲梟鴟之惡蓋二物皆陰類也長舌猶多言也婦人之多言必爲凶亂之階梯與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同意故亂非自天降也由婦人而生也婦寺類也婦人與官寺之所爲皆不從敎誨而能謂人人相似也幽王旣喜婦人必喜官寺豈非以其同類乎

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爲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此章言婦人之患最爲窮極而不知止也鞫窮也忮害而多變忒所以能窮人也始則譖毀之終竟棄背之豈不曰已極哉何爲尚作慝而未已也蓋君子與婦人固自各有其職售物而謀三倍之利商賈之事也而君子識之猶婦人不當與公

事乃係其繼續也蓋爲君子而貪三倍之利爲婦人而與公家之事此心豈有厭足哉

天何以剝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剝猶責也富猶福也介狄猶言大戎賊也謂天何以責王神何以不福王以王惟婦人是信而不用善人是舍大戎賊而不治維予之善類則皆忌之若此天所以不弔我民多降不祥王奈何不恐懼修省謹其威儀以挽天變乎所謂謹其威儀如何身修行無敢戲豫是也今善人皆喪亡無有爲王之輔者邦國殆盡病矣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上章既言天降不祥善人亡去故此章申言之罔天降禍以及人猶罔之取禽獸優猶多也幾猶危也天禍既多危故善人多罹其禍而喪亡詩人憂君之安閑豈不憂思至於悲傷而亦作此詩此見善人亡之多人以爲天之降禍而罔取之故有是言也罔與罟同

觱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檻泉從下湧出之泉也其源之來爲甚深遠喻我心之憂其所從來亦非止今日故其憂深厚未已亦如泉也所可嘆者適今值禍亂耳若禍亂在我之先或在我之後則憂國可免矣遂嘆曰天雖藐藐高遠然未嘗不分愛人君無有不能鞏固我國之理王誠能修德改行無忝於皇祖今雖禍亂已至尚可用以救後來也傷其大壞尚欲救之此詩人所以爲忠厚歟是詩七章卒章興也餘皆賦也

召旻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

謂天曰旻因取其有閔下之意說者皆疑詩序旨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以爲何詩然是詩卒章實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又曰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則謂天下無如召公之臣正詩意也命以召旻恐亦以此彼小雅有小旻乃爲大雅而以耳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

謂天曰旻本名其閔下今乃反用其威虐

喪亂病我以饑饉使人民卒皆流移而我居之國中外而邊圉之四境卒皆荒蕪空虛豈非疾用其威虐乎閔下者安在哉

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

前篇言罪罟不收罔之罪罟也此詩言天降罪罟天之罪罟也降與降罔同義小人盡國如蟊賊者與訌潰於內以惑人主而使宮刑為閹人謂之昏椓者亦不共其事皆潰潰敗亂其職以邪僻相述安然夷滅我邦而後已詩人以小人與宦寺用事為天之降罔罪天實使之無所歸咎之辭也前篇言婦寺即此篇所謂昏椓也昏與閹通椓謂椓其陰書所謂椓黥是也靖安也范祖禹曰俾予靖之亦謂安以待之也

皋皋訿訿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

宋書曰禮祝曰皋登歌曰奏皋之言告也訿之言毀也此章君子小人並仕於亂世小人則皋皋然告訐訿訿然相讒毀不自知其玷缺君子則兢兢然戒謹業業然危懼憂思填抑塞而不遑寧處也夫世治則君子以在位為榮世亂則君子以在位為恥與小人並立於朝則貶辱甚矣蓋恥之之辭也說者以皋為緩文義不通且詩無緩意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

潰敗亂之貌庶草得潤茂矣當旱歲則暵乾無不潰敗其茂者既失其茂則枯槁無潤澤如木上之棲苴無復生理也詩人言此皆甚之之辭謂視旱歲之草豈不潰敗其茂如相此邦之人亦無不潰敗其止者止謂居止也潰止則不能安居矣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粺胡不自替職兄斯引

此章歎昔日之富不如今時之病今時之病夫有若此之甚也疚病也職主也彼小人宜食疏糲者乃今此之精粺謂小人食君子之祿何不自廢退猶主職其事茲若是其引長也說者曰疏糲米也米之率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又九章粟米之法云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粺二十七鑿二十四侍御

二十一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烖我躬

此章池泉之喻蓋論國體也頻水涯也中水源也池之所以竭者由其涯之踐漏也泉之所以竭者由其源之他泄也今池竭而不言自頻泉竭而不言自中是不知禍患之所由失其救弊之道終於竭而已矣以喻幽王之為國外則不固其隄防內則不窒其侍門漏偏也今既徧有此內外之害矣

而小人主職其事者茲若是其廣大我躬指王身
也欲哉不及於王身得乎
言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
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此章傷幽王土地人民日以削小僅守畿內近地
耳故有闢國蹙國之言先王受命謂文武也召公
謂康公也召公能使教明於南國化行於江漢是
日闢國百里也幽王用非其人四夷交侵中國背
叛是日蹙國百里也於乎哀哉悲傷之極也既悲
傷之又思有以救之在用舊德之人耳維今之人
豈不尚有舊德者乎何爲不用也凡伯愛王之至

故言王之深如此是詩七章其四章比也六章興
也餘皆賦也

詩補傳卷第二十五

後學　成德　挍訂

詩補傳卷第二十六

逸齋

頌

頌專於美功德以告神明而周頌有助祭謀廟進
戒求助之詩似若非爲告神明而作者詩樂章
也凡詩皆可歌以爲樂如美其助祭是以助祭之
事告之神明也美其謀廟是以謀廟之事告之神
明也美其進戒是以進戒之事告之神明也美其
求助是以求助之事告之神明也由是言之則頌
者用於天地宗廟詎敢有虛美哉惟魯頌多祈禱
之辭若與商周不相似然說者以是爲功德之優
劣固已疑之然自墳典以來文字之變質者日以

華縟者日以滋魯頌作於周之既衰豈不可與商
周並觀也哉周之二頌皆用以告神明而魯頌乃用
以爲善頌善禱後世文人虛浮華飾魯亦出於商周
之舊也

周頌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
焉

周公成洛邑在居攝之六年明堂位曰成王幼弱
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夫
所謂踐者謂履踐天子之位負斧扆南鄉而立攝
行其政耳非居天子之位也召誥曰周公朝至于

洛則達觀于新邑營又曰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
侯甸男邦伯此既成洛邑朝諸侯之實也洛誥曰
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又曰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此章以祀文王之
實也由召誥言之則洛邑既成諸侯咸在周公率
以朝之于王非周公特命之來朝也故上言書命庶
殷不言朝也由洛誥言之則祀文王在七年乃成
王即政之時非周公自舉此祭也故止言王在新
邑不及周公也合詩書明堂位之說足以見周公
居攝之時禮也或者以孝經有曰昔者周公郊祀
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遂疑郊

祀與明堂皆周公主之非也孝經之意謂周公制
作禮樂既爲郊祀又爲明堂皆周公之制作耳成
王雖即政周公仍爲相則禮行於成王而制定於
周公何疑之有以是知周頌皆即政以後之事也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
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於歎也穆美也於乎美哉肅然清淨者文王之廟
也不必指言象德蓋文王之德清之一字不足以
盡之肅敬也雝和也古諸侯之助祭有和敬之德
容以顯相其祀事也文王雖在宮肅肅在廟則
詩人嘗以肅雝形容文王之德矣今助祭之諸侯

皆能肅雝是知體文王之德者而序濟濟多士凡執
事廟中者亦曰能秉文王之德孰知其然哉以其
駿奔走執事有各知其不忘文王如將見之也
是固足以配於文王在天之心矣書大傳曰周公
升歌清廟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
王焉此所謂秉文之德者也是豈不足以顯文王
之德乎是豈不足以承文王之德乎其德之在人
心久而無厭斯蓋如此也周頌一章皆全用頌體

維天之命大平告文王也

言大平則即政之後庶事既定之時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

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前篇以於穆歎文王之廟此篇以於穆歎維天之
命則文王與天同德矣先儒言天命即天道也以
其用言之則曰命造化之謂也易曰天行健此天
命之不已也又曰君子以自彊不息此文王之不
已也以天命言文王之德豈不甚顯乎然形容之
所不能盡名之曰純蓋舉其大本而言之也中庸
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
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
純亦不已言天之命曰不已言文王之德曰純蓋
純亦不已之意也知純之爲不已則知文王矣知

文王既知天矣文王之德如此有餘於德者也德
有餘而後可以及人由成王言之曰假曰溢皆有
餘之謂也物有餘則可假水有餘則必溢成王謂
文王以有餘之德及於我是假我也是溢我也我
當有以收之則可以無失矣駿大也惠順也篤厚
也於己則大順我文王之所爲於子孫則勉其益
篤厚而不忘則可以收文王之遺澤矣由成王以
下皆文王之曾孫也

維清奏象舞也

象文王之舞也武武王之舞也將舞象則歌維清
故序曰奏象舞也將舞武則歌武故序曰奏大武

也左氏曰象箾南籥蓋文舞也則有管籥參統曰
下而管象是也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清而緝熙者文王之典也清以言其清明也緝以
言其明續也熙以言其廣也曰典則法度禮樂皆
是也精意以享曰禋周官大宗伯定爲祀昊天上
帝之名蓋歌精意以享帝也肇禋謂文王始祀於
明堂以配上帝也周家自后稷肇祀至成周則郊
祀配天矣文王之典既有成於是又始配上帝此
周之禎祥也謂皆祖宗積累遂有此祥也詩人頌
周亦曰長發其祥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書曰
作善降之百祥其是之謂乎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周公居攝七年退而復辟成王於是即政蓋成王
即位久矣幼弱不能治王事故周公攝之然則周
公攝其政非攝其位也諸侯助祭即洛誥所謂王
在新邑烝祭歲之時也

烈文辟公錫玆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
爾邦維王其崇之念玆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
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呼前王
不忘

烈言其功文言其德烈文猶言文武維后也辟公

百辟之君也百辟之君固有爵爲三公者矣而以
辟公命之舉其爵之尊以寵之也成王呼辟公而
謂之曰祖宗錫此祉福惠我君臣以無疆之休子
孫固當永保而勿失也所謂永保勿失者安在哉
崇業也戎汝也皇大也爾能無自封以專利無侈
靡以傷財維天子之是尊則我亦當念汝之功使
繼爾之序者益大矣於是又戒之以用人戒之以
務德能用人則強四方無不從其令矣能務德則
顯行辟無不法其行矣終又歎之曰誠能如是則
前王之神在天亦不忘爾又將降之福也此之謂
永保勿失之道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周官司服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則鷩冕則分爲
二祀矣而天作合爲一何也意天作亦即政之初
祀因美岐山而思大王文王爾是時制作猶未備
也故合而祭之
天作高山大泰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
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以岐爲高山又以爲天作皆美大之辭也作治也
荒奄也太王治岐山而奄有之矣文王從而安之
言無所改作第與民休息而已今文王既往矣而
岐有夷易之行子孫當保而勿失也此成王自勉
之辭所謂夷易之行蓋指文王不長夏以革之事
也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孝經言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
上帝聖人之旨如此而周頌既有昊天有成命郊
祀天地我將祀文王於明堂又有思文后稷配天
之詩說者遂以昊天有成命爲禘嚳以思文爲郊
稷且禘其祖之所自出不可謂之郊明矣詩樂章
也郊祀雖以后稷配而昊天有成命則爲天地之
樂章思文則爲后稷之樂章禮則然矣何疑之有
先儒引是詩爲合祭天地之實至今用之孰謂詩

序不可信哉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
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先儒以成王不敢康噫嘻成王爲成王謚是以此
詩與噫嘻爲成王以後之詩也以不顯成康爲成
王康王是以執競爲康王以後之詩也義亦可通
然周頌諸詩作於成王之時有序爲可據而國語
又以時邁思文二詩爲周文公之頌則成王即政
之後周公制禮作樂庶事大備不應無郊祀天地
祈穀上帝與祀武王之詩今姑從舊說二后文武
也謂文武所以受天成命者以其成王業而不敢
康寧夙夜憂勤於寬宥靜密之地以爲受命之基
也昊天之有成命由文武之能成王業耳而文武
憂勤於寬宥靜密之地人未必知之惟天地神祇
實知之也於歎辭也緝續也熙廣也單盡也肆遂
也靖安也成王既歎其王業思有以續而廣之亦
在於盡其心遂安其業而後可也以是告於天地
則成王於二后憂勤已成之業必知持守之道矣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明堂王者之堂也其制始於黃帝之合宮有虞謂
之總章夏謂之世室商謂之重屋周謂之明堂以
爲聽政之所耳祀文王於此則周公爲之也周公

制作禮樂以爲周之王業始於后稷成於文王思所以報之既於郊祀以后稷配天矣文王獨可遺哉於是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焉此周公以義起之也先儒謂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物成之時也又曰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配稷於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親親周道備矣又曰月令季秋大饗帝此秦世之書周法必不然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詩人述成王之言謂我之所將奉而享獻者維牛羊而已天其右助我乎其之爲言不敢必之辭也恃牛羊而祈天之助固不可必所可必者賴有文王耳我今於文王法度禮樂之典儀以則之式以象之刑以法之使四方日臻於安靖天已嘗降嘏於文王而右助之歆饗之矣我又早夜以思嚴畏天威如此則庶幾可以保天命耳既以文王配故其所告之辭惟文王之是賴已則加畏敬焉既以推尊文王亦以自卑非周公不能爲此詩也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

左氏傳謂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則以此詩爲作於武王時也國語稱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則此詩乃周公所作也傳記異同當以經爲據書周官篇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此成周十二年一巡守之制也武王克商天下未寧而崩固未暇及巡守之事左氏傳所載豈見武王有倒載干戈之事遂誤引此詩邪以書爲據則爲成王巡守明矣其告祭柴望則用有虞氏故事歲二

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五月南巡守如岱禮八月西巡守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如西禮柴謂燔柴祭天以告至也望謂境內山川如其秩次望而祭之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邁行也震動也右序有助而相次不絕之意震疊有懼而疊足來歸之意懷來也柔順也戢聚也櫜

㲃也時夏中國也昭成王以時巡行邦國若昊天其子我乎雖有不敢必之意既而曰天實助我有周相次序而不絕矣不然何以薄言震動之而諸侯莫不震疊而歸周也何以告祭柴望而百神莫不懷來柔順也川之大也有如河山之高也有如嶽亦皆受職無災祥之變信我周王得爲君之道矣是固足以明昭我有周能用法以次序在位之諸侯而大明黜陟之典無不如意則兵可以無用矣於是聚其干戈韜其弓矢乃求文德之事肆陳於中國信王者能保周之王業也

執競祀武王也

詩序直言祀武王則宗廟祀武王之樂章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鍾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競強也皇大也武王執自彊之心以成其彊之烈豈不顯其成此安民之功故上天所以益大周家之王業使武王奄覆四方之國而有之斤斤然明而能斷此其所以爲其彊之烈也武王有是莫彊之烈故其廟樂之聲音與降福於子孫者亦皆象之鍾鼓則喤喤然聲之揚也磬筦則將將然音之集也穰穰衆降福之衆也簡簡大降福之大也主祭者既威儀反復而無怠容則既飲酒而醉飽福祿亦反復而未艾也

思文后稷配天也

此后稷配天之樂章國語以爲周文公之頌必有所據然國語第能言時邁思文二詩爲周公之作若以孔子之言參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皆出於周公則昊天有成命我將思文皆一時之事周公既作思文則二詩作於周公何疑之有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

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詩人凡言思字在上則當爲思慮思字在下則多爲語辭思文與思齊同謂思昔之有文德如后稷者能配彼天之大豈可忘哉后稷之德在於天下者以教民稼穡爲之本也凡堯舜之相授受所謂允執其中者即五典之所陳謂之常道者是也是中也人性之所固有故曰爾極所謂常性是也堯舜執是中以在上賴后稷教民稼穡使人無艱食不至於救死不贍然後能立於爾極而常道可行也故執中於上者堯舜也使烝民立於中以養其常性者后稷之德也故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然

而必以文之一字以形容其德者蓋古人以文爲德之盛如書稱堯曰欽明文思稱舜曰濬哲文明后稷之文得堯舜之一端亦以助堯舜立民於中故也周公於是又推原后稷所以能立民於中者蓋始於遺我民以來牟之種謂天命我以此嘉種以徧養下民民既得其養無此疆爾界之殊則堯舜之常道可以陳於中國矣蓋堯舜之常道即民常性之所有也惟民能立于極以養其性而後常道可行非周公不能知此也然周公論后稷之養民特取於來牟者何哉廣雅曰來小麥也牟大麥也是二物者種於稼穡之後熟於稼穡之先能補

斯民之艱食者莫急於此是以聖人重之曰此出於天命也彼有謂赤烏銜之而至者非也春官鍾師注云肆夏時夏也故以執競也思文也以爲九夏之三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詩侯助祭始畢即於廟而遣之亦以維莫之春農事不可緩也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力之爾成來咨來茹如字嗟嗟保介維莫莫音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餘於烏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許乙用康年命我衆人庤持乃錢子淺鎛博奄觀銍珍栗艾刈

嗟歎以命之重其事而勞苦之也臣工諸侯之羣臣也保介諸侯之侍御也命臣工以王事命保介以民事命以王事則曰爾之在公當敬其事王既分釐以成法有所不知則來咨謀以茹度之命以民事則曰今已暮春矣何所求哉當知民事不可緩孰爲一歲之新田孰爲三歲之畬田言當別其田之所宜而使之播種也保介在臣工之下乃介而侍者也月令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說者謂保介爲車右衣甲持兵者此天子之侍御也諸侯之助祭亦必有羣臣侍御故王者並諸侯不欲直戒其身故戒其羣臣侍御以警切之

然民事不以命臣工而以命保介何也蓋保介既衣甲持兵則於行伍之中選爲侍御者也古者兵出於農所畬之隙因保介之所有事也於是歎美我周家后稷能體上帝養民之意以來牟之種教民播殖既已大受其明命以昭顯上帝之意於天下所以定成豐年之效爾之歸當命我衆民修其治田之器奄忽之間即見用以穫之器矣周雖用建子爲正至於耕耤祀享猶用夏正祭用仲月則耕耤在建卯之月祭畢而歸春已向暮矣來牟當夏而熟幾乎將熟之時故因言暮春而思來牟亦以當春民間舊穀已盡新穀未孰所賴來牟以補

民食之闕故尤為可美也詩人以來牟為天所明命之本所以推尊后稷教民之功且以見周家以農事開國也錢銚也鎛鎒也二者治田之器也銍鎌也刈穫之器也管子曰一農之事必有一銍一鎒一銚然後成農則知是三器農之不可闕者也

噫嘻 嗟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仲夏大雩帝以祈穀實此詩春夏皆歌之也說者謂龍見而雩當在孟夏疑月令錯置於仲夏非也左傳啓蟄而郊龍見而雩謂龍見之後乃可雩耳龍見於孟夏雩於仲夏於理可通不必疑也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噫嘻嘆辭也昭著也假至也歎周之成王業本於農事既足以昭假于天而受天明命矣我今當勉率農夫以播種其百穀亦不敢忘本也親率農夫似為籍田張本至祈社稷遂行之也爾農夫宜大發其私田終三十里之廣無不服田力穡將見萬人皆耦而耕矣案周禮凡治野田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有餘此言三十里舉成數也上之告民則先其私故曰駿發爾私下之奉上則先其公故曰雨我公田周人以諱事神此詩發字與雝詩昌字乃不諱文武何也或曰周之所諱不以其名號之耳不遂廢其文也竊謂舜禹盤庚皆名也而書不以為諱是周之前無諱之說也至書稱元孫某則諱之始也然不指其人則亦不諱如穆王名滿後有王孫滿襄王名鄭後有衛侯鄭匡王名班春秋書曹伯班簡王名夷春秋書晉夷吾若此之類豈所謂臨文不諱歟

振鷺 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二王夏商也其後杞宋之君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振羣飛貌西雝西郊之澤也詩人以振鷺之飛喻二王之後有容儀如此故曰我客戾止亦有斯容二王之後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在彼謂居其國無有怨惡故曰無惡在此謂來助祭無有厭倦故曰無斁以容儀之美知其無厭倦也終則勉之曰庶幾於夙夜之閒持此無惡無斁而不變則永保令名於終矣

豐年秋冬報也

說者謂噫嘻祈於春夏豐年報於秋冬是一體之詩祈曰上帝而報不言上帝省文耳竊嘗考之祀

典上帝則有祈而無報尊之而不敢瀆也社稷則
有祈而有報矣豐年之詩或以為秋嘗冬烝則用
於宗廟或以為季秋大饗則用於明堂或以為秋
祭四方冬祭八蜡則用於羣祀既無所考證必居
一於此矣惟序不言上帝未敢必以為省文要之
為報祭之樂章也
豐年多黍多稌 亦有高廩 萬億及秭 為酒為
醴 烝畀祖妣 以洽百禮 降福孔皆
案職方氏雍冀之地其穀宜黍稷揚之地下
濕其穀宜稻稌即稻也今豐年感而節寒暑時故
利高燥而寒者利下濕而暑者各得其宜所以多

也高廩毛氏以為藏穗而地官廩人說者則以為
藏米曰廩案明堂位有米廩 廩兼穗與米皆可
藏也毛氏謂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黃帝
算法十百為千十千為萬十萬為億十億為兆十
兆為京十京為垓十垓為秭皆言其多也使我國
家得以為酒為醴烝進與祖妣以百禮則無不備
以降福則無不及者皆天地之賜也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成王至是治定功成制禮作樂以為皆祖之德也
故於樂之始作歌是詩合乎祖而告之合者祫也
夫禮有郊有禘有祫有時天子兼用之諸侯有祫

無禘有時無郊春秋書有事于大廟時祭也大事
于大廟者祫祭也其書郊書禘皆書其僭也故曰
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周之禘大祖則見
於雝故有瞽之合乎祖為祫明矣鄭氏謂禘大於
時小於祫王肅馬融謂祫小於禘以頌考之有瞽
止言祖而雝言大祖則禘大於祫可知也
有瞽有瞽 在周之庭 設業設虡 崇牙樹羽 應田縣
鼓 鞉磬柷圉 既備乃奏 簫管備舉 喤喤厥
聲 肅雝和鳴 先祖是聽 我客戾止 永觀厥成
瞽矇也以瞽為樂官貴其聽之專也有瞽有瞽則
非一人周官所謂上瞽中瞽下瞽是也在庭則作

樂也設業者以版飾栒也設虡者所以植也崇牙
者業之上齒也樹羽者所以飾也應小鞞也田大
鼓也縣鼓者周制始縣之也明堂位曰夏后氏足
鼓殷人楹鼓周人縣鼓鞉則搖之磬則擊之柷以
起之圉以止之既備其器乃奏其音而簫竹之編
橫竹之管亦皆備舉其聲喤喤然而揚審而聽之
知其肅而能雝故謂之和鳴也蓋肅近於不和肅
而能雝則和矣宜先祖是聽而降格也我客謂二
王後也樂作之始而我客適戾至遂得觀我周樂
之成蓋詩人以我客觀樂為周之盛也虞樂九成
亦以虞賓在位為盛亦此類也鄭氏謂田當作朄

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孔氏謂經傳皆無田鼓而太師職云令奏鼓𣫏注云爲大鼓先引故知田當作𣫏姑存之

潛

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說者謂此時魚潔美周禮䲣人冬行獻膳羞雜說者謂魚水凍而性定至季冬魚始肥美此季冬薦魚之實也月令季春薦鮪于寢廟說者謂進時美物周禮䲣人春獻王鮪說者謂三鮪鮪之大者此春獻鮪之實也季冬衆魚皆可薦以其肥美也季春所獻惟鮪而已以其始來也一時二用與春夏祈秋冬報同也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猗與歎其盛也漆沮岐周之二水也魚喜潛故取者必求之深毛氏曰潛糝也爾雅釋器謂是有糝謂之涔之說謂積柴於水中姑存之鱣鮪之大鰷鱨之長鰋形似偃鯉之形修舉其類之多皆可用以薦享者亦形容萬物盛多之意也以是備物以享祀則神助我以大福所以報也

雝

禘大祖也

周以后稷爲大祖祭法曰周人禘嚳此曰禘大祖何也曰禘其祖之所自出則嚳也以其祖配之則后稷也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禘行於宗廟嚳既無廟故舉其配而言之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其來也雝雝而和其止也肅肅而敬此合辟公天子而言之也助祭者則旅其願相之為主祭者則狀其容儀之美此分辟公天子而言之也歎其所薦之大牲以助天子之祀事此指執事之人言之也主祭者助祭者執事者皆得於禮成王謂禘祀之成豈能自致此哉於是歸功於皇考武王曰大哉皇考有以安我孝子使我君臣盡道爲臣有宣哲之才爲君有文武之德上則安及於皇天而天命益固下則昌大於厥後而子孫益蕃由則安我以壽考而助以多福原其餘慶如此非特皇考私於我也蓋以助烈考文王與文母大姒之餘慶使之彌遠而不替耳文武同建王業而武王實有天下故歸功於武王者爲特詳然文王以其德而大姒之德配文王故稱文王之德不敢遺大姒武王以其功而武王之功則一身所自致故特稱皇考

為文武功德俱盛他詩既言文王之德之純此詩
則稱為烈考他詩既言武王無競維烈此詩則稱
為皇考亦互見耳
載見 賢同編 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始見于武王廟與祭以祀文王同時之事其義一
也烈文言成王即政諸侯助祭則助祭樂章也清
廟則文王廟之樂章載見則武王廟之樂章何必
疑為未即政之時耶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載始也辟王謂成王諸侯君王以其能行法以治人故謂
之辟王也諸侯始見成王初即政也詳見上欲
求其法度而遵守之今也文章之所則陽陽而明
和鈴之鈴則央央而由旂之鞗革又鶬然而
有全飾則法度之見於儀物者為甚休美足以
顯其功而有光矣以如是之儀物率我以見昭考
而行其孝享尚足以得昭考之助以介眉壽而永保
其業也然王者不欲專享又思大其多祜以均及
於有功有德之辟公必欲安然並受其福使我得
續而其純嘏也蓋福專於己不若均以及人為純

一而與窮于說者曰廟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周
廟文王當穆武王當昭故康誥稱穆考文王而此
詩及訪落皆謂武王為昭考也
有客 微子來見祖廟也
書序曰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
故於其始來見于周之祖廟也作是頌以歌之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微子之命曰作賓于王家故謂之有客也不美其
德而稱其所乘之馬所從之旅尊之也亦詩人美
刺之義也稱亦白其馬蓋微子商王之元子商尚
白異代猶乘其所尚與當服黼冔之意同也萋且
有威儀貌小雅曰萋兮斐兮說者謂文章相錯萋
從旅之威儀有文章之可觀曰微子遯琢而旅之
謂選擇教飭之有素也一宿曰宿再宿曰信宿宿
信信示周家欲留之意也既欲留之故言授之縶
以縶其馬使不能去也既去亦薄言追送之使其
左右之從御皆得其安也始為美之不言微子而
言其乘馬與從旅而留之亦不言微子而言其
馬與左右皆尊之也亦卒言及威福蓋戒之也威
福猶言賞罰天道福善禍淫王者體天而行賞罰

使淫人慴焉善人怙焉前日武庚可謂淫矣既有
罰以威之今日啟予之賢安得不降福孔易也此
王得命後予代商後之本意

武奏大武也

大樂舞之名加以大字皆言其功也故以其功大
者其樂當成王作樂象武王之功謂之大武宜矣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
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於歎辭也皇美也遏止也劉殺也成王歎美武王
所以能成莫彊之功者俗乎有文德之文王能開
其端以成其後之人也文王既以文開先武王繼

以武受之所以能勝商而止其殺也耆老也記曰
武王九十三而終說者謂在克商六年之後則克
商之年武王已八十七矣武王既已耆年而後定
克商之功以文王用文德開先武王不忍遽受故
緩之書有五年須暇之說謂殷喪二年還師一年
然則武王所以成功不急於用武矣惟其不急於
用武所以能以殺止殺也

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

太平而後頌聲作周頌三十一篇分爲三卷上二
卷二十篇說者固皆以爲成王之詩獨此遺一篇
以爲武王竊嘗考武王克商天下未寧而終何暇
及巡守之事亦未可謂之太平何有頌聲意其爲
成周十二年一巡守之詩也至下卷十一篇其閔
予小子訪落敬之小毖四篇序皆言嗣王亦一時
之作也而閔予小子之朝於廟訪落之謀於廟說
者乃以爲未即政之時且無才即政安有朝廟之
事廟事之謀況與太平而後頌聲作之說不相應
意其皆即政之後與上二卷無異自稱小子皆爲
謙辭所言嬛嬛在疚亦追述前日事非初免喪而
哀未忘也其餘七篇如祈報社稷與繹賓尸告成
大武四篇以爲成王固無可疑者而桓講武類禡
賚大封於廟諸儒又以爲作於武王之時且桓有

桓桓武王之語豈武王自詡以爲桓桓形於頌詩
邪由是言之二詩亦作於成王追述武王之■志
及大封之事耳且般王與時邁同時邁則用於告
祭柴望般則用於祀四嶽河海同一時之事也左
氏傳武王克商作頌之說乃以爲楚莊王之言豈
荆楚之地簡編雜亂不足爲證邪以時邁爲武王
猶可以致疑於學者以武爲武王則學者灼然知
其女舞者宗廟象功之樂武王在位豈自作大武
將何所施邪況其詩曰於皇武王以爲武王自言
可乎又以賚詩爲武之三桓詩爲武之六詩三百
篇定於聖人之手今乃合三篇爲一學者自知所

去取矣姑論之以袪合經信傳者之惑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閔自傷之辭也不造猶言無所成也嬛嬛在疚進念前日遭周家之不造謂遭管蔡之變親如周公且出而避嫌是嬛嬛然孤立如在病中也於是歎美皇考武王永世之道以能盡其繼述之孝也武王所以爲善繼善述者以能思念皇祖文王一陟一降皆在庭而明謂無邪曲而明白也庭猶庭然古直而明也止語辭也維我小子早夜之間敬其所

止而不敢怨者亦在是也蓋武王以念皇祖爲孝而成王亦以敬皇考爲孝於是再歎美武王盡皇王之道我當繼其序思其行而不忘也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

成王初即政朝於廟而稽謀於衆所謂謀其始也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訪謀也落始也成王始之所謀安在哉在率循武王而已於是自歎其身初歷艱難未有艾盡之期也予就之謂將成其事也將成之事繼猶判分渙散而失之況其他未有可成之期者乎蓋以我小子未堪任周家多難之事故至此也既閔己之未堪又念武王能繼文王直而明之道于上下一陟一降於厥家皆不敢違皇考可謂美矣可謂能保其身而無過明其身而無蔽矣歎皇考之能所以深閔己之不能也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成王既謀於衆故羣臣進戒以對揚之也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敬之敬之言敬而又敬也思語辭也士猶事也歎天道之甚明而命不易保也無以天高高在上去人爲甚遠凡一陟一降之事常若天日監於此也維予小子設成王答羣臣之言也不聰猶言無所聞也佛訓弼猶言輔也時訓是猶言此也仔訓克猶言能也肩訓任猶言荷也人臣惟不專於順上之所欲而能負荷君之事也謂予小子雖未聞敬天之道猶內求之己外求之人也內求之己謂勉强學問使日有所成月有所進以緝續興廣其聞見則亦至乎光明矣外求之人謂賴羣臣之輔拂能負荷我之事示我以顯然易行之德行也羣臣

以共天而進戒而又設爲成王之言以求閒敬天之道欲求之學問求之輔弼可謂善誘其君矣備與孟子法家拂士同意

小毖嗣王求助也

羣臣既以敬天進戒故成王悟而求助毖謹也名以小毖蓋毖之於小猶謀之於始也然則閔予小子以下四篇序皆稱嗣王其一體之詩蓋旣朝于廟則謀于廟旣謀之則臣乃進戒旣戒之則君乃求助其次序如此而謂二篇爲未即政可乎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懲者懲其旣往毖者毖其將來成王懲始信二叔之流言而疑周公幾喪王室故毖其後來之患雖小而不可忽也蜂與桃蟲皆小物也故以爲喻荓使也蜂蠆有毒何可使也使之是自求螫毒耳蜂螫人必辛故曰辛螫桃蟲鷦也信桃蟲爲小矣而終能爲鵰是始小而終大也拚猶翻也始以爲小終則翻然而飛故曰拚飛維鳥先儒謂猶言先爲鳥後爲鵰先爲蟻後爲鷹不必謂桃蟲化爲鳥此義尤長蓼之味辛予旣未堪周家多難之事則予身又將萃于辛矣此所謂毖後患也

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月令天子躬耕帝籍在孟春擇元日命民社在仲春此詩之序言籍田而祈社稷豈籍田與祈社稷皆歌此詩如春夏祈穀同歌噫嘻之類歟或曰王爲羣姓立社曰泰社自爲立社曰王社意以爲仲春命民社乃泰社也王社之禮或行於籍田之時未可知也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載始也徂往也侯維也傳曰如農夫之務去草芟夷蘊崇之此除草謂之芟也秋官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此除木謂之柞也澤澤始耕土解散之狀也千耦其耘去草木者衆也畛田畔之路也隰畛外之地也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子也旅子弟也彊民之有餘力來助者地官遂人曰以彊予任甿以閑民轉移執事者春秋傳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自侯主以下見民之樂趨於農役無小無大皆在田間也嗿者衆人飲食之聲也婦人行饁爲夫

者則婦其婦為婦者則依其夫言交相慰勞也略
利也俶始也耜既利而始田事也南畝者田以向
陽為善也人既勤器既利田既善於是播殖百穀
之種皆函氣而生也驛以遞達為義驛驛其達言
其種之萌牙遞達出地也厭以饜足為義有厭其
傑言其氣之饜足傑然而秀也視其苗則饜足而
不瘠視其麃則緜緜而相續古字多相通麃疑穮
字據字書穮耘秀出者今田家言禾穗始出必曰
放穗蓋本諸此載穫濟濟則無數而刈穫濟濟而
衆故有實之可積也萬億及秭言其多也始則為
酒醴而進祖妣終則百禮無不備以見其有餘用
也說文曰飶食之香有飶言其饌也楚辭曰瑤桂
酒兮椒漿有椒言其酒也饗賓客養耆老皆用酒
食以食為邦家之光以酒為胡考之寧可言之也
古天多有此體或曰大享以養耆賢故為邦家之
光飲大射以祈黃耇故致胡考之寧義亦通本皆
謂非特且非今日始為此禮舉古以來皆如此也
儀禮士冠禮曰承受胡福釋者曰胡猶遐也左氏
傳曰雖及胡耇釋者曰元老之稱也與孔氏胡壽
之義同說文曰胡牛顄垂也又老狼亦垂胡今老
者或有此狀疑皆人取諸此詩曰眉壽不如耳毫
耳毫不如項緜胡豈項緜乎

良耜秋報社稷也
凡秋祀皆報也故秋祀社稷所以報豐年之陽也
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
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
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
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
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
似以續續古之人
畟畟猶測測耜入地之貌耜為治田事之始故
曰俶載南畝播殖百穀之種皆函氣而發生與載
芟同義或來瞻女謂田畯來也載筐及筥盛
饁之器也饟具也其饟伊黍謂饁之具用黍也糾
繚也古者農夫田間所用之笠以繩繚而成也鎛
耘田之器也趙刺也所以鎛刺地也薅拔去
田草也荼蓼水陸之穢草也穢草朽敗則禾穀茂
盛人力之所致也穫之揮揮然而有聲也積之堅
栗實而堅栗也其崇高如墉其利比如櫛言積
之多也其積既多遂開百室以納之百室既盈則
農功畢而婦子寧矣蓋農功未畢則婦子皆在田
間不遑寧處也殺時犉牡則一色之牲也有捄
其角所用社稷之牛角尺也然則為王社之報祭
明矣以似以續謂與來歲繼往歲續古之人庶幾

不忘其先矣

絲衣

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商曰肜周曰繹皆謂祭之明日復祭之也復祭之義蓋以賓尸此周之舊也其後禮家分天子諸侯曰繹以祭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高子不必為孟子言小弁之詩者古人名字同者多矣幸而附見於經必以傳記所載之人一一然非之豈得為通論況周以農事而開國而靈星左角為天田則農祥也農祥見而祭之又從而繹之則周蓋以為重祀矣高子慮後世不知為靈星之尸故於序別言之後之傳授者存於經而莫敢廢豈為虛言

哉漢高帝去周未遠當其事草創之時獨詔天下立靈星祠疑得周之遺意也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此詩為賓尸而作所言皆述祭之得禮也絲衣祭服也紑然鮮也弁爵弁也俅俅恭順也此言衣冠之得禮也堂堂上也基門塾之基也此言升降之得禮也羊小牲也牛大牲也此言犧牲之得禮也鼐大鼎也鼒小鼎也此言器用之得禮也及既祭而飲福從設兕觥之罰爵亦備然虛設而不用以

與祭者皆得禮雖飲以旨酒其容柔以和不吳無諠譁者不敖無倨慢者胡考壽考之人也指為尸者而言謂皆尸之休美足以及人者如此以弁為爵弁者蓋士冠禮爵弁服純衣說者謂爵弁赤而微黑如爵之首色純衣絲衣也其餘有冠弁韋弁皮弁皆不以絲為衣然弁士服也或謂繹禮輕使士或謂賓尸有漸言絲衣言弁已是不冕服也

酌

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成王作大武之舞以象武王之功其成也又為詩以告焉名其樂章曰酌豈無其義哉序詩者發之曰言能酌先祖文王之道以養天下謂武王至孝

年方定伐商之功前此皆遵守先志養之以時所謂酌文王之道以養人者正以未肯輕用兵故也書曰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謂武王率循文王敉寧天下之功雖不敢替其用武之義德而能謀從其寬容之德所以並受此至大之基業夫敉寧之功寬容之德所謂文王養人之道也序詩者之言與書立政之言合可謂深得武王之用心且以著其名酌之義詎可輕廢哉由成王言之故以文王為先祖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

之蹻蹻武貌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於數辭也鑠盛也數武王之師若是其盛而能遵文王養天下之道與時俱晦也夫文王以紂在上故終身自晦其迹以養天下之人今武王又能遵之故詩人歎美之也純大也熙廣也至武王末年既大而且廣之時也是用大致天下之助爲克商之舉龍寵榮也造成功也我成王寵受其蹻蹻以成王天下之造又用是有以承嗣其業原其所自實賴武王之武功本於至公足以允衆故也使武王用兵出於私意則不足以取信於人成王何所恃以嗣其業也

桓講武類禡禡馬嫁也桓武志也

講武而類于上帝禡于所征之地皆師祭也此爲武王伐商之事明矣然是時有其事而無其詩以頌聲未作故也至成王制禮作樂於是作此詩以歌其事亦以告於武王序詩者謂之武志蓋發明武王講武類禡之時其志已欲保厥士而用四方以定厥家而昭于天後果能如其志可謂善得詩人之旨也

綏萬邦屢力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

成王謂我今日所以能撫綏萬邦且屢獲豐年足以見上天之命我有周可謂匪解矣何以得此哉蓋由桓桓然有威武之武王保有熊羆虎賁之士使三千人惟一心故能用四方諸侯之力以定我周家之王業也於是遂歎美武王既有以昭格于天可謂能盡皇王之道代商而有天下也大雅以武王爲皇王蓋有天下之稱也毛氏訓間爲代蓋本之書多方曰天降時喪有邦間之說者謂使有國聖人代之然則此詩所陳成王享其效武王有其志非序詩者不能知之信詩序之有功於詩也

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左氏傳載成鱄之言曰昔武王克商封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成鱄以兄弟姬姓爲言特明其親睦耳既謂之大封則唯善所在親疏一也是以列爵惟五分土惟三見於武成所錫之士使爲諸侯見於樂記所謂大封於廟之實也然以頌聲未作故其詩闕焉至成王制作遂歌其事於武王之廟序詩者亦本詩人以大封之意謂賚所以錫予善人乃與論語周有大賚善人是富之言合誰謂詩序不可信哉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凡詩人歌其人之事多假是人之言此詩既歌武

王大封於廟故假武王以爲辭武王若曰文王旣以憂勤基王業我當受之矣可不敷陳是事而尋繹之乎所尋繹者何求善人爲諸侯以自衛是也我自今以往維知求善人以定王業耳此是周家受命之事於是又歎曰所當尋繹思止字思字皆語辭也詩人以求善人定王業爲有周受命之事正得孔子周有大賚善人是富之意蓋堯曰一篇首陳帝王受命之大旨於堯舜禹則皆取其執中於湯則取其罪己於武王則取其用善人然則賚詩之義序詩者一言盡之矣

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

以般名篇序詩者苟無其說學者無所考信或以般爲樂或以般爲遊皆非王者巡守之本意竊謂巡守則跋涉山川故取般爲義異乎所謂樂與遊也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

於歎辭也皇美也歎美是周家爲巡守之舉也武成言武王伐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乃因行師而祭耳告于皇天后土不可謂告祭柴望所過名山大川不可謂祀四嶽河海皆非巡守之事況武王旣未及巡守是時始伐商亦不應有須也然則時邁般二詩爲成王明矣詩人歎美成王巡守不遲於陟其高山雖狹而長謂之嶞山高而大謂之喬嶽蓋無不歷焉允信也猶道也翕合也信其衆河所經之道合于大河無不至焉可謂跋涉山川矣故謂之般也成王之跋涉果何所事哉因巡守而類百神之助故於敷天之下凡山川之神有功於民者皆裒集於是而爲祀事以對荅其賜四嶽河海特舉其大而言之耳曰時周之命者詩人以爲此是周受命之事不可廢也周頌言時周之命者再其一賚也其一般也意謂周之受命明則賴善人之助幽則賴百神之助故申言之

詩補傳卷第二十六

後學成德校訂

　逸齋

魯頌

魯頌之異於商周蓋不可專以功德優劣而論商周爲天下之頌魯爲一國之頌學者當知東周之文不能如古乃世變使然況魯頌作於史克以史克之才而視周公相去幾何豈可以槩論哉閟宮明言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而韓氏章句乃曰奚斯作魯頌以詩之本文爲據則毛氏爲正韓氏爲妄斷可識矣而班固兩都賦序王延壽魯靈光賦序皆云奚斯頌魯揚雄法言亦曰公子奚斯常睎正考甫蓋三子皆不見毛氏詩故也

駉 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

魯頌見錄於聖人有二焉於駉之序備見之春秋之君皆罔知恤民凡所舉措多傷財害民之事僖公獨知以儉足用以寬愛民夫儉與寬雖他無所經見然舉牧于坰野一事言之則知其有志於民而儉與寬亦可想而知且務農重穀與牧于坰野若判然二事而實一事也何則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邑民居也郊與野則民田也林與坰則皆爲田之外而坰爲尤遠也夫馬亦

國之重事問國君之富則以馬爲對故衛文公騋牝三千詩人美之今僖公獨遠牧於坰蓋以農事爲尤重故不憚於遠牧況牧馬於坰焉既得所而邑之外曰郊曰野民田皆無所妨所謂務農重穀牧于坰野爲此故也以農爲務則國必多蓄所以足用也遠牧于坰則農無廢業所以愛民也牧馬一事而足用愛民皆在於是此聖人所以存魯頌者一也魯自成王賜以天子禮樂俾之祀周公耳羣公之廟固不當用也故孔子入太廟則每事問以見其微意又嘗以郊禘爲非禮而魯之諸公安然用之不知其非也今魯人欲爲一頌詩必俟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後爲之舉此心以往則凡天子之禮樂魯之所不得用者魯人當知之矣此聖人所以存魯頌者二也他國縱有頌詩必無此二者宜聖人所不取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户橘）有皇有驪（力知）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居良）思馬斯臧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隹）有駓（悲）有騂有騏（其）以車伾伾（悲）思無期思馬斯才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徒）有駱有駵有雒以車繹繹（亦）思無斁思馬斯作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因）有騢有驔（覃）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於者以駉駉為良馬腹幹肥張此馬之得其所者也遠在坰野而馬得其所則僖公之教此蓋有道矣詩人每章言牡蓋馬以牡為善也每章言薄言駉者謂馬之善不止是也其品固多矣言馬之善而繼之以思則僖公蓋嘗精思而後得此也一章謂有驪白之驈黃白之皇純黑之驪黃騂之黃以此馬而就車則彭彭然而張盛蓋由僖公思慮之廣故思及於馬而能使之皆善也二章謂有蒼白雜之騅黃白雜之駓赤黃之騂青黑之騏以此馬而就車則伾伾而有力由僖公思慮之長思及於馬而能使之皆才也三章言有青驪驎鄰之驒有

白身黑鬣之駱有赤身黑鬣之騮有黑身白鬣之雒以此馬而就車則繹繹而相屬蓋由僖公思慮之無厭數故思及於馬而能使之作而奮起也四章謂有陰白雜之駰彤白雜之騢豪在骭之驔二目白之魚以此馬而就車則祛祛而彊健蓋由僖公思慮之無邪僻故思及於馬而能使之利於攸往也人徒見牧馬於遠地以為務農重穀耳而不知僖公思慮甚精所以處此者誠得其道馬之臧也馬之才也馬之作也馬之徂也皆有以致之而原於一心之思慮以見處事無不曲當其效自如此也衛文公秉心塞實淵深無他嗜好故其富國之速至於騋牝三千亦塞淵之效也孔子嘗以思無邪一語斷三百篇之義蓋取斷章而言非特此詩之謂也是詩四章皆賦其事而頌之

有駜（備筆下同）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僖公君臣有道雖不可考然由上篇言之則魯之君臣皆可觀其一班也夫以魯僖公之為君而能牧于坰野不使妨農此盡君道之一也季孫行父之為臣一頌詩必請命而不敢妄作此盡臣道之一也各舉其一可以知其君臣矣

有駜有駜駜彼乘（[illegible]）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illegible]）醉言舞于胥樂兮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有駜有駜駜彼乘駽（[illegible]）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序言君臣之有道詩止以有駜喻人臣之才以振鷺喻人臣之儀不及其君何也曰為君之道在用人而已在接下而已臣有才如有駜有儀如振鷺亦足為有道也臣君能用人而有駜之臣得以盡力君能接下而振鷺之臣相與燕樂亦足為君之有道乎駜言其馬之壯也黃也牡也駽也皆言其馬之良也四馬曰乘言馬之在御也馬雖良而

君不御猶臣有才而君不用何所施其力也始言
在公明明則明足以善其職中言飲酒卒言載燕
既善其職則朝廷無事君臣相與飲酒而燕樂耳
鷺于下止其所也鷺于飛得其所也人臣在燕有
威儀如此而君又樂之以盛樂車言鼓咽咽舉其
樂之盛而言之也君臣燕樂始言舞不知手之舞
之足之蹈之也終言歸既醉而出並受其福也三
章皆言于胥樂兮胥皆也謂君臣皆得其樂也然
上二章醉而舞醉而歸一時之樂耳未若卒章人
臣稱頌自今以始歲歲有年君子之穀祿足以詒
其孫子其樂爲無窮不止於一時也魯頌善頌善

禱之辭多類此是詩二章皆比而頌之
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宮也
天子之學曰辟廱謂其水圜之也諸侯之學曰泮
宮謂其水半之也說文以爲諸侯鄉射之宮豈諸
侯行鄉射於學歟許氏之說亦必有據矣說者謂
泮宮閟宮魯僖因舊而脩之是以不見於春秋此
詩有六國頌猶淮夷卒獲有所未獲而欲終之則
其所獲尚小也今此詩之言甚美而大其君臣之
懽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其巾)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
茷([illegible])鸞聲噦噦(呼會)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思樂泮水薄
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略)其馬蹻蹻其音昭昭
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
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此三章論學校之美也文王作辟廱詩曰於樂辟
廱魯侯脩泮宮詩曰思樂泮水學雖有小大而人
情之所樂一也芹水菜也藻水草也茆鳧葵也江
南謂之蓴三物皆泮水之所有因以興泮宮所養
之才也與豐水有芑同義言薄采以見人才之多
薄采而用之猶如此其美也三章皆言魯侯戾止
蓋既脩之必親往視學此人情所以思而樂也菁
菁者莪言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亦以美成王能視

學故天下喜樂之也魯人之所樂者何始觀其旂
物茷茷而有容聽其鸞聲噦噦而有節則無小無
大皆欲從公而往既已樂矣已而見僖公之馬則
蹻蹻而驕聞僖公之音則昭昭而明及其親炙僖
公之顏色笑語則未嘗有所怒惟教誨而已於是
又以爲可樂也卒而僖公在泮飲酒則成於此行
鄉射之禮以序賓故魯人又樂之祝其既飲此旨
酒神必錫之難老使之順從此長道以屈羣醜也
羣醜指淮夷也是時淮夷爲患故魯人既樂僖公
之視學而望其有屈服淮夷之功也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

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戶
此章專頌僖公之德爲下四章服淮夷張本也雖曰頌之亦有規切之意蓋謂非有德不足以服人也穆穆美之至也詩人以於穆稱天命稱文王又謂天子穆穆今魯人樂僖公而頌之故其辭極於美也敬也明也亦德之盛也旣樂之故稱其德亦極於盛也至於謹其威儀則可以爲民之法則信能文武則可以感格烈祖無有不孝則可以自求多福其規切之言歟謂有此三者人斯服矣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旣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表君虎臣在泮獻馘古獲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

此後四章皆言服淮夷之事魯人爲脩泮宮而作此頌詩意欲歸功於學校其言申複不已曰旣作泮宮淮夷攸服曰在泮獻馘曰在泮獻囚曰在泮獻功曰集于泮林竊意當時必有服淮夷之事不然安得有此言況不一而足乎案春秋僖公十六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左氏傳曰謀鄫且東略也杜預曰鄫爲淮夷所病故也然則僖公會諸侯于淮亦已見於春秋矣是時齊霸業漸衰城鄫之役亦因齊而罷故春秋不書服淮夷之事而僖公則奏凱而歸魯人以爲有功也聖人存魯頌以申魯人之志蓋謂城鄫之役不終失在齊而不在魯故也明明魯侯德之明也克能也攸所也僖公能明其德故知以脩學校爲先泮宮之役旣作足爲淮夷之所服矣況矯矯有武之虎臣以征伐於外旣能馘其所格者之左耳以告而善折獄如臯陶者又能釋其所當囚者以告則僖公之服淮夷爲可信矣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音逖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話不揚不告于訩凶在泮獻功
此章言僖公伐淮之師有功也曰濟濟多士則所用三軍皆君子人矣故能廣大其德心不爲褊躁而于征則桓桓有威武狄遠也淮夷在魯東南雖

遠在東南之地亦烝烝而進皇皇而大不吳不譁譁也不揚不輕揚也不告于訩謂無以爭訟之事告于治訟之官者所以能有成功獻于泮宮也王制曰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竊意魯用天子之禮樂故其學亦用王制故獻馘獻囚獻功必於泮宮也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音色戎車孔博徒御無斁亦旣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觩弓健貌搜矢動貌五十矢爲束戎車則甚廣大徒御則無厭倦所以能克淮夷甚善而不逆果能益堅守此道則淮夷可以盡獲矣

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鴞惡聲之鳥也以喻淮夷鴞聲固惡而集于泮水之木食我桑黮亦能改其鳴而歸我以好音宜淮夷雖陋服我泮宮之化憬然而悟皆來獻我以琛寶其寶維何元龜尺有二寸之龜也象齒象所遺之齒也又納我以大賂其賂維何南方之金也魯人以淮夷之服必欲歸功於泮宮不爲無說蓋魯禮義之國也僖公能以學校爲先既脩之又視之既匪怒以教之又飲酒以序之故其所成之材如芹藻茆葵之美而出征之士皆濟濟桓桓爲君子

之人及其受馘論囚又必於是而告成功焉則淮夷之所以服者非以其兵力也以其固有禮義故也昔項羽嘗爲魯公及垓下之敗魯獨堅爲羽守漢欲引兵屠之以其守節禮義之國故不忍加兵以此知禮義之在人心者不可泯固天下之所畏服也是詩八章其七章賦其事而頌之卒章比也

閟宮　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閟宮魯廟也僖公因其舊而脩之故不書於春秋序詩者乃取詩中復周公之宇以爲作頌之因故說者謂魯人之所願欲實則未能也夫常許皆魯地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許即許田也魯桓公元年鄭人以璧假許田魯遂許之莊公三十有一年築臺于薛是時尚爲魯地然則魯之侵疆未能復者蓋有之矣是詩所頌禱之事不一而足而其大者則復周公之舊宇也詩人既以是爲大故序詩亦舉其大以發之欲魯之子孫不忘此也然則是詩雖爲頌而勸戒之意則與終南同也昔平王雖以周地賜秦襄公而襄公實未能取之至其子文公始伐戎而收其餘民終南之詩已美其能取周地卒章且有壽考不亡之語與魯人頌僖公眉壽保魯無以異終南則風有頌體閟宮則頌有風義而以勸戒之意同故也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
閟深祕也侐清淨也實實固也枚枚礱密也言魯廟而先姜嫄推本周家所由興也有姜嫄斯有后稷有后稷斯有周家有周家斯有魯國上美姜嫄德不回邪天用是憑依以生后稷謂履帝武敏歆也其生也無災害謂不坼不副也雖過滿十月而生不遲謂先生如達也其降之福則教民稼穡別其嘉種如黍也稷也先種之稙也後種之穉也菽也

麥也稲也秬也皆百穀之類下國猶下土也分而言之以協音韻史克文勝之辭也以是爲后稷之福蓋謂因是功而封之邰也以稷爲纘禹之緒業蓋謂禹平水土之後稷以教稼穡繼之皆民所賴以生也語曰禹稷躬稼謂相因以成也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音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子淺反）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音戒）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都回）商之旅克咸厥功

上章言周之有國始於邰此章言周之王業始於岐也翦商者武王也而曰實維大王何也蓋得乎丘民可爲天子大王自邠遷岐有仁人之稱從之者如歸市則周之得民自岐始也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故文王之受命實纘大王之緒謂繼大王之得民所以致天命之至也屆至也天命既至故牧野之師上下無復疑貳無復虞度以爲上帝實臨之敦治也謂攻治商紂如林之旅能咸成其功也十亂同心同德三千人惟一心所謂咸者如此

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

此章言成王封魯之始也蓋成王封叔父周公於魯復留爲三公故以元子伯禽往莅其國大啓爾宇謂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魯頌爲公既方百里矣又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所謂大啓爾宇也魯在周東故曰爲周室輔

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

此章言僖公祀于廟之禮也僖公爲周公之遠孫莊公之子也用交龍之旂四馬六轡耳耳然順而附於車輿言其盛也春秋之祀皆然既無解息故無差忒也皇皇大之至也后帝謂天也言魯亦用郊禘之禮夫郊者以祖配天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命魯公孟春祀帝于郊配以后稷此魯郊之證也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吾不欲觀之矣此魯禘之證也僖公亦用此禮故皇皇后帝繼之以皇祖后稷也禮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蓋聖人以魯之郊禘爲非禮史克不知其說則以爲美也騂犧周所尚之牲也謂天必饗之宜得多福也

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羊七）毛炰（蒲交）胾（側吏）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

此章言僖公之受福由祭之得禮周公皇祖則指

周公與魯公也魯人旣以后稷爲皇祖矣又言周公皇祖閟宮一廟皇祖並稱在魯無所嫌蓋魯用天子之禮樂魯廟卽周制也魯人謂周公皇祖所以福僖公者以其奉祀盡其禮敬也將嘗於秋而養牲於夏福設於角衡設於鼻敬之至也公羊傳曰魯祭周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剛羣公不毛何休曰白牡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也魯公諸侯不嫌也故從周制犧尊將將言其尊之美也太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尊蓋象犧牛之形也周官封人祭祀有毛炰之豚說者謂爓其

通志堂

毛而炰之也胾謂切肉羹謂肉汁不和之大羹與肉味有菜之鉶羹也大羹謂大古之羹鉶羹謂盛之鉶器大房半體之俎也明堂位曰周以房俎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堂房周語曰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燕饗則有殽烝全烝謂全體房烝謂半體殽烝謂體解節折也萬舞干羽之舞也洋洋衆多也自牲至舞皆言禮之備也

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孝孫指僖公也上章旣言僖公之祀盡其禮敬此章遂假尸祝之言以報僖公也謂孝孫之慶維何俾爾之國熾盛而昌大俾爾之身壽考而臧善保茲東方之土使魯國常若今日不虧不崩謂無毀壞也不震不騰謂無驚動也三壽謂大國三卿亦皆壽考與君爲朋君臣之福皆如岡陵之高固也或曰二壽謂上中下也上壽百二十中壽百歲下壽八十魯人頌僖公與三壽之人爲朋也亦通

公車千乘繩證朱英綠縢徒登二矛重直龍弓公徒三萬貝冑直又朱綅息廉烝之升徒增增如字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

此章言僖公爲國之盛也大國之賦千乘司馬法

通志堂

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計千乘七萬五千人下言公徒三萬與此數不合者蓋千乘苟盡用是舉國而行也故其用之也大國三軍次國二軍而已朱英以朱飾矛也綠縢以綠約弓也二矛重弓以備折壞也故凡置矛與弓皆有副也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貝冑以貝飾兜鍪也朱綅以赤綫連綴甲也烝徒謂進行之徒增增而益多也膺者服膺而不敢忘也懲者懲艾而不敢怨也承者莫敢當我也言魯不忘戎狄之患故懲艾荊舒而不敢怨所以夷狄莫敢當魯也案僖公四年公會

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
伐楚盟于召陵是時齊桓霸業方大故僖公與齊
桓舉義兵伐荊楚羣舒乃楚之與國故曰荊舒是
懲孟子曰周公方且膺之何也言魯雖周公之國
亦不敢忘戎狄之患耳大抵子孫所為之善否人
以為祖宗之盛衰魯之郊禘亦非周公之自為也
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孔子以魯
子孫之郊禘為周公之衰則孟子以魯子孫之膺
戎狄為周公之盛何疑之有

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
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上章既言魯國之盛此章遂言國人稱願僖公長
享其國也昌而熾昌而大則言魯國也壽而富耆
而艾則言僖公也髮白而復黃背有鮐魚之文皆
有壽者之證也魯人既願僖公之壽故欲舉有壽
者之證皆試驗之也故曰壽胥與試萬有千歲享
眉壽而無災害所謂善頌善禱之辭也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
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巖巖高也詹與瞻同泰山在齊魯之界二國皆以
為望也龜蒙二山則在魯之境內故曰奄有案春
秋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謂龜山之北田
也論語曰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
也荒奄也大東極東也既有龜蒙遂極東之海邦
皆淮夷之國莫不率從魯之命豈非魯侯之功哉
或曰頌其有功如此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
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鳧繹二山皆徐國之地繹與嶧同禹貢徐州有嶧
陽孤桐遂荒徐宅謂遂奄有徐戎之所居宅也魯
之初徐夷並興東郊不開及是古海邦蠻貊及彼
南夷皆率從其命莫敢不應而順之如二章所陳
則謂服矣辭或過之亦以史克文勝故也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
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
黃髮兒齒

此章首尾皆頌禱僖公福壽之辭則中間居常與
許復周公之宇亦為頌禱之言無可疑者純一也
受福曰嘏始言天以純一之福錫公使之眉壽保
有魯國也終言魯侯所以燕安於其國而有喜樂
者以有令妻之助謂聲姜也有壽母之賢謂成風
也上則宜於大夫下則宜於庶士衆而邦國之人
皆知有其君上若僖公者可謂既多受祉矣所不
可知者壽耳今公則黃髮兒齒前章所欲試驗之

者今驗之果有壽證矣說者曰兒齒齒落更生細
者也豈非壽證歟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
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
且碩萬民是若

此章言脩閟宮之事也徂來新甫二山名松柏二
山之所宜木也故斬斷之量度之使長短合於尋
尺用以爲榱桷施之棟宇狀如舄然謂材良工巧
故壯而且安也魯之路寢固已碩大矣未若新其
所脩之廟奕奕然爲尤大也所脩之廟乃公子奚
斯所作謂公子魚也作謂主其教令而監護之屬

其工役課其章程詩人美奚斯之善其職故言其
規制甚曼長而碩大能順萬民之望也以此見僖
公之脩泮宮脩閟宮皆民之所願欲故二詩之頌
僖其辭甚美也是詩本八章斷以文義當分爲十
二章句之多寡不必拘其體則賦也

詩補傳卷第二十七

後學　成德　挍訂

詩補傳卷第二十八

商頌　逸齋

周用六代之樂故周大師有商頌而太史公謂宋
襄公行仁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甫美之故追
道契湯高宗之所以興作商頌其說本之韓氏今
所存五篇皆言湯孫及武丁孫子無一辭及宋則
知太史公信韓氏之爲妄矣魯頌爲僖公而作所
言皆美僖公獨閟宮略推美姜嫄后稷與太王文
武並及周公魯公豈有爲襄公作頌而不及宋可
乎說者謂其辭古與不類周世之文而國語閔馬
父之言亦與今序合誠至論也或者乃謂周成王

始封熊繹於荊至周惠王時齊僖公之元年始有
楚號還疑商時未有荊楚乃欲假此以實韓氏宋
襄公之說殊不知荊自禹貢九州已有荊州之名
至禹貢分別山川則荊及衡陽爲荊州乃在南郢
荊楚也則岐既旅至于荊山乃在西蓋雍州之荊
非荊州之荊也詩人以有二荊故以荊楚別荊岐
耳既自古有荊孰謂商封熊繹始有荊哉然則以
荊爲荊楚自商頌始孰謂周惠王時始有楚哉商
頌聖人存之爲一經之終與書泰誓同信傳而不
信經非所敢聞也

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

商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為首
成王既殺武庚封微子啟代武庚為商後十傳至
戴公當宣王時其大夫正考甫乃孔子七世祖得
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歸以祀其先王孔子時
又亡其七篇以那為首章那詩不亡後世猶得見
祀成湯之詩也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
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
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斁萬舞
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
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讀商頌知古人之簡於見之文辭者未易以章
句文義求也如那之詩方歎其樂之盛多而止及
於鞉鼓管言感格中間方論鞉鼓管磬之音讚歎
湯孫之美於後復論鼓舞嘉賓而以烝嘗終焉學
者要當如讀盤誥不必以文義相屬識其大旨可
也那之大旨在祭祀作樂能感格神人耳猗歎辭
那多也首歎商之樂何其盛多耶然置我之鞉與
鼓奏鼓之聲簡簡然大而不繁已足以衎樂我烈
祖成湯則必何以盛多為哉湯孫謂主祀之時王
可以奏感格之效謂祖考所以安我者使我遂其
孝思而成其祀事此與夔之論樂以戛擊鳴球搏
拊琴瑟為祖考來格之意同謂聲音之感格不以
盛多為貴也次言鼓聲淵淵而深管聲嘒嘒而細
與堂上之玉磬相依而皆和平足以顯湯孫之美
名此與舜之命夔八音克諧無相奪倫之意同謂
非其人不能致樂之和也次言大鍾大鼓斁然而
盛干羽之舞奕然而大而先代之後來助祭者亦
豈不悅懌此與夔之論樂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之
意同也謂樂之感格先祖考而次及在位之人也
卒言祀事非今日創之為也自古先民莫不溫恭
於朝夕而執事則恪敬也謂平居則朝夕溫然可
即而不忘於恭故於執祀事之時則愈恪而敬也

祖考其尚顧予之烝嘗哉乃湯孫之所將奉庶幾
其必饗也閔馬父曰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
曰自古曰在昔曰先民蓋謂以敬奉祀德之美也
猶謙曰非我能然乃效先民之所為耳猶堯舜禹
皐陶君臣盡道不敢謂己之能而曰稽古也然則
朝夕則溫恭執事則有恪乃從古聖賢之常行湯
孫能師古者也或曰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
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所以首言奏鼓亦通是詩
與周頌同

烈祖祀中宗也
中宗太戊湯之四世孫有桑穀之異懼而脩德商

道復與先儒謂烈祖中宗也如丙以甲爲祖戊以丙爲祖也此篇大旨在奉祀之得禮比上篇差有次序其簡朴亦似之湯與中宗同稱烈祖不爲異也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約軧錯衡八鸞鶬鶬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嗟嗟有歎息勞苦之意言烈祖而云嗟嗟以簡朴故也若周頌則言於穆於皇乃近於文矣謂中宗

爲烈祖以有復興之功也祜福也秩秩有序也申重也惟其有序所以重錫後人也爾指主祀之君也言今及於爾之所其後未艾也清酤和羹皆祭祀之物凡祭酒在先羹在後所謂差有次第也始用清酤已謂祖考所以賚我者使我遂其孝思而成其祀事猶上篇言奏鼓即言綏我思成也儀禮祭祀藉享皆言羹定而後行禮蓋戒則夙戒其事平則曜敷得節矣此之謂羹定亦曰和也羹既和則執事者鬷至寂然無人聲故曰無言謂其講習既熟臨時靡有交侵其職事所以靡有爭也祖考於是安我眉壽使我享黃耇之年無疆也約軧謂轂之飾纏約以皮而朱漆之也錯衡謂錯置文采於車之衡也鸞在鑣四馬則八鸞鶬鶬金飾之盛也此言助祭之諸侯也其奉祀之物主祀之君執事之人助祭之諸侯皆得禮如此固足以格祖考而來享矣況我主祀之君方受天命溥而且將謂甚大也天方降之以康年使黍稷穰穰之多則祖考來格來饗降我以無疆之福必矣祖考尚顧我之烝嘗哉乃湯孫之奉祀也上言以假以享謂有以致之也下言來假來享謂可以必致也先言主祀次及執事次及助祭亦有次第至以天命自許而以豐年自喜特其君爲湯之子孫謂祖考之必

顧亦簡朴之辭也是詩與周頌同

玄鳥祀高宗也

高宗武丁中宗之五世孫有飛雉之異懼而脩德商道復興是詩止言商之所以興下及於孫子辭簡而自多信其爲商之文也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是詩明言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且爲告神明之詩

理無虛誕諸儒以其近怪多疑其非嘗於生民之篇論之詳矣後世以春分玄鳥至祈于郊禖正以簡狄有鳦卵之異故歆慕之若當時止用玄鳥至之日祀郊禖安得謂帝立子生商而契何以謂之玄王也且高辛氏之世庶事朴略安有時節祀享如後世之詳苟無鳦卵之異亦何必用玄鳥至之日祀郊禖邪竊意簡狄之祈子亦若姜嫄之克禋克祀以弗無子耳諸儒於姜嫄簡狄之事皆曰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祀於郊禖是不知後世取玄鳥之祥爲故事而謂高辛氏亦然未之敢信也契之生也若是其神異故詩人以爲天降也宅居也自

契至于湯八遷始居亳是未居亳之前芒芒無定也古猶昔也帝上帝也自昔上帝命有武德之成湯正治其封域于四方之諸侯隨其方而命之君殷有九州而爲之王也然則商之先后其受天命可謂不危殆矣是以至于武丁之孫子猶能以武王於天下所向無敵故曰靡不勝申言武丁孫子蓋指主祭之君甚言其有武也龍旂指諸侯大國之助祭者十乘言大國之多也糦黍稷粢盛也謂之大糦言大祭有大國之君奉承之詩人侈其事也邦畿千里指商之都也畿門内也謂城門内之地東西南北共方一千里其中徑三十一里有餘

也畿内不特維民之所止肇始也彼封域極于四海之廣皆視京師爲始所以四海來至者祁祁之衆也景山商都之望也春秋傳曰商有景亳之命殷武言陟彼景山衛風言景山與京蓋衛乃商之舊都也員謂周也商都帶河盤庚所謂惟涉河以民遷是也詩人言四海之諸侯來至於京師如河水之周景山亦因山河以起興也今亳有景山故曰景亳詩人申言商之受命咸得其宜百祿之多皆能負荷蓋侈其事也以山河比天子諸侯又謂其君能負荷亦簡朴之意是詩與周頌同

長發大禘也

禘之名義取其禘其祖之所自出也又爲四時之祭名祖之所自出爲大則四時之祭爲小也商以契爲太祖契之所自出乃高辛也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濬哲維商稱商之先祖多濬哲之德也濬深也哲智也有是德故發見於禎祥者亦爲甚長也方洪水之未平也芒芒然無有疆域禹敷治下土而四方之外諸大國始有疆域由京師言之故以四方爲外也幅邊也猶布帛之有幅也隕周也謂諸大國周於天下各有邊幅亦既長遠矣是時契之母

有娀氏方大謂有子契乃天之所立以生商之王
業也

玄王桓撥（音末）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
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音絶）

以契爲玄王以志玄鳥之祥猶后稷之名以棄也
古人質朴故有此稱謂桓撥謂有武斷可以撥亂
也惟其有桓撥之才是以受小國大國無所不通
達雖無所不通達而能率循所行不越於禮也遂
以是而視民民無不發而應之此其所以能敷教
也然相土契之孫也烈烈威武之盛也至此海外
之國又截然聽其命矣相土之事雖史失其傳詩

人之言聖人錄之可以爲據矣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子兮）昭假（古雅）
遲遲上帝是祗（諸夷）帝命式于九圍

天之眷命固未嘗違於商而由湯之前未有其德
可以配天者至于湯則德與命會故曰至于湯齊
湯之德何如哉以降已則不遲謂其遜志于學而
能務時敏也聖敬日躋謂其德日進而備則覺也
湯之德乃與傅說之告高宗者若相似然豈說亦
有見於此歟德既如是故昭假于天遲久而不息
惟上帝之是敬帝所以命之以天下使以身之德
爲九圍之法也九圍九州也圍言其疆域也九有
言有九州也猶言皆爲己有也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音留）何天之休不競不
絿（音求）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子由）受小共大
共爲下國駿厖（莫邦）何天之龍（音寵）敷奏其勇不震不動
不戁（奴版）不竦（息勇）百祿是總（子孔）

既言下國則小球大球爲諸侯所贄之瑞小共大
共爲諸侯所共之貢何疑之有旒謂綴於冕者厖
謂大之駿者古詩字多通用商人語質故取微賤
之物以喻下國亦以尊王者故也說者以綴旒爲
旗之垂者則以爲旌也既取附上爲義不若謂如
玉旒之垂前后皆綴於冕不必以旒爲旌也齊詩

以駿厖爲駿駹則以爲馬也既取享上爲義不若
謂如駿大之獵得獸則歸其主不必以厖爲駹也
詩人頌成湯受小大國之贄有如五冕之垂旒是
荷天之休福也受小大國之貢有如獵師之得獸
是荷天之榮寵也湯既荷天之福又能保其福不
競則無好勝之心不絿則無欲速之心不剛不柔
則無寬猛之偏所以布政優優而和而天之所與
之百祿亦聚而不散也湯既荷天之寵又能保其
寵敷陳其大勇不可震動以有守也不可恐懼以
有養也毅然以天下自任而天所與之百祿亦持
守而不失也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
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謂湯以武王天下載旆秉鉞以行天討旆言載載
始也若所謂自葛載是也鉞言虔虔敬也若所謂
恭行天罰是也如火烈烈言威武之盛如猛火也
曷誰何也謂莫敢誰何也漢書作遏義亦通苞本
也謂夏桀也三蘖旁生萌蘖也謂韋顧昆吾也湯
有威武故桀與其黨昆吾韋顧三蘖皆不能遂其
惡也九有之諸侯既截然歸湯於是先伐韋次伐
顧次伐昆吾與夏桀也檀弓言子卯不樂說者謂
桀以乙卯亡左氏傳魯昭公十八年二月乙卯周

毛得殺毛伯過萇弘曰是昆吾稔之日也以此知
湯同日殺昆吾與夏桀也鄭語曰祝融之後八姓
己姓昆吾顧溫彭姓豕韋然則昆吾韋顧與桀同
惡者也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
實左佐右又商王

此時據商祖之所自出而言則湯以前爲商之中
葉也葉言其世也震動也業危也湯未興之前國
弱故震動而危懼也允信也至湯信爲天所子故
降生伊尹以爲卿士阿倚也衡平也伊尹湯所倚
而取平故以爲官名實佐佑成湯以商而王天下

也此詩爲禘而作伊尹以功臣而與祭故卒章及
之盤庚之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
之然則功臣與祭其來舊矣是詩七章或賦或比
而頌之

殷武祀高宗也

玄鳥既祀高宗矣而此詩又祀高宗何也意商頌
作於高宗之子若孫故祀高宗爲不一玄鳥則美
高宗之中興以有祖德故也此詩則直述高宗中
興之盛也

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裒荊之旅有
截其所湯孫之緒

撻雖訓疾亦有顯箸天下所向無敵之意以殷武
爲言謂商王之有武者莫若高宗也武丁孫子猶
曰武王靡不勝況武丁乎宜其奮然伐荊楚之國
深入其巢穴乃裒取荊旅之所截然盡平其地語
高宗之功誠無愧於爲湯之孫也蓋湯既以武而
王而高宗亦能之故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
之然則高宗之伐荊楚可謂不苟用兵矣

維女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
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此章美高宗既平荊楚因思湯之盛也謂女荊楚
亦近居吾之南鄉耳昔者我祖成湯雖氐羌遠在

西域猶莫敢不來享謂貢獻也莫敢不來王謂世見也此乃商之常禮荆楚何敢不至哉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

此章美高宗荆楚既平諸侯畏服之多也來辟猶來王也謂大之所命列辟之諸侯可謂多矣凡禹所治之地無非諸侯之國都也今皆以歲事來王於商勿謂我有禍患適罰及於女也女能以民事為重治其田野之稼穡則可以免咎也其後周成王諸侯來助祭遣之之辭曰如何新畬孟子言天子之巡守亦以上地闢田野治與土地荒蕪為賞罰之首皆此意也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此章美高宗能體天人之心以賞罰諸侯監臨也嚴畏也謂天命之臨固已可畏矣而民有尤可畏者以天之視聽在於民故也高宗能畏敬天人賞必當功不敢僭也罰必當罪不敢濫也怠解也遑暇也高宗用此賞罰兢兢然不敢解緩所以能命下國之諸侯而大建我商家之福也古之明王爵命諸侯賞善罰惡亦此意也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此章美高宗能正都邑為天下之本福及子孫也商邑商之都也高宗能治都邑使風俗翼翼然禮遜恭敬故四方皆取中焉謂天下視都邑為風俗也其聲聞則赫赫而盛其威靈則濯濯而大故身享壽考康寧之福使後嗣得以保其基業高宗享國五十九年而其後歷世尚遠詩人之言亦驗矣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此章美高宗內外無事脩宮室而享其逸樂也景山商都之山其地宜松柏丸丸圓而直也自伐斷

與遷徙及方正而斲削之不敢不虔敬其事也松良材也故以為桷桷則梴而長以為衆楹則閑而整王寢既成居之甚安以見終於逸樂也周宣王中興先南征北伐然後考室詩人亦以乃安斯寢美之然宣王之詩列於變小雅而高宗之詩乃列之於頌豈以宣王中興有不克終之譏故不得為正雅而高宗中興之功有始有卒故與虞頌並隆聖人刪詩寓褒貶於雅頌且以是為一經之終其旨深矣是詩六章皆賦而頌之也

詩緝傳卷第二十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詩補傳卷第二十九

逸齋

附說

釋十五國二雅三頌名

周召

周本作鄜黃帝次子昌意之後姬姓之國在岐山之陽姬水環流故曰周其國已亡於夏商之間后稷始封於邰至公劉遷豳大王遷岐實鄜之故地省文曰周召或作邵顔師古注漢書凡引召南皆作邵南蓋古字多通或省文爲召耶黃帝之後本封於鄜其國既亡故武王克商未及下車封黃帝之後於薊召即薊也後改爲燕故太史遷謂武王封召公奭於北燕然則薊之爲燕猶唐之爲晉荆之爲楚耳或曰黃帝之後封於薊者已絕成王更封召公奭於薊爲燕猶封微子於宋以繼商後也皇甫謐以召公爲文王之庶子信如其說則周公召公蓋兄弟也成王封周公於魯既以元子伯禽代之而留周公爲師則封召公於燕亦必以元子代而留召公爲保矣史記太史公留滯周南摯虞曰古之周南今之洛陽也蓋二公分陝而治周公居東既爲洛陽則召公居西即今扶風雍縣有召亭是其地也周公食采於周召公食采於召故曰周公召公雍與洛皆周之中土而其化實行於南國故曰周南召南然則孔氏以岐陽爲周南呂

氏春秋以爲禹省南土塗山之女作候人之歌實始南音周公召公取法焉皆非其實矣

邶鄘衛

邶本又作鄁晉書作㔨如石勒初名㔨及胡部大張㔨督是也鄘本庸姓之國漢有庸光及膠東庸生是其後也衛本姬姓之國武王伐紂以其地封武庚成王時管蔡挾武庚以叛遂以餘民封康叔於衛意邶鄘亦同時與衛分守商之遺民其後皆爲衛所有邶古作鄁邶即省文也鄘古或作庸庸即省文也邶鄘衛皆以水得名邶水在泰山之阜鄘水出宜蘇山衛水在靈壽爲眞定衛既從鄭氏詩譜云北曰邶南曰鄘東曰衛今以地理考之多不合未知孰是

王

說者曰風土之詩曰風朝廷之詩曰雅宗廟之詩曰頌十四國皆有風土之詩豈王者所都之地獨無風土之詩乎故曰王國風或以王風爲東周之詩二義與舊說不同姑存之

鄭

周宣王封母弟鄭桓公友於宗周咸林之地今永興軍鄭縣是也及幽王敗於犬戎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亦取虢鄶鄢蔽補丹依疇歷華十邑今河南新鄭是也又爲開封之故地此鄭

與新鄭之別也

齊

武王克商封太公呂望於營丘太皞之後爽鳩氏之墟因其地有天齊山遂以爲國名至成王時周公廣其地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爲五百里之國今泰山之陰淄濰之野在封域之內

魏

魏爲晉所滅今陝州平陸有魏城是其故地後以封畢萬左氏以爲魏大名也蓋取象魏之義然象魏古或讀爲巍莊子所謂魏然而已即巍之省文也方言自關以西秦晉之間凡細而有容者謂之魏則是魏者取其細也然則讀爲巍者訓大讀爲魏訓細後人相承以魏爲大聞未嘗考此也

唐

唐本作䧜帝堯舊封堯爲唐侯在幷州平陽至周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故謂之晉子燮父改爲晉今晉州是也左氏傳曰成王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封於夏墟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今太原晉陽是也在禹貢太行常山之西太原大岳之野

秦

秦伯翳之後周孝王封其裔孫非子於秦邑即隴西秦谷是也今隴州汧源乃秦之故城至五世孫襄公救犬戎之難平王錫以岐豐之地西周之故都也

陳

周武王封舜之後嬀滿於伏羲太昊之墟是爲陳胡公其封域在豫州之東今之陳州是也

檜

周武王封祝融之後妘姓於鄶爲子居溱洧之間即溱水以名其國字書溱洧之溱多書作潧今滎陽有古鄶城或疑鄶與鄶字相近故誤作鄶今又轉而爲檜案左氏傳云鄶祝融之墟也鄭滅檜而處之鄭語云幽王之世桓公謀滅虢檜鄶仲恃險則鄶與檜古蓋通用矣

曹

曹本顓頊孫陸終之後故國因漕水而得名其後周武王封叔振鐸於曹爲伯在雷衛之間濟陰定陶是其地其封域在雷夏荷澤之野今廣濟軍是也傳國二十三世至於伯陽爲宋景公所滅

豳

后稷始封於邰今鳳翔武功邰城是也邰亦作斄又作漦公劉遷於豳今邠州栒邑豳亭是也豳亦作邠太史遷以公劉爲后稷之曾孫班固人物表亦然且

是大康所都也孟子謂公劉乃太康時遷於豳於理
可信而漢變故乃以周之先自后稷封邰積德累
功十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則是公劉與桀並世其年
世相去爲甚遠要必史考求必請要敘一時之言
豈足惑哉

小大雅

小雅或作宵雅學記曰宵雅肄三宵小古字通用故
小人亦曰宵人大雅或作大牙亦古字通用書有君
牙禮記作君雅

三頌　毛詩附

周頌皆作於成王之時多出周公之手題曰周頌
以別魯商耳不然詩之日篇除商頌外皆周詩也何
獨魯頌哉成王封周公子伯禽於少昊之墟本名魯
故曰魯公內阜者魯之城中委曲長七八里說以爲
邑號即今之山東曲阜縣是也其封域在徐州之北大
羽之野□由有大庭庫豈大庭氏亦居此乎魯之有
頌狩獵也或者欲見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邪契
始封商於之地今商州商洛縣是也地有商山則是
得名自契至湯八遷湯居亳而爲亳者三北亳即今
之拱州考城是也古謂之蒙莊周蒙人也漢謂之薄
蓋漢書多借同音字通用故以亳爲薄也南亳即今
之南京之穀熟是也南京古商丘豈湯以商丘之名

同於始封故遷之與西亳即今之西京偃師是也說
者以爲湯居西亳至盤庚自河北徙於北亳而孔氏
詩正義取皇甫謐之說乃謂殷有三亳二在梁國一
在河洛之間穀熟爲南亳即湯都也蒙爲北亳即景
亳是湯所受命地偃師爲西亳即盤庚所徙者也今
以經傳考之書曰湯始居亳從先王居湯實爲嚳之
後而嚳之都在今偃師則湯始居西亳從先王之舊
也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故城在今拱州之
寧陵考城乃其舊邑則湯又居北亳故使亳眾爲之
耕也左氏傳曰湯有景亳之命今景山在拱州楚丘
蓋湯始居西亳而後居南亳受命而有天下也然則
三亳皆爲湯所居謐論南北二亳是矣謂西亳爲盤
庚所徙則考之未精也且殷以殷水得名殷墟則古
古殷水縣乃今陳州之商水縣是也亦近南京書言
盤庚將治亳殷又言盤庚遷于殷則盤庚所遷亦南
亳或北亳耳況書言作惟涉河以民遷說者謂南度
河則非偃師明矣立政曰三亳阪尹說者謂湯舊都
之民來歸文王分爲三邑以處之其長居險故曰阪
尹蓋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也非謂三處皆有亳名
也古之帝王雖商不常厥邑自契至湯既八遷三亳
之外他不可考仲丁遷于囂今河南敖倉也河亶甲
居相今相州也祖乙居耿今河東皮氏也盤庚五遷

乃治亳殷餘亦無可考燦然則詩所謂自彼殷商者
汝殷商且兼商山殷水而言之書曰商書頌曰商頌
蓋本契之始封而稱之也

詩補傳卷第二十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詩補傳卷第三十

廣詁　　逸齋

傳曰詩無通故易無通古春秋無通義故即詁也字有異訓異音文義可一者亦既一之不可一者具疏于後

風雅頌字有異音

南亦作尼心切白虎通曰南之為言任也詩燕燕凱風泮水皆南字與心字協韻後人多倣之

風亦作孚音切詩綠衣烝民皆風字與心字協韻後人亦多用之

雅亦作阮古切揚雄趙充國贊雅字與虎字協班固東都賦雅字與武字協

頌亦作餘封切漢儒林王式傳容禮甚嚴魯徐生善為容皆書作頌此類頗眾蓋古字通用也

詩字同音訓皆異

各取經一句為例餘當以文義各從類而讀不復悉具

風 [illegible] 下以風刺上書諷諫也 選 [illegible] 施 [illegible]
谷以致相金五具相質也如字相 御 [illegible] 祭 [illegible]
切莛也才在兩室息亮切視也
[illegible] 土 [illegible] 下土是冒 [illegible] 齊 [illegible] 厭 [illegible]
[illegible] 純 [illegible] 敖 [illegible]
數 [illegible] 卬 [illegible]

天音[illegible]騤騤 敦王事敦我如字迫也鋪敦淮濆如字厚也敦彼行
[illegible]五則切盛也 [illegible]切聚也敦彼獨[illegible]切[illegible]敦弓[illegible]
[illegible]離飾也敦琢其旅 亟 亟其[illegible]只且紀力切急也 [illegible]
[illegible]音離從文義也 亟用[illegible]切數也 邪 [illegible]邪[illegible]不正
舒緩 遠 誰謂宋遠如字遠近也遠 猗 綠竹猗猗於宜切盛也猗重較
也 父母兄弟于萬切[illegible]遠也 [illegible]猗[illegible]切倚也[illegible]
切偏[illegible]也猗嗟其 要 弗求[illegible]力俱切斂也 出 [illegible]
枝於可切柔弱也 式居婁驕力住切數也 [illegible]
出 飲 飲餞[illegible]飲[illegible]如字[illegible] 先 [illegible]
飲食也於鴆切飲之曰飲 食 飲食之音嗣食之曰食 先 先如字
在前也尚或先之 去 鳥鼠攸去如字離也[illegible] 莫
蘇薦切先[illegible] 去[illegible]起呂切去[illegible] [illegible]
民之莫矣如字定也君婦莫莫 追 [illegible] 援
[illegible]
無[illegible]切助也 趟 [illegible] 蛇 [illegible]
以[illegible]
湛 [illegible] 兩 [illegible] 令 [illegible]
便令 射 [illegible]射也[illegible] 辟 [illegible]
也[illegible]
[illegible] 享 [illegible] 祝 [illegible]
[illegible]

視之[illegible] 弔 不弔昊天如字[illegible] 假 [illegible]
[illegible]
或聖或否方九切非也 雖 [illegible]
未知臧否音鄙惡也 [illegible] 茁 [illegible] 否
柴 [illegible]智切積也 助 復 [illegible]
[illegible] 勞 [illegible]
告也勞歸士力 來 [illegible]不來如字往來也 職 守 守成也如字 [illegible] 問
報[illegible]勞[illegible] [illegible]
有[illegible]如字名[illegible] 弁 [illegible] 貢 [illegible]
聞不已音問聲聞也 [illegible] 平 [illegible] 如
夫也 丁 寧丁[illegible] [illegible]
茹[illegible]音汝納也於[illegible] 昭 見昭[illegible] 涼 [illegible]
[illegible]如預切度也 [illegible]
泮 [illegible]水如字[illegible]也 隕 [illegible] 適 [illegible]
[illegible] 摻 摻摻女手所[illegible] 爾 天保定爾[illegible]如字[illegible] 說
也 [illegible]
[illegible]說音[illegible] 僭 [illegible]盛也 [illegible] 宮
[illegible]
[illegible] 朝 [illegible] 錡 [illegible]
[illegible]切何也 [illegible]

父母 [illegible] 樂 [illegible] 還 [illegible]
也 [illegible] 行 [illegible] 卷 [illegible]
[illegible] 驕 [illegible] 乘 [illegible]
[illegible] 信 [illegible] 採 [illegible] 肺 [illegible]
[illegible] 佗 [illegible] 養 [illegible]
[illegible] 穫 [illegible] 遺 [illegible] 提 [illegible]
[illegible] 彭 [illegible] 蕩 [illegible]
[illegible] 歎 [illegible] 鮮 [illegible] 難 [illegible]
[illegible] 央 [illegible] 青 [illegible]
[illegible] 澤 [illegible] 亶 [illegible]
在[illegible]水[illegible]也

詩字音同訓異

皇 [illegible] 板 [illegible] 夏 [illegible]
[illegible] 戎 [illegible] 肆 [illegible]
[illegible] 公 [illegible] 烝 [illegible] 那 [illegible]
[illegible] 虺 [illegible] 征 [illegible] 時 [illegible] 將 [illegible]
[illegible] 印 [illegible] 數 [illegible] 共 [illegible]
[illegible] 令 [illegible] 澤 [illegible] 定 [illegible]
[illegible] 堅 [illegible] 駿 [illegible] 襄 [illegible] 武
[illegible] 夷 [illegible] 艾 [illegible]
[illegible] 儀 [illegible] 矢 [illegible] 特 [illegible]
[illegible] 微 [illegible] 戾 [illegible] 烈 [illegible]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思 [illegible]
[illegible] 止 [illegible] 爾 [illegible]
斯 [illegible] 斯語助也 忌 [illegible] 猗 助也 [illegible]
[illegible] 荻 [illegible] 毅 [illegible] 侯 [illegible]
載 載沈載 [illegible] 維 維天之命發語也 抑 [illegible]
諸侯也 亦 亦傳于天 [illegible] 式 [illegible] 何 [illegible]
抑抑威儀 [illegible] 也
以穿我屋 伊 伊假文王發語也 爰 [illegible] 胡 [illegible]
謂以物也 伊誰云從爾也
園 孔棘我園 [illegible] 也 猶 [illegible] 鮮 [illegible]
採 [illegible] 莫 [illegible]

詩字音異訓同

車 [illegible] 妃 [illegible] 兩 [illegible] 中 [illegible]

惠此中國如字 [illegible] 羽左執翿徒刀切 [illegible] 其夜如何其音基 [illegible]

字通用

猗 [illegible] 猷 [illegible] 壹 [illegible] 一 [illegible] 詹 [illegible] 瞻 [illegible]
屢 [illegible] 婁 [illegible] 甫 [illegible] 父 [illegible] 嘯 [illegible] 歗 [illegible]
膚 [illegible] 鏞 [illegible] 昆 [illegible] 混 [illegible] 且 [illegible] 徂 [illegible]

字借用

匪鵠匪鳶 [illegible] 詒爾多福 [illegible] 爲國之基隊矣 [illegible]
[illegible] 樂䪨受帑 [illegible] 陟降厥士 [illegible] 爲龍爲光 [illegible]
何人不矜 [illegible] 不夙則莫 [illegible] 以我齊明 [illegible] 豈
弟君子 [illegible] 於乎不顯 [illegible] 皆秝歷共 [illegible]
爲下國駿厖 [illegible] 不知其郵 [illegible] 維其卒矣 [illegible]

件奐爾游矣 [illegible] 倉兄填兮 [illegible] 碩大且卷
[illegible] 漸漸之石 [illegible] 既醉大平也 [illegible] 黃耇台背
借爲 [illegible] 幅隕既長 [illegible] 不吳不敖 [illegible] 誰能亨魚 [illegible]
[illegible] 衡從其畝 [illegible] 害澣害否 [illegible] 汎汎其景 [illegible]
[illegible] 天夭是椓 [illegible] 聊樂我員 [illegible] 百祿是何 [illegible]
取妻如之何 [illegible] 召伯所說 [illegible] 勿予過適 [illegible]
復文武之竟土 [illegible] 子之湯兮 [illegible] 緜緜其麃 [illegible]
爲 [illegible] 奄觀銍艾 借艾爲刈

重言通用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赫赫明明王命卿士 [illegible] 穆
穆文王穆穆魯侯〇明明天子明明魯侯 [illegible] 桓

桓武王桓桓于征〇嗟嗟烈祖嗟嗟臣工〇穆穆
皇皇烝烝皇皇〇文王小心翼翼仲山甫小心翼
翼〇雝雝在宮肅肅在廟有來雝雝至止肅肅〇
亹亹文王亹亹申伯 [illegible] 悠悠蒼天悠悠我思〇
視天夢夢視爾夢夢〇 [illegible] 假遲遲行道遲遲 [illegible] 冬
日烈烈如火烈烈 [illegible] 秋日淒淒風雨淒淒 [illegible] 淒
淒 [illegible] 雨雪浮浮江漢浮浮 [illegible] 浮浮 [illegible] 祁祁
如雲興雨祁祁被之祁祁采蘩祁祁 [illegible] 洪水芒
芒宅殷土芒芒〇河水洋洋牧野洋洋 [illegible] 滔滔江
漢武夫滔滔〇秩秩德音秩秩斯干 [illegible] 明星煌
煌檀車煌煌 [illegible] 朱芾斯皇 [illegible] 閑閑路衝閑閑〇噦噦其

寘鸞聲噦噦 濟濟多士 四驪濟濟 王旅嘽
嘽嘽嘽駱馬 君子陽陽 龍旂陽陽 胡不
旆旆 荏菽旆旆 聽我藐藐 既成藐藐 旐
酋 將將 庶門將將 奕奕梁山 奕奕寢廟 四牡
奕奕 八鸞喈喈 鼓鍾喈喈 雞鳴喈喈 無然泄
泄 桑者泄泄 泄泄其羽 其泣喤喤 鍾鼓喤喤
降福簡簡 奏鼓簡簡 鳴蜩嘒嘒 鸞聲嘒嘒
嘒嘒管聲 行人儦儦 儦儦俟俟 麀鹿濯
濯 鉤膺濯濯 濯濯厥靈 降福穰穰 豐年穰穰
緜緜瓜瓞 緜緜其麃 維葉萋萋 萋萋萋

重言字同音訓異

二之日鑿冰沖沖 釋也 鞗革沖沖 垂也 厭
厭 厭厭夜飲 安也 厭厭其苗 足也 君子陶陶
樂也 駟介陶陶 適也 鱣鮪發發 盛也 飄風
發發 疾也 維葉莫莫 成也 君婦莫莫 靜
也

重言字異音訓同

八鸞鏘鏘 鸞聲將將 獨行睘睘 嬛嬛在疚

重言音同字訓異

八鸞瑲瑲 八鸞鎗鎗 八鸞鶬鶬
嬛嬛在疚

詩篇名

柏舟 谷風 無衣 黃鳥
甫田 白華 杕杜 揚之水
羔裘

詩補傳卷第三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御纂詩義折中二十卷

（清）傅恒等撰

清乾隆刻本

欽定詩義折中二十卷、

乾隆二十年

皇上御纂。鎔鑄衆說、演闡經義、體例與周易述義同。訓釋多參稽古義、大旨亦同。蓋我

聖祖仁皇帝欽定詩經彙纂於集傳之外多附錄舊說、實

昭千古之至公。我

皇上幾暇研經、洞周窔奧、於漢以來諸儒之論、無不衡量得失、鏡別異同。伏讀

御製七十二候詩中虹始見一篇有晦翁舊解我疑生

句、句下

御註於詩集傳所釋螮蝀之義、詳爲辨證、併於所釋鄭風諸篇概作淫詩者、亦根據毛鄭、訂正其訛、反覆一二百言、益足見

聖

聖相承心源如一。是以諸臣恭承

彝訓、編校是書、分章多準康成、徵事率從小序。使孔門

大義上溯淵源。卜氏舊傳遂承端緒。因

欽定詩經以樹義卽因

御纂周易以立名。

作述之隆、後先輝耀、經術昌明、洵無過於

昭代者矣。

御纂詩義折中

御纂詩義折中序

詩之教大矣古今言詩者
衆矣自小序而下箋疏傳
注各名其家各是其說辨
難糾紛幾如聚訟曩嘗肄
業於此流連諷咏豁然心
有所得而考之昔人成說
往往拘牽扞格不能相通
辛未秋間與尚書孫嘉淦
論及諸經其所見平實近
理因先從事毛詩授以大
指命之疏次其義凡舊說

之可從者從之當更正者之一無成心唯義之適視書餘功親為釐定以備葩經之一解編既竣在館諸臣以序請夫詩之道何仿乎其在虞書則曰詩言志

志者詩之本也聲與律其後起者也其在魯論則曰一言蔽之思無邪無邪者詩之教也興觀羣怨事父事君其道不越乎此也其在子輿氏則曰以意逆志

是為得之此說詩者之宗也逆志而得其志之所在則詩之本得而其為教也正矣傳曰衆言淆亂折諸聖用中者聖學之大成也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爰竊

取

皇祖周易命名之義命之曰詩義折中而叙其概以為弁

乾隆二十年夏四月

御製

御製序 四

經筵講官太子太傅工部尚書臣汪由敦奉

敕敬書

正總裁官

[illegible] 臣傅恒

[illegible] 臣來保

原任吏部尚書 臣孫嘉淦

副總裁官

經筵講官太子太傅工部尚書[illegible] 臣汪由敦

[illegible] 臣納延泰

經筵講官[illegible]順天府府尹事務加二級 臣劉綸

提調官

戶部[illegible]員外郎加二級紀錄一次軍功紀錄三次 臣覺羅巴延三

內閣侍讀 臣馬璟

纂修官

順天府府尹紀錄八次 臣陳兆崙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學士提督安徽學政 臣[illegible]

收掌官

刑部湖廣司員外郎紀錄[illegible]次軍功紀錄一次 臣[illegible]朝棟

兵部[illegible]紀錄[illegible]次軍功紀錄三次 臣薩[illegible]

內閣中書兼戶部緞疋庫司庫加二級 臣明德

覆勘官

舉人揀選知縣 臣馮乘

舉人揀選知縣 臣吳鳴英

捐職州同 臣王世忠

候職吏目 臣杜琛

候職吏目 臣戴有容

監生 臣張益陞

監生 臣王烈燕

御纂詩義折中篇目

第一卷

國風

周南

關雎 葛覃 卷耳 樛木 螽斯 桃夭 兔罝 芣苢 漢廣 汝墳 麟之趾

第二卷

召南

鵲巢 采蘩 草蟲 采蘋 甘棠 行露 羔羊 殷其靁 摽有梅 小星 江有汜 野有死麕 何彼襛矣 騶虞

第三卷

邶

柏舟 綠衣 燕燕 日月 終風 擊鼓 凱風 雄雉 匏有苦葉 谷風 式微 旄丘 簡兮 泉水 北門 北風 靜女 新臺 二子乘舟

第四卷

鄘

柏舟 牆有茨 君子偕老 桑中 鶉之奔奔 定之方中 蝃蝀 相鼠 干旄 載馳 淇奧 考槃 碩人 氓 竹竿 芄蘭 河廣 伯兮 有狐 木瓜

第五卷

王

黍離 君子于役 君子陽陽 揚之水 中谷有蓷 兔爰

詩義折中　篇目　二

鄭

大車　丘中有麻　將仲子　叔于田　大叔于田　清人　羔裘　遵大路　女曰雞鳴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蘀兮　狡童　褰裳　丰　東門之墠　風雨　子衿　揚之水　出其東門　野有蔓草　溱洧

第六卷

齊

雞鳴　還　著　東方之日　東方未明　南山　甫田　盧令　敝笱　載驅　猗嗟

魏

葛屨　汾沮洳　園有桃　陟岵　十畝之間　伐檀　碩鼠

第七卷

唐

蟋蟀　山有樞　揚之水　椒聊　綢繆　杕杜　羔裘　鴇羽　無衣　有杕之杜　葛生　采苓

秦

車鄰　駟驖　小戎　蒹葭　終南　黃鳥　晨風　無衣　渭陽　權輿

第八卷

陳

宛丘　東門之枌　衡門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墓門　防有鵲巢　月出　株林　澤陂

檜

羔裘　素冠　隰有萇楚　匪風

第九卷

詩義折中　篇目　三

曹

蜉蝣　候人　鳲鳩　下泉

豳

七月　鴟鴞　東山　破斧

小雅

鹿鳴之什

鹿鳴　四牡　皇皇者華　常棣　伐木　天保　采薇　出車　杕杜

白華之什

南有嘉魚　南山有臺　由庚　崇丘　由儀

第十一卷

彤弓之什

彤弓　菁菁者莪　六月　采芑　車攻　吉日　沔水　鶴鳴

第十二卷

祈父之什

祈父　黃鳥　我行其野　斯干　無羊　節南山　十月之交　雨無正

第十三卷

小旻之什

小旻　小宛　小弁　巧言　巷伯　谷風　大東　四月

北山之什 北山 無將大車 小明 鼓鍾 楚茨 信南山 甫田 大田 瞻彼洛矣 裳裳者華

第十五卷

桑扈之什 桑扈 鴛鴦 頍弁 車舝 青蠅 賓之初筵 魚藻 采菽 角弓

都人士之什 都人士 采綠 黍苗 隰桑 白華 綿蠻 瓠葉 漸漸之石 苕之華 何草不黃

第十六卷

大雅

文王之什 文王 大明 綿 棫樸 旱麓 思齊 皇矣 靈臺 下武 文王有聲

第十七卷

生民之什 生民 行葦 既醉 鳧鷖 假樂 公劉 泂酌 卷阿 民勞 板

第十八卷

蕩之什 蕩 抑 桑柔 雲漢 崧高 烝民 韓奕 江漢 常武 召旻

第十九卷

頌

周頌清廟之什 清廟 維天之命 維清 烈文 天作 昊天有成命 我將 時邁 執競 思文

周頌臣工之什 臣工 噫嘻 振鷺 豐年 有瞽 潛 雝 載見 有客 武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 訪落 敬之 小毖 載芟 良耜 絲衣 酌 桓 賚 般

第二十卷

魯頌 駉 有駜 泮水 閟宮

商頌 那 烈祖 玄鳥 長發 殷武

御纂詩義折中卷一

國風一

朱子曰國者諸侯所封之域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謂之風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

周南一之一

周國名在雍州岐山之陽太王始居之傳至文王徙都於豐武王克商徙都於鎬成王嗣立周公相之乃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之詩被之管絃以爲[illegible]謂之周南者言其化自周而南也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興也關關雌雄相應之和聲[illegible]鳥之有別者也窈窕幽閒之意淑善逑匹也凡興必有所取雎鳩之在[illegible]與淑女君子深閨[illegible]相似也窈窕[illegible]其德也必俟[illegible]定[illegible]閒[illegible]衛[illegible]情欲之[illegible]介乎[illegible]私之意不形於動靜是[illegible]女[illegible]男[illegible]女[illegible]故得君子[illegible]淑女乃[illegible]風化行也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illegible]流之[illegible]流以求之也男子求女[illegible]之[illegible]其[illegible]之[illegible]有流[illegible]也[illegible]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illegible]也[illegible]不安席之意君子於淑女求之不得則思其服[illegible]之事以君子[illegible]不得而已不可[illegible]故思之甚[illegible]不能安也男女之際[illegible]生寤寐輾轉[illegible]不傷也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illegible]也采[illegible]而取之也友之[illegible]琴瑟房中之采也[illegible]君子既得淑女[illegible]友之有善相[illegible]以成聲也

[illegible]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illegible]芼者[illegible]而用之[illegible]之用其[illegible]也鐘鼓堂下之
[illegible]於君子既友[illegible]用其[illegible]而樂之明章婦
[illegible]化[illegible]內[illegible]外和國治如鐘鼓之在庭
[illegible]以[illegible]也

關雎五章章四句

關雎文王之本也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
家家之本在身[illegible]格物致知止心誠意皆所以
修身也[illegible]取其德明[illegible]而為
齊之[illegible]格致之要也寤寐思服不[illegible]其
色則[illegible]而[illegible]之幾謹[illegible]正之實功也
琴瑟友之[illegible]之上德[illegible]而天命常行
此修身以齊其家也[illegible]之化起宮闈達
於朝廟有以[illegible]之[illegible]而理萬物之宜此
齊家以治其國而天下可[illegible]事不越夫婦
之際而天德王道之[illegible]故用之閨門
用之鄉黨用之邦國自天子至於庶人不可
一日而不為此也

[illegible]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
[illegible]
[illegible]也黃鳥[illegible]
[illegible]中[illegible]思采葛言彼谷
中之[illegible]比灌木之[illegible]已喈喈
而[illegible]於其[illegible]不敢[illegible]而[illegible]
及時以[illegible]也

[illegible]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為絺為綌
服之無斁

[illegible]也[illegible]刈割[illegible]也[illegible]曰綌斁厭
也后妃[illegible]谷中見葛已成於是[illegible]之煮之治為絺
綌而服之不厭焉朱子曰親執其勞而知其為之
不易是也凡人躬稼穡則不敢厭蔬食身紡績則
不敢厭布衣故王親耕后親蠶與知農夫工女之
艱難而後深樽節愛養之至意也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污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
[illegible]父母

[illegible]氏也師氏女師薄語辭污澣皆洗也[illegible]服曰私禮

故曰害何寧安也言告師氏后妃告女師也言
言告歸使女師告文王也乃私澣衣潔且儉也衣
不皆澣而得中也歸寧父母者婦功既成爲將已
久恐父母之思已而必不安故歸而安之也

葛覃三章章六句

詩序曰葛覃后妃之本也朱子曰已貴而能
勤已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於師傅已嫁
而尚不衰於父母是也至於事皆稟命無敢
自專閨門之內所係通言乃務實有別之實

□□葛覃之明備已肇其端矣此文王太姒
所以造周也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比而賦也卷耳苓耳也卷耳可以佐食比賢人可
以安民也采而不盈比求而難得也我后妃自謂
也懷人謂文王也周行猶言王路左傳云寘彼周
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采衛大夫各居其
列所謂周行也紂囚文王於羑里后妃思之言賢
才甚少求之難得如我所懷之人當置之列位使
得□王路不可拘囚之也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比而賦也陟升也虺隤馬疲之貌金罍酒器也陟
彼崔嵬言路難也我馬虺隤喻民困也世路方艱
民力已困天下之憂莫大於是故永懷之雖酌酒
而不能解也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比而賦也玄黃病也玄馬病則黃矣疲之甚而至
於病故懷之甚而至於傷也

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比而賦也石山戴土曰砠瘏痡皆病也朱子曰吁
當□吁張目遠望也僕所以牧馬也馬瘏則民病
僕□則官亦病矣是民力已困而無人寬恤也民
生已□有無人撫綏而時事如此無可如何惟有
置賢人於周行庶可扶危爲安爲故盱之望之也
望紂之求賢審官以用文王也

卷耳四章章四句

詩序曰卷耳后妃之志也言世在于

民各[illegible]於[illegible]民[illegible]
大哉后妃則可謂可[illegible]矣此古今之通義[illegible]
當文王與紂之時凡其[illegible]刺之詩[illegible]門[illegible]非
周文王不能致也[illegible]文武孔[illegible]之詩[illegible]之
好惡之[illegible]號稱之王室之如燬文王[illegible]
受之[illegible]處[illegible]元黃之時實當文王於周行
[illegible]其所望不虛也從人倫之變而
[illegible]生民之至[illegible]此所以為后
[illegible]之[illegible]也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比而賦也木下曲曰樛葛藟纍纍也君子謂文
王也[illegible]妾[illegible]安也樛木下曲而葛藟纍之以比后
妃逮下而衆妾附之也后妃有逮下之德而衆妾
依附文能[illegible]衆妾以求其君子故衆妾頌祝之願
文王與后妃皆受天之福祿也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凡[illegible]也[illegible]其[illegible]日荒后妃不自有其崇高故
[illegible]大[illegible]下[illegible]而不相害也將助也思

若或救之行若或翼之助其行不止安其身也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比而賦也縈旋也衆妾之愛后妃纏綿[illegible]結而
不可解矣成全也[illegible]之[illegible]可致之[illegible]不信至
凡[illegible]將者皆底於成[illegible]之詩曰保右命之自
天申之綏之保之將之作之成之則命之而申之
矣逮下之德[illegible]故[illegible]祝之[illegible]是也
樛木三章章四句
詩序曰樛木后妃逮下也女德無[illegible]婦怨無

終故服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
不同必爭寵爭寵必妒忌妒忌必讒傷故妾
之於嫡多怨之也不然則畏之也獨后妃之
於衆妾不妒而使其可求衆妾求之而歸美
君子[illegible]閨[illegible]之化[illegible]之文王樂后
妃也樛木逮下后妃推文王之樂以樂衆妾
也福履綏成衆妾感后妃之樂而愈以樂文
王也[illegible]周之[illegible]太[illegible]本[illegible]此故關雎
[illegible]之[illegible]必有樛木而後有[illegible]斯以此為修身齊

家之休明也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比也螽斯蝗屬一生九十九子詵詵和也振振壯也后妃不妬而多男故詩人以螽斯比之言其羣飛詵詵而相宜其子孫振振而壯也蓋妻不妬則妾媵和妾媵和則心靜暢而氣血調所生之子必壯矣此理之自然故曰宜也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比也薨薨羣飛聲繩繩不絕貌妻不妬而妾媵和

則衆妾必循進御均所生之子必多矣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比也揖揖會聚也羣飛而相下如人之揖讓也蟄蟄聚也雍雍而聚處如蟲之蟄藏也妻妾欲其和和欲其讓和而不讓則狎而起爭故必以讓節和之洎斯妻妾常保其羣處而子孫皆盤聚而不散矣此亦理之自然故曰宜也

螽斯三章章四句

螽斯子孫盛也凡家道之成存於夫婦中於父子終於兄弟是故仰如和而後有門樂夫刑妻也有刑妻而後有樂夫妻容安也有樛木而後有螽斯若宜子也子患其不壯又患其不多昔且多矣又患其不睦而至於不聚也振振繩繩而終於蟄蟄則是子孫皆能孝於親也且推孝親之心以友於兄弟也一庭之內夫和妻柔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則禮樂成於家而仁讓興於國矣此修齊治平之節次其此不可推而行也故曰人而不為周南

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興也夭夭少好貌婦人謂嫁曰歸宜者和順之至致此相得而相安也室謂夫婦所居家謂一門之內也言后妃之化自家而及於國由男而及於女國中之女皆有和順之德故詩人見其于歸而歎美之也宜其室家者宜其室以及於家也皆相夫子琴瑟靜好由是而孝於舅姑由是而睦於兄弟一家之內恩明誼美如桃夭之少好而有華明也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興也蕡實[illegible]家室者一室所有之家也父
母兄弟[illegible]也[illegible]其家[illegible]一家所有之室也弟婦
子婦[illegible]也[illegible]之[illegible]一家化之弟婦子婦皆能相
夫而皆宜其室如桃夭之實蕡然而圓碩也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興也葉蓁蓁茂盛也宜其家人者盡宜一家之人也
長幼卑尊各得其所如夭桃之葉蓁蓁而齊茂也

桃夭三章章四句

[illegible]天[illegible]因也所謂治國在齊其家者治
國之[illegible]國人皆齊其家而已欲一國
之人皆能齊家必一國之女皆能宜室此非
其[illegible]之所致也天子[illegible]之德后妃窈
窕之[illegible]風俗[illegible]氣化人[illegible]淑之
姿[illegible]之[illegible]然後少女[illegible]皆能淑賢
也[illegible]其功化之盛至於一國之人各齊其家
原其[illegible]化之由不過一家之內自修其身知
[illegible]之近知風之自[illegible]遠乎哉[illegible]多乎哉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illegible]皆勇於勞苦而
[illegible]用力有節也
[illegible]也化行俗美賢才眾多
野人[illegible]故詩人美之以爲此雖赳赳之
武夫而[illegible]則勇而不亂可以折衝禦侮
而爲公侯之干衛矣

肅肅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興也逵[illegible]逵中逵衢會之所也仇匹也肅
肅兔罝而施于中逵則是敬以集事握其樞要而
無不得[illegible]故可與其國政而爲公侯之善匹也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興也中林[illegible]之所也肅肅兔罝而施于中林則
其[illegible]深勇[illegible]而人不能[illegible]可以出謀
發[illegible]公侯之腹心也皆[illegible]其妻[illegible]之六
[illegible]如[illegible]敬德之[illegible]也能敬必有德文
公[illegible]爲大夫而[illegible]然則野人之肅肅可爲
[illegible]亦有徵矣

兔罝三章章四句

絶[illegible]人[illegible]衆[illegible]也[illegible]之化民也休於有民之
欲[illegible]道[illegible]於今[illegible]嗷[illegible]於[illegible]民[illegible]下
故[illegible]兔[illegible]苟[illegible]之季女能齊[illegible]于[illegible]
[illegible]兔罝之野人此[illegible]與[illegible]者[illegible]之[illegible]也至
於[illegible]而不可失仕與學無二理
文[illegible]可[illegible]故身而免[illegible]小[illegible]官而
能[illegible]夫[illegible]之夫皆[illegible]之任也[illegible]事而
苟[illegible]臨[illegible]而懼以成[illegible]六官之[illegible]皆

六官之[illegible]之[illegible]內[illegible]好仇
[illegible]而[illegible]卞矣三代以上道明而人材
出[illegible]也[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亦[illegible]射亦保
[illegible]之[illegible]也[illegible]道[illegible]也[illegible]人有德小子有造
[illegible]人材[illegible]也古之人所以[illegible]斯上者無他
焉[illegible]其[illegible]已矣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賦也芣苢車前也宜子故婦人采之朱子曰化行
[illegible]家室和[illegible]婦人[illegible]相與采此也[illegible]門[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無[illegible]保聚撫守之外[illegible]有[illegible]閒暇也采之
始求之也[illegible]者[illegible]試[illegible]之無成是也有之始
得之也[illegible]有[illegible]之無[illegible]也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賦也掇拾其穗也薄言掇者[illegible]與拾之而不爭也
捋取其子也薄言捋者從而取之而不競也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賦也[illegible]持於衽也[illegible]不能[illegible]持於衽
非今[illegible]也[illegible]扱於帶也薄言襭者[illegible]
於[illegible]於[illegible]也

芣苢三章章四句

芣苢室家相[illegible]也[illegible]其[illegible]子[illegible]而[illegible]
得而無[illegible]多[illegible]得[illegible]且[illegible]其自[illegible]所
[illegible]上有不[illegible]之[illegible]是故[illegible]天之女子
能[illegible]有相之心也芣苢[illegible]和矣無心
[illegible]兔罝之野人[illegible]有[illegible]之人也
芣苢則忘其[illegible]大[illegible]治至於無
[illegible]化至於無[illegible]有[illegible]

不於人君之敬[illegible]已中庸所言之矣相在御
寧[illegible]之敬也夫假無言時靡
有[illegible]民之[illegible]而天下[illegible]則君不[illegible]其
敬[illegible]天下不[illegible]矣是故君德子於[illegible]
與[illegible]民風[illegible]於不誠不知此詩[illegible]之
實[illegible]而致此也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
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與[illegible]也[illegible]枝曰喬思語辭也游水曰泳並

喬[illegible]木喬則[illegible]陰而不可休矣女貞則無欲而
不可求矣漢廣江永極形之也貞則離遠如漢之
廣[illegible]可[illegible]也貞則守純如江之永無間可乘也
朱子曰文王之化及於江漢之間而有以變其淫
亂之俗[illegible]游之女人望見之[illegible]其端莊靜一
非[illegible]之可求矣故以喬木之與江漢爲比而
反[illegible]不[illegible]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
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與[illegible]也翹翹高也錯[illegible]也楚荊屬秣飼也薪錯
不可[illegible]刈其楚而已女貞不可求言秣其馬而
已[illegible]不可求[illegible]之子于歸[illegible]矣[illegible]漢之廣
[illegible]與馬[illegible]不可秣也朱子曰以錯薪起興而欲
秣[illegible]馬則[illegible]至以江漢爲比而歎其終不可求
[illegible]之深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
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illegible]也蔞蒿也蔞蒿又小於楚矣駒又小於馬矣

承[illegible]漢廣江永者歎其駒以不可秣也蓋[illegible]之愈
至[illegible]之愈深也

漢廣三章章八句

詩序曰漢廣德化所及也后妃修德文王好
德其下化之自近及遠故江漢之間民風丕
變出游之女皆能修德觀其致高而神遠非
[illegible]乎有道之人皆知好德視其悅至
而[illegible]則與[illegible]求之[illegible]矣夫德存於己
人不[illegible]而化之所及無遠弗[illegible]此非有

所以致之也人性之善一也性一則情學情
學則神通故深宮自樂其有為而草野潛移
其性情起化者不言彼化者亦不知矣君子
是以知周南之果可以新民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

賦也遵循也汝水名墳防也枝曰條榦曰枚惄飢
意調 一作輖重也朱子曰婦人喜其君子行役而
歸因記其未歸之時思望之情如此而追賦之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賦也斬而復生曰肄遐遠也朱子曰伐其枚而又
伐其肄則踰年矣至是乃見其君子之歸而喜其
不遠棄我也

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比也赬赤也魴魚名赬亦也魚勞則尾赤丁謂紂燬
焚也父母謂文王孔甚邇近也文王之化行於江
漢而又及於汝所謂三分有二也漢廣之好德近
於關雎汝墳之復薪憂卑之道風乎乃心王室則
又邑耳則矣朱子曰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率

自各[illegible]而其卑對貞汝墳之人猶以文王之命供
紂之役[illegible]人見其勤苦而勞之曰汝之勞旣如
此[illegible]王室之政方酷烈而未已雖其酷烈未已而
文王之德如父母然望之甚近亦可以忘其勞矣
此序[illegible]謂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者蓋曰
雖其別之久思念之深而所以相告語者猶有
尊君親上之意而無情愛狎昵之私則其德澤之深風
化之美皆可見矣

汝墳三章章四句

詩序曰汝墳道化行也道莫大於五倫而君
臣父子為尤重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君
雖不仁臣不可以不忠故紂雖暴虐文王事
之不敢貳焉不惟不叛而已且使天下之叛
者皆服從而已復率之以事紂故終文王
之世天下皆供紂之役而且忘紂之暴是文
王以事君之道化天下而天下化之故曰道
化行也[illegible]詩[illegible]述[illegible]聞之慰文王
服事而紂亦有惓惓之仁忠如是而後天下

[illegible]以如此而後天下之爲君臣父子者定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illegible]是也麟之足

[illegible]仁[illegible]仁厚之親[illegible]性

仁[illegible]王[illegible]仁厚故其子亦仁

[illegible]乃麟也何必麕身牛尾而馬

蹄[illegible]上[illegible]之麟哉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illegible]之[illegible]以振[illegible]公姓公孫也公孫

[illegible]教其子也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illegible]一角其端有肉不以傷也公孫之子以王

父之[illegible]氏因以爲族故曰公族公族皆麟者公孫

[illegible]家也是皆在下一身之本故以與

[illegible]近於本矣故以與孫角父

[illegible]之外矣故以與[illegible]之於本[illegible]猶根本猶

[illegible]也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詩序曰[illegible]之[illegible]也天地之道元[illegible]

[illegible]元者仁也[illegible]和之至也

太和[illegible]聚元[illegible]有故[illegible]成其不仁厚

而[illegible]子孫宗族之皆麟者同以

其仁厚之[illegible]行[illegible]以[illegible]不如

大瑞[illegible]人君[illegible]仁厚之實而勿徒[illegible]符

[illegible]也而風教[illegible]焉矣

周南之[illegible]一篇三十四章一百五十九句

周南[illegible]之詩也天下之道莫先於父

子[illegible]始教[illegible]孝弟[illegible]行之於身則

[illegible]家則家[illegible]以此成教於國以此

[illegible]於天下而其事皆始於夫婦夫婦和而

後能養父母有子孫睦兄弟故父子兄弟足

法必先以之子宜家也周南之詩與大學同

關雎鵲巢造端乎夫婦也螽斯麟趾則及於

父子兄弟矣桃夭兎罝教成於國也漢廣汝

墳則及於天下矣是故[illegible]世[illegible]十[illegible]年七百

福祚之長未有如周者也太和翔洽[illegible]備禮

明治化之首未有如周者也而究其致此之由則皆起化於閨門而端本於孝弟大學曰其理周南指其事孔子因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故詩教與春秋同歸學者不可不盡心焉

詩義折中卷之二

召南一之二

[illegible]之采邑也文王之[illegible]周公爲政
[illegible]召公[illegible]於[illegible]南國皆從化焉其
[illegible]南國諸侯者則謂之周南其國
[illegible]方者則謂之召南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興也[illegible]鳩[illegible]性拙[illegible]鵲之成巢如[illegible]有[illegible]也[illegible]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能[illegible]夫婦之[illegible]詩人[illegible]以鳩起興取其拙而[illegible]食[illegible]於拙而[illegible]以從夫[illegible]之[illegible]取其有別[illegible]取其無爲取有別[illegible]有別[illegible]無爲者所以杜預政之原也[illegible]也[illegible]御之[illegible]迎也韓奕之詩曰韓侯迎止于[illegible]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是也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興也方[illegible]也[illegible]家[illegible]將送也百兩將之[illegible]公[illegible]嫁[illegible]門[illegible]則上卿

[illegible]日姻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

[illegible]之[illegible]成之

[illegible]諸娣從之祁祁

[illegible]成也日

[illegible]正肖後

[illegible]之[illegible]聞也

[illegible]二章章四句

[illegible]之化行於[illegible]女能修

德易迎好德故夫人專靜純一而國君備物盛以求之是文王以修齊之道化天下而諸侯皆修身以齊其家也諸侯修齊以致其國則國之人各修其身各齊其家而北戶可封矣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信夫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蘩也采白蒿也生于[illegible]可以為菹于沼于沚者[illegible]之[illegible]先生且就深也事祭也[illegible]以公侯者

夫人助公侯以[illegible]祭[illegible]敢　[illegible]東子曰此猶周商之[illegible]也

于以[illegible]之[illegible]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illegible]中[illegible]之曲也宮[illegible]也[illegible]中則更深矣廟中則更深矣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illegible]大夫[illegible]也夫人祭服[illegible]此[illegible]被者[illegible]公謂先祭[illegible]觀餘饗薄言還歸謂既祭[illegible]之[illegible]安安貌不

知其人隱[illegible]被之僮僮其人嫌[illegible]所知也是未祭而[illegible]先[illegible]之祁祁其人安安可知也是既祭而[illegible]之既祭而留之則當祭之時其[illegible]可想矣

采蘩三章章四句

詩序曰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與君共爲社稷宗廟主是以承祭[illegible]也祭主於敬乃[illegible]采[illegible]其[illegible]彼其儀也國君敬承大祖夫人敬事國君與之合敬以事宗

□□因君與夫人皆敬以供職也君與夫人
□□□□則同入□不敬事此其所以格神
人而和上下也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
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也□□□□草蟲□□趯躍貌阜螽蠜也忡
忡□□□也降下也南國大夫行役於外其妻思之謂
□□□□□□已□□而君子未歸故憂心忡動也
□見□□□□□我見君子也覯止君子亦見我也

我不見君子而心動因知君子不見我而亦心動
故□其相見而君子之心降則我心亦降也以君
子之□□□□乃所以為思之至也朱子曰此猶周
南之有卷耳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
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蕨也蕨菜名春生□□□□結也□喜意秋相思
而者猶未至故憂心至於□結□其相見而舒暢
也
□□□□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
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微而至大初夏生亦平也由春至夏時
□久□□故憂之甚而至於傷悲冀其相見而心平
也
草蟲三章章七句
詩□□□蟲大夫妻以禮自防也夫婦之際
□□□□□□人情也但恐其過中而失正
□□□□□□而傷生草蟲之詩情得中矣怵

惕愛動□□憂深傷悲則更深矣降憂方釋
□□方生夷則憂喜俱平矣其憂也有漸其
喜也有節以禮防心而歸於和平者也心平
則情節動而性靜為物各靜其性王道之成
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背水草□□也行潦道旁之水采蘋采
□□□□□□也于澗于潦采有常處也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

以其器財也方曰筐圓曰筥湘烹也有足曰錡無足曰釜盛之湘之在事有序也筐筥錡釜用物有常也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賦也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牖下奧也尸主齊敬季少也詩義曰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以蘋藻此詩季女主祭祖蘋藻而奠於宗室其爲教成之祭無疑也朱子曰少而能敬化之所從來

者遠矣

采蘋三章章四句

序曰采蘋言教也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紡績酒漿籩豆葅醢教助祭也教成而奠教主祭也詩舉之詩動以孝敬采蘋有爲采盛湘奠事必躬親所以教勤也蘋藻不求備物所以教儉也奠於宗廟所以教孝也齊以尸之所以教敬也后妃以此自爲卽以此教人所由于歸之女皆能宜家也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婦順教順成俗國家舉治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賦也蔽芾盛貌甘棠杜梨翦去也伐斫其幹也伯方伯茇草舍也朱子曰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化或舍棠樹之下其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傷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

賦也敗發其枝也憩休息也憩則暫於茇矣勿敗

則非特勿伐而已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

賦也拜屈其條也說與稅同停車也稅則暫於憩矣勿拜則非特勿敗而已止於樹者愈暫而愛其樹者愈深以見人之思之愈久而愈甚也

甘棠三章章三句

詩序曰甘棠美召伯也詩義曰民思之善教民愛之召伯之教明於南國其民愛而思之思其人而不得見見其樹如見其人焉故保護

之無已也君子是以知周雅之廷與燕之後亡也苟常目不忍代而況其君乎況其子孫乎是故列宗行一寛大之政即爲子孫數世之福朝廷用一仁厚之臣即培宗社萬長之慶人之所以自爲與夫爲天下而用人者可以知所擇矣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比也厭浥濕意行道夙早也以道路之濕衣比淫暴之汙人也行伯聽男女之訟而女子賦此詩以見其言道露甚濕豈不欲行但早夜以行則其露也多耳以畏而不敢斯言也固當謂之於先矣非淺淳也此必男有機行女恐玷汙故强求而未有[illegible]之言不知是也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比也家謂求爲室家之禮也速召致也事有似而非者無角而何以穿屋女無家而何以速獄然[illegible]而實無家猶[illegible]實無角也無家者非無家也訟未成而强[illegible]是其禮之[illegible]不足獄由也昔衛宣公之女欲適于南而公孫黑强委禽焉此所謂室家不足者也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比也牙牡齒也當實無牙而非牡則嫌似[illegible]不足猶辨之也亦不女從則不辨[illegible]女之貞烈固不可犯而召伯能辨明由於疑似之間全貞女之節而不爲强暴所汚此乃以南國之人有甘棠之愛敬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詩序曰行露召伯聽訟也[illegible]凡訟之興皆起於細微[illegible]能與訟者持疑似之情也聽婚姻以禮聊然亦有[illegible]而不和睦雖行而强委如此詩[illegible]或不察則强暴得志而貞良[illegible]下[illegible]上下人和非小失也故易有[illegible]有行露取訟也聖人之[illegible]天下[illegible]其[illegible]欤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賦也羔裘大夫之朝服從兩皮相拔之處素絲爲飾以爽之二爽爲一紽也委蛇自得之貌朱子曰南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故詩人美其衣服有常而從容自得如此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賦也革猶皮也緎界也紽縫而界見也獲自自公退食者意在於退食也退食而委蛇家無事也節儉則不殖貨正直則不嘗私故家無事也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賦也縫縫之也革做而縫見也合兩爲一曰總錢氏曰見也首言退食自公者意在於自公也自公而退就因緣挽拖節儉則無求而民自靜正直則理順而行自倒故因無事也

羔羊三章章四句

詩序曰羔羊大夫節儉正直也裘做不易而儉可知也人當自得正直可知也君子是以知周治之隆也恭者和平室家無事也羔羊從容則延亦但事也人且無事者其不事也君心清明且節儉在公則退且直事之可已者無所不已其不可已者亦須應而從容私焉曰事事而行斯無事故不見有事也或公事而事廢或省事而事理爲治者可以審所尚矣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比而賦也殷靁聲也陽喬爲雷聲仁聲也南山終南

也靁將在南山之北汀漢在南山之南南國北登先見山陽故首言南山之陽也何斯之斯指其人也違斯之斯指其地也君子心仁周在山之陽而其人乃違此地而遑供司役于外莫敢或暇非計也然既已往之則無人追者振振信厚也信則不敢有二心厚則不敢有怨怠故望其歸而不敢必其歸者以信厚之道絕其君子欲其不憚勤勞以終君臣之義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

[illegible]

比也山南曰陽而北則山之東西故繼言側也莫

敢遑息無暇時也前役甫畢後役又來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振振君子

歸哉歸哉

比而賦也自側而北則山之陰故終言下也指其

地者愈切矣莫或遑處無定所也此役未完彼役

又興也供其役者愈勞矣如是而終不敢必其歸

乃所以爲信厚也

殷其靁三章章六句

詩序曰殷其靁勸以義也君臣之義有二分

未定則致身事主而事爲貳食祿而危其身非

智也分已定則以終身之事爲義臨難而易

其節非仁也紂之無道其臣也既已仕之則

君臣之分定矣故明知文王之仁將必勃興

而終勸其供紂之役不可違背此固其君子

之信厚能刑于其妻抑文王服事之誠有以

深入於人心故婦人女子皆明於大義如此

也故曰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興也摽取也其實七取其三也庶士衆賢也吉賓

興之期也言摽所有之梅摽其三而存其七是猶

其先遊者而早取之爲人君求我之庶士亦當

迨實興之吉期謂其九者而以次盡之也

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興也其實三兮取其七也言已摽其七而

留其三是逾其大半之時而多取之爲人君求我

國之庶士亦當及今之時廣其途以多取之不必

待吉也

摽有梅頃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興也塈取也頃筐取之則無所餘矣是盡取之也

人君求我國之庶士亦當及今之時而有以謂之

謂之皆通其言也使天下之士皆得進言以通於

上則庶言同而野無遺賢矣此盡取庶士之道

也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據行御求賢也且因之道首在得人文王以
貴賤附後先有力焉故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守人但知其道於得人而不知其勞於求賢
如此也若今取士之制異名而不異實三年
貢舉道其者也不時餘用道其今也制舉誠
策道其謝也然而或不得士者其失之異也
古之時士不求君而君求士論事以乞言節
因言以考績故賊否可以立辨三代以後君
不求士而士求君競爲學言以干進上之人

亦第取其言之工而不問言以試其功宜其
拔十而不得五也

嘒彼小星　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嘒小貌三五言其稀以明也肅肅敬貌宵夜征行也命賦也寔
六十合之數不同是也凡進御於君者見星而往
見星而還故因所見以起興言微明之小星或三
或五而在東是初昏時也當此時而肅肅以行者
以今夜明早有在公之職役故也以夜在公亦云
分矣而不知其勞者以嫡貴妾賤命數不同故盡
其職而不敢怨也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與昴言昏則星在東者先見將旦則星在西者猶
留故言參昴西方之宿也參昴不小而以爲小者
將旦則衆星皆沒惟參昴在而光亦微也衾被裯
襌猶相效也言將旦之時肅肅以行者以在公之
役爲君抱衾裯而安置之今事畢故還也抱衾與
裯役亦賤矣而不辭其賤者命既不同不可相效
故安於其分而不敢怨也

小星三章章五句

小星妾御也周禮典命其數有九夫人嬪
諸侯之命數嬪媵以下貴賤之等視其國之
卿大夫故命各不同也天下之患莫大乎
賤者不安其分而覬貴者而欲效之於是乎臣
僭君而妾厭嫡家國之亂生矣先王制禮以
定之使貴賤之等命數不同禮秩亦異而不
可相效則上下辨而民志定矣小星之賤妾
以命數不同之故安其分而盡其職君子是

因其可之不可以已也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興也決復入為汜以用也江水之間有嫡不與媵俱歸者其感悟之言江水有汜而之子之歸乃不我用雖不我用或其後也悔而過我則我將如但之後人於江乎蓋望之也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興也水岐成渚小洲曰渚與偕也言江水有渚而之子之歸乃不我偕既不我偕而其後也又安處而不

來與我謂何渚之不復入江乎蓋疑之也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興也沱江之別流者過存問也嘯歎聲言江水有沱而之子之歸並不使人過而問我既不問我是終不肯矣我雖思之亦竭無益其憂嘯歎為詠歌如沱之不復與人正矣蓋安之也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詩序曰江有汜美媵也思而不怨閫而能學此士君子之所難而女子能之陳氏曰小星之夫人惠及媵妾而媵妾盡其心江沱之夫人患不及媵妾而媵妾不怨蓋父母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各盡其道而已矣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賦也麕獐也白茅包麕者傳云郊田之獲而分其肉也懷思也女之懷春猶士之悲秋因時興思也吉士美士之男也誘導也比郊之人同往田獵分麕肉而以茅包之遺其鄰舍之女而同田之士遂欲無媒妁而自往誘之蓋急於求婚而不暇為禮也

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賦也樸樕小木也純束猶包之也此因田之人明女之不可誘也言樸樕死鹿物本輕微而猶以白茅純束不使汙穢況此貞白之女豈其德容堅貞守自有如美玉豈可不加愛護而反以非禮誘之乎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

賦也舒徐也脫脫遲緩貌感動也帨佩巾也箋云奔走失節則感也尨犬也傳云非禮相陵則犬吠

佳士而道之人也勿往誘也言女德如玉不可
犯也其曰思曰舒而之勿亟也以動我佩巾恐其
失禮也勿使往而尨吠大恐其作事也蓋所以
保女之貞淑而止士之邪志其相為也深矣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詩序曰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同國之人惡吉
士之無禮而止之也吉者同國同井出入相
友守望相助有善相勸有過相規是故此詩
皆當時井閭善之人也朋友相親無非規過
之理也故有不檢之士偶動非禮之思則前
後左右之人皆得惡而止之使不陷於罪戾
此三代聖王所由教成於上俗美於下刑措
不用而比戶可封也嗚呼盛矣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興也穠盛也唐棣栘李也肅敬雝和也王姬下嫁
而能和敬以執婦道故詩人美之言何其穠盛乎
則唐棣之華也曷不肅雝乎則王姬之車也其車
如此其人可知矣

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興也平正也□□□□□□□□□之始基
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是文王之為平王猶武
王之為寧王也有此稱也齊侯子公侯也邑姜
與伋為兄弟故□□□□子也以桃李□華興男
女□人者□□之□□未成婚者□王故以平
王之孫先齊侯之子君臣之義也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興也□□□□□□為綸□既成婚之詩也朱子曰絲
合而為綸□□□男女之合而為婚也既成婚則夫
敬以行□□□平王之孫夫婦之禮也

何彼穠矣三章章四句

詩序曰何彼穠矣美王姬也周王□於君臣家
皆於大□□□□□之驕以□其夫而慢其
舅姑□家不□□矣故雖以天子之女下嫁
諸侯亦□使之□□以□婦道矣後諸侯卿
大夫之女皆不□以驕其人而士庶人之家
大抵□□不合□□□矣此□周之盛惟而

大子作之仿後作大也

彼茁者葭言葭方茁茁乎得時矣

此惟生出得時之物故其發也亦發以時矣也彼

發則但五豝而已也使日暮人實五豝以待公之

發是亦已矣於虞誠不傷生物者也南國諸侯被文

王之化皆能仁民而愛物故風行所被庶物蕃

育其搜苗獮狩五豝且皆何因君不忍盡殺

失其所以故詩人歎之也此仁厚之君不收據

今其所謂騶虞矣猶麟趾之詩歎公子之即麟

也

彼茁者蓬壹發五豵于嗟乎騶虞

言也蓬亦猶其一歲曰豵七月之詩曰言私其豵

豵之小者也蓬細於葭而亦皆蕃則所生者更

盛矣豵小於豝而亦止壹發則所殺者更少矣

騶虞二章章三句

許序曰騶虞鵲巢之應也南國被文王后妃

之化諸侯刑于寡妻而夫人專靜純一以盡

其職于於大夫之庶宗室之女皆能守禮堤

以教化成而風俗美陰陽和而庶類蕃有騶

虞之瑞焉推其所由皆本於修身以齊家故

曰鵲巢之應也

召南十四篇四十章一百七十七句

召南化成天下也鵲巢采蘩草蟲言夫人大

夫妻之德修身齊家之功也甘棠以下方伯

布化由國治而天下平矣騶虞化成有如麟

趾大旨與周南同而亦有異焉周南多言

仁心召南多言仁政甘棠讚伯宣之績行露

明庶獄之與摽梅許取士之規小星定宮闈

之名分序關雎之俗騶虞著蒐狩之制大

綱大法莫不具在所謂以聯蹕之意行周官

之法度也抑王道本於天德修身在於正心

故二南之言心德者皆致意焉周南之詩多

言性而主和而葛覃之尊師兔罝之勤事未

嘗不濟以敬也召南之詩多主敬故雖主敬而

羔羊之從容江沱之溫厚未嘗不壯於和也

其於下不相悖則乘仁行和之天時天和仁

故□□□由□也內必先以敬有非敬存其
於□也萬物□而後和萬物序而後和故中
庸之功在於位育而始於戒懼慎獨以致和
也天德王道在於謹獨後周南召南者可以
知所從入矣

邶一之三

邶鄘者武王克商分自紂城朝歌以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然不詳其封其後并入於衛故邶鄘皆衛事也邶鄘入衛□王朝之籍猶有邶鄘故大史採風其得之於地者仍謂之邶孔子因之者不予衛之得兼邶也□於晉仍存魏風亦猶是也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

比而賦也汎猶泛也□猶□也舟以喻君子而用小人猶舟之受之而扶此舟也嚴粲曰舟必有人用舟必有然後有所濟今柏舟堅而無人維楫亦汎其流而已將何所泊乎以喻國無賢人將日退日□無所止也李樗曰仁人之所憂者國也此不可以酒消亦非敖遊之所以能釋也

其心□憂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且世鑒鏡茹度據依愬告也言鑒能度物而我心
匪鑒故人之情偽不能盡燭兄弟至親宜可愬依
而不度其不可是以往愬我之憂而反逢彼之怒
也鄭康成曰責以兄弟之道謂同姓臣也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賦也棣棣閑習之貌選擇也言兄弟之怒我者蓋
謂我孤介自守必行其志而不能貶道以隨時也
然我自度之矣石猶可轉而我心匪石則自守者

不可易也席猶可卷而我心匪席則必行者不可
屈也欲自貶損而威儀棣棣無可擇而改者則終
不能與時為同也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摽

賦也悄悄憂貌羣小衆小人之在君側者覯見閔
病辟拊心也摽拊之也不能貶道以隨時則同事
愈可憂矣必自守以行志則小人愈忌矣今小
皆嫉則所以中傷而侮辱之者無所不至矣故覯
閔而又受侮也既多不少言小人之衆也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比也居諸語辭迭更微虧也日喻君月喻臣
君暗則無以察其臣而臣亦無以輔其
君而君愈昏見君臣更迭而昏如日月之更迭而
微故中心隱憂如衣垢而不澣也如是則可以去
矣顧以摠處親貴心戀家國雖時不可為而終欲
委曲以圖濟不能恝然而奮飛也朱子曰五倫之

臣其有義此等法屈原不忍其憤懷沙赴水此賢
者之所不為也曰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
都也言人之過矣

柏舟五章章六句

詩序曰柏舟言仁而不遇也人以柏舟之仁人
心不苟而賢不遇亦可以見信於君矣而終
不得者以君不明而小人蔽之也君之不明
非必闇且弱也往往聰明才武之主一念嗜
好有所不謹為小人所迎合遂不覺而用之

小人得用迴合貪賤巧肖君子猶不得而不容
已以蓋亦貪賤而小人皆但日思所以竊傷
之而且逆不可爲矣由此之爰皆由於此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比也綠閒色黃正色也閒色而乃以爲衣正色而反以爲裏以比嬖妾蒙寵而夫人見疏而微故心憂之而不能止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比也上曰衣下曰裳亡忘也嚴粲曰黃裳掩微而

已貴賤則失位矣謝枋得曰嫡妾易位則家不齊嫡貴不治故爲君憂爲君之子憂而非爲一身也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

比也綠本絲也而今爲衣者由治絲之人之成以喻妾本微賤而今蒙寵亦由不能防微杜漸以至於此因思古人當必有善全之道者皆歸於過而傷己之不能也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比也淒寒也絺綌寒風人之程子曰絺綌所以禦寒也以比己之被疏失位亦猶有本周故生詩思古人厚其德而化先得我心之然而效之也

綠衣四章章四句

詩序曰綠衣衛莊姜傷己也莊公惑於嬖妾使夫人失位乃莊姜不怨公與妾也而自傷之女治傷己之才疎而有以致之也詩傷己之德薄而無以定之也可謂忠厚之至矣抑人之賢否其辨甚明而或至

於倒置者其好惡僻也不好嬖寵斯貞女見棄綠衣之大人所以被掩於嬖妾也不惡讒諛斯賢臣見疏柏舟之仁人所以受侮於羣小也然則人君之好惡可不慎哉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興也燕燕鳦也差池分張也歸大歸也雙燕同飛而羽翼差池以興二人同處而一人遠別也之子指戴嬀也相子以嫉媢之子完爲子莊公

卒完即位嬖人之子州吁弒之故戴嬀大歸於陳
而莊姜送之也婦人之禮迎送不出門而遠送于
野者有所深也
燕燕于飛頡之頏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
佇立以泣
興也上飛曰頡下飛曰頏將送也以燕之上下相
逐與人之彼此相送也佇立以泣者行人已遠猶
不忍歸故久立以望之也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

實勞我心
興也以燕之上下而音漸遠與人之遠別而信難
通也送於南者衛在東陳在南也泣涕如雨行且泣也
佇立其後且行也實勞我心止泣也不泣而勞心
前所之事未知所有故心思之不止傷別也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
以勗寡人
賦也仲氏字也戴嬀乃厲嬀之娣故曰仲氏也能
承大事曰任春秋隱公四年二月衛州吁弒其君
完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濮陳地也史記曰州吁
弒桓公自立宋伐鄭石碏因桓公之母家於陳詳
為善州吁至於鄭石厚與陳侯謀殺州吁于濮
由此觀之戴嬀之歸陳乃石碏用陳侯以討賊之
因猶然則仲氏之所任可知矣莊姜之遠送于野
其故亦可想矣仲氏任此大事而莊姜知其有討
者以其心誠實而淵深其身和順而謹飭又能思
先君之思則其必討嗣君之賊可知也此因仲氏
之能任而莊姜亦可謂知人善任矣

燕燕四章章六句
詩序曰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州吁弒立衛
人爲逆而莊姜戴嬀乃能內用謀臣外結與
國討賊定亂其功可謂奇矣究其所以成功
未嘗不本於正也任天下之事不惟其才惟
其德其於身心非塞淵以立本非剛然以
處衆非溫惠以和衆非忠慎以節理非淑無
以處危非慎無以保成有此六者戴嬀之以
忠心同德于矣以定亂一朝且不計以此固

功有功不當賞其人之所以任事與夫擇人
自以事者皆無憑之率卒亦可以得其大
凡分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
定寧不我顧

日居之人謂一十也古者也不古處不以常道相
與也定止其定也胡何寧曷不利於莊姜故
自委之之也言日月之明照臨下土而此人乃不
與我相好是獨乘已也何時而能有定乎豈日月

之相為獨遺我而不顧乎何為至今不定也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
定寧不我報

冒也不相好欲相害也報善惡之應也言日月之
照不冒下土而此人乃欲相害則亂已甚也何時
而能有定乎豈日月之不冒而我獨不獲為善之
報乎何為竟定而久不定也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

賦也言日朝月望皆出東方則照臨更明矣而此
人乃無良善之德而是相害之意彼但發著矣何
時而能有定乎設能有定則無良之言我亦可以
得忘於此衣一國之安而不計一身之辱也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
報我不述

出也畜養也述循說也言日月之盛東方自出則不
有是質矣而我今乃遇此人將恐父母之遺德不
能令終矣何時而能有定乎設能有定使先君之

得以報我則天之報我與否亦可置之不論蓋欲
以身殉之也

日月四章章六句

日月莊姜傷呼也太史公曰人窮則反本
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
不呼父母也莊姜之呼日月與父母蓋窮之
至也然而終望定其良者豈虛願哉當幾轉
歸陳之時定亂原有成策其昔不濟與凡縱
之莊姜亦有成算卒至惟呼援首而衛國以

寄日月之什未嘗不悉其誠而陰作之[illegible]

善[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也[illegible]之詩曰既克有定靡

人[illegible]行皇上帝[illegible]小人情爲善者可以興

矣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

比也終風終日風也洪範曰狂恒風若是也暴疾

謔戲浪放悼傷也朱子曰莊公之爲人狂蕩暴疾

莊姜不忍斥言故以終風且暴爲比言雖其狂暴

如此亦有顧我則笑之時但出於戲慢之意而無

愛敬之誠則使我不敢言而心傷之耳

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比也霾雨土也惠順也朱子曰終風且霾以比莊

公之狂惑也[illegible]狂惑亦或[illegible]肯來但又有

莫往莫來之時則使我悠悠而思之也

終風且曀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比也陰而風曰曀有又也不日有曀又曀以比人之

狂惑[illegible]開而旋蔽也嚏氣嚏也疾而自顧者亦嚏

不然所謂願言思伯甘心首疾也

曀曀其陰虺虺其靁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比也[illegible]曰[illegible]之[illegible]也[illegible]之雷也以比人

之狂惑愈深而未已也[illegible]也莊姜以爲中心

見其[illegible]情不合已亦有過焉是當不悼而視附之

無[illegible]之心意通[illegible]常常則狂惑可閑也大暴而

[illegible]莊公之待莊姜也愈薄悼而思

思而[illegible]而[illegible]之待莊公也愈厚可謂[illegible]德

矣

終風四章章四句

終風莊姜傷莊公也朱子曰此詩當作燕燕

之前[illegible]也天下無不可處之境亦無不可化

之人雖不可化不可以爲難化而遂置之也

是故人倫之變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此易

爲也即疑怨而以身殉亦無益也必思積誠

以化之積誠以化則無他對視處之而已矣

性情通則心移思通爲則神治故化也舜之

於瞽瞍文王之於紂莊姜之於莊公皆是也

然[illegible]了[illegible]是知其不可爲之者與先

聖後聖如出一轍矣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興也鏜擊鼓之聲踊躍坐作之狀用兵興師也南行者

衛指役陳鄭在衛南也擊鼓踊躍想見衛兵好用

之狀故衛人怨之言軍役繁興或築土於國或築

城於漕而已獨南行有死亡之憂爲更苦也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

賦也春秋隱公四年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衛

吉人非州吁也此呼名賤之也平陳宋非本意也宋殤

公欲除公子馮與鄭公同惡故糾陳蔡以助

之是勞民以修怨也師興而歸出無名又人不歸

其行人憂之也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賦也爰于居次處安也軍次有常處軍行有常制

今爲籍意而居擇便而處不攻其喪馬遠求于林

下師久不歸失位離次上無節制而下有敗形也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賦也契合也闊離也從軍者見有敗亡之形故追言

[illegible]之約[illegible]分別[illegible]之手與夫婦成說以期死生

[illegible]偕老然今從征行而復其有成說可期卽下

[illegible]命也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賦也于[illegible]洵約也信[illegible]之也言從前之約如彼

而[illegible]此[illegible]是[illegible]不復見矣死[illegible]不復生矣

偕老[illegible]而不能[illegible]矣[illegible]傷心痛[illegible]之詞也

擊鼓五章章四句

詩序曰擊鼓衛人怨州吁也衆仲曰州吁阻

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夫兵猶火也

弗戢將自焚也觀擊鼓之詩其阻兵安忍衆

叛親離之形如將兆載自然無足怪者人

有兆皆[illegible]以不攻也夫兵凶器戰危事也家

人之妻[illegible]人之子[illegible]人父母其肝腦塗地之

狀有目不忍見也其寃痛號呼之聲有耳不

忍聞也而當事者方勸逢迎者倚諂躍於用

兵雖擊鼓之卒章亦可以惻然止矣

[illegible]間於彼家心悚[illegible]天天得氏納勞

生也言風長養故曰凱風棘心稚弱難養者也夭
夭少好貌言有七子之母因家貧失養不安其室
其子知之故慰解其母以自責也言凱風吹棘心而
至於夭夭則棘有深矣母養七子而至於長成則
母劬勞甚矣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叡也令善也言吹棘心而至於成薪則凱風至仁
而母氏美材有負於凱風養七子而至於成立則母
氏聖善而子無令人有愧於母矣聖者明達善者
良也言其以教養幼子母養七子而皆能長成此
母氏有賢明之心又有明達之才非溢美也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以興浚有之言寒泉尚能養人而使浚民滋益七
子乃不能養母而使母氏勞苦曾寒泉之不若也
母養子之少子養母之老當其少也母氏既劬勞
於前及其壯也母氏又勞苦於後是其勞未有已
也孟所以自責者甚深而凡為人子者皆可以警
矣

睍睆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興也睍睆好貌以睍睆以興顏色悅也好
音以興辭令善也言黃鳥猶能好其色好其音以
悅人七子乃不能和顏色順辭令以慰母曾黃鳥
之不若也母氏勞苦責其不能養口體也莫慰母
心責其不能養志也

凱風四章章四句

序曰凱風美孝子也能盡孝道以慰母心
成其志也凡子之事父臣之事君有不悅
者皆由於見君父之過而不自知其過故諫
而不入號泣而得罪以舜之大孝而不得於親
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是求其過而不
得宜親之不悅也迨其後也負罪引慝夔夔
齊慄瞽亦允若由於自知其過故親信而順
之也凱風之母不安其室是亦有過焉乃七
子不見親之過而惟自責其過於是乎母心
慰而已安母之志亦成則其舜之底豫有同
功矣凡為臣子者皆當以此為法也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比也[illegible]從役[illegible]介於君子也泄泄倦飛貌詒
遺也○言[illegible]之行子遠往他邦也女思之言君子
如雄雉之飛雉泄泄其羽有所阻隔不見是可
懷者也自詒伊阻言夫之阻隔我實遺之蓋必其初
勸其仕任而後悔之也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比也雉飛而下上其音猶君子之爲國爲民無不
盡言也此句展矣君子誠心盡職但恐上觸人君

之怒下罹罪戮之嫌故實勞我心憂其得禍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賦也日月運行往來君子去而不返故瞻日月而
思之君子其來也然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既不能來
徒想其益發下章誨之以言也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賦也百爾凡也言適仕之道在於善處同列凡其
仕者凡爾君子也但能無所忮害又不貪求則百爾
君子[illegible]不知之德行而不相忮亂何所往而不善
哉失之[illegible]以戒其遠行之犯患貴[illegible]善處以自全也
雄雉四章章四句
此詩[illegible]以德行也居亂國事暴君直道盡言
者[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欲其免而枉道[illegible]然乎是非君
子之所爲也夫仕宦之禍不起於人君而起
於同列亦不起於同列而起於己心不能容
人故疾人之所有而忮心生不能正己故恥
己之所無而求心起同列之人鄙其求而妬
其忮則相與擠之矣不忮則於人無患不求

則於物無爭無可鄙也亦無可妬爲何由作
然此亦[illegible]勉其夫故止望其免禍也人臣事
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免辱則爲皐[illegible]稷契不幸而遇桀
紂則[illegible][illegible]逢比干有所[illegible][illegible]而託云明哲保
身夫不可也然過於激烈而有好名之念則
又賢者之過矣當死當生惟義所在治世之
修身致主與亂世之殺身成仁其道一也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比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渡處也行水曰[illegible]以衣而涉曰厲

[illegible]後水之具今有苦葉猶未可
用[illegible]之大成也[illegible]今有深涉則
[illegible]揭故
[illegible]之不可[illegible]道也

有瀰濟盈有鷕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比也[illegible]水滿貌鷕雌雉聲軌車轍也飛曰雌雄走
曰牝牡言濟水[illegible]而今不濡喻人之名聲洋溢
而寔[illegible]其德也雉鳴當求雄而今求牡喻人之美
言招賢而實[illegible]也狗名而不察實聽言而誤

信之則必失其身矣

雝雝鳴雁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比也[illegible]鳴雁納采之物也旭日始旦行禮之時
也士如歸妻[illegible]同道之君子以禮相求也迨冰未
泮言及時而往從之也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比也舟子上渡者卬我須需也言舟子招涉人渡
皆[illegible]以先涉之人非我同道故待我友而後
[illegible]之人[illegible]相招[illegible]其人寧守道以
待時不可偕匪人以共事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illegible]有苦葉[illegible]出處也君子雖急於濟世亦不
可因急而失身故涉川者雖用而有待也
所學未成不可輕用[illegible]已也[illegible]
不可輕信外慕之人也明君賢相以[illegible]相求
則往從之所以教世也如其不然則寧不仕
所以守身也傳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
欲往畏我友朋可以知此詩之義矣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
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比而興也習習和舒也谷風東風也葑蔓菁菲蔦
[illegible]以豈不以也下體根也葑菲之根皆可食德
音[illegible]也婦人有德而爲夫所棄故作此詩言陰
陽和而雨澤降如夫婦和而家道成故宜同心不
宜怒也采葑菲者不以花而以根如娶妻者不以
色而以德婦有德音而夫能不違則相與終身可
矣此夫婦之正道也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
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違恨也邇近也畿門限也荼苦菜薺甘菜也言黽勉同
心而夫怒見棄於已之初心有違矣乃已行甚遲
而夫送甚近見離別之際其苦如荼而夫反甘之
如薺也此無他故以其知有新昏之樂而遂忘去
婦之悲也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
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比也涇渭[illegible]也言謂合流渭清而涇濁湜湜清貌沚渚
也[illegible]也梁笱所以取魚逝之發起閱容恤憂也言
涇以渭謂合流而愈見濁者別出之渚未嘗不澄
清也我以新人相形而始見絀若自具之德未始
不可用也今既不容我之身尚望勿廢我之事如
梁笱之類勿逝勿廢可也然我躬不容而何暇憂
我後我亦任之而已忠臣去國不憂其身之廢而
惜其功之無成亦猶是也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
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比也[illegible]也方桴也[illegible]浮水曰游匍匐
手足[illegible]也[illegible]其事之難易而
各盡心以處之也有求多亡求而不計其家之有
亡[illegible]力以求之也既能持家而匍匐救喪兼
能[illegible]則無闕矣
不我能慉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恐
育鞫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illegible]卻有生物窮也承上章而言我

[illegible]反以我為讎者由於好色而不
[illegible]之[illegible]人[illegible]良而
[illegible]為生者恐生計
有[illegible]為何其為我也今俾我因我而
生有不得何為比我于毒而欲求之乎免死狗烹
鳥盡弓藏千古有同慨矣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
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塈
比而賦也旨蓄[illegible]菜也御[illegible]洸洸武貌潰潰怒貌詒

[illegible]也所謂三月而後執婦功故初
昏[illegible]我有[illegible]當[illegible]冬月之乏至春夏
則[illegible]今[illegible]我[illegible]時之苦至安樂則
[illegible]有洸有潰怒之也況[illegible]肄勞之也怒而
[illegible]以遠其去也皆不念昔初昏之時乃伊迎
[illegible]有初鮮終也蓋今雖見棄而不
[illegible]日之[illegible]生悔悟之意也亦可
[illegible]

谷風六章章八句

詩序曰谷風刺夫婦失道也婦之爭夫德與色而已色不可强而爲德可勉而至夫輕色而重德則貌之[illegible]者恐見憎而益修德皆有所于之好色衰者以年高而德彌亦獲偕老之盛此聖人之教所以道人倫之窮而平天地之憾也若不知好德而惟取其色則無色者固無由見憐於前即有色者亦不能不衰於後以新間舊以妾陵嫡家國之禍不可勝言矣故詩垂好德足以保天下谷風好色并不能保其妻就昔欲失何志仰從必不能終之者詩可以觀不益信哉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

賦也式發語辭式微之微微衰也微君之故猶非也中露衛邑也黎侯爲狄所逐久寓於衛其臣激而勸之也曰衰微甚矣何爲而不歸爲君之故也吾君失國之由因狄侵逼故相從以求復不然何爲處於中露夫臣以君之故而中露則君宜自思其故不可久[illegible]也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賦也又言衰微甚矣而不歸者爲君之躬也吾君現在之躬何可有爲故相從以圖興不然何爲處於泥中泥中之辱也夫臣以君之躬而泥中則君宜自重其躬不可久辱泥塗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

詩序曰式微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也夫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君已失國而尚俾中露泥中之辱乎所以言此者激其君以有爲也

失所必有其故待以責其躬狄人侵之可
以輕避狄人既去原可復歸躬有失德雖安
亦危弱黎失其國亦可存不自奮而碌碌附
人非丈夫也故古君之政與躬以啟之其今
君與國不急復返言知而意則長矣非不甘
其學而有所怨也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興也旄丘地前高後下也叔伯同姓之衛也黎侯寓
衛而衛人不恤故因時物而起興言旄丘之葛何

其節之闊也叔伯不救何其日之多也怪而歎之
也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興也處安處也與與國也以他故也承上章而言
多日則安處久矣何其處也意必有與國而俟其
來也何其久也意必有他故而不能來也不遽怨
而曲原之厚之至也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賦也裘□□之貌黎在衛西黎人來衛是車東

自疑衛而又賦裘追討之也言當狐裘蒙戎之時
言其車不東今裘易而葛長終於不救者非有
□□□以乃叔伯之中無與我同心者耳鄒泉曰
靡所與同者謂我有亡國之變而彼無恤患之意
我有恢復之志而彼無拯救之心也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如充耳

賦也瑣細也尾追隨也流離寄寓也褎笑貌耳
□□人□多笑也言我瑣瑣而尾隨者以流離失
所□□□□衛之君臣乃褎然如塞耳而無聞

則未知之何也朱公遷曰一章怪之二章疑之三
章微諷之四章直責之式微處困而思奮旄丘責
人而不刻可謂賢矣

旄丘四章章四句

旄丘黎人責衛也□□□□有長連有帥卒有
正州有伯天子端拱方伯總憲講信修睦拔
災恤患所以拔強暴而安弱小也黎與衛鄰
爲狄所滅而衛人不救既無恤患睦鄰之義
兼有脣亡齒寒之憂異日衛亦爲狄所滅

頃襄相而後衛不救黎而亡齊桓與衛而
霸業失之槩可以觀矣春秋之作也桓莊以
前傷天下之無王襄昭以後傷天下之無霸
與旄丘有同意焉聖人之思强盛而思衰之
衰弱小而欲安之無所不致意也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賦也簡擇也萬者舞之總名上處前列也衛之賢
者隱於伶官衛君不識不能簡用君子傷之而作
是詩言其人自充舞列久累於日中而不之恤也

碩人俁俁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

賦也碩大也俁俁魁偉之貌轡馬韁組絲條也力
能□馬則轡柔如組矣言賢人與選而舞於公庭
得其身體壯大知其有力如虎若使之御驅王事
自□□□六馬執轡如組矣序曰衛之賢人仕於
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是也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

賦也籥管翟羽也赫赤貌渥厚赭丹也錫爵賜酒
也□□有力如虎之人不使之御乃使之執籥
秉翟用違其才矣然其顏色之充揚不可掩也衛
君□不能知力之如虎亦當奇其貌之渥丹乃止
□□□□終以伶人待之矣但知於人中錫爵
不□於御中簡人可慨也

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
之人兮

興也榛似栗而小苓□□也西方美人指周之盛王
也□□□有□□□□□之大乃無用賢
之君□不得不思□周之盛王亦以□人而當文

武之□自當充斥是□伶之選其執轡如組不虛
也乃其人□於西方而不能再親□斯人亦終於
伶官而不復見用矣□不深可慨哉

簡兮四章□章四句一章六句

舊序曰簡兮刺不用賢也大□才□得也□
而有之又使之屈於下□屈於下係其君非
不見之也又不能察識而□之既□之則終冊
而不得伸矣賢人當有□用賢之君不常有
君□用□□□於上位向天下□□人之

領君不用賢者棄賢於下位而朝廷有餘人
之憂是以人作簡兮詩刺於其代而賢人猶
又曰想古之明王而思之之甚哉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於衛靡日不思孌彼諸姬
聊與之謀
興也毖泉始出也泉衛國水名孌好貌諸姬謂姬
姓也○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
此詩言泉水亦流於淇而已乃不得歸於衛故無日
不思衛而與之謀為歸衛之計也

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
姑遂及伯姊
賦也泲禰皆地名自衛來時所經之處也餞送行
也此必所經之中有以父母沒不得寧兄弟告之
者故言我始嫁之時宿於泲餞於禰父母兄弟皆遠之
焉思父母亦思兄弟寧父母猶不可寧兄弟乎此
事當問我諸姑與伯姊也夫之母姊謂之姑諸姑
伯母叔母也夫之女兄姑謂之姊伯姊年長者也
言以諸姑為少不更事欲問於尊長以定其計也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還車言邁遄臻于衛
不瑕有害
賦也干言皆地名適衛所經之處也脂膏舝轄還
速臻至瑕何也此問姑姊之詞也言來時宿餞而
來歸時亦宿餞而歸膏塗車轄不日即至此亦何
害於理而云不可乎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
以寫我憂
賦也肥泉衛水須漕衛邑也此必姑姊皆以為不

可而遂止也止而不歸故思而永歎又思須漕而
出遊亦不過忘之悠悠而非實有其事也抑言寫
憂是必有憂也此必有不得不歸之事故憂而思
之越禮而謀歸然卒於不歸則所謂發乎情而止
乎禮也

泉水四章章六句

詩序曰泉水衛女思歸也先王緣人情而制
禮有順而導之者有道而止之者順其情而
行之易遏其情而止之難泉水亦其難已之

勵而卒止乎禮以此爲治也則內之可以克己
外之可以功民抑謀及於人事之師也書曰
詢謀僉同又曰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泉
水之謀於諸姬詢僉同也謂姑及姊詢黃髮
也卒從其言而不歸舍己從人也能盡人之
言擇善而從之以此爲法則內之可以進德
外之可以崇功然則泉水之爲教亦多矣一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
實爲之謂之何哉

賦也此衛大夫困於行役之詩也出自北門與我
入自外相應言出自內也自內出外承王事也憂
心殷殷非憂事也憂所以辦事也凡辦事者必需
財實財不能爲濟無出外之具矣而且貧則無以
自給有內顧之憂矣艱難如此而君相皆莫之知
將終於貧窶而無展布之日也已焉哉決詞也不
發有他望也天實爲之不敢尤人而歸於天也謂
之何哉不敢怨天而安於命也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
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賦也王事王命之事也政事一國之事也適之一
皆以所爲埤益責也盡人而讁曰交徧事而讁曰
徧言出自內則事務叢集入自外則怨謗交加羞
困於內外極矣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
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賦也來不可辭曰適敦則迫不容緩而甚於適矣
時稱不已曰益遺則委擲不恤更甚於益矣讁而

讁之曰讁摧則擠而辱之更甚於讁矣內外之艱
日甚而守分安命終不改乎其初所以爲賢也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門仕不得志也夫誰可以天祿而使勞臣無
備仰之資誰秉國鈞而使從事有獨賢之歎
此必有任其責者矣而賢者不怨也不惟不
怨而已且有所以處之之道焉天下事莫難
乎無可冀而心不已故多出位之思抑莫難
乎無可諉而心不甘故作[illegible]之謂北門之

賢者決志於亡則以爲分所固然而勵其守者益堅一歸於天則以爲理所當然而盡其職者益勤且恬然安之而不復有所謂則內無悲憤之意而外無不平之鳴所謂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也故曰詩可以怨謂其宜怨而不怨也謂其雖怨而善於處怨也謂其不怨而且善於處不怨也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北也北風喻嚴急也雨雪喻慘虐也涼風初至也雱雪初來也惠仁愛也虛寬邪徐亟急也只且語辭衛之賢者憂國危亂欲偕友以同去也言嚴急之象已兆慘虐之狀已形性仁愛者不合於時當相攜以同去不可以爲寬且徐也而俟之其事既已急矣蓋懼及於禍而惟恐去之不速也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北也喈疾而有聲更甚於涼矣霏密而四布更甚

[illegible]行偕未知所之今則決計欲歸隱也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比也狐邪媚之獸烏不祥之鳥喻小人也邪媚小人之態不祥小人之實也滿目皆赤而無非狐滿目皆黑而無非烏喻小人之衆也同行同歸猶商之也同車則已駕矣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其是之謂乎

北風三章章六句

詩序曰北風刺虐也國家危亂皆由於虐政虐政之興皆始於小人小人一用則必言利言利則必重斂重斂而不得繼之以嚴刑而虐政行矣故赤狐黑烏者北風雨雪所由來也虐政既行則小人各引小人而舉朝皆是虐政大行則庸人皆變小人而舉國若狂故莫赤匪狐莫黑匪烏者北風雨雪之漸致也當其用一赤狐用一黑烏之初百姓未受其害而人皆亦以爲無傷及乎莫匪[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則[illegible]不[illegible]其[illegible]人[illegible]存[illegible]之時
[illegible]且欲夫之而不能必則用人可不慎哉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賦也靜女美稱也姝好色也城隅期會之所也不見到而不至也搔首卻顧久待之也期會於隅而以為靜女愛其色之美則忘其行之醜也

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

賦也孌好貌彤赤也古者針筆皆有管此靜女之所以自贈以示私也煒光也管無光而以為有

此[illegible]女[illegible]美[illegible]管亦美也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賦也牧野也荑草之始生者[illegible]言女所贈荑也言靜女既會之後又自野而贈我以荑見之而信以為美不止於美而且異名非荑之果美也以其為美人之所貽則不美者亦美耳愛憎之極美惡易位[illegible]之君各[illegible]臣亦若是矣獨管荑也與哉

靜女三章章四句

靜女刺[illegible]也[illegible]荑何足貴而以為煒且異者[illegible]不明也昔[illegible]子[illegible]食桃而甘以其半與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啖寡人彌子[illegible]矯駕君車以出公曰孝哉為母而忘其刖罪及彌子色衰愛弛公怒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啖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而當其愛時則人以為罪君以為功及其不愛則前為功者後卻為過故曰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人君鑒

此於其所愛必察之焉曰得毋尚有可疵乎於其所惡必察之焉曰得毋尚有可用乎則不至因喜而濫賞因怒而濫刑亦不因迎合而誤用小人因觸忤而久棄君子其於治天下庶幾矣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

賦也新臺衛築之臺也泚鮮明也瀰瀰盛也燕婉安和之貌籧篨殘疾也鮮少也衛宣公欲納伋之妻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illegible]

有此說見事也河水瀰瀰志其處也燕婉美好也
言齊女之來本以求其友不見燕婉而見籧篨也
籧篨之人亦世之所少有何爲此地不鮮乎怪之
也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

洒高峻也浼浼平也殄絕也言籧篨之人亦
天之所不佑何爲至今不殄也厭之也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此也鴻鳥之大者離麗也戚施亦醜疾也言魚網

之設本以求魚而反得鴻以比齊女之來本求燕
婉而反得戚施也不鮮不殄切見之也至於得則
戚施矣此人倫之大變狄人入衛始於此矣籧篨
不能俯戚施不能仰宣公未無此疾而云然者以
爲說無人理則亦非復人形也惡之甚也

新臺三章章四句

詩序曰新臺刺衛宣公也宣公之事人之所
不忍言而經有之者何淫亂之禍必至滅
亡人知之也乃明知而故爲之不能自克故
也當其淫亂之初情欲之萌已動滅亡之事
未來不將然欲而遂爲之追底於滅亡則悔
無及矣聖人於刺淫之詩多存之使知籧篨
戚施之狀行道之人指笑唾罵無所不至苟
有人心寧不恥此果能恥之則必自克其欲
而守禮防淫禍亂無由作矣此聖人所以仁
天下而救其亡也豈徒曰志亂之所由起哉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賦也二子謂伋壽也乘舟渡河如齊也景古影字

養養猶漾漾憂心不定也左傳曰衛宣公爲伋子娶
於齊而美公娶之生壽及朔宣姜與朔構急於公
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
之命惡用子矣將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
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盜又殺之是詩
先濟而欲從之故二子皆乘舟也國人知其事欲
救之而不得故思之養養然悲二子之志而傷宣
公之非人類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賦也逝往也景猶見之逝則不復見矣不瑕有害
言其不見害也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
之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
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
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戮亦獨何哉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詩序曰二子乘舟思伋壽也次二子乘舟於
新臺之後者著從禍也有穢行者必有奇禍
夫新臺之要朔伋之妻非欲殺伋也伋且不
殺何有於壽然而嫌隙既生讒間必起雖欲
不殺不可得矣以二子之相讓以死雖伯夷
叔齊何以加茲使伋嗣位而壽輔之則衛可
勃興桓文豈足道哉卒至孝子悌弟駢首就
戮而國亦隨以滅亡得禍之慘莫此爲甚而
原其初則一念之不自克以至於斯也情慾
之災烈於鴆毒枕席之變慘於兵戎讀此詩
者宜何如戒慎哉

邶十九篇七十二章三百六十三句

御纂詩義折中卷之四

鄘風一之四

鄘不詳其始封後入於衛故鄘風皆衛事也鄘
滅矣猶衆鄘何鄘也不予衛之得滅鄘也春秋
昭公八年楚既滅陳矣九年猶書陳災與詩存
邶鄘同義故曰詩與春秋相表裏者也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
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興也中河河中也髧髮垂貌髦子事父母之飾儀
匹也之至矢誓信也此節婦恐父母奪其志也
舟在河中不復出岸以與婦在夫家不復之他也
兩髦之人既爲我匹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至死
靡他爲母猶天也猶不諒人之心乎以衛之淫
風盛行而獨能皎然不汙於此見天理之常存而
人心之不死也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
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興也舟在河側亦不行也以其特從夫死亦不他

[illegible]也特[illegible]他人為[illegible][illegible]心中且之夫一人自巳矣因誓也[illegible]之[illegible]心者[illegible]因之死矢他其事[illegible]於一念邪思亦皆不發則心純而節亦不渝矣

柏舟二章章七句

柏舟共姜節婦也婦從一而終故夫死不嫁然或門戶衰微無人可依家道貧窘不能自給當此少時[illegible]其志而迫他且移其心而貿其[illegible]守[illegible]自盟之貞實有人不能而天誠之者若[illegible]沒不彰則無以勸善矣聖人錄柏舟於鄘風之首所以發潛德之幽光使苦節者得以自慰也抑士庶之家多有婦欲守志而父母奪而嫁之者夫其嫁之所以憐之也然與其失節而生何如守節而死況乎本無德而親奪其志亦不善愛其子矣聖人錄柏舟使天下之為舅姑父母者細詠貞婦之心而勿奪其志所以培植人倫扶其節義其意遠矣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illegible]茨蒺藜也[illegible]中冓閨門也[illegible]自宣公以來[illegible]亂人倫雖[illegible]詩人疾之[illegible]上有茨爰埽而不可埽也閨閫之言淫亂而不可道也抑可道者言之猶[illegible]其不可道者何如皆見不道之為深於道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興也襄除之也詳審數之也長者其事甚多詳之而不能盡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興也束約之也讀者紬其詞使可誦也詳者多言之讀者少言之多言之而不能盡其狀少言之而不能詳其惡故以為汙我齒頰也夫已之所為而至使人不忍言亦不可以為人矣上之所為而至使下不忍言亦不可以為上矣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詩序曰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得閨門中冓之言豈不可讀聖人何取乃而著之經也蓋自古淫亂之君以爲密於閨門之中世無得而知者故自肆而不返聖人著之於經使後世爲君者知雖閨中之言亦無隱而不彰也其爲訓誡深矣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此言偕老同生死也副后夫人之首飾編髮也珈以玉加之笄之飾也委委舒徐佗佗安重安重故如山行徐故如河也象服禮服宜稱也言夫人與君子偕老與君同尊而有副珈之飾焉必德容之盛如山如河而後稱其服今子之不淑失偕老之義矣其如此服何故惜其不稱也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玼鮮明也翟翟祭服刻繒也如雲美且多也鬒假髮多則不用也瑱所以塞耳揥所以摘髮其美也象骨爲之也揚且歎美之辭皙白也極言其欲之士服飾容貌之盛也胡然而天言非世之所有也胡然而帝言非人所能爲也以不淑之人而如此其故不可解矣皆曰胡然也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瑳鮮白也展衣見賓之服絺之細者曰縐紲袢服名衣展衣而蒙以縐絺是所謂紲袢見賓之盛服也清目明揚眉旁顏額豐也極言其見賓之時服飾容貌之盛也展誠媛賢也言果內有實德外又如是之美焉豈非女中之賢而邦家之光哉勉以能稱也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前序曰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刺夫人之詩而經存之者爲其中言有德也不言其惡而極言其美言其不淑而勉以能稱焉幾化不淑而爲賢媛也士之有才猶女有貌也有才

不得位不得有爲而居亦所行之過也不自
貴其才以過合之以揣之非因之且試而
以一念之私遂失其才且其名與位而亦失
焉可惜也小人不自惜而君子惜之聖人存
其惜之之辭所以使後之小人知自惜也所
以使後之君子知惜小人也君子憐小人而
惜之小人亦知自惜而勉以求稱其才與位
幾使及命之懼莫大於是矣豈徒以刺夫
人之不假已哉

爰采唐矣沬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
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賦也唐蒙菜也沬衛邑所謂妹邦也姜齊國之女
貴族也桑中上宮游觀之所期約要迎也衛風淫
亂至於貴族在位相竊妻妾而人疾之而賦是詩
也言采唐而思是美孟姜也期之要之送之女
婦行也則我要我迓我公然言之不恥淫也詩人
傷其言而述之當局者不恥而旁觀者恥之也
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
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賦也麥穀名弋貴族也朱子曰弋春秋或作姒蓋
夏后之後亦貴族也
爰采葑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
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賦也葑蔓菁菜也庸與鄘通鄘爲衛所滅其後
有爲鄘者亦貴族也邵氏曰采唐采麥采葑不一其
時沬鄉沬北沬東不一其地孟姜孟弋孟庸不一
其人而期而要而送如出一轍焉若民心亡而淇
沬之間風氣日流而不可止也

桑中三章章七句
詩序曰桑中刺奔也事之可恥莫甚於淫奔
乃公然爲之而公然言之不惟不恥而且以
相誇衛風至此人類何以異於禽獸矣不再
遂不可以國矣亡之爲其被俱偕行已哉
抑有自起亂有自生讀者知桑中所從來
也其上爲之其下效之也讀定中知上爲下
效未有不亡且以知亡而後存忠盡反其所

前□□事者後事之師也可不鑒哉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比也鶉鵲□□□□居有常□則相隨之貌

人謂公子頑也朱子曰衛人刺宣姜與頑非匹偶

而相從也故爲惠公之言以刺之曰人之無良鶉

鵲之不若而我反以爲兄何哉

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興也人謂宣姜君小君也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詩之言亦依人刺其上也范處義曰衛詩至

此□人道□大理滅矣楊時曰詩載此篇見

衛爲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

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賦也定□□星也□□中與築之時也楚邑名宮

室也□以日謂日景也榛栗之實可食椅桐可爲

琴瑟□梓可爲器漆可飾□□其來也衍爲狄

□□文公徙楚邱以與衛定之方中興時合也揆

之以日景方位也先作楚宮重宗廟也繼作楚室

立朝寢也是因之初百物宜備故則時之外復以

預備椅梓則用也榛栗以備籩豆椅桐以伐琴瑟

禮樂也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

卜云其吉終焉允臧

賦也虛□□也堂楚邑名景大山京高陵允信臧善

也此□其將營宮室之先也升虛望楚審形勢也

望於堂□楚邑也景山與京慎封守也將設險

以守國也降觀于桑辨植産也物土之宜而布其

利也卜云其吉謀其卜筮慎之至也終焉允臧要

其成也創始者必能善終盡人事者必發天佑

也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

秉心塞淵騋牝三千

賦也靈善也零落也倌人主駕之官星見星之時

□□□□□□□□不但秉操塞實淵深也馬七

尺以上爲騋□此□問右也此□其既□□室之後

[illegible]者政事修和人休徵應時而降有
也使信人申戒命也是言夙駕勸趣行
[illegible]者謂農夫之事觀婦女之工重衣食
之本也如是則人富庶矣不但人也因其秉心之
[illegible]丁之多馬耶斗何馬足供戰備則
[illegible]淵泉以壞國家根本之固而不事乎
末尤所以為寶建國家久遠之業而不狃於近
利所以其所深也今傳曰文公衣大布之衣大帛
之冠務財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

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詩序曰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狄人入衛文
公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城楚邱而遷之定
中而造衛地觀其立國之初日不暇給然規
模宏遠矣因天之時辨方正位察地之利觀
陰陽於其基也甚立而政行焉養之以禮
柔衛之以戎馬教之以禮樂行歸本於心之
塞淵天德王道燦然可觀矣大抵是衛也其

何爲而昔衛今何爲而昌熾邦之興廢曰由
一人人之聖狂曰由一心觀衛之所以滅與
其所以再興亦治亂得失之林也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比而賦也蝃蝀虹也日與雨交倏然成質天地閒
不正之氣也莫之敢指惡之也以比淫奔之人人
皆賤之也況女子有行必遠其父母兄弟以禮
而行猶可羞恥以奔而行不可復返何爲蔑棄所
親乎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比而賦也虹映日而成暮日況西故蝃蝀在東朝
日升西故蝃蝀在西也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爲終
朝方雨而虹見則其雨終朝而即止以比淫奔之
人其夫婦之情亦不能久蓋不特人賤之其夫亦
賤之也又況女子有行當遠其兄弟父母人即不
念兄弟未有不思父母何爲不顧所生乎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懷也乃如之人兼男女而言昏姻男女之欲也言

淫奔之人但知懷男女之情欲而不知夫婦者人之大倫天之定理今背人道逆天理而淫奔則是人也當而無是不欺人也不知命而無時不違天也天人之所不衛行將何之矣指蝃蝀獨其淫奔之民也速父母發其惻隱之心也大無信敬其畏人之念也不知命動其畏天之思也程子曰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以道制欲則能順命

蝃蝀三章章四句

詩序曰蝃蝀止奔也一章二章先止女也婉之也巽與之言也三章兼止男也直責之也法語之言也蓋深知淫奔之可恥故不惜諄復以止之也夫猶見衛之人也桑中之詩何爲皆不知恥有先之者也新臺是也蝃蝀之詩何爲深以爲恥亦有先之者也定中是也上好淫則下淫奔上惡奔則下止淫上縱欲則下從慾上好義則下順命民皆勸奔雖欲不亡不可得也民皆順命雖欲不興不可

得也國之興亡在於風俗之美惡俗之美惡在於人心之貞淫因風於好德好色之際三致意焉豈無故哉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興也相視也儀威儀也儀者身之文猶皮也鼠尚有皮人反無儀曾鼠之不若也人不如鼠生不如死且卽不死將何所爲哉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興也止容止也止者事之節猶齒也人之生也欲有所爲不能卽爲故生以俟之人而無止俟亦無益又何必俟哉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興也體支體也禮無不在猶體之無不具也人而無禮儀與止皆無矣無所爲而無所俟則速死可也鄭康成曰生而敗俗傷化不如其死無所害也

相鼠三章章四句

詩序曰相鼠刺無禮也詩之爲教溫柔敦厚至相鼠而激烈有以也彼親見衛之先人淫

[illegible]倫賊故使早死猶[illegible]以不亡惟不幸而不
死是以終焉而不可忍見不死而多爲無禮
誠不如遄死之爲愈也然則人之自合爲人
而生於世者宜何如自勵乎故三復相鼠不
敢偷生爾之激也有取於其激也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
何以畀之

賦也孑孑特出之貌旄牛尾也以旄注於干首而
建之車後大夫之旗也素絲束帛也程子曰束帛

乘馬以行禮於賢者見也物相比曰紕兩束也姝
好也畀與也此賢人在浚而衛大夫就見之也在
浚人變爽也兩兩四馬備其禮也意誠而禮備彼
姝者子宜何如以畀之乎蓋因人喜有此舉而欲
賢者示以善道也

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
何以予之

賦也鳥隼曰旟組以合之左右兩絲中縣一絲曰
組素絲組之一束也在都則與賢者近矣故素絲
組之五良馬加而爲五也

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
何以告之

賦也析羽爲旌干之飾也祝屬也兩兩相屬蓋因
束也在城則與賢者見近矣故素絲加而爲四良
馬加而爲六也遞近則禮遞加好賢之至也朱善
曰大夫名節[illegible]貞者國[illegible]政者也賢者以所學
而告之大夫大夫以所聞而告之君君以所告而
施之政事則舉國頌之矣故國人喜而望之也

干旄三章章六句

詩序曰干旄美好善也夫苟好善則天下之
人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況其邇者乎
故孔見賢人國治之先務也衛本以淫亂無
禮不樂善道而亡其國文公再造易轍改絃
於是浮靡于於蝃蝀無禮刺於相鼠好善美
於干旄化俗丕變然一新矣三代而後學
偽不明天德無實原政事謂王道迂闊而
不復試說在中之詩其從則其必求言非有

絕之……其道則發柔順樂非有操切之
命也……有其民皆有恥且格於
……矣有……則於變格善則明刑堯舜之治不
……設行其……世子德明而民新不慮也有志
者……誠而技行之可也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賦也載則也弔失國曰唁悠悠遠也山行曰跋水行曰涉朱子曰許穆夫人閔衛之亡馳驅而歸將以唁衛侯於漕邑未至而許之大夫有奔走跋涉而來者夫人知其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故心以為憂也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

賦也嘉許臧善遠違濟救閟閉也言大夫既不我許我自不能歸而救衛矣但視爾之意以我之歸為不善則誤矣我實有旋反之道不遠於理也我實有能濟之策不閟於事也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眾穉且狂

賦也偏高曰阿丘蝱貝母主療鬱結之疾善懷多憂也行道也既不得行故登高采蝱以解憂閔言女子之善憂亦各有道非徒為無益之憂而許人乃以為過則是少不更事而且狂妄自以為是也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賦也芃芃麥盛而猶茂以喻國難猶可興也因薄猶至也此章乃道其不遠不閟之實也言我行其野則見其麥苗帶能冉茂豈因經亂而不可復興乎今其時而言之使控告於大國誰為因誰肯來至乎亦方求之必有濟也言及於此則大夫君子當不以我為尤衛之所思不過實踐我之所之乃欲行權以救衛也然後從其大夫而不歸所以為賢也

載馳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

小序曰載馳許穆夫人作也……春秋閔公二年

狄入衛宋桓公立戴公以廬於曹許穆夫人賦載馳是也宋桓公既立戴公又言控於大邦者欲求齊也文公為衛之多難也先適齊又齊子者戴公之姊也齊子歸齊文公任齊齊桓新伯諸侯服從非齊不足以存衛也許國雖極夫人篤之能矣亦各有行其忠語哉而卒從其大夫而不歸未嘗果以許人為狂也智足圖存而力能守禮故聖人有取焉

鄘風十篇二十九章一百七十六句

衛風一之五

衛武王弟康叔之國紂之故都也左傳曰分康叔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境其後不知何時并得邶鄘之地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興也其水名奧隈也猗猗少而美也匪斐通文也治骨角者以刀切之復以鑢磋之治玉石者以椎[illegible]之復以沙磨之瑟嚴密僩武毅赫盛大咺光明諼忘也此衛人美武公之德也其德之少也猶在[illegible]而美公之少也其文亦美有進德之[illegible]是非判之差分如切也義理研之使精所以知德也省察克治務盡如琢也身[illegible]所以修德也其守禮也嚴密其[illegible]也武毅其威成大而可畏其儀光明而可象所以敬德也如此則美善行先得乎人心之同然故人皆則而效之不能忘也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興也青青壯而盛也充耳瑱也琇瑩美石會縫也弁皮弁以玉飾皮弁之縫中圓明如星諸侯之服也〇綠竹之壯也青青而盛公之壯也其文亦盛有威儀之容為其充耳以琇瑩其會弁如明星蓋既為諸侯而盛服以臨民也夫既為諸侯則其事業固不同於少時然其敬則一也其守禮去私不改其嚴[illegible]可畏可象[illegible]其稱[illegible]如此則善故[illegible]得乎民心而人皆[illegible]思之不能忘也

瞻彼淇奧綠竹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
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賦也簀積也如簀老而密也金錫言其精純圭璧
言其溫潤寬綽展舒貌也猗倚也式上橫木曰
較與式通故曰重較謔式則容倚倚較則不偏
不倚得其中也虐害也言竹之老也如簀而密兮
之密與其又亦密有成德之士焉學修之久而鍛
鍊極於精純如金如錫也莊涖之久而涵養至於
溫潤如圭如璧也瑟僩之久恭而能安故舒展而

[illegible]不累不亢則不檢束而自然中
度與[illegible]之久降而和易故有時而戲謔然雖有
[illegible]則不矜持而自不踰閑也蓋敬之
[illegible]不敬此則學修之極
致[illegible]之形容非可作而致也

淇奧三章章九句

詩序曰淇奧美武公之德也國語云武公年
九十有五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
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耄而舍我必恪恭於朝
以交戒我作懿戒之詩以自儆則其終身恪
恭以成其德可知也大學明德新民止善大學
之道也致知力行主敬存誠之學也淇奧之
詩備有之首如切如磋者道學也致知之事
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力行之事也瑟兮僴
兮者恂慄也敬存於中也赫兮咺兮者威儀
也敬著於外也致知力行所以明明德也而
必歸於瑟僴赫咺是明德主於敬也充其會
弁琇以將之所以新民也而不改其瑟僴赫

咺則新民主於敬也金錫圭璧幾於至善矣
而寬綽而中度樂易而有節則是瑟僴赫咺
之德而化也仍不外於主敬而已故曰敬者
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定中揭王道之
大綱與詩聖學之條貫必思而身體之修
己治人備如也詩教豈不大哉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賦也考成也槃木為屋曰槃兩山夾水曰澗碩大
寬廣也永長矢誓諼忘也成屋於山水之間亦

[illegible]矣而碩人居之則以爲寬焉蓋見其大而
[illegible]不覺也然或學不貞道而情隨事遷
[illegible]有時忘之矣碩人雖獨寐獨寤而常
[illegible]矢誓不忘則其德宏而信道篤所得有深
[illegible]焉者矣

考槃在阿碩人之薖獨寐寤歌永矢弗過

賦也曲陵曰阿薖猶寬也歌樂之也過踰也考槃
[illegible]也而碩人居之則以爲寬焉伏處
[illegible]得巢穴也然或入悅道德而出慕紛華則

[illegible]又有過爲者矣碩人雖獨寐獨寤而嘯
[illegible]天下之廣之境亦誓不以踰此所謂不
[illegible]乎有其所守有定焉者矣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賦也[illegible]澗阿陸[illegible]一處也山中有澗澗旁
[illegible]有阿也軸車軸也輪轉而軸不動且所
以[illegible]結也考槃在陸亦甚寂寞也而碩
人居之[illegible]爲軸焉抱道視時任其宙之推移而
[illegible]不動且運其機於不窮所謂得其環中

[illegible]寐獨寤而[illegible]所歸結於此亦誓不以告
人非不告也但[illegible]與於[illegible]自言之而人亦不
能也其[illegible]所操有大焉者矣

考槃三章章四句

考槃[illegible]隱士也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
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夫既已舍之不患不
藏而患其無可藏非爲藏計也其所藏者即
其所行者也碩人之弗諼其道有可藏也弗
過其過久藏之也至於弗告其軸則非一於
藏矣用舍無與於己行藏獨運於心此孔顏
之所以相視莫逆而非石隱者所能知也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
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賦也碩人謂莊姜也頎長貌褧禪衣也錦衣加褧
爲其文之著也東宮太子也言東宮之妹者明與
同母皆嫡出也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邢
侯譚公皆莊姜姊妹之夫也諸侯之女嫁於諸侯
則尊同故歷言之此極稱其族類之貴也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賦也茅之始生曰荑白而柔也脂寒而凝白而潤也蝤
蠐木蟲之白而長者也瓠犀瓠子白而齊也螓額廣而
方蛾眉細而曲倩口輔好也盼黑白分也此極稱
其容貌之美也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
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賦也敖敖長貌也說舍也四牡駕車之馬驕壯貌

馬銜外鐵曰鑣人君則以朱纏鑣之故曰朱幩左
右[illegible]故曰鑣鑣雉羽飾車曰翟前後設蔽曰茀
此稱其來嫁禮儀之盛也夙早也衛人喜莊姜之
賢請諸大夫之朝於君者皆宜早退使君無勞於
政事得與夫人燕喜此以見衛國之人惟心愛戴
而公不見答實出人情之外矣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
庶姜孽孽庶士有朅
賦也河在齊西衛東北流入海洋洋活活充滿

流動之貌施設也罛魚罟也濊濊罟入水聲鱣黃
魚鮪似鱣發發葭菼蘆荻發發揭揭多而美也庶姜媵
妾孽孽盛飾貌庶士媵臣有朅勇貌言齊與衛近一
水可通其地富庶物產繁昌締姻大國宜相權好
又况與姜庶士美盛如此則其姊媵之人想亦勝
於眾妾而卒不見答則不可解矣

碩人四章章七句

詩序曰碩人閔莊姜也左傳曰衛莊公娶於
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

為賦碩人也其極言莊姜之美無所不備者
求其不答之故而不得也怪莊公也聖人錄
之怪天下之似莊公者也夫才之貴色貌之
好皆有目所共見也人之好惡亦不甚相遠
也乃有此而至於相反者何也氣稟偏於所
昵被蔽於所私任其所偏而之焉故好而
不知其惡惡而不知其美[illegible]偏而去焉
於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如莊公者氣質
之偏本與莊姜不合又[illegible]發之情秘故

好其所好而不知與人之公好相反至於此也人學誠意之功所以必先致知蓋欲審其所好所惡使不至蔽所偏也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於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為期

賦也氓民也蚩蚩無知之貌布幣貿買也頓丘地名愆過將請也此婦人被棄而自傷也朱子曰既與之謀而不遂往又責所無以難其事再為之約以堅其志此其計亦狡矣以御蚩蚩之氓宜其有

餘而不免於見棄蓋一失其身人所賤惡始雖以欲而迷後必有時而悟是以無往不困耳士君子立身一敗而萬事瓦裂者何以異此可不戒哉

乘彼垝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賦也垝毀垣牆也復關男子所居指所居以言其人也龜曰卜蓍曰筮也體卦兆賄財也

此追念當日之情事也動之以涕泣欲之以笑言假之以卜筮餌之以貨財當日為之以為得計由

今思之皆可恥也迷時為之而不知悟時恥之而無及是以君子隨事省察當境知悟不可貽後日之恥也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比而興也沃若潤澤之貌以比己之容色光麗也鳩食桑葚則醉而失性以與女與士耽則淫而失身也女子一失其身實無詞可以自解矣朱子曰士猶可說而女不可說者婦人深悔之辭不可便

謂士之耽惑果無所妨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比而興也隕落徂往漸漬帷裳車飾也爽差極定也桑之黃落以比己之容色凋謝也三歲食貧猶其夫之家道中落也淇水漸車見棄而復回也夫色衰而家貧非婦人之罪也而以此見棄則是女心不爽而士心罔極見以得新忘故而二三其德耳士罔極而女豈真不爽哉莫爽於棄禮從

[illegible]之[illegible]其[illegible]之時已不能禁士
之[illegible]有後知之亦不已晚哉
[illegible]與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
[illegible]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illegible]為婦指其食貧之時也言我三歲之中
不以室家為勞早起夜臥無日不然者欲使偕不
[illegible]也所謂既遂而反見暴猶歸而語之兄弟又咥
然其笑焉夫壤之大無地可以自容然亦何所歸
咎哉徒自悼而已自悼云者傷其負一時之耽而

[illegible]之感也情欲之感可不懼哉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
[illegible]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illegible]也及爾淇涯也總角女子未笄之飾晏晏
和也旦旦明也言相與為婚本期偕老不意見棄
老使我怨淇尚有岸隰尚有泮既立其限不可
踰也總角之時已相和好婚姻之約信誓甚明原
人思其老而反也反是不思自怨之甚也前惟致
怨於[illegible]之是棄置違約[illegible]其始之不思蓋既與

[illegible]其見棄是彼之反為固然而已之不思多
可怪也此則以理自責并其夫亦不怨可謂悔悟
[illegible]切而卒未如之何也亦已[illegible]已矣啜其泣矣何
嗟及矣此之謂矣

氓六章章十句

氓棄婦自悲也谷風與氓二詩皆怨谷風怨
而責之其詞直其始以正處氓怨而悔之其
詞[illegible]始不以正也始不以正後雖悔之亦無
及矣是故過有悔而可改君子圖其終有悔

而不可改君子愼其始始何以愼思其終而
已矣易曰君子以永終知敝敝在終而所以
致在始當其始微不見也永思其終則知之
知其微者知其反之理也有反之自己者
有反之自人者己反之者其言不可踐也人
反之者其言不可久也君子之謀始也必要
乎己之所可踐故無言不踐也不操乎人之
所[illegible]故無言不[illegible]也
[illegible]不[illegible]宜其致之

籊籊細而長也朱子曰衛女嫁於諸侯欲歸[illegible]而不得故作此詩言思以竹竿釣于淇水而遠不可致也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illegible]泉源即百泉也在衛西北淇水在衛西南呂大[illegible]曰[illegible]以西為左衛之山東面故以此為左南為右泉源者釣于淇者非思淇也泉源淇水在衛左右女子有行乃遠其父母兄弟而不得常在左右故思之也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瑳鮮白色笑而見齒故瑳也儺佩玉聲言淇泉左右有衛婦昔時游遊焉其巧笑之瑳然至今猶如見也其佩玉之儺然至今猶如聞也而遠莫致之故思之也

淇水滺滺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滺滺流貌也滺滺長流之貌檜松皆木名楫所以行舟也言淇水之中舟楫具焉安得駕言出遊以寫我憂乎不能寫憂則終身思之而已矣

竹竿四章章四句

許[illegible]曰竹竿衛女思歸也衛女之思歸者三泉水載馳也載馳衛有事而竹竿則衛無事而亦不得歸徒思之耳[illegible]三篇之若者取於其思也大夫[illegible]之[illegible]父母兄弟在焉其歸寧[illegible]也其思[illegible]情也[illegible]則其[illegible]何非也不得歸而皆不思[illegible]亦非也人倫之際[illegible]所能[illegible]者盡其力而不能[illegible]者盡其心衛女守禮不歸而不已於思以為天性之[illegible]當不忘必如此而心乃盡也且非徒盡心而已果能不已於思則必謹守婦道無[illegible]親[illegible]時問遺以慰親忘心之所[illegible]力亦[illegible]至[illegible]子之所以為孝臣之所以為忠亦若是已矣故聖人有取於其思也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illegible]芄蘭草名蔓生支枝同[illegible]也所以解結能[illegible]佩之[illegible]成人之任也知[illegible]也

言雖當大任而其才能不足爲我王事也容飾也悸悸動也言無他才能但見其修飾容好而放肆無禮之佩垂帶數搖而騷動有如驚悸

芄蘭之葉童子佩韘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韘也韘决也所以引弦能射疏介中者佩之佩韘比言童子之事也甲長也言其才能不足以長於我也

芄蘭二章章六句

芄蘭刺弱也年少而當重任如芄蘭之支葉弱而不能自舉也夫人之賢否原不拘於老少若居之淺深則視其年不可強也果其才能出衆自不可拘限年之格若彼此不相上下與其用新進不如用老成蓋老成則資深而望重不生人之輕侮且久閱世故則知畏慎熟諳人情必能謙抑若新進則反是此亦人心世道之所關也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興也杭渡也跂企也宋襄公之母出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言誰謂河廣乎但一束葦即可渡之矣誰謂宋遠乎但一跂足即可望之矣然而終於不往者限於義故也朱子曰嗣君承父之重母出則與廟絶義不可以私往也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賦也小船曰刀雖一刀而不容言狹之甚也不終朝而即至言近之甚也

河廣二章章四句

詩序曰河廣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竹竿之思衛也言遠河廣之思宋也言不遠遠莫致之猶可致也不遠而莫致則終不致矣割母子之愛而守義不往可謂賢矣說苑曰宋襄公爲太子請於桓公曰願立目夷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衛千乘之國而欲從其母可謂孝矣母賢子孝如此無大故而被出則

仲公之過也婦有七出斷以義也又有三不去謂其情也聖人線兩處使知有子之婦借令有過亦當審其輕重而善處之不可因私惡偏徇而遽出既傷夫婦之義而并絕其母子之恩也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賦也伯夫之字也朅勇桀英武之稱殳棱類婦人因夫從王出而賦是詩言平日武勇爲邦之桀今也執殳爲王前驅勢必奮勇以死王事故深憂之也猶人行役而言爲王前驅者有王命也猶北門之言王事適我也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

賦也言伯首如飛蓬言髮亂也膏沐所以澤髮首如飛蓬言雖有膏沐而夫不在家以誰爲主而爲容故任其髮亂而不顧也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比也杲杲明貌出日不雨也冀其將雨而卒不雨以比君子言歸而久不歸也適切不歸其事可憂然此王事也生死離合其誰敢怨故甘心思之以至於首疾不止髮亂而已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

賦也諼草萱也服之令人忘憂背北堂也痗病也言焉得忘憂之草而樹之北堂乎然此憂終不忍忘也是以寧不求此草願言思之以至於心痗不止首疾而已蓋婦人雖知夫之武勇必死王事故欲以身殉之也夫以身殉國婦以身殉夫而皆甘心爲之者爲王故也可謂義烈矣

伯兮四章章四句

伯兮美思婦也能知勤王之大義思而不怨也君子是以知文武之澤之入人深也東遷以後王室微弱而諸侯欲有所爲猶假王命以行之以爲非此不足動其民也故諸侯之尊王多假而同姓之尊王則真觀伯兮之詩一言爲王前驅則義不旋踵雖婦人女子皆有同仇敵愾之心所謂周猶有王於此見之矣向有人焉令天子之誠亦可得民心之愛戴

行仁政以撫之約束諸侯而行其令猶運之
掌何有是與孔子欲為東周不遠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比也綏綏獨行求匹之貌石絕水曰梁狐乃淫獸今獨行失其匹也以比人之無妻也狐性畏水今負梁失其居也以比人之無家也在梁宜裳而狐無裳以比綏綏獨行之人不但無妻無家并其一身之所需亦無以自給也民窮如此何以為國故詩人見而深憂之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比也厲深水可涉處也帶所以束衣也在厲宜帶無帶以束衣則不可涉矣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比也在側則濟乎水矣無服周一身而言不但無裳與帶而已甚言其窮蹙之狀一無所有也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有狐憫孤貧也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非有匹敵則不能以久安其處故好貨好色必與民同而以為仁人之大欲在此也大抵聖與民同者[illegible]必思人而推解之北戶而婚姻之也紀其冠衆使得耕織定其聘儀以便嫁娶[illegible]狐獨皆得裳也不幸而遇水旱則荒政十二以次第施而皆及於多昏使男女之無夫家者皆得相[illegible]以為乎而并可以牽制其轉徙蓋所以為民計者至悉也行之者臣也故有不與民同故多多怨曠而思多怨衆好於淫亂而終於危亡觀有狐之詩其孤寡貧窮[illegible]見矣中余有之衆象又別[illegible]蓋彼之淫亂尚作於觀[illegible]此之流亡則絕於[illegible]寒也世世變遷降而治民者[illegible]因其[illegible]世道者宜何如軫念之也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比也木瓜楙木之實形如小瓜[illegible]名朱子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報之厚矣猶曰[illegible]報也以為好耳蓋[illegible]人之[illegible]足足

[illegible]也者之[illegible]其欵[illegible]當若
[illegible]之[illegible]投者之[illegible]者之[illegible]雨無瑕也方應
[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往來[illegible]於[illegible]者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此由瑤而下也木桃更小於瓜[illegible]瓊瑤更美於琚
矣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此[illegible]下[illegible]木李更小於桃矣瓊玖更美於瑤矣

木瓜[illegible]章[illegible]四句

[illegible]者之目

木瓜又報施也記曰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
矣施者不可望報受其施者不可忘報報之
所不好所施薄也適如所施猶之乎也過於
所施可謂厚矣然或反以其厚而欲施者之
[illegible]已[illegible]過厚而謂先施者可以報施猶之
[illegible][illegible]之投[illegible]報思[illegible]
投[illegible]得其所乎[illegible]已矣孔子[illegible]於木瓜
見[illegible]之[illegible]以爲[illegible]忠厚朋友信之
之[illegible]也[illegible]下之[illegible]之[illegible]人矣

之厚往薄來亦若是而已矣

衞風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御纂詩義折中卷之五

王風一之六

王國周東都之風也周公營洛邑為朝會諸侯之所平王東遷遂都焉其詩皆民間勞人思婦之作不可為雅並及境內不能役於天下不可名國故繫之王尊之也猶春秋之書王人也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吳季札來觀樂邶鄘衛後為之歌王然則王風之名以及風詩之次第其來久矣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黍穀名似蘆離離垂貌稷亦穀也似黍而小苗猶言遲遲搖搖心搖也周室東遷以鎬京與秦大夫行役至於宗周見沃關丁甲皆為黍在故言彼黍彼稷外之也心憂故其行靡靡而心搖搖此惟留心世道之人乃能知之若泛泛者則不知矣無可告語故呼天而訴之也朱子曰既嘆時人莫識己意又傷所以致此者果何人哉追怨之深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穗秀下垂有如人之心醉朱道行曰如醉者昏昏之感深而沉實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穗實堅結有如人之心噎朱道行曰如噎者搖搖之感鬱而凝滯也

黍離三章章十句

詩序曰黍離閔宗周也大宗謂首是文武所猶宗也是成康以來所世守也宮廟陵寢皆在焉王田上下山川險塞是天下之奧區也犬戎作難禍起一時余襄力能殺亦自復其仇且為平王者留有文侯鄭武公夾輔周室使襄公逐西戎而居之則周可復興與宮干爭烈矣乃懼其侵暴而自安於東畢西京而畀之秦莫曰者秦之代周實始於此大夫行

役與役於役悉從役者傷周之物產而爲忝之榮爲也周之民人向俱余之賦役也呼蒼天而問何人爲哭乎上君臣以國與人不知其直戢閒爲此謀也不然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舉世皆知而又問何人哉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賦也君子婦人稱其夫也鑿牆而棲曰塒此說民行役而其妻思之也言君子于役不知返還之期也何日而可至哉雞棲于塒雞至也羊牛下來羊牛至也禽畜皆至而君子不來如之何而能不思哉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賦也佸會也桀杙也塒藏而桀露故先至者棲塒後至者棲桀也括至也苟無飢渴不敢望其來也何世望其生全也朱子曰君子行役之久不可計以日月而又不知其何時可以來會亦庶幾其免於飢渴而已矣此憂之深而思之切也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詩序曰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古之行役未有無定期者南宮講遣戍役而預言歸期也亦不復憂勞遲牽而詳言歸期也今予於不知其期則是政令無節而不體民之心也公劉之詩曰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未有以其身命而不對其衣食者今予於求免飢渴則是役民者能而不恤民之身也民者國之本也平王東遷國家再造而虐用其民如此失本甚矣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賦也陽陽自得之貌簧笙也由從也房東樂之所孔穎達曰房中之樂作於宮中婦人以爲南諸侯以爲后夫人君子爲伶官而志氣陽陽常若自得在乎此簧在手招我使由房以爲此中燕樂也我爲所招者自喻也蓋其友憐君子之甘招而賦此也

君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以翟[illegible]悅之狀翻舞羽也敖翔位也由房教
以樂舞由敖敖以翔各也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詩序曰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
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備今之伶官以抗
論見陽陽思用世也故以賤爲悲也由房之
伶官以貧賤相招且求全生也故以賤爲樂
也此可以觀世變焉然值危亂之時而陽陽
陶陶近於玩世而不恭矣而[illegible]其樂只且貴
之乎[illegible]之也謂其性情不厚而果於忘世
[illegible]其心有又欲進其德可謂益友矣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
曷月予還歸哉

興也[illegible]敖來[illegible]日揚戍也守也申姜姓之國平王
之舅家也[illegible]伏猶諸侯平王不能[illegible]而反命諸侯戍
之申不與則合不行故[illegible]用大戍[illegible]而諸侯不與
也[illegible]乃修日[illegible]揚之水不能流束薪猶平王政衰
不能合諸侯[illegible]使其之子周民勞役[illegible]國之留戍者
也蘇[illegible]曰不與戍申怨諸侯不至也曷月旋歸久
戍而不得代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
曷月予還歸哉

興也楚荊條也束楚[illegible]於束薪矣而亦不流[illegible]弱
之甚也甫呂也亦姜姓書當時以甫故而稱戍之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
曷月予還歸哉

興也蒲草也束蒲更[illegible]於束楚矣許亦姜姓之國
周語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在是也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詩序曰揚之水刺平王也朱子曰申侯與犬
戎攻宗周而弒幽王于戲此王法必誅不赦之賊
而平王不共戴天之仇也今平王知有母而
不知有父知其立己爲有德而不知弒父爲
可怨至使復仇討賊之師反爲報施酬恩之
舉則其忘親逆理而得罪於天已甚矣又王
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天子

邠遂之民俱[illegible]上室而已今乃勞天子
之民莚爲備鉄戍守故周人刻非其職而怨
思焉則其衰隋微弱而得罪於民又可見矣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離嘅其嘆矣嘅其嘆矣
遇人之艱難矣

興也蓷益母草也暵燥也乾高地也仳別也嘅嘆
聲[illegible]大時亢旱益母[illegible]後中谷有蓷在乾地者
亦暵矣因有仳離[illegible]有女仳離初見棄
而既嘆矣其[illegible]以爲其遇人之艱難也蓋

之而不怨也

中谷有蓷暵其修矣有女仳離條其歗矣條其歗矣
遇人之不淑矣

[illegible]也條長也[illegible]嘯[illegible]也旱之久
[illegible]有仳離矣[illegible]久[illegible]有條歗矣其條
歗[illegible]以爲是遇人之不善也怨之而不怨也

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
何嗟及矣

[illegible]也濕[illegible]啜[illegible]在濕地者亦暵矣
窮之極則條歗者啜泣[illegible]其啜泣[illegible]以爲事已
至此末如之何[illegible]亦何及矣[illegible]不怨人而自悲
且自[illegible]其勿過[illegible]如此[illegible]不免
於見棄此則國家之大勢有所以致之而非一人
之微矣詩人是以叙其[illegible]之也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

詩序曰中谷有蓷閔周也范處義曰世治則
室家相保者上之所養也世亂則室家相棄
者上之所發也其使之也勸其取之也厚則

夫婦日以衰薄而凶年不[illegible]人離散矣伊尹
曰匹夫匹婦不獲自[illegible]予罔與成厥功故
[illegible]有若於一物失其所知王政之惡一女見
[illegible]而知人民之困周之政衰民散而無以爲
[illegible]於此亦可見矣

有兎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
此百罹尚寐無吪

比也兎性陰狡爰爰自得之貌[illegible]
綱羅罹憂[illegible]以比小

人故作偽以巧計卒免君子無辜而以忠直受禍是也無爲不生事也小人待忿則必生事生事則必有[illegible]須人不從則犯從之而不習則又犯後有一爲必有一罹所爲日多故逢此百罹也當此之時君子雖憂之而不敢動動則入於罟矣惟寐而無吪庶可免於罟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罦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

此忠學者申也無造不造言也小人生事則必造

言之人曰非蠱鼓以惑君志即[illegible]非以陷正人故有一造言爲一憂所造日多故逢此百憂也寐可不言[illegible]則必吪故須無覺則亦不吪矣

有兔爰爰雉離于罿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此道當申庸也[illegible]功也小人造言生事則必要功以罪[illegible]功必有[illegible]以用兵而得功必有害於國故有　當國爲一國邀功者衆故逢此百凶也[illegible]而有聞[illegible]以[illegible]無聽人呼之而亦不聞[illegible]不無聽矣此無耳之極思也

兔爰三章章七句

詩序曰兔爰閔周也夫天下之有君子乎君子退而小人進故曰小人之使爲國家災害並至爲之造之庸之小人爲國也百罹百憂百凶災害並至也其曰之君子前者[illegible]於難後者寐無聰所謂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也此不治之[illegible]明君可以醫之夫君之明者亦非有[illegible]也但熟察其爰爰之狀則可以知

其爲兔矣但細核其爲造之庸則可以知其爲罹矣知之既真則雉於罦而置兔於學反讀于之[illegible]故君德以剛爲大一剛而邪正分則君子進而小人退天下不復事矣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興也緜緜長而不絕之貌岸上曰滸人之生也父母猶本也兄弟猶枝也葛藟以枝爲[illegible]本根故雖在河[illegible]此人乃不然遠其

一本之兄弟而謂他人爲父夫他人非天屬也雖
謂人父豈我顧乎是疏者終不可以爲親也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
亦莫我有
涘也亦涯曰涘更險於滸矣朱子曰謂他人父者
其妻則母也有心識之也春秋傳曰不有寡君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
亦莫我聞
漘也岸爲水齧曰漘更險於涘矣而葛藟終在者

以根枝盤結故也昆兄也遠其兄弟而謂他人爲
昆故雖謂之而不聞蓋異姓非一本也我薄於一
本之兄弟而欲異姓之兄弟厚我此必無之事也
葛藟三章章六句
葛藟刺不睦也天性之親父母而下則惟兄
弟其相親也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小雅曰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言
他人不如兄弟也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
良朋況也永歎言兄弟勝於他人也兄弟鬩
于牆外禦其務言雖不合之兄弟猶勝於他
人也每有良朋烝也無戎言雖有好之他人
終不如兄弟也今乃遠其兄弟而以他人爲
兄弟且而他人之父亦父之他人之母亦母
之人皆一本已獨二本是已不可爲人又況
終不見收乎篤而無所復入乃始悔之則已
晚矣天下之遠兄弟而親他人者讀葛藟之
詩其亦可以自反也夫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比也葛蔓而善附似小人之黨援也彼采葛者喻
讒人引用羣小結爲朋黨以陷正人爲正人者一
日不見於君則乘間而讒之者衆矣故憂懼交集
雖一日之暫有如三月之久也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比也蕭蒿也氣味苦寒喻小人之陰險也陰險之
人其爲讒也隱而難故憂懼之甚一日不見不止
如三月直如三秋矣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此也艾似香而其香喻小人之采好也采好之人其術必也深而巧故憂讒之甚一日不見不止如三秋而如三歲矣張彩門先生云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意蓋本此

采葛三章章三句

詩序曰采葛懼讒也夫小人與君子不兩立者也其欲去君子之心無日忘之也其投間伺隙而欲中傷之亦無日忘之也無間可乘斷然之罪從之而得間未有不亟乘者也昔

言者一讒者光也何光出沐曰奏之恭順之德爲管之也亦何其出沐曰奏之然則一日不見而讒修作信有徵矣詩人之懼之也有以夫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興也大車大夫之車也檻檻行聲毳衣天子大夫之服菼蘆之初生者其青色如菼爾指奔者相命之辭也子謂大夫也朱子曰周衰大夫猶有能以刑政治其私邑者故淫奔者畏而歌之如此然其去二南之化則遠矣

大車啍啍毳衣如璊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興也啍啍重遲之貌璊赤玉也毳衣之赤采如璊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賦也穀生穴壙皦白也畏子不奔故生不得以同室然心未嘗忘奔也庶幾死得同穴而已有如皦日指日以爲誓也朱公遷曰此所謂民免而無恥者

大車三章章四句

詩序曰大車刺周大夫也明其政刑使民畏之此亦能使宜矣而反刺之者爲無其本也

蓋周之衰久矣于役有飢渴之患執贄與招隱之思中谷不保其夫婦葛藟遠棄其宗族民不得命所宜懇誠苟有志於中興自當大布之衣大帛之冠訓農課桑敬教勸學使民樂其生而親其上庶可以有爲也今乃高車華服嚴法示威不求民愛而但欲民畏此如元氣衰弱之人倚投以猛烈之劑一時亦收汀下之功而其人遂成不治之症觀周之敝

衰而不振則政刑之效可覩矣爲治者可不審所尙哉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賦也麻穀名皮可績爲布子嗟賢人之字也施施從容自得之貌賢人隱於丘中蓺麻麥果實以自給其友之在位者勸其出而仕也子嗟蓺麻有若麻留子嗟焉夫麻留子嗟不過安貧自守不若來共天位可以從容展布也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賦也子國亦賢人之字也子國種麥有若麥留子國焉夫麥留子國不過自食其力不若來食天祿可以無煩力作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賦而比也之子通指前二人也佩玖喻所行之道也言二人留於李下招之而不來夫君子不榮其身不可不行其道雖不貪位謀食亦當貽我以學之所得不可自高其節而懷寶迷邦也蓋所以勸比者其義益大矣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詩序曰丘中有麻思賢也政治之本在於得人不誠心以求賢而徒區區於政刑君子以爲不也朘民之膏以富國國富而民生貧瘠民之力以强兵兵强而民氣弱刑民之肌膚以立政政立而民命殘未有民受其損而國受其益者也惟用賢人以教養之經其俯仰之資申以孝悌之義行之以誠心要之以久道於是乎不增賦而國富不倚力而兵强不爲苛細嚴猛之令而政立故民者邦之本也賢者民之天也敘丘麻於王風之末者聖人

之所以爲東周也

王風十篇二十八章一百六十二句

鄭風一之七

鄭邑名在西都畿內宣王以封其弟友後爲幽王司徒而死於犬戎之難其子掘突定平王於東都又得虢鄶之地乃徙治之而施舊號於新邑卽今之鄭州是也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賦也緇黑色宜稱也粲米也緇衣賢人之服也衣與身宜新作者也新衣至敝時已久矣敝又改爲無厭心也適子之館就見之也還而授粲原人繼粟也其禮之也隆其養之也備此王公之尊賢者也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賦也好鮮明也人志行高潔則覺其衣鮮明也所改爲者又敝矣而又改造焉適館授粲重言之者見其久而不倦也

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賦也蓆寬大也人德性安舒則覺其衣寬大也所改造者又敝矣而又改作焉適館授粲又言之者見其始終如一也

緇衣三章章四句

緇衣好賢也傳曰鄭武公賢而賦緇衣是也天下之好賢者有矣而患其不能久也夫賢者之與人處非徒資其衣食而已將必有責難之事將必有匡正之言爲其事而不便聞其言而不入則厭之矣故始厚者卒至於終薄此不承權輿所以致慨也今武公之養賢衣欲其常新粟欲其常繼館欲其常適此必有遵其教而不以爲苦味其言而弥覺其旨者是以久而不厭如此也儀之一也由於其心之誠也故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比也將請也仲子祭仲也里所居也二十五家爲里杞柳屬祭仲勸莊公使除叔段公不從其不從也非愛段也有所畏也詩人知其情焉故爲女拒男之辭以比之無踰我里比無傾我家事也無折樹杞比無害我兄弟也父母謂武姜也言非愛段而不校祭仲乃畏姜氏而不敢輕動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此章言牆也古者牆下多樹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是也諸兄謂諸大夫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此章言園也古者園內多樹檀桑彼之園爰有樹檀是也人謂國人也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詩序曰將仲子刺莊公也莊公即位武姜為段請京使居之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君將不堪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則是莊公非愛叔段而不除亦非不懷祭仲之陰謀但以內畏姜氏之逼外畏諸大夫之異同且畏國人之訴議是以隱忍而姑待之其中心之委折詩人非窺之矣天性薄而甲敵深君子忌之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賦也叔莊公之弟共叔段也田取禽也巷里塗也洵信美好仁愛人也朱子曰段不義而得衆國人愛之故作此詩言叔出田獵則所居之巷若無居人非實無居人也雖有而不如叔之美且仁是以若無人耳孔穎達曰言其仁者國人悅之之詞非實仁也

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賦也冬獵曰狩飲酒燕會也鄒泉曰飲酒而好指其歡娛款洽而言也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賦也適之也郊外曰野服乘也鄒泉曰服馬而武指其控御馳驟而言也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詩序曰叔于田刺莊公也武姜愛叔段欲立之叔處危疑之地宜何如操心慮患而乃恃與以市恩藝業以明惠馳驟以示勇宜其不能終也抑莊公亦有過焉朱子曰仁人之於

弟也亦莫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使
生公爲叔段果能寵之以高位與之以大邑
又使吏治其私邑無令施恩而得衆且使城
郛不得以擅完車乘不得以擅修卒徒不得
以擅動則雖欲爲亂其誰與之今莊公不然
始則恣其所爲而不問終則操之已蹙而不
恕則是其子之者乃所以奪之其寵之者乃
所以殺之也春秋書曰鄭伯克段于鄢傳曰
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

失教也得此詩之意矣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
舉襢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

賦也〇車四馬曰乘衡外兩馬曰驂藪草澤火焚
烈熾也襢裼去裼衣而袒其臂也空手搏獸曰暴
獻進也叔段貿莊公于田肉袒搏虎而獻于公盍
自誇其勇也國人愛而惜之故戒之曰請叔無習
爲此恐其或傷汝也張彩曰暴虎危矣以此而驕
其見可必危也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
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賦也乘黃四馬皆黃也夾轅兩馬曰服上襄高騰
之貌忌抑皆語詞磬折控止也馬使不行也縱放
送催騁馬使速行也極言叔之材武恐其以誇材
武而致傷也

叔于田乘乘鴇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
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忌抑鬯弓忌

賦也鴇驪馬也阜火盛也慢遲罕稀掤箭筒釋解
也鬯弓弢也收馬止射解矢弢弓也極言叔之善
暇恐其以示暇而致傷也材武之忌小暇之
忌人凡叔之所狃者皆足以致傷叔不知而國人
知之也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詩序曰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夫以叔之勇力
超絕射御精良氣度閑雅此實出衆之材觀
其暴虎而獻于公亦有嫺君之意非生而欲
叛者也莊公忌之而不制之縱之使至於叛

則不乏甚矣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翺翔

賦也清人清邑之人也彭地名駟介四馬被甲也旁旁馳驅之貌二矛酋矛夷矛也英朱羽矛飾也二矛並建其英疊見故曰重英翺翔遊行也左傳曰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重英句次河上也翺翔次而無事也

清人在消駟介麃麃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

賦也消亦地名麃麃武貌矛之上句曰喬所以懸英也英敝而盡所存者喬而已重喬久次也逍遙無事之至也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賦也軸亦地名陶陶自得之貌左後軍右前軍也旋迴抽拔也自彭而消自消而軸時更久矣止馳驅介不建二矛無鬭志矣翺翔逍遙之態怨而變焉左旋中而欲返右軍抽隊以消遙中軍高克所自將作爲好言以鎮撫之而亦不能固其志也

行潰而已於是乎左右之將返國而中軍之將迫奔矣忘一人而棄三軍罪之不赦未有甚於斯也

清人三章章四句

詩序曰清人刺文公也胡安國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生殺予奪惟其所制使高克不臣之罪已著案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退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可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離散而不之恤乎春秋書曰鄭棄其師其責之深矣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賦也羔裘大夫之服也如濡潤澤也洵信直順侯美舍處渝變也言羔裘潤澤而毛順且美今之服此裘者能順其命而安處不變亦如裘之直且侯也命有二有義理之命有氣數之命舍而不渝者當其處富則安於所安之理而不渝其志及其處變則安於所定之數而不渝所守也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賦也飾緣也直可上也言豹之爲獸長武而有力

今之服豹飾者雖教不屈能正一國之直道亦如
豹之武有力也直而云司者以直爲其職也人之
賢者必直言之不使用舍有未當以激揚爲已任
也事之是非必直行之不使措置有失宜以匡正
爲已責也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賦也晏鮮明也英裘飾也以素絲英裘之縫左右
兩袒中脊一緄故曰三英裘黑而英白故粲也彥
美士也羔裘之三英粲然光明今之服是裘者能

上邦之直道故爲邦之美士如三英之粲然可觀
也必可直而後爲邦之彥者直道而言乃上有裨
於君而行爲邦家之光也直道而行乃下有益於
民斯能爲邦家之福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羔裘美大夫也天下之大夫多矣而不能爲
邦之彥者以其不直也人生本直而至於不
直者以其渝也謂直道而行恐其得禍故渝
而不直以求福也而不知禍福皆命也直而
禍不直而禍命也直而不禍不直而不福亦
命也君子知命之宜安也故居易以俟之不
渝其直而未嘗不得福是內外兩得之也小
人不知天命而不安也故行險以徼倖從渝
其直而未嘗不得禍是內外兩失之也是故
舍命而後能司直常伸之氣節從淡定出也
司直而後爲邦彥此世之具名由節義生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無我惡兮不寁故也

賦也遵循也摻擥袪袂寁速絕也故舊也君子去國

國人留之循大路而執其袂曰子無我惡而不留
故舊不可以遽絕也厥終曰古故舊以先君之義
望之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兮不寁好也

賦也魗與醜同范處義曰既摻其袪又執其手以
則君子之必留既陳故舊之情又陳昔日之好以
則君子之必聽非愛君愛國安能如是哉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詩序曰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

之國人思望焉蓋緇衣之好賢久矣莊公不承杜與君子原有可去之道而國人之留之者則以爲君子亦有可留之道也醴酒不設穆生不起申公則生强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從之後主雖與有爲而武侯鞠躬盡瘁曰追報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夫父祖尊賢養士亦欲以貽子孫一不合而即去所謂國士之報安在故國君於賢誠不可不愛惜保護毋令解體而君子於去就之際亦當

權其輕重而審處之固不可絶自宜仍辭時苟可爲自宜姑待柳下惠三黜而不去屈原雖放逐惓惓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返君臣雖以義合亦各有性情焉當厚積其忠愛以未有遽不可執見幾之說棄以悻悻而去爲高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翶將翔弋鳧與鴈

賦也昧旦天將明也明星啓明也弋繳射鳧水鳥也朱子曰此詩人述賢夫婦相警戒之詞也女曰雞鳴以警其夫而士曰昧旦則不止於雞鳴矣婦人又語其夫曰若是則子可以起而視夜之如何意者明星已出而爛然則當翶翔而往弋取鳧鴈而歸矣其相與警戒之言如此則不留於宴昵之私可知矣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賦也加中也宜和調也朱子曰射者男子之事而

中饋婦人之職故婦謂其夫旣得鳧鴈以歸則我當爲子和其滋味之所宜以之飲酒相樂期於偕老而琴瑟之在御者亦莫不安靜而和好其樂而不淫可見矣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賦也來招來之也順之從其言也意氣相投也好之愛其人也性情相契也雜佩觽燧箴管之類贈送問遺報答也朱子曰婦人又語其夫曰我苟知子

之所招而來及所親愛者則當解此雜佩以送遺
報答之蓋不惟治其門內之職又欲其君子親賢
友善以結其驩心而無所愛於服飾之玩也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女曰雞鳴甚婦道興家之在於儆勤勵之
實在於相成德之修在於親賢雖昧旦相
儆戒也翱翔弋鳧男勤事也與子宜之女勤
職也飲酒偕老能相樂也琴瑟靜好能敬讓
也雜佩問報勸親賢也凡所以相其夫者無
不備矣雖桃夭之宜家何以加茲夫以衛
風之淫而有雞鳴之善言德行以鄭俗之靡
而有雞鳴之卵樂靜好亦可知人性之善士
女皆同而關雎麟趾之化不擇地而皆可行
也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
洵美且都

賦也同車親迎也婚禮壻揖婦出門御車授綏是
女同車也而不得也翱翔既至夫家下車而行
也瓊琚玉佩也孟姜同車之女未至夫家
故稱女既至故稱字婦之也都嫻雅也蓋是時鄭
俗猶行親迎之禮而女子之于歸者美而且賢故
詩人稱之以為顏如舜華洵爲美矣而其禮儀之
嫻雅則尤可敬也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翱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
德音不忘

賦也婦既升車壻御三周御者代之故不同車而
同行也將將玉聲即所謂德音也記云古之君子
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進則
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佩玉將將則其有
德可知矣故詩人稱之以爲有此德音其壻當永
懷而不忘不可徒悅其色而已也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勸婦德也女有婦德亦兼婦容而
夫之於婦則不可色與德並重色與德並重
久則遺德而忘其德矣夫忘其德則婦不脩
德而以色爲媚上必以此荒於政下必以此

是以宋玉賦故也同車之女顏如舜華而
所不忘者由有德音能率色而由德故舉人
有取焉鄭六卿餞韓宣子于郊子游賦風雨
取其既見君子也子旗賦有女同車取其德
音不忘也子柳賦蘀兮取其倡予要女也宣
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
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
也可以無懼矣然則此詩之義亦可知矣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興也扶蘇木名荷華美葉也子都禮儀嫻習者也
狂放蕩也扶蘇荷華顏色可觀故以興子都也言
山旁有扶蘇隰尚有荷華而朝廷之上不見子都
而見狂且則是並無華國之士也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興也橋與喬通喬大木也游長而曲也龍紅草高
丈餘子充德義充實者也狡好詐也橋松游龍材
幹可用故以興子充也不見子充而見狡童言並
無棟梁之材也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山有扶蘇隰無無人也因於天地必有與立而
以爲無人者非無人也有人而不用也以謙
德者爲扶蘇以爲伏者爲高職是以狂爲都
也以見子不見子都而見狂且矣以忠信者
爲無能以奸僞者爲有用是以狡爲充也於
見乎不見子充而見狡童矣其始也有人而
不用及乎賢俊既成舉國皆爲狂狡則欲用
而果無人矣讀山有扶蘇之詩千古有同慨

蘀兮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比也落葉曰蘀吹颺之也叔伯同姓之稱鄭介晉
楚之間楚嘗伐鄭而晉不能救鄭大夫欲晉之無
已也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以喻楚風甚烈不
知並吹晉也叔兮伯兮苟能倡大義以攘楚
鄭自從而和之不止存鄭亦所以固晉也
蘀兮蘀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比也漂與飄同捲而去之甚於吹矣要成也久而

不變深於和矣

蘀兮二章章四句

蘀兮刺晉怨鄭也晉楚爭鄭無歲不功諸侯左傳曰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則鄭望晉借久矣蓄焦會後不復叛晉借予要女非虛言也夫救災恤患大國之職也待小國之請而後圖之猶其賤矣聖人錄蘀兮憫鄭而責晉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賦也狡童喻小人也小人有謀恐君子知之故不與之言既不與之言則君子不得進言矣故憂小人之蔽君至於不能餐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賦也不與食不與共食祿也息寢也既不與食則君子不得預事矣故憂小人之誤國至於不能寢也

狡童二章章四句

狡童小人用事也小人得志必去君子其不與言而不與食勢所必然也君子憂之者非好與小人言且食也夫此君子是嘗與其君言者也狡童不與言則君亦不與言矣是嘗食君之食者也狡童不與食則君亦不與食矣君子在位國原可為一用狡童遂能使君德不明而賢人屏迹至於廢寢忘餐而未知何也狡童之為禍烈哉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賦也溱鄭水名且嘆辭晉楚爭鄭而鄭左右從無歲不被兵鄭人譏其謀之不臧也故賦此詩以為不守信義而趨於向背此如人之與人交者思則從之不思則背之是狂童之狂耳豈足以謀國哉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賦也洧亦鄭水名士人之佳者也重言狂童之狂

深嘆之也

裳裳一章章六句

裳裳之指也春秋襄公八年楚子囊伐鄭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詩有之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犧牲玉帛待於二境以待強者而庇民焉不亦可乎遂從楚九年晉伐鄭又從之盟于戲楚子伐鄭又從之十年晉又伐鄭十一年楚又伐

鄭晉又伐鄭故鄭人賦裳裳以爲謀國者好有爭之狂也昭公十有六年鄭六卿餞宣子于郊子太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從人乎言晉必急鄭不敢使鄭復從楚也子太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言不繫前人之狂恐後人未必能有終也然則此詩之義宣子亦言之詳矣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丰豐美也巷門外也鄭人悔不從晉故託爲婦人之詞言男子親迎身已在巷而悔已之不送也以比晉人爭鄭兵已在道而悔已之不從也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昌壯盛也堂庭內也言男子親迎人已在堂而悔已之不將也以比晉人伐鄭兵已在郊而悔已之不服也

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比也衣裳錦褧嫁服也叔伯男子之字也言嫁服已備叔伯一來則從行矣以比賂幣已具晉君一

來則迎服矣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比也與行從之也與歸則永不叛矣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丰思從晉也鄭成公以楚子之集矢於其目也故終身不背楚成公卒後鄭兩屬焉毫城之盟鄭又於楚脩魚會後永服於晉悔不將送而駕與行歸非虛言也聖人錄之者美反正也夫晉楚匹也地醜德齊莫能相尙然而

皆本此理以為主除其詭辯也楚僭王號自
秋之失是僭者下之從號而是以王之叙自
也所以自行賞罰自分見故從省以為是稱
王之所賞也從楚則為黨叛王之所誅也此
文武周公之法孔子不敢易而詩經中而春
秋美稱無勸徵皆也正所以勸尊王也故曰
春秋天子之事也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賦也墠除地町町曰墠阪陂也阪者曰阪陂陀棱也茹
藘茅蒐可以染絳阪者之所種也賢人不仕而隱
於國在東門之外除地為壇植茜於阪而作室其
中時人知其賢也故賦而嘆之以為室在東門壇
者其室邇而其人則意趣甚遠可望而不可即也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賦也栗表道樹也在國門之外踐行列整齊之貌君
子居處修內行有踐家室如行列整齊是靜
所之獨覺其齊整嚴肅也如是之人世所希有豈
不思見然知其退於隱居不肯來我即也所

以隱不入城市者與漢酒泉太守馬岌求見宋
纖不得銘其崖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室邇人
遐實勞我心語意與此相類然則此詩之為思賢
明矣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隱士也凡絕人以為高者內不
足也隱者以為隱者守不同也有道之士不
育其才而亦忘其遇故退遯於前圃樵漁之
中而都心於功名爵祿之外以遠為遠乃眞
隱也墠中之人所謂隱不違親貞不絕俗者
乎推之不去招之不來何行之高也夫觀其
室邇之有踐非異於忘世者顧世不能用而
其人乃自此遠矣豈不惜哉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比也淒淒寒涼也喈喈和鳴也夷平也風雨自涼
雞聲自鳴以比君子居亂世不改其和平之度也
知此則可於亂世以為治故國人思之以為果得見
此君子則夷然之心可以為安不平乎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比也瀟瀟風雨聲雜也膠膠羣雞聲應也瘳愈也風雨相雜雞聲相應以比君子居亂世不改其應求之來也如此則可得人以共治故國人思之以為果得見此君子則憂亂之疾何為而不愈乎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比也如晦風雨甚也不已雞聲續也雞以將旦故鳴如晦而遂鳴不已而止其鳴也而雞鳴不已以比君子居亂世不已其求治之心也如此則人

之憂不衰而不已人之疾不瘳而不已天下承後君子之澤如之何而能不喜也

風雨三章章四句

詩序曰風雨思君子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天心未有不厭亂者也民心未有不思治者也患有治世之才者或隨俗而易其守或臨難而變其節則以亂易亂而亂無時已矣故思君子之不改其度也然君子不改其或有時而立於朝或有時而隱於野既隱於野則人無由見焉故採用人之柄者必使天下之人皆得見之夫而後喜可知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賦也衿領也毛傳曰青青學士之所服是也嗣續音問也學校廢壞師儒不安其職而去閔其弟子之失學而賦此也言青青子衿猶尚在目悠悠我心療曰不思縱我不往覩子子寧可不時通音問乎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賦也佩綬也毛傳曰士佩青組綬是也言禮聞來學不聞往教縱我不往而教子子寧可不來而求教乎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賦也挑輕浮也達放縱也城闕城上之闕登高眺望之所也士離師而失學習為輕薄而荒於嬉遊此人才風俗之所關故中心憂之一日不見有如月之久也

子衿三章章四句

詩序曰子衿刺學校廢也鄭人遊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毁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毁之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道之不明久矣鄭之執政前乎子產後乎子產者皆未必仁也則學校之廢有由然矣矣鄭非無事之國抵

爲才竟不乳承乃日搶攘於干戈會盟之間而以學校爲緩圖至使師儒退而獨處士子散而游道天地之生才有數壞之於平日而欲用之於一旦將安從得之一日不見而如三月者蓋自師弟朋友之相思故以爲學校不可一日而不興人材不可一日而不育教化不可一日而不明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

言女

興也汝揚之水不可流束楚以興他人之言不可間兄弟也述與鄭同言兄弟一本之親也不幸鮮少惟予與汝猶一人也愼不可以人言間之夫人之間之者必謂彼之親汝勝於兄弟此必無之理非愛汝實誣汝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興也言予二人痛詞也止有二人若不相親則一身之外更無人矣人實不信謂廷汝之言彼原不

信汝不可遽信也姚舜牧曰廷兄一時之妄言否信是其平素之不誠推極於平素甚言其不可信也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揚之水刺睦也夫人之兄弟未有生而不睦者也當其少也食則同案寢則同席不能不相親也及其長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不能不漸疏也嗜好日多往朋益引兄弟視疏及成嫌隙於是內有妻子之浸潤外有朋友之

妻非人言誑耳而兄弟參商矣故欲睦兄弟必先不信人言夫合已從人古有明訓而謂人言必不可信者非臆說也夫人而至於離間人之兄弟此其無良與心豈尚有可信之言哉是故人言無論以理為解但勸兄弟使相睦者必其信而非迋者也但間兄弟使相離者必其迋而不信者也情雖難測理有可推以理詳情百不失一平人之不逆億而先覺用此道也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

賦也如雲美且多也縞白色綦蒼色巾頭巾也縞衣綦巾女服之貧陋者員助也正月之詩曰員于傳詩是也此賢人自樂其室家也言出其東門有女甚多而我思不存焉夫縞衣綦巾我自有妻采蘋蘩而主中饋內助既有人矣又何慕乎人之女之多也

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藘聊可與娛

賦也闉城曲門闍城臺也荼茅華如荼美而秀也茹藘可以染絳蒨色也娛樂也言出其闉闍有女甚美而我思亦不存焉夫縞衣茹藘我妻雖陋侍巾櫛而御琴瑟與娛其亦可矣又何慕乎人之女之美也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詩序曰出其東門閔亂也閔時俗之淫亂而作此詩也夫人之思淫由於多欲一夫一婦

庶人之賤而或以為少也裙布釵荊貧家之常而或以為陋也思其多而且美故淫心生焉思而不得從亂其心思而得之遂敗其行無一可也夫樂不在於境而在於心心以為足隨境皆足以為不足無時能足矣能守分而安貧亦何入而不得樂我員而與之娛心以為可則信乎其可也故曰禍莫大於多欲福莫大於知止三復出其東門之詩所以造生民之福者無窮矣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
適我願兮
比也蔓延也漙露冰也清揚目清而眉揚也婉和
也邂逅不期而遇也適遂也野草蔓延由被零露
以比民生蕃茲由被膏澤也清揚以比人之明婉
以比人之順明則能察民之隱順則能給民之求
此膏澤所由下於民也邂逅相遇而適我願以比
人君得此人以求賢之願遂而養民之願亦遂
矣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
與子偕臧
比也瀼瀼露多貌如語辭臧善也婉如清揚謂順
而且明也不明則惠不能遍致明乃於順也偕臧
謂人君得遂其養民之願而賢人亦得遂其行道
之願也易曰王明並受其福並受福者偕臧之謂
也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草思遇賢也養民人君之職而非得
賢人則澤不下流易屯之五曰屯其膏言五
為坎體不有膏澤以六二不字承官無人雖
有膏而屯也故賢人者民之命也求賢而欲
其邂逅非簡其禮也夫賢人難得也苟知賢
之所在自不難徵聘之加顧或求之而不得
或招之而不至古來英賢之遇合往往失之
意中而得之意外執一格以求之則所遇者
帶夾故必無時不思有美無地不加物色夫
而後耕莘漁渭之內班荆傾蓋之間莫不有

所遇也然則所謂邂逅相遇者正其惠民之
心無已偕臧之念甚切豈素不加意而徒冀
之適然之數哉昔鄭伯享趙文子于垂隴子
大叔賦此文子曰吾子之惠也取其有志於
零露也鄭七子餞韓宣子于郊子齹賦此宣
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取其有志於偕臧
也孔子遭齊程本子于郯傾蓋而語贈以束
帛子路曰士不中道相見子曰詩不云乎邂
逅相遇適我願兮吾於是而不踐則終身不

之見也敎其留意於邂逅也
士與女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女曰觀乎士曰
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
謔贈之以勺藥
賦也渙渙冰解而水盛也蕑蘭也且語辭洵信訏
大也勺藥亦香草也朱子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
之辰采蘭水上以祓除不祥故其女問於士曰盍
往觀乎士曰吾既往矣女復要之曰且往觀乎蓋
洧水之外其地信寛大而可樂於是士女相與戲
謔且以勺藥爲贈也黃一正曰水上祓除古今有
之但鄭之士女於此相要戲謔爲風俗淫亂耳
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
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
謔贈之以勺藥
賦也瀏清貌殷衆也將猶相也冰初泮則水尙濁
久則清矣蘭未盛則士女少久則衆矣黃佐曰徐
荒於遊淫奔所由起也相夸謝而不知恥則佾淫
之游樂深且久矣張彩曰篇內士曰女曰皆旁觀

者問答之之辭而詩人自敘其事而情態自見也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詩序曰溱洧刺亂也士女冶遊習爲淫亂也
鄭之立國也新桓武之初緇衣好賢羔裘自
直哉雞鳴之外警戒好同車之德音不忘典
箴戒一南之遺風也逮其後也狂且狡童接
踵在位學校不修干戈建於是乎風俗壞
而溱洧賦與衛之桑中同矣彼則要之送之
公然以之告於人此則戲之贈之而然以之
爲於衆盟恥心既亡非政刑所能止也故桑
中之後而衛中絶溱洧之後而鄭遂亡書曰
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
罔不亡治亂之迹詩既詳言之矣後之人與
所鑒同爲可也
鄭風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孔子曰鄭聲淫蓋謂其樂之聲調非謂詩也
鄭詩二十一篇女曰雞鳴有女同車出其東
門貞而好德有二南之遺風溱洧則刺亂也

餘十七篇皆有爲而作非男女之私何淫之
有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觀於鄭風
益信矣

御纂詩義折中卷之六

齊風一之八

齊國名在禹貢青州之域武王封太公望於此
太公惠工商通魚鹽民多歸之故爲大國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賦也賢妃御於君所常恐晏起故夢寐之中若有
所聞而自驚　鳴而朝既盈矣又疑非雞之
鳴無乃蒼蠅之聲　其實匪雞匪蠅思深想成聲
無聞而若有聞也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賦也昌盛也夢寐之中若有所見曰日將出而東
方明矣又疑非東方之明無乃月出之光乎其實
伊日匪月蓋以意造形無見而若有見也前疑於
耳此疑於目恍惚若夢故下言甘與子同夢也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賦也蟲飛薨薨則東方果明矣故敬告於君曰雖
樂與子同寢然朝廷之會集者待之久而有歸心
矣無或以我之故而憎君視朝之晚也儆戒曰不

自因君之故而愉已反言以已之故而愉君可謂
善於諷規矣

雞鳴三章章四句

雞鳴美賢妃也國之治莫不由於勤政君之
荒莫不始於燕昵觀其寢興之早晚而盛衰
可知也齊自太公以來五世之君皆無失德
此詩所美未詳何妃大約開國之初尚父之
猶謀猶在故人君勤政於外夫人儆戒於內
其夙興夜寐戰兢惕厲之精神可以為後世

法矣雄長諸侯有以也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
我儇兮

賦也還便捷也峱山名從逐也獸三歲曰肩儇輕
利也獵者交錯於道路且以便捷輕利互相稱譽
蓋其俗尚如此也

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
我好兮

賦也茂質美也好才長也

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
我臧兮

賦也昌盛也山南曰陽狼獸名韋漢曰子還子茂
子昌已與人也我儇我好我臧人譽已也並驅從
兩人已皆有能也在遊其詞而齊俗之矜夸見矣

還三章章四句

還崇健也國之強弱係於民風剽淫靡則國
弱尚勇健則國強觀于還之詩其民便捷而
好侈與小戎駟驖伯仲矣既桑中溱洧當不

能勝哉然尊相角逐則急功利可知矣互相
稱譽則喜夸詐可知矣其所長即其所短也
君子是以知習俗之宜慎也齊承太公之遺
教其民習兵魯秉周公之教故其民習禮習
兵則強而功表不立故桓公之伯業及身而
遂衰習禮則弱而典型常在故魯國之宗社
至漢而猶存向使以齊之習兵而再進以數
詩讀鶊之賦以魯之秉禮而再加以內政軍
令之寄然幾哉殆臻上理矣故立國之休文

武且崇爲治之宜剛柔互用不可以有偏也
商頌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
是遒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賦也俟待也著與宁同門屏之間也以纊懸瑱曰充耳尚加也瓊玉名華光華也呂祖謙曰昏禮壻往婦家親迎旣奠鴈御輪而先歸俟於門外婦至則揖以入時齊俗不親迎故女至壻門始見其俟已也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

賦也門內曰庭瑩光潤也呂祖謙曰此昏禮所謂揖導婦及寢門揖入之時也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賦也階上曰堂英猶華也充耳一物而三采故先見素次見青次見黃也尚之以瓊其光瑩然如華如英亦一物也呂祖謙曰此昏禮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

著三章三句

詩序曰著刺不親迎也哀公問於孔子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爲社稷宗廟主何謂已重乎故禮雖天子不親迎諸侯以下皆行之親迎於渭世子之禮也韓侯迎止諸侯之禮也有女同車夫得禮也俟我於著刺失禮也春秋於夫人之逆至詳有失禮必詳書之重人倫之始也故曰禮始於謹夫婦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卽兮

興而賦也履躡也卽就也東方之日朝而陽盛以興姝子之德美充揚也又言當此日出之時而姝子已在我室夫其在我室者有躡於我而來就見也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興而賦也闥門內也發啓行也東方之月望而初升以興姝子之德容窈窕也又言當此月出之時

□□子乃在我門入其在我闥者成禮於我而後
啓行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之日刺見賢也大夫以禮就見而賢人
喜之也世之博好賢之名者亦有矣而患其
意之不誠也禮之不備也又患其言之不合
而敬之不永也今之見賢者日出而求其心
快矣終我而隨其嚶嚶矣明來而暮去其言
終日相得也將發而猶履其跡始終不倦也
以此求賢何賢不至得賢而治何國不興此
太公之遺教與雞既鳴矣賢夫人儆君於內
東方之日賢大夫敬士於外洋洋乎大風也
哉夫東海者其以此乎國未可量也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賦也言東方未明爲時尚早而急遽錯亂至顛倒
其衣裳其所以顛之倒之者以有自公所而來召
者也未明而未在其服與無常可知也

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

興也晞將明之氣也言東方未晞爲時尚早而倉
皇失措至顛倒其裳衣其所以倒之顛之者以有
自公所而來命者也未晞而來命其號令不時可
知也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則莫

比也樊藩也圃菜園也瞿瞿驚顧之貌夙早莫
晚也言折柳以爲圃樊狂夫見而瞿瞿以其有界
而不可踰也辰夜之界甚明乃不能取準而不失
之早則失之晚斯緩急皆所以害政也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詩序曰東方未明刺無節也爲政固欲其勤
然亦必中乎其節寢興號令早晚有時則侍
御僕從以及百官之在公者不致倉皇無據
久待而亦無廢事違於夙則未免顛倒而至
於廢寢過於莫則日晏跛倚而至於廢食臣
下不勝其勞而事亦多至於慢故遲速有節
實爲政之要務不可不加意也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

……止

南山崔崔高大貌狐邪獸也綏綏求匹之貌魯道適齊之道也蕩平易也齊子謂文姜也由從也婦人謂嫁曰歸懷思也止語詞朱子曰南山雄狐以比齊襄居高位而有邪行也且文姜既歸於魯矣襄公何爲而又思之乎

葛屨五兩冠緌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比也朱子曰兩二屨也緌冠飾也屨必兩緌必雙物各有耦不可亂也庸用也用此道以嫁於魯也從相從也

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

興也蓺樹也東西曰衡南北曰從我疆我理南東其畝是也鞠養也言欲蓺麻者必治其田畝欲娶妻者必告其父母魯桓之娶文姜也告於惠公之廟而卜之又既告父母矣何爲不防之以禮而容

[illegible]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興也克能也極窮也呂祖謙曰納之不正容有不敢制者桓公既以禮納文姜矣曷爲又縱其姦而至於極也朱子曰此詩前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魯桓也

南山四章章六句

南山刺襄公也春秋桓公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齊侯送姜氏於讙所謂齊子由歸也夫

人姜氏至自齊所謂既曰得止也十有七年公會齊侯紀侯盟於黃平齊紀也齊欲滅紀魯爲與紀平欲媚魯以會文姜也所謂曷又懷止也十有八年公會齊侯於濼齊侯邀文姜也所謂曷又從止也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夫人在齊也公令夫人在會是遂姦也所謂曷又鞠止也會畢而遂如齊公從夫人也夫人從齊侯公從夫人是縱姦也所謂曷又極止也因是而公薨於齊治其後也齊襄亦

彼鬱者[illegible][illegible]南山之步聖人所不忍言而經
存之者所以示戒也貫亂之禍不弑則亡是
故新臺賦而衛成林林賦而陳亡南山賦而
魯桓弑於前齊襄弑於後天有顯道固若是
其不爽也可不戒哉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比也田耕治之也甫大也莠亂苗之草也驕驕高張之貌忉忉煩亂也朱子曰言無田甫田也田甫田而力不給則草盛矣無思遠人也思遠人而人

不至則心勞矣以戒時人厭小而務大忽近而圖遠將徒勞而無功也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

比也桀桀役陵嘉穀更甚於驕驕矣怛怛慘切傷心更甚於忉忉矣輔廣曰田甫田妄作者也思遠人妄想者也妄作則事不遂妄想則心徒勞

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比也婉孌少好也丱兩角貌未幾不久也突忽然高出之貌弁冠名朱子曰言總角之童見之未久而忽然戴弁以出者非其躐等而強求之也蓋循其序而勢有必至耳此又以明小之可大邇之可遠能循其序而修之則可以忽然而至其極若躐等而欲速則反有所不達矣

甫田三章章四句

甫田戒貪功也齊之爲俗急而夸夸則不安其常急則不循其序詩人戒之故賦甫田也中庸曰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夫君子崇德原欲其高然非無自

而高也君子廣業原欲其遠然非無自而遠也循循於卑邇拾級以上不期其高登之既久不自覺而已高矣跬步以往不期其遠行之既久不自知而已遠矣是故學戒其躐等而尤戒其欲速急求有功必致無功則其道不著其功而其功乃大也易曰積小以高大無田甫田之謂也書曰邇可遠在茲無思遠人之謂也又曰厥德修罔覺則突而弁之謂也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賦也盧田犬也令令頷下環聲美壯大也仁稍頷之詞言其系有仁人之稱如令聲之達聞也齊俗好獵故見人之牽犬者美其犬而并美其人也

盧重環其人美且鬈

賦也兩環相貫曰重環鬈髮美也長而盤曲有如重環也

盧重鋂其人美且偲

賦也一環貫二曰重鋂偲鬚美也多而下垂有如重鋂也以人牽犬其事可鄙而互相誇美如此其國可知矣是故俗之所貴道之所賤庸人之所競君子之所惜也

盧令三章章二句

詩序曰盧令刺荒也民荒於獵不務正業也昔先王之居其民也樸者散於田野其器犁鋤鎛各其人敦厚力田秀者聚於庠序其事詩書禮樂其人孝弟忠信習而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士之子恒為士農之子恒為農

今也鬈偲且仁之人日目揚犬以遊是秀者失教也里巷行道之人皆競稱其犬是樸者失業也士失教則人才壞農失業則風俗衰猶且互相稱美恬然而不以為非則世道之變不如其所慮也故詩人憂之而賦此述其美者并美之者也因美并所美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比也敝壞笱罟也魴鰥大魚齊子謂文姜也歸復歸於齊也蓋為魯歸齊前孫於齊也齊相之叢蓋齊也文姜與內是弒君也齊襄內亂文姜弒君存王者在此而誅之爭者問哉今齊襄交然君齊交姜公然歸魯是法敝也故言笱敝不能制魚以比莊微不能防閑如觸網猶任所也其從如雲言其眾也見齊人送之而魯人亦迎之可傷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比也鱮亦大魚如雨言其多也雲降而為雨也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比也唯唯出入之貌以比文姜前出魯而入於齊

今由齊而入於魯也如水言其流也而聚而成水決東則東決西則西順流而不可止也

敝笱三章章四句

敝笱刺莊壞也哀姜與弒閔公而孫於邾僖之元年夫人姜氏薨於夷齊人討之也取之於邾而殺之於夷也不書殺無譏也以爲當殺也書齊人以歸譏之也與乎弒則義已絶不可以附昏不可以祔廟則不歸可也文姜之罪甚於哀姜而乃縱之歸齊襄固不容誅

抑魯人亦有過焉宋襄公之母被出衛且終身不歸況與弒而孫焉者乎孫而又容其歸則無以處之矣其曰之會齊侯自此歸始也春秋不書文姜之歸因史失之也刪詩而存敝笱所以補春秋之闕也故曰詩與春秋相表裏者也

載驅薄薄簟茀朱鞹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賦也薄薄疾驅之聲簟竹席也茀車蔽也鞹革也以朱漆革亦車蔽也發夕夜行也朱子曰齊人剌文姜乘此車而來會襄公也

四驪濟濟垂轡濔濔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賦也黑馬曰驪濟濟美貌濔濔柔貌豈弟和悦也竊色甘言以悦其下欲以蓋其醜也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賦也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上湯湯大貌彭彭多貌言汶水之旁大道之上行人甚多而文姜翱翔於其間曾無愧恥之心也

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賦也滔滔流而不息也儦儦衆而不絶也范處義曰發夕則以宵而逝猶有自赧之心豈弟則安然樂易已無自愧之色翱翔則迴翔從容而後去遊敖則從觀恣遊而忘返是也屢言魯道有蕩易詞也坦然而往曾無阻尼之者蓋魯人不恥而齊人恥之也

載驅四章章四句

載驅刺文姜也公然播其惡於衆也齊襄文姜無責耳文姜是魯莊之罪也文姜義當絶乃

使歸寧人人歸已非矣又復出會齊侯是重
辱國也春秋桓公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遂
如齊公薨於齊莊公元年夫人遜於齊二年
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禚四年夫人姜氏享齊
侯於祝丘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夫人
姜氏會齊侯於防又會齊侯於穀此事以昔
而莊公之罪著矣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
射則臧兮

賦也猗嗟歎詞昌盛也頎長貌抑若揚俯仰得宜
也美目揚揚眉說而遠也巧趨蹌疾徐中節也射則
臧言善射則臧餘無可述也此則其猗嗟之意微
露於言外也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
展我甥兮

賦也名眉秀也傳云目上曰名是也清目黑白分
也儀成言其終事無違也正侯之中也姊妹之子
曰甥我甥齊人謂之也夫甥者因其母而名之也

今其母獨不念其父乎抑思莊氏之於父何如雖
猶自甚甥醜如此也此則其猗嗟之事顯露於言
中也

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
以禦亂兮

賦也孌儀容麗也婉眉目好也選異於衆也貫中
而貫革也反復中其故處也言莊公射藝之精可
以禦亂如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之類是也然能
禦其細而不能禦其大此則其猗嗟之心有所不
忍言也

猗嗟三章章六句

詩序曰猗嗟刺魯莊公也夫齊襄者魯莊不
共戴天之仇也莊公而明於爲子之道也者
以射宋萬之僕姑親貫齊襄之胸可也顧乃
畏齊之強狥母之欲已不可以爲人又與之
狩是亦不可以已乎春秋書公及齊人狩於
禚夫禚齊地也揚爲狩於禚公如齊也公揚
爲如齊朝襄公也朝與揚爲狩諱其善射也

刺其與齊人狩於禚卽公也公不恥也而詩
其善射其所以自娛者乃其所以自辱也三章
言猗嗟深歎之也

齊風十一篇三十四章一百四十三句

魏風一之九

魏國名本舜禹故都周初以封同姓左傳曰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其地陿隘而民勤儉有聖賢之遺風焉後爲晉獻公所滅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

興也糾糾繚戾之狀摻摻猶纖纖也要裳腰襋衣領好人士大夫之通稱魏俗尙儉故葛屨不宜履霜而謂可以履取其質脈也纖手不必縫裳而謂可以縫取其習事也不止縫之而已又要之襋之而好人卽從而服之此其儉不中禮宜若可嗤然勤而不怨貧而能安詩人有取焉以爲此可美而不可刺也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賦也提提安舒之意宛然曲遜之貌辟與避通左辟讓也以右爲上故讓而避左也揥所以摘髮象骨爲之故曰象揥此句之上疑有脫文象揥婦人之飾也魏之風俗大約男爭耕耘垢衣敝屨而見客則必致敬女操井臼裙布釵荆而行禮則必致飾故葛屨之人皆能宛然左辟縫裳之女有時佩其象揥乃質事也此則儉而有禮更無可刺所可刺者以其心褊也蓋俗過於儉則計較錙銖而有吝嗇褊狹之意惟此是以爲刺而餘無譏焉嘉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葛屨愼儉也魏本舜禹之故都其地陿隘而民貧俗儉有聖賢之遺風焉雖過儉亦致褊心之刺然民勤事而習禮勤事則易富習禮則易教既無鄭衛之淫靡并非齊秦之夸悍天下之俗莫善於此故刺褊心正所以廣儉德也昔季札觀樂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左辟

象山所謂大而婉乎爲廣纔宏則儉而易行

蓋爲上者能用其勤儉而輔之以德使無褊

心則明主之所爲也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興也汾水名沮洳下濕之地莫菜也無度言不可限量也殊實異勝也公路官名以卿大夫之倸爲爲之言下濕之地不無可采之菜以興單寒之中不無可用之才也彼其之子雖處卑賤而志意高遠不得與其美之無度較之公路實有過之無不及焉乃專用公路而不采之子豈不惜哉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興也一方水外之地也英華也才學充美有如英華也公行官名以卿大夫之庶子爲之

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興也一曲水曲之處也藚澤蕮如玉德性堅潤也公族官名以卿大夫之適子爲之春秋閔公元年晉滅魏至宣公二年五十有四年矣晉始有公族餘子公行則此詩所言皆魏官也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汾沮洳刺遺賢也古者諸侯世卿大夫不世官故草野之秀皆得登庸所謂立賢無方也周室東遷王命不行政逮大夫而卿皆世祿并官其子弟爲公官於是乎世祿之家專執国政單寒之子無由上進矣以魏之蕞爾而備有公路公行公族之官使越在草莽者路美如英玉而不得采用官人以世野有遺賢君子譏之異日者三家六卿之事皆兆於此矣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興也殽食也合曲曰歌徒歌曰謠其語辭朱子曰詩人憂其國小而無政故作是詩言園有桃則其

[illegible]心有憂則我歌且謠矣然不知我之心者見其歌謠而反以爲驕且曰彼之所爲已是矣而子之言獨何爲哉蓋舉國之人莫覺其非而反以憂之者爲驕也於是憂者重嗟嘆之以爲此之可憂初不難知彼之非我特未之思耳誠思之則將不暇非我而有憂矣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興也棘棗之小者聊且略之辭歌謠之不足則出遊於國中以寫憂也罔極謂責人無已也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詩序曰園有桃刺時也魏小而偪於晉事有可憂而當同者不知且自以爲是也附和者同聲是之有知而憂之者且羣起而非之於是無識之人隨俗浮沉置是非於不問而可憂之事果無有知之者矣其儆皆由於朦瞍国敗而不與分憂不思故至此也庸臣誤國大抵如斯勿思一語辭婉而意深矣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賦也爾雅云山有草木曰岵上猶尚也旃之猶可也朱子曰孝子行役不忘其親故登山以望其父之所在因想像其父念己之言曰嗟乎我之子行役夙夜勤勞不得止息又祝之曰庶幾慎之哉猶可以來歸無止於彼而不來也張栻曰述己所以念父之意未若思父所以念己之心爲深切也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賦也爾雅云山無草木曰屺季少子也無寐不寐

賦也呂祖謙曰無棄言無棄母而不歸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賦也山脊曰岡必偕言與其儕同作同止無獨行以犯難也無死言父母俱在無輕生以至於死也

陟岵三章章六句

詩序曰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既從王事但不得復顧父母而聖人錄陟岵者教天下以中道也夫軍旅之際原不可貪生而失之怯亦不必輕生而傷於勇此其道惟在於慎旃之云者詳審而所以義也猶來云者原非期以必來也義猶可來乃望其來蓋欲其立功而生還非教以貪生而苟免也采薇之詩曰我行不來義不可來也能致其身乃不辱其親蓋忠亦所以全孝也陟岵之詩曰猶來無死義猶可來也終君之事而復不背親之恩盡孝正所以全忠也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賦也十畝之間所受場圃之地以毓草木者也桑者採桑之人也閑閑自適之貌行將還歸也朱子曰賢者不樂仕而思與其友歸於農圃故其辭如此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賦也泄泄猶閑閑也逝往也思往於十畝之間者不得志於朝而思歸隱也逝於十畝之外者不得安於家而思避世也蓋時愈難而志愈遠矣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詩序曰十畝之間刺時也夫君子之仕也原欲受事以宣勞豈好逸哉乃有時而思逸者非果於忘世也或事權不屬欲勞而不得或時勢難爲徒勞而無功故不得已而羨人之逸也魏國之政史不詳載觀詩之所詠君子不欲仕於朝而思就桑者之閑閑小人不務耕於野而往適樂土之得所此其因事傷時閔政宜其爲首所取也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賦也坎坎用力伐木之聲檀木可爲車者寘與置同干厓也水波曰漣猗與兮辭種之曰稼斂之曰穡胡何也一夫所居曰廛縣與懸同貆貉類素空也魏君棄君子而用小人詩人傷之故言坎坎伐檀

以爲車而行陸今乃置之河干則無所可用但見河水之清漣而已所謂泌之洋洋可以樂飢者與而在位之小人乃不稼穡而取禾不狩獵而縣貆無功而食此胡爲乎因言彼伐檀之君子乃真不素餐者而偏不得餐爲可惜也黄櫄曰、言君子有其功而無其祿小人有其祿而無其功也呂祖謙曰此旁觀者之辭若伐檀之君子力閑乞然不暇其實豈較短量長者哉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比也輻車輻伐檀以爲輻也直流而不返也十萬曰億禾秉之數也獸三歲曰特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比也輪車輪伐檀以爲輪也水旋成文曰淪圓曰囷鶉也鵪屬熟食曰飧

伐檀三章章九句

[illegible]伐檀刺貪也言先王之[illegible]也以酬[illegible]必有功者不得有祿故朝無倖位而國無廢事魏國之政乃至無功而貪者食祿有功而廉者樂飢於是乎廉者益勵其廉而遊於寬閑寂寞之濱貪者益肆其貪婪衣錦食魚肉小民而不知止身受者覩爲固然旁觀者乃激而爲不平之鳴也夫立國之道首在求賢而次在課吏彼汾沮洳如英如

玉而不采其不能求賢可知也河干伐檀不得不稼而素餐其不能課吏可知也用人如此其何以爲國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比也碩大也大鼠善於竊食故以比貪人也三歲言其久也貫與慣同久而習也顧念逝往樂土賦輕之處也四不重斂則得以安其生故曰得我所

[illegible]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
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比也德恩惠也直伸也其国有道則得以伸其志
故曰得我直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
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比也食黍食麥猶待其熟也食苗則穀未熟而已
[illegible]哉矣勞苦也莫我肯勞言不肯以我為苦也永
[illegible]呼也催科之声也言適彼樂郊則誰復往而

追呼者呼蓋厭聞其声以為得免於此即樂也苛
政猛於虎信哉

碩鼠三章章八句

詩序曰碩鼠刺重斂也魏之為国地狭而民
貧寛以撫之猶懼不競而乃重斂者未必不
困国小起見也国小而介於強大則役繁而
賦寡財不足以集事則必至於加賦賦加則
民愈貧民貧而賦不減則輸納不前於是乎
迫之以追呼威之以敲扑非不知民之苦也

而[illegible]弱[illegible]之不至
於怨叛不知苦之極而至於不可受則逝將
去之矣斂之求也猶有苛可以察之民之去
也則無可可以留之矣於民去而後知向之
重斂乃為民積也故魏風終於碩鼠

魏風七篇十八章一百二十八句

唐風一之十

唐帝堯舊都周成王以封弟叔虞其俗勤儉有深思遠慮有堯之遺風焉後改號晉仍謂之唐者從其初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賦也蟋蟀蟲名歲莫而蟋蟀猶在者若其種類甚多如此入我牀下焉在暖屋中皆能度冬也除去也大康樂也職主也居所處之位也瞿瞿卻顧之貌思其所處常自省也朱子曰唐俗勤儉其民終歲勞苦不敢少休及歲晚務閒乃敢相與燕飲爲樂然其憂深而思遠也故方燕樂而又遽相戒曰不已過於樂乎盍亦顧念其身之所居者使雖好樂而無荒若彼良士之長慮而卻顧焉則可以不至於危亡也蓋其民俗之厚而前聖遺風之遠如此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賦也逝邁皆去也外所居之餘也所居之外凡有關於身者皆思之也蹶蹶敏於事也思其外故常勤勉也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賦也役車載任器以供役者歲晚則役車休慆過也謂去而不返也憂意外之患也思居思外思其常也思憂思其變也休休安閒之貌能思憂則無憂矣故休休也

蟋蟀三章章八句

此詩勸思也人情莫不好樂然忘大康而至於荒荒則失業將有憂矣荒則失心於不知其有憂矣故治荒莫若思思者心之職也思欲其詳又恐其雜故貴慎也思欲其深又恐其遠故貴近也欲近而慎必先思居居者所處之位也素其位而思則無處不有當爲之事不敢雜矣無時不有當盡之功不暇遠矣

故曰思不出其位也不出位則位之外可不思矣而又思其外者何也外者居之餘也一身以外皆人也一室以外皆地也上下四旁之地親疏遠近之人皆念及之而後一室之內可以久處故思其外正所以安其居也如是則有備無患矣然而人之患常出於所備之外苟自謂無患則荒而失心勢必荒而失業以至於憂而不救故常恐其有憂而必思之俾可以無憂而亦必思之於是乎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矣故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興也樞荎也榆白枌也婁亦曳也宛坐見貌愉樂也言山之有樞隰之有榆供人用也今子有衣裳而弗曳婁有車馬而弗馳驅夫其不用是欲常保其有也而不知一旦溘逝其所有者乃爲他人用矣一生辛苦而他人是愉豈不大愚也哉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鍾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興也栲山樗也杻檍也考擊也抑之詩曰夙興夜寐洒埽廷內惟民之章關雎之詩曰窈窕淑女鍾鼓樂之然則埽廷內而考鍾鼓亦政教所關非小節也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興也永日消日也酒食良吉禮記曰君子無故不去琴瑟然則酒食琴瑟亦禮樂之大端也朱子曰人多憂則覺日短飲食作樂可以永長此日也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崇儉也昔先王之教人勤儉以致富者非徒備物藏將以用之也因所有而善用之所以厚生者即所以正德是故曳婁衣裳以章身也馳驅車馬以立功也洒埽廷內以行禮也考擊鍾鼓以奏樂也酒食可以娛賓琴瑟可以和志喜樂可以陶性永日可以

引年此則所謂國奢示儉國儉示禮乃當而
教之之實功豈徒曰及時行樂已哉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
何不樂

比也鑿鑿巉巖之貌襮領也諸侯之服朱中衣而
繡黼領此云素衣朱襮降於諸侯也子指桓叔也
沃曲沃也晉昭侯封桓叔於曲沃晉弱而曲沃彊
故詩人憂之言揚水緩弱而白石巉巖水之力不
能轉石以比晉之力不能制沃也素衣朱襮始封

之服也從子于沃從封之官也既見君子得預其
政也桓叔得大邑已從之而預其政則宜樂矣而
若有不樂者何哉自問之詞也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
何其憂

比也朱繡即朱襮也襮上繡爲黼形也鵠曲沃之
邑也曲沃爲都而又有旁邑見封地之廣也憂則
又甚於不樂矣

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比也粼粼水清石見之貌命桓叔之令也既見君
子故得聞之聞之而不敢告人此則其不樂而憂
之後也夫不敢告必有不可告者也不可告而又
告人曰不敢告則不啻告之矣披榛曰不敢告人
正所以告晉也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揚之水憂晉也晉穆侯之太子曰仇其弟曰
成師穆侯卒仇立是爲文侯文侯卒昭侯立
封成師於曲沃是爲桓叔師服諫曰國家之

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今晉甸侯也而
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其後晉潘父弒昭
侯而納桓叔不克此蓋桓叔受封之初與潘
父有成謀詩人聞之而微其言以告人也夫
既從桓叔而乃露其陰謀豈非負恩哉聖人
錄之者重公義也凡受君恩而以國情告賊
者是助逆也聖人之所誅也受私恩而以賊
情告君者是反正也聖人之所與也詩錄揚
之水教人不以私恩廢公義也侯犯以郈叛

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惟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駟赤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卒出侯犯而以郈歸叔孫能反正矣知此詩之義矣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

興而比也椒樹名其實辛而烈聊語助詞朋比也且歎詞遠條長枝也曲沃強盛詩人憂之故言椒聊之實蕃衍則盈升矣彼其之子碩大則無朋矣又言椒聊遠條者歎其枝遠而實益蕃以比曲沃之子孫□盛將爲晉國之患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興而比也兩手曰匊篤厚也鄒元錫曰碩大無朋況大都耦國也碩大且篤況厚施得衆也嚴粲曰此詩言桓叔之強而不及昭侯其意則憂昭侯之弱而非主桓叔言在此而意在彼也

椒聊二章章六句

椒聊忌曲沃也左傳曰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大小有等所以強幹弱枝也晉之曲沃大都耦國矣桓叔之子孫日衆必有繁枝傷本之患坐視其強盛而不爲之所非奮發而翦其宗親則隱忍而馴爲篡奪事有必至勢難兩全故詩人預料而深憂之也春秋覇國私邑強而公室卑者多矣獨曲沃哉故分封之制都邑之大小不可不熟計也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賦也綢繆纏綿也良人夫稱也國亂民貧婚姻不能備禮故當初婚之夕而酒饌不設但有綢繆之束薪而已燈燭稀微但見三星之在天而已淒涼如此此何夕也而乃見良人則良人之艱窘可知也子兮子兮見者相謂也良人家貧無以爲禮而見者亦貧不能資助故共相嗟歎以爲無如此良人何也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
如此邂逅何
興也隅東南隅也昏見之星轉而在隅夜已久也
邂逅新婦至而行禮也其禮草率如人之邂逅相
遇也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
如此粲者何
賦也戶在室南在隅之星轉而在戶夜已分也粲
美也粲者謂新婦也

綢繆三章章六句

綢繆憫貧也晉與曲沃屢世搆兵民貧日甚
不能備物故冠婚無以為禮也一家凋敝比
戶皆然故親友莫能相助也如此詩之所詠
其由來非一朝矣沃之椒聊蕃衍私家日富
也晉之束薪綢繆公室日貧也歷觀春秋諸
國大抵諸侯虐用其民而大夫庇之民之所
歸財之所聚故公家貧而私家富諸侯猶不
悟而多取於民以使之日貧豈不愚哉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
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興也杕特生貌杜赤棠也湑湑盛貌踽踽無所
親也比輔佽助也朱子曰杕然之杜其葉猶湑湑
然人無兄弟則獨行踽踽曾杕杜之不若也鄭元
錫曰他人不如同父一本故也呂祖謙曰苟他人
可恃則行道之人胡不自相親比人無兄弟胡不
外求佽助蓋深曉晉君以行道之人必不相親苟
非兄弟必不相助也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睘睘豈無他人不如我同
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興也菁菁盛貌睘睘無所依也同姓同祖也

杕杜二章章九句

杕杜刺晉君也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
居而無兄弟也夫曲沃之子孫日眾矣晉君
不之覺也而又疏忌其兄弟椒聊杕杜比而
觀之孰存孰亡不待智者而後知矣抑沃之
桓叔莊伯以晉無兄弟之故而取其國乃獻

公又忌桓莊之子孫而盡殺之文公以後中軍之政不用公族至爲六卿所分遂兄弟而親他人後先相望也前後而後不鑒何哉

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賦而比也袪袂也羔裘豹袪大夫之服也羔能羣而豹有力以比大夫之仁且勇也居居聚而不散也言大夫能仁而且勇吾人自聚而不散非無他人之可歸以子之故不忍去也

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賦而比也褎猶袪也究究聚而能安也鴻鴈之詩曰其究安宅是也

羔裘二章章四句

羔裘美大夫也潘父之弑昭侯也晉人立孝侯莊伯之弑孝侯也晉人立鄂侯武公之弑哀侯也晉人立小子侯以曲沃之强暴而晉屢世立君者此必有大夫焉能撫其民而用之其民不散故其國猶存也羔裘之作其在是時與其人與豈無他人而歸曲沃也其不歸沃而歸晉者惟大夫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弱人君也曲沃雖强人臣也弑君之賊人人所得誅也大夫能於危亡之際留已去之人心扶弱君以討强臣事之不濟則天也豈人謀尚有可訾哉詩錄羔裘所以嘉[illegible][illegible]之義士憫弱國之孤臣爲後世勸也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興也肅肅羽聲鴇鳥名毛傳曰鴇之性不樹止苞

叢栩櫟也孔穎達曰[illegible]無後趾樹則[illegible]盬不攻緻也蓺樹怙恃也晉人困於征役言鴇不樹止而今集于栩是失所也民以王事之故不得養其父母亦如鴇之失所也何時而能有所乎無所告而訴於天也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興也極已也黃佐曰征役已則得耕田以供子職矣

肅肅鴇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
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賦也行列也常復其常也人有常道能復其常則亂定而征役可已矣

鴇羽三章章七句

詩序曰鴇羽刺時也春秋隱公五年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桓公九年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所謂王事也伐曲沃而不能克立晉君而不能定所謂靡盬也晉人以此之故征役不已而至於失所原其始皆由於失常夫常者人之倫也君君臣臣是謂倫常今曲沃以大夫而篡弒臣失常矣王命不能行於曲沃君亦失常也至於王命不行則亂無由定矣無所可望故望天也所望天心厭亂牖我王心赫然震怒以國治則君能出令誰敢干之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則曲沃之篡弒不作而虢公虢仲之征役亦已民乃得蓺黍稷稻粱以養其父母上下

皆復其常矣故有常而後有極有極而後有所此實撥亂返正之要道非空言也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有常之謂也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賦也衣七七命之衣也侯伯七命子謂武公也史記曲沃桓叔之孫武公伐晉取之盡以其寶器賂周釐王王使虢公命曲沃伯爲晉侯曲沃大喜之故言此七命之服自莊伯以來舊有之矣然不如子之衣乃新命於王爲安且吉也吉之云者既受王命則諸侯不得而討之也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賦也衣六六命之衣也天子之卿六命燠煖也燠之云者謂既受王命則可久享晉國之富強也

無衣二章章三句

無衣傷世變也武公之罪大矣是王法所必誅也釐王貪其寶器誅討不加而爵命之是奬篡而教弒也異日魏斯韓虔趙籍相繼

而晉文殺晉侯以命武公者尤爲已甚矣覺防一
決其流潰而不可止也抑武公篡弑而以賂
得命豈不自雄其計不旋踵而已之大夫亦
效其所爲也出爾反爾可不戒哉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比也道左僻處也噬發語詞曷何也朱子曰此人
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故言杕然之杜生於道左
其蔭不足以休息如已之寡弱不足恃賴則彼君

子者亦安肯顧而適我哉然其中心好之則不已
也但無自而得飲食之耳夫以好賢之心如此則
賢者安有不至而何寡弱之足患哉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比也周曲也朱公遷曰道左則僻道周則迂杕杜
生于僻僻迂迴之地力薄位卑有若此矣彼君子
肯適我且不肯况肯來以遨遊乎以意之淺深爲
次序也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有杕之杜美人好賢也武公以篡得國諸侯不
與也然以逆取之猶以順守如吉甫任於得
人故欲君子見而飲食之雖其心未必一
出於正而其迹則與中心好賢者無異蓋亦
有足多者故詩人美之也歟後晉之將材輩
出如狐趙欒郤荀范韓魏之類皆起於文獻
之朝文公悼公借衆賢之力以相繼爲伯於
天下武公啟之也以逆取國故卒有瓜分之

禍以順守之故遂主中夏之盟春秋之法功
罪不相掩故無衣杕杜並存於經所謂惡而
知其美賞罰之公也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賦也蘞草名此婦人夫亡送葬而思與同穴也言
葛生蘞蔓在此曠野予心所美乃亡於此誰與同
居乎塊然獨處而已

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賦也域塋域也言葛生蘞蔓在此塋域予美乃亡

於此其與同室乎孑然獨息而已何猶曰此其夫
所葬之地也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賦也角枕錦衾斂襲之具此臨其穴而望之也言
棺木之內衾枕鮮明予美亡此誰與同寢乎獨宿
至旦而已念及此則守節而與之合葬誼不容已
矣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賦也居墳墓也言夏日永冬夜永百年之內無時不

思與死而相從耳歸于其居則有與同處矣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賦也室壙也歸于其室則有與同息且同旦矣

葛生五章章四句

葛生美思婦也性情純篤而又不過於激烈
此婦人著節守志從一而終之正道故聖人
有取焉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
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比也苓甘草也首陽山名巔山頂也舍置旃之也言采
苓者必于首陽之巔猶見其苓而後采之也人之
為言未有目覩則姑勿遽信即使其言近理可信
亦姑置之勿遽以為然而徐察之則讒言胡得行
哉○按曰讒人似是之言能投於卒然之頃而不
能不露於徐察之後故舍旃舍旃為止讒之法也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為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
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比也苦菜名與許也許之信之則許之矣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
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比也從聽而行之也許之則行之矣詐無稽之言
且勿信之即信其言勿許其事即使許之且勿行
之但姑舍之置之不議不論則情偽自見矣

采苓三章章八句

詩序曰采苓刺晉獻公也夫驪姬之譖申生
其事至易明也曲沃之胙置諸宮中已六日
矣求有毒在肉中六日而不腐者苟亦無信

則其情立見而惜乎其遽信而遽從之也昔德宗以郜國公主之故欲廢太子而立舒王李泌爭之且請從容三日究其端緒間一日上開延英殿召泌流涕曰非爲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無他也然則舍旃舍旃之明驗也小弁之詩曰君子不惠不舒究之舒究云者舍旃而徐察之謂也

唐風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秦風一之十一

秦國名在禹貢雍州之域初伯益佐禹賜姓嬴氏其後中潏居西戎其七世孫非子事周孝王養馬於汧渭之間封爲附庸而邑之秦其曾孫秦仲爲大夫犬戎作難平王東遷秦仲孫以兵送之王封爲侯是爲襄公曰能逐犬戎即有岐豐之地故秦居西都其後遂代周而有天下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賦也鄰鄰衆車之聲白顛額有白毛也寺人內官令傳命也朱子曰是時秦君始有車馬及此寺人者也究彼寺人通之故國人創見而論之也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

興也漆漆木栗所種之樹也定中之詩曰樹之榛栗椅桐梓漆是也鼓瑟初有琴瑟也八十曰耋言寺人傳令得車之分甚嚴並坐鼓瑟上下之情甚洽未見如彼既見如此當此時而不樂則日月如流而老將至矣蓋立國之初人情懽忻鼓舞之甚也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賦也簧笙中金葉吹笙則簧動故曰鼓也逝而不留曰亡逝者其耋亡曰遲暮之景轉盼即至來日苦少也逝者其亡言少壯之年往而不返去日苦多也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詩序曰車鄰美秦仲也始有車馬侍御禮樂

也國之將興必有嘉祥所謂祥者非符瑞之
謂也物產茂育人心和樂乃爲祥莫大焉觀
此詩之所詠車衆馬多武備足也漆栗桑楊
種植盛也力耕勇戰之美兆矣其君能通下
之情而忘分以盡歡其臣能感君之恩而及
時以自獻其慷慨沉雄済國不逮也招入州
而朝同列有以也夫然邦家新造首重寺人
識者憂之故開國之規模不可不愼也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賦也驖驪馬也駟驖四馬皆驪也孔甚阜大也四
馬八轡言六轡者兩驂內轡納之於觖故在手者
止六轡也媚子所親愛之人也從公于狩習武事
也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賦也時是辰時也辰牡者冬狼夏麋春秋鹿豕之
類奉之者虞人驅以待射也公曰左之逐禽左也
拔矢括也舍拔則獲矢不虛發言御之良而射之
善也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
閑也習也輶輕也鸞鈴也鑣馬銜鈴於銜
之兩旁故曰鸞鑣獫歇驕皆犬名以車載犬休息
之也從前田事既畢人遊而馬閑車輕而犬
休見從容整暇之意也

駟驖三章章四句

詩序曰駟驖美襄公也襄公始命爲侯而有
岐豐之地遵周之遺制用周之道民故其射
御田獵之事猶不異於古所云稱其奉時辰

牡非所謂一發五豝乎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與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同矣遊于北園馬閑
犬息所稱蕭蕭馬鳴徒御不驚者其庶幾焉
故曰此之謂夏聲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

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
駕我騏馵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賦也此襄公命將使伐西戎將士之妻思而賦之
也小戎兵車也俴淺收軫也大車軫深八尺兵
車之軫四尺四寸故曰俴收也梁交銳梁轅輈也

[illegible]以[illegible]之其文[illegible]
[illegible]於[illegible]驂
而外出也脅驅以皮為之前係於衡後係
於軫[illegible]驂馬使不得內入也陰揜[illegible]之板
[illegible]引車之革帶也鋈續陰板之上有續靷之孔
[illegible]以沃灌之也文茵以虎皮為車茵也暢長
也[illegible]車之轂長於大車故曰暢轂騏馬
色青黑[illegible]足白曰馵[illegible]之俗以板
[illegible]其如玉[illegible]其德也[illegible]威先以德

[illegible]亂我心曲則其思念之情
[illegible]自[illegible]也
[illegible]是中[illegible]之合
[illegible]念
之
[illegible]曰[illegible]盾
[illegible]於[illegible]合[illegible]之以[illegible]之有
[illegible]內[illegible]也以[illegible]亦[illegible]金以為飾也
[illegible]板屋[illegible]也今在邑則築城也思西

戎之[illegible]故築城以自衛[illegible]以鎮撫之也方將也
言[illegible]將不知以何時為歸期我
胡然[illegible]念之[illegible]以我[illegible]使久居其地也
俴駟孔群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
竹閉緄縢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illegible]也俴[illegible]之甲[illegible]馬欲其輕便也[illegible]
也[illegible]矛也[illegible]矛之下端[illegible]也蒙雜
羽於下[illegible]以虎皮為弓室也鏤膺鏤金以
飾馬胸之帶也交韔交[illegible]弓於韔中頭[illegible]安置之

也閉弓檠也緄繩縢約也以竹為閉而以繩約之
檠弓體使正也載寢載興起皆不寧也厭厭安重
也秩秩有序也言既在邑而久[illegible]之當若旋[illegible]
重勿遠近功當在德音使秩秩有序自近及遠則
威惠兼及殺將自服如趙充國屯田以制羌實伐
戎之要道也

小戎三章章十句

詩序曰小戎美襄公也[illegible]丈夫[illegible]
[illegible]以正也丈人老成之稱也[illegible]戎殺秦

伸是襄公不共戴天之仇也又殺幽王是王法必誅不赦之賊也今襄公奉天子之命以討賊兵以義動可謂貞矣故婦人女子皆知敵愾而無怨心也所用之將又能嚴以自衞溫以和人老成持重而宣布德音非所謂丈人乎宜其克復仇讐而基伯王之業也夫且攻守異勢有仁義不施乃始皇之過若襄公之經營締造則曷可少哉讀駟驖小戎庶幾哉有車攻采芑之遺風矣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比也蒹葭蒼草也蒼蒼色老也遡流而上曰遡洄順流而下曰遡游言時至深秋葭蒼露白將結爲霜肅殺之氣也秦政嚴急有此象焉故君子慜時事而歸隱在水一方不可招而致也然君子非不欲仕也但恐不由其道道其道而求之將終不可得見耳其道而求之未嘗不宛在也而惜乎秦人終不能道其道之而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比也淒淒猶萋萋也晞乾也湄水草之交也躋升也言難至也坻渚也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比也采采猶折也已止也白露不止則必爲霜矣右不相値而出其右也長與躋猶可至也不値而出其右則終不至矣小渚曰沚

蒹葭三章章八句

蒹葭刺道賢也秦襄始封作西畤而祀上帝僻在雍州而溺於郊祀君子懼焉文公開京初定三族之罪始用夷法之刑兆矣此與三代聖王之治如春溫秋肅之相反故刺之獻民有抱道不仕而隱於山巔水湄者焉設使秦人改其嚴急之政以禮求之行其道而仁其民不追蹤西方之美人乎無如霜露之勢日盛則是道阻且右而所謂伊人終不可得

用交詩人反覆於遡迴遡游之際盡其以道
難世之心流連而不能已也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興也終南山名條山楸也君子指其君也至止至於終南之下也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渥漬也渥丹赤而澤也其君也哉言容貌衣服稱其爲君也

朱子曰此秦人美其君之詞亦車鄰駟驖之意也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興也紀山之廉角也堂山之寬平處也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將將佩玉聲也壽考不忘頌成之詞服其服居其位則宜有其德故既其君之壽考又欲其不忘修德以稱此位也

終南二章章六句

終南秦人美其君也襄公之時岐豐之地尚爲犬戎所據文公始逐戎而走之東獵於汧渭之會于德公徙居雍則在終南之下也德

公之子三人皆公成公遞讓因以及穆公而秦遂伯自文公至穆公累世皆有令德觀其錦衣佩玉声明文物之盛不減於上国而秦人之頌祝亦與天保有臺相似矣民罔常懷懷於有仁彼其所以獲之者亦必有道焉使其後世不改德皆成穆之宗天倫雍睦民情愛戴即不變法豈不足以得天下無虞而嚴刑峻令速其壞道以速其亡也人謂周之得天下也以德秦之得天下也以刑不知秦之得之也亦以德其失之也則以刑觀於秦風可見矣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交交飛而往來之貌從穆公從死也子車氏奄息名特傑出之稱穴壙也惴惴懼貌慄懼殲盡良善贖貿也蘇轍曰臣之從君者爲之主本黃鳥交交而相鳴三子乃不得其死言其人之不若也

孔氏穎達曰秦人哀傷三子臨視其穴惴然悼慄乃怨之於天也朱子曰三子皆國之良若可貿以他人則人皆願百其身以易之矣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防當也言一人可以當百夫也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

贖兮人百其身

禦也禦止其衝也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詩序曰黃鳥哀三良也　春秋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比也鴥疾飛貌晨風鸇也鬱盛密貌君子謂賢人欽欽憂而不已也晨風疾飛而入林比君子高蹈而遠引也君子隱遁心常思之思而未見故憂而不已不知君子因何故而忘我實甚也欲知其所以去之之故而得其所以來之之術也

山有苞櫟隰有六駁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興也櫟柞櫟苞叢也駁梓榆也山宜有櫟隰宜有駁以興國宜有君子也未見君子則無以爲國故不樂也

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興也棣唐棣檖赤羅也如醉則憂更甚矣

晨風三章章六句

詩序曰晨風刺康公也穆公好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求丕豹公孫支於晉詢兹黃髮昧昧思賢故士多歸之康公意忽賢人去而觀不承權輿之詩可見矣其上棄之其下思之并責其不可果於相忘此亦忠君憂國者之用心惜康公既棄君子并思君子者而亦棄之也因無小用賢則強亦無大棄賢則弱君子是以知康公之無能爲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賦也袍襺也戈矛皆插屬王于興師奉天子之命以興師也○言豈爲無衣而與子同袍乎因王于興師將修戈矛以同敵王之所愾故先同袍以相親也朱善曰與子同袍恩愛相結於無事之時也與子同仇患難相恤於有事之日也許謙曰先王之制比閭族黨相保相愛入家同井相友相助平居交得其懽心一旦同在戰陣則其恩誼足以相救此王者之兵所以無敵也秦地周舊邑故無衣之作有先王之遺化焉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賦也澤褻衣也朱子曰以其親膚近於垢澤故謂之澤戟車戟也長六尺周官建車之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賦也行往也偕作始發也偕行則在道矣

無衣三章章五句

無衣勤王也案此詩當在黃鳥之前康公以後無勤王之事史稱襄王出居於鄭使人告難於秦晉秦穆公將兵助晉文公納襄王殺叔帶此所謂王于興師也自平王東遷至於襄王八十餘年王室之聲靈不及於岐豐西都之民思先王如思高曾也戴將王如戴父母也一旦而奉王命以匡王室其忠愛感奮勃發於心而不容自已千載而下如將見之以如是之民而棄以與秦使秦撫而用焉不以禦暴而以之爲暴可惜也故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朱子曰雍州土厚水深其

其[illegible]無[illegible]之習以善導
之則[illegible]以猛驅之則其強
悍果敢之質亦足以勇戰力農而成富強之
業并山東諸國之所以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賦也舅氏秦康公之舅晉公子重耳也出亡在外
穆公召而納之時康公為太子送之而作此詩也
渭水名秦都雍至渭陽者東行送之於咸陽也路
車諸侯之車也乘黃四馬皆黃也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賦也悠悠長也送舅氏而長思者念其母也瓊玉
名瑰美石也佩玉之制天子純用玉諸侯以下雜
用石

渭陽二章章四句

詩序曰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
之女也秦穆公納晉文公康公送之見舅氏
如見母焉故悠悠思之也經錄渭陽廣愛也
夫伯叔者父之兄弟也舅氏者母之兄弟也
列國之譜牒可考矣非同姓之宗族即異姓
之婚姻苟能因愛父之故而愛伯叔因愛母
之故而愛甥舅則講信修睦兵戎何自起哉
觀康公以念母而送舅氏遂能使文公入而
晉國定文公伯而王室安蓋因親以廣愛而
其仁溥矣故聖人有取焉案無衣當在黃鳥
之前此詩又當在無衣之前然則詩之錯簡
亦多矣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賦也夏大也渠渠深廣貌承繼也權輿始也穆公
好賢待之以大屋渠渠然深邃至於康公而禮貌
衰矣雖大屋如故而每食無餘不能繼其始也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賦也簋陳食之器易曰二簋可用享每食四簋言
其盛也再言不承權輿深歎之也

權輿二章章五句

詩序曰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
者有始而無終也禮貌既衰賢人去焉蓋自

君穆公之伯業寖衰故康公屢敗於晉桓景哀悼數世不競以及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皆權輿之詩啓之兆也是故國之興衰以人心卜之而已讀小戎無衣之詩人心合而知秦之必大讀晨風權輿之詩人心離而知秦之中衰向背之幾有如轉轂盛衰之應捷於桴鼓遍覽十五國治亂得失之故亦可以不占驗而識妖祥不蓍蔡而定吉凶矣故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秦風十篇二十七章一百八十一句

御纂詩義折中卷之八

陳一之十二

陳國名在禹貢豫州之域帝舜之後閼父為周陶正武王以元女大姬妻其子滿而封於陳與黃帝帝堯之後共為三恪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賦也湯與蕩同宛丘地名洵信也望人所瞻仰也陳國無政在位者皆遊蕩於宛丘之上國人譏之以為雖有情致而無威望也毛傳曰子大夫也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賦也坎擊鼓聲值植也鷺鳥名其羽可以為翳舞者之所持也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

賦也缶瓦器可以節樂翿翳也徐常吉曰古者春秋教以干戚冬夏教以詩書今冬夏值其羽翿則無時而不舞矣此皆所謂恆舞也

宛丘三章章四句

宛丘陳人刺其上也昔胡公之封於陳也武

王安曰元女大姬大姬好巫覡之事相沿成俗故在位者多放遊而嬉舞夫其遊而舞也亦有說而不禁以為有情也且謂情之所鍾不妨越禮而不知無威儀之節則不足以定命無莊敬之容則不足以觀民有情無望非小失也古今才士有文而無行其病皆在於此讀宛丘之詩其亦可以自儆也夫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賦也枌白榆也栩樹名子仲氏也子仲之子貴族之子也鄭康成曰之子男子也婆娑舞貌何楷曰或舞於東門之枌下或舞於宛丘之栩下明其非一時非一處也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賦也穀善也穀旦良辰也差擇也高平曰原范祖禹曰民於善日則擇高明之地而荒樂焉是也不績其麻廢女工也市易也彼此交易而舞故曰市也

穀旦于逝越以鬷邁視爾如荍貽我握椒

賦也逝往越於鬷數邁行也何楷曰往遊不暇擇地但視人衆之處而行焉則遊愈數而志愈荒矣荍荊葵也椒芬芳之物也越以衆邁男女會矣於是男悅女曰視爾之貌如荍華然女遂貽以一握之椒而通情好也此與鄭之采蘭贈芍同俗故詩人兼其事而醜之也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詩序曰東門之枌疾亂也疾其淫遊而至於淫亂也昔先王之教民也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又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今陳之俗恆舞酣歌在民上者無冬夏而值其鷺羽其下化之越鬷邁而市也婆娑則是上不勤禮而下不盡力也有男不耕孰授之食有女不績孰授之衣女遊而冶必至淪淫男惰而貧或至為盜是不勤致匱忘善而惡心生也立國如此何以長世君子是以知陳之先亡也

[illegible]泌之洋洋可以樂饑
[illegible]不以為門也棲遲止息也泌水名洋
[illegible]朱子曰此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詞
[illegible]衡門雖淺陋而亦可以遊息泌水雖不可飽然
亦可以玩樂而忘饑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illegible]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故以食魚
取妻況其餘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illegible]也子宋姓豈其必者有亦不却無亦不求志存

在而不暇及乎此也

衡門三章章四句

衡門守道也人之有欲也皆冀其必得必欲
得而不得於是乎目前之境皆以為不可否
歸境不同而道同得其所以處之之道則境
無不可而道外之物皆可以不必是故衡門
泌水人所難安而心以為可則可矣道固無
不在也魴鯉姜子人之所欲而心以為不必
則求不必矣於道無加損也此則所謂素位
而行不願乎外者與可以無入而不得矣君
子哉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興也漚漸漬也鄭康成曰於池中柔麻使可緝績
以作衣服興賢女能柔順君子成其德教也晤猶
對也言淑姬賢女君子宜與晤對歌詠以相切化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興也紵麻屬荀通曰語晤語者謂為問對相辯論

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興也菅草名可以為索自述曰言晤言者各陳已
意互證明也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思賢妃也人君之德以養而成非
一日之積也陳之為國舊矣太姬之初已有
巫覡歌舞之風必有恆舞於宮酣歌於室者
以為非此無可以樂也[illegible]臣在旁謂宜不適

賢色則移而不入矣詩人思有以易之以爲誠得賢女與相唱和其歌歟詩如池水之漚麻漸漬而不覺久而化焉則自知巫覡之紛若不如取婦之幽閒貞靜以琴瑟之靜好易羽翿之妖妄矣然而豈易得哉此閒雅之君子所由寤寐思淑女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爲期明星煌煌

興也牂牂盛貌期會之期也此其人有約而不信也東門之楊所約之地也昏以爲期所約之時也如期候之至於明星已出而不來是失信而爽約也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爲期明星晳晳

興也肺肺猶牂牂也晳晳小明也明星光微矣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刺無信也人之生也信義爲大以義相與加之以信久要不忘所以爲成人也世之衰也人棄信而忍於作僞辭隱云曰與昏以爲期則今茫中道而改路亦猶是矣人情反覆可恥孰甚故君子之與人約也必審其所約之事必擇其與約之人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其反也誠慎之也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興也棘惡木斯析也夫謂陳佗也已止也誰昔猶疇昔也陳佗欲篡桓公之位而自爲東門之棘也墓門有棘則宜斧以斯之乃佗之謀國人皆知而亦不能去蓋自疇昔已然非一日之積矣

咎桓公也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比也梅美木鴞惡鳥訊告也蓋托因墓門有梅而鴞集之猶鴟矣將得全乎以比桓公雖有太子免以爲後而佗在焉欲其無危不可得也歌以訊之告桓公也告之而不顧予於顛倒後思予則已晚矣其後佗果殺免也則詩人之先見爲不可及矣

墓門二章章六句

詩序曰墓門刺陀也陀不傳隱公七年陳五父如鄭涖盟歃如忘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是陀之不良國人知之鄰國亦知之而陳佗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已不能去不明不能何以定亂是故歌以訊之欲其明也矜以興之欲其改也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侜予美心焉忉忉

比也防堤也邛邱也旨美也苕草名好生下濕侜

也忉忉憂也鵲巢於大樹防以止水安有鵲巢苕生於下濕邛乃高邱焉有旨苕今皆謂有之以比讒人誑惑無實之詞以欺人所謂侜也誰如此以侜予心之所美使我忉忉憂之也

中唐有甓邛有旨鷊誰侜予美心焉惕惕

比也唐宿中路名甓瓴甋也鷊謂之綬鷊小草雜色如綬似鷊惕惕也上章言以無爲有此言似乎有之而實非綬其事也歐陽修曰中唐有甓非一甓也以積累而成路言鷊綬草雜衆色以成文猶多言交織以成惑是也其侜更巧故憂之甚而至於惕也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詩序曰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夫讒賊亦多術矣防巢邛苕本無其事而妄謂有之所謂譸張爲幻也甓鷊雖有其衆小事言遂致大之所謂萋斐成錦也家國之禍每由之一開其變故百出誠可畏也事日無稽之言易惑聽信人之多言侜非確有罪據被訶之日勿聽則憂讒賊止矣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

賦也皎明也佼美也佼人猶言夏姬也僚好貌舒夏徵舒也古人二名間有省用一字者如晉重耳傳謂之重樂王鮒傳謂之鮒何忌何忌者謂之忌是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淫於夏氏夏姬之子徵舒恥之故弒靈公此詩言月出之時靈公悅夏姬之佼好而其子徵舒幽窈糾結勢必爲亂故中心憂勞又悄然而不敢言也

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懮受兮勞心慅兮
皓言月光白也懰言其可憐也懮受憂思而忍受
也慅憂也所然不言而中心煩亂不知所為也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
照言月光照人面也燎人面亦有光也夭紹
紹舒緩慘憂病也言其憂思而忍受者今夭紹而
紹舒則憂發甚遠故煩亂者至於哀痛如靈公之
亦不免也

月出三章章四句

月出發靈公也淫之為禍烈矣淫人之女如
其父何淫人之妻如其夫何淫人之子如其
子何當其　月皎人僚色佼發予之時而緩
而欲刈之者已不可勝計矣皆人餘月出使
淫亂之人知帶夏色且明慚懼愈怨庶幾有
畏而中止非徒揚靈公之惡於衆也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賦也株林夏氏之邑也夏南徵舒之字也朱子曰
言公胡為於夏氏朝夕而往其民相與語曰君胡為

乎株林乎曰從夏南耳然則非適株林也特以從
夏南故耳若淫乎夏姬不可言也故以從其子言
之詩人之忠厚如此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賦也說舍也馬六尺以下曰駒說于株野者暮來
而不返也朝食于株者未暮而自來也駕馬乘駒
往來不息朝朝暮暮流連不已何為也哉則不必
問而可知矣

株林二章章四句

詩序曰株林刺靈公也朱子曰衛之亂至於牆
茨而極於是有狄入衛之禍陳之亂至株林
而極於是有楚入陳之禍然則狄非能入衛
也宣姜實召之也楚非能入陳也夏姬實召
之也此所謂女戎也此事以觀可以為淫亂
者之戒矣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
涕泗滂沱
興也陂澤障也荷芙蕖之莖也美人賢人也澤陂

之字無有滿荷以與國中之美止有一人也夫有
大一人可留少矣又棄而不用則其傷心當如何
哉無可如何故寤寐無爲但見其涕泗滂沱而已
此如賈誼之痛哭流涕實有所不容已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蕑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爲中心悁悁

興也蕑蘭也碩大德盛也卷卷戀之意言忠君者
碩大而且忠君援之以事宜無不可爲者乃寤寐
無爲但見其中心悁悁而已悁悁猶綣綣也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爲輾轉伏枕

興也菡萏芙蕖之花也儼矜莊之意言敬事也碩
大而且敬事援之以事宜無不能爲者乃寤寐無
爲但見其輾轉伏枕而已涕泗滂沱悁悁猶爲也悁
悁不忘爲也伏枕則無心於爲矣傷之至也

澤陂三章章六句

澤陂傷時也靈公荒淫洩冶諫而殺之諫臣
被殺則忠臣束手傷心涕泣而末如之何故

寤寐無爲也夫天下之事天下之人爲之也
或有事而無爲之之人或有人而不得爲其
事如此詩之美人碩大卷儼才足有爲且急
欲爲事至於流涕而事卒不可爲乃至無爲
而伏枕呼號有甚者亦無如之何也故變
風終於陳靈天下之亂至此而極矣

陳風十篇二十六章一百二十四句

檜風一之十三

檜國名在豫州外方榮波之間周武王封祝融
之後於此鄭武公滅之而遷國焉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賦也逍遙閒遊也此君子去國而思其君也言羔
裘以燕居狐裘以視朝衣服容止宛然在目豈能
不爾思乎所以決於去者以朝無善政故我心忉
忉而不能安也毛傳曰國無政令使我心勞是也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賦也翱翔遊行也堂謂廟堂也人君日出視朝退適
路寢以聽大夫所治之政在堂亦猶在朝而已無別

大夫心憂傷也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膏也脂膏潤澤而明也有曜照之有光也但華其
衣服而不勤於政治故君之服愈美而我之心愈
悼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詩序曰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夫華其衣
服逍遙翱翔皆遊燕故也仍君子去之者以道
賢之也好華麗則日卽於奢侈蕩靡則日替

於怠替者敗政之首而怠者積惡之原君子
規微而知著故決然去之也去之而猶思之
不忘君之恩也思之而以去之故若之猶繫
君之悟也故曰以道去其君也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慱慱兮
庶幸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棘瘠也季本
曰棘棘少而枝瘦故謂居喪骨立者為棘人也欒
欒瘦瘠之貌帽廣因素冠欒欒情與服稱也慱慱
憂勞之貌世衰禮廢不行三年之喪故而以後之
衣冠不復見矣賢者遭喪欲復古禮而獨行無助
思得一素冠素衣之棘人與我同志而不可見故
勞心慱慱也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素衣冠則素衣矣思而不見故傷悲也欲與同
歸愛慕之詞也

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韠也以韋蔽膝朱子曰韠從裳色素衣素裳則素韠
矣蘊結思之不解也與子如一甚於同歸矣

素冠三章章三句

詩序曰素冠刺不能三年也夫三年之喪天
下之通喪也賢者俯而就不肖者跂而及僭
國之俗不行此禮久矣舉國不行而莫以為
非一人行之而反以為怪賢者思一同志之
人而不得故發之也勞心慱慱非居喪也凡
人之心根性而發父母之愛天性也性之所
動凡不容已故未見而傷悲蘊結其心實有
所不安也既見而同歸如一以為必如是而

心乃苦也先王制聽亦惟足心而已豈強民而為之哉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興也萇楚羊桃也猗儺柔美也夭少好貌沃沃光澤貌子指萇楚也朱子曰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歎其不如草木之無知而無憂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興也無家者謂有家之累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興也一門之內曰家夫婦所居為室衆無室者謂不能養其妻也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

隰有萇楚民不樂生也夫人受五常之性為萬物之靈誰甘於莫然無知者有心知則必有情欲未聞以有室家為苦矣未聞以無室家為樂也萇楚之民樂無室家困之至矣言其樂深於前其悲也其所以致此者豈無故哉故君子聽安樂之音思仁政之所以速

歸號哀苦之言思其政之所以致怨則為注為戒之心油然而興矣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賦也發揚起貌偈疾之貌鄭康成曰周道周之政令也怛傷動也朱子曰常時風發而車偈則中心怛然今非風發也非車偈也特顧瞻周道思念王室故中心為之怛然耳

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賦也飄回旋也嘌嘌搖不安之貌弔悲憐也有傷

今思古之意矣

誰能亨魚溉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興也亨煮溉滌也鬵釜屬西歸歸於西周也朱子曰誰能亨魚乎有則我願為之溉其釜鬵誰將西歸乎有則我願慰之以好音以見思之之甚但有西歸之人卽思有以厚之也

匪風三章章四句

匪風思西周也鄭桓公寄孥於虢檜之間武公桓公為[illegible]司徒乃得虢檜之地而徙

封焉是東遷之初鄶檜猶存也檜之君子覩平王之政令非復文武之舊是以中心怛弔而思西歸也大其思西歸者非直爲河山之固也蓋爲東徙徒保西周之所以撫其民者東周不復見矣禮樂征伐西周之所以經其世者東周不復存矣故慨然興懷欲以文武之道治之也已不能歸而思能歸之人則其所懷之好音必天下之至言而當乎當日未有聞之者也

檜風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御纂詩義折中卷之九

曹風一之十四

曹國名在兗州陶邱之北周武王以封其弟振鐸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比也蜉蝣蟲也俗名浮生浮生之生爲時甚暫其羽整潔如衣裳之楚楚以喻人之修飾衣裳者有似蜉蝣也君子心有憂焉欲其從我而得所歸處乎可以久處也處安也得所歸則身安也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興也采采華彩也息靜也得所歸則心靜也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興也閱與穴通管子曰掘閱得玉是也掘閱之本色純白所謂楚楚采采也於是而悟性近習遠則可息處亦可說懌矣

蜉蝣三章章四句

蜉蝣閔世也玩細娛而忘遠慮非但蚩蚩之氓為然矣其詩以不朽者何但孟子曰萬物

皆備於我矣傾人各有我而迷者不悟矻矻
窮年究不得其所歸則主人之心憂何時已
哉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興也候人道路迎送之人何與荷同祋殳也赤芾
冕服之韍也大夫以上服之候人荷戈殳爲赤芾
者節尊也言其榮也三百言其多也朱子曰晉文
公入曹數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其謂
是與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比也鵜水鳥能入水以取魚在梁而不濡其翼以
比人之在其位而不盡其職也不盡其職則不稱
其服矣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比也咮喙遂稱媾寵也不濡翼魚在水中不入取
魚不濡咮魚在水而亦不啄也以比人之居其位
而不事其事也如是則有負君之寵遇矣

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飢

比也薈蔚盛多貌隮升也婉孌柔順貌季女少而
有守也朱子曰薈蔚朝隮言小人衆多而氣燄盛
也季女婉孌自保不妄從人而反飢困言賢者守
道而反貧賤也

候人四章章四句

詩序曰候人刺近小人也曹家之詩蘇原以
待君子非以予小人一予小人則待祿不足
以爲治矣且小人進則君子必退小人之進
者愈多則君子之退者愈亡朝廷之用舍盡

與草野之好惡相反則其國可知矣魏之伐
檀君子有其功而無其祿小人有其祿而無
其功曹之候人小人居其位而稱其德君子
有其德而無其位言之或今相同而其危
亡亦相似觀於此者可以鑒矣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
心如結兮

比也鳲鳩布穀也飼其子朝從上而下暮從下
而上平均如一也淑人君子以喻善人之

君子也儀體也以為在桑而其子有七以比王者
宮中稱子而衆建諸侯也諸侯雖衆而王者相待
之禮儀均平如一如鳲鳩之哺其子也夫其儀之
一者非外飾也王者之心視天下為一家視萬民
為一體以治萬民者維諸侯故其心與之固結而
不解也治本於禮禮本於仁心結而儀一儀一而
天下定矣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

比也梅子黑色也鳲鳩在桑而其子與處以比王
者猶京師而諸侯各居其國也傳美木也其子在
梅命國各也諸侯能治其國則天子無為而治但
見其帶絲弁騏恭己垂裳而已蓋治成其紛更而
心同其帶系故無為者所以養無事之福而恭己
者所以消啟事之原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比也棘惡木也忒差也其子在棘因難治之諸侯
不能治其國亦不忍遽絶其用之効仍以禮治之
而已若威嚴而使不敢倍子會當而使不敢肆天
子之儀不忒則諸侯各守其度而四國正矣蓋儀
之一者非無別而混施之也實善調察使之同歸
於守故其儀有時不一而未嘗忒也不一而不忒
乃所以為至一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比也榛衆木也其子在榛如常者也諸侯亦不必

有奇才但安分守職則宜天子之德以臨其民而
四國之人皆有於正矣正是四國所謂百辟其刑
之也正是國人所謂四方其訓之也至於四國之
人皆沐天子之仁則普天之下同視一人之壽君
子萬年保其家邦所必然也

鳲鳩四章章六句

鳲鳩思聖王也曹叔振鐸太姒之少子也親
見文王后妃之內治視武王成王之政而深
思治化之源是思昔之人尚有聞而知之者故

鳲鳩之所言與二南無異也心如結兮所以正心也帶絲弁騏所以修身也正是四國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心結儀一所以明明德也正是國人所以新民也胡不萬年則新命矣蜉蝣揭大道之要鳲鳩致至治之澤三代以上之學猶可想見焉讀者不可不盡心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歎念彼周京

比也冽寒也浸漬也叢生曰苞稂莠屬周京周之

西京也周自東遷之後王命不行於諸侯大國行虐政以侵害小國如寒泉之浸苞稂不滋其生而反傷之詩人有感於此故愾然寤歎念周在西京之時未嘗有此事也案曹共公之時晉侯初伯執曹伯畀宋人又分其田後乃以賄免若四國有王豈至此哉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歎念彼京周

比也蕭蒿也稂猶言穀蕭則野生而已而寒泉亦以比當時小國有罪無罪皆不免侵削也京周西京之周也西京之周不同於東遷之周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蓍愾我寤歎念彼京師

比也蓍筮草也利用前民勝稂蕭遠矣而亦被浸以比當時小國亦有賢君而終不得免也京大師衆也念西京之大衆是以鎮服四國也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比也芃芃美盛貌郇文王之後左傳曰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郇本侯爵稱伯者為州伯也周書載昭王錫郇侯命是以郇伯稱召伯也言西周

之時天下之民咸被王澤如芃芃之黍苗又有陰雨以膏之也其所以膏澤下逮者由四國諸侯皆知有上無敢自專而上又命郇伯時出以勞來之是以大國之虐政不行小國咸遂其生自傷今之不然也不思晉伯而思郇伯者是時郇入於晉侯以見晉侯据郇伯之地而不能繼郇伯之業也故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也春秋之作傷天下之無王其詩人有同心矣

下泉四章章四句

詩序曰下泉思治也程子曰易剝之爲卦也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陰道極盛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思治故衆心願戴於君子君子得輿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陳傅良曰亂極而不治變極而不正則天理滅矣聖人於變風之末係以思治之詩以示循環之報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也

曹風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豳風一之十五

豳國在雍州岐山之北棄爲后稷封於邰其子不窋失官而竄於戎狄之閒不窋之孫公劉能復修后稷之業乃相土地之宜而立國於豳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述后稷公劉之化作七月之詩謂之豳風後人又取周公所作及凡爲周公而作者附焉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賦也火心星也六月火昏中至七月則流而西也九月霜降天始寒婦功成授衣之候也一之日一月之日也周正以建子之月爲一月也變月言日以別於夏時也觱發風寒栗烈氣寒褐毛布也于往耜田器也舉趾之也田畯勸農之官也此章言豳先公之教其民也衣食者民之本月令則上之所授也故以時儆其民曰七月流火涼風至矣九月霜降宜授衣矣子月風寒丑月氣寒不止授衣並宜授褐若不預爲之謀何以禦寒而卒歲乎寅月往修田器卯月舉足而耕丁壯在田家長同婦子而往偕之老幼男女皆盡力於南畝庶田畯至而喜之焉蓋教以不飢不寒之計也朱善曰大寒之候在於丑月而謀之於建申之時收穫之候在於酉月而慮之於建寅之日豫之至也嚴粲曰民生本乎衣食此禮義之所以興孝弟之所以生王

化之日以成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賦也載始也倉庚鳥名懿深美也微行小徑也柔桑稚桑也蘩菜名用以祭祁祁衆也公子公女也孔頴達曰諸侯之女稱公子是也同歸者同將而于時也此承上章而言九月所授丁壯之布衣也若老者衣帛則其功更豫矣當春日始和倉庚初

鳴之候女皆執筐采桑以飼蠶將爲帛以衣其父母也又采蘩以供祭教婦職也爲女子者不言而心有傷悲知其將與公子同將而于歸則不得久事其父母也男旣不耕女無不蠶教以勤也布以衣少帛以養老教之以儉且知孝也采桑采蘩莫不躬親教之以誠且能敬也婚姻以時貴賤同之而又以違其父母爲悲得性情之正也然則二南之化所從來者遠矣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賦也萑葦蒹葭也蠶月治蠶之月也條桑枝落之而取其葉也斨斧屬遠揚高枝也取葉存條曰猗女桑小桑也鵙伯勞也績緝麻也朱赤色陽明也此又承上章而言蠶事不始於今春也當上年七月流火之時已念及之故於八月即以萑葦爲曲薄于於今年蠶月乃大采桑或伐條而取其葉或取葉而存其條曲薄其在取而用之至便也朱善

曰蠶事旣成又於鳴鵙之候而績其麻以爲布蓋蠶之所成者可以供老疾給婚嫁奉君上而已非績麻以爲布則無以爲少壯者之衣也朱子曰凡蠶績之所成者皆染之或元或黃而其朱者尤爲鮮明故用以爲公子之裳言勞於其事而不自愛以奉其上是也蠶績分功元朱黃色老少異衣上下殊服物不等威已開周禮之先矣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

[illegible]于公

四也不宜而實曰秀葽苦菜蜩螗也穫收不也實隕者隕墜落曰隕于貉往取貉也同謂作以狩也纘習而繼之也豕一歲曰豵三歲曰豜此章因衣食之助而及武功也天地陽極而陰生國家治久而亂伏四月純陽微陰已胎故葽感之而秀五月陽盛一陰已生故蜩感之而鳴至八月而不棄凋收十月而草木黃落陰盛陽衰所必然也觀天地之化而人事可知矣故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

日不備然聖人又恐養兵而費民之財也習武而妨民之事也故纘武功於衣食之間夫老者衣帛即可令歲君公之貴又必衣裘故於于月往發之時往而取貉又取狐狸爲公子裘而取獸之時巡伺撫逐羣寇緝奸之法已習於此矣於丑月栗烈之日使丁壯同出合圍羣獲習爲戰陣又使私其獸之小者爲養老之需獻其大者以充祭祀賓客及君庖之用而愛親敬長之道又習於此矣蓋聖人於農桑之間教兵戎又於兵戎之間教忠孝故

民從其化而不知倒享其利而不覺也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股也斯螽蝗屬動股以股鳴也莎雞蟲名振羽以翅鳴也宇簷下也在野在宇在戶入牀下者皆蟋蟀也穹空隙也窒塞也向北向牖也墐塗也十月而曰改歲以建子之月爲歲首也此承上文衣褐禦寒之意而言宮室之制也萬物之出入作息與天地

之陰陽寒暑相應故五月陰生而斯螽動股感其氣也六月盛暑而莎雞振羽迎涼風也七月暑平故可在野八月露寒故宜在宇九月霜降故宜在戶十月内寒故入牀下蓋物性通於天道也聖人觀物以宜民一夫授五畝之宅其半在田其半在邑春令民畢出如在野而動股振羽也冬令民畢入如在宇在戶而入牀下也國民習此久矣故當十月陰盛之時其家長修理在邑之室補其漏隙去其爲鼠塞向以當北風墐戶以禦寒氣而語其

婦子曰歲將改矣可以入此室處矣蓋舊歲耕桑事畢宜燠處而息勞新歲微陽初生當安靜以養之也觀夫之行察物之化驗民之情協張弛之宜而順性命之理所以為王道也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賦也鬱棣屬薁蘡薁葵菜名菽豆也剝擊也穫當作濩煮也煮稻米以釀酒也冬釀春熟故曰春酒

介助也壽則眉長故曰眉壽壺瓠也叔拾苴麻子也荼苦菜樗惡木也此又承上交而言衣裘具矣宮室安矣則飲食之需宜有以助之且別之也果酒蔬蓏以佐粱肉所以養老者備矣瓜壺苴荼以佐蔬食所以養農夫者裕矣植果於園藝蔬於圃種瓜壺於場時采苴荼於原野周於所務而人皆習勤矣荼苦之菜眾木之薪安於其分而俗皆尚儉矣養老者厚則人皆知孝矣自奉者薄則人皆知弟矣勤儉孝弟教民之道莫要於此故曰醴始諸飲食其所以為養即其所以為教也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賦也場圃同地物生之時則耕治以為圃物成之際則堅築以為場也稼連藁秸曰禾秀實在野曰稼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穋同聚也宮功宮府之役也于茅往取茅也索綯以索絞茅也在邑之屋冬處之故墐其戶所以禦風也在田之屋夏

居之故覆以茅所以禦雨也乘升也播種也此章終始農事而極道其憂勤之意也言自于耜舉趾以來黍稷重穋禾麻菽麥無不播種至九月以後而納之於場同之於倉亦可以休矣而不能也私事畢而公事興矣又當上入都邑而執宮功矣宮功既畢似可以少休矣而又不能也今年之事甫畢而明年之事又興矣於是晝往取茅夜以索綯之升在野之屋而覆蓋之以明春歲始當出而播百穀也今年之農事預計於上年之秋明年之農

事預計於今年之冬不惟終年無休暇之日抑且終身無放逸之心念及此而所以役民之力用民之財者宜何如珍惜之也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賦也沖沖鑿冰之聲凌陰藏冰之室蚤蚤朝也韭菜名四月上旬以羔韭祭司寒之神而啟冰也肅嚴也滌埽也朋衆也饗鄉飲也躋升稱舉兕觥大

爵也此因飲食而極言功化之盛以見王道之成也天地之化陰陽而已四月秀葽陽極陰生十月改歲陰極陽生陰陽微盛寒暑往來聖人爲裘以禦寒藏冰以禦暑陰盛而藏之陽極而出之而燮理之道行於日用矣日在北陸而祭司寒西陸朝覿而獻羔非神嗜飲食爲其時物而祭祀之禮明於上下矣霜肅氣寒宜有以和之場滌勞息宜有以慰之聚衆飲而發以饗醴使尚齒而貴爵而孝弟之道達於里黨矣爲心既畢一飲食而不忘君也於是殺羔羊以詣公堂酌春酒於兕觥而忠愛之忱通於上下矣羊酒之物有限忠愛之心無窮又相率而祝之頌者壽至於萬年無疆天以生物爲心君以仁民爲職人君能仁愛其民則民皆祝君之壽欲長爲其所愛也天必錫君以壽使長仁其所生也書曰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此之謂也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詩序曰七月陳王業也周自后稷以農事開基公劉克篤前烈王業之本實始於此周公

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瞽矇朝夕諷誦以教之其詩大義以衣食爲本農桑爲經而婚姻祭祀田獵宮室之類錯綜於其間至於衣則尊卑異製食則老少異羞孝親敬長之道無處不隱寓焉孟子之言王道也期於老者衣帛食肉以爲此即孝弟之實庠序之教不過取其義而申明之耳是故養莫大於農桑教不外於孝弟先聖後賢其揆一也又於其中極道農夫

紅女之勤勞思衣菲食而常有饑寒之患乃已無衣而元黃爲公子裳狐貍爲公子裘已無食而取大豣以獻公殺羔羊以祝壽忠敬之心無所不至使誦此詩者知物力之艱難而深撙節之思念民心之忠敬而生愛養之意則所以課其衣食敎之孝弟經營其婚姻祭祀田獵宮室之類者自無不精且詳所謂本天德以行王道也仁厚之氣積爲嘉祥斯百姓喜於作息者公壽於萬年而王業成矣

孔子曰於七月知周公所以造周也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比也鴟鴞惡鳥攫鳥子而食者也室鳥自名其巢也恩愛勤勞鬻養閔憂也武王克商使弟管叔鮮蔡叔度暨霍叔監紂子武庚之國成王嗣立周公相之三叔以殷叛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於是東征恐成王之疑己也故賦此詩託爲鳥言曰鴟鴞鴟鴞爾既取我之子矣無更毀我之室以比武庚既誘三叔不可更亂王室也又言恩勤鬻子者蓋追念文考文母鞠子之哀而痛三叔之見戮且以傷天倫有變而已無道以保全不怨而深悲之聖人之用心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比也迨及徹取也土與杜通桑根也綢繆纏綿之意牖巢之通氣處戶其出入處也下民巢下之人也○鳥巢之毀多由於陰雨故能於未雨之前取桑

根以固牖戶則人孰得而毀之以比武庚叛亂將毀王室望成王於未毀之先君臣同心以固國政則內難既釋外患自消三監雖叛無能爲也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

比也拮据以爪掬草也捋取荼萑苕也蓄積租粟卒盡瘏病也蘇轍曰以手捋荼則至於拮据以口蓄租則至於卒瘏予所以勤勞病瘁而不自恤者以予未有室家故也鳥言曰當時流言恐以周公下

口口功皆爲已謀非爲王室故公言此以釋成王之疑非自矜其功也

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

比也譙譙殺也翛翛敝也翹翹危也嘵嘵急也朱子曰羽殺尾敝以成其室而未定也風雨又從而漂搖之則其哀鳴安得而不急哉以比已既勞瘁王室又未安而多難乘之則其作詩以喻王亦不得不汲汲也

鴟鴞四章章五句

詩序曰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沖齡踐阼未知周公之心三監皆叛流言四起王室之危如巢將覆矣夫肉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管叔流言亦乘成王之危疑而起設王之疑不釋則周之爲周未可知也故鴟鴞之詩憂外侮之意少而弭內患之意多蓋所以啓牖王心救亂之所由生也劉瑾曰公以貴戚大臣獨任國政宗社安危係於一身成王既惑於流言故自言其功而不爲矜誇王室爲重而不爲嫌其嘵嘵之音皆出於忠愛之誠而欲悟王心而安王室亦非爲一己之謀而計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賦也東山所征之地也慆慆久也零落也濛雨貌裳衣平居之服也士事也枚如箸軍士所銜以止語者蠋桑蟲也烝發語辭敦獨處不移之貌周公

東征三年而歸作此詩以勞歸士故代之言曰我徂東山久而不歸既已勞矣今得歸中途遇雨則又苦也東歸宜喜而心西悲者官務未畢不暇內顧既得生還則思家念切也衣服敝垢爰製歸裝新者冠裳不事戎陣衣蓋行間之苦身親嘗之故雖勞亦爲此也旋車言返經塲田間見蠋之在桑野念人之在車下觀物傷懷也古者用車以行載衣糧止爲營衛故在車之下以車爲家獨宿

卑下之詞而生還之喜離家之悲三年從軍之況
然皆溢於遇之篇係皆如繪矣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
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
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賦也首章首四句備述往來之苦故重言之以見感
念之深也果臝栝樓也施蔓延也果臝野生今施
于宇者室久無人閑寂如野故草木叢生也伊威
鼠婦也室不埽則有之蠨蛸小蜘蛛也戶無人出

入則結網當之町畽舍旁隙地也無人焉踐故鹿
以爲場熠燿螢火也院落無人則終夜螢飛也田
園茅屋荒蕪如此亦可畏矣乃不畏而懷之者生
長於斯雖極破敗常系夢想也此皆其雨中車下
夜悶不寐懸想之境蓋軍士在外神遊於其家而
有如目覩之人在上神通於其心而有如身受非
周公其孰能之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
婦歎于室灑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

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賦也鸛水鳥好蟻封也穹窒見七月天將陰雨穴
處之先知故蟻出垤而鸛就食之遂鳴於其上也行
人過雨其苦尤甚故鸛鳴于垤則婦歎于室憂其
夫之未至而過雨也灑埽庭內穹窒牆壁冀其夫
之將至而接待也冀其至憂其不至而我行忽至
則其喜可知也行人初至觀物傷懷因見苦瓜繫
於栗薪之上而曰自我之不見此於今已三年矣
夫苦瓜栗薪皆微物也尚且感歎如此則父母妻

子之團聚當其見而悲其久不見者又當何如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
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
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賦也倉庚飛婚姻時也熠燿鮮明也人心喜則物
有光輝也黃白曰皇騮白曰駁誇其馬也悅其人
則馬亦可愛也縭婦人之幃也母戒女而爲之施
衿結帨也儀備之儀或九或十言其多也此皆新
婚之禮也男女及時各遂其願其新婚者固甚美

矣其有有室家者遂歸而聚自喜慶又當何如也離別之憂上亦憂其憂懽會之樂上亦樂其樂所謂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也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東山勞歸士也詩序曰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室家之望汝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其惟東山乎朱子曰完謂全師而歸無死傷之苦思謂

未至而思有愴之懷至於室家望汝男女及時亦皆其心之所願而不敢言者上之人乃先其未發而歌詠以勞苦之則其懽忻感激之情爲何如哉蓋古之勞詩皆如此其上下之際情志交孚雖家人父子之相語無以過之此其所以維持鞏固數十百年而無一日土崩之患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以也隋銎曰斧方銎曰斨征伐之用也四國四方之國也皇匡也將大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首十部其心而不怨也故作此詩言斧破斨缺勞亦甚矣然周公非爲己也蓋將使四方皆歸於正則其哀我人也亦大矣朱子曰戮一人而天下服則向之不正者復反於正矣正四國即所以哀我人也蘇轍曰使周公潔身而退以避三叔之讒則其亂將及於四方如是而周公亦病矣然未免於小也惟不嫌於自汲汲斯人之不治誅管蔡以正四方

而後可以爲大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賦也錡鑿屬吪化也嘉者正其事吪則化其心也嘉有禮也以禮化之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賦也銶木屬猶鏨曰不言弓矢戈矛而專言斧斨者東征之役不尙殺戮惟除道樵蘇則斧斨之用

將多也遒斂而固之也既已化之又固結之使不變也休美也化而固之則兵可不用矣故曰休也

破斧三章章六句

詩序曰破斧美周公也朱子曰管蔡流言以謗周公而公以六軍之衆往而征之使其心一有出於自私而不存於天下則將之雖勤勞之甚而從役之士豈能不怨也夷今觀此詩固足以見周公之心大公至正天下信其無一毫自愛之私抑又以見當是之時雖被堅執銳之人亦皆能以周公之心爲心而不自爲一身一家之計蓋亦莫非聖人之徒也學者於此熟玩而有得焉則其心正大而天地之情眞可見矣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此也柯斧柄也克能也媒通二姓之言者也管蔡啓商以間王室欲定管蔡之亂此如伐柯伐不付之木也欲和庶殷之心此如娶妻合二姓之好也伐柯用匪斧不克此戡亂必用兵也取妻則用媒不得此合好必用禮也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

此也則法也我東人自謂也之子謂周公也籩竹器豆木器踐行列整齊之貌言伐柯者必執柯以伐之彼柯長短之則在此柯耳是合伐與則爲一物也周公之東本以兵來而舉動一準於禮故東人之覯周公者不見其干戈之揚而但見其籩豆之有踐是合兵與禮爲一事也蓋周公雖以兵振其威而實以禮行其教故東人之畏其威者固衆而服其教者尤深是陳師鞠旅之中卽有過化存神之道也

伐柯二章章四句

詩序曰伐柯美周公也不用兵而以禮爲則也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夫非孔子之果未學也以爲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以禮爲國則軍旅可不用也是故以禮止亂可以去兵不得已而用兵兵亦有節果能以禮行

兵則懾威惟畏不戰而屈人矣孔子學俎豆
兵事故之先以德止兵也周公武功曰於軍
旅之際以德行兵也故曰先聖後聖其揆一
也

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袞衣繡裳

興也九罭九囊之網也鱒魴皆魚之美者袞衣上
公之服繡謂能繡火宗彝於衣繡藻米黼黻於裳
也言九罭之網而能獲鱒魴是漁人之幸也因
言之我何得覯周公是東人之幸也極言衣裳
之美者欲其服稱其人並愛其服也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興也遵循也渚小洲也鴻依水草故以遵渚爲得
所也女東人相謂也再宿曰信成王以禮迎周公
東人知其將歸也故相謂曰鴻飛則遵渚矣公歸
豈無所乎今特於女信處而已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興也高平曰陸鴻雁遵渚而遵陸將北向也季本曰
雁北向則絕時不復矣言周公歸將留朝廷而
不復來東也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賦也朱子曰承上二章言周公信處信宿於此是
以東方有此袞衣之人願其且留於此無遽迎公
以歸歸則將不復來而使我心悲也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九罭留周公也夫東方非公久居之處也東
人非不知之而又心悲者則其情有所不能
已焉聖人之於人也德化有以動其性禮教
有以服其心先得其所同然故人見而莫不
悅之亦不能言其所以然也後世循吏所居
民愛所去民思亦何以異此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比也跋躐也胡頷下肉載則疐跲也孫讓碩大膚
功也赤舄冢履也几几安重之貌狼性好貪前高
其胡以張望則後挾其尾以助力以比管蔡欲窺
伺神器乃挾武庚以爲助也公因此被謗讓其大
功遁居東方亦危疑之至矣而赤舄依然几几然不

改其安舒之度也以赤舄爲言者人心有慼是容易動憂則喪儀喜則折旋故觀赤舄之几几而雍容不亂可知也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比也德音令聞瑕疵也言狼既疐尾以得力則益跋胡以進取以比管蔡既得商奄之助則愈起跋扈之心乃流言四起而公之令聞卒未嘗少有所損者盛德之至而天下皆信之也程子曰周公之處已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而德音不瑕也

狼跋二章章四句

詩序曰狼跋美周公也處變而不失其常也

范處義曰凡有欲之類莫不可制惟聖人無欲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富貴貧賤死生如寒暑晝夜相代乎前吾豈有二其心乎哉亦順受之而已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成王未知而赤舄几几不改其度非元聖其孰能若是乎

豳風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程元問於文中子曰敢問豳風何風也曰變風也曰周公之際亦有變乎曰成王疑周公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能正之哉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其本其惟周公乎係之豳遠矣哉

小雅二

詩序曰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鹿鳴之什二之一

朱子曰雅頌與諸國別故以十篇爲一卷而謂之什猶軍法以十人爲什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興也呦呦和聲也苹藾蕭也鹿呼羣而共食故以興燕飲也嘉賓或本國之臣或諸侯之使也瑟笙燕用之樂也凡燕饗之樂皆鼓瑟而工歌吹笙以間之也承奉也筐所以盛幣者將行也鄭康成曰飲有酬幣食有侑幣也周行大道也朱子曰君臣之分以嚴爲主朝廷之禮以敬爲主然一於嚴敬則情或不通而無以盡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制爲燕饗之禮以通上下之情其樂歌以鹿鳴起興而言其禮意之厚如此庶乎人之好我而示我以大道也孔氏穎達曰古者於旅也語[illegible]成[illegible]後乃可以言說先王之道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賦也蒿菣也德音善言也昭明也視與示同恌偷薄也敖游也此承上章而言嘉賓之示我周行其德音甚爲詳明又以其盛德之儀容使人觀感而化其浮薄有言君子皆當則而傚之以爲民之矜式則不徒言語之間而所以示我者更深矣其

旨酒式燕與之從容遊敖蓋欲觀其周旋之中禮而則傚之也范祖禹曰式燕以敖言其禮儀之從容也莊而不至於矜和而不至於流德之純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賦也芩草名琴瑟堂上之樂也湛久也燕安也此通承上文周行示以言也則傚示以行也夫嘉賓之言行皆出於其心故心有不樂則行有時隱而言有時作矣故琴瑟調和旨酒無算不止[illegible]其體

娛其外而已皆所以安樂嘉賓之心而欲其教示之無已也范祖禹曰食之以禮樂之以樂將之以實承之以誠此所以得其心也夫賢者豈以飲食幣帛爲悅哉

鹿鳴三章章八句

詩序曰鹿鳴燕羣臣嘉賓也古之聖賢無一事而不深其學問無一時而不修其德行無一人而不敎其性情鹿鳴之詩樂奏幣將人見其和樂而已不知所望於嘉賓者在於示我周行乞善言所以廣學問也旨酒式燕人見其款洽而已不知所資於嘉賓者在於視我則傚覲楷模所以進德行也琴瑟湛樂人見其殷勤而已不知所厚於嘉賓者在於燕樂其心固心志所以厚性情也此可以知禮樂之本矣朱子曰燕饗之歌鹿鳴言其學皇者華即謂此也鄉飲酒用樂亦然而學記又言大學始敎宵雅肄三則又爲上下通用之樂矣豈本爲燕羣臣嘉賓而作後乃推而用

之鄉人也亦然於朝廷君臣焉於燕曰賓主焉先王以厚使臣之厚於此見矣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賦也騑騑行不止也周道大路倭遲迂遠也盬壞也靡盬不可壞也言使臣駕此四牡行而不止道路迂遠亦云勞矣豈不思歸而傚息乎特以國家之事不可廢壞是以中心感憤雖勞而不辭也朱公遷曰傷悲於心王事之故是也蓋忠臣於王事實有不容已之至情非徒迫於勢而勉強塞責也

四牡騑騑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賦也嘽嘽衆盛之貌白馬黑鬣曰駱遑暇啓跪處居也項安世曰古者席地跪即起居則坐是也因其心自傷故其身不遑處勞之至也

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興也傳曰鵻況鳩孝鳥也春秋傳曰[illegible]民可徒也敎孝者也見以孝子不獲養而猶[illegible]之飛也則亦下而集于栩不似使者之久行不遑不獲養父母也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興也杞枸杞也先下而後止集之勢也先父而後母言之序也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賦也駸駸行疾也駸駸驟貌諗告也此通承上文言駕此嘽嘽之駱馬驟彼倭遲之周道豈不思歸而將父將母而不敢言也人君知其不敢言也用是於燕饗之時作爲詩歌以道其意如使臣以將母之情來告者臣不自言而君代言之上下之間可謂各盡其道矣君子是以知樂歌之不可已也郊廟之歌所以達神人之意也燕饗之歌所以宣上下之情也是故禮行而分定樂作而志通

四牡五章章五句

詩序曰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春秋傳曰所以章使臣之勤也夫使臣奉命馳驅不敢顧父母者事上之義也所以盡忠也而人君念其勤勞憂其不能將父母者恤下之恩也所以敎孝也勞於王事雖不顧其身而勇戰敬官不辱其親則盡忠乃所以全孝也將母來諗似非忘公而既達其情遂忘其苦則敎孝乃所以作忠也故四牡之義行則君臣之道可得之矣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
興也皇皇猶煌煌也華草木之華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駪駪衆多疾行之貌征夫行人也此遣使臣之詩也言使臣奉命行於四方見高原下隰皆有可采之華因思人邦小國皆有可采之事是以汲汲道途常懷不及之慮蓋惟恐諮訪有所未周也程子曰天子遣使四方以觀省風俗采察善惡訪問疾苦宣道化於天下使人惟恐不能宣上意而達下情是以每懷靡及也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賦也如濡鮮澤也周徧爰於咨問也諏聚謀也采訪貴於衆審故以濡興諏也
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則也絲條理也謀言盡也謀貴有條理故以絲

興謀也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賦也沃若明洽也度裁酌也裁酌貴於明洽故以沃興度也

我馬維駰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賦也均齊一也詢僉和也書曰弗詢之謀勿庸是也僉和歸於齊一故以均興詢也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詩序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春秋傳穆叔如晉

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問之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不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咨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夫咨訪問使臣之大務然必問於善人乃可以致信否則所訪不實為害滋大故曰訪問於善為咨也周禮小行人之職萬民之利害為一書有咨事之義焉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有咨度之義焉悖逆暴亂作慝犯令者為一書札喪凶荒厄貧為一書有咨難之義焉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有咨親之義焉然則叔孫之釋與詩其必有所傳矣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興也常棣移也鄂與萼同不與跗連萼足也常棣之華其跗橫生相比發榮故韡韡然人與兄弟相親相助家道乃興故道聞世人未有如兄弟者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賦也威畏也裒與哀同長也言兄弟篤於他人乎時或不知也一值變故則知之矣死喪可畏人之所惡惟兄弟懷之或卒於外原隰路長惟兄弟求之夫其實之而求之者蓋天性之親實有所不容已焉此非他人之所得與也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

興也脊令水鳥況與怳同言脊令之性飛則鳴行則搖失水在原鳴搖更甚兄弟之急難者似之蓋天性之親一聞有難則必急救號呼奔走無不爲也當此之時雖有良朋心相關切不過怳然長歎而已不能力救也蓋親疎厚薄理之自然良朋亦有兄弟不能薄所厚而厚所薄也

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賦也鬩鬩也務當作侮烝衆戎事也言兄弟即不

幸而反目鬩於牆內然苟有外侮則同出禦之雖有良朋不過周旋解釋勸其無鬩而已不能出身爲禦也則是不令之兄弟猶勝於相好之他人也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賦也此承上文言喪亂之時雖有良朋不如兄弟幸以急難禦侮之故喪亂平矣不止身安亦且家寧豈可謂兄弟反不如友生乎歐陽修曰此責之之辭所謂弟其不感也

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賦也儐陳飫饜具俱也孺孩提之狀也此承上章言兄弟不如友生者不過謂飲食燕會非朋友無可與娛耳試思籩豆既陳飲食饜飫之時使兄弟與朋友俱在則天倫之愛既極和樂且不事文貌有孺子嬉戲之歡不更勝於朋友乎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賦也翕合也湛久也此承上章言謂兄弟之愛者外有朋友內則妻子世之親妻子而疎兄弟者多矣試思妻子之相好如瑟琴之調和信可樂也設

兄弟鬩牆其樂豈能久乎故必兄弟與妻子翕合而後可久樂也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賦也帑子孫究窮圖謀亶信也此承上章言兄弟翕而後樂可久則是宜爾室家者兄弟也樂爾妻帑者兄弟也總而言之急難禦侮共其憂患者莫如兄弟也且孺且湛是共安樂者亦莫如兄弟也試詳察而深思之豈不信然乎哉呂祖謙曰告人以兄弟之恩初未有不以爲然者也苟非是究

是爲實得於此而有知其所以然者也不誠知其
然則其知止於其名而已矣凡學者莫不然

常棣八章章四句

詩序曰常棣燕兄弟也朱子曰此詩首章言
至親莫如兄弟次章以意外不測之事言之
以明兄弟之情其切如此三章但言急難則
淺於死喪矣四章又以其情義之甚薄而猶
有所不能已者言之其序若曰不待死喪但
有患難則必相助又不幸而至於或有小忿

猶必共禦外侮其所以言之者雖若益輕而
所以著夫兄弟之義者益深且切矣至於五
章言安寧之後乃謂兄弟不如友生則是至
親反爲路人而人道或幾乎息矣故下兩章
乃極言兄弟之恩異形同氣死生苦樂無
適而不相須之意卒章又申告之使反覆窮
極而驗其信然可謂委曲漸次說盡人情矣
讀者宜深味之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
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興也丁丁衆人伐木之聲嚶嚶兩鳥之相聲也幽
深遷升喬高矧況也神之聽之謂聽之從之
也伐木者衆力以成材友者切磋以成德故三
章皆以伐木起興也又言鳥出深谷升於高木而
嚶嚶其鳴者乃以同聲相呼朋欲其同聲相應故以
比之於求友之聲也人也而猶求友之聲豈人
也而不求友之乎君子果能虛心求友敬其人如神

明聽其言而從之則友以直言相規我不拂而順
受彼此之心皆歸於和且日聞正可日生嚴肅則
意氣不覺自平既和且平則心日和於謙卑德日
進於高明如鳥之出幽谷而遷喬木也爾雅曰丁
丁嚶嚶相切直也得此詩之意矣

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
微我弗顧於粲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
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興也朱子曰許許衆人共力之聲□□□□□而去

其稱也莫矣親狎小子也速召也諸父朋友之同姓而尊者也微無所念也於歎詞粲然明貌八簋盛食之器諸舅朋友之異姓而尊者也先諸父而後諸舅親疏之序也言其既食以樂朋友如此寧使彼適有故自不來無使我因意之不至也孔子曰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此可謂能先施矣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貌也衍多也踐陳列也兄弟同異姓之等輩者無遠皆在也先諸舅而後兄弟者尊卑之等也乾餱食之薄者衍過也朱子曰人與以失朋友之義者非必有大故或以乾餱之薄不以分人遂至於有愆是也湑亦釃也酤買也坎坎鼓聲蹲蹲舞貌迨禮一獻既畢指乎有飲酒其爵無算其樂無算是也迨及也迨我暇而飲酒者謂其未暇不敢以宴樂廢事及其有暇不敢以乾餱失德故迨暇以會友朋友以[illegible]飲其中心和平非徒以飲酒為樂也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

伐木[illegible]也天下之道五倫而已上之人[illegible]此無其[illegible]之人非[illegible]以為治者既[illegible]於[illegible]故不以私[illegible]公義亦不與公義[illegible]之義也兄弟與朋友[illegible]不可[illegible]人倫之[illegible]兄弟族朋友久[illegible]之[illegible]如兄弟此篇[illegible]木之義也[illegible]其本也小

雅之始而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義皆焉五倫之道備矣人倫之重可以[illegible]而光四海[illegible]人倫也子思之言道也造端乎夫婦[illegible]之以子臣弟友而達及於[illegible]其時教也夫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賦也保護定安也爾謂君也謂君為傳者稱天以為言也固堅也單盡也除除舊也言其升也易曰貞

吉升階是也庶衆也此人臣頌祝其君也言人之福受之於君君之福受之於天今天之福爾則其固矣所謂固者内植其基俾爾有單厚之德其福遂升也由多其助俾爾受親賢之益其福日衆也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賦也單厚也戩穀善也言德性單厚故所行無不盡善有其宜民人而受天祿天遂降以遐福而維日不足此所謂何福不除也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賦也興盛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岡者陵之有石者也言福之積而高也川之方至言初來也似來雖小積流則大言福之繼而長也此所謂以莫不增也

吉蠲爲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賦也朱子曰吉言諏日擇士之善蠲言齋戒滌濯之潔饎酒食也享獻也宗廟之祭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公先公后稷以下也先王太王以下也君通指先公先王也卜予也君曰卜爾尸傳神意以嘏主人之詞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

賦也弔至也詒遺質實也羣衆也黎黑也此承上文而推原之言多福之來非偶然也天視天聽在神與民爾能吉蠲孝享忠信於鬼神故祖考來

格而遺爾多福矣至民則質樸無文日用飲食而已似不能爲爾助者然安耕鑿之常見爾愛養之至識風氣之古見治化之醇其不爲有德正所以爲爾德也至於羣黎百姓徧爲爾德則神佑而天降之福矣蓋神者天之耳目民者天之心也發民而致敬於神此自求多福之本也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賦也恒弦升出也月往來言久照也騫虧也山

亘古而常在不移不虧也松柏之葉新舊相承言
長生也此承上文言神人皆和故自天申之也前
言福之多此言福之久多而且久所謂亦孔之固
也

天保六章章六句

詩序曰天保下報上也九如之祝工於頌禱
而非諛詞也鹿鳴以下五詩君之所以待
其臣者誠心篤懇非所謂單厚乎稱賢之佐
內外交助可不謂多益乎又推本於神人之

協應與所以思於宗公而誠和萬民者其必
有道矣頌禱之中而不忘規箴此古人之所
以愛其君也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
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興也薇菜名作初出土也莫晚靡無玁狁北狄也
此因玁狁作難而遣戍也言啓行之時薇菜出土
計其歸則遂在歲暮所以舍其室家而不遑啓居
者皆因玁狁之故也程子曰古者民不由其上則人
懷敵愾之心矣又曰古者戍役兩期而還今年春
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十一月而歸每
年秋兩番戍者皆在疆圉也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
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興也柔始生而弱也烈烈憂貌聘問也言戍人在
途薇亦柔矣念歸期之遠而憂勞之甚然戍事未
定則當一意前往無使歸問室家蓋不欲以家事
累其心也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
不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興也剛成而剛也陽十月也嫌於無陽故曰陽
也言戍人至邊薇亦剛矣既至戍所見役事之多
乃是以不遑寧處而憂心成疚自謂此行不復望
歸矣蓋在途止憂身至戍則憂國以王事爲重故
竭力致死無還心也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
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興也何彼盛貌路戎車也君子謂將帥也業業壯
也捷勝也此設求而交戰也以華與路並止矣其
車也戎事容儀而熟慮常華見華心之暇也三軍
環列而將目路車見軍容之整也戎車既駕而四
牡皆壯見軍力之齊也以此節制之師加之以忠
勇奮不顧身而無敵安處則可以一月之間三戰
而三捷矣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
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賦也騤騤强也依憑也腓避也古之用車也戰則
貴衛笑行則載衣糧止則爲營衛是將士之所憑
依而兵卒之所倚以避患也翼翼行列整齊之貌
象弭以象骨飾弓梢也魚服以魚皮爲矢服也戒
警棘棘也此言旣勝而戒備也言雖一月三捷不
可恃勝而驕止則聯其車馬嚴其營衛行則整其
行列精其器械甚言戒也其所以無日不戒者以
玁狁多詐叢集爲捷止而不戒則恐其攻我無備
行而不戒則恐其乘我而襲也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
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賦也此承上文言既已三捷又能日戒乃可以至
師而歸矣因追憶往時楊柳乃微作薇采之日來時
雨雪正歲暮歲陽之侯往時憂心載飢載渴來行
昔路饑渴猶前戰守之勞道途之困我心傷悲亦
云哀矣而非人之所能知也天下之人既已哀矣
而又莫知其哀則其哀更甚矣乃上之人知其哀
矣而又知其悲莫知則知更深矣首章諭以不得

已之意末章諭以不忍人之心於此見先王之仁
也

采薇六章章八句

詩序曰采薇遣戍役也夫戍役之苦莫甚於
遠行有離別之悲在途有饑渴之困至戍有
戰守之勞而上之人皆預知之矣戍役之功
莫大於禦敵有忠奮之心將戍有整暇之度
既敵有儆戒之思而上之人皆預言之矣於
體恤之中而寓訓誡此上世之民所以有

勇向且知方也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

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illegible]受命出外也棘急也此勞將帥而追叙其功也

言南仲在牧而召僕夫來入受命也自天子所而

不謂之來者不言所命其謀秘也召僕夫而謂之載

謂自將行也又言王事之多難而且急者皆軍士使

[illegible]言謀秘而行速用兵之要道也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

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

賦也郊在牧內者前軍在牧而後軍在郊也龜蛇

曰旐後軍所建旄注旄於干首也[illegible]前軍

所建所謂前朱雀而後玄武也旟[illegible]旐

皆旗名者前軍後軍同日啟行也憂心悄悄不敢

自逸忽之至也僕夫況瘁不敢怠遑速之[illegible]也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

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賦也南仲天子所命之將也朔方北方荒服之外

也彭彭衆盛貌央央鮮明貌旂在軍所建也央央鮮明貌

赫赫威也襄除也言軍士北行不知所往將至朔

方而後知王命南仲往城于方也築城而出車建

旂者屯兵於外乃敢築於內也朔方既城矣乃言

天子命我正城朔方其宜城朔方之命者正所以

張伐西戎之謀也朔方城而玁狁之患除者據其

要害則形勢禁不敢輕動也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

不遑啟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賦也華秀也黍稷方華初秋也載滿塗路也歸塗

還時初冬也秋出而冬還者謀秘而行速北襲玁狁

關之而城已完也城畢而歸可以復矣又速往而

不遑啟居者以王事多難不止朔方當日自天子

所又有所受之簡書在焉故不敢歸也城畢言歸

中途乃言不歸又不明言所以不歸之故秘之至

也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

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賦也蟲鳴螽躍深秋也初秋出車秋末猶思不敢言歸今未幾即歸故喜之也南仲太原□先有歸者何也□又千里而襲人不可以多兵故簡精銳以西行□□皆南還也室家相見而始知伐西戎者有□□□伐行速比至家而捷音已來矣速之至也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賦也卉草萋盛也卉木萋而倉庚鳴初春也采蘩

而祁室家和平也征夫在途而室家和平者捷音已至故心安也訊當訊問之人醜首者也醜類也同謀者也執之獲之西戎服也去秋出車今春還歸數月而城伐之事皆竣者謀秘而行速故也夷平也西戎服而玁狁平者剪其黨與則勢孤力弱承不為難也

出車六章章八句

詩序曰出車勞還師也外夷之為中國患者西北二邊而已北狄強而不富西戎富而不強兩者合則為害滋大故欲制玁狁必先西戎然伐之則恐玁狁之救之也朔方介戎狄之間城朔方則西北之路不通然城之又恐玁狁之爭之也此其謀不可以不秘而行不可以不速故出車之將並不言城朔方突至其地而城之玁狁不及爭也既城之後並不言伐西戎出其不意而伐之不使玁狁不及救西戎亦不及防也朔方城西戎服則玁狁之患自息所謂不戰而屈人也君明而斷將

智而勇伐交攻心出奇制勝之道皆具矣迨其後也漢建朔方之郡唐築受降之城猶師昔人之遺智焉詩教豈不大哉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興也睆實圓貌嗣續也陽十月也遑暇也此勞還士而代述其情也言特生之杜尚然有實有行役之人乃獨無家曾杕杜之不若也夫以王事靡盬之故而日復一日不遑啓處此□之分□□然不

故怨也而女之在家者感歲月之逝思征
心傷以爲征夫亦當休息矣蓋已念室家因念室
家之亦念己也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
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萋萋盛貌有實去年秋末成事猶畢故望其歸秋
往自冬今年春時戍人將還故望其歸也王事靡
盬我心傷悲征夫遑止事也公義也卉木萋止女
心悲止室家憂征夫也私情也兩者倂行而不

悖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幝幝
四牡痯痯征夫不遠

賦也登山采杞望父母也望父母則知父母之憂
已矣以王事之故而悲我室家固人情所難堪也
以王事之故而憂我父母尤天性之至戚也且夫
父母之憂子則無所不至矣自此至篇末皆所憂
之事也憂其車之弊壞而將敝矣憂其馬之痯痯
而已疲矣車馬如此人何以堪則征人應歎不遠

而將歸乎望之之詞也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爲恤卜筮偕止
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賦也載裝逝往恤憂偕俱會合也此承上章言車
敝馬疲人不能速則宜如期而來乃不裝載而來
因己憂心甚病至於過期而猶不至于憂端交集
矣安與否與存與亡決之卜筮卜筮俱吉作言合
於繇而皆曰近矣乃信征夫之果歸而不遠矣范
處義曰以卜筮終之見憂之切而無所不爲也

杕杜四章章七句

詩序曰杕杜勞還役也范處義曰出車勞還
率故美其功杕杜勞還役故擇其情見也夫
行人思家更思其家之思已遊子憂親更憂
其親之憂已此已曲盡人情矣乃上之人知
其思家并其思家之思已而亦知之知其憂
親并其憂親之憂已而亦知之知其勤勞王
事則思有以勸其忠知其念切父母則思有
以全其孝下知上之[illegible]于而悅以犯難

不敢自以其愛上爲下之情明情深而仁以
此樂不敢恃明其力則亦無之大致矣此所
以爲聖人之經也

南陔

詩序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有其義而亡
其辭朱子曰此笙詩也鄉飲酒禮鼓瑟而歌
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磬南北
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燕禮亦然

鹿鳴之什十篇一篇無辭凡四十六章二百

九十七句

白華之什二之二

朱子曰毛公以南陔以下三篇無辭故升魚
麗以足鹿鳴什數而附笙詩三篇於其後因
以南有嘉魚爲次什之首今悉依儀禮正之

白華

詩序曰白華孝子之潔白也朱子曰亦笙詩也
說見上篇

華黍

詩序曰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朱子曰亦
笙詩也

魚麗于罶鱨鯊君子有酒旨且多

興也罶笱也鱨揚也鯊鮀也笱小而所獲者大見
魚之多也君子主人之通名先敘羞而言也旨美也旨
且多言備物也朱子曰此燕饗通用之樂歌即所
謂之燕樂而極道其旨且多見主人禮意之勤以優
賓也

魚麗于罶魴鱧君子有酒多且旨

興也鱧鮦也多且旨言適口也

魚麗于罶鰋鯉君子有酒旨且有

興也鰋鮎也且難得之物曰有春秋書多麋傳曰
爲所有也又書有蜚傳曰爲所無也由是推之所
有之物言其多所無之物言其有有而多之易無
而有之難故有勝於多也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賦也物欲其多又恐雜取之而不得故衍其嘉也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興也物欲其旨又恐味偏勝而不相和故貴其偕也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賦也物欲其有又恐強求之而違性故貴其時也

惟人自得節行而能皆有而能時合也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詩序曰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黃佐曰

鍛羲不宣兕斯蟠豕聖人取焉魚麗之燕無

乃通於侈乎易曰大烹以養聖賢夫養賢所

以養天下也故聖王重之燕饗所以致其交

也故賓主安之燕之於宴饗之於廟禮以食

之樂以樂之猶殷殷若有不及也故魚麗則

備物以侑賓蘋菜則薦物必與賓共彼速主

人之誠詞此速主人之成意也

由庚

詩序曰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燕禮笙奏南

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朱子曰

間代也言一歌一吹也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興也言其多也烝衆也罩籗也所以籠魚者罩罩以

罩罩之也此亦燕饗通用之樂歌曰南方有嘉魚

則罩然罩之矣國中有賢人則多方求之矣賢者

知其誠心求之故來燕而樂之也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

興也汕樔也所以撩魚者范逵曰魚恐其逸故

罩之使入也魚恐其伏故汕之使出也陸佃曰君

子求賢上罩之如罩下撩之如汕衎侃貌易曰飲

食衎衎是也君子誠於用賢故賢人樂之而至於

醉飽也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興也甘瓠瓠之甘者樛木下垂而甘瓠纍之以興

君子誠於下賢而賢人附之也上下之情互相依

附故賢人之心安焉不復有去志也

翩翩者鵻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興也鵻孝鳥也衆也首粹中曰始曰烝然罩罩烝

然汕汕終曰烝然來思惟其始之求之者至故其

終致來者亦衆也賢人繼來而君子又能好賢無

已也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舊序以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夫賢者從以

其類矣其載必以甘瓠有纍之所謂罩罩也

罩也以翰其身所謂汕汕也上下交而志

通情意結而不解所謂木膠而瓠纍也一賢

人交之以賢人衆之於是乎衆之者無已而

其多之者亦無已則多士濟濟而庶績咸熙矣

故君子之治其國家無他道也誠於求賢樂

與之處而已矣

崇丘

舊序以崇丘爲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燕禮歌南

有嘉魚笙崇丘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

萬壽無期

興也以南山之有草木與君子之有德譽也臺夫須莎草

萊草木也質心實政以立其本故曰基也此爲邦

家之基則其壽自無窮矣此賢佐作人之詞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

萬壽無疆

興也德輝交洽爲國光故曰光也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

德音不已

興也此承上二章言所以爲邦家之基者善政善

民爲民之父母故也所以爲邦家之光者善教覺

民其德音不已故也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

德音是茂

興也栲山樗杻檍也此承德音不已也言不已之

久則日新月盛而德音益茂所以爲邦家之光者

彌彰矣

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

保艾爾後

興也枸枳枸楰苦楸也黃髮黃也耇老艾養也此

承民之父母也言父母斯民之政樂利無窮不止

保樂民並保子孫也首二章之祝詩願之也有是

德宜有是壽也末二章之祝壽必之也既有是德
斷無不得是壽也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南山有臺下徧上也魚麗燕饗主人榮賓此
則賓榮主人也樂只君子卽有酒之君子也
樂其燕而祝其壽非諛也民者天所生也君
者治民者也父母以養之德音以敎之則民
壽矣君壽天之所生則天亦壽其生生者此
自然之理也天保之報上也曰萬壽無疆而

歸本於羣黎徧德有臺之報上也亦曰萬壽
無疆而歸本於民之父母天人之際可以觀
矣

由儀

詩序曰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笙時歌
南山有臺笙由儀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
是以有譽處兮

興也蓼長貌蕭蒿也嚴粲曰諸侯以蕭自喻君臣
之辭也湑清貌鄭康成曰君子天子也寫抒也
孫穀曰諸侯來朝天子推恩以接之無所不及如
零露之於蕭然故其既見天子也莫不盡寫其心
之所有以告之天子又申之以燕禮樂其笑語之
樂而無間是也譽名也處安也燕語嘉樂則諸侯
之得名譽者是以有譽也燕語歡洽則諸侯之職
位益安是以有處也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其德不爽
壽考不忘

興也瀼瀼盛貌龍寵也光榮也燕所以安天子之
寵錫其光榮莫大焉爽差也不爽心服其德也呂
祖謙曰德施之普使遠近大小親疏各稱其分裁
不滿足也壽考不忘諸侯頌天子之詞欲其德
萬斯年常如此不爽也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
令德壽豈

興也泥泥露濡貌孔燕也豈樂易弟易也言燕
禮甚盛其辭愷切其情樂易也兄弟謂諸侯之在燕

者也天子尊如父母也諸侯猶兄弟也天子豈弟之
德洽於諸侯諸侯被此之亦互相親睦是諸侯之兄
弟相宜皆天子有以宜之也諸侯承天子之令德
故祝其壽而且豈欲其億萬斯年常如此豈弟也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革沖沖和鸞雝雝
萬福攸同

興也濃濃露厚貌鞗革馬轡沖沖調適也和鸞車
鈴在軾曰和在鑣曰鸞雝雝和鳴也此天子既燕
諸侯而錫之以車馬也采菽之詩曰君子來朝何

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是也韓奕之詩曰王
錫韓侯簟茀錯衡鞹鞃淺幭者車飾也和鸞之屬
也又曰鉤膺鏤鍚鞗革金厄皆馬飾也鞗革其名
也攸所也同聚也蓋蓼蕭之又以為天子之德意之厚
如零露之濃然則萬國諸侯皆愛戴天子矣萬國
之所歸即萬福之所同也

蓼蕭四章章六句

荀子曰[illegible]及同辭也易曰地上有水比
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夫天子深居九重與

海隅蒼生至隔遠也故眾建諸侯以治之天
子親諸侯使諸侯各親其國則萬國與一人
相比而無間矣蓼蕭之詩燕諸侯龍光天子寵
諸侯也序曰澤及諸侯親天子也宜兄宜弟
諸侯自相親也諸侯親天子又自相親同宜
天子之德意以親其民故恩寵耳於堂陛則
皆澤洽於四海非虛言也左傳昭公十二年
宋華定來聘享之為之賦蓼蕭弗知又不答
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

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其昭子之言釋
之是有譽處燕語也其德不爽宜龍光也
宜兄宜弟即令德也萬福攸同乃天子之受
之也亦可以知此詩之義矣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興也湛湛露盛貌陽日也晞乾也厭厭安也亦久
也足也夜飲私燕也楚茨之詩曰備言燕私是也
歐陽修曰湛湛之露濡於庶物非至晞則不乾
厭厭之飲恩被於諸侯非至醉則不得見天子之

諸侯之厚也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興也豐茂也宗[illegible]也路寢之[illegible]燕[illegible]其官
僚於寢東是也考成也[illegible]到[illegible]門在宗室而成燕禮
也朱子選曰露在豐草則霑濡深飲在宗室則恩
意隆也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興也顯明允信也謝枋得曰顯者其心明達信者
其心忠誠也朱子曰君子諸侯之爲賓者也令善

也令德謂其飲多而不亂德足以將之也謝枋曰
露之在草也如將不勝其在木也則能任之矣將
言其儀不亂故以豐草言之將言其德而不亂故
以杞棘言之也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興也[illegible]垂也令儀言醉而不失儀也[illegible]曰椅
[illegible]實[illegible]而枝不披君子雖至醉而威儀不亂[illegible]
[illegible]木故以况令德椅桐柔木故以况令儀
也嚴粲曰明信者則宜有堅定之令德[illegible]者則

豈其[illegible]於[illegible]豈弟而有令儀此所以[illegible]
也[illegible]侯[illegible]在宗則儀可[illegible]矣然而莫不
令[illegible]所以[illegible]禮[illegible]曰上之所以[illegible]下者
[illegible]下之所以[illegible]君有餘恩臣有餘敬
也

湛露四章章四句

詩序曰湛露天子燕諸侯也左傳[illegible]武子
曰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
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illegible]前言厭厭
夜飲後言令德令儀雖過三爵亦可以不繼
以淫矣

白華之什十篇五篇無辭凡二十三章一百四
句

彤弓之什二之三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賦也彤弓朱弓也弨弛貌受弓人獻而受之也貺與也鐘鼓大樂也用大樂者饗於廟也饗大飲也周語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是也一朝饗之禮成於朝也對燕曰湛露燕也彤弓饗也燕以示慈惠故至夜而不爲過所以致其厚也饗以昭恭儉故終朝而即成禮所以致其欽也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

賦也載抗之也載於弓架抗舉使正言其次之謹也喜說也說其有功故喜之也右尊也饗禮之所以尊之也

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醻之

賦也櫜韜也韜於弓衣使色常新也醻載之答也好愛也言不[illegible]其功正愛其人[illegible]也醻而[illegible]不[illegible]也輔顏曰[illegible]中[illegible]於[illegible][illegible]收其貺醻厚於右右厚於饗

三章章六句

[illegible]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春秋傳曰[illegible]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錫之彤[illegible]弓[illegible]旅弓矢千以覺報宴是也呂祖[illegible]曰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弓人[illegible]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輕與人也中心貺之言其

誠也中心實欲貺之非由外也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以王府寶藏之弓一朝舉以畀人未嘗有遲留顧惜之意也後世[illegible]視爵賞為己私分予有以武庫兵器[illegible]者[illegible]受之者皆與矣賞賜非出於利[illegible]於勢至有用賜錢務[illegible]者則與中心貺之者矣而實賞功臣[illegible]至有印刓敝而不忍予者可與一朝饗之者異矣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比也菁菁盛也莪蘿蒿也中阿阿中也儀禮也此
天子既學而燕師儒也菁菁之莪在彼中阿以比
凡民之秀來自田間也君子教人者也既見君子
而後知其教人也循循善誘使樂之而不以爲苦
則教之以禮使日用動靜之間皆有威儀既興起
其善心又有所持循以進於善則其德日長而至
於成如莪之菁菁然盛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比也水在沚中資其灌溉以比士在泮宮受其教

澤也君子之教人也而且有儀如此故天子見而
喜之喜其能爲國家長育人材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比也莪由沚而在陵以比選造之士進而在位也
君子之善教如此則國家收得人之效故天子喜
之以爲所以錫我者不啻百朋之多矣

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比也楊舟楊木爲舟也汎汎無人操之也舟無人
操則浮沉莫定以比國無人治則安危未可知也
既見君子而收得人之效則國家可以久安長治
如楊舟之有浮而無沉矣故天子之心喜而休焉
所謂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也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小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才也樂育才者君子能長
育人才也莪喩之三魚喩之二皆以譬賢
者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皆待賢人
而用之也顧賢而用之者在朝廷而教之
者有學校學校無才朝廷不可得而用故師
儒之選不可以不愼教化之道不可以不明

也且夫學人之教原非以禁人也人性皆善
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因其天良而啓廸之
使油然而不容已則樂之矣因其樂善而輔
之以威儀以定其命與強立而不返不求
則喜而不入無儀則學而不固樂且有儀內
外交養所由學成於下而治隆於上也得育
成天下之人才者讀菁莪之詩其亦可以深
長思矣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
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賦也棲棲猶皇皇也飭整也常服軍服也熾盛匡正也
厲王之居彘也玁狁內侵宣王即位命尹吉甫伐
之也今按司馬法冬夏不興師今六月出征者
以玁狁孔熾事在危急故也朱善曰此所謂兵加
於己不得已而應之也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
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賦也比齊也物力也比物而得四驪力與色皆齊
也閑習則法也習之使合法也我服戎服也三十
里一舍也古者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朱
子曰戎服既成即日引道不徐不急盡舍而止見
應變之速而不失其常度是也以匡王國者偏邑
寇警宜有以安之以佐天子者四夷不庭當為天
子鎮撫之也

四牡修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
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賦也修長廣大也顒大貌四驪既閑則士卒之馬也
四牡修廣肥腯之馬也薄迫也如肉薄登城之薄
玁狁之來入當迎而逐之也膚大公功也嚴威翼
敬也共典也飭制而左右軍輔之也共與恭同武服
軍事也言各欽其事則營壘固而備防周也如
是則軍威備於外人心安於內而王國定矣所謂
佐天子以匡王國也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
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賦也茹度也整齊也焦穫河東地名左傳曰許
穆焦瑕是也鎬方河西地名涇陽在渭北織同幟
鳥章鳥隼之章前軍所建也白旆以帛為旂繼旐
者也後軍所建也央央鮮明貌元戎軍之前鋒也
司馬法所謂選鋒也言玁狁不自揣度使其大衆
屯駐焦穫以其遊兵侵掠鎬方至於涇陽大舉深
入此不可與爭鋒宜出奇以勝之於是三軍皆陣
不動使前軍選鋒十乘先行而後軍繼發玁狁懼
我之內其歸路也於是乎使者遁而居者走矣

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於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賦也佶壯健貌閑習也言王師不戰故戎車安也輊前頓也軒後高也言望如輊前視如軒則車平安安之至也佶壯與閑調適也言之向者旨閑者從適也甚之使走而已大原晉陽也至大原而止者不窮追也逐之出境而已其出有制勝也可謂武其不勤遠略也可謂文文以綏衆武以威敵安內攘外之道莫善於此可以爲萬國之法矣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賦也燕天子燕之也祉福也喜而宴之錫予便蕃故多受福也來歸自鎬者自鎬京而歸其本邑也我行永久歸告家人之辭也御進侯維也衆儀說友不忘舊也炰鼈膾鯉不敢侈也諸友皆衆親之而常在左右者則惟張仲以其孝友也武將有功則恐其驕常與孝友之人處資其和順以化其驕心乃可長保其存位矣前言有功此其善居功也

六月六章章八句

詩序曰六月宣王北伐也今本與所車堅月夏甲戎修也常服皆執器械備也玁狁侵而我用兵宜不自我始也比物四驪首牧皆也開之維則言其勤也不踰月而限成其才也三十里而止舍其辟定也好整以暇乃也有嚴紀律嚴也有翼陣法善也其武事而惕敬不敗也以章前軍自桁後軍也中軍左右不可輕動前軍選鋒後軍

遊騎可擇便而趨利也元戎十乘用寡也奇兵欲輕齊而疾趨故不可以用衆且既謀我不戰則不必勞費也以先啓行貴神速也閒道疾驅以出其背使驚而內顧則不戰而走矣有嚴有翼以正合也元戎先行以奇勝也戎狄內侵利在速戰猨奔豕突難與力爭故必用老成持重之將勿倉皇以失度勿見小而邀功深溝高壘以老之堅壁清靜以困之別出奇兵以撓之截其糧道以饑之出其巢

穴以懼之則不戰而走矣既走而追之不忽
而致其反噬不速而疲我勞師所謂不戰而
屈人也歷觀後代禦戎之道合乎此則勝反
乎此必敗然則宣王南仲誠萬世爲法
可也至於有功而歸則由武臣不學亦由所
委任人故以張仲之孝友終焉欲其移孝以
爲忠移弟以爲順也則不失以事其上則善
始善終矣後之爲將者三復此詩可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

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
簟茀魚服鉤膺鞗革

比而賦也宣王之時蠻荆背叛而王命方叔征之
也芑苦菜也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民間采芑
或於新田或於菑畝以比天子役師或於內采或
於外服也涖臨也諸侯與王而方叔親臨之也司
馬法兵車一乘甲士步卒共百人其車三千法當
用三十萬人師衆干扞試肄也聚衆而肄扞禦之
方叔率之也率總統之也呂大臨曰方止而其行
陣率止作而用之是也翼翼順序貌路車戎路也
奭赤也簟竹簟茀以竹簟爲車蔽也鉤膺樊纓也鞗革
轡首也極言其車馬之美見軍容之盛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
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軧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
朱芾斯皇有瑲葱珩

比而賦也中鄉民所居也采芑中鄉以比天子用
鄉遂之民也交龍曰旂左軍所建龜蛇曰旐後軍
所建旂旐央央五軍皆啓行也約軧以皮束轂也

錯衡文衡也鈴在鑣曰鸞馬口兩旁各一四馬故
八鸞也三十萬衆之中而聞鸞聲之瑲瑲行有紀
律也命服天子命服皇鮮明也葱蒼色珩佩首橫玉也
領兵在道而儀容氣宇如此以明天子之命有征
無戰不煩戎服也

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
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
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比而興也隼飛戾天而集於所止之處以比王師

進行而爭於所征之地也啓行有師干之試國兵
也既守有備于之試威敵也鉦鐃也伐擊也鉦人
伐鼓方有次也鞫告也將戰而誓告之陳師鞫旅
亦有文也一則允信也顯允方叔者不貴奇詭而
昭明信義也伐鼓進兵也淵淵聲和也將戰而鼓
皆知者不畏怒也振旅還師也方伐鼓而閒振旅
者戢而服也閒閒徐行聲也退師有法故依次
而不亂也伐威所臨望風迎服其進不怒其退不
擾亦可以想王師之氣象而識大將之風規矣

蠢爾蠻荊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

蠢動也蠢然無知之貌讎敵也猶德俱舍曰元老壯
大猶謀也言荊蠻小醜而敢與大邦爲敵者以其
蠢然無知自謂其力足與中國抗衡也無以威之
雖萬不畏勢將復叛故必總大衆以臨之使知天
威之難犯將不戰而求服元老之猶所以爲壯也
其車三千至此始言其故矣執訊執其爲首者訊
問之獲醜獲其同謀之醜類也嘽嘽衆也焞焞盛
也霆雷車聲也其歸之軍容不異於初出也又言
顯允方叔者歸功於將也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
兵將若不能兵衆適以致亂惟顯允之方叔其德
內足服人又曾征伐玁狁顯名素著是以敵人懷
德畏威望風來服也振旅閒閒于此始言其故矣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詩序曰采芑宣王南征也北伐之師用奇用
寡元戎十乘寡之至矣南征之師用正用衆
其車三千衆之至矣非不知用衆之勞費以
爲不戰而求服可費乃省以爲省勞乃所以
爲逸也顧用寡易用衆難以漢高之雄才不
過能將十萬方叔將三十萬衆而布陣不亂
各行無譁伐鼓則進振旅則退如臂使指則
其才可想矣秦之伐楚也王翦欲用六十萬
人始皇以爲怯使李信將二十萬伐之出師
敗刻乃用六十萬而後定人以爲王翦之奇
謀而不知其祖方叔之餘智也項籍之戰垓

下也淮陰侯將二十萬衆自當之楚兵來而少却楚兵却而復來指揮如意卒困項王人以爲韓信之神勇而不知其步方叔之後塵也且用寡用衆後人效其迹而不能得其心吉甫之用寡也期於不戰而克之方叔之用衆也期於不戰而服之不惟我師無鋒鏑之苦併敵人亦蒙好生之德此則三代以上之將略而非王翦韓信所能知也晉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其爲人也說禮樂而敦詩書敦詩書而可爲元帥者以爲將之道詩書具言之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賦也攻堅也同齊也毛傳曰宗廟齊豪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强也田獵齊足尚疾也龐龐充實也東洛邑也詩序曰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賦也田車田獵之車阜大也甫草地名可獵之所也天子諸侯之獵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甫草行狩言行獵也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搏獸于敖

賦也之子有司也苗狩獵之通名選數也囂囂其聲也旐以致衆故建旐也設旄注旄於旐首也敖山名搏獸持獸也范處義曰易野以車爲主故用以選車田車既好是也險野以人爲主故用以選徒搏獸於敖是也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賦也奕奕連絡布散之貌金舄赤舄而加金飾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繹陳列聯屬之貌朱善曰諸侯之來朝也來非一方非止一所先後不同長短各異此其所以連絡布散也及其會同也五等各以其爵尊卑有序貴賤有等此其所以陳列聯屬也亦可想見當時朝會之盛矣

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賦也決以骨爲之著於右手大指以鉤弦也拾以

皮爲之著於左臂以遂弦也佽比也調謂弓之强弱與矢之輕重相得也射夫諸侯之人也同協也柴積也言作事而相佽也言諸侯皆佽決拾調弓矢率共以助天子禁積之至也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猗偏倚也馳御車之法也周禮五御之四曰過君表五曰逐禽左此田車之馳法也舍矢如破巧而力也蘇轍曰不善射御者詭遇則獲不然則不能也今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舍矢如破則可謂善射御矣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鳴也蕭蕭悠悠皆閑暇之貌徒步卒也御車御也不驚不喧譁也大庖君庖也不盈取之有度也古者田獵獲禽上殺以爲乾豆奉宗廟次殺以供賓客下殺以充君庖每禽取三十焉其餘均及於衆是以獲雖多而君庖不盈也朱公遷曰行而從容馭軍整肅處已儉約待人周徧盡有之矣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與也之子于征統承上文言徂東以至田畢也是役也自固其師之行而不聞其行之聲蔽靜之至也馭軍有法卒事有儀信也矣其君子也成哉大成也朱善曰存於中者有興衰撥亂之志施於外者有修文奮武之規得不謂之君子乎靜俯於往狩之初肅肅於扈歸之際得不謂之大成乎李公凱曰復新朝儀統一人心張皇六師維持王業深得內脩外攘之道矣

車攻八章章四句

詩序曰車攻宣王復古也天子巡狩諸侯述職其來舊矣周都於雍與山東君侯隔遠巡狩之典難以常行而諸侯來朝道里不均周公相成王以洛邑地中故營爲東都使天子時往焉而諸侯就朝之則巡狩不煩供億述職無難是行甚盛典也洛誥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此之謂也夷厲以來久廢不行宣王中興能復古制故詩人美焉然宣王至洛皆請祭而已宣王乃乘田獵而會也則諸

狩之也自夷王下堂諸侯強矣繼以厲王之亂獫狁内侵荆蠻外叛諸侯之心向背不一征之則不可勝征也故因東都會同諸侯咸集而選車徒以行狩使知天子神武克詰戎兵則順者益致其恭逆者潜移其志觀兵乃所以止兵也此蓋吉甫方叔之徒克壯其猶而宣王用之故不動聲色而國勢以振可以想見中興之規模矣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

賦也戊剛日也内事用柔日外事用剛日伯說文作禡祭馬祖也禱祭而祈之也既伯既禱而後用車馬重其事也醜類也羣醜獸之羣分而類聚者也升大阜而從之者試馬也既禱之而又試之慎之也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賦也庚午亦剛日也差今其等次也同聚也麀牝鹿也麌麌多貌漆沮二水名順合曰從漆沮相從入於河故人習禹貢曰漆沮既從是也詩曰若可作[illegible]所聚之獸有漆沮既從之處乃天子田獵之所也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賦也中原原中也祁大也儦儦疾走也俟俟徐行也獸三曰羣二曰友左右車士也田獵之法作圍場門二門從田者分左右而入爵飛傳曰大芟草以爲防偶纏旃以爲門左者之左右者之右是也車有司掌之也燕樂也天子田獵非爲從禽蓋以講武功也今有司悉率左右莫不自盡以奉其上則有勇而且知方使天子見而樂之也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賦也發發矢也豕牝曰豝兕野牛也發豝殪兕言能中微又能制大也朱公遷曰中微見其巧制大見其力是也御進也醴甘酒也周官五齊二曰醴

於是也有祭之也坊也[illegible]在宗廟[illegible]是
也[illegible]不[illegible]其各且以奉宗廟見田獵
之[illegible]也

車[illegible]句

[illegible]其[illegible]王田也車攻會諸侯以狩
[illegible]詩[illegible]人了自[illegible]於[illegible]內也[illegible]日
[illegible]可以見王與之復古可以見節首
[illegible]可以見[illegible]之數焉可以見上下之
[illegible]可以見紀律之用焉秩明文武之功業

者此亦足以觀矣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興也大曰鴻小曰鴈肅肅羽聲也之子指流民也征行也矜憐也[illegible]流民在野而劬勞失所猶鴻鴈于飛而勞倦未集也丁壯者且不能堪至於鰥寡之人[illegible]尤可哀矣朱善曰惠鮮鰥寡文王以興哀此[illegible]王以仁故必鰥寡孤獨皆得其所而後為王政也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興也一丈為板五板為堵究終也言[illegible]流民自外而歸[illegible]室以居猶鴻鴈[illegible]于飛而集于澤中也[illegible]百堵皆作其勞更甚於在野而[illegible]心樂之者蓋其終之可以安處也其謂亦可哀矣

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興也詩人自言視流民之狀而作為此詩以告哀也猶鴻鴈之哀鳴嗷嗷也然惟明哲之人乃謂我宣民之劬勞使下情得以上達[illegible]人知者且謂我行歌適志以宣驕也黃洪憲曰哲人洞悉民隱故謂我劬勞彼愚人者忽不關於民隱則無從知之矣[illegible]愚人[illegible]所以感哲人也

鴻鴈三章章六句

鴻鴈哀流民也夫始而在野終而安宅在上者未嘗無安定之功然與其安於既流之後不如養於未流之先也古之行仁政者八[illegible]

之家比戶無饑而鰥寡孤獨莫不有養是遵
何道乎詩人於流民之在野也閔其劬勞
於其築室也亦哀其劬勞而終言其作詩所
以告哀此如後世監門繪圖之意而以哲人
望其君也其旨遠矣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賦也其語辭央中也庭燎大燭也君子諸侯也王
將視朝惟恐晏起故不安於寢常自度曰夜如何
哉猶未央乎然而庭燎已有光矣朝者至而聞其

鸞聲矣夜猶未央未必有所見聞也蓋其憂勤之精
神常接於寤寐故疑意其然而遂若果然也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晣晣君子至止鸞聲噦噦

賦也艾盡也晣晣小明也天將曙則火光微矣將
將聲遠而聞其大也噦噦聲近而聞其節也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煇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賦也鄉晨近曉也煇火氣也天將明則見煇交言
觀其旂辨色也人朝之時也自夜中以至於明無
刻不接於心目其勤精圖治之意可想矣

庭燎三章章五句

詩序曰庭燎美宣王也列女傳曰宣王嘗晏
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宣王感悟於是
勤於政事早朝晏退以成中興之業是也此
固姜后之賢淑而宣王能聽之用之而改之
改之而久不倦也可不謂難乎從諫如流改
過不吝其有之矣周道復興有以也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
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比也沔流貌水流歸海猶諸侯之朝天子也書曰
江漢朝宗于海是也此水有入海之日飛隼有載
止之時以比亂有止息之期也將欲止亂必先
念亂深思而預防之則亂不生矣乃兄弟以及邦
人諸友莫肯念亂者豈獨無父母乎縱不憂身
亦當憂親何爲不念之也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
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比也湯湯泛流不歸海也載揚高飛不載止也以

此一章曰生不止息也不蹟不循道也訛偽自是皆由於人人不循道故致亂生彼之不蹟我不敢不念而故起載行深念之也不可弭忘久念之也念致亂之由欲得止亂之道也

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此也章首脫二句以上文例之大約謂流水湯湯而衛其故道必有所歸隼飛載揚而率彼中陵必有所止以此譬亂不已而弭之有方則可以息也原亂之所由生多由於野有訛言而朝有讒言巧言之詩曰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是也此言起於小民豈無懲治之法讒言興於朝臣亦有所弭之道我深念之惟有敬而已矣敬以存心則不但修身而內無可疵敬以處事則謹小慎微而外無可議兄弟邦人諸友果能如此讒言何自而興乎讒言不興君子得以行其志則民之訛言可以懲治而亂止矣此皆念之而後知之者何為莫肯念亂也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末章脫二句

沔水憂亂也宣王任賢而殺杜伯其友左儒死之又宣王之時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不數年而有褒姒之禍是讒言訛言皆與而亂端兆矣有識之士預見而深憂之所必然也有憂亂而不得止亂之方徒憂無益耳沔水之詩人推亂之所由生有歸於讒又推亂之所由息而歸於敬則可謂深知止亂之道矣宣王不能用也而卒為亂階豈不惜哉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他山之石可以為錯

此也鶴鳥名善鳴者也澤曲曰皋九皋九曲之澤言幽深也蘀落葉錯礪石也先子曰此陳善納誨之辭也鶴鳴九皋而聲聞于野言誠之不可掩也魚潛在淵而或在于渚言理之無定在也園有樹檀而其下維蘀言愛當知其惡也他山之石而可以為錯言憎當知其善也由是四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理其庶幾乎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託也穀一名楮惡木也攻治之也呂柟曰二章之意相似而意別于野以四方言在于天以上下言也在淵在渚言事雖在於幽遠而道不下帶而存亦可以爲遠而忘之也在渚在淵言事雖在於目前而理則深遠賢則不可以爲近而忽之也維蘀以榮悴言利害安危之謂也則思所防危之意其可忽乎維穀以美惡言邪正是非之謂也則禁奸

遂佞之意其可少乎爲錯泛以制器言之也攻玉則其人之德成矣程子曰玉之溫潤天下之至美也石之麤厲天下之至惡也然兩玉相磨不能以成器以石相磨然後玉之爲器得以成焉猶君子之與小人處也橫逆侵加然後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豫防而義理生焉道德成焉吾聞諸邵子云

鶴鳴二章章九句

鶴鳴誨宣王也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聖人立象以盡意以爲象之所包廣於言也詩之比興亦象之道也以象遞意其中無所不有是故切磋琢磨不言賢否而君子以爲已言之也素以爲絢不言禮後而子夏以爲不啻言之也魚躍鳶飛揭大道之要深處淺揭著行藏之宜言近旨遠不可勝舉鶴鳴之詩其尤著者也是故詩之爲教其引與故也通於禮其道政事也通於書其識物象也通於易其屬辭褒貶也通於春秋學者不可以不盡

心也

彤弓之什十篇四十章二百五十九句

祈父之什二之四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賦也祈父司馬也書曰圻父薄違是也爪牙守衛之事虎賁之屬也轉移恤憂也朱子曰軍士怨於久役故呼祈父而告之曰予乃王之爪牙汝何轉我於憂恤之地使我無所止居乎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

賦也爪士爪牙中之勇士司右之屬也底終也靡所止居逺役而不得息也靡所底止久役而未有期也

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賦也亶誠尸主也饔食曰饔獨子無兄弟則父母饔飧已身主之故曰母之尸饔也古既爲爪士又係獨子於法不當逺役此法人皆聞之而祈父不聞則信乎其不聰矣呂祖謙曰句踐代吳有父母老而無昆弟者皆遣歸魏公子無忌救趙亦令獨子無兄弟者皆歸養則古者親老而無兄弟其當免征役必有成法也

祈父三章章四句

詩序曰祈父刺宣王也宣王三十九年王師敗績於姜戎四十年料民於太原意當時戎事紛起征役繁與而司馬非人調度無方故爪士孤子皆從役也朱善曰先王之制王宮不有故則徵諸侯之師司馬所掌以衛王宮不迭出也使王而自秉其爪牙則不留司馬而秉王之爪牙則不忠又使孤子不得養親則不仁一事而三失矣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遥

賦也皎皎潔白貌人潔故馬亦潔也縶絆其足也維繫其靷也留其人故先留其馬也伊人謂賢者也逍遥遊息也蘇轍曰賢人有不得志而去者其友留之故於其去也猶欲其於是逍遥遥不事事也雖不仕猶愈於去耳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

於焉嘉客

[illegible]也以[illegible]留之使爲客也哲客

於焉[illegible]嘉客[illegible]愈於即去也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

勉爾遁思

賁然[illegible]光采[illegible]得日賢人所至山川草木皆有[illegible]也[illegible]賢人也爾公爾侯謂在位者[illegible]公爾之侯也逸豫無期言日不暇給無逸豫之時也慎戒也勉[illegible]止之也遁思去志也言

嘉客歸去猶望其賁然而復來夫君臣之義無所逃也爾公爾侯勤於王事逸豫無時豈可人皆分而爾獨逸乎故願其戒之勿過於優游也抑願爾[illegible]遁思也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其也[illegible]空谷則[illegible]去而不可留矣生芻[illegible]去而不復[illegible]超然世外自潔其身其人之德美如玉矣雖然懷寶而迷邦其可乎不吝其音亦可不愛其道故願無金玉爾音也不吝其志不可不愛其民故願無有遐心也可謂纏綿惻怛之至矣

白駒四章章六句

白駒傷賢也留賢人而不得故贈之以言也夫君子之仕也行其道也行其義也時有可爲君子行其道道即不行君子行其義故不仕於朝可耕於野不必去也義不可留亦當緩去不必速也即速去矣亦當復來再出而

輔君君不可逃於潔身也即不來矣猶思以道濟天下不可果於忘世也此其意孔子知之矣孔子不得已而去魯猶棲棲皇皇所過合然天下不行孔子之道而孔子未嘗一日不行其義其爲宗邦設欲來因於陳過匡也周流列國十二年不淹於列國[illegible]也[illegible]王陳而[illegible]于[illegible]所謂賁然來思乎愛公侯而不忍遁也退而終老矣猶刪詩書以覺世則所謂愛之好音而無遐心也然則詩人先得孔

子之心矣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興也穀木名穀善也旋回復返也族氏族也以鳥之無集于木而啄粟與人之無處異邦而旅食也我自有邦我自有族此邦之人莫與我善不如歸而謀於族人或有肯穀者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興也明辨其事也智不足以知其是非而詳其緩急則不可與明矣諸兄族中之長者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興也處安其身也不能庇而養之則不可與處矣諸父族中之尊者也

黃鳥三章章七句

黃鳥刺時也有邦有族此列國之命卿大夫也夫大夫失位不以其罪而託於異邦思有以明其事或依以庇其身而不意其皆不可也蓋周自夷厲以來王命不行於諸侯矣控于大邦負我肯穀故復我邦族與大夫圖之也詩錄黃鳥變世也諸侯失職而族大宗盛亂端兆矣異日者政逮大夫有以也此實世道升降之大故豈且爲鶺鴒旄丘自傷流離已哉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興而比也此申侯歸國之詩也君臣之際有所難言故託爲氏聞昏姻之辭言樗本惡木而枝葉蔽芾猶可休息昏姻乎成而不相庇蔭曾樗之不如也爾不我畜而使我歸家則失計矣此乃比也與此明興也又言因昏姻之故乃就爾居欲助爾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

興而比也蓫惡菜也宿則暫於居矣言本不欲久處也復我邦家但復而已言歸思復則又有別圖

焉故思之也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不以富亦祇以異

興而比也葍亦惡菜也言所以不我畜者我舊姻也爾又有新特焉求其新故忘其舊也曾不思舊姻之族非以其家之富實以其德之異今其德如故也乃舍舊而求新何哉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我行其野申侯怨幽王也周與申世爲昏姻

宣王后申伯之女也有令德嘗詠王之娶起申侯者申伯之子也其女爲幽王后亦有令德觀白華之詩可見矣成不以富亦秪以異其實錄也幽王初立申侯以申后之故留京師以翼王室所謂昏姻之故言就爾居也幽王三年見褒姒而嬖之生伯服遂欲廢申后及太子宜臼所謂不思舊姻求爾新特也爾不我畜王令申侯歸也爲廢后計也言歸思後申侯自欲歸也爲援宜臼計也幽王五年廢申后而立褒姒宜臼奔申十年王求宜臼於申欲殺之申侯不與此則言歸思復之本謀也犬戎因是入寇而西周亡矣禍亂所自起始於舍舊而圖新原亂所從生由於重色而輕德閨壼好德則以之興行野淫色則以之喪衽席之上好惡一辟而禍遂至於不救可不慎哉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賦也秩秩齊也斯此也干崖一說水也此室成而祝之也言此室臨水而面山水岸聲齊山勢深遠楹柱之多如竹之苞然宇之固如松之茂可謂美矣其所以有此美室者由於兄弟之相好而無怨尤也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賦也似嗣也此承上文言兄弟相好能纘續先人之志是以大築室而多其戶欲兄弟同尸聚處得以晤對笑語也

閣閣椓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
賦也約束板也閣閣上下相承也椓築也橐橐杵
聲也君子說言相好之兄弟也芋寬也室廣則人
心寬矣凡作室者先築牆大其牆垣以除風雨而
去鳥鼠者君子之所託以自寬也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
賦也跂竦立也翼敬也棘急也矢行緩則枉急則
直也革變翬雉躋升也朱子曰言其大勢嚴正如
人之竦立而其恭翼翼也其廉隅整飭如矢之急

而直也其棟宇峻起如鳥之驚而革也其簷阿華
采而軒翔如翬之飛而矯其翼也其堂之美如此
君子之所升以聽事也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
賦也朱子曰殖殖平正也庭宮寢之前庭也覺高大
而直也楹柱也噲噲猶快快也正向明之處也噦
噦深廣之貌冥奧窔之間也其室之美如此君子
之所休息以安身也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

維熊維羆維虺維蛇
賦也莞蒲席也簟竹席也羆熊屬虺蛇屬言兄弟
相好而築室如此則和氣致祥而家道興矣故安
寢而得吉夢也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賦也大人太卜之屬占夢之官也熊羆陽物在山
而强故爲男子之祥虺蛇陰物穴處而弱故爲女
子之祥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

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賦也半圭曰璋喤大聲也朱芾三命以上之服室
家君王言爲一家之主也此承上文言夢熊羆者
果生男子寢之於牀尊之也衣之以裳服之盛
也弄之以璋尚其德也其泣喤喤秉氣厚也氣之
厚者其德與福皆厚他日之壯也必能服其命服
爲一國之望者也必能承其宗祀爲一家之主者
也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

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似也裼褓也瓦紡磚也儀善罹憂也古嬰服褻者果生女子矣朱子曰寢之於地卑之也衣之以裼即其用而無加也弄之以瓦習其所有事也有非非婦人也有善非婦人也蓋女子以順爲正無非足矣有善亦非吉祥可願之事也惟酒食是議而無遺父母之憂則可矣易曰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而孟子之母亦曰婦人之禮精五飯羃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門之修而無境外之志

此之謂也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斯干考室也生成而燕飲且祝之也夫人之築室以興家也家之興由於子孫多且賢此非可倖也而求也然亦未嘗不可操券而得也夫子孫身所生也身者父母所生也兄弟者與已同生者也已無忝所生且厚於所同生則身之生理全而生氣盛其所生者必賢矣是故孝弟者萬福之原也斯干之詩美其室而祝其男女賢蓋男賢則能興已之家女賢能興人之家天下之福莫大於此而必託始於相好之兄弟且推原於似續其妣祖似續妣祖孝也兄弟相好弟也以爲必先行教於孝弟而後能慶衍於子孫此實興家之左券而非頌禱之諛詞聖人之所以錫福於天下後世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爾羊來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賦也黃牛黑脣曰犉三百維羣每羣三百也牛之犉者九十其非犉者尙多也濈濈和集也聚而不相觸也濕濕潤也牛病則耳燥安則潤也朱子曰言牧事有成而牛羊衆多也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賦也訛動也何荷也物色也降阿飲池水草足也或寢或訛適其性也蓑笠而具晴則荷之餱糧有餘故歸猶負之也三十維物齊其色而別之每色三

十也凡牲陽祀用騂陰祀用黝望祀各以其方之
色每色三十牲無不備也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
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蒸也粗曰薪細曰蒸雌雄禽也矜矜堅健也兢兢
行速也騫虧崩羣疾也肱臂既盡升入牢也牧有
餘閒故得蒐貿饌之外又得取薪蒸搏禽獸也水
草豐潔牢閑修整故牛羊皆壯健不虧不疾而皆
馴擾從人不假箠楚但以手麾之使來則畢來使
升則既升也可謂盡牧人之能事矣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
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賦也牧人乃夢牧事成而得嘉兆也衆諸物也物
或變爲魚矣旐忽變爲旟矣大人占之物變爲魚
可食之物多也是則豐年穀熟之兆也旐郊野所
建所統人少旟州里所建所統人多今旐變爲旟
人少成多是則娶妻生子家口衆多之兆也蓋先
王之蕃庶物原所以育人民牧事成而人富庶乃
實行之理而非徒恍惚夢之也

無羊四章章八句

無羊考牧也昔先王物土之宜以養萬民故
原隰沃衍以藝五穀林麓澤渺以蕃六畜所
以盡山澤之利而佐耕穫所不及也且耕此
也六畜之蕃育可肥田而牛羊之功更大故
畜牧之家瘠土成沃不毛必殖而日闢旱與
潦雖雨暘偶愆而不災是牧事成而致豐年
非惟天時實人事也一人如此則一家溱溱
人人如此則天下富庶矣禮記曰問庶人之
富數畜以對周官牧人掌牧六畜而蕃其物
以供祭祀之牲惟此實事可養人之大端不
可以爲細事而忽之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
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興也節高峻貌巖巖高危貌赫赫顯盛貌惔焚卒猝
斬絕監視也此刺平王用尹氏也言山石巖巖高
危可畏大師尹氏萬民所視而不稱其職其危變

甚於蛇在役人憂心如焚又畏其威而不敢言也
夫斬惟宗周衰微八之國既猶然而斬絶矣而尹
不虞何為而不監之哉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
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
興也山之草木曰實猗長也蘇轍曰山生草木其
意均平故莫不滿猗其長是也山尚如此而師尹
乃不平其心謂之何哉瘥荐通重也瘥病也憯曾
懲創也言自師尹之後天重降災是以四方不靖喪

亂甚多民皆以災害相弔而無一嘉慶之言此當
事者創巨痛深憂勤惕厲之時乃憂然而曾莫懲
嗟則未如之何矣
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
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賦也氐本也均約也朱子曰均當從金所謂如泥
之在鈞者是也維持毗輔弔愍空窮師衆也言尹
氏者大師也大師上公政之本也國之柄也所以
維持四方者也所以輔天子使之不失尊而民使
之不迷者也是宜敬天之怒是宜憫人之窮顧不
能上畏天變亦不宜親斯民之窮苦而又困乏之
也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
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膴仕
賦也躬身仕事之也親自為之也問謂詢其言也仕謂
以事任用之也君子指王也夷平已止也瑣瑣小
貌膴厚也朱子曰言尹氏委政於姻亞之小人而
以其未嘗問未嘗任者欺其君也故戒之曰汝之

弗躬弗親庶民必不信矣其所弗問弗仕者則豈
可以罔君子哉當平其心視所任之人有不當者
則已之何以小人之故而至於危殆其國也瑣瑣
姻亞而必皆膴仕則小人進矣
昊天不傭降此鞠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
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賦也傭均鞠窮訩亂戾乖屆至闋息違遠也言尹
氏用小人以罔君子則是天意不均而偏降此窮
極之亂也天心不順而故生此乖戾之人也然所

以靖之者亦在君子而已君子者尹氏而發其
闇者君子也欲不為所闇則必反其所為朱子曰
君子無所苟而用其至則必躬必親而民之亂心
息矣君子無所偏而平其心則式夷式已而民之
惡怒遠矣傷王之不能也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
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

賦也蔣悌曰國成定也嚴粲曰成者紀綱法度一
成而不可變人主之所執持天下之所遵守是也

言尹氏既不弔昊天矣王用尹氏不當天心亂何
由定豈惟不定且將日生而俾民不寧也前憂尹
氏故如惔今憂王故如酲也夫國有秉鈞者政之
所以轉移也又有秉成者政之所由一定也今之
秉均者尹氏也試思秉成者誰乎王秉國成乃不
自為政而用尹氏尹氏亦不自為政而用姻亞以
致終勞我百姓也則亂所由生王不得辭其責矣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賦也項大也蹙蹙縮小之貌言王用尹氏而已不
能正則宜去矣夫我非不能去也駕彼四牡肥健
可騁但顧瞻四方皆蹙蹙然無可騁之所也呂祖
謙曰根本病則枝葉皆瘁也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醻矣

賦也茂盛也惡怒相視懌悅也言既無所騁惟有去
尹氏而已夫尹氏之罪已非不正言之也王亦未
嘗不怒之也方其盛怒之時亦相爾矛似欲誅戮
乃未幾而怒平矣且心悅矣如相酬酢懽然無間
矣不怒而不去之猶望其怒也既怒而終不能去

則無望矣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賦也言王終不去尹氏是以天心終不平也王固
終不寧也此皆王之心為之也今不自懲其心而
反怨人之諫正則是王心之惑終不解也

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賦也究推訛化畜養也言不懲其心此所以訩也
覆怨其正則于未能究也故作此詩為王誦之望
于究致亂之由而懲戒之懲之深而至於化焉則

攻心爲急而爲邦從此得所矣呂祖謙曰篇終矣
故窮其亂本而歸之王心曾致亂者尹氏而用尹
氏者則王心之病也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
足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若家父者可謂
有志於大人矣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節南山譏平王也周既卒斬何用不監則是
西周已滅而欲東周監之也天下治亂由於
用人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人君未治莫

不欲用君子乃專用小人以致亂者則心之
不可爲之也心不可不有所偏小人迎其偏
而合之君子矯其偏而正之人君惟其偏心
以爲喜怒則必親小人而怨君子矣是故定
治亂必先審取舍取舍必先端好惡好
惡必先正心術正也者中也中也者不倚
其不倚則知小人之可惡矣化其不倚則知
君子之可好矣是故不可謂何究致亂之本
也式視南山可致治之原也以明治亂之本
原而後知正心誠意之外別無修齊治平之
術也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
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癙憂以痒

賦也正月正陽之月夏四月也訛僞將大也京京
亦大也癙幽痒病也此憂平王之不能興周也輔
廣曰正月繁霜災降於天矣訛言孔將亂起於人
矣而當時君臣不以爲憂故詩人獨憂之又自哀
其小心畏懼幽憂而不敢言以至於病也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
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賦也瘉病自從也莠言醜言是而非也愈愈益甚之
意人窮則返本故呼父母而訴之也不先不後哀
所生之不辰也在野之間既有訛言朝廷之上又
有莠言忽好忽莠不由衷而但自口出其可憂
更甚於訛言然愈憂之則與小人愈不合矣是以
不諒而反加侮也

憂心惸惸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

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賦而比也惸惸憂也無祿猶言不幸辜罪并俱也臣僕役於人也言所以憂心愈愈者并仰念已怨哀人也當是時幽王被弑宗周已滅東都新造國勢未安周之餘民欲居故土則為臣僕於犬戎欲適諸侯又未知從何人而受祿如烏之擧飛不知止於誰人之屋天下之可憂未有甚於此時者矣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興也侯維皇大也上帝天之神也言瞻彼中林為薪為蒸分明可見則仰觀昊天實有上帝可知也朱子曰民今方危殆疾痛號訴於天而視天反若夢夢然若無意於分別善惡者然此特值其未定之時耳及其既定則未有不為天所勝者也夫天豈有所憎而禍之乎福善禍淫亦自然之理而已申包胥曰人衆勝天天定亦能勝人疑出於此

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比而賦也山脊曰岡大阜曰陵懲戒也占夢官名具俱也烏之雌雄相似而難辨者也亦不西歸而即安於東者意謂東方諸侯卑而易制耳不知謂山蓋卑亦有岡陵為知必不為梗目民之訛言既孔將矣尤宜戒懼乃謀國之人故老訪其知往占夢詢其知來發言盈庭皆曰予聖而究其所言似是而實非如烏之雌雄未有能辨之者此則所謂莠言自口者也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蜴

賦也局曲身也蹐累足也號長言之也倫序脊理也虺蜴皆螫蟲也言人皆自聖我獨小心是以人謂天高我不敢不曲身而處人謂地厚我不敢不累足而行深思熟計而為斯言庶幾人見有定而民免臣僕亦可謂有序而當於理矣乃今之人不我從而反毒之如虺蜴之肆害則不知其何為也

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扤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

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輿也阪田山田也菀蔚茂特獨生之苗也扤扤也
仇仇固執也力用也言與世不同孑然獨立乃阪
田猶有特生之苗而天之扤我如恐不克是天必
不可知矣彼小人之中亦有不侮我而求之者乃
當其求之則如不我得及其得之執除甚固而終
不用也是人事無可望矣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
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賦也正政厲虐也言天不可知人無可望故憂心
如結不能解也夫以事勢如此而小人猶尚暴虐
者將無謂東周新造如燎方揚必無撲滅之理不
知赫赫宗周褒姒尚能滅之況奄奄之東周而使
小用事其為滅也不難矣何為不憂之也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
將伯助予
比也永懷長想也陰雨泥濘也輔所以防車也輸
墮將請也伯或者之字也此總承上文言人謀不

臧政為虐西歸之策徒付之長想東都之民又
陷於泥濘王擁虛位佐理無人此如大車既載乃
棄爾輔其輸爾載必也既輸而後求他人之助則
嗟何及矣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
曾是不意
比也員益也言車載將輸事不可為矣然天下無
不可為之事苟能無棄爾輔必有益於爾輻再能
屢顧爾僕必不至於輸載雖有險阻終可踰越以

喻朝廷之上果能用賢以圖治則滅犬戎而復宗
社反覆手之間耳今雖東遷終當西歸而王曾不
以是為意可傷也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
念國之為虐
比也沼池也炤明而易見也言王無意於西歸者
以東周為可樂也試觀大魚舍江湖而在池沼其
水淺狹何樂之有雖潛伏而炤然可見終受制於
人耳以比東都湫隘無河山之固情見勢屈必受

毋於諸侯故憂心慘慘念國之將爲人虐也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

賦也洽比和合也云周旋也慇慇痛也言國將爲虐故憂心慘痛然獨我憂之而已彼小人者方有旨酒嘉殽以和合其鄰里而周旋其姻婭如無資之虐豈曾不知禍之將及也故未覩斯害之萌念我獨兮既覩斯害之後又念我獨兮傷怖終無同志之人也

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獨

賦也佌佌小貌蔌蔌陋貌天禍椓害哿可也言佌佌然小者既有屋可居矣蔌蔌然陋者又有穀可食矣惟此畏畏之民在內者并爲臣僕在外者困於厲政生既無祿天又降禍而椓害之甚可哀也然而計之小人以求富而生亂既亂而仍富是以無所往而不可惟惸獨之民喪亂既受其苦喪定不蒙其休此則可爲痛哭流涕者也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正月遭平王也幽王寵褒姒而廢申后太子宜臼奔申犬戎入寇弑幽王晉衛來援秦襄力戰乃敗犬戎於是諸侯卽申侯而立故太子宜臼由是言之幽王殁於西周無主平王在申諸侯歸心誠能痛君父之仇恥哀斯民之臣僕奮然西歸封秦襄爲列侯使戮犬戎留晉侯衛侯夾輔王室則應天誅與宣王爭烈矣乃當時謀國之臣必有淪胥之論於用兵而仰安於東遂使宗周淪沒王室卑微此正月之詩人所由長號永痛而不嫌其辭之激也呂祖謙曰平王初立大仇未報王將未復正君臣坐薪嘗膽之時乃恬安於東僑然自以爲安其不能中興可知也得詩人之意矣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賦也交日月之交道也月與日合爲朔合於所交則日爲月掩故食也亥月純陰辛卯之日干支皆

陰而日有食之是陰極而陽傷乃變之大者故曰
亦孔之醜也前此月既食矣今茲日又食焉日月
迭微則國家危亂而民受其殃矣上悲天而下憫
人所以不敢自逸也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
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賦也言變不虛生緣政而起陽者君子之象也陰
者小人之象也今日月告凶不用其道而陽為陰
傷則是四國無政不用其良而小人陵君子也故

日月之食皆為天變然彼月而食陽盛陰衰乃理
之常此日而食陰盛陽衰則事之變此必有致之
者矣於何不臧問之也詩人之意以為下當思其
所用之人則知所以不臧之故也

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
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賦也寧安令善沸出騰乘也山頂曰冢岸崩故為
谷谷實故為陵憯曾也言不感致變不止日食而
已將當十月而雷電不息變見於上也淫雨水溢

以致山崩陵谷反覆災降於下也此皆小人道長
[illegible]道消之所致凡今之人各宜恐懼修改而曾
莫之懲則未如之何矣

[illegible]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棸子內史
[illegible]維[illegible]馬[illegible]維師氏豔妻煽方處

賦也皇父家伯仲允皆字也番棸蹶楀皆氏也豔
美也[illegible]褒姒也煽熾也處安也言不懲之人
可指而數也皇父為卿士是其首矣司徒掌邦教
冢宰掌邦治膳夫掌王之飲食內史掌爵祿予奪
之法趣馬掌馬政師氏掌司朝之得失朝廷要職
皆皇父之黨為之褒姒又煽惑王心而王方安焉
[illegible]小人於外嬖妾盛於內嬖妾倚外權以固寵孽
小人倚內以擅權如此而國不亡者未之有也

[illegible]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徹我牆屋
[illegible]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

[illegible]時也作動即就徹毀[illegible]萊
草[illegible]也言天變於上人亂於下[illegible]此
皇父[illegible]不知乃不懲而又[illegible]胡[illegible]以徒

并不就我以謀遽毀我之牆屋蕪我之田畝此其戕我害甚而猶曰不我下供上役禮則然矣此所以天變於上而不恤民怨於下而不恤者也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慭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也向邑名在東都畿內所謂河陽也三有事三卿也□畿內之侯□知今擇三卿自比於列國也亶信也多藏富也慭者心不欲而自強之詞徂往也言皇父之惡如此而其自爲謀則又甚明也擇其

邑而作都於向爲其可託以庇身也擇三卿而擇取多藏爲其可資以足食也又擇國中之有車馬者皆使往居於向不勉留一人以守我王是則知皇父將作而徵下之衛以自衛也臣之不忠未有甚於此矣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囂囂衆也孽災也噂聚沓重□也職主競力也言皇父之不忠如此我不當從□向也然不從則禍將不測故勉從之而又不敢□□蓋欲留其身以爲王也然小人知我之勉從之也故無罪無辜而讒口囂囂之蓋不容我之心知有王也乃知下民之災非天降之皆此讒譖之人聚則面談雷同附和背則相憎□□□□以致此禍也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也悠悠□思也痗病羨餘徹均也言我既勉而徂向因思故里之人亦甚病矣有散而之四方

者猶可保其餘生而我獨居可憂之地不敢去也有不往而爲民者皆得優游自逸而我獨在從事之班不敢休也夫我之不敢去而不敢休者非好勞也將事□□憂□甚人皆好逸誰當任勞上天賦命原有不均我之勞則我之命也豈敢效我友之自逸哉蘇轍曰此所謂知其不可而爲之者也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十月之交刺皇父也史辯幽王六年十月辛

卯朔日有食之又稱幽王三年三川皆震涇渭洛竭岐山崩而詩稱百川沸騰蓋三年川竭六年又日食電震而水溢山崩也幽王所用之人傳稱虢石父詩稱七人而以皇父爲首蓋當時小人搆黨亦不可殫述也然羣邪爭小盈朝黠吏滿庭王心不悟周之將亡人皆知之皇父之作都于向亦如鄭伯友逃死之所而盡徙富民以致有衛單弱則羣不容誅矣當是時有識之士或遠引於四方

或高蹈於山林不可謂非保身之哲然膜視斯民而不急居安之難非仁人之用心也故是天門人之士往往混跡卑小之間而備艱難以挽時事之窮雖未必有濟而其心則已苦矣然以爲苦而怨焉猶性情之薄也〔月之詩人身任其勞不以爲苦而安之若命厚之至也孔子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又曰天下有道邱不與易得詩人之心矣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旻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賦也昊廣也駿大也旻仁也疾暴威怒慮思圖謀也舍棄淪陷胥皆鋪遍也此從王東遷之臣傷時事而作也言昊天至廣而不大其惠既降喪亂又降饑饉如斬伐此四國之人也旻天主仁而今乃暴威肆不能慮而除之也如慮之而圖之彼有罪之人若褒姒皇父輩既已棄之而伏其辜矣今東周之居民備無罪也而使之皆遍陷溺則如之何哉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爲惡

賦也周宗周之宗社也戾定也正大夫六官之長也我從遷皆自謂也勩勞也三事大夫執事之臣也言西周宗社既已滅矣東周播遷尚無定局六卿之長各居其邑不肯從遷故不知我之勞也從遷諸臣雖不離居而莫肯夙夜在公東都畿內之邦君諸侯亦不肯朝夕來覲我猶望之曰庶幾我閑

問思過改而從善乎乃有時而復出則仍然為惡乃知喪亂饑饉皆由人致非昊天之不仁也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賦也辟法也此呼天而訴之也言如何乎昊天也覆出為惡雖法與之言亦不信矣時事如此喪亂未已如彼行道無所底至也凡百君子通指諸侯大夫也不知有國直知有身既知有身而欲敬守之則宜相畏而各盡其職今不相畏是不畏

天也不畏天豈能保其身哉辟言不信而猶忠告之詩人之厚也

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曾我暬御憯憯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賦也遂進也暬御近侍也憯憯憂貌瘁病訊告也譖讒也言西周之戎已成矣而寇賊不退東周之饑已成矣而年歲不遂不惟疏賤之人流離失所併近侍之臣亦憂苦致病乃凡百君子當此之時猶莫肯以道告君惟工於揣摩度言之而必聽者則迎合而答之一聞讒譖之言則緘默而退不敢身直其事施施固位而不顧時事之日非庸臣誤國千古如斯矣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賦也此承上文言聽言答而譖言退者彼亦有所不得已也不揣摩而直言王之所謂不能言者也言一出口即危其身不直言而揣摩王之所謂能言者也巧言如流其身乃安此其所以莫肯用訊也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賦也于往棘急殆危也言當此忠直獲罪奸諛得意之時而猶欲往仕則甚難而且危何則巧言之人王之所謂可使者也王云可使我亦云不可使則得罪於天子臣亦云可使我亦云可使則朋友之離居者又怨之不能直言是無術以自免也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

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賦也爾謂朋友也鼠思猶癙憂也言朋友責諸我不敢辭但既知怨我則宜共出圖君乃謂我遷于王都則曰未有室家憂愁涕泣語皆痛切而究之非實情也如果爲無室之故昔爾出而離居之時誰爲作爾室者耶居則自作之從遷則曰不能是其巧言以欺君者相去亦無幾矣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雨無正爲無臣也當是時王大夫離居不從遷也離居者也三事大夫邦君諸侯在東周者也在東周者發出爲怨而莫肯用訊在西周者乞言無室而實不勸王兩處皆無正人故曰雨無正也然推其無正之故則皆王之怨直言而惡巧言有以致之乃知戎成饑成由降自天皆由於人成亂者臣也啓亂者用臣者也然則人君之好惡可不慎哉

節南山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二十六句

御纂詩義折中卷之十三

小旻之什二之五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

賦也敷布也猶謀也回邪遹辟沮止邛病也言旻天之疾威遍布于下土故下土之人謀猶邪辟而無所底止也大人之謀多不臧亦有臧者乃臧者不從而不臧者反用焉我從旁而觀之益病謀而[illegible]愈病矣

潝潝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賦也潝潝相和也訿訿相詆也具俱底至也言小人羣謀以相和從其潝潝然和者黨同而無公是也其訿訿然詆者伐異而無公非也[illegible]亦可哀矣雖其無是非而有同異故謀之是者與已不同則俱違之非者與已不異則俱依焉我從旁而觀之其謀不知何所至也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

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賦也集成也朱子曰卜筮數則瀆龜亦厭之故不復告以吉凶謀夫多則是非相奪而莫適所從發所謀終亦不成盈發言盈庭各是其是無肯任其責而決之者猶不行不邁而坐謀所適謀之雖審究何得於道路哉

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賦也程法也經常也潰遂也言謀之所以固違者也為謀之人不考古人之成法以為程式不探天下之大勢計其經常上之人惟淺近之言是聽下之人惟淺近之言是爭是以謀夫愈多而愈不集也朱子曰古聖賢穿而與行道之人謀之人人得為異能有成也哉今按曰謀之遠者似迂闊而難行謀之近者似便捷而易用不知近者雖有小功而其害徒至遠者雖無近功而可以終身無害苟非明智之人惡能審擇而決所從哉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

賦也止定也膴大也艾與乂同治也哲謀聖肅洪範五事之德也言謀猶如此是在位者無可與言矣然國於天地必有與立今雖搖蕩而有聖者焉不聖者否也大小蒸民必有如今雖獨傲而有哲謀者焉有肅乂者焉是在下者未嘗無善人也但當此旻天疾威小人盈庭之日將挺身而與爭則必至得禍而其人敗矣將隨聲而附和則喪其所守而其人愈敗矣如彼泉流淪胥而不可止也君子欲保全善類故勸其無淪胥以敗而思所以自處也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比也賦也徒搏曰暴徒涉曰馮此言君子自處之道也不敢暴虎不與爭而攖其怒也不敢馮河不附和而蹈其危也既不激而不隨惟有守道以俟時耳此事與禍可必有一是既知其一不必更知其他矣然當此大人發病之日雖守身謹畏一言必

民我戎旧敬貌顛持苟非道者所不敢近如臨深
淵慎其所行而崩也即是道者亦必謹而行之如履
薄冰常恐其向蹶也易曰需於泥災在外也自我
致寇敬慎不敗也言涉亂世之末流如需於泥致
寇敬之斯不淪胥以敗矣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小旻憂世也亂謀陷于秦之數君子小人常
並生者也取舍有定則君子在上是非不明
則君子在下君子既在下矣而猶獲其謀猷
以與在下之小人爭必不勝也有所借以敗
耳故有心斯世者不敢輕犯患之事而守
道以全身其全身也非爲身也自全其身其
相與有以全吾類之身則吾之碩果不食即
長□拔茅束征全其身正所以全天下也臨
深履薄猶徒然耳然此亦視其時與位焉小
□之詩人□則曰我視謀猶伊得則曰我視謀
猶是乃局外旁觀之人故可守道以俟時若
其視爲其謀在發言盈庭之列自當□執其

咎而以敬慎以免爲則又非君子之所爲
也之緊人家國而敬慎自全者無以小旻爲
日實可也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
有懷二人

興也宛小貌翰羽戾至也明發謂將旦也二人謂父
母也此孝子戒勉其兄弟也言鳴鳩雖小猶飛可
以至天人以與人爲善猶皆可至於善也是以中心
憂傷念我之不及先人以懷父母生我之恩欲奮
勉以副親志也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
天命不又

賦也齊肅也聖睿也克勝也富猶甚也又復
也此消戒父母之戒兄弟也言人能齊肅其外睿
思於內則臨在含雖飲酒而溫恭以自持不至
酒困彼昏昧而不知者困既不能自持以致日醉
而日甚則必至不齊而德喪矣故願兄弟之戒之
也各敬爾儀天命之外以養其中與之道者定而命

亦不然明矣其災在天命不可以又遂也左傳曰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於是有動作威儀
之節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
此之謂也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興也中原原中也菽大豆也螟蛉桑蟲也蜾蠃土蜂
也土蜂取桑蟲而負之七日而化爲其子式用穀

善也似嗣也言求子曰中原有菽則庶民采之矣以興善道
人皆可行也螟蛉有子則蜾蠃負之矣以興不似
者可教而似也教誨爾子則用善道以似之可也
教之以不善猶善其身又當教其子使爲善也何
惜日見弟各從之技也子者身之枝也各從其儀
以善其身所以繼先人也教子式穀以繼其身亦
所以繼先人也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興也題視也脊令飛則鳴行則搖人之匪懈不已

者以之邁征皆往也忝辱也言視彼脊令且飛且鳴勤
勞如此我與兄弟豈可自暇逸乎況我之日既邁
矣月之日亦征矣逝者如斯老將至矣而德業不
進父母之生我何爲乎故願彼此各勉早作遲寐
寧日之方以我所教子勞乎可以不辱其所生
也夙方明日日夜而行而不忘警如脊令飛
且鳴矣此之謂也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塡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比而興也桑扈食肉之鳥交交往來之貌塡與瘨
同病也岸與犴通鄉亭之獄也桑扈承粟非所食
而食之喻民貧也寡獄非所得而繫之喻
爲也民貧易於爲非刑罰易於傷禁關所以敕身
而不辱其親者宜更加謹矣故握粟出卜問何時
而能免憂之禍也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賦也詳言求穀之道也溫溫和柔以敬人也如集

于木□□□□□□惴惴小心以敬已也如臨
于谷□□□□□□□戰戰兢兢以敬事也如履
薄冰□□□□□□□此各敬儀之實功以此
自□則能□□□此教子則能似矣必如此而後
無忝所生□□二人不虛也

小宛六章章六句

小宛孝子□志也□人子者以父母之心為
心父母之心惟望子之保身惟望子之免禍
兄弟皆親之子也兄弟之子親子之子也皆

親之所懷也人子□□則必懷親之所懷故
自敬其身勸兄弟各敬其身勸兄弟各敎其
子以修身一家之人皆修身以免禍而後親
心乃□□一有不謹則天命不又而忝所生矣
日夜戰兢有以也樂正子春曰一舉足而不
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
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
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
身不辱其親可謂孝矣詩人其知之矣

弁彼鸒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
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興也弁飛拊翼貌鸒雅烏孝烏也斯語辭提提羣飛
貌此幽王之太子被廢而作此詩也言鸒歸飛而
提提者□其母也民皆有親故莫不穀而我獨得
罪於父母見害於天也我何為而害于天實不知
我罪之所在則雖憂而末如之何矣蓋自怨已之
有罪而不如非自以為無罪而怨父母也

踧踧周道鞫為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

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

比也踧踧平坦貌周道大路也鞫窒也路不行則
草塞之矣言父子相親人之大倫猶周道也今遺
棄□則是周道不行而茂草塞之矣遺人倫之大
變是以心傷如擣假寐永歎未老而用老不病而
如病也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
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賦也桑梓二木名父母所植也屬連也毛膚也離

離也夏褒也言桑梓父母所植猶必恭敬况父母乎所瞻仰者惟父所依戀者惟母而卒不我愛豈我獨非父母之所生乎不然則生我之日辰有不善乎小弁泣而不得所謂不知我罪之伊何也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興也菀茂也嘒嘒聲相續也漼深也淠淠衆也言柳茂而蟬鳴焉已獨失其庇蔭而哀號無所也淵深而萑葦焉已獨離其故土而結根無地也譬之

舟隨水流不知所至矣蓋是時太子已奔申而王怒未息故前猶假寐而今不遑焉不知流離何所止也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比也伎伎舒而徐也雉鳴曰雊言鹿奔而猶徐戀其麛也以比人皆愛其子也雉朝而鳴雊求其雌也以比人皆愛其妻也而已獨隻身出奔不敢顧其妻子有如壞木不生枝葉其情實可哀矣寧無有知之者乎蓋猶望王之諒之也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興也相視先脫也墐埋也言兔急投人尚有憫其窮蹙而先之者路有死人尚有哀其暴露而埋之者矜其心之不忍也乃君子之秉心一於忍而并不矜憫則已之必逐而且不葬可知矣然無可如何惟有涕泣而已此則所謂無所逃而待烹者也小雅怨悱而不亂小弁有焉

君子信讒如或酬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析薪扡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

賦也惠愛也舒緩究察也掎倚拖之也扡手循之也佗加也此承上文言君子之所以忍者由於信讒言而即行之也君子之所以信讒者由於心不和平不舒緩而徐察之也夫伐木者於其將仆猶未倚斷而用繩拖之析薪者於其開猶不用斧而以手披之蓋少緩須臾則理自可得而了不舒究是以舍有罪而加非罪耳苟平心而徐

弁之詩猶有待行故盍始終有望於王也怨而不
忘蓋孝子之於親當如是也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
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以山之高泉之浚言之所由生也王之左右皆可畏
之人也其高者莫匪山能為陵阻者也其深者
莫匪泉皆能為讒害者也若輕於出言則四垣皆
耳屬故禍生不測已逝其梁發其笱恐王亦受害故願
君子之殘之也逝梁發笱毀已成之功也蓋太子

之並久矣後亦必有所知之人後亦必有所樹之
績此斯事關宗社非爲一己故望勿毀之也當此
之時一身不保猶望上之慎言猶望上之遠危
此則性情之厚而所見有大焉者矣故聖人有取
焉

小弁八章章八句

小弁刺幽王也因王娶於申生太子宜臼後嬖
褒姒生伯服王信褒姒之讒也廢申后太子
宜臼奔申王欲宜臼於申欲殺之申侯不與
故太子作此詩自怨己之有罪而不知何辜
王之聽讒而徐察之也高子曰小弁小人之
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
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
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
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
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曰凱
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
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

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
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
予慎無罪昊天泰憮予慎無辜

此也賢大夫也其讒也大夫傷於讒而作是詩也言
昊天名人之父母何為使無罪之人遭此大亂今
昊天之威怒亦已太甚而予慎審之實無罪辜也
蓋詩人受害而不知所由故呼天而訴之也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

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賦也僭始不信之端也君子指王也遄速沮止祉亦止也此言亂之所生匪降自天也人必先疑也而後讒人之投亂之初生由於不信正人之端已涵含於王心故小人因而讒之王遂信之而亂又生矣若君子聞讒人之言怒而責之聞讒人之言止而拒之則讒止而亂何由生哉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匪其止共維王之邛

賦也要言曰盟按春秋之世人君有與其臣下盟者觀周鄭之交質則王之盟其臣可類推也餤進也止共盡職也言王不信正人而屢與之盟則正人自疑而亂長矣讒賊猶盜也王信盜而愈疑正人則亂暴矣夫盜不可信而王信之者以盜言之孔甘也蓋讒人敢為大言將建大功是以亂殘愈進而其實不能盡職徒為王之病而已矣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

賦而比也奕奕大也秩秩序也猷謀莫定也毚狡也言天下之大功惟君子能建之天下之大謀惟聖人能定之讒人何人而敢為大言彼之居心我揣而知之矣外以甘言欺王實欲於中取利如彼田犬意在獲兔而已非果有所稷生民之至計也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比而興也荏染柔貌蛇蛇安舒也碩大也顏厚不知恥也言讒人之不能盡職王亦宜知之焉讒人

本無才力皆由王寵用之如荏染之柔木乃君子之所樹也彼其言之而往來行之為功為過君子之心能數之也果其數之則知蛇蛇之大言不過自其口出實未嘗行也未嘗行而敢言者彼有利口又有厚顏故巧言欺人靦不知恥耳王乃信之宜其亂如此極也豈異天為之哉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既微且尰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賦也何人斥讒人也水草之交曰麋拳力也骭瘍也

[illegible]爲微脛足爲尰言此讒人何人哉非有名望
也居河之麋卑汚之處也依然無拳無勇非有材武也
乃敢爲人[illegible]以言亂者不過無謀而欲獲利耳其
實不惟[illegible]思得之言既大矣欲而且尰傳勇
伊何言其[illegible]此大任乎且爾之謀將多矣居何之
謀爾徒幾何[illegible]能辦此多事乎情見勢絀不惟無
利且將獲罪既害人而又害己何爲爲此哉

巧言六章章八句

巧言刺讒人也首章疑亂之降自天也次章

推亂之由於讒也三章刺讒人之致亂也四
章刺讒人之貪鄙也五章闡于心之悟欲其
不信讒也所以止亂也六章覺讒人之迷欲
其不敢讒也亦所以止亂也蓋小人不謂於
是非而明以告忠告而善道之使知[illegible]讒
之無益而有害則讒人止而亂亦止矣易小
畜之[illegible]曰復自道與小人而遂之也[illegible]文
日夫妻反目忿小人而與爭也而交[illegible]有孚
[illegible]節當以其誠化小人使爲我用也[illegible]者

止於潔身懲爭者適以賈禍惟化小人而用
之乃可以易亂而爲治此聖人所以天下之
大權詩人其知之矣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
維暴之云

賦也何人不知其爲人也艱險也我蘇公也暴暴
公也皆[illegible]也蘇公諸蘇公蘇公知之而不
欲斥言之故但指其從者言彼何人哉其心甚險
胡爲過我梁而不入我門問其所從乃暴公也則暴
公之爲人可知矣

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
今云不我可

賦也二人已與暴公也唁弔失位也言二人同行
本亦相得誰實先之而爲此禍乎今我既被譖而
失位又不入而唁我是必以我爲不可也但思始
者偕與我相好之時未嘗云我不可而今不
可是何故哉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

[illegible]大

賦也梁魚梁也梁在門外陳則門內矣逝梁猶曰

過往[illegible]門[illegible]到是來窺何也乃明其聲而又不見其

身行蹤[illegible]如此蓋以人情[illegible]於不測也而人

不可欺也乎不畏于天乎蓋猶望其愧畏而知止也

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

祇攪我心

賦也飄然而來曰飄風飄風亂也言既不入我門不

見其身則從此不復逝梁可也乃忽然而來有如

飄風不南不北又逝我梁則是祇亂我心使不得

安也胡為乎然哉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

云何其盱

賦也安徐遑暇舍息亟疾盱望也言爾遊梁而不

入門必爾疾行而不暇入也然我聞爾脂爾車矣

爾之徐行尚不暇息爾之疾行豈暇脂車非疾行

而不入見我必疑我之怨爾也不知我不惟不怨

且實望爾爾自當一來云何不來而使我目望

之也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

俾我祇也

賦也還返易平否隔祇安也言我之望爾有故也

爾既諸我又疑我之怨故勞心又起波瀾故望爾

來也往不暇入還猶可入爾還亦不入彼此一見則

知我心平易不汝怨也若還而不入彼此之情隔

而不通則爾心之孔艱我不得而知之矣何不一

來而使我心安也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

以詛爾斯

賦也壎燒土為之篪竹曰篪貫連也之也諒信

也三物犬豕雞也詛盟也言[illegible]而我心安者非

[illegible]一身乃[illegible]也夫我與爾[illegible]猶兄弟也

兄弟[illegible]後[illegible]定故[illegible]與爾同

[illegible]相應如伯氏吹壎仲氏吹篪以和之也況我與

爾素[illegible]如[illegible]貫我之[illegible]信爾無不[illegible]

不知[illegible]出此三物以與爾盟可也蓋君子之心雖

計國家之安危不計一人之恩怨小人如改前非
則君子不念舊惡此心天日可表也

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
以極反側

賦也蜮水蟲能含沙以射人而不見其形也靦面
相見也極窮也古人之心不必盟而亦可信也爲
鬼爲蜮不見其形則心不可知矣既有面目相見
則見人也以人視人既見其形則知其心若其無
窮而不可測故爾雖譖我我不怨也作此好歌

以窮爾反側之情使知詭秘之無用而歸於
平坦正直則其心不艱而國家永無事矣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詩序曰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國家之患莫
大乎小人疑君子之害己而譖之既譖之矣
又疑君子之報復而防之爲君子者又不能
調護暴公以示其無他於是乎傾軋之患熾
世不靖此固小人之奸險亦君子有以激成
之也若蘇公之於暴公既灼見其讒譖之狀
矣而容之以大度予之以誠心欲其釋嫌解
怨以共濟國事可謂得大臣之體矣故聖人
有取焉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

比也萋斐小文之貌也是衆文交錯也貝錦錦文似
貝由萋斐而成錦猶集衆文以成章以比小人羅
取衆事而羅織文致之也如是則可以陷人於大
罪其所爲亦已甚矣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比也哆微張也侈漸大也南箕箕星也舌實似箕也
哆侈而成箕者踵蹤難爲實言以比小人因其小
事而敷揚張大之也如此則其人欲辨而不能其
爲謀亦已巧矣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愼爾言也謂爾不信

賦也緝緝口舌聲翩翩往來貌往來伺揣所由變
反覆傾側也蓋譖人巧言尚宜愼之聽言者有時而
悟則以汝爲不信矣言無實者必敗露也

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賦也捷捷便利也緝緝口舌聲也反覆便利所由譖
傷成貧也言讒譖人人亦讒譖則今之受於汝者
終且遷於汝矣所謂出爾反爾也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賦也譖行而得意則爲驕人矣被譖而得罪則爲
勞人矣驕人得逞乃好好而無憂勞人可憫乃草
草而困憂惡不得鳴而冤不得雪天道不可知矣
故呼蒼天而訴之也輔廣曰視彼驕人處乎有以
抑遏且止之也矜此勞人處乎有以扶持慰安之
也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
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比也章首二句重言行文也投棄畀與也有北寒
涼不毛之地也言下曰請讒人而思所以處之意
欲投畀豺虎使食其肉乃豺虎亦惡其肉而不食
也又欲投畀有北使寒餓以死乃有北又惡其人
而不受也不得已而呼昊天使彼有昊[illegible]天誅[illegible]
既無所逃其誅矣皆深惡而痛絕之詞故曰惡惡

[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有[illegible]詩凡百君子
[illegible]下[illegible]也[illegible]高[illegible]人內[illegible]篇以
[illegible]之道而可
[illegible]以[illegible]人之[illegible]也言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而[illegible]之[illegible]人之可畏而[illegible]

噬侈之端則讒言不興而可免矣豈徒曰投畀
人於有昊也哉
巷伯[illegible]章[illegible]章章[illegible]句一章[illegible]句一章六句
巷伯[illegible]也[illegible]內[illegible]宦官之長也寺
人爲之[illegible]故以[illegible]司[illegible]讒[illegible]其
所以[illegible]也伯之[illegible]大可[illegible]
人[illegible]人[illegible]有[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下[illegible]
集[illegible]有可集[illegible]

箋指小事以成大然先有可指之實也毛傳
曰斯人自謂遐遯之不審是也遐遯不審皆
由於不敬自謂人讒已是而不諱於微自恃
此心無他而不避其似小人執其微與似者
以譖之則無以自解矣故自傷而作此詩欲
君子敬而聽之正欲君子聽而敬之也聽而
敬之謹小慎微別嫌明疑則讒言無由生矣
故敬者止讒之道也沔水之詩曰我友敬矣
讒言其興此之謂也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
女轉棄予

興也習習頻也谷風山風也山風頻來惟由谿之
而能聚風之聚而布其澤故風與雨常相須也以
興人與友久相處也乃我與爾不然將恐將懼之
時人不汝助惟予與汝將安將樂之時而汝轉棄
予友朋之義安在乎

習習谷風維風及頹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
棄予如遺

興也頹風自上而下曰頹言谷風無雨則自上而下
者耳頹風有已不能育物也以興人無朋友則不
能成德也寘於懷者患之久而益親也棄如遺者
棄之久而忘之也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
思我小怨

興也若有雨則風亦故上而不下惟在山巔而已
由高風烈不能育物而反害之故草木不生以興
人之無高行暴則朋友反被其害也故害於我不

止棄之而已且忘我恐懼相與之大德思我安樂
以後之小怨勢必乎交相害而後已友道乎此亦
可悲矣君子人際困急則相求緩則相棄恩厚不知
怨小必記與小人之交也

谷風三章章六句

谷風友道衰也夫貧賤患難之交至富貴而
忘之者非盡人之無良其勢然也當其窮
困卑而位名微故人小有所施即感激以
為人終或負曰以責之貧愛而不敢怨也及

乎亡之則人從而厭物輕同所謂人欲今以
爲子者矣彼故人者貪於其倚恃而倍傷之
傷于之故不能受而怨焉德愈久而愈淡怨
日積而日深因終嗟未識見故耳故君子之
於友也其不忘苗不忘貧賤不忘患難不忘
危難人倫常在而小怨自釋矣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比也蓼蓼長大貌莪美菜也蒿菜也始生爲莪長大爲蒿莪猶可食蒿則無用以比父母生子以爲美材

乎長大而乃無用也劬勞也自傷已非美材不能養親因追念父母之生已勤勞備至而不得其報爲可哀之甚也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比也蔚牡蒿也蔚猶有子然乃無有更不如蒿矣劬勞者亦有已瘁則勞而至於病也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比也缾小罍大皆酒器罄盡鮮寡恤憂靡無也朱子曰言缾罄由罍資猶父母與子相依爲命也缾罄罍恥猶父母不得其所乃子之責所以窮獨之民生不如死也蓋無父則無所怙無母則無所恃是以出則中心銜恤入則如無所歸也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賦也生者本其氣也鞠者成其形也拊撫也畜之也畜者養之也長者謂長其身育者養其性情見大則回顧之見出則追復之父母出入則必

懷抱其子也罔無也極窮也朱子曰言父母之恩如此欲報之以德而其恩之大如天無窮不知所以爲報也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興也烈烈由崇高也發發風疾起也穀善也南山者風之所從生也人莫不生於父母我獨何爲而遭此害哉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興也律律與烈烈同弗弗與發發同南山者風之所披拂也

人莫不養其父母我獨何爲而不能終哉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蓼莪孝子思養親也朱善曰陟岵鴇羽思念於役而傷存之日蓼莪之詩感傷於父母既没之後故其傷存與殁於今日猶有來日之可望者若父母既殁則罔極之恩不可得而報矣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在終天之痛何時可已哉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

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潸焉出涕

賦也饛滿簋貌飧熟食也鄭氏曰飧者客始至主人所致之禮也捄長貌棘匕以棘爲匕所以升鼎實也砥礪石平也矢言直也君子有位者小人下民也睠潸涕貌○言周之盛時諸侯大夫朝貢往來所至之處饔飧豐盛道路修整故君子履之以爲安小人視之以爲榮今乃睠言顧之而潸焉出涕者以周道猶是而周政之盛非復前時矣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賦也小東大東東方小大之國也杼持緯者也柚受經者也佻佻輕薄不勝勞之貌公子貴族也言顧周道而出涕者傷歎之者也東方小大之國困於重斂杼柚其空矣富室皆貧而葛屨可以履霜貴族失位而公子至於徒行往來若此如是故心病而涕出也

有冽氿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比也冽寒也泉側出曰氿穫刈也契契憂苦貌憚勞也薪乾而後可供爨以寒泉則濕而不可爨矣以比民養而後可用困以虐政則勞而不能勝矣故契契寤歎哀東國之勞人而冀其息也徐光啓曰比喻穫之薪供億之困皆勞也不竭人力不盡人財曰息也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賦也東人諸侯之人也職專主也來慰也西人從

主者也百僚故曰西人也舟人爲西人操舟者也私人爲西人服役者也言東人供億專主勞苦不得歸休而西人復出而徵求焉職勞者爲饑餒當徵求者衣采衣服已彌目而傷心矣乎於舟人衣裘是貧者皆富也私人試官是賤者皆貴也蓋征斂之使四出則止供之所人自數官吏之使漁無窮舟人私人曷不富貴百姓之凋敝可知矣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

賦也鞙鞙長貌璲瑞玉也漢天河也監視也跂隅貌織女星名三星隅置如跂也襄駕次也人有十二次經星一晝夜左旋一周終日之間自卯至酉七次故曰七襄也言東人或饋之以酒而西人不以爲漿或贈之以鞙然之佩而西人不以爲長則東人之力竭矣但望天助之而已維天有漢監之有光但視天河以爲酒庶可以供西人之飲也織女跂然終日七襄則請舉女使爲佩庶可以滿西人之欲也蓋無聊之極思也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

賦也報者也章幅也凡織成幅者皆有名目故曰報章睆明明之貌牽牛星名與織女隔河而相望服駕也啓明長庚皆金星也先日而出故謂啓明後日而入故謂長庚天畢畢星也祭器有畢所以助載鼎實者畢星似之故名畢也言徵求供億之勞天亦不能助也織女有織名而已未嘗成報章也牽牛有牛名而已不可服車箱也東有啓明不

助東作西有長庚不助西成有捄天畢但佈於星之行列而已尚不若有捄棘棘可以升肉也則是東人之困天亦無如何也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賦也箕斗二星名箕見於南斗常在北翕引也箕四星二爲踵二爲舌斗七星四星方象斗三星長似柄也此言天不惟不能助也亦有取斂之象焉維南有箕因不可以簸揚糠粃維北有斗因不可

以挹取酒漿乃負其翕引其舌若有所吞噬斗轉西揭其柄若有所挹取於東也則天亦似助西人為虐矣蓋久困於斗量貨斂之苦故見其似者而仰嗟傷爲亦愁怨之至矣

大東七章章八句

詩序曰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也然平王東遷之初西周之府藏皆失東都之百費祭興不得不有所取於諸侯觀春秋初年天王來求車求賻求金者相屬也一國如此四國可知矣既已多所徵求而所遣之使不恤民艱目於中取利故西人皆富而東人皆貧觀詩中所詠無以俟生凡是其上苟非文武之遺澤論在不能以立國矣夫國以民爲本衣食爲用其末也政以人爲實法制禁令皆文也以衣食器用之故而至於困民又不能用人使借法令以營私所謂本實先撥者也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賦也徂往也此大夫行役而遭亂也言四月初夏而我已啓行六月盛暑而我猶徂往煩憂熱不勝其苦故呼先祖而訴之言先祖我之自出非他人也寧不恤予而忍使予此極乎無所歸咎之辭也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爰其適歸

賦也淒淒涼也卉草腓病瘼病也言征行不已時物遷變未幾而秋日淒涼可以歸矣乃亂離病民如百卉之俱腓則道路梗塞未知何所適而可以歸也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賦也言秋日不歸則浮於冬矣冬日栗烈又加之以飄風則更甚於秋日之淒涼乃民皆大此室處各遂其生而我獨[illegible]於道路間不知何爲而罹此害也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爲殘賊莫知其尤

賦也廢變也言前者百卉其腓今則山有嘉卉蓋自冬而春也山尚有嘉卉則朝宜有正人乃在位

者皆從而爲殘忍賊害不惟不拔我而反殘傷之
則不知是誰之過也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興也斯名也言視彼泉水時清時濁不常濁也而我則日日遇讒賊以遇殘賊日日構禍如泉之常濁而不清也大夫不歸而構禍構禍則愈不能歸不能歸而見王何由而能穀乎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興也言不能歸則終於行漢彼滔滔之江漢爲南

國之紀綱則我亦經營四方爲諸侯之紀綱可也乃盡瘁以仕而王不我有則紀綱之功不成矣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

興也言既不能歸又不可仕則惟有去而已頑亂雖皆是也殘賊皆是也大壞之人無可託足之所必如鳥之戾天魚之潛淵乃可也而我匪鶉鳶又匪鱣鮪則未如之何矣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興也杞枸檵桋赤楝皆非美材也言仕又不可逃又不能則此身之存亡不可知矣夫山猶有蕨薇隰猶有杞桋天地之恩細草散木皆荷生成以與朝廷用人罪不材者亦當矜全之也不得已而作歌以[illegible]王之哀之而我有庶乎猶可以生也

四月八章章四句

四月告哀也大夫行役經時歷歲可謂久矣自鎬[illegible]至於江漢可謂遠矣既遭亂離又遭殘賊可謂窮矣觀其欲歸不得欲仕不可欲逃不能此宜有忿激怨懟之辭乃不惜不怨而已且盡瘁以供職拊誠以告哀雖見[illegible]放逐而繫心王室不忘欲返此亦仁人君子之用心也

小旻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御纂詩義折中卷之十四

北山之什二之六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賦也偕偕强壯貌士子詩人自謂也陟山采杞望父母也偕偕從事不得養父母也以王事靡盬之故不得養其父母而且使父母思己故曰憂我父母也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賦也溥遍也率循濵厓也言父母己所獨也王事人所同也天下莫非王土率土莫非王臣皆宜從事而我獨任勞是大夫之與政有不均也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賦也彭彭行有不息也傍傍勞而不已也嘉鮮皆善也將壯也言車馬馳驅而不已者謂我未老而方壯膂力正强可以經營四方也此獨賢之故也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

賦也燕燕安閒貌瘁病也或安居於家或盡瘁於國或偃息於牀或奔走於道則苦樂大相懸矣此不均之實也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

賦也叫號召也慘慘憂苦貌或耳不聞徵發之聲或面有憂苦之狀或退食從容而俯仰作態或經理煩劇而倉卒失容極言不均之實也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

賦也言不止勞逸不均而已或湛樂飲酒則是既已逸矣且深知逸之無妨故愈耽於逸也或慘慘畏咎則是勞無功矣且恐因勞而得過反不如不勞也或出入風議則已不任勞而反持勞者之短長或靡事不為則是勤勞王事之外又畏風議者之口而周旋彌縫之也此其不均之大者而不敢詳言之矣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北山刺時也夫君子之仕也固宜宣勞非求

逸也王事靡盬而膂力方剛已欲求逸誰當任勞其勞可也勞而不均不可也止於勞逸不均猶可也使勞者受逸者之害不可也自古寵嬖多事之秋君子竭力致身以勞於外而一二得志之小人居息偃仰出入風議始則媒孽而亂其謀終則阻格而制其命於是乎賢勞之人功無可成而罪且不免北山之詩人致怨於大夫有以也誰秉國鈞必有任其責者矣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疷兮

興也將送也疷當作痻昏也此戒多憂之累心也言無隨大車而行無益於車而止自塵也無逐百憂而思無損於憂而止自昏也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於熲

興也冥冥昏之甚也熲與炯同小明也將車久則塵愈多故所見者目前之物而已數步之外則冥冥而無所覩也思憂多則昏愈甚故所明者所憂之事而已此事之外則茫然而無所知也心憂則昏所以爲明者不出於所明之外是明者小而昏者大也

無將大車維塵雝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

興也雝塞也塵多之甚則氣閉而不通也重平聲言重昏也熲者昏於大而明於小於所明而又三思焉則私意起而轉惑并其熲者亦昏矣故曰重也祇曰重者言適以重其昏而於所憂之事則亦不能有所轉移也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戒迷也人生之憂不可勝述也天運之循環禍福之倚伏如大車之輪轉非人力所能爲逐事而思之機愈深智愈巧而禍愈甚故詩人戒以無思也夫無思者非無所用其心也不思利害而思可否不思趨避而思修爲則理得心安而憂自解矣咸之九四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戒思憂也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吉

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賦也艽野地名二月周正建丑之月也毒害也共人僚友之處者即後所謂靖共者也罪法罟網也大人因於行役而作此詩言上天照臨下土人之賢否皆宜察之我為人所告而出征至於艽野可謂遠矣二月之初已罹於寒又由寒以至於暑可謂久矣遠行久役艱阻備嘗共人之害我亦大苦矣因思我之僚友意欲援我使歸故感激而至於

涕零然我豈不懷歸哉畏此法網之密恐歸而又獲戾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睠睠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賦也除歲除也周之二月歲除之時也庶多也睠睠勤厚之意譴責也言昔以歲莫往今未知何時還而歲又莫矣且身獨而事多又恐所理不暇是以睠顧共人思與同事而畏害我者之譴怒未息是以不敢遽歸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賦也奧與燠同歲除之時民皆燠處也蹙急也采蕭萩蕭也穫菽聚糧也言昔以歲莫往今復歲莫而無由得還者以政事愈急而我愈不暇故采蕭穫菽以為度歲之計其苦無時已矣然不敢怨人也此皆我不聽正直之故因而益念共人至於東

裝啟行然終於不歸者畏害我之人反覆無常雖與之釋怨而終不可信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賦也君子謂共人也恒常也靖者盡心共者盡職也神之敬之也聽之從之也式用穀善以與也言我不能歸矣故贈友以言也嗟爾君子無以安處為常當思患而預防之內盡其心外盡其職且擇正直之人相與敬之如神明惟其言之是聽則朋

女皆用善道以與汝庶乎可以免禍矣若深悔已之前與小人而不聽正言故願共人之無常寢徹也

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賦也息心安也言不止身不可安處心亦不可安息也好愛之也言不止其身相與且其心好之也如此則式穀以女不止免禍且可得福矣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小明勸掖友也大夫與正人兼與小人故受小人之害而至於遠行不還因勸所與之正人當專心從君子無復與小人爲緣也此雖一時憤激之言然果能靖共爾位而好是正直則所以免禍求福之道莫有外於此矣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可也

鼓鍾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賦也鼓擊也將將聲大也湯湯水盛也言鬬鼓鍾於淮水之上不樂而憂且傷者有懷於古而傷今之不然也淑人君子以善養人之君子也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是故教人以善則民從威人以兵則民勞從則聞音而生樂勞則聞樂而生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然則詩之允懷淑人其故可想矣

鼓鍾喈喈淮水湝湝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賦也喈喈聲和也湝湝流長也悲則更甚於傷矣回邪也懷古人之不回則今人之回可知也

鼓鍾伐鼛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賦也鼛役鼓也周禮以鼛鼓鼓役事是也水中之地曰洲言鼓鍾而又伐鼛是流連而又興作民力竭矣故傷淮水之涸而洲見也妯動也悲而日竭則心動矣猶似也言古人之德殊不似今人也蓋至此始發露憂心之故矣

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賦也欽欽管竹也琴瑟堂上之樂也笙磬堂下之樂也雅南樂章儀禮工歌三笙入三閒歌三皆雅也工關雎笙鵲巢工葛覃笙采蘩工卷耳笙采

蘋皆角也籥舞器也僭差也言樂聲舞容皆不僭而傷悲且媮者其樂是而其人非也故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此可以知禮樂之本矣

鼓鍾四章章五句

鼓鍾傷時也序曰刺幽王也考之載籍無幽王東巡之事韓詩謂昭王時作而亦無確據史稱穆有塗山之會塗山在淮南又王西巡歸伐徐徐與淮近竹書王三十七年大起九

師東至於江遂伐越既由江至越則淮之旁北履經之矣傳曰穆王巡行天下皆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鼓鍾之作與祈招同旨其爲穆王時詩無疑也淑人君子懷允不忘有以也懷其舊德而不勞民之力也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蓺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爲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賦也楚楚盛密貌茨蒺藜也抽除也我主祭者自謂也與與翼翼皆蕃盛貌積粟曰庾十萬曰億妥安坐也禮曰詔妥尸是也侑勸食也介助景明也言蒔除茨棘以爲田畝自昔先人何爲如此乎蓋將使我於此蓺黍稷也我黍我稷我所蓺也我倉我庾我黍稷之積也國非無良費也以爲人之爲之不如我所自爲之誠也於是酒食享祀妥侑介福皆以我之黍稷爲之盡力田以致養乃祭祀之

本也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賦也濟濟蹌蹌敬之容也禮曰大夫濟濟士蹌蹌是也絜與潔通在滌也蓺黍稷滌牛羊粢盛犧牲備而後行烝嘗重之也剝攘其皮亨煑其肉肆陳其骨將奉而進之也或言或者各司其事

非一人也祊廟門內也祭祊求神也祀事與祊並
來者也腬嘗求諸陰燔燎求諸陽直祭祝于主索
祭祀于祊也皇君臨之也神保保先祖以來者護
從之屬也求神而神來乃孝孫之慶故神報以福
併報以壽也此初獻之事也

執爨踖踖為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為豆孔庶為賓為客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賦也爨竈也踖踖敬而敏也孔碩牲體大也言為

熟也燔燒肉炙炙肝言從獻也禮云主人獻尸賓
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是也莫莫敬而
靜也凡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內外之官也
豆所以盛菹者君婦所為也孔庶多也二者皆具
言備物也賓客四方來助祭者賓長為賓眾賓為
客也獻酬乃飲也主人酳尸主婦亞獻賓三獻畢
主人遂酌以獻賓而賓酬之也交錯旅酬也眾賓
與兄弟皆遍也卒盡也言其禮儀盡合法度而笑
語盡得宜也古者於旅也語故有笑語也格至也

前言饗者初求而饗其祀今言格者親至酬獻之
地而報以萬壽若與之相酬酢也此亞獻終獻之
事也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賦也熯勞也幾期式法也齊整肅也稷敏給也匡
正敕戒也言卜人甚勞而行禮莫愆故神使工祝
徂告孝孫而賚予之也苾芬孝祀言祭祀馨香牛

羊肥腯也神嗜爾飲食之豐潔故予爾以諸福之
物如期有來如法而具也踖踖莫莫既齊也孔碩
孔庶既稷也禮儀卒度既匡也笑語卒獲既敕也
神悅爾禮容之莊敬故錫爾以眾善之極億萬無
年永永無已也朱子曰各隨其事而報之以其類
是也此言獻畢受報之事也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賦也既備體成也既戒衆止也徂位阼階下西面
之位也致告告利成也神無形而言其醉者誠敬
之至如見之也尸稱皇尸尊之也神依於尸神醉故
尸起也鼓鐘奏大肆夏也送尸而先祖歸故神保
亦歸矣[illegible]同聲今同歸也廢去也朱子曰不遲者
以久為敬亦不留神惠之意也鄭康成曰祭畢既
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
肉是也燕而言私者非鄉服之謂也祭重公義雖
諸父亦在臣子之列燕伸私恩故天子諸侯皆會

諸父而與兄弟燕也此送神之事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
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
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賦也祭畢而燕於寢故廟中之樂皆入奏於寢也
綏安也[illegible]之士也祭而受福今餘也燕而人備
因神言而又降之福故曰以綏後祿也爾殽衎所
徹之肴也記曰因其酒食聚其宗族以敦其睦是
也莫怨具慶所謂視說者諸父兄弟不怨也小大
稽首[illegible]致也言神既醉飽而使君壽考矣人
之意亦與神同也孔惠孔時言此祭甚順於理甚
得其時也[illegible]其意而廣之使天下之事無不
順理而得時也又欲子子孫孫勿廢祭事且引而
伸之不以不舉也以祭祀之道通之天下而埀於
萬年所以為達孝也此言燕私之事而以孔惠孔
時四語總結之也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楚茨天子祭祀之禮也古者天子為籍千畝

冕而朱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
敬之至也周禮充人掌[illegible]祭祀之牲[illegible]於牢
[illegible]又夫人以[illegible]尸與人[illegible]
[illegible]以奏九夏肆夏其[illegible]也記曰先王
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敬長
[illegible]楚茨之義備矣黍稷[illegible]
[illegible]羔羊[illegible]尸稱
皇[illegible]之其為天子之禮無疑又先祖
孝孫所以序昭穆也執爨為俎序賓以賢

也若諸宰助內以備物也為賓為客侑德
而序齒也獻酬交錯以逮賤也父兄燕私以
養老也小大成在以慈幼也正君臣親父子
明夫婦貴貴而賢賢老老而幼幼先王所以
治天下之道如是而詳矣君子是以知祭之
為義大也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賦也信與伸通山之引伸綿亘者也甸治也維禹

甸之修水道也禹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
川畎澮達於川則溝洫修而川麓綿亘皆可樹蓺
矣由是以封建諸侯而原隰墾闢曾孫得以田之
也既守其疆益修禹功疆以定其經界理以達其
遂溝而畎畝之縱橫物土之宜而布之矣劉炫曰
其遂東入於溝則其畝南矣其遂南入於溝則其
畝東矣此井田之法也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霡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賦也同雲雲色同也雰雰猶紛紛也霡霂小雨也
優渥霑足皆饒洽之意陸佃曰盛冬之冬必有積
雪而其春必有小雨故是詩兩言小雪言盛也然
雪欲其積又欲其渥浸之周故繼之曰優渥雨欲
其小又欲其霑潤之道故繼之曰霑足如此則雨
雪得宜而百穀生矣朱公遷曰用之治名禹之功
設之生者天所賜詩述之不忘本也

疆埸翼翼黍稷彧彧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

賦也埸田畔也翼翼整飭貌彧彧茂盛也畀與也
此承上文而言也南東其畝則疆埸翼翼矣生我
百穀則黍稷彧彧矣凡此國中之田皆曾孫之穡
故收其所入以為酒食而妥侑尸賓獻醻賓客庶
神降爾以壽考之福也

中田有廬疆埸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

賦也中田公田也八家同井其中為公田內以二
十畝分八家為廬舍也稽下有側田畔有種瓜其

一畝半爲田瓜瓠果蓏植於疆埸是也瓜成而剝
削之以爲菹也夫祭祀之菹多矣水草之菹陸
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
而獨自取於中田之瓜者廬舍疆埸皆皇祖所締
造瓜瓠剝菹乃孝孫所經營是以神悅而天降之
也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毛
取其血膋
賦也清酒鬱鬯之屬也騂赤色周所尚也鸞刀刀

有鈴也膋脂膏也此正言其祭也祭以鬱酒灌地
也求神於陰也從以騂牡迎牲也執鸞刀貴其義
也啓而後殺也啓毛告純也取血告殺也取膋
升臭也合之黍稷實之於蕭而燔之求神於陽也
此祭事以前之事也記云祭之日君牽牲卿大夫
序從入廟門麗於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
以封取膟膋此諸侯之祭禮也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

賦也烝進也享獻也苾芬香也言爲熟也祀事爲
熟以後之事也何楷曰楚茨詳於後而略於前自
祭時以前但以祀事孔明一語槩之信南山詳於
前而略於後自既熟以後亦以祀事孔明一語槩
之是也前言畀尸賓以介壽獻皇祖以受祜皆擬
議之詞至此則先祖果來而報之以福壽也言皇
祖言皇考又言先祖皆祭也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信南山諸侯祭祀之禮也左傳曰民神之主

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
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
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
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
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
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
無讒慝也信南山之義猶是也疆理田畝先
成民也雨雪生穀所謂三時不害而民和年
豐也祭以清酒力穡之所得也所謂有嘉德

而祭之也其從以享祀畜牧之所得也所以
民力[illegible]行也疆場瓜菹[illegible]在
之時[illegible]利有茅[illegible]也芬芬然
言所用[illegible]也得天之所以地之利
盡人之力而有之者致力於民者勤而後致
報於[illegible]者備致於神者愈備則所以致力
於民者愈不得不勤矣君子是以知祭之爲
義大也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

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賦也倬明貌甫大也十千計公田也一成十里以
萬畝爲公田一同百里以萬夫爲公田皆十千之
數也我田上也陳舊粟也農人私百畝以養公田
者也介大也止息也烝進也士俊民也言此開闢之大
田歲取十千之入非以之自有餘也將積而陳之
取以食農人也農人足食益肆力於南畝故自古
以來常有年也古既如此今亦宜然於是乃公親
往南畝見其耘耔以時而黍稷茂盛攸於廬舍之
旁或所止息之處也士[illegible]而祭之斯方祇所以使
今亦有年也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
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
士女

賦也齊與粢同[illegible]云稷曰明粢是也犧羊純色之
羊也社后土方四方之神[illegible]迎也田祖先嗇也周
禮凡所祈年於田祖則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是
也穀善也此與髦士行之也以其粢盛與其犧牲

祭社方而所祈年以自爲凡以爲農夫也[illegible]粱
雩祭迎田祖以祈甘雨欲大我黍稷使我之士女
有養且樂於爲善也方[illegible]純於地陰祀也故以
爲主所祈[illegible]於大[illegible]祀也故以爲重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
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賦也曾孫田主也[illegible]
人故從其左右之[illegible]
彼速也此既而[illegible]巡省也[illegible]既[illegible]

命後稷以為稼穡于彼田是也婦子出饁餉
於南畝以勞之者其饋也曾孫乃取其左右之
所餽者嘗其旨否所以見上下之相親而且驗
者何也有餘有不足者知其不足又將取陳以食之也
民於是益力於稼禾治竟畝可預卜其善且多焉
其所以曾孫不怒而農夫克敏者皆上之德意有
以感之也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
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
無疆

賦也茨屋茨言密比也梁車梁言穹隆也此納稼
於場之象也坻水中高地京高邱也此積粟於場
之象也箱車箱也求倉求箱者將以大車載黍稷稻
粱而納於曾孫之倉也納於曾孫之倉而以為農
夫之慶者曾孫不自食又將取其陳以食農人也
曾孫勤農積粟皆以為民故農夫飲和食德咸欲
報君其祝君壽之無疆上下相親之至也

甫田四章章十句

甫田勸農也民為邦之本也食民之天也農食
之所從出也故先王之道勸農為先詩之云
者非徒督責之也必有所以養之故取其陳
食我農人養之善道也取其陳者出陳納新
猶紅腐也食我農者用之舒之不責償也歲
取十千有常額也歲豐君取之歲歉君與之
水旱不齊而以食常足故雖歉歲亦如有年
而且為之祈甘雨而且為之省耕耘不時長
畝甘雨時降則歲果常有而陳陳相因矣此

先王之政所以贊天地之化而立蒸民之命
也觀於此也古者士出於農野處而不匿其
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省耕省斂之職
進賢于而與之爵祿則民歆皆庠序公田皆
俾治矣由是祭祀報社以教民以禮樂擊鼓
教民以和不怒克敏教民以敬報祈祝壽教
民以忠先其生養正其德本之以愛敬文
之以禮樂而皆於勸農得之君子是以知兵
稷公劉之遺周也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
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稼也種擇其種也戒修其具也覃利俶始載事庭
直若順也蓋將曰田大而種多故於今歲之冬具
來歲之種戒來歲之事凡既備矣然後事之取其
利耜而始事於南畝既耕而播之其耕之也勁其
種之也時故其生也皆直而大以順曾孫之所欲
此詩爲農夫之詞以頌美其上若以答前篇之意
也

既方既皁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
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方房也孚甲始生也皁將汁未滿也稂莠而
不實者稂似苗莠似苗也蟲食苗心曰螟食葉曰
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穉幼禾也既庭且碩言其
苗也既方既皁言其秀也既堅既好言其實也蓋
私之後百草皆去稂莠似苗猶有存者既實之後
并稂莠亦去之則嘉穀愈茂也然又恐其有螟螣蟊賊
之爲田穉害也此則非人力所能去故望田祖之
神取而付之炎火蓋田祖神農是爲炎帝蓋夏之
時炎帝司令故其祝禱之詞如此此望神爲曾孫
除害而農夫亦享其利也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
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渰也渰水氣也萋萋盛貌祁祁徐也雲欲盛盛則雨
多而徐則入土也公田曾孫之田也井九百畝其
中爲公田借八家之力以耕之故因惟助爲有公
田也穉晚不穫穧束秉把也滯刈之所不及也既無

稂莠又無蟲害則所需者甘雨而已而猶欲其先
公田及私焉其尊君親上之義習以性成也雨暘
時若則有年矣故於其收斂之時或有未穫之穉
禾或有未斂之穧或有遺忘之秉或有滯留之
穗皆留以爲寡婦之利蓋古者鰥寡孤獨待養於
上故留所有以與之所以廣曾孫之仁愛非猥瑣
而棄之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
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賜也曾孫來止者歛也婦子饁來往饁也田畯至
喜言其勤也農功既成則宜報祭而不遑舉也必
待曾孫之來乃祭之欲曾孫主之也望祀各以其
方之色此特以騂黑者蓋以螟螣蟊賊秉畀炎火
故饁南方從色也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故禋北
方其八止也以介景福農夫爲曾孫所福也補廣
曰以其八八當彼南畝所以思上之心也以享以
祀以介景福所以爱上之身也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大田報祀也農夫感上之恩德故於收穫之
後祀神而爲上祈福也歲取十千上不自食
所以食農夫也假彼南畝下不自爲所以順
曾孫也以祈甘雨以穀士女上勤下也雨我
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以社以方農夫之
慶上爲下所也以享以祀以介景福下爲上
報也上下相親至於如此而雨暘有不時若
年穀有不順成者乎至於遺秉滯穗惠及鰥
寡則庶幾哉大同之世矣而欲其先之公也

不必急已利欲其公之人也不必私於己非
后稷公劉之盛德均克臻此君子萬甫田大
田皆相鼓舞詩未嘗不歸美於其際也成
周之世當太和乃宜有乎上下下自有以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
以作六師

賦也此詩以三句爲韻矣與此叶茨與師叶奭與
室叶同與邪叶也洛水名在東都君子至止者謂
會於東都也諸侯皆至則天子之福祿愈多故言

如茨積之衆也韎茅蒐韐韠也茅蒐染韠士大夫
之戎服也奭赤貌有奭者言天子來而有皆戎
服者蓋起六師以從行欲因朝會以講武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琫有珌君子萬年
保其家室

賦也鞞刀下飾琫刀上飾珌玉也鞞琫有珌天子
之刀飾也公劉之詩曰鞞琫容刀是也鞞琫有飾
而言戎服也鞞琫有珌天子亦戎服也家室王室
也天子之講武如此則其志在爲萬年保周王室

同[illegible]諸侯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
保其家邦
賦也[illegible]泱諸侯以福祿崇天子也福祿既同
天子以福祿錫諸侯也邦諸侯之國也天子命武
則諸侯具服而小大相安不惟保王室兼能保為
[illegible]矣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毛瞻彼洛矣諸侯朝天子於東都而頌美之也

朱善曰周人尚文其弊也恐至於弱故周公
戒成王曰詰爾戎兵召公戒康王曰張皇六
師皆欲其振厲奮發以聳為長之觀瞻一回
方之趨向也此詩言天子至洛水之上親御
戎服以起六師修戎備於巡幸之時講武事
於朝會之日據地勢以合人心遵舊典以承
大常使諸侯咸知王靈之赫奕匡國福祿之
所由聚邦家之所由安也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
是以有譽處兮
興也裳裳猶堂堂大盛也湑光潤也鄭康成曰華
裳裳於上喻君也葉湑然於下喻臣也明王賢臣
以德相承而治道興是也之子謂諸侯也心寫悅
而抒也天子過諸侯而心寫者悅其有才德也君
臣相得則[illegible]彰而上下相安是以有譽處也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
章矣是以有慶矣
興也蘇轍曰黃色之正也芸黃之盛也有章有文

也君子之有文燦然如華之黃也宋公遷曰和順
積中英華發外交際之頃不愆於儀而能得君而
獲寵矣此美諸侯之能文也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
六轡沃若
興也或黃或白非一色也沃若柔而潤也言我覯
之子見其乘四駱而六轡沃若所謂有力如虎執
轡如組也或有文章或善射御如[illegible]之或黃而或
白也此美諸侯之能武也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
是以似之
賦也此承上三章而言也至治之世必有文文有
武其在左左之而宜者見其才之無不能也有
右右之有者見其德之無不備也蓋其德之存於中
者無不有見以才之見於外者與德相似而無
差也所以此見有德者必有才而武功仍本於文
德也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詩義折中　卷之十四　完
裳裳者華天子會諸侯於東都而嘉美之也
諸侯之頌天子也專美其能武裳華之美諸
侯也是嘉其有文為天子伸武則足以威服
四方而諸侯亦蒙其休諸侯尚文則承宣德
意而修職而征伐之法雖設而可不用矣
詩不同而義各有當也
北山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三百三十四句

御纂詩義折中卷之十五

桑扈之什二之七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比也交交桑扈往來也鶯文貌桑扈息候而交飛
以比諸侯如期而旅見也桑扈之羽鶯然而有文
以比諸侯之來秩然而有禮也諸侯以禮來朝而
天子燕之與之相樂則君臣各盡其道是以能受
天之福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
比也領頸屏蔽也桑扈之領上承首而下統羽以
比諸侯之長上輔天子而下統列辟也天子以禮
錫之方伯連帥得勸其職故可以為萬邦之屏
蔽也
之屏之翰百辟為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
賦也翰幹也辟士以為法者戢斂難慎那多也
既為之屏以藩其外又為之翰以固其內侯服既
之諸侯皆有之以為法是其德盛有以為眾所宗
且收斂而不敢自肆不以少忽其

受福豈有不多者乎蓋於嘉賓之中而寓儆戒之意也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賦也兕觥爵也觩上曲貌酒能發人之剛故思柔戒酒失也所謂溫克也敖與傲通求與逑通聚也言兕觥之角雖有旨酒乃對之而思柔不敢飲也敬之至也交際之間往來無間皆無傲慢謙之至也謙敬以受天之祐則萬福自來聚矣易曰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此其福也

桑扈四章章四句

桑扈錫諸侯也諸侯來朝天子燕之錫之弓矢。使得方伯。以討列國也。傳曰。饗以訓其儉宴以示慈惠。其飲以行禮。慈惠以布技故饗之儀恭也。立成而不坐。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其儉之至也。觀桑扈之所詠。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則爵盈不飲可知矣。錫之以屏翰戒之以敬難。勉之以匪敖。榮寵之隆。不忘儆戒如此。此則恭儉之實有非徒以其文也受天之祜萬福來求豈虛哉君子是以知禮之為義甚大而詩之爲教至詳也。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比也鴛鴦匹鳥也相偶而飛不相離也人之篤於伉儷者似之畢小網羅大網也君子謂成婚之人也言鴛鴦之飛則畢之羅之以比夫婦之禮當講之行之也君子能篤於夫婦則家道成而子孫繁衍萬斯年福祿常與其德相稱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比也張子曰鴛鴦甚愛止一側戢其左翼以相依於內舒其右翼以防患於外蓋左不用而右便故也君子能篤於夫婦同心合力朝夕相依則德恒而福亦遠宜其存也

乘馬在廄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

賦也乘馬新婦所乘之馬也艾養也春秋書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傳曰反馬也蓋古者婦來留其所乘之馬三月廟見而後反之茲不反故在廄也摧莝草也秣粟也摧之秣之言善養之也愛其人故

養其身也夫婦交敬以相養則上天亦以福祿養之矣

乘馬在廄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賦也[illegible]用馬則秣之[illegible]馬則摧之始秣而繼[illegible]人相安故馬亦安也夫婦靜好以相安則上天亦以福祿安之矣

[illegible]四句

[illegible]大昏也天子當[illegible]大昏禮成而外臣賀之也匹偶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物之原

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是也故婚姻備而後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illegible]子孫[illegible]自一日之[illegible]閒之[illegible]年之[illegible]品最[illegible]君子是以知大昏之重[illegible]關雎[illegible]之化[illegible]由[illegible]也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弈弈既見君子庶幾說懌

[illegible]弁[illegible]之[illegible]生也[illegible]松蘿也君子謂[illegible]人也弈弈憂不止也此兄弟甥舅燕飲之詩[illegible]此頍然而弁者伊何人乎因爾設燕為來此非異人皆兄弟也兄弟至戚如蔦蘿與松柏相依為命[illegible]未見而憂之既見而樂之欲情誼之常相通也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賦而比也期會也怲怲猶耿耿也言此頍然而弁

者將會於何所乎因爾設燕故相約而俱來也兄弟相依如蔦蘿之施於松上庶幾蘿得所而松亦多蔭是彼此俱臧也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賦而比也[illegible]頍弁在首者也兄弟之外又有甥舅亦皆[illegible]久後集則雨雪必大老至則來日無多相見之期未知有幾故今夕俱來而欲君子宴之也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亦言物勝也此與伐木同爲燕兄弟甥舅之詩設則主人速賓此則賓樂主人也主人速賓故曰有旨酒我賓樂主人故曰爾酒既旨也方燕樂而言及死喪者謂切之至也記曰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爲孝年既耆艾雖欲悌誰爲悌故孝有不及悌有不時其是之謂乎霜雪既零爲霰淵謝松柏雖存憔悴無光命及此而所以停睢其兄弟親戚者亦維日不足矣

間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

賦也間關車舝聲舝車軸頭鐵也孌好也逝往括會也此親迎在道而燕於所止宿之處也曰設此間關之舝者爲孌美好之少女欲以車往迎之也在道而如飢渴者匪飢渴也思季女之德音更甚於飢渴也雖道途之間別無親友且當設燕以待之所以將敬且志喜也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

比也依茂也鷮雉也辰時碩大令善也鷮鳥集於平林以比碩女止於道舍也前言其少故曰季此美其碩大故曰碩也前往迎之故望來括今已至止故言來教也碩女初至未必果有所教但見其儀容之都雅即如示我以周行也故設燕以樂之以明好德之無已也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賦也此正言其燕也女指碩女也既行遠道不無飢渴故望其飲食也以言雖無德以與女且爲女歌舞以明吾之好德夫無德而能好德是亦一德也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心寫兮

比也陟登柞櫟湑盛鮮少也登高析薪而得湑葉以比遠道迎婚而得令德也夫令德難得也我覯

爾之來教亦難得之遇也我心喜而思有以寫之是以飲之食之歌之舞之也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

此高山也景行大道也如琴謂六轡調和也此總承上文而言我之往也望德音之來括如仰高山也車之行遠而前則行景行也爾之來也四牡騑騑而轡六轡如琴而調和則是令德來教也以爾之令德如是以我之好德如是乃覯爾而與爲

新婚則生平好德之心於是大慰而受教而仰其德者食不能自已矣

車舝五章章六句

車舝蓋新婚迎婚禮無在道宴燕之文然或親迎於遠程非一日則於所止宿之處而飲食之亦情所必至而禮之所當然也車舝之詩往迎而思其德既之而好其德新婚初覯無一語及於色者其猶有關雎之遺意乎詩焉遂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然則德音心寫豈與新婚云爾此取友求賢皆當如是矣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比也營營往來飛聲青蠅汙穢能變白黑以比讒人往來周旋間耳作聲能亂人之聽也巧言善幻以是爲非能惑人之心也樊藩也止於樊附近寵伺察陰附人也吕祖謙曰比于樊行且至於几席營墻之間矣是也豈明切也弟樂易也君子謂王也讒言可畏惟望豈弟之君子能察其情而不信則彼將止於外而不能入矣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比也棘惡木也多刺止于棘謀作梗也以比讒人能使暴横之人起而爲難也一信其言則其心無已將使天子失禮於諸侯而諸侯起而梗化是構四國使交亂也

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比也榛叢生枝葉密比止于榛葉離朋也以比讒人能使親密之人漸生嫌隙也一信其言則其心

罔極，使天子不信其謀臣，而謀臣由是獲戾，是構我二人使不終也。構，架造也。架空捏造也。二人，信讒與被讒者也。

青蠅三章章四句

青蠅憂讒也。巧言之詩曰：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夫讒言初起，其端甚微，使不信之，則其事止矣。所謂君子如怒，亂庶遄沮也。惟其信之，而使其罔極於是，始而生外難，繼而造內釁，內釁成而外難愈不可息矣。所謂君子信盜，亂是用暴也。欲其不信，惟有豈弟，豈弟則切而明於事，樂易而平其情，實而按之，徐而察之，逐青蠅於樊外，則天下永無事矣。今傳會于向，晉將執戎子駒支，駒支賦青蠅而退，范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豈弟也。君子是以知讒言之害，而豈弟之不可已也。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醻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賦也。初筵，因射而燕也。左右，賓主揖讓也。秩秩，有序也。楚，列貌。殽，豆實也。核，加籩也。旅，陳也。和旨，甘美也。偕，多而齊也。賓主及眾賓皆威儀齊一也。既飲而設鐘鼓，將射改縣也。舉醻，舉所奠之醻爵也。主人以觶酌賓謂之主人醻賓，賓受而奠之，至敬乃舉，是爵而相酬也。逸逸，閑習而安也。大侯，君侯也。抗，張也。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射夫既同，比耦也。獻爾發功，發矢也。發彼有的，中之也。祈，求也。爵，豐上之觶，不中者所飲也。言射而中者非好勝也，蓋所不勝者使飲酒也。此言因射而試者之威儀也。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賦也。籥，籥舞也，文舞也。毛傳曰：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是也。烝，進；衎，樂；烈，功也。洽，合也。百禮，言其備也。言用盛樂備大禮以祭有功之祖也。壬與任通，林，眾；立

之家百禮既備有奔走而任事者有無事而林立
者言助祭者衆也純嘏大福也湛久也三獻既畢
尸與主人以大福使子孫皆長久也子孫獲長久
之福皆喜樂之故各奏其能洗爵以獻尸也仇讀
曰[illegible]室人有室中之事者佐食也子孫獻
後賓[illegible]謂加爵以擧尸也康安也康爵坫上之
爵也有時物也賓既獻後室人皆入又酌康爵以
擧尸選時物以佐飲也此言因祭而飲者之威儀
也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
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
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賦也又言賓之初筵者以明非射非祭燕飲而已
所謂凡此飲酒者也反反內顧也幡幡飛揚也僊
僊輕舉之狀抑抑愼密也怭怭媟嫚也秩常也朱
子曰此言凡飲酒者常始乎治而卒乎亂也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
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既醉而出並受其福

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賦也號呼呶讙也僛僛傾欹邪也郵與尤同過也側
[illegible]也俄傾也[illegible]不止也此極言醉者之狀[illegible]之
也又言[illegible]而醉[illegible]出則賓[illegible]飲酒[illegible]嘉惟
彼此[illegible]是[illegible]也若醉而不出[illegible]
作是[illegible]其[illegible]之[illegible]夫古之人因財因祭飲
酒而[illegible]者能其有令儀耳今失儀而害德若此
是酒不累人人反累酒矣[illegible]也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

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
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賦也監司正史所以佐監也[illegible]人手
之[illegible]在[illegible]史在後是也式發語詞勿戒之
也[illegible]小羊教人[illegible]也[illegible]飲酒之
時有[illegible]者有不[illegible]史糾失儀也醉之隨
能醉者不[illegible]之式勿從謂監史告不醉
者也凡人見醉者多隨其意而謂之是使醉者益
放肆而至於大怠故戒其勿如此也由從也何楷

日不當言者勿與之言不當從者勿與之語醉者
皆責其故無人與之酬答亦將廢然而自止是也
若從醉人之意而言之小則使出童大則使出羖
詩之意謂之獻酬之禮三爵而已玉藻曰君子之
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
三爵而油油以退是也不能飲者三爵之後即有
遺忘况敢又多乎監史若謹守此禮則人無由醉
矣蓋深悔其醉因欲嚴監史之令使凡飲酒者皆
不至於醉也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昔有殷之季
荒腆於酒故寧王酒誥明於沬邦康叔之所
守也武公聰聽祖考之彝訓故痛自改悔賓
筵之詩猶有酒誥之遺意焉夫飲酒之失內
則伐德外則亂於威儀故酒誥言德者八言
威儀者一此詩言德者一言威儀者五詳略
互相發也小宛之詩曰人之齊聖飲酒溫克
彼昏不知一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三
復詩序之訓未使名可以知戒既醉者可以
知悔矣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興也藻水草頒大首貌言魚何在乎在於藻也得
所憑依而又資其養育故其首頒然而大焉王何
在乎在於鎬也據其形勝而又和樂以燕諸侯故
顒然盛大如魚之頒首也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興也頒首與顒然之大也莘尾與顒然之長也許

雖日燕樂而飲酒者四方和平諸侯賓服也飲酒
而樂豈者禮儀既備人情和洽也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興也那安也藻在水內蒲則出在水外矣魚在藻
而又依蒲以依其茂密無網釣之害矣鎬在畿內
諸侯在畿外也王在鎬而燕諸侯則屏藩鞏固無
傾危之患矣蓋承成日天下平安王無四方之虞
故其居處那然安也

魚藻三章章四句

為燕天子燕諸侯也東方諸侯朝於西京見
河山之險固也周之形勝乃知豐鎬形勝猶
爲常王之都而天子又能宣德意以燕飲之
君臣相樂天下又安故頌美之如此也有那
其居以爲宅中制大可也以爲無爲安止亦
可也孔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
衆星共之其是之謂乎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
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

興也菽豆也君子諸侯也路車金路象路也玄袞
元衣而畫以卷龍上公之服也黼如斧形刺之於
裳子男之服也自元袞以及於黼五等之服皆具
也言將采菽豆則先備筐筥以與將朝諸侯則先
備錫予也車馬衣服所予之物雖無又何必問之
也何謂曰諸侯尚未來而王者已預爲之備其愛

觱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
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屆

興也觱沸泉涌貌檻泉正出也芹水草淠淠動而
徐也嘒嘒聲中節也驂駟馬數也王肅曰夏后氏駕兩
謂之麗殷益一騑謂之驂周又益一謂之駟是也
言泉水之涌遠望不見言采其芹則見之矣以興
君子之來遠望不見言觀其旂則知之矣遠望其
旂者迎之於門也諸侯日未出在應門之內是也始
觀其旂之動繼聞其中之鸞聲繼見其馬之數而後
其人至焉言有以久候之也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樂只君子
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賦也赤芾冕服之韠也脛本曰股邪幅偪也所以
纏脛故在股下言芾與幅者芾以謹拜跪偪以利
趨蹌也交交際之禮也紓緩也匪紓不敢舒緩也
天子觀其芾幅見其拜跪趨蹌敬而不怠故喜之
車馬衣服何皆曰向所備者今始予之是也諸侯
受賜其心相樂故言樂只君子也天子命之者不
比予以車服又錫以爵命也福祿申之者命於廟
也許曰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於太廟示不敢專
也豈行於鄉黨天子既命之中又以福祿申重之

也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興也蓬蓬盛貌殿與鎮通安也平平辯治也左右謂近之國也人子猶本也諸侯猶枝也邦國猶葉也言柞之枝盛故其葉亦盛以興諸侯和樂能為天子鎮安其邦家如柞枝之蓬蓬然盛也邦家又安則君臣並受其福故曰攸同也平平左右者諸侯既自治其國又能辯治其連屬之國將來再朝之時當率左右之國使相從以偕來也何楷曰左右率從與翊之詞是也

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興也紼大索也纚維皆繫也葵與揆通膍厚戾止也言楊舟汎流以紼纚之使不行也以興諸侯將去天子必以揆之任使不去也書曰使宅百揆是也留相王室則功業愈崇而福祿愈厚故望其優游而自於是也何楷曰諸侯朝事已畢行當辭

歸□天子欲其少留之意也

采菽五章章八句

采菽天子[illegible]諸侯也當諸侯來朝天子賜之禮之常也玩王之意則有[illegible]於朋來之樂者焉[illegible]

[illegible]

日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觀采菽之所詠君之於臣可謂有禮矣而臣之愛君亦自之焉彼交匪紓忠之至也彼人子之邦邦虞之實也平平左右亦是率從忠之功也[illegible]上下交而志同者乎[illegible]人時皆并人

[illegible]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興也騂騂[illegible]調和貌角弓以角飾弓也翩反貌弓之[illegible]

[illegible]反也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

此也言兄弟相遠人胥然而在位者尤甚蓋上之所為下之所效也爾遠則民亦胥遠矣爾不遠而以身教則民皆效之矣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瘉

此也令者善也綽綽寬裕也瘉病也言兄弟不遠則善遠則不善善則讓不善則爭讓則有餘爾爭則很不足故令者常綽有餘裕而不令者必至

於交瘉也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此也爵官爵也亡失也言兩交爭則民亦將之若在上之兄弟皆有爵者也爵遠有各得一方則民之無良者依此以分黨在兄一方者兄以在弟一方者怨兄在惜之使爭爵也爭而不讓則敗俱傷矣於兄弟之情皆已而相怨者亦決又滿溢而交其小人之怨也

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饇如酌孔取

比也馬之年以齒為驗老馬齒平反類駒也饇飽孔甚也言小人遠間骨肉誣而不實如指老馬以為駒不顧其後之不堪也又如食者但知宜飽而不顧非饇酌者但知孔取而不顧其量之不能受也無信而貪得小人之常也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

比也猱猴也塗泥也徽善猷道屬附也言小人本有讒間而君子不合又授之以隙則是教猱升木而以塗附塗也然小人不足責惟在君子謹其不令

而有善謀則小人亦不相怨而日與之善而交故善惡[illegible]在我而已於人無與也

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

比也瀌瀌盛貌晛日氣也遺與隨同婁屢也曰雨雪盛大當日則消矣以比讒言雖多天生一動則息矣可以舒而不能也此非下之遺有之者也貴在而無目相下各肆而莫肯相遺不遺則日私殖之不下而又長傲其則爭則爭氣日相親之本根亡矣言兄弟之不合者由於此也

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比也甫夷曰□□夷曰□□無良相怨忘自外來
因雨雪也戎曰□□相怨後起亦有雪也若相視
之天性不失則□氣亦可以無有而無如其不能
在一如蠻□一如髦相遠而不相視則負背下遺
而交相為瘉矣我用是憂之而亦末如之何也

角弓八章章四句

角弓刺□□也兄弟不睦小人分黨相怨方
爭必□□□古今來以此存身喪家者□□必

故詩人推其相怨之故以為始於負背下遺
又推其負背之故以為由於如蠻如髦探其
本也書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謂不遜之故
由於不親也設能篤其天性之愛不相遠而
相親則小人讒間如雪□□上之交□□息
而□之無良亦敗風移俗焉耶象水照□矣
合者如此不合者如彼有兄弟者宜何定哉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
後予極焉

比也菀茂也上帝指王也蹈動也暱近靖謀極窮
自□□□□諸侯以伐申而諸侯不至也史稱幽
王五年廢申后□襃姒為后伯服為太子故太子
宜臼奔於申十一年王求宜臼于申申侯不與故王
欲伐之也諸侯之意以為菀然茂者人尚可息況
天子尊貴而□□不可近也□□□動□易□測
吾則使我謀申後將使我窮極太子之事也

有菀者柳不尚愒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靖之
後予邁焉

比也愒久息也瘵病也邁往也言雖欲久息不可
自取瘵病也此時使我謀申後將使我往害太子之
身也

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
居以凶矜

比也傅臻皆至也彼人謂襃姒也居猶徒然也凶
□矜危也言有鳥高飛去至于天亦可以止矣以
比有婦人專寵為后亦可以止矣而彼人之心
不止也觀襃姒為后之後尚使伐申此□□口舉

予以戲諸侯是不至於亡周不止也然則予何以
謀之既褒姒不可制亦不能去也宜臼不可害亦
不能救也徒然痛褒姒之遷因閔宜臼之可矜而
已所謂雖有善者無如之何也

菀柳三章章六句

菀柳傷將也史伯謂鄭伯友曰王欲殺太子
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不與必伐之若伐
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是周之
將亡人皆知之乃避之而不與其謀者深知

其謀之不可與也君女褒姒不可去也太子
國本不可搖也逆君則亡身從君則亡國故
忠臣義士皆束手而莫敢誰何君以因矜亦
不獨詩人為然也聖人錄菀柳使知褒后殺
子國家之禍無有慘於此者然則厲幽之
之際宜何如戒懼哉

桑扈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八十二句

都人士之什二之八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
萬民所望

賦也都西都也鎬京也王都康成曰所行要歸於
忠信是也詩人見東遷之後風俗凋敝故思周
之人士也狐裘貴家富也容不改有常也言有章
成文也行歸于周忠信之實也其服容言行如此故
萬民皆切之以為法也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
我心不說

賦也臺夫須草也緇撮緇布冠也臺笠布冠言儉

素也君子女貴家之女也綢密也直正也言其質
樸密而長短正如其髮之多寡不加髢鬢也婦人
首飾亦能儉素俗美之至也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
我心苑結

賦也琇美石也實填也充耳琇實男子之禮服也
尹氏吉氏周舊臣也女之有儀範者人咸謂之尹
吉婚其知禮也言其也今西都士女皆有故家遺
風謹守禮法而今不能見矣我心結而不舒也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此言高髮整之貌卷髮旁短髮不可斂故上卷也蠆蟲名其尾上曲卷髮似之也狐裘冬服臺笠夏服充耳秀服而卷髮則無冬無夏行坐燕居皆如此也垂帶而厲其而不撓也卷髮如蠆便而不偪也邁行也言不見可思從之行所謂願與子如一爾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我不見兮云何盱矣

旟也蠆揚也朱子曰士之帶非故垂之也帶自有餘耳女之髮非故卷之也髮自有旟耳言其自然閒美不假修飾是也盱望也下之風俗由上轉移言從之邁自然於下也云何盱矣有望於上也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都人士思舊俗也風俗之美惡皆始於奢儉務本則儉務外則奢儉則尚質奢則尚文儉而尚質則常有餘奢而尚文則常不足有餘則忠信生不足則詐偽起故奢儉質文者治世之大端也詩人蓋及見西都人物之盛故能述其化行俗美之由故言之親切而思之誠篤如此也云何盱矣見當日之實有望於後起者之轉移之其意遠矣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比也自旦及食時爲終朝兩手曰匊局卷也言終朝采綠而不盈一匊者志有在而不暇采也因髮曲而歸沐以比人之放修不依也離騷

曰與汝沐兮咸池晞汝髮兮陽之阿是也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爲期六日不詹

比也藍染草也衣蔽前謂之襜詹與瞻同言采藍而不盈襜者心有所思而不復在此也期以五日而六日不至以此人之怛惕中道之念也離騷曰初既與予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是也

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比也韔弓之也綸糾之也言彼之約而中道者以我爲不適於用也不知予之如狩我能爲之韔弓

嫺於弓矢言能武也之子如釣我能爲之綸繩
理絲綸言能文也

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者

比也言我之才能一用則見武不可試請試其文
但釣之魴與鱮皆可得也見所得之魴鱮可卽
而觀之固非託之空言徒不誣之遲久也

采綠四章章四句

采綠歎才不用也十之歎者大近於迂疏
而寡效故有似欲用之又疑而不果者矣而

不必疑也夫政之得民猶釣之得魚也但吾
則魚至政善則民來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
也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苟能本之
以恕而實行其仁則先得其心之同然而身
將爲行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
三年有成此亦言效可立覩如魴鱮而李
無有用之者爲與詩人有同悲矣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興也芃芃盛貌膏潤也悠悠遠行芳撫慰之也宣
王封申伯於謝命召伯往營城邑而行役者作此
詩也言芃芃之黍苗有陰雨以膏之只與悠悠之
行人有召伯以勞之也憐其艱難但苦無人偶爲詆使
人忘其困苦而中心和悅如時雨之潤也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賦也任負擔之也輦人輓者也牛駕者也集成
也言我爲申中牛來受役者皆互相勸勉以爲我役
既成而後可言歸蓋感召伯之勞而樂爲之役也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賦也徒步行者御乘車者五百人爲旅五旅爲師
皆行役從謝行旅從召伯天子之軍衆當集故言
師旅也言從行之軍上亦皆感激勸功見 而
後言歸也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賦也肅肅嚴正之貌謝邑名王命城之以封申伯
也烈烈威武貌征行師衆也成和輯也前篇之詩
曰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又曰有俶其城寢廟既
成既成藐藐宮廟皆新作之故曰謝功召伯

嵩之詩又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則是申國皆人
皆遷於謝皆宜安輯故曰烈烈征師召伯成之也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賦也土治曰平水治曰清召伯營謝又相其原
隰之宜而通其水泉之利也崧高之詩曰王命召
伯徹申伯土田是也經營其城邑和輯其民人平
治其水土凡王之所命者召伯皆有成焉於是乎
申伯安而王心亦安也

黍苗五章章四句

黍苗營謝也此詩與崧高本爲一事彼作於
王朝之卿士而意在申伯此作於行役之軍
人而專美召伯也謝在鄧宛之間南方之要
地宜土封申伯於此蓋將使南邦是式而非
徒寵元舅召伯知之故往盡心焉然成大
臣能分天子之憂而百姓不知有廷之謀則
若其役夫愁怨亦人情也乃召伯又能宣天
子之德意以勞之於是行役之人趨事勸功
以安召伯之心并使召伯得因以安天子之
心此則召伯之勞之眞有如陰雨之膏故至
此也易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其是之謂乎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比也隰下濕之地也阿與猗通依長而垂也難與
儺通葉舒而嫩也隰桑有阿以比賢人在下位也
其葉有儺以比君子雖處窮約而德容美好也如
是之君子而既得見之其樂當何如哉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比也沃光澤貌其葉有沃以比君子之英華發越

也鄒泉曰其樂如何欲自言而不能形容也云何
不樂欲自止而不能遏抑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比也幽黑色也老而深黑也膠固也其葉有幽以比君
子之靜遠邃密也君子靜遠邃密是以其言深入
人心而有合焉如膠之固而不解也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賦也遐與胡通謂猶告也此總承上文而言之既
見而樂則心實愛之也君子之德音孔膠則胡不

藏之也如前謂之我當中心藏之而無日忘之勸

君子使盡言也

隰桑四章章四句

隰桑求賢也誠於求賢且乞言也子旋之詩日彼君子何以告之此旁觀之詞耳若求賢者皆欲謂素絲良馬遂足將意哉猶必揭其誠焉心乎愛矣言心誠求之非徒以其文也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謂永矢弗諼且設誠而致行之也君子盡言人君能不忘其言而行之其於治天下庶幾矣左傳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産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蓋欲子産之盡言以規誨之也可以旁見詩之意矣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比也白華野菅也漚而成菅茅柔潔之草也采白華而漚菅約白茅以爲束喻志行之修潔也之子謂褒姒也言已之志行修潔如此褒姒乃疏斥而遠之使見棄而獨處則何故哉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比也英英輕明之貌天步時運也猶謀也言白雲當夜而上騰則能露彼菅茅以比褒姒得寵而爲后則宜及時布惠也况時運艱難正宜同心共慮爲王內助而之子不謀及此則失后道矣

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比也滮流貌碩人謂王也凡篇中言之子者皆謂褒姒言碩人者皆謂幽王也言池水北流尚能浸彼稻田而王之膏澤不及前妃是以傷而念之也

嘯歌得曰傷懷而言嘯歌者長歌之哀同於痛哭也

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比也樵采也卬我也烘燎也煁無釜之竈也言桑爲木之美者宜以烹飪乃燎之於無釜之竈以比賢人宜使得當乃棄之於無用之地也人君之職以用賢養民爲本而王皆不能此則所謂天步艱難也

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懆懆視我邁邁

比也懆懆憂貌邁邁行而不顧也言鼓鍾于宮而在

宮中外皆謂之以比褒似之讒雖云秘密人皆知之也乃我念子而憂之子棄我而不顧此則所謂之子不猶也

有鶖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此也鶖禿鶖也梁魚梁也鶴似鶖白鶴也背以魚爲食鶖滑濁則有別矣今鶖在梁而鶴在林鶖則飽而鶴則飢矣幽王近褒姒而黜申后譬之養鶖而棄鶴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此也興也鴛鴦在梁而言也鴛鴦在梁戢其左翼有常度也今在梁者鴛也非鴛鴦也之子不善其德無常而與王相遠則恐其有害於王此其所以實勞我心也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疧兮

此也扁卑貌疧病也石以卑則履之者亦卑矣以比后賤而寵之者亦賤矣褒姒無良而王寵之此申后從之累及之子之遠不比俾我獨而且俾我疧矣然猶不過一已之失寵耳苟王之爲褒姒累也

白華八章章四句

白華申后思幽王也幽王寵褒姒而廢申后其詞悲亦甚矣而申后未嘗有過甚之詞也方且念天步之艱難勸之子之內助至於鶖在梁而鶴在林矣而且憂左翼之不戢憂扁石之履卑不甚已之失寵而惓惓於天步於道之大以庶幾王心之悟所謂怨而不怨者乎以莊姜之賢而不體於莊公以申后之賢而見廢於幽王何哉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此也緜蠻鳥聲丘阿丘之曲阿遠也小臣之賤鳥宜止於丘阿以比微賤之士人宜入於大學也但自從國以至京師道路遙遠憂其勞苦無如何也幸而吾君平日養之序序既有以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矣今當入貢又命彼後車謂之載之則遠雖遠而可以不勞矣

緜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
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比也隅角也憚畏也趨疾行也丘阿幽曲尚戒修
而有同尚賢人者見之矣以比上在太學砥礪廉
隅有聞於時也如此則道雖遠而不憚行但畏疲
於程限不能疾趨耳今則後車命載則可以疾行
所命同矣
緜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
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比也側丘之旁也黃鳥止于丘則以比士在太
學自治於治任官受祿可以學於大學之時也於
卒也不自明畏其年衰而疲耳今如此則上于
所命正之處矣
緜蠻三章章八句
此詩諸侯貢士也禮記曰諸侯歲獻貢士於
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書傳曰古者諸侯之
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漢志云諸侯歲貢少
學之異者學於太學命曰造士古之所謂人
才出而天下治其大端必由於此故諸侯於
貢士所以貢之者甚厚也古制不可詳矣
今之學校明經是即所謂歲貢於天子者也
鄉試人比是即所謂三年一貢者也士生在
學校之食之也即偕有官教之誨之也來試
禮闈或給資斧或朱驛傳從車載之也所以
教養而資遣之者與詩所詠無異矣設教者
之所教與學者之所學能不異於古所云安
見三代之盛不可比隆哉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賦也幡幡瓠葉貌君子有德者之稱嘗猶嘗客嘗酒
也此民間以瓠葉之尋常之瓠葉采而亨之以
為薦也君子有酒酌於賓而則主人先嘗之一也
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以兔有兔斯首以首計也猶魚之以尾計也炮去
其毛而炮之曰炮以傳其火也燔之者加火曰燔
而獻於賓也鄭康成曰飲酒之禮既獻而後從賓乃
酢焉

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
賦也近火曰燔遠火曰炙楚茨之詩曰或燔或炙燔言肉炙言肝也兔亦有肝故炙之也酢報也賓既卒爵乃酌而報主人也

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醻之
賦也醻導飲也賓既酢之主人又酌而先自飲以導之然後復酌而進於賓也嘗獻酢醻以次言之謂之儀也

瓠葉四章章四句

瓠葉示儉也風俗之壞皆由於奢而燕飲爲尤甚杯酒之間殺羞山積富者習焉而貧者效之於是乎貧者日窮窮者日荒荒而不已亦予於竊井小失也聖人錄瓠葉使知田園所種罝弋所獲隨取一二即可以行禮則主無侈費而賓無失儀且可以不時燕行使情通而儀習民足而俗厚天下之禍莫大於此也然猶有曰豐以燕賓者魚麗是也簋之簋日大夫以養聖賢薄以燕賓者瓠葉是也損之象曰二簋可用享知易之義則知詩之義矣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遑朝矣
賦也漸漸猶巖巖也悠長遑暇朝旦也言漸漸之石則日深之惟有高而已山川悠遠跋而涉之惟有勞苦而已武人東征夙夜奔馳不暇至於朝而後啟行也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遑出矣
賦也卒崒崔嵬也曷何沒盡也朱子曰言所登歷何時而可盡也不遑出謂但知深入不暇謀出也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遑他矣
賦也蹢蹄烝衆也離月所宿也畢星名滂沱大雨貌言豕蹄本黑今有白者是侵涉浸中久浸色變言積水之多也月之從畢則以風雨驗好雨月麗

之故夸花也蕺求已多大而又至其忠更甚故武
人之東征者求死求忠而已不暇更及其他也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漸漸之石將士苦東征也古者諸侯有事天
子命方伯連帥征之王朝卿士兕遂之師不
輕出也今首侯之兵未有至者而命在朝之
武人東征則師出不廣失人和矣山川悠遠
經歷險阻失地利矣又值盛暑大雨將有失
天時矣任其事者救死而恐不贍奚暇謀制

勝哉鄭文公使高克將兵於河上久而不召
師潰而歸春秋書鄭棄其師今此武人踰越
山河央討深入可謂勇矣詳察物理洞悉天
文可謂智矣乃不使東于而無策則是王自
棄其師而非武人之過也
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比也苕陵苕也其花紫赤今芸然而黃者衰而將
落也世運漸衰如花將落是以我心憂之然無如
之何惟有感傷而已

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比也其葉青青者花已落而惟葉存也世運既衰
如花盡落而我惟憂傷無益於世也夫生而無益
於世則不如無生矣蓋身世兩傷之也
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賦也牂牝羊墳大也羊瘦則首大也罶笱也罶中
無魚則水靜而星見也言世運日衰百物凋微民
雖食而不飽將日卽於憔悴是以傷之而不欲生
也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
苕之華憫世也世之盛也年豐民富鳥獸
魚鼈咸若及其衰也不惟年穀不登而水陸
之産亦盡此非一日之積也蓋虐政煩行飢
饉薦臻民生日蹙機智日生於是乎山居者
斧斤無時不入而樵蘇不遺牛羊亦無僉矣
水居者數罟日以繁密而魚鰕悉取罾罶皆
空設矣此在為政者敦本務實黜奢崇儉培
天地之元氣而養庶物之太和乃可以轉移然

豈易得哉民之劬勞逸逸未央不如無生非
虛言也此詩與有萇楚景況相同彼爲風
而此爲雅者彼之悲在一身此之憂在一世
也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興也草衰則黃將猶行也言歲之既暮何草不黃乎
言歲在外何日不行乎凡國之人何人不將經
營四方乎哀國家之多事而未有已也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爲匪民

興也玄赤黑色鄭康成曰草牙孽者將生必玄是
也矜危憐民猶人也言由冬至春何草不玄乎行
役改歲何人不矜乎朱子曰言從役過時而失其
室家也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賦也率循也曠空也言兕虎野獸不可家畜故驅
逐於野今我征夫非兕非虎何爲使久在曠野而
朝夕不暇也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比也芃長尾貌狐邪獸也棧棚也有棚之車士所
乘也周禮曰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
是也周道大路也言長尾之邪獸猶彼幽草之中
以比得志之小人日爲陰昧之事也小人陰謀於
內而棧車之士爲之奔走道路以承其意而推行
之此則所謂何人不將經營四方而征夫之率彼
曠也亦無暇日矣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可嘆
也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何草不黃悲行役也苕之華言國家之衰微
時物之凋耗傷民貧也何草不黃言國家之
多事征行之煩勞苦役重也危亡之事多端
莫大於民貧而役重民不聊生則常思亂再
加之以重役未有能靖者矣故小雅終於此
見王澤之竭而天命人心不可以復挽也西
周亡而東周弱豈不以此哉

都人士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句

御纂詩義折中卷之十六

文王之什三之一

大雅二

說見小雅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興也於歎詞昭明也不顯顯也不時時也陟升也左右親近也此追述文王之德而欲成王法之也朱子曰文王之神昭明于天是以周邦雖自后稷始封千有餘年而其受天命則自今始也夫文王在上有昭于天則其德顯矣周雖舊邦而命維新則其命時矣蓋以文王之神一升一降無時不在帝之左右是以子孫蒙其福澤而君有天下也鄭衛然曰聖人之學本諸天文王與天合德故昭明在上詩首言之使成王知所天永命求以成孚之道皆本於此也

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賦也亹亹無義字徐鉉曰當作娓順也言文王能順以承天也令善也聞德之著也陳敷錫施哉載侯維也本本宗也支支子也言天不已文王順天故其令聞亦不已用能敷施於民以始新周命也左傳曰陳錫載周能施也惟其能施是以文王之孫子君民者保本宗百世為天子支子百世為諸侯日能錫當於臣使凡周之士皆顯其德而傳世無窮內周能陳錫君臣百世殷以喪師用遏備躬天人之際可以觀矣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賦也猶謀也翼翼勉敬也皇美大也楨幹也濟濟多貌此承上章言士之所以世顯者由其[illegible]能翼翼也文王小心翼翼周士亦然所謂[illegible]之德也惟能修德故其後而美大之士皆生於王國焉嚴粲曰生此王國天生之也王國克生王國能有以生之也張耒曰致禮以來其所已成教以養其所未就是也王國善於作人故濟濟多士皆

足以爲王身之楨文王之孫子寧文王在天之靈亦寧矣周自是愈積而上帝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大人之祭也又足以觀矣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賦也穆穆深遠之意緝續熙明也假大麗數也不億不止於億也侯維也言命周不已德之著於外者也又有存於中者焉性必有德故人心皆有本然之明所謂熙也緝之者因其一端而擴充之使

無事不明因其已明而擴充之使無時不明也理不可易故人性皆有一定之則所謂止也敬之者靜而存之使無出入之間動而守之使無過不及之差也緝其熙使不息敬其止使不遷所謂文王之德之純也子思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由是言之天命不已文王亦不已則天在文王之心命自集於文王之身矣大哉天命觀於有商孫子可見焉夫商之孫子其衆不止十萬而一旦皆服于周非上帝既命何以至是是故緝熙敬止者緝亦不已之實功文王之所以昭于天周之所以顯命之所以將也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王之藎臣無念爾祖

賦也殷士殷之臣也膚大敏速也祼灌鬯將行也京周之京師也冔殷冠也言文王有德而商服是天命有常也然商有天下而服于周是天命靡常也商之孫子既服于周故凡殷之士皆助祭于京

而且服其冔冠明勝國之遺也朱子曰先代之後修其禮物作賓王家時王不敢變焉而亦所以爲戒是也王指成王也藎忠也爾祖謂文王也言觀殷士之助祭祼將尚監不遠王之藎臣豈得不告之使念爾祖乎劉向曰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王公其何以戒懼

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賦也聿發語詞永長配合也命天理也師衆也殷大也朱子曰言欲念爾祖在於自脩其德而又常自省察使其所行無不合於天理則盛大之福自我致之不外求而得矣又言殷未失天下之時其德足以配乎上帝今其子孫乃如此宜以爲鑒而自省焉則知天命之難保矣大學傳曰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此之謂也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賦也遏絕宣布昭明義善也問與聞通有與又通虞度載事儀象刑法孚信也言駿命靡常保之不易無使及爾躬而遏絕也當宣布其善政以有聞於天下又虞殷之先王其配帝也何以自天命之其喪師也何以自天遏之所謂稽謀自天也能知天心斯能保天命矣顧上天之載至於無聲無臭則豈可以意度哉欲當天心惟有法文王而已法文王之陳錫克生以行王道法文王之緝熙敬止以純天德則義問宣昭萬邦之民皆興起而信服之矣民之所歸即天之所與也能不已其德與日新其命自求多福在我而已欲祈天永命者其亦可以興矣

文王七章章八句

文王周公戒成王也天人感應之機王業興廢之由反覆申明而其尤切要者則在緝熙敬止一語今夫人君之有天下天命之也天命之者諄諄然乎亦視其民而已能養民斯能得天矣天下之民非一人所能養也故必

造士賢才衆多斯能助王以養民矣造士養民不可倖爲必設誠而致行之亦非一日之積也必不息其誠以行之故德之不已者尙焉緝熙敬止所以不已也何楷曰文王心通天理隨處發露皆積累而驟積之以會於一乃知事物有異而至善無異是我所當止之處不容少有出入亦不容偶有間斷故一念兢兢惟知止於是而已由是言之則敬止者所謂欽厥止也能欽厥止則純乎至善則自

不已矣至於不已則心與天通性與命合無聲無臭之妙皆默契而無間而養民造士又其餘事矣千古道統之傳開於堯舜盛於文王而集其成於孔子孔子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堯之克明峻德明明德也平章百姓新民也允執厥中止至善也文王之壹齊命闡明明德也陳錫哉周新民也緝熙敬止止至善也析而言之格物致知緝熙也誠意正心敬止也緝熙所以知止敬止則得之矣故文王之詩治統道統俱在焉爲人君者不可不三復也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賦也明明德之明也赫赫命之顯也忱信適嫡挾有也言在下者有明明之德斯在上者有赫赫之命然天命靡常則不可信也不明其德將改厥命則爲君難也試觀於紂居天位爲殷嫡而使之不有四方則天難忱而王不易有明徵也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賦也摯國名仲中女也任摯姓嬪婦也京京師追稱之也及偕也身孕也言殷畿則周與矣故摯國之中女任氏自殷商而嫁於周曰爲婦於京也既嬪于京乃與王季同修德昭婦順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故而大任有身而生文王焉列女傳曰文王生而明聖大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君子謂大任爲能胎教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賦也翼翼恭敬也昭明懷來回邪也此言文王之德也小心翼翼之以敬存功也昭事上帝則以事上帝也言其多福言其可受天命也無然畔援無然歆羨德不回也以受方國言其可君爲邦也蓋天生文王將欲其代商文王之德實足以有天下故天下皆當有與者其在此乎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

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賦也監視集成載年合配也洽渭皆水名嘉婚禮也子女也此承首章言天監在下之明德赫赫之命旣集於文王故於文王初年俾爲之生聖女在洽陽渭涘之邦及文王求婚而乃知大邦有此女焉所謂天作之合也

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

賦也俔磬也文禮祥吉也造舟爲梁浮橋也言文

王之德與天爲一而大邦之子其德足以俔之譬之則天之妹也婚姻之時以禮定之謂納幣也親迎于渭太姒在渭涘也造舟爲梁以顯其光顯大婚也傳曰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張子曰造舟爲梁文王所制而後遂以爲天子之禮是也蓋文王之德實足以君天下太姒之德實足以母萬邦故一時之儀節爲一代之制以明上天以王后命之也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

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

賦也纘繼也莘國名長子長女也右助燮和也此承第四章言天監在下有命旣集矣今又有命自天篤生武王也言此嫁于周嬪于京繼太任之後者乃莘國之長女太姒天命之以生武王所以生武王者欲保之助之使應天順人以伐商也文王未伐商而又命武王者仍此命文王之命而已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賦也會與旝通左傳曰旝動而鼓是也若林衆也矢陳也牧野邑名侯維也貳疑也女謂武王也言天旣命武王使伐商則其事非得已也乃當牧野陳師之時而其心猶有疑焉疑此殷商之衆其會如林衆人心尙未屬紂曰我周邦興自侯服恐來世以爲口實則其審度義理而不當天下始終如一也但以天與人歸周之臣民咸謂今日之事乃天所命廢興之際上帝式臨不可有貳心也昔湯之伐桀也亦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後先同揆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賦也洋洋廣大貌煌煌鮮明貌騵馬白腹曰騵彭彭彊盛貌師尚父者太公望也為太師而號尚父也鷹揚如鷹之飛言猛迅也涼漢書作亮明也肆遂也會朝既伐商而朝會諸侯也言如林之旅不戰而克故見牧野之洋洋也車堅馬壯長驅直入也當是時武王以下皆有疑心惟師尚父深明天命而又有鷹揚之勇斷以不疑故開導武王使遂伐商以應天命也既伐之後朝會諸侯一洗紂之昏濁而歸於清明所謂四海永清也陳櫟曰篇首之明明言天德之明也篇末之清明言人道之明也劉瑾曰天下本清而紂濁之今肆伐大商則滌濁而流者清矣詩人終之以會朝清明見撥亂返治之功皆由於明明德也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不大明戒成王也首言紂之所以亡見不明其

德卻降厥命其失天下如此之易也次言周之所以興見累世積德乃膺天眷其得天下如此之難也知其得之難則不敢替前人之功知其失之易則不敢縱一己之欲也抑文王事紂而武王伐之人或疑焉而不必疑也夫文王之時尚有天下天所命也文王竊冀不自亦謂紂惡未稔天命尚可待也武王之有其武王之心蓋紂惡已盈天命不可緩也然而武王終有戡殷焉觀此詩之所咏天位殷適其稱紂如此之尊也繼乎侯興其自稱如此之卑也無貳爾心其寅度如此之慎也文王可有天下而不欲武王當不有天下而不敢此其故非周公孰能言之親切如此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

興也緜緜不絕貌瓞小瓜也瓜之近本者常小至末而後大以與大王之時周室尚小至文王而後大蓋以一語興通篇也民周人也自從也土與杜通

杜沮漆皆水名漢志云扶風杜陽縣有杜水水經
云漆水出杜陽俞山是也古公大王號亶父其字
也陶窰也復中窰穴土室也古周人初生在杜沮
漆二水發源之地至古公亶父之時猶皆陶居而
穴處未有城郭宮室也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
聿來胥宇

賦也古公大王避狄而遷岐也來朝明早也走馬
疾行也今日定計明早疾行智且勇也率循也滸

水厓也岐下岐山之下也沿水西來由相地之法
也姜女太姜也大紀云古公娶於有邰氏曰太
姜是也胥相宇宅也言及姜女以相宅者以見周
室之興世有賢妃亦以見修身刑妻乃周之家法
也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
築室于茲

賦也周地名在岐山之南廣平曰原膴膴肥美也
堇荼名內則曰堇荁枌榆是也堇荼皆苦今甘如
飴也爰於也始已始之也所謂朕志先定也謀
與人謀也所謂詢謀僉同也契所以灼龜也曰止
于茲曰以時築室于茲則龜卜之繇詞也所謂鬼
神其依龜筮協從也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
周爰執事

賦也慰安止居左右東西也宅中定都又營左右
之民居也疆謂定其封域理謂別其道路宣謂導
其溝洫畝謂治其田疇既定民居即制民產也岐

在渭北自西徂東者拓地向內也周徧也所經始
之事所當為者無不周徧也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
作廟翼翼

賦也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役事故召之也言乃
召者民事既定而後興役也俾立室家者謂未有
室家故於岐立之以明舍舊圖新亦其本謀不盡
關乎避狄也縮束也凡營作者先以繩直之而後
束版以載亡也首言作廟者君子將營宮室宗廟

爲先也。冥冥，嚴正也。宗廟之工，理宜敬謹也。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

賦也。捄，盛土於器也。陾陾，投土聲。度，納土於版也。薨薨，衆聲。登登，相應聲。削屢，牆成而削治之也。馮馮，牆堅聲。此廟成而築宫也。鼛鼓以鼓役事。今百堵皆興，衆人競赴，鼓不勝聲也。立國之初，在得人心，興役而民勸，必有所以致之者矣。

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

戎醜攸行。

賦也。傳曰：王之郭門曰皐門。伉，高貌。王之正門曰應門。將將，嚴正也。朱子曰：大王之時，特作二門，後遂以爲天子之門，諸侯不得立焉。冢土，大社也。亦大王所立，而後遂以爲天子之制也。戎，大。醜，衆也。起大事，動大衆，必有事乎社而後行也。觀其規畫山川，相度原野，經理井疆，營立廟附，翼日不暇給，規模鴻遠矣。

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

賦也。肆，故也。承上起下之詞。殄，絶。慍，怒。問，聲譽也。問聞通。柞，櫟也。棫，白桵也。皆叢生之木。拔，起除也。兌，通。駾，奔突。喙，喘息也。言狄人嘗與大王爲難，是所慍也。今雖不能殄而滅之，而能自立國，使狄人不敢侵侮，則亦不隕其聲聞，用能肇基王迹，所謂厎也。柞棫以下，言王季之事也。嚴粲曰：大王居豳，北有獫狁之侵逼，故以後西有混夷之患。呂大臨曰：混夷所以爲患者，恃其深林大箐，路塞不通耳。今柞棫拔去，道可通行，彼失其所恃，是以駾奔而喙息也。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賦也。此言文王之事也。周之王業始於太王，而大於文王，所謂厎也。虞芮，二國名。質，正。成，平也。虞芮之君爭田不決，相與朝周，入其境，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廷，乃相

讓以所爭田爲閒田天下聞而歸之者四十餘國當時議者以此爲文王受命之符者故詩人稱之以爲人言虞芮質成之後文王乃蹶然而興者非篤論也文王之興自乎古之則曰以其有疏附耳能宣布德澤使民親附也以其有先後耳能前後相尊使無過舉也以其有奔奏耳能出使四方輸德意乃興也以其有禦侮耳能奮揚武衛折衝威敵也若濟濟多士乃文王之所以寧不係乎其質成與否也

緜九章章六句

緜戒成王也人但知大王遷岐而不知立國之後已開周官周禮之先人但言文王受命而不知得人之盛實啟三千上亂之具詩故首敘而申明之使成王知前人開創之艱難經理之周密他務未遑惟以農事爲先典作有存者以廟社爲重不必張皇與師旅相通背敵不必傷亡得應而惟務得人則可以保世此大旨亦不外此而得之矣故文王之三

昔周公所以戒成王而後遂定爲南雅相見之樂歌以爲天德王道之本末終始皆具於此也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

比也棫樸皆木名槱積也辟君也趣趨附之也言山之棫樸可采而薪之亦可積而槱之以比國之多士可升而用之亦可養而儲之也辟王文王也君文則明而善教其於多士能用之又能儲之故士皆左右趨附之也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

賦也半圭曰璋奉璋助祭也峩峩美大貌髦俊也言濟濟辟王既爲士所趨附故當祭祀之時左右奉璋者皆峩峩然美大以俊髦之士嫻於禮儀助祭乃其宜也

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興也淠舟行貌烝衆楫櫂丁往邁行也言涇舟泛流則衆人櫂之以與周王于邁則六師從之也蓋武功之士志在勤王故不合而自來也國之大事

自士以及文丁之士皆得其人所謂薪之也
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興也倬長大貌雲漢大河也文王九十七齡故言壽考彼雲漢何道作興起也言周之文事武備皆得人者何故也彼雲漢倬然長大遂能爲章而煥天文之彩光此周王加以壽考豈不能作人而著文治之光乎蓋人材皆有所觀感而興有所持循而後立故德盛則化神道久乃化成也作而成之所謂槱之也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比也追雕也金曰追玉曰琢相質也凡網張之爲綱理之爲紀此言作人之寶也朱子曰追之琢之所以美其文金之玉之所以美其質是也文王之爲君勉勉於此而已勤於作人則遂於得人而四方之事可以綱之紀之矣何措曰得人以任事而已不與持其大體而已所謂綱四方也四方之衆有羣才以分理之無有漏而不周墜而不舉之處所謂紀四方也

棫樸五章章四句
棫樸文王作人也爲政在於得人顧人才難得也無以儲之則求之而不得即得之而不繼故爲治以作人爲要也作人之道文與質而已詩書禮樂所以美其文也孝弟忠信所以美其質也質勝則野文勝則史此足以見三代之治乃遞下也用人不易作人尤難將欲薪之槱之則所謂追之琢之金之玉之者不可不亟講也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興也旱山名麓山足也山足則平交濟濟茂也豈弟和也山下則草木蕃以興人和則福祿盛也故豈弟君子求以干祿而自得祿則謂之干祿豈弟人稱有備者人君不以高能絕物自處而以豈弟待物務必人人得而親近之亦人人得而與給之其爲豈弟純如也和氣致祥干祿自福固其宜也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興也瑟縝密也玉瓚圭瓚也黃流鬱鬯也朱子曰

以瑟然之玉瓚則必有黃流在其中以與豈弟之君子則必有福祿下其躬明寶器不薦於褻味而黃流不注於瓦缶則知盛德必享於祿壽而福澤不降於淫人矣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興也戾至也鳶何也言仰觀於上鳶自戾於天俯察於下魚自躍於淵蓋太和之氣充滿宇宙故各適其性而不自知也君子之作人亦如是矣和平之德涵濡感化動其本然之性而順其必然之情於是乎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矣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賦也載在尊也備全具也言豈弟之君子既有玉瓚之德以受祿又有作人之化以得人如是而備物以享祀則神自降之福矣此則君子之干祿也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興也燎爨也勞慰撫之也蔚彼生者柞棫之爲物至小衆皆取之不盡以此民雖多欲而豈弟之澤溥博有不盡是也夫民之干也君子物於

爲民知此則神自慰撫之矣以養民而神勞所謂干祿豈弟也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比也莫莫盛貌何楷曰葛藟之施于條枚以比君子託命於君是也回轉也黃震曰回非邪乃所以入於邪也人之仿心未嘗不直一轉念則私意起而入於邪是也終古求福不回者以見我周世篤忠貞雖歷有大眷而終無聞度受命之心此則干祿豈弟之本非文王不能當之矣

旱麓六章章四句

旱麓文王受祿也屢言豈弟君子者眞有於豈弟也天地之道太和而已矣在天則[illegible]日曜在物則蕃庶咸若在人則體信[illegible]在實則庭闈雍睦自門則百姓親[illegible]成[illegible]者大地名物之所以生也和則豈弟成[illegible]榮易故美文王之徽柔懿恭成豈弟也以此係已故有玉瓚之德以此治民故有作人之化以此事神故有景福之介乎民有養民之大

忠又有事君之小心則昔豈弟之所積而流也周之宇宙太和以此也卜年卜世亦以此也子思言致中和而至於天地位萬物育觀旱麓之詩而益信矣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賦也思存心也齊莊敬也媚順也周姜大王之妃大姜也京周京也嗣續徽美也此歎詠文王之德而推本於文母也言此存心莊敬之大任乃文王之母是文王德性之所由來也又言大任之所以思齊者由大姜以莊敬爲倡故思以此媚之所以爲周室之賢婦也大姒又能纘大任之令聞其莊敬亦如之故能不妬忌而子孫衆多也大任能以莊敬順大姜而刑大姒則其所以教文王者可知也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賦也惠順也宗公宗廟之先公也恫痛也刑儀型通法也文多而妻惟一人故云寡也御治之也言大姒以莊敬之德嗣大姜大任之音文王亦以莊敬之德纘太王王季之緒是以惠于宗公也先公於子孫家不齊則怨之國不治則恫之今文王能以莊敬之德爲法于妻以及于兄弟又能推之以治其家邦故神無怨而亦無恫也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賦也不顯幽隱之處也射與斁同厭也言文王莊敬之德純亦不已當雝雝在宮之日而其心祇畏無異於肅肅在廟之時雖幽隱不顯而常若帝天之臨雖心無厭倦而常自保守惟恐有惰慢邪僻之失則帷席之上天命常行而所以爲寡妻之法者在此矣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賦也肆故也戎大疾難也朱子曰大難如昆夷之屬是也烈光假大瑕疵也聞前聞也式法也言文王之刑于寡妻如此故在外之大難雖未盡平而內行之光大已無瑕疵凡其所爲雖事未前聞而

皆合於道可以為法偶有小過雖無人諫詩亦曾
不聞有人徒此則敬德之外者而所以為兄弟
之法者在此矣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賦也冠以上為成人小子童子也古之人指文
王以上也譽名髦俊也言文王之刑于寡妻至于
兄弟知此以此教其國人是以國中之成人而有
妻者皆能有刑于之德其小子亦勉造於敬德以
為將來刑于之本也能刑于妻則自至于兄弟矣

人人皆能刑妻而至兄弟則所以御家邦者在此
矣此皆文王之敬為之也而不自文王始也由於
思齊之大任也亦不自大任始也大任以此媚大
姜也大姜大任皆能敬德則大王王季之刑于寡
妻可想也乃知周室先世之古人皆能敬而無斁
以刑其家是以國人效之凡周之士皆為名俊也
大學傳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宜兄宜弟
而後可以教國人此之謂也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詩序曰思齊文王所以聖也言文王之所以
聖而自刑于寡妻者即敬止之實也今夫
隱微之際人不及知惟妻知之也妻子之中
人不及知惟兄弟知之也床第之間一念不
敬其妻心輕之焉閨門之內一事不敬兄弟
竊議之焉故必敬修之德積而能純乃可以
刑寡妻刑于之化久而能徵乃可以至兄弟
允若茲也則亦臨亦保之神不已可以配命
亦式亦入之美于善可以御邦成人有德小

子有造其餘事矣是故成周之世宇宙太和
作人之化比戶可封而原其所由明皆是敬
以刑妻之家法累世相傳自古以迄今也猶
與盛哉可以為萬世法矣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
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
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賦也皇大臨視也赫威明也莫定也二國夏商也
四國四方之國也究尋度謀耆致也憎當作增式

臨猶視也言上天視下甚威且明監觀四方惟
求民之安定而已夏商之政不獲定民故適觀四
國察其能定民者而謀以為君卒欲致之於周以
大其規模是以眷然西顧以此岐周之地與大王
為居宅蓋將大其國以代夏商也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啟之辟之
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
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賦也立枯曰菑自倒曰翳叢生曰灌橫列曰栵檉
椐柳屬檿柘桑屬菑翳無用故拔而去之灌栵叢
雜故治而齊之檉椐有用故敬啟其上廣植之也
檿柘美材故攘剔其枝長成之也所謂天作高山
大王荒之也串夷昆夷也配謂君也人君者配天
者也言岐周之地多山林而近昆夷自帝遷明德
之大王於此漸次開闢昆夷畏之滿路而去是天
欲立之以為君其受命之基自遷岐而已固也所
謂大王肇基王迹也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
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
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賦也省視也拔兌見綿篇作對作君也立君所以
對民也大伯大王之長子王季其少也因順於兄弟
曰友篤厚也載則也言大王闢山林以聚民居帝
觀岐山見其木拔道通民歸者衆故既作為大邦
又與其賢者使自大伯以及王季為兄終弟及而
制原如是而乃王季生文王矣大伯知大王欲傳
季歷以及昌故讓而不為夫大伯不為而王季為

之似乎不友其兄而不知王季之友乃因大伯之
心而順之也王季知大伯讓已以及昌乃所以篤
周之慶已順其兄以篤其慶乃予兄以讓德之光
是以受爵不辭守而不失至文王而遂有四方則
大伯之心得而已友大伯之心亦得矣蓋文王之
聖必有天下天所命也故大王傳之大伯讓之王
季受之皆所以順天休命而毫無私意於其間也

惟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
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

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賦也度忖度之也貊與莫通靜默也德音言也效法無違曰順積無間曰比悔當作晦言王季受讓之心人不能知惟天度之以爲因心則友而非利之也乃帝雖度之而王季終默而不言蓋大伯不欲以讓名故王季亦不言其受讓也然惟貊其德音而其德克明矣謂能辨於是非而審於辭受也審於辭受則與大伯之事不悖而心類矣克類大伯故大伯所能爲王季亦能之焉伯仲皆大而能

爲一家之長也大王旣沒而能爲一國之君也能君一國則王此大邦矣大邦者大王開之者也今王此則能法前人以傳於後至傳於文王而其德靡晦矣若大伯不顯其讓而王季不言其心其德有晦焉至文王則更光大矣人皆知文王之明德足以造周而不知由於王季之心帝度知之是以能受帝祉而傳於子孫也此所謂王季其勤王家也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羡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

賦也帝謂設爲天命之詞也畔離而去也援引而來也無畔援者心純於道無所合也歆欲物可欲也羡心欲之也無歆羡者心超於物無所嗜好也岸水涯也有欲則溺道其岸也未予因人心有所畔援有所歆羡則溺於人欲之流而不能以自身文王無是二者故獨能先知先覺以造道之極是也密阮皆國名共阮邑也距拒逆也旅師對答也文王

已爲西伯而密人不恭敢違逆大邦擅興兵以侵阮而往至於共故文王赫然震怒整周師以遏徂共之衆抑強安弱乃所以厚周家之福而答天下仰望之心也人人心離道惟怒爲甚文王當怒而怒與師之時而敬大物長如此所謂當怒在物不繫於心乃無然畔援之實也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飮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賦也依附而安也京周京也度經過也鮮原地名竹書紂二十五年周始伐殷師次於鮮原是也將側也方向也王歸往也言密旅既遏阮人依附如在周京則阮疆卽我疆也故自密人所使之疆我皆陟其高岡而守之密人無敢射矢於我陵者況由陵以至阿乎無敢飲馬於我泉者況由泉以至池乎既疆既安周師遂歸經過鮮原之地而仍居岐陽在渭之側不據其所取於密既併鮮原亦過而不有於是天下皆知文王之安定諸侯而無所欲也萬邦皆向慕之下民皆歸往之此則無然歆羨之實也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賦也予設爲上帝之自稱也懷眷念也明德文王之明德也以猶與也長與張通夏大也革變也知自外來曰識識從內出曰知則法也不大聲者不暴耀其音聞也不大色者不粉飾於迹象也不長夏以革者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不張大也因而革之猶而移之不變革也不識知而順帝則者天理熟則不勞意計也朱子曰上帝眷念文王而言其德之深微不暴著其形迹又能不作聰明以循天理是也詢謀也仇方讐國也兄弟與國也鉤援梯也臨臨車衝衝車也崇國名墉城也史稱崇侯虎譖西伯紂囚之羑里既而釋之所謂仇也崇侯之譖助紂虐而毒萬民乃天理所不容故文王雖不欲伐之而若有帝命者焉然伐之之道亦何嘗大

其聲色哉兄弟本同則同之鉤援臨衝本有之器則用之雖興兵以伐崇莫非順帝之則也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絶是忽四方以無拂

賦也閑閑徐而俟也言言高而完也連連相續也馘殺而割其耳也安安不驚也類將出師而祭上帝也禡至征所而祭馬神也致招之使來也附諭之使降也茀茀強盛貌仡仡堅壯貌肆縱忽滅拂

戾也春秋傳曰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復
伐之因壘而降此言臨衝閑閑是未嘗攻也執訊
攸馘而崇人安然不驚則未嘗服也是類是禡所
謂退修教而後伐之也是致是附不遠伐也何若
曰兵威既臨廣布仁恩以致其歸附所以孤敵之
黨而我亦不至於多殺是也四方無侮者威周之
仁而不生侮慢之心也臨衝茀茀用其壯也崇墉
仡仡浸之而後知其堅也崇人因堅負固以致再
伐而縱兵則絕其祀而滅其國皆崇自取之而非

文王好極其兵威也四方無拂者畏周之威而不
敢有違逆之事也順天命而昌天威蓋皆所以順
帝之則而不以己之知識參之也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皇矣述周德也人但知大王遷岐由於避狄
而不知所以頌與宅乃所以求民莫也人但知
王季安喜友於不友而不知施于孫子乃所
以篤周慶也人但知文王專征四方無拂而
不知道岸先登乃所以順帝則也故觀大王
之作屛啟辟而知得民之外別無天眷觀王
季之明類而比而知敦倫之外別無帝祉觀
文王之歆羨俱無聲色不大而知天德之外
別無王道此千聖之所傳自王之定鑑也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
庶民子來

賦也經始創造也國之有靈臺所以望氣祲察災
祥占候人道故名曰靈也此臺文王創爲之而後
遂以爲天子之制也經之度之也營之謀之也文

王方經營之庶民即攻作之不數日而遂成之雖
文王戒令勿亟而庶民之來如子趨父事蓋民心
懽樂故此也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
於牣魚躍

賦也古民不止作靈臺且爲之作靈囿於臺下且
爲之作靈沼於囿中故王在靈囿見麀鹿之肥澤
白鳥之鮮潔王在靈沼見滿沼之魚躍所謂鳥獸
魚鼈咸若也然使人心不樂豈知禽魚之樂哉

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
賦也虡植木以縣鐘磬其橫者曰栒業栒上大版刻之捷業如鋸齒者也樅業上懸鐘磬處以綵色爲崇牙其狀樅樅然者也賁大鼓也鏞大鐘也論倫也言得其倫理也辟廱天子之學也水旋邱如璧故曰辟廱古之民不日作靈臺與囿沼又爲之作辟廱而奏樂焉故則其鐘鼓之聲而樂之也

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賦也鼉似蜥蜴其皮可以冒鼓逢逢聲和也眸不見曰矇無眸子曰瞍樂工也樂工用瞽者以其善聽而審於音也公公事也言於樂辟廱者非樂鐘鼓也樂辟廱之所教士也大學始教以樂爲主故舜命夔典樂以教胄子而周禮大司樂以樂德樂語樂舞教國子也以樂爲教必用矇瞍爲師故有殷之學名曰瞽宗而周人亦因之也鼉鼉鼓之逢逢則矇瞍之奏公則是教者以時而學者不倦矣有人者以有國而其所樂又有大於此者矣

靈臺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

靈臺化成也觀其作靈臺而候氛深昭事上帝之心經始勿亟不忘視民如傷之念民來王在囿上下之相視魚躍鳥飛觀萬物之自得於樂辟廱則是民生既學而建學以興賢於論鼓鐘則是禮教既行而作樂以宣化蓋由天德之中存者純而不已故于道之外著者久而化成也嗚呼至矣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賦也下當作夏蓋自謂夏人也大武繼周者自

武王乃有天下而因繼周也武王之有天下不自武王始也由其先世屢有哲王也太王王季文王三后之德昭明於天天命有德是以武王能爲天子居周京以配三后也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賦也求與逑通配也孚合也言武王之配于京者非徒以位也先世有哲人王亦有德世德相承以此作配耳亦可以德配三后故成王亦以德配武王然而成之配武則又有難名焉蓋武王將有天

下故不自恃其位而惟修其德成王繼武王而有
天下故既思修其德又思保其位此成王之所以
孚武王也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賦也式則皆法也言成王能孚武王則永配天命而其德足以爲下土之式矣孚一人而式下土者以成之孚武乃孝思也孝者天下之通德也人各有親皆知思孝上能以孝孚親則下亦以孝孚上矣故惟孝思可以爲則於天下也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賦也媚愛也侯維服事也自此以下戒康王之詞也言哉王之德如此今爾嗣成王以媚茲一人則惟有順其德而已矣成王之德永言孝思者也今亦永言孝思則成王以孝孚武王今王亦以孝孚成王庶幾哉昭明其德可以嗣伯而行天子之事矣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賦也來許後推也繩[illegible]武迹也言能永言孝思以昭其明德嗣不忘可以嗣服並可昭示後世子孫使皆率其祖宗之迹則億萬斯年皆世德作求而受天之祜矣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賦也賀朝賀也不遐猶言豈不佐助也言子孫受天祜而爲天子則四方諸侯皆來朝焉諸侯來朝見天子禮樂[illegible]是亦各繩其祖武各繩其祖豈不皆佐天子以[illegible]乎子孫承爲天子諸侯世各子孫孝思世德達於天下而垂於萬年則受天之祜於無窮矣

下武六章章四句

下武康王[illegible]成王受命[illegible]成也言嗣之皆以受天命者由於有世德也其德無[illegible]已矣孝者德之本也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此之謂也韓詩外傳曰上不知順孝則民不知返本君不知敬長則民不知貴親故君子修身及孝則民不倍矣敬孝達乎下則民知愛矣好惡有乎百姓則下應其上如影

言必先取制天下定海內臣萬姓之要法也
得此詩之意矣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

賦也聲令聞也駿大也遹發語詞烝盛也言文王修德累仁有聲專徂之後乃大有聲然而非自爲也將以求天下之民自此安寧耳將以觀安民之功自是有成耳初無圖商之念也其德豈不盛哉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賦也伐崇見皇矣篇作邑徙都也豐卽崇地也言

文王本不敢用武乃天命文王宜有此武功於是文王受天之命興師伐崇作邑于豐而徙都焉仍不敢事商之心也其心豈不盛哉

築城伊淢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

賦也淢城溝也匹偶也棘急也自此以下言武王營鎬之事也築城臨鎬水之急亢故曰築城伊淢也鎬城既成與豐爲偶故曰作豐伊匹也何楷曰周公營洛與周匹休武王營鎬與豐對峙是也武王雖匹豐而作鎬實非另開疆土急欲圖商不過追前人先來之孝思耳猶文王作豐所以繼王季之志武王作鎬所以述文王之事而非有他也其德豈不盛哉言王后者未有天下之稱也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賦也公功也濯著也垣牆也翰幹也言武王營鎬而其城工新作之時固以遹追來孝爲豐邑之籓籬得乎四方同歸之日仍欲藩守侯度爲商室之屏翰無異文王服事之心無有二也其德豈不盛哉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賦也皇王有天下之稱辟君也豐在豐水之西鎬在其東故據鎬則見豐水之東注也豐水東注於鎬乃因川自然之勢禹因而導之以爲功四方西歸於鎬乃百姓同然之心武王因而顯之以爲君則其自王后而爲皇王者乃天命人心勢不容已而非有利天下之私也其德豈不盛哉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賦也言武王既有天下而以鎬爲京師乃復修文

下之辟廱以致育人材則是文王有文德而兼有武功武王有武功而復修文德是以東西南北之人慕其德化無思不服無不服者其身服也無思不服者其心服也其作人之化乘與文王何異豈不盛哉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考以卜稽也宅居正決也言武王當謀宅鎬之初嘗稽之於龜卜而龜乃決之言當宅也武王遂宅之成鎬光也而其後遂有天下則是為王居鎬乃昊天之成命而非人之所能為也豈不盛哉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賦也芑苦菜也用肥乃生仕事也詒遺燕安翼輔也孫子互言之也言豐水之旁有芑生焉其田肥美原膴棠土凡文王所作城郭宮室靈臺辟廱之類武王豈不有事於修葺所以遷者為地廣人衆欲遺子孫萬世之謀是以大城鎬以安定輔翼之耳子孫安則百姓安蓋猶是過求厥寧之心至是而觀其成也其德豈不盛哉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文王有聲美鎬京也周自大王遷岐文王遷豐武王居鎬遂有天下人或疑文王事殷武王伐紂其德有慚焉而不知其盛同也文王作豐原以寧民然而上天有命則亦有伐崇之功武王作鎬原以追孝則至四方攸同仍不改為翰之念遠其後而皇王維辟亦所以答四方之歸心而仍未嘗棘其欲也至若文

王之化終於辟廱武王之治始於辟廱蓋譽髦斯士乃有周累世之家法文王寧之武王不叛易焉則其宅鎬京以貽子孫者武之烈猶是文之謨也是故或讓天下而不有或有天下而為君其迹似乎有異而無利天下之心自安天下之略其道無乎不同嚴歟烝哉以為文武之德皆極盛而無以加也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

生民之什三之二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賦也姜姓嫄名高辛氏之妃也言當厥古初生天下之民者是為姜嫄姜嫄何以生民以其生后稷也后稷播穀民賴以生則不啻姜嫄生之也其生后稷如何已傳由禋敬弗去也去無子求有子古者必立郊禖焉元鳥至之日以大牢祠於郊禖是也履踐也帝高辛氏也武行敏疾歆饗介大攸止福祿所止也震動夙早育長也何楷曰言姜嫄從帝祀郊禖敏速上帝歆饗大降之福是以助孕甫畢身然有所震動遂早有娠而生育后稷也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賦也誕發語詞彌終也終十月之期也先生首生也達小羊也羊子易生者也坼副皆裂也赫顯也

稍後當然自古婦人首難首生尤難而如達之易并無[illegible]是上帝所以顯厥靈也乃姜嫄之心[illegible]之後[illegible]首產[illegible]不寧豈上帝之心有不寧乎前之禋祀有不安乎何為而徒然生子也此則其見棄之由也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

賦也隘狹腓芘字愛也會值也值人伐木也覆蓋翼藉也以一翼覆之一翼藉之也呱啼聲也覃長訏大載滿也滿路言其聲之大而人皆聞之也既棄而靈異如此是以收而養之也

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

賦也匍匐手足並行也岐嶷[illegible]也就成也荏菽大豆也旆旆枝葉揚也[illegible]皆[illegible]之禾役行列也穟穟美好貌[illegible]唪唪多實也

言后稷之幼也當實匍匐之年已能岐然而峻立嶷然有端重及乎稍長遂能蓺五穀以成就其口食禾麥爲主佐以麻菽補以瓜瓞而一人之口食就生民之口食皆就矣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

賦也稼善稼穡不止因天分地而已有以人力相助之道焉草害嘉穀故先除之使耕犁也黃土色也茂土肥也種之黃茂物土宜也立苗之道勿密勿疏特苗則方之均布之也呂氏春秋曰縱行必得縱行必術莖生有行則苗速長是也弱苗則苞之叢植之也呂氏春秋曰其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扶故三以爲族乃多粟是也種當作鍾培之也漢書曰苗生葉以上稍耨隴土以附苗根土厚根深能風與旱是也褎與頁通聚也苗既秀再耘之取其旁土以卑苗足則泉不耗呂氏春秋曰能使穗大而均粟圓而薄糠是也如是以相之故

后稷之穡必使實而齊秀堅實而枝葉完好實繁而穎垂實皆圓而粟粟然也朱子曰嘉其有功於民封於邰使即其母家而居之以主姜嫄之祀故周人亦世祀姜嫄焉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恒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穈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賦也秬天作之也秠黍也稃二米者也穈赤粱粟也芑白粱粟也恒徧也穫刈也畝樓於畝也任肩任負背負也肇始也言天降嘉種秬秠穈芑后稷教民徧種之熟而穫畝之任負之歸以郊祀之日祈之也祭祀之禮自古有之而嘉種天以爲后稷受邑以郊祭則自后稷始也以穀既成而周以所穀則穀當蕃衍凡后稷之所以生民也

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賦也言后稷生民之功如此迄於今后稷往矣我則祀后稷爲舂揄於臼也揄抒臼之也簸揚之

[illegible]在質故前[illegible]

[illegible]有脂膋[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也故祭行道之[illegible]也冬行所以[illegible]之[illegible]

祭[illegible]之[illegible]也[illegible]所以[illegible]

今歲[illegible]以[illegible]往[illegible]所[illegible]也言[illegible]

以[illegible]所以[illegible]使有年也[illegible]用人

[illegible]而最於上帝以[illegible]之[illegible]也

[illegible]上帝居歆胡臭亶時

[illegible]以迄于今

[illegible]也卬我也木器曰豆瓦器曰登盛於豆者葅醢

也盛於登者太羹也居安也鬼神食氣曰歆胡何

臭香亶信時期也庶庶幾也迄至也言俎豆始用

香氣始升[illegible]何以臭一達而神即

知時[illegible]上帝之歆后稷久矣

自后稷[illegible]修其業不敢不敬天而

至今有[illegible]至於有悔幾幾業[illegible]以

迄於今上[illegible]今之祭也者能不替生民之功是

以詩人[illegible]此也嚴粲曰周之郊也因祓而致

所謂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尊以配天不亦宜乎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生民祀后稷也周禮啓蟄之月上辛之日祈

穀於上帝以后稷配是也述后稷之農事而

推本於所生者見天爲教民稼穡而特生后

稷天眷之故以之祀之也長至之配也用思

文元日之祀也用生民思文備而生民繁者

因所祓之故是以詳叙其相積之始末以昭

后稷之功抑以示祀后稷者必如后稷之有

功於民乃足以當天心也則庶無罪悔矣是

故有祖之道后稷所以生[illegible]之民也因與

嗣歲文武所以生成周之民也而是詩之傳

使後之長民者皆敬天勤農以庶無罪悔則

聖人所以生萬世之民也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

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比也[illegible]行道也苞叢[illegible]也泥泥[illegible]貌戚戚

內相親也[illegible]與[illegible]同肆陳也[illegible]之葦勿爲牛

羊所踐履乃能叢生并長而枝葉潤澤以比兄弟之親勿為他人所離間乃能同心合力而家道昌隆也故戚戚之兄弟不可遠而日疎惟當近而日親是以相與燕飲効者務之或肆筵長者又加之以几也傳曰此下三章皆言燕兄弟之事然必有此心以為之主而後其飲不為虛文也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醓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歌或咢

賦也設席筵上加席也周禮設莞筵加繅席設蒲

筵加莞席是也緝續御侍也有相續而侍者也進酒於客曰獻客答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酌客客受而奠之不舉也夏曰醆殷曰斝周曰爵醓肉汁也醢肉醬也燔燒肉炙炙肝殽切肉而升於俎也國語云親戚宴饗則有殽烝是也脾主臟也禮記云賓俎有脾有臄是也臄口上肉也歌人聲比於琴瑟也燕禮旅酬之後乃歌也徒擊鼓曰咢燕無咢有之此通下章而言獻之後又射也

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既句既挾四鍭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

賦也敦弓畫弓也堅猶勁也鍭矢也爾雅云金鏃翦羽謂之鍭鈞侔也謂其幹輕重稱也舍發也均皆中也賢中多者也句謂彀通引滿也射禮搢三挾一個鍭既挾則皆發矣如樹如手就樹之言皆中也不侮敬也不以中病不中者也射以中多為雋以不侮為德呂東萊曰四鍭既鈞以言射者也故繼之曰序賓以賢四鍭如樹專言勝者也故繼之曰序賓以不侮

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賦也曾孫君與大夫之通稱以位有主祭者也曾孫為主故兄弟皆稱賓也醹厚也大斗長三尺也祈挹於尊而注諸爵斗挹於大器而注諸爵也故醴之後有無算爵故挹以大斗也祈求也黃耇老人之稱以祈黃耇者飲酒既畢乃乞言於兄弟之年老者也台背之意老人腰曲故背駝也引導翼輔也少者乞言於老者指引之使不違於所往勸

憩之使不忘所行也祺安也景明也此少者視老者也慮其身有未安故壽其壽考維祺恐其心或昏讚故欲其介以景福也老者教之少者祝之各盡其道也

行葦四章章八句

行葦燕兄弟也古者燕禮通乎上下非徒飲酒而已先王教養天下之道在是焉是故莫遠具爾所以親親也授几緝御所以長長也旨酒獻酬所以養陽也庶羞迭進所以養陰也序賓以賢所以賢賢也序以不侮所以敬德也以祈黃耇所以廣教也以引以翼所以為酌也壽考維祺所以老老也經之以燕緯之以樂參之以射而文武之事備矣君子是以紹燕之為義大也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賦也此尸嘏主人之詞也既醉以酒言飲食之豐也既飽以德言禮意之厚也感德心滿如飽也醉酒飽德如此故願君子萬年天助爾以大福也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賦也殽俎實也將進也昭明道於事也何楷曰言助發其智慮小事大事無不周知所謂景福也曹粹中曰老將智衰已及之古人所慮也今錫之以壽考又天之以昭明則受福無窮矣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

賦也融貫通也昭明而至於貫通則其明遠矣高者識超於常先明者察微於事後故其所為之事無不令終令善也所謂知終終之也俶始也事

理與盡終則有始其明無窮其福亦無窮故公尸又有嘉言以告之也呂祖謙曰周之道王止於大王故宗廟之中尸之尊者乃公尸也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賦也靜嘉清潔而美也朋友謂賓客助祭者也攝檢也此工祝致告之詞籩豆靜嘉即楚茨所謂苾芬孝祀神嗜飲食也攝以威儀即楚茨所謂既齊既稷既匡既勅也祭主於誠禮主於敬誠不可見禮寓於敬故相攝以成儀也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時也時節也孔時言威儀皆中節也孝子主人之嗣子也儀禮曰祭祀之終有嗣舉奠是也匱竭也孝子內行孝之原也其德生而不已無有竭時故天亦錫之以其類成不匱德也

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壼宮中之巷也祚福胤子也言其類維何不越乎室家之間蓋孝子孝其妃亦孝也夫婦皆孝天又錫以能孝之胤子故曰錫類也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僕附也言其胤如何乎彼既能錫其孝則天將被以祿身之榮使亦得位而為天子也年既已歷位則景命有集又有附屬之者如下文所云也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釐錫也女士女之有士行者朱子曰謂生淑媛使為之妃也從隨也謂又生賢子孫也韓廣曰有賢妃又生賢子孫天命之所以為者莫大於此

既醉八章章四句
既醉受祭也主人儐食尸飯之也其詞意而禮者似說而非說也易有之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吉凶之與善惡類也惡與凶類善與吉類造物無心各予之以其類而已既醉所詠籩豆靜嘉威儀孔時則君子之孝可知也君子孝故有孝子嗣子孝則所生者皆孝矣所謂類也亦錫以胤類也從以孫子亦類也不寧惟是嗣子孝則其妃亦孝

所娶之婦皆孝矣室家之壼也釐爾女士亦類也昔周之興也太王王季文王皆孝子也太姜大任太姒皆女士也大姜生王季太任生文王大姒生武王武王生成王又生成王以及無窮所謂永錫爾類也其於此見其後可知其孝福之降於古今之際而其發福之故實由行之篤君子是以知孝之為道大也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

燕飲福祿來成　興

比也鳧水鳥鷖鷗也鳧鷖行徐而有度游泳而不爭人之有容而嫺於禮者似之故以比眾賓也在涇比在寢也眾賓皆在而公尸乃來氣度安寧亦如鳧鷖也爾謂主人也燕禮司宮尊於東楹之西兩方壺膳尊上旅食於門西兩圜壺所謂酒清也脯羞具官饌於寢東所謂殽馨也公尸來燕則福祿亦隨之而來祭祀所受之嘏至此而乃成矣蓋主人而目公尸眾賓頌祝之詞也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為

比也沙水旁也鳧鷖在沙散處徐行以比眾賓在堂各事其事也來宜謂事皆慊於心也燕禮自公致爵等所謂酒多也主人獻後薦脯醢賓升筵設折俎所謂殽嘉也為助也福祿來助使諸事之宜也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

比也渚渟而不流也鳧鷖在渚聚而不飛以比眾賓入座安而不去也公尸來處亦安之也此謂旅酬之後大夫皆升就席工歌笙入之時也湑酒之泲者也旅酬之後尊壺不足以泲之所謂酒湑也賓升席坐乃祭脯醢所謂殽脯也來下者人處於此故福祿亦降於此言自天而下也

鳧鷖在潨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比也潨水會也鳧鷖在潨則聚來會以比眾賓旅酬皆獻公尸也燕禮正歌備後乃立司正逆獻旅

酌皆以進公今公亦尚爵尊尸故謂宗尸也來宗眾尊之也於宗者宗室也言非日祭宗廟而燕于宗而福祿攸降今又賓尸而燕之則福祿之來積而愈崇矣徐常吉曰祭畢之燕尸不復以尸賓禮不敢留也燕於次日所以尊尸明所以[illegible]也

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比也亹水流峽中兩岸如門也鳧鷖在亹相隨而出以比眾賓燕畢出門而歸也熏熏和悅也吉公

尸之來當其止而飲食之時固已熏熏焉今將歸矣而旨酒猶然欣欣有餘懽也燔炙猶然芬芬有餘香也公尸之燕飲如此則人懽而神亦喜永降之福而無有後日之艱矣

鳧鷖五章章六句

鳧鷖美公尸也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也君申其惠臣欲其和人有餘懽神有餘福其致此者非一日之積也是故讀芣苢知婦子之和不誦鳧鷖知臣工之委蛇婦子和平家皆靜好也臣工委蛇人皆正直也所謂肅肅雝雝而不細務之者與君子於鳧鷖有餘思焉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千祿百福子孫千億

賦也假當作嘉君子謂王也顯顯光明也民庶民人有位者也右與佑通申重也干求也言可嘉樂之君子有顯顯之令德故能宜民宜人書曰在知人在安民是也民人者天之心也能宜民人則合天心而受天祿故保其身佑其行命爲天子而又申之使之干天祿享百福而子孫衆多至於千億也

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

賦也穆穆深遠也皇皇美大也君諸侯王天子也穆穆皇皇宜爲君王也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是也愆過也忘遺也率循由行舊章成法也不敢有過誤不敢有遺忘惟前人之成法是遵能法祖也抑抑謙下也秩秩有序也匹儔也所謂公侯好仇也不敢

怨其臣拂不敢惡其儔侶惟率羣臣之意是從能納諫也行先王之仁政則百姓咸被其澤故率由舊章乃所以宜民也從臣工之意則賢人得行其道故率由羣匹乃所以宜人也由舊章以宜民由羣匹以宜人此武王之所以干祿也

受福無疆四方之綱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

賦也燕安也朋友謂諸臣也書曰友邦冢君謂百辟也又曰大史友內史友謂卿士也解與懈通塈

息也言君子之令德如此則可以安無疆之福而爲四方之綱紀四方者持其大綱而四方之民自安也四方既安則君張其綱臣理其紀而諸燕之福及於羣臣矣羣臣既安則願天子之德息以各盡其職而四方之民益以安息矣呂祖謙曰民之勞逸在下而樞機在上上逸則下勞矣上勞則下逸矣故不解于位乃民之所由休息也何楷曰四方之綱宜民也燕及朋友則宜民乃所以宜人也百辟卿士媚於天子宜人也不解於位民之攸塈則宜人乃所以宜民也

假樂三章章八句

假樂美武王也大明之詩曰保右命爾此詩亦云焉知爲美武王也穆穆皇皇宜君宜王言自諸侯而爲天子也諸侯受命而爲天子者惟湯武爲然故中庸引此詩爲大德受命之証也武王之爲天子也上承穆考之謨下資四友十亂之助率由舊章率由先王其實錄也以此宜其民人則受天祿所必然矣太史公曰天下稱頌周公言其能歌詠文武之德不益信乎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埸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槖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

賦也篤厚也書曰公劉克篤前烈是也康安也公劉之祖不窋失官而奔於戎狄之間公劉不以其地爲可居而遂安之也乃□□乃理敎耕植也乃積乃倉儲蓄藏也爲居者謀也裹餱糧于槖囊爲行者備也輯和光大也爲居者謀思以和輯其民人爲行者備思以光大其國家於是張弓矢執干戈戚以啓行蓋將擇地而遷都也深謀遠慮動出萬全此公劉之所以爲篤也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

賦也于往胥相原地名宣布也巘山舟帶也鞞刀鞞琫刀飾也言公劉初遷往相原地而本國之人從行者庶衆繁者衆又有他國之歸順者宣布故處皆悅公劉之德而無歎恨之聲公劉于是陟山

降原以相之將欲久居之也而降徙行故人見其
容以玉瑤爲佩而鞞琫飾刀也呂祖謙曰以如是
之佩服見如是之勞苦斯其所以爲厚於民也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廼陟南岡乃覯于京京
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其所逝往也百泉地名杜佑云唐有百泉縣屬平
涼府言其上有原隰宜人也南岡百泉之南山
也京高丘地師眾也京師之名始此言公劉逝
往百泉欲瞻溥原升其南山乃覯爾地以爲更勝

於原者遂定都而爲京師也時是也處處謂其當
處者也廬廬安其旅寓者也言言公言之出令也
語語答問之議政也

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
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此也依安也蹌蹌濟濟與祭之容也何楷曰行遷
廟之禮是也盖几爲神設也祭統云鋪筵設同几
爲依神也遷廟之禮奉神之衣服至於新廟奉君
升君從升所謂既登也鄭曰令月吉日可以從于
新廟所謂乃依也盖召而進之也有司曰曹既祭
之後乃召羣臣對衆之也牢豕圈也執豕于牢食
之酌之用匏飲之也宗之立宗廟也呂祖謙曰
上則統於君下各統於宗蓋古者建國立宗其事
相須也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
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溥廣也長言土地新闢既廣且長矣景測日也
岡登高也何楷曰既景乃岡者觀陰陽之寒煥使

種植各適土宜又覘其流泉之所經使溝洫得盡
水利是也單周也言公劉自啓行以來止宿之處
其軍常三周以環衛之今既定都支宿衛之士散
於田野故度其隰濕井授田以徹法行之使通
力合作而收其所入以爲糧此寓兵於農之道也
山西曰夕陽荒大也朱子曰定其軍賦與其稅法
又度山西之田以廣之而豳人之居於此益大矣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
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迺密芮鞫之即

次也館舍也何楷曰造作之處也百工之來不皆
本周之人故爲館以處之是也橫渡曰亂[illegible]節
曰[illegible]渡[illegible]水而至南山是也[illegible]鍛
鍛也[illegible]皆采於南山也厲鍛既取器用皆有而相
宜[illegible]事益以理矣止基既理居者益
蕃[illegible]於是度二澗而處之何楷曰皇澗
[illegible]其兩旁遠澗橫故在水北而南鄉是也所
以[illegible]有之眾故曰止旅芮水名在隴州對水外
曲處而止旅益密故又度芮水之外而處之也呂

祖謙曰風氣日開編民日眾規模日廣有方興未
艾之象焉周之王業始於此矣

公劉六章章十句

公劉始遷豳也周以忠厚開基而積功累仁
自公劉始觀其插有積有行有裹糧安民者
備矣陟巘降原陟岡觀京勤民者至矣度[illegible]
順宜處處廬旅安民居者周矣陰陽流泉度
其隰原制民產者詳矣于豳斯館取厲取鍛
制民用者周矣厚於爲民所以爲篤也而且

步人干戈以飭武備玉瑤鞞琫以修禮服筵
几[illegible]依以君臣與執豕于牢以示儉也酌之
用匏以偁質也飲之食之以廣愛也君之宗
之以親族也其軍三單兵制定矣徹田爲糧
農政[illegible]其勤勞僕僕猶留渾樸之遺而制
澗顯當已開官穡之兆積累可謂深厚綜理
可謂周密求厚之謂篤周密亦謂篤故每
章皆以篤稱之也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

母

此也泂遠也行潦流潦也挹取也餴蒸米也饎酒食
也言遠酌行潦之水挹而注之於器則可以餴饎
以比詳察小民之情取而注之於心則可以養民
也故豈弟君子常念民之艱苦則可以爲民之父
母矣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豈弟君子民之攸
歸

比也罍祭器也能挹行潦可以濯罍以比能恤民

息可以事神也民神之主也故恤民乃所以事神神依之則民歸之矣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豈弟君子民之攸塈

比也溉器之當滌者也塈息也能挹行潦則物之卑汙皆可滌之以比能恤民隱則心之汙染皆可除之也故豈弟君子當念民之艱苦則嗜好功利之念皆息矣我無欲而民自靜故可以為民之攸塈也

泂酌三章章五句

詩序曰泂酌召康公戒成王也昔武丁告康叔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召公之意亦猶是也故以泂酌行潦為比以為人君必遠察民情而知其艱難自能養民如行潦之餴饎天畏棐忱自能事神如行潦之濯摡無康好逸豫自能修德如行潦之濯溉矣是故救治之術無他當取民情而注之心則保民之事自此起厲民之政自此息周公之諫七月召公之作泂酌此物此志也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興也卷曲也阿大陵也君子謂王也矢陳也言卷阿之上風來自南王以此時來游豈爾作歌以陳其和樂之音也

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

賦也伴奐閒舒之貌優游寬徐也彌充而滿之也酋久也言志氣閒舒而來游於此實欲以游自適休於此所以適其性也既適其性必推而廣之以滿其量使萬物各遂其性斯受天之眷而似先公之酋久矣

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

賦也昄當作版版章猶版圖也言爾土宇版章既

社稷宗廟山川城邑皆有神靈必彌爾性使恩澤
及於四海然後可為百神之主而常有土宇也

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
嘏爾常矣

賦也茀嘏皆福也言受命長茀祿康所以為嘏也
然福本於德必彌爾性使德純而不已乃可常享
之康嘏也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

言也頌先公上自百神當福祿皆本於彌性功用之
盡美矣其充於己者自為之其及於人者必有眾

賢之助焉鄒泉曰馮者忠誠可託必資翼者才猷
可任股肱孝者順德則有移忠之心德者修己則
有正物之學以之引導而不昧於所適以之匡翼
而不窮於所行則豈弟君子得以錫極斂言而為
四方之則矣

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

賦也顒顒猶稱溫也卬卬猶望望也君顒顒於上
彌性也臣卬卬於下以翼也言君所執如圭臣所
執也何稽曰兩璋之合則為一圭君有馮翼孝德
其為一體如圭也臣能以引以翼協力比附如璋
也如此則同心同德善皆歸君遠者聞其聲與近
者挹其丰采而豈弟君子得以斂政優優為四方
之綱矣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
子使媚于天子

興也鳳凰靈鳥也雄曰鳳雌曰凰翽翽羽聲也集
眾鳥集也鳳凰飛則眾鳥從之而集於所止之處

也藹藹和聲貌忠厚慈祥曰吉謂已享福而人亦
蒙休也媚順愛也王多有藹藹之吉士則可以惟
所使而皆能媚於天子如眾鳥之集也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
子命媚于庶人

興也鳳凰之飛上傅于天高之至也王多有藹藹
之吉人則可以惟所命而皆能媚于庶人能媚庶
人則萬民愛戴而王愈榮高亦如鳳凰之傅於天
也夫下媚庶人卑之至矣而得眾乃可能次其卑

也乃其所以為高也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

此也山之東曰朝陽菶菶萋萋桐生之茂也雝雝喈喈鳳鳴之和也言馮翼孝德王欲其有吉士吉人王欲其多其所以有且多者有道焉觀於鳳凰而知之矣鳳凰之鳴何以必於高岡以梧桐生於高岡之陽也鳳凰非梧桐不棲故梧桐菶菶萋萋斯鳳凰雝雝喈喈矣梧桐茂而鳳凰至禮貌隆而

賢人來其理一也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賦也言欲禮賢人必需車馬謂備馬以聘之車服以庸之也今王之車馬既庶且多矣王之馬則既閑且馳矣朱子曰此亦足以待天下之賢者而不厭其多是也遂達也詩不必多惟求達作歌之意耳其意無他欲王求賢而已故王之來歌以矢言也詔和樂之志也臣之矢詩以遂歌也盡忠告之心也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詩序曰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泂酌之戒勸養民也卷阿之戒勸彌性與求賢也君德莫先於彌性王道莫大於養民而所以上成君德下貸民生者惟賢是賴故歸於求賢也能此三者君人之道備矣君作歌以志喜臣遂歌以陳戒此即雝雝喈喈之聲亦不必待鳳凰之鳴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賦也汔幾遂同至也中國國中也詭隨詭[illegible]而隨[illegible]而從也謹約束之意明人所共見也柔者[illegible]之也能[illegible]而習之也言民至今日亦云勞矣可以小安矣國中之民安而後四方可安也安民安因其道無他無縱詭隨而已蘇轍曰人未有無故而妄從人者惟無良之人將悅其君而竊其權以為寇虐則為之無縱詭隨則無良之人 寇虐無良之人

止所王室定矣書曰柔遠能邇惇德允元　難壬
人此之謂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逑無縱詭隨
以謹惛怓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
賦也休息也逑聚也民得休息則聚而不散矣惛
怓猶讙譁也何楷曰詭隨之人其心不明惟欲變亂
成法以逞其寇虐之謀此民之所深憂也夫其惛
怓更張豈不自謂勤勞而有害無利是徒棄此勞
耳故勸其無棄爾勞則已無事而王亦享安靜之
福矣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
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賦也罔極爲惡無已也慝匿於心曰慝不畏明陽
惡也將虐小民故不畏人之見之也作慝陰惡也
將害正人故畏人之知之也沈守約曰我禁奸奸
愈何我君子不日親則小人終不可疎惟親近有
德斯彼之窺覘消此謹之之道也何楷曰訑訑之
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有德豈肯近

敬慎威儀則所以近君子者在此所以遠小人者
亦在此矣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
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賦也愒猶息也泄猶洩也勞憩則憂洩矣醜穢也
厲害也醜厲爲穢言以害正人也如是則正人必
敗而所以爲寇虐者熾矣戎汝也小子年幼也言
汝雖年幼而王既用汝則進君子退小人之責皆
在於汝此其所係甚大不可縱詭隨使醜厲而敗
正人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
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賦也繾綣親附也朱子曰小人固結其君者也小
人之無良皆欲罔極醜厲其根皆起於繾綣詭隨
其君委曲親附至於結而不解則致於無所不爲
矣正反云者與正道反也以正者爲非而不正者
爲是也正敗猶有正也正反則無正矣玉寶之也
愛而成之也言王之用汝欲玉汝也王欲玉汝我

不可以不諫汝汝既日在王側見詭隨之人必無縱之不然而小人至於繾綣則君子至於正反將民無由息而國無由綏矣故諫汝乃所以爲王也大諫云者大其辭而疾呼之也

民勞五章章十句

民勞戒近小人也賈誼曰安民可以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故民勞者國危之漸也民何以勞有虐之者也人何以能虐民盜君之權也何以盜君權以其詭隨也必知其不可而

詐隨之則無所不隨矣人君悅其隨也彼則乘其悅而盜其權以虐其民矣此固詭隨者之無良亦以有縱之者也爲大臣者見詭隨之人悅其圓而可共事也利其柔而不至於反面也而不知詭能詭隨必至繾綣而無良惛怓罔極醜厲之態皆出於是乎不畏明而爲民憂矣作愿而俾正敗且正反矣蓋一念不謹從其隨而縱之以至於此也伊尹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能如是則可以謹無良而近有德矣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亶也板板反也反其常也癉病也話言猶謀也管管依據也亶實事也言上天反常下民盡病惟賴大臣維持之也今出言既不當爲謀又不遠不以古爲依據不切當今之事勢是目謀而終未遠也則不可以不諫矣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

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憲憲猶軒軒也泄泄猶沓沓也輯和洽合懌悅莫定也言天運艱難無軒軒然踊躍而自揚也天步顛蹶無沓沓然怠惰而弛也猶遠而出之以話曰辭辭出而群臣和輯則意協而民心合矣辭出而我王悅懌則政行而民事定矣出話之然在於猶遠故謀不可不慎也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囂囂我言維服勿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illegible]也[illegible]同僚同官也即就也囂囂自得也服
事也[illegible]者也言我與爾雖異職事同爲王
官[illegible]猶之遠以爲王也爾乃囂囂自是
而不受人之言則過矣夫我之言皆可見之施行所
謂資於言[illegible]汝勿以爲迂泓而笑之古人有言詢
於芻蕘[illegible]同僚乎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
爾用憂謔多將熇熇不可救藥

賦也虐暴也謔戲也灌灌猶款款忠告之狀也

蹻蹻驕貌耄老而昏也熇熇熾盛也言天方虐民
則更甚於艱與難矣爾乃謔謔則更甚於惡惡滋
甚矣餘則曰老者知其不可而盡其欵誠以告之
少者不信而驕之故曰非我老耄而妄言乃汝以
憂爲戲耳夫憂未至而救之猶可爲也苟俟其益
多則如火之盛不可復救矣

天之方懠無爲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
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賦也懠怒也夸誇也毗比也誇於外而比於內小
人之狀也夸毗則威儀卒迷而善人不爲用汝蔵
尸也殿屎說文作唸吚呻吟也葵揆也資猶貲也
言民皆於[illegible]呻吟而已莫敢與我爲揆然民者上
之資也今言喪亂則無資矣財聚民散則財亦散
而[illegible]不[illegible]乎

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
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賦也牖開也壎篪相和也圭璋相合也以法止邪
曰辟自此以下言遠猷也遠猷非小子所能爲欲

其告王也民方殿屎則莫先於恤民民性本善皆
原於天天賦性於形猶開牖於宇使其明也命分
而爲性故天假則人和如壎如篪也性聚而爲命
故天行則人合如璋如圭也發其性之所固有如
取諸懷也施以才之所能爲如攜其手也因其性
而教之勿益其所本無則牖民甚易耳所謂明明
德以新民也君不修德而立法則民殘矣人心有
欲民之辟於辟者原自多端不牖其性而立法以
禁欲則比戶可誅矣故戒其無自我而立辟也任

德而不在用此惠民之遠猷也。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賦也善人載尸故惠民之外莫要於用人价人大人也王朝之公卿也大師京師之大衆也大邦成國之諸侯也大宗大夫之强宗也宗子王之適子也藩維垣墻屏樹翰羽也何楷曰善人在朝則天下消其逆萌而莫敢踰越故曰藩后非衆罔與守邦故曰垣王者以天下爲家侯甸采衛列於門廷

故曰屏勲閥之胄枝葉之蕃足以羽翼王室故曰翰是也用人之道先繫其心人罔常懷懷於有德王修德而使其懷之則藩垣屏翰乃心內向而王室寧矣不然則虛設而不爲我用所謂載尸也至於宗子上嗣王而下爲臣民之望乃王之城所以自衛也一有失德嫌疑內生則城壞而藩垣屏翰莫不離心王乃獨處於上矣至於獨則可畏矣王於獨而斯畏則已晚矣故願長之於早也修德而畏獨此用人之遠猷也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賦也豫怠也渝變也馳驅縱恣也王與往通衍舒徐也言惠民在於修德用人亦在於修德德何以修敬而已矣敬者即目前之境而存其心也方虐方懠天之怒也敬之則不敢戲豫而讙讙夸毗之狀除矣方難方蹶天之渝也敬之則不敢馳驅而憲憲泄泄之態斂矣且天之當敬亦不待其怒與渝也雖平居作息天亦無不在焉昊天明矣爾必

有出往之事天亦及爾出往無所之而不隨也昊天旦矣爾必有游衍之時天亦及爾游衍無所處而不在也敬之之詩曰陟降厥士日監在茲此之謂也知上帝之臨汝則戒謹恐懼不敢懈於隱微此修德之遠猷乃惠民用人之本也

板八章章八句

板蕩逸詠也當天怒人怨之時乃徐商牖民懷德敬天之事近於迂濶而寡效無怪小子之蹻蹻也然而我言維服實之於當前之事

勢則知之矣國家之要莫大於得人心人心未離雖危而可存人心已去雖安而易亡欲得人心非美言小數所可邀也必順其固有之良使仁不遺親義不後君之念油然而不容已則民心不搖而藩垣屏翰皆鞏列而不敢動再加之以敬天則恢德綽帝而宗子之城永不壞矣此實救時之切務非迂闊也且夫天生民所固有取之攜之至便也价人大師大邦大宗宗子具在也以德懷之卒順也

天隨處而皆臨敬存心而即是乃知所謂迭緝者其事至近而且易也聖謨洋洋示以昭彰而世卒莫之聽亦獨何哉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章四百三十三句

蕩之什三之三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賦也蕩蕩廣大貌辟君也疾威猶暴虐也多辟邪僻也烝衆諶信也言蕩蕩之上帝下民之君也今乃暴虐下民多辟於刑法有如帝命之者豈天生烝民其命果不信哉人命之性本無不善故人之生也莫不有初而氣稟物欲鮮克以善道終者是

以天命亦罔克終如疾威而多辟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德女興是力

比而賦也此設為文王之詞歎紂之不克終也彊禦暴虐也掊克聚斂也服事滔慢興起也力用力也言文王當日曾咨嗟而謂紂曰彊禦掊克之人所惡汝乃使之居官任事是天所降之滔德而汝用力以興之違天命而拂人性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

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届靡究
比而賦也懟怨攘奪也作讀爲詛祝讀爲
咒詛咒怨謗也言汝興彊禦有故也天命之性仁
柔義剛而彊禦義類不能全其天德之剛而流於血
氣之勇是以亦彊禦而多怨人畏其怒而流轉其
言以對汝所謂詭隨也人詭隨以護汝汝乃用之
於內故能爲汝之徒而奪民之財所謂寇虐也寇
虐肆行則怨謗紛起莫知底止而亦不可究詰之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爲德不

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比而賦也炰烋武健貌背反側傾也陪貳也王之
貳則三公也卿六卿也言汝興掊克有故也汝爲
暴而寇攘式內故汝之臣皆虐民而爲汝斂財斂
財是斂怨也汝乃以爲才而用之是斂怨以爲德
也夫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所謂明德也爾以貪婪
之習汨其本性是以小人斂怨雖反側已露而且
謂無有君子而德雖堪爲陪卿而終於不用也爾
卿言曰言不別善惡有逆背傾側者有堪爲卿貳
者皆不知之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
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比而賦也湎沉也式用也言爾德不明多由於酒
然非天湎爾以酒也因爾於不義之人從其言而
用之故沉湎於此容止皆愆號呼無度而晝夜不
分其爾克有終者皆由於人非天爲之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
人尚乎由行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

比而賦也蜩螗蟬蝎沸水湧也如蜩如螗言之亂
也謀夫孔多發言盈廷也如沸如羹政之亂也蹄
合紛起如水之沸錯互無章如羹之雜也先王之
法無小無大近皆喪失而舉國之人惟以率由遵
行爲尚莫改遂亦莫敢諫也奰本作奰多其口以
視之也國語曰王得衛巫使監謗者道路以目是
也鬼方蠻方也史稱厲王暴虐熊渠畏之去其王
號是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

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此賦也老成人舊人也典刑舊法也言蜩螗沸羹時不善矣然非上帝爲此不善之時也昔殷之盛時人與法俱善今皆不用乃致變非時變也然舊人雖無舊政猶在但人有以典型告者汝皆不聽是以大命將傾耳設一聽而用之未嘗不可轉亂爲治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此而賦也顛沛仆也揭蹶起之貌撥絕也言大木將仆枝葉未害而本根先撥是以揭然而仆耳四方猶枝葉也民心則本根也夏商之末諸侯未叛桀紂暴虐以失民心自絕於天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故言殷鑒不遠在於夏世則周鑒不遠在於殷世可知也無一語及於時事而能令聞之者惕然知戒亦可謂善於立言矣

蕩八章章八句

蕩召穆公諫厲王也厲王之行有似於紂故設爲文王咨紂之詞非徒指危亡以示儆其反覆於天人之際望王之改過易慮者一篇之中三致意焉今夫國何以亡其本仆也本何以仆失其民也民何以失用貪暴以斂怨也何以用貪暴其德不明也德何以不明由湎於酒也然而天不湎爾以酒也靡不有初爾之明德自其也猶有其望匪上帝不時也但使戒荷沉湎以明爾德則掊克之餘怨謗衆之寇攘皆能知之斥遠小人獨除苛政得民心而培國本反覆手之間耳本實既撥因老成而用典型可以爲第也此召公所以惓惓於匪上之克終而非徒借成言以譏時政也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興也抑抑謹密也隅廉角也言德能於成儀則謹密方正如有廉角也但愚人不能知智者知之人以爲不足證則靡哲不愚矣夫衆人之愚氣質昏昧是其疾也哲人之愚則自晦而反其常

矣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
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賦也競強也訓則也訏大謨猶皆謀也命號令也辰時
則告也言所貴乎人君者何也朝廷之上莫強於
人有人而四方訓之苟人之所以訓四方者以
其德行著於威儀昭明有覺故四國順之也謂四
方者以人訓四方者以言以天下之計長久之規
爲定命而長告之其言善矣然空言無實民將從

也必敬愼威儀使所言者皆著於躬行斯民皆則
而效之矣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
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賦也興尚也女武公使人命己之詞也後凡言女
者稱爾小子者放此紹嗣刑法也共敬守之也言
古人之貴威儀如此至於今日迷於威儀而亂於
政覆德之隅而荒湛於酒以此爲尚所謂康哉不
思也汝雖湛於酒而樂從所尚獨不念所承之統
緒乎先王之成法甚明豈可不廣求而敬守之哉
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灑掃
廷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
蠻方
賦也章表率也作事逷遠也言人雖尚酒皇天弗
尚汝無踰其餘波如泉流之淪胥以亡也試思天
壤之間內自庭除之近外及蠻方之遠何有殊與
灑掃之常大而車馬戎兵之變皆宜敬愼威儀以
爲民則何庸可容放之荒湛哉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愼爾出話敬爾威儀
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賦也質成也侯度諸侯所守之法度也玷缺也言
既不敢荒湛則必質爾之民人則必謹爾侯度
所以戒不虞也其質之謹之之道不外出話威
儀必敬愼威儀使無不柔嘉於出話尤宜愼密
白圭之缺尚可磨鑢言語一失則不可改矣論語
曰南容三復白圭蓋謂此也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

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賦也易輕捫持逝去讎答承奉也無易由言戒其心之輕脫也無曰苟矣戒其口之輕發也雖莫捫其舌而亦不可逝則所以謹言者至矣既能慎爾出話更宜敬爾威儀蓋天下之理無有言而不讎無有德而不報故必無不柔嘉以順於朋友并及於庶民小子則侯後人爭而子孫繩繩不墜厥緒亦人民愈和皆奉以勝則而承之矣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賦也輯和遐何愆過也屋漏室中西北隅也覯見格至度測矧況射斁通厭也言人之修德須當一致皆不可忽於威儀當其見人之時固宜和柔儀節勿令有愆即在暗室之中亦不可愧于屋漏無曰隱微人不見也覯神之德光滿天地焉知屋漏之中覯神不至不顯亦臨猶懼有失況可厭斁而不敬乎劉瑾曰不遐有愆者省察之功慎獨之事也不愧屋漏者存養之功戒懼之事也

辟爾為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

賦而比也辟正也止容止也僭差賊害則法也無角曰童虹潰訌同紛亂也言將正爾之德使盡善而盡美則必動靜之間淑慎容止不愆於威儀慎而不僭淑而不賊斯為民之則矣投桃報李無德不報也若謂無威儀而民則之則是以童為角或

小子其無此理也

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興也荏染柔忍貌緡綸也言荏染之柔木乃可以受綸以與絲溫溫之恭人乃可以成德也溫和也恭敬也敬而且和所謂抑抑也德基猶言德隅方則其正也然則抑抑威儀實爲修身之要乃哲人聽而行之愚人聞而不信夫其不信必自以爲智而不知不受善言乃其愚也故曰民各有心

外之也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
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
莫成
賦也自此以下皆警懼人也朱子曰非徒手攜
之也而又示以事非徒面命之也而又提其耳所
以爲之者詳且切矣皆命汝未有知識既長大而
抱子亦宜有知矣人若不自滿盈能受教戒豈有
早知而反晚成者乎唐汝諤曰哲人惟不自滿故

能受人之言今告以臧否而不知者非由於知識之未
開正由自假之爲累也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
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
賦也夢夢亂也慘慘憂貌諄諄詳熟也藐藐忽略
貌虐苦也言汝不聽我爲教之使明反以爲虐之使
苦也九十曰耄楚語曰昔衛武公年九十五矣猶
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
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夕以交戒我此之

謂也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
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
賦也舊舊章也止語詞忒差遹僻棘急也此總承
上文言我之所告修辭修德宜慎威儀者皆先王
之明刑乃舊章非私言也汝能聽而用之用戒不
虞庶無大悔否則淪胥以亡且天運艱難既喪厥
國矣盖謂幽王之事也前鑒不遠天命不僭若忽
於威儀而回遹其德以迷亂於政則民困急而國

亦危矣豈可藐之藐藐也哉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抑衛武公自警也賓之初筵悔自亂於威儀
故抑之作於威儀三致意焉且夫威儀者聲
音笑貌云乎哉威儀之著莫大於言行而
合乎禮所以爲德之隅也言而謹諸躬所以
爲民之則也威儀之美莫大於敬與和克共
明刑撫揚由言敬也在廟之中亦不愧則
敬之至矣雖柔而顏溫溫恭人和也惠於朋

友應民小子則和之至矣本和敬以美威儀此詩之大旨也淇澳之美武公也猛兮僴兮者敬也寬兮綽兮者和也大學引之曰赫兮喧兮者威儀也以爲此明德之至善也中庸之傳道也戒懼致中敬也發而中節和也而歸之于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以終此修德凝道之大端也武公其知之矣謂之睿聖不亦宜乎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

倉兄填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

比也菀茂旬徧也逐葉捋取曰采猶條桑取曰捋連條伐取曰劉瘼病殄絕也倉兄與愴怳同填塞也倬明貌矜憐也蘇轍曰桑之爲物其葉最盛然及其采之也一朝而盡故詩人取以爲比言周之盛時如桑之茂其陰無所不遍至於厲王肆行暴虐周室衰弱微如桑之既采民失其陰而受其病故君子憂之不絕於心悲憤填胸呼天而訴之也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

賦也騤騤不息貌翩飛揚也朱子曰厲王之時征役不息故民見其車馬旌旗而厭苦之是也夷平泯滅也黑髮曰黎火餘曰燼步運頻蹙也天下之亂作於王心厲王好兵故亂生不平列國無不被害丁壯皆行俱有死亡之禍其幸存者亦餘燼之餘耳民生既困則國運日蹙是可哀也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

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

賦也[illegible]將[illegible]也疑與凝同定也君子謂厲王[illegible]也[illegible]所以媚始也使思亂者民力已竭國[illegible]所將何去心不依欲居則無所定欲行則無所往其[illegible]實爲王之秉心不過欲與強於天下[illegible]其以危國也其專利聽謗以爲厲階者[illegible]實爲之而使至今爲患乎則不得不追咎[illegible]之爲梗矣

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東

靡所定處多我覯痻孔棘我圉
賦也土宇疆域也辰時僤厚覯見痻病棘急圉邊也言我土宇猶王室亂則天下可憂也逢天僤怒者民叛天下亦是天怒已甚也鎬京在西中原在東靡所定處者京師及侯國皆亂也孔棘我圉者中國外日見叛變侵也
為謀為毖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賦而比也慮難曰謀防患曰毖況象削減也憂恤

撫民也序爵用賢也執熱手持熱物也言天子已出四國皆叛時事如此惟望其和之二相能謀能毖而後亂況可減也謀毖之道惟行憂恤序爵惟有序用賢人此救亂之急務如濯水以解熱也不然則何由能善哉有相與胥溺而已
如彼遡風亦孔之僾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賦也遡鄉僾唈肅進荓使也言當此時而仕進如鄉風而行其唈必甚故民雖有欲進之心而荓云力不能逮皆稼穡以代祿而已以爲惟此可以資生是寶也且可因以免禍故好也君子皆不欲仕則雖欲序爵而無由矣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賦也恫痛贅屬也春秋傳曰君若綴旒然是也旅與膂同穹蒼天也言民叛王奔是天降喪亂既滅我立王矣今又降此蟊賊而病我稼穡是喪亂之後又有饑饉也哀痛中國其君俱危其野盡荒則

雖欲憂恤而無從矣憂恤序爵兩無所施則我之謀毖亦窮靡有心力以憂天矣是不得不專望其和之二相也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賦也惠順考成也言二相行政上不叛下而下撫其民是乃順理之君民人所瞻望者也凡我朋友皆當秉二公之心宣布其謀猷以慎成其相業乃所以忠於王也而又有不順之人不與二相同心

衛出奔見自以爲臧則是別有肺腸而且能致民
使予於狂也史稱厲王弇亂太子匿召公之家國
人圍之召公以其子代之是不顧自獨而俾民卒
狂有[illegible]人故下以朋友之義反覆開導之也
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
進退維谷
賦也甡甡并行之貌譖讒譖也胥相穀善谷窮也言
中林之鹿猶甡然并行朋友相譖不能相善曾鹿之
不如也彼譖而退者固憂得讒譖人而進者亦豈

能得志乎人亦有言進退維谷此之謂也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
胡斯畏忌
賦也[illegible]代不可限[illegible]大惟聖人所見者遠
其言亦是在百里之外如目覩也若愚人不顧其
後還不敢於爲狂且以狂爲喜也我既知之且能
言之何爲畏忌而不言哉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
寧爲荼毒

賦也迪進也復重也言從二相而不恤王者皆良
人也求已而關太子者皆忍人也獨於良人則弗
求而從之於忍心之人乃顧而復之是民已好亂
而復又得之寧以其身爲荼毒於民之具也果何
爲哉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順
征以中垢
興也隧道式用穀善也征行也中垢中心汙穢也
言風行有道多從空谷而來人行亦有道皆從中
心而出彼順二相之良人出於中心之善者若不
順者則獨以俾民狂者皆由於中心之汙穢欲國
亂以取勝故下面以貪人言之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
覆俾我悖
興也以風之有隧與人之有類也言貪人行利用
必自收斂與同之亦必同敗是貪人不可以爲類
朋友乃衛之言之言亦隨口對答而誦言而使衛
行之皆如醉而不醒所謂從而不改也衛既不用

[illegible]言亦多事矣是何悖[illegible]也
[illegible]是不知而作如彼飛蟲[illegible]之
[illegible]予來赫
[illegible]之也[illegible]也[illegible]何[illegible]知也我
[illegible]予[illegible]不知而妄作乎又
[illegible]亦[illegible]日[illegible]反之[illegible]亦有[illegible]
[illegible]也我既唯有以見乃往告汝汝汝
[illegible]是往陰汝也汝乃不念而反謂予來恐
[illegible]不[illegible]之心矣

詩義[illegible]卷之十八

[illegible]涼善背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
[illegible]用力
[illegible]定職專也涼薄背反復也[illegible]
[illegible]而又專為涼薄而工為反覆[illegible]與
[illegible]民以[illegible]是不利也[illegible]乃為之[illegible]恐
不[illegible]備力[illegible]與之爭而用力以[illegible]之是
[illegible]民以[illegible]民以禍也
民之[illegible]
[illegible]歌

[illegible]也民未定也陰取曰盜明奪曰寇[illegible]民生未定爾
乃陰取其財而又明奪之是由盜以予於寇也為
不利善用力為盜寇皆所謂涼也我曰涼不可也
爾亦曰涼不可也不旋踵而背之且從而詈我則
所謂職涼善背也爾雖自文曰背而詈者非予也
然我則既指斥而作歌矣是豈可不深愧而速改
也哉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桑柔芮良夫所作也左傳杜預云芮良

詩義矜式■卷之一 八 九

夫之時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是也厲王天
資頑戾不足與有為特以用人不審其次尊
之以好兵榮公尊之以好利[illegible]於衛[illegible]
而民不堪命奔彘機一發天下家[illegible]
當諸侯皆叛四夷交侵非周公召公[illegible]其忠
貞[illegible]其濟豈復有周室哉然二公所[illegible]
以待[illegible]而人不諒也召公合其子以救亂而
人不知也故當時士大夫或有不附二公而
陰與為難者所賴良夫之徒新明[illegible]遊爾其

幾其可消其反側於是乎其和之功成而宣王之中興亦基於此矣國以人亡亦以人存用人可不慎哉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起也雲漢天河也昭光回轉也雲漢昭則天晴不雨可知也雲漢回則夜深寧可知也何辜今之人非怨天也欲知其罪而修省之也荐重也

臻至也靡神不舉所謂來鬼神而祭之也圭璧禮神之玉也卒盡也愛而已切痛而已勤則上天亦宜我聽矣望之也

旱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甚也蘊蓄隆盛也蟲蟲熱氣也殄絕也郊祀天地也宮祭宗廟也奠以禮神於上瘞以瘞神於下也宗尊也克能也丁當也言后稷欲救旱而不能上帝能救旱而不臨其災下土之小民毋寧使災當我身也不愛其身以救民仁之至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賦也推去也兢兢恐也業業危也如霆如雷畏之甚也孑孤特貌遺留也則不我遺言不止黎民靡遺并我亦不遺矣如是則豈可不相畏乎恐先祖之祀亦將自此而摧滅也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群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賦也沮止也赫赫旱氣也炎炎熱氣也無所無所以自容也大命衆命也近止降於死亡也靡瞻靡顧無所仰望也群公先正皆祀所及也言群公先正於我尚遠或不我助父母先祖則至親也何忍使我至於此極乎

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為虐如惔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群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

賦也滌滌旱貌山無木川無水如滌濯也魃旱鬼也惔焚熏灼遯逃也言群公先正神有來去或不

我以上帝則日臨在茲也而降災如是豈我有失德得使遁位而去乎無所歸咎而自怨也

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賦也畏去也言王始以旱故欲遁去然又以秉國君人主之義故強勉畏懼雖憂難不敢去也瘨病也胡寧瘨度也言農之伊始已祈穀於上帝祈少方納其年於天宗亦孔夙矣春祭方社秋又報之實不莫也故祭則神如此宜無有悔怒之者乃上帝不度我心而病我以旱曾不知其故也故我曰水旱之災必有以致之但病我不知其故苟得知其故則當速改之矣

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

賦也友當作有紀紀也鞫窮疚病也庶正眾官之長冢宰眾長之長也趣馬師氏膳夫早[illegible]月之[illegible]左右侍御從之人也周救能守也止語詞里憂也言散無友紀以極言其數亦無有紀極矣不止公卿凡有職者皆勸勉力庶正冢宰以明無之故而至於窮病趣馬師氏膳夫以及左右侍人不周濟亦無不謝心竭力之類敢有賑給者固同心竭力照恤瞻卬昊天不知更當如何以弭旱也

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我以戾庶正瞻卬昊天曷惠其寧

賦也嘒明貌假至贏餘也成勞已成之也有嘒其星則未有雨徵也群臣竭其精誠助王以昭假於天者已無餘矣然尚願勉之也前既靡人不周今當大命將近之時不可棄爾成勞也非求為我之一身因家庶政皆賴以定不可不益求所以昭假之也故仰天而訴之曰何時而惠我以安寧乎望雨之至也

雲漢八章章十句

此詩言王憂旱也厲王之末頻年大旱宣王繼立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消去之故作是

詩也詳釋詩言有事天之敬有事神之誠有
恤民之仁有恐懼修省之實心有發粟勸施
之實政蓋消弭補救之道皆具不止禱祀其
憂惕已也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賦也崧高大貌嶽謂嶽山雍州之鎮也駿峻也甫甫侯也申申伯也何楷曰謂申伯與仲山甫德位相同故以並申伯是也蕃與藩同蔽也宣布也言竦然而高者嶽山也凡國家將興之運而降其神靈生甫及申使為王室之楨翰以藩屏四國而布其德澤於天下蓋天生聖君必生賢佐理固然也

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賦也亹亹猶娓娓勤順也纘繼也于往式法登進也申本侯爵而言伯者命為方伯也范處義曰申侯佐王有功故王求授之事改大其邑俾邑於謝以為南國之式則方伯連帥之任也又命召虎往[illegible]

[illegible]侯之
[illegible]之功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賦也[illegible]庸功也[illegible]徹[illegible]申伯之家臣也私人[illegible]乃命申伯遂式[illegible]南邦[illegible]式者[illegible]此言式是南[illegible]之所以[illegible]使[illegible]大以[illegible]大衆而後可以鎮服謝

使也又[illegible]上田止[illegible]界定賦稅也又命[illegible]權[illegible]田宅也土田徹爾[illegible]王之所以待申伯者至[illegible]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

[illegible]

賦也[illegible]也[illegible]宜以[illegible]之得其時制邑[illegible]召公說

歲事而告王　王錫申伯將還之也賜以四牡之
牡馬又賜以馬首之金鉤馬膺之樊纓也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
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賦也遣使之國也圖謀也謀爾居而莫如南土者
擇重地以展全才也介與价通爾雅云圭大尺二
寸謂之价圭何楷曰介圭天子之鎮圭王命申伯
鎮其南國故使執介圭以往如天子之自行是也
呼王舅而告之曰汝往近矣其所以命汝往者則
以南土與荆徐爲隣欲汝安內攘外永保無虞不

止南國是式耳矣
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
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
賦也信果邁行也申伯戀主不欲遠往至是始果
行也郿地名餞送行也言還南者申伯之國在南
也謝於誠歸者今始誠歸於謝也峙積粻糧遄速
也言王命召伯徹土田之時已取什一之稅而預
時其粻倉庾有儲蓄市有委積用以速申伯之

行也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
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賦也番番老而壯也嘽嘽衆盛貌鄭康成曰周徧
也戎猶汝也翰幹也申伯入謝遍邦內咸喜曰汝
乎有善君矣是也又言申伯之聲名豈不顯乎是
王之元舅而允文允武可以爲百僚之法則者也
其爲百僚必矣元舅者尤貴也美其文武而兼言
元舅者因以見申伯地處親賢威望素著抑以見
宣王之封申伯實以其才堪勝任非徒加恩於外

戚也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
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賦也揉順也誦謂詩成而工師誦之也碩大
風聲肆長遂也言申伯所以有文武之才者本
於其德也柔順也惠愛也直以撫之寬以教之也惠
順也上順天理下順人心也柔惠者恐其無斷申
伯則又能直焉是非明而賞罰公也如是則强者

甫人□柔者人以柔為福□□威協而行之如手撫
亦交虞其患者頌其德喪其直者頌其義聲名洋
溢乎中國施及蠻貊矣蓋欲申伯懷遠以德而不
徒威之以兵義之所圖甚大而詞甚美所謂君子
贈人以言也

崧高八章章八句

崧高尹吉甫贈申伯也宣王中興北伐玁狁
西伐西戎南伐淮夷又自將而伐徐如南
方之雄藩也故相其形勢而徙封申伯以鎮

南所以扼荊徐之吭也北城朔方南城謝可
謂識深慮遠矣吉甫前伐玁狁知北方之患
已除所可慮者南邪耳馭之以德則叛者或
生威之以兵則勢服不常此非嘗數交而威
患并著無以服其心也故詩於此三致意焉
疊曰王命曰錫曰遣王餞欲其上報天子恩
也次曰周邦咸喜欲其下慰萬民之望也南
國是式南土是保告以安撫之大計所謂其
詩孔碩也文武是憲柔惠且直告以懷遠之

良圖所謂其風肆好也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
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賦也烝衆則法秉執彝常懿美監視昭明假至保
佑也仲山甫樊侯之字也○言天生衆民有形下之
器必有形上之理民之生也有秉是理以為性故
其情不善而見人之有善德者必好之矣孔子曰
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
故好是懿德凡民皆然而況天監有周因天子之
明聖特生仲山甫以保之則其懿德更超於烝民
而天子之好之亦必異於常人矣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
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賦也古訓先王之典也若順命令賦布也○此言仲
山甫之懿德也山甫人臣也臣道主柔是其則也
然恐其柔之過而弱也故必嘉嘉者善也柔而能
立於善斯合於則矣令儀令色柔於外也小心翼
翼柔於內也古訓是式法古之禮也威儀是力行

今之禮也柔嘉如是是謂懿德故天子好之使之布命於四方也夫以其理錫之烝民則爲明命性之所以肖也君以其古布之天下亦爲明命道之所以行也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賦也式法也式是百辟者位冢宰正百官也纘繼戎汝也祖考謂周公與獻公也樓徵與曰魯獻公仲子曰山甫入輔於周食采於樊是也保即首章所以保茲天子也出承而布之也納行而復之也喉舌所以言也發起而應之也式百辟以保王躬而喉舌以賦政事皆王命之詞所以任之者甚重則好是懿德可知矣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賦也肅肅嚴也將奉行也若順也否不順也言王之所令邦國或順或否皆能明之順者獎勸之否者改行之也明謂明於理哲謂察於事朱子曰保身者蓋順理以守身非趨利避害偷以全軀是也肅肅王命奉而行之所謂賦政於外也邦國順否皆能明之是以四方爰發也天下未有不保己而能保人者明哲保身乃所以保王躬也天下未有不事上而能使下者夙夜匪解乃所以式百辟也仲山甫之德如此亦可以當物則之則好矣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賦也此下二章言仲山甫之不穿往者也民之秉彝原無不善而氣質不齊故有剛柔之人有善惡其剛惡者所謂彊禦也故世俗有吐剛之待人有如食物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不然其仲山甫所謂柔嘉者但柔嘉欲柔亦當柔[illegible]故則亦不吐不茹柔則不侮矜寡矣不吐剛則不畏彊禦矣此柔嘉之所以合於則也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賦也輶輕儀度圖思也袞職王之職也言秉彝

之德其易其行而其幾甚細非明健無至不能擇

而說者故人亦有言德之微細有如毛髮民鮮能

舉之以因度之矣　山甫察之明而守之固故猶

舉之我儀圖之莫能助也察之明故袞職有闕人

不能補而仲山甫知之守之固故人以為不必補

而仲山甫必補之也補袞如是則宜朝夕納誨而

不可出外明矣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

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城也而行祭也業業健貌捷捷疾貌東方齊也言

今日者仲山甫忽出祖矣業業捷捷每懷不及仲

山甫之忠如不敢不盡心也然而王命仲山甫則

城彼東方也城朔方為玁狁城南方為荊徐城東

方者何為乎是無大故而出祖於外也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

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賦也式遄其歸[illegible]其[illegible]也穆

發而四言仲山甫之所以為明哲者其[illegible]不能盡

[illegible]不[illegible]其[illegible]如清風之穆然而已耳吾以仲

山甫為大任之以保天子王命之以保王躬一旦

大任[illegible]行[illegible]不能無不長之思而我作誦以慰之

者以其久[illegible]勞原有同然但使不[illegible]其柔[illegible]之則

而盡其有[illegible]之才以[illegible]德[illegible]而王自好之不必

以祖[illegible]介意也

烝民八章章八句

烝民尹吉甫送仲山甫也宣王初年吉甫伐玁

狁南仲城朔方方叔伐荊蠻召虎伐淮徐戎

城謝赫然勝精矣後怠於政而勤遠略城彼

東方非事也觀其欲立魯戲也仲山甫諫之

而王不聽也及其料民太原也仲山甫又諫

之而又不聽也一旦輟其補袞之職而使之

徂齊吉甫能不惓惓哉袞職有闕式遄其歸

情見乎詞矣七其物則秉彝指性命之實古

訓威儀知行之要剛柔不侮待克命之道

德輶克舉擇執之功其於學問何乎其釋

山甫何求遠矣吉甫之善言德行抑豈可及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
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
榦不庭方以佐戎辟

賦也奕奕大也梁山在涿郡水經注云濕水經良鄉北界歷梁山是也甸治也毛傳云禹治梁山除水災是也有又也倬明也言禹之功大矣今又將修明其道故命韓侯為方伯也王親命之重其事也纘繼也戎汝也韓侯之祖考有曾為方伯者故

命纘之也解懈虔敬共恭也朕命不易言朕之寵命亦不易得戒之也榦正也不庭方者不來庭之國也韓城近燕北方之國不來庭者甚多故欲其榦而正之以佐女君此命為侯伯之詞也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
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袞赤舄鉤膺鏤鍚
鞹鞃淺幭鞗革金

賦也脩長張大也介圭天子之鎮圭命為方伯者錫之私爵之詩曰錫爾介圭是也諸侯始見於王曰覲淑旂綏青色也何楷曰人旗以封同姓其色青故曰綏旂也綏章注旄羽或旄尾於竿首也簟茀竹簟車茀也鏤刻金也鍚當盧也鞹革也鞃式中也所執之處以其不可憑者以鞹持之也淺虎皮也幭覆式也以虎皮覆於式上也鞗轡首金厄以金為環也此詳序其入覲錫予之禮也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
炰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
籩豆有且侯氏燕胥

賦也祖祭行神也仲山甫出祖如行也韓侯出祖道國也鄭康成曰齊其所行去如始行是也屠地名顯父王之卿士也鄭枋得曰卿餞之行于王畿之韓侯之行王使顯父餞之禮有贈遺是也路車乘馬王所賜也采菽之詩曰雖無予之路車乘馬是也且多也胥相也言韓侯與顯父相樂榮君寵也此詳序其餞贈燕飲之禮也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
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

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賦也汾王厲王也厲王流於彘在汾水之上故名汾王也蹶父周之卿士也韓侯迎止行親迎之禮也蹶之里蹶父之采邑也諸侯娶夫人迎送皆以百兩鵲巢之詩曰百兩迎之是也諸娣從之者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皆有娣姪也祁祁徐而靚也如雲衆多也此詩序韓侯親迎之盛也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姞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貓有

虎慶既令居韓姞燕譽

賦也韓姞者蹶父姞姓其女歸韓故曰韓姞也左傳曰姬姞偶其子孫必蕃是也相攸擇可嫁之所也訏訏甫甫大也川澤魴鱮皆水產也麀鹿貓熊貓虎皆陸產也慶喜令善燕安譽樂也韓侯顧之爛其盈門樂娶於姞也慶既令居韓姞燕與其樂歸於韓也夫婦相樂內和而家理立國之本也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其貔皮赤豹黃羆

賦也詩次也韓城在涿郡王肅曰聖水出方城縣北東南徑韓城向詩所云溥彼韓城燕師所完者是也以先祖受命者謂侯之先祖嘗受命為伯以撫百蠻也追貊北狄之國也王錫韓侯以追貊使統攝北方之國因以為其先祖而為伯所謂纘戎祖考諸不庭方也墉城也壑所以治水也實墉實壑猶城垣通水道也籍與藉通孔子曰助者藉也實畝實籍正井疆定田制也貔白狐也赤豹黃羆

皮之色也言韓侯能修城垣通水道定田賦而貢其所有於王所謂夙夜匪懈虔共爾位也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韓奕韓侯受命為伯也首言錫命歸往之寵榮之盛實有其職時覲其錫命之所謂之以續祖考其職修而不庭而後侯果能受北國勤民事修城賦則聖王賢臣經營天下之規模可想見矣至於叙錫予及於詢婦姬厄所以昭恩且明禮也言娶所及於燕樂猶備

所以數貢曰不儉也古染土詳其魚鹿熊虎因以章物產抑以見佃漁之利可依民之衣食也叙職貢指其貔豹貔皮因以明忠敬抑以見貢獻方物各習其土之所有也至於首言梁山禹甸而中及於韓侯之娶妻何以也自古勤民事者莫如禹而善齊家者莫如文王則壞成賦因歷代所不易而刑於寡妻則有周世守之家法也韓侯之地昔賦禹畫水土之功因以纘禹之服而親迎燕寢有關雎之風貴以秉文之德也雖直叙其事而其道有大焉者矣孔子贊易曰其旨遠其辭文韓奕有焉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賦也江漢二水名并舉之者漢可見其合於江也征淮夷而言江漢者見時蠻荊已服江漢道通故徵南國之師使順流而下統出淮夷之後以絕其去路也浮浮汜也滔滔遊也兵沿江行如水之遊

也匪安不遑處也匪遊不遑息也求責也鋪其罪而責之也舒緩也鋪陳也出車設旟而不敢緩者既至其地將錯設以陳兵也方叔之伐荊蠻也亦曰陳師鞠旅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揚天威以臨之帶而服焉斯已矣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賦也湯湯流而安也洸洸勝而威也見淮夷之已服也四方淮夷之四旁也淮夷既平以告其四旁之國使皆向化而後可告成功也所以先告四漢之間其國甚多淮夷猖獗必皆觀望故四方既平斯王國庶定天下皆無爭鬭而後王心始寧也蓋兵者不得已而用之必不用而乃寧故王者以天下之心為心大臣又以王者之心為心也

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賦也滸水厓也虎召穆公名也辟與闢同疚病棘急極中也言因淮海推揚州自淮至於南海中界

大江北徐揚之域皆江漢之滸也人祭而比廣故
王命召虎乘此兵威以次闢闢所闢疆土皆行徵
法無重斂以病民無苛急以滋擾平其政令來取
中於王國所以除四國之暴而業新服之民也于
往也召而疆之正其經界往而理之通其溝瀆經
之營之至於南海則普天之下皆遵王制矣朱善
曰封建井田政之大綱故江漢既平闢四方之役
雖所以役封建也徹四方之疆土所以役井田也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

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武也旬徧旬徇之也宣布也召公康公奭也
予小子王自稱也肇開戎汝公功也王於宣布則
可以止矣故王命召虎來也來自與宣之人民
來而宣布昔之德意也昔文王武王受命之時維
召公奭是爲良翰曰闢國百里亦在江漢之滸也
無曰予小子敢比德於文武而汝之功則召公是
似矣汝能開敏爾功我將錫爾祉福如下章所云
也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
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賦也釐賜也秬黑黍鬯鬱鬯也卣尊也文人
謂文王也書曰追孝於前文人是也錫山土田者
諸侯有功則益封以地詩頌曰錫之山川土田附
庸是也周岐周也召祖穆公之祖康公也言錫爾
王瓚秬鬯一尊俾往岐周告於文王之廟而我錫
爾以山川土田用賞爾功爾從岐周受命於祖廟
亦如爾祖康公受命於文王也自此以上皆命詞

虎拜稽首拜命也天子萬年拜而祝之也謝枋得
曰錫山土田必受命於岐周者以賞非自己之賞
如稟命於乃祖文武也功非召虎之功如受教於
乃祖康公也召虎思文武之德又思康公之德則
必竭乃心力以報先王之德矣三代令主不徒責
臣子以事功而皆勉之以忠孝本於人心天理以
感動之也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
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職也對答揚稱休美考成矢陳也既拜而又升稽有所敷奏也言敢對天子以詞以宣揚天子之美命王命虎以召公是似虎敢不竭力盡心以成召公之功而祝天子之壽抑又願天子之似文武也明明天子既有令聞矣所願日新又新進而不已覃敷文德使教化洽於四國無徒用武以成之也嚴粲曰王方以武功褒虎而虎乃以文德勉王不矜已功而引君於道意度遠矣

江漢六章章八句

江漢美平淮也淮夷之為患久矣成王初立同三監以叛其後又同徐以叛伯禽就封又同徐戎以叛宣王中興初命吉甫伐玁狁繼命方叔伐蠻荊南北既定矣乃命召虎伐淮南又命皇父伐淮北蓋用力於淮夷獨多也觀虎之武闢四方至於南海其功亦偉矣哉然詩未嘗侈言之也當經營之初已則庶安庶爭鋒與帶於不用兵武鬪之後惟事疆理甸宣教民生於永安至其錫命對揚之詞君

規訓臣以忠孝臣推告君以道德三代而上君臣之際所以互相勸勉者此足以觀矣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賦也赫赫威也明明光顯也嚴華谷曰赫赫以威言不若明明以光言王者然後總六師如曰整令節目月曰則是也王親命之也皇父南仲之後以歸士卿士太師也整治也六師皆發王親行也戎軍事也敬慎其謀也所謂臨事而懼也戒申其令也

所謂師出以律也南國徐方也行師所以惠者伐暴乃所以安民也既敬既戒法也惠此南國道也孫子曰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此之謂也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賦也尹氏吉甫也程國伯爵休父名也皇父大將故王親命休父副之故命尹氏命之也左右陳行副中軍也王命皇父將中軍而使休父將前軍先行循淮浦以視徐土也嚴華谷曰淮在徐南其勢

相何此徐夷逃遁藏匿之救王師自西北來若循
直搗虜攻不為東南塞截之計彼將溯淮泝海而
天支分有所歸指矣故命將之初節已定策循淮
浦以省之伐徐夷不得越淮南奔卻後所謂截彼
淮浦者是也一步一趨之事也天子自將三卿居
守三卿從行司馬掌戎伐司徒比卒旅司空平道
塗繕營壘也教尹氏以明我及邦家君御事司徒司
馬司空是也不留不處載謂也前軍先發貴於神
速行不可逗留止不可久處畢至其地以經營之

比天子之來而三事所掌莫不就緒所謂先人有
奪人之心也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賦也業業嚴威也天子自將其威可畏也舒
徐也作行也紹緩緊也遊散緩也徐國之民困於
征役而時被侵傷王欲舒其力而保其上故奮然
振作以安也將欲舒之故不紹恐滋民也將欲保
之故不遊欲攻事也所以然者以徐方繹騷驚動
宜有以震驚之故天子奮作親率六師天威所指
有如雷霆使徐方聞而震驚將不戰而服也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賦也闞闞貌虓怒也鋪陳敦厚濆厓截堵也言天
子至淮而徐猶不服故赫怒奮武後師前進爪牙
之臣勇如怒虎壁集其陣於淮濆而時出奇兵以
執其醜虜天子又以王師居於淮浦而截其去路
彼欲北不能欲奔不可所以服也於此知宣王之

前鎮於南江漢以伐淮者截淮夷之後也率淮浦
以伐徐者截徐戎之後也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賦也嘽嘽衆盛貌翰羽苞本流也凡戰陣之法
分合動靜各有其正而已王師衆盛當其分也有
如羽翰兩翼張也及其合也有如江漢二水會也
將而前也如山之苞不可搖也將而動也如川之
流不可禦也縱而討之緜緜相續不可絕也橫而

觀之與翼比附不可亂也當其用奇變化無端不可測也當其用正紀律嚴明不可克也以此衆戰誰能禦之用以洗徐方之汙染而維新之所謂正其不正也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與也猶謨允信塞滿也庭朝回邪也言戰而勝矣其所以服徐者則不係乎戰也由乎日王政之行誠信於內而充塞於外天下感其德而不能外其化故徐方來服而自同於諸侯此天子之功非武臣之力也玁狁西戎荆蠻淮夷則力征不徐亦來朝徐人既無回邪之心則天下永無爭戰之事王自此可以旋歸而銷兵革於不用矣凡師出貴於貞言王猶允塞歸於道也武成患其黷言王曰旋歸止以義也此則所謂因以為戒也

常武六章章八句

常武美宣王平徐因以為戒也徐為伯益之後而淪於東夷一叛於三監流言之時再判於伯禽就封之日穆王失馭遂稱僭號蓋在固之方惟徐為強也宣王中興玁狁西戎既略平矣乃伐蠻荆以通江漢由江漢以伐淮夷然後循淮浦以伐徐其經營非一日矣北伐南征王未嘗行至徐之役天子親履行間孰鋪敦而後定是徐人敢戰也雖王師亦不勝而王之亦稍衰矣故六月采芑江漢皆不叙戰功此獨詳言其師武臣力之狀而歸之於王猶允塞終之以王曰旋歸詩人之意蓋欲其敷文德以柔遠而不欲以智力角勝也其後宣王以黷武之故至敗績於姜戎而料民於太原然則常武之詩人其先見之矣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

賦也卬仰[illegible]瘵病也蟊賊害苗之蟲也自外來曰戎自內[illegible]疾[illegible]罟網[illegible]愈也[illegible]吳人不憂而詩訊無所歸咎之詞也[illegible]有定則民受福無定則受其禍也何[illegible]賊外

至以此皇父猶石父之類也蟊賊内生比實翦也
内外之蟊相爲爲害無有平夷止極之期如張網
羅以附人於罪而日夜不收則民之病無有平愈
之日矣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
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説之

賦也收拘説赦也廣曰兩四句承上蟊賊而言
其侵奪取於人者反覆然已也後四句承上罪
罟而言其拘縶縱釋於人者反覆不當也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婦有長舌
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
寺

賦也哲智也城猶國也傾覆懿美也梟鴟惡鳥長
舌能言也階梯也寺奄人也朱子曰男正位乎外
爲國家之主故有智則能立國婦人以無非無儀
爲善無所事哲哲則適以覆國而已故以此懿美
之哲婦而反爲梟鴟以其能言足爲禍亂之階梯
也若是則亂豈真自天降哉特由此婦人而已蓋
也匪教匪誨是維婦寺言自古人君之所其相依
爲奸而不可教誨者惟婦人與宦官彼既不嫻禮
義夫亦之防而又不可與言興亡禍福之幾雖有
善者亦不知之何矣是不可不預絕而預防之也

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爲慝如賈三倍
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賦也鞫窮忮害忒變也譖不信也竟終背反極至
慝惡也三倍獲利之多也君子有位者也公事朝
政也休息也言婦寺能以其智辯窮人其心忮害
而變詐無常以譖妄倡始於前至後而其言不驗則
又背其前説以自解而誣人此其爲害豈曰不極
乎而王猶以爲不過侍巾櫛供灑掃之人耳胡能
爲大惡乎是以婦寺愈得逞而小人緣以爲奸商賈
三倍之利今之君子皆能識之婦人本無公事今
則休其蠶織而干預朝政也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
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賦也刺責也富猶福也介大狄遠胥相弔憫祥善

瘁悔情也言天何用責王神何以不福王哉由衒
舍女戎之介狄反忌予之正言故也天降不祥而
王不變悔不敬天也一切威儀皆與先王不類不
法祖是不敬天不法祖則善人無所施其力而皆
去矣善人國之紀也人亡則國瘁人皆亡則國殄
瘁矣傷之也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
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賦也罔羅優多幾近也言婦寺之害終不可除則

是天之降罔其類多而其期亦近矣人之云亡則
邦家殄瘁補救之望矣我心憂之有人如之何惟
有悲而已矣後宮色盛則君子隱伏小人高張則
賢士須名依古以來國家之季大抵如此可爲太
息流涕者也

觱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
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賦也觱沸泉湧貌檻泉水上出也藐藐遠貌鞏固也
言泉之所出者深與憂之從來者遠也不自我先
不自我後適當此時不可得也雖然天下事決與
人共之者也天甚高遠而神功不測雖壞亂之極
無不能鞏固之者王苟能改過自新而不忝其祖
則天意可回猶可以救爾後焉蓋仍以敬天法祖
望之也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瞻卬刺幽王也幽王之亂生自婦寺人所知
也而聖人有取於瞻卬者以其知救亂之道
也世之治亂人爲之實天子之天心一回靡

亂不治回天之道在於法祖法祖之道無他
改其忝祖者而已矣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去
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今皆反之
所謂忝也但能改過取其忝爾祖者而無之
去虢石父之讒遠褒姒之色賤石父之好貨
而貴周召二公之德則往不可鑒來猶可追
式救爾後無難也書曰惟狂克念作聖用慮
言進但改其所以狂者而作聖之功已在是
矣深望王之自勉也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

賦也篤厚瘨病卒盡也居國中也圉邊陲也言上天其怒厚降喪亂病我以饑饉使人民盡皆流移中國邊陲莫不荒蕪不知何以致此也

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

賦也訌潰椓喪也共恭同潰潰昏亂也回遹邪僻也言上天所以降罪者由於小人蟊賊負矝婦

寺訌擾於內皆庸椓喪不供其職此皆潰亂邪僻之人而王寶用之使之治平我邦是以饑饉流亡也

皋皋訿訿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

賦也皋皋頑慢貌訿訿讒謗㡭缺也填久也言小人頑慢且善讒謗其於政事必有所缺而王曾不知君子儆慎久若勞績而不安其位且至於貶黜也何皆日兢兢業業者即本章召公之流所謂不肯有僭者也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

賦也潰遂也棲苴水中浮草棲於岸上者潰壞也言君子小人用舍顛倒如此見以民生日困如彼歲旱之草不能暢茂又如棲岸之苴立見枯槁我視此邦之人無有不潰壞者所謂淪胥以鋪也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粺胡不自替職兄斯引

賦也富祿時今疚病疏粗粺精替廢也兄與況同

況與之也言昔之時亦有受祿而富者不如今時之謬也昔富君子今富小人也今之時亦有失位而疚者不如茲人之甚也庸人之貶猶如君子之貶更重也譬之於米小人如疏君子如粺亦易辨耳王如辨之則彼小人當自替之胡不自替而尊禁與之使得援引其黨類乎怪之也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烖我躬

賦也頻涯也池自外灌故竭必自頻以比王澤之

竭由外有小人也泉自內出故竭必自中以比王擇之竭由內有褒姒也褒小豔妻內外為奸其為害也溥矣而王猶不悟專寵與之使其害益大則危亡將至豈不災及我躬乎憂之也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賦也先王謂宣王也受命謂中興也召公謂召虎也王命召虎式闢四方于疆于理至于南海所謂日闢國百里也至於幽王四夷交侵諸侯內叛所謂日蹙國百里也受何其盛乎何其衰然今去宣王之時未遠也維今之人不尚有與召公共事者乎但一用之則中興之業計日可待而終於不用豈不哀哉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召旻刺幽王也任用小人以致喪亂也然其始非無君子也但一用之則轉禍為福易易耳是故瞻卬之詩望其改過而無忝皇祖召旻之詩望其改圖而推用舊人猶匪風下泉之意也風雅之終其旨同歸聖人欲撥亂世而返之正其心豈有已時哉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周頌清廟之什四之一

頌四

詩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賦也於歎詞穆深遠也清明潔肅敬雝和顯光大也相助祭之公侯也濟濟美盛多士執事之人也秉執越於駿大承奉也斯語詞言美哉此穆清之廟也在廟中者光大之辟公美盛之多士皆能肅敬雝和執行文王之德以對越其在天之神而大奔走其在廟之主然則文王豈不顯於上乎豈不承於下乎由其德化久而彌深故人心無有厭斁如斯也

清廟一章章八句

詩序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營洛成王至於洛諸侯來朝因率之以祀文王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也盛德之容敬與和而已和者天之元也人之所以為性也敬者守其和也人之所以定命也文王之德雝雝在宮和之至也肅肅在廟敬之至也昔嘗以此譽髦斯士矣今之助祭者肅敬雝和猶蒙至敬之澤故曰秉文之德也對越在天文王陟於天也天之為天穆清而已文王肅雝顯於穆清之天多士肅雝承於穆清之廟對天如對文王也故維天之命歎文與天同其穆維清緝熙歎文與天同其清也辭約而意遠矣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賦也天命即天道也穆深遠也不已不息也不顯猶穆也純一而不雜也天穆然而健行文王穆穆而緝熙其道同也子思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

則無間斷先後見也假大也溢猶其曼而有餘也收斂其溢而不散也駿大篤厚也言文王以純德格天故其餘慶波及於我我當修德以收之也曾孫篤之猶云厚之也言天既大惠我文王餘慶及我矣惟望自我而後凡為曾孫者皆篤行文王之道以純其德而受天佑也

維天之命一章章八句

維天之命祀文王也祀文王而言天者文王之德與天同也今夫天其變化無常者成形成色之用也其有常不變者無聲無臭之體也用著於有體立於無故法天者謹於見顯之交尤慎於隱微之際宥密基命自强不息則不顯而純與於穆不已者合德矣天之不已文王之純非而致之也天行[illegible]無[illegible]由於其德之健[illegible]功不倦由於其性之一貞而一者所謂誠也中庸曰故至誠無息是也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之之道擇善固執固執之事在於篤行由[illegible]之為者所

以固也固者所以誠也誠則純純則不已矣曾孫篤之效以誠也誠者造於純以配天之寶非徒祝其得福已也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賦也緝續熙明典禮肇始迄至成終也言天之為天清而常明者也文王得天之清故有明德所謂熙也緝熙者其德常明與天同而也與天同清則天理之節文自著此文王之典所由來也今祀於文王之廟者自始事以至於終皆能秉文之德以行文之典則文王佑之而天亦佑之矣此周之所以受福也

維清一章五句

維清祀文王也清廟之三皆祀文王[illegible]穆之樂也維天之命受報也維清[illegible]舜命伯夷曰汝作秩宗夙夜維寅[illegible]焉以秩宗典祀交於神明以肅[illegible]之清由於德德之清本於天人秉天德[illegible]有融有時而昏者欲蔽之也夙夜維寅不以人

後世其大德之清則穆行矣故於穆不已者
文王之德之所以純維清緝熙者文王之典
之所以明也迄用有成者自始至終皆循之
以行典則文王之興我亦循之矣曾孫篤之
所以進於純迄用有成所以緝其熙純而緝
熙則亦不已此文王之所以照於天矣王之
所以對越在天也穆清之廟與天同象肅雝
之相與文同德顯承無斁之形容如繪矣書
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嘗見文王
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此之謂也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
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
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賦也烈功辟君也烈文辟公有武功文德之諸侯
也助祭所以也辟公助祭而神錫祉福則不啻辟
公錫之也國家億萬斯年諸侯歲時助祭所以惠
我者無疆我之子孫世世保之也封專利以自
封也靡汰侈也戎功即烈文也皇大也言辟公
忠我戎功惠辟公辟公能謹循侯度無專利無汰
侈則王自當崇之又念汝烈文之功顯稱之子孫
繼序而益大之也無競莫強也刑與型同言子孫
保之繼序皇之非虛願也既祭前王但法前王可
矣曰前王之莫強於天下在以其人也爲人有道
能得人道則四方皆從之矣修德行道不在於顯
隱微幽獨也誠不息則百辟皆法之矣此前王之
所以無斁於人者當念之而不忘則德立道凝人
存政舉而無疆之祉福可保矣

烈文一章章十三句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傳曰寢[illegible]戶之後主人
而酒既實歌烈文是也烈文[illegible]也成王
之初用武未久助祭諸侯[illegible]定天
下故皆有武功與文德也無封靡于爾邦戒
之也天下之業不自外生皆由心出心有欲
則擇取心無制則貪費費愈多則取愈厚而
民不堪命矣故封靡所以塞攻亂之原也其
亦正不令而行無競維人以身效之其心正

不言而喻不煩繩徐以感通也所以爲致治之本也一獻酬之間而相成勉者如此若當時之君皆聞大道之要故其民皆享于治之澤也嗚呼盛矣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賦也作起也高山岐山也荒治康安徂往夷平行路也言天作岐山存於周地大王因而治之以順天也未荒以前天作之既荒以後則不啻天作之也太王作於前文王繼之勞來安輯之民乃康據天下於是乎歸岐迄於今文王往矣而以民歸者衆岐之高山自有平路則前王雖往於前常在爲子孫者當繼前人之志世世守之而不失也

天作一章章七句

天作祀岐山也易曰王用享于岐山是也周之王業起於西岐修平治闢疆理畎畝所謂大王荒之也徽柔懿恭惠鮮懷保所謂文王康之也柞棫拔道兌矣喙矣 所謂岐有夷之行也荒之者順天康之者安民順天安民而後有夷行歸之也孟子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此文王之康功也荒之功在一時康之功在萬世子孫保之法文王之康之足矣蓋順天之本在於安民也其旨遠矣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賦也成定也二后文武也基積累於下以承藉乎上者也宥宏也密靜也靖安也言周自后稷公劉以來積功累仁上天已有成命矣文王武王乃受之而有天下也二后所受已爲成命至於成王其命不命定可必惟有成命而耽好逸豫則天將違而命靡常矣故成王不敢康也早夜之間微顯不懈以基天命於深靜之中葆其所性之明而常緝之因隨事以盡其心則君心清廣事理而天下其治安矣此成王之所以永保天命也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昊天有成命祀成王也叔向曰此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是也明文昭在於緝熙定武烈在於肆靖而其致功則在於基命天命人以位先命人以德沖漠之中有覺不昧萬理森然是所性之明德故曰熙也萬事之本萬福之原故曰基也氣拘物蔽而其照微則其基壞矣故貴緝也緝之之功貴通動靜而尤以主靜爲立極之要故在於宥密也隱微之際人所不見天必見之已不見人乃能見天天理既著其明昭焉於此時而察識之存養之使繼續而無間則明德之體純矣因其德之所發而蓬明之以盡其心之量則充其四端可以保四海所謂明明德於天下也文王緝熙於前成王緝熙於後此有周之家法實千聖之薪傳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

于時保之

賦也將奉也享獻也羊實柴之牟也周禮羊人凡積供其羊牲是也先柴而後獻故羊先於牛也右俎右也神位西而向東故在俎右也儀儀式制度刑典型道法也伊語詞.言我今祀天而配以文王有所將而奉之有所享而獻之我將維羊以實柴也我享維牛以供俎也祀禮具舉天庶幾其在於右乎天惟四方求民之奠我今者威儀制度皆法文王之典用以日靖四方天嘏文王因以嘏我既右享之矣然天降福亦降威日刑文王則嘏之一日而不刑文王則天威將至而所嘏不可保矣我願自今以往夙夜之間戰兢惕厲以畏天威庶幾永保此右享之嘏焉蓋對天以自矢之詞也

我將一章十句

詩序曰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也人君之大德曰敬天曰法祖法祖者以實不以文必儀刑之必式刑之必靖四方必日

儀之儀者一身之威儀若儀禮所載是也式
者制度之制度若周禮所載是也儀刑文王
則律躬者謹式刑文于則立政者詳又使教
化自近及遠四方皆靖且日靖之不敢始勤
而終倦則所以法則者實矣敬天者以誠不
以僞必畏之必夙夜畏之必以畏保之天之
聰明不可欺也真知上帝之臨汝實覺日監
之在茲則精勤不期而自生嗜欲不戒而自
去斯其畏該矣天不息故畏亦不息夙夜之

間無時敢懈所謂終日乾乾夕惕若也然徒
畏之而已乎又思所以保之焉天明威自我
民明威我其夙夜刑文王者純而不已其因
方者久而化成天駿惠我文王則亦既饗我
矣蓋以敬天之誠厲其法則之實也上天之
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此之謂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
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
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
賦也時巡狩之期也書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
王乃時巡是也邁行也言人君以時巡行於諸侯
之邦察其政治而撫其民人使天以爲能盡君職
而子之乎此叙所以巡狩之意也右佑序次震動
疊服懷來柔順允信也言巡行四方乃知昊天果
子之矣實尊周之位次於天下之上是以震懷僃
施莫不摺服祀典具舉百神山川莫不懷徠而盛
顧盖人神皆受職焉而後信王之果爲天下主也

明者明德昭著之也戢聚櫜韜肆陳夏中國也
天既右序有周王亦式序在位於是亦昭明德於
有周之天下親賢敬伯執引羣侯執爲明德以其
德之大小次其位之崇卑則其明昭而其序定矣
輯用干戈遏六師及之而干戈弓矢皆可不用惟
廣求懿德布於中夏使五侯九伯皆得其人所謂
信修睦以康兆民而右序之實信可當仰之矣此
則巡狩之實致也

時邁一章十五句

尚為天子之有也君者天之子也人子則知一
家天子則知天下日月不及於四方下情不
得以上達了職有曠矣故將適其邪斯受入
子之也日將適非從行也以行慶讓以威百
神以序在位所謂換萬邦屢侯甸六服羣辟
罔不承德也夫天下之議者衆矣謂兵革不
休以有侯于長伐遂取必需武略而不知諸
侯遵命乃有征伐王政不行乃有兼并設人
成所臨人神受職與所及百辟承流倘倘

親賢以布於庶位則兵革何自起乎故秉禮
以止亂假武而修文為治者耳契焉然非勝
遵而覲居之未有以信其質然也君子是以
知遐得之為義大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
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鍾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
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賦也執持競彊也言武王能持其自強不息之心
也惟能自強天下莫能與爭強是以有大功而君
天下也不亞也大也言成康能大顯武王之烈故
天命之使繼武王而為君也何以見其不顯也武
王克商頑民未靖自成康而治定功成四方始承
為周有矣武王未受命制作未遑自成康而禮明
樂備文治始斤斤其明矣斤斤者條理精詳明之
至也所謂稱明照於四方也生為明帝歿為明神
則今日者鐘鼓和鳴磬筦諧集以祀之其降福之
多可知也然降福者神受之者人也簡簡慎擇也
神之降福必擇其人我之威儀果能斂斂敬慎有

執競之遺意則神自歆享醉飽而福祿之來反覆
而不厭矣蓋於此言后者勉效三后之德也

執競一章十四句

執競祀康王也昊天有成命成王郊祭於文
王執競康王既祭於武王也周書曰敬勝怠
者吉又曰不強則枉武王之執競敬勝以自
強也亦文王之敬止也成王曰敬之敬之又
曰學有緝熙於光明康王曰敬忌天威又曰
用昔列文武之光訓是成康之丕顯其明法

緝熙也而曰敬之敬止也仍法文王之敬止也則猶是武王之敬也威儀反反敬止執競之功也凡人之心出則放反則存凡人之行心放則四心反則敬故威儀貴反也反反云者反而求諸身及反而求諸心也心反而常存則自強而不息矣由是言之儀反而後敬勝貴於而後自強自強而後丕顯故曰湯武反之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

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賦也思有謀慮也文有道德也立成立極至也德之至也來牟麥也率遍育養陳布常倫常也言郊祀上天惟思文之后稷足以配之耳天以生民爲心者也烝民之生久矣所由養之以至於成立者莫非后稷之至德也稷教五穀民既育矣又貽我以來牟蓋春夏之間新陳不接來牟夏熟可以接濟乃上帝所命使遍時率育也衣食足則禮義生華夏烝民何此疆彼界之分皆得相生相養以敦陳倫常之道是教之以至於成立者亦莫非后稷之至德也嗟人謀人之思莫深於此經天緯地之文莫大於此故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也

思文一章八句

詩序曰思文后稷配天也人皆知稷教稼穡功在養民而不知率育陳常實一體之事也田賦從而上下定本義備而孝弟行室家寧而後有夫婦交際道而後有方朋莫其樸而不文者乃至文之所從出也故郊祀后稷以配

[illegible]文[illegible]明堂以配上帝以文王之德[illegible]之功實與天同也

清廟之什[illegible]九十五句

臣工[illegible]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賦也[illegible]臣工羣臣百官也[illegible]公所也[illegible]成終[illegible]也保介農官莫[illegible]建寅之月也

曰新三歲曰畬明上帝之明賜迄用康年修而
儲之[illegible]不錐鎛鉊銍鎌也艾與刈同此耕籍而戒
農官[illegible]王躬耕籍祭於先農臣工畢從從祀從耕
[illegible]農[illegible]故戒而勅其敬之謂王祀而受釐賓爾
臣工[illegible]以成之也來咨來茹勅保介之詞也王
曰[illegible]保介來爲我咨之爲我茹之新畬之暮百穀
[illegible]生又何求乎其咨問之何者新田何者畬[illegible]新
田何[illegible]畬[illegible]何爲也新畬之春白穀未生未牟不
已生乎美哉來牟將明受上帝之明賜明

昭上帝既賜麥麰又賜禾熟用終至於康年其茲
度之麥夏熟禾秋熟其事皆在春也其命我農人
庤乃錢與鎛不以耕之鎛以私之不虛遲而忽
觀銍之刈矣此則王之慇懃果成之乃務循在公
之實政也

臣工一章十五句

臣工耕籍也王率羣臣躬耕帝籍祭於先農
而受釐耕籍事竣乃勅保介使勸農也周語
曰農祥晨正日月底於天廟土乃使司徒咸
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於籍命農大夫
咸戒農用王即齊宮三日及期鬱人薦鬯犧
人薦醴王祼鬯饗醴乃行及籍王耕一墢班
三之庶人終於千畝此則王躬耕之大畧
也又曰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脈其
滿眚穀乃不殖稷則遍戒百姓紀農協功曰
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
命其旅曰狗此則未咨未茹之大畧也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
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嘆也噫嘻嘆詞昭明也假與格通至也爾謂農官
也時是駿大發耕私私田也三十里萬夫之地耦
二人竝耕也獨舉成王者康王將祈穀卜於成王
之廟也卜之而從故言成王昭格也祈穀既成則
農事興故於廟中戒農官也言農官當率農夫使
播百穀大發其私田咸服其耕事萬夫爲耦通力
合作也蘇轍曰民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而君曰
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其上下之間交相忠愛如此

噫嘻一章八句

噫嘻卜郊也郊有　有日至之郊有所穀之郊日至不卜祈穀所以卜之禮記曰卜郊受命於祖廟而作龜於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春秋襄公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郊宜其不從也此詩言成王昭格者康王作龜於禰宮也郊而遂耕故於廟中戒農官焉

駿發爾私終三十里者農官所司爲夫之界也周禮曰凡治野人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計萬夫爲川之地方三十三里三分里之一故曰終三十里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興也[illegible]殷之後於周爲客戾止來助祭也斯指鷺也殷人尚白來助祭者車旂冠服從先代之所尚故其容潔白有如振鷺也彼所封之國也斁厭也客在彼國無有惡之者使歸其甲胄以保宗祀也今來助祭無有厭之者能守其忠貞以翼王室也如是則可譽矣然猶願[illegible]之也[illegible]其終又欲其永其夙興夜寐不懈於忠敬之功則天命[illegible]不諭而譽於傳及後世[illegible]交微子之命曰虔乃服命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俾我有周無斁此之謂也

振鷺一章八句

振鷺微子助祭也武庚既亡成王封微子於宋命之曰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故微子來助祭而爲賓也賓助尸後主人獻賓歌振鷺也無惡無斁微子不足以當之以永終譽戒其[illegible]武庚之覆敗也武王不絕殷後而封武庚武庚之叛又封微子忠厚之至也視殷[illegible]之所[illegible]周[illegible]祭不上以爲[illegible]其[illegible]位且[illegible]其慶

流子孫周之德其可謂至德矣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賦也稌稻也黍宜高而喜晴稌宜下而喜雨黍稌皆多是雨暘時若高下皆收也藏粟曰倉藏米曰廩廩內之倉多藏粟於窖亦有高廩則富實也十萬萬十萬曰億設之數也千億爲秭我庾維億是也及秭也陳粟日積新穀繼陳穀而藏之所謂餘一餘三陳陳相因也歲穀既多不止爲食分爲

酒醴酒醴之用可以養老可以祀神故用以烝畀其祖妣不寧惟是凡百禮儀俱需酒食以和合之也皆遍也百禮既洽則神之降福甚遍矣何楷曰隨事頌豐年之有用則隨處徵神惠之普存是宜索祭而報饗之也

豐年一章七句

豐年祭入蠟也郊特牲云年不順成八蠟不通是蜡祭惟豐年乃有之也天子之大蜡八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孟春之郊所以祈穀孟冬之蜡報之也列國各有蜡周禮云國祭蜡則吹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謂歲功既成養老勞農而休息之也治民之道曰富曰教富莫要於勤農教莫先於行禮觀此詩所詠年穀順成蓋藏豐裕本祖妣百禮皆興亦可以得富而教之之大略矣國語觀射父曰日月會於龍豻土氣含收天明昌作百嘉備舍羣神頻行國於是乎烝嘗家於是乎嘗祀百姓夫婦擇其令辰奉其犧牲敬其粢盛潔

其糞除慎其采服禋其酒醴帥其子姓從其時享虔其宗祝道其順辭以昭祀其先祖肅肅濟濟如或臨之於是乎合其州鄉朋友婚姻比爾兄弟親戚於是乎弭其百苛殄其讒慝合其嘉好結其親暱億其上下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烝畀祖妣以洽百禮其是之謂與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

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賦也瞽樂官也再言有瞽非一人也業虡栒牙見靈臺篇樹羽置五采之羽於栒牙之上周制也應小鼓田大鼓縣之也縣鼓亦周制也鞉有柄耳持其柄而搖之則兩耳自擊柷如桶以椎撞之所以起樂闋故也敔狀如虎背有鉏鋙擽之以止樂也簫編小竹爲之管笛屬也喤喤声大也肅雝和也和鳴相應也成樂之一終也言集衆聲於庭設樂器於庭皆備而奏後之鞉磬既作簫管之屬莫不

備舉喤喤衆樂之声與人声相和而鳴肅肅然使人肅肅雝雝使人和也於是先祖來格而聽之則祭定矣祭定之後歲時嘗享凡我客之來助祭者皆永觀新樂之成焉蓋声容之美實足以格神人而和上下也

有瞽一章十三句

詩序曰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鄭康成曰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是也言周庭者開國之初樂工多先代之所遺故言有瞽之瞽今在周庭也列敘樂器皆新制也業虡崇牙靈臺維樅之製樹羽則又加飾矣應鼓田鼓皆新作之縣鼓則祈禱之明堂位云夏后氏足鼓殷人楹鼓周人縣鼓是也柷以起樂敔以止之堂下播鞉則堂上擊磬簫管依磬者也那之詩曰鞉鼓淵淵嘒嘒管声依我磬聲是也肅雝和鳴樂之諧也舜命夔曰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

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其克諧雝也無奪倫肅也樂之肅雝皆由於人其溫而無虐雝也其栗而無傲肅也肅雝之志形於詩歌故声律之依而和亦如其肅雝乃此廣廷制作之精意而周公獨得之也先祖是聽神以和也客觀厥成人以和也書曰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讓此詩

有瞽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以享以祀

以享以祀

以鮪有其成美之詞潛藏之深也鮪王鮪也鰷鮪
類白鯈也鱨黃頰鰋鮎類鯉鯉之大鱨鱨之細
者也之美與不有之多之至也享薦也冬薦魚春
薦鮪也祀祭也周禮漁人凡祭祀共魚之鱻薨

潛一章六句

此季冬薦魚也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
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白虎通云天子不親取
魚薦廟乃親行是也天子親行必有其地有

其時有其制春秋隱公五年公觀魚於棠傳
曰書觀非事也書於棠非聽處遠講道公夏
溫於漁潛罟筍非其時爾雅之曰魚方別孕
不殺魚長又行網罟貪漁之也言不時也孟
子曰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言有
制也潛之情言深潛切外逃避淺淵之從天
子之所取既於此取魚者皆此也是不傷稼
穡之時而其在果有常所以尊其於祭物也言
潛漁得時也冬月水寒故魚性定而深潛是

水益成也是以其物其所不得也是也以祭
魚時有制所以入而水成者也是
行而徐而其得祭也及天之時因是之有行
王之制者魚物及民人而後可以祭之所以
時以其飲食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
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
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
亦右文母

賦也廣牡大牲也肆陳也假大綏安宣徧哲明燕安
右享之也言今日者蒙皇考文王之靈而祭有肅
侯于餘者天子之于穆穆為其大牲皆以薦且助
其祭饋大以嚴勉者其綏予孝子可知也皆言皇考
宣布明德於天下以其能用人也既有文德又有
武功皆其用立國是則天下之民安其心
亦安其知也故今日皆有以綏
我文武以眉壽又介我以繁祉使我不為天
子鰥所廢以思烈考弁配文母也

雝一章十六句

雝武王祀文王徹饌之樂歌也來言雝雝者中心和悅并强之也至止肅肅者敬謹將事不敢怠也穆穆深遠天子之容也雝雝肅肅穆穆皆文王之貌而天子諸侯法之所謂秉文之德也薦廣牡而相助祀合萬國之歡心以祀其先王也降福者天也天命者民也治民者人也用人者君也君能允文允武以用人而安民則安及於天矣故天亦安其後人

也然而饗王之心則不以天子爲榮而惟以孝子自勉亦不以己之得壽爲幸而惟願常俾其孝思於父母也文王之爲父武王之爲子可謂各盡其道矣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賦也載始也辟王成王也章法度也交龍曰旂陽陽色明也在軾前曰和旂上曰鈴央央聲和也鞗革[illegible]首有鶬金飾貌休美也昭考武王也介大綏安也[illegible][illegible]既見[illegible]侯[illegible]求朝見新君以察王章其車馬服物之盛[illegible]有烈光於朝矣王乃率之見於昭考武王之[illegible]以孝思以祭享獻以祈福而介眉壽乎[illegible]永言保之以下陳戒之辭也天下諸侯來[illegible]王之多福宜永保之惟思光大之[illegible]當宜畀之以多福燕饗[illegible]其心使[illegible]朝親繼續此烈光之休明後明[illegible]安此多福之純嘏也

載見一章十四句

載見諸侯來朝而見於武廟也成王[illegible]載乃[illegible]以祀武王受[illegible]也[illegible]載見[illegible]一人之法度臣事君之[illegible]天子[illegible]合萬國之[illegible]心子事父之孔也諸侯[illegible]昭[illegible]天子之多福所以[illegible][illegible]以令[illegible]所以顯受也天子自講王章乃可常受諸侯之朝[illegible]之也諸侯[illegible]乃可永保

天子之孫尙欲其縶之也古之君臣無一
時不篤其忠愛無一事不深其戒勉有如此
人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
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
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賦也客微子也作賓王家故曰客也重言有客鄭
重之也殷尙白其後從之不止於冠裳皆白馬亦
用白也萋且敦琢所獻之亂也何楷曰萋與緌通

說文云緌白文貌蓋言帛也尙白故帛亦白也且
說文云薦也所以薦帛也敦與雕通敦琢蓋言玉
也旅齊也爾雅曰束帛加璧尊德也有萋有且所
謂束帛敦琢其旅所謂加璧異也再宿曰信宿宿
信信留之久也言縶其馬固留之也追之送之也
餞於道也未去而留之既去而送之左右無方以
綏安之安之無已也淫大也威罰也夷平也言紂
與武庚天既大降之罰矣今微子能崇德象賢則
天降之福固其成平矣故我亦順天意以綏之也

有客一章章十二句

有客微子來朝將歸而賜於廟也祭統曰古
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於太廟示不
敢專也爵命於廟錫賜亦于廟也微子萋且
敦琢修其禮物所謂在彼無惡也天子信宿
縶馬以固留之所謂在此無射也王者之心
與天同體前者紂與武庚自作不善天降之
威我亦威之今者微子崇德象賢天降之福
我亦福之其左右綏之者皆所以順天之道
而弁升遜結其心也大矣哉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
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賦也於歎詞皇大也遏止劉殺耆致也言大哉武
王其功烈莫競於天下矣原其功實由文王之文
王開之嗣王繼文之志是以其勝殷也期於遏殺
去殺以致定其功而已蓋武烈仍本於文德也

武王一章七句

詩序曰武奏大武也朱子曰周公象武王武

功之舒歟此言以奏之也何楷曰此大武一
成之歌也姚舜牧曰一戎衣而天下定民免
於水火之虐故知武王之用殺乃所以止殺
其烈與文王等也李樗曰按禮記總干而山
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
皆坐以象周召之治也大武之舞始則持盾
直立以待諸侯既而戰鬬既而又使行列皆
坐以見其爲止戈之武也大武之舞在於止
戈大武之詩在於止殺其義一也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零六句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四之三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
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
繼序思不忘

賦也閔與憫通傷也予小子成王自謂也造成也
嬛與煢同無所依怙之意皇考武王也永世猶言終身
也皇祖文王也庭止在庭也皇王兼指文武也言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而居憂今雖免喪哀慕已常在

疚也每念皇考武王終身克盡孝道皇祖升遐嘗
是念之如陟降於在庭予小子念皇考猶皇考之
念皇祖亦如見其陟降故夙夜之間不敢不敬也
於乎皇祖文王皇考武王予小子承茲大統當永
思祖考之所行敢須臾忘之哉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詩序曰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朱子曰此
成王除喪朝廟所作後遂以爲嗣王朝廟之
樂是也除喪入廟其思父祖人之情也然思
之而不效其所爲猶不思也成王之夙夜敬

止其能思矣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illegible]
受冊書也曰敬勝怠者吉成王思之所以夙夜
兢兢則能守敬止敬勝之家法所以爲善學
不忘也嚴粲曰莫莫慶閔已哉黃櫄曰當成
王之時王業已成而詩有深然危懼之詞蓋
治常生於亂亂常起於治故天下雖有
泰山之安而聖人猶以累卵爲心此其所以
保治於無窮也大誥曰予惟小子若涉淵水

又曰予造天役遺大投艱於朕身此之謂也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
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
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賦也訪問落成悠遠艾至判分渙散也言問予小
子將何由有成予將有率循昭考之道耳昭考之
道遠矣予未能自至也進而勉以就之僅至之矣
繼猶覺其判渙而不合也以予之小而遭家多難
實不能堪昔者皇考陟降庭止今皇考紹皇祖之

業上下於庭因以陟降於家予小子在廟在宮皆
見之矣惟望皇考降休保予之身俾不陷於危難
明予之身使不至於昏昧庶幾有所至而有所成
也

訪落一章十二句

訪落成王祀武王也武廟初成致祭卜而祀
之也問一往日自繼猶判渙而上皇皇如有
求而弗獲皇哉予小子而下則纍纍慢慢如
或見之是也句知大道之高遠勉而難至皆

祭一心之中人誠而難合真覺祖考之靈
常在左右實求一身之保明期於紹述亦可
以想見成王之用心矣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
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
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賦也顯明士事監視也將進佛弼通仔肩任也言群
乃今知敬之不可已也大有顯道不可欺也駿命
不易宜思所以保之也無曰天高凡人之所事天

皆陟降而視之蓋無日不監在茲而可不敬乎昔
皇祖文王緝熙敬止予小子不明敬止之道則勉
於循習而已日有予率昭考曰將予就之繼猶判
渙今惟有效其所為日有所就無荒所能月有所
將提撕吾心之光明使繼續而不至於昏昧以望
爾群臣助予負荷示我以顯然之德使遵而行之
庶幾知行並進而敬之之功乃純矣

敬之一章十二句

敬之成王自儆也周公戒王曰皇自敬德召

公戒王曰王其疾敬德今王自警曰敬之敬之是體驗有素而見天之不假易也敬非寂守之謂必有資於學焉今夫天之明命內麗於人心而外著於事物所謂至善止而不移者也學之者必致吾心之知明於所止而默識之所謂緝熙於光明也必勵吾身之行得其所止而固守之所謂顯德之行也知止而後敬施於心得止而後敬達於事故致知力行者主敬之實功也大學言敬止而繼以道學自修中庸言慎獨而歸於明善誠身皆是道也然則成王之於學所得有深焉者矣敬之小毖皆戒勉之詞而列於頌者意成王平日常誦此以自警故後之祀成王者歌於其廟以安神非通用之樂也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賦而比也懲有所傷而知戒也毖慎荓使也蜂小物而有毒肇始允信也桃蟲鷦鷯也拚飛貌蓼辛苦之物也言予自今其有所懲戒而知防後日之患矣蜂不可使而強使之是自求其辛螫以比使管以蔡殷而致叛是自啓亂也桃蟲化為飛鳥向不知信今始信之矣以比武庚勝國之餘卵而翼之遂致為難是自招侮也若前事已覆而後車不鑒其何益家之多難將又集于荼蓼予不堪其辛苦是以日懲而思毖之也

小毖一章八句

小毖成王自戒也成王初信二叔而疑周公迨武庚而不為之防幾危王室今始悟而悔之皆成於周公也毖而言小者毖之於小也既已辛螫悔之何及當於其荓蜂之時而謹之也拚飛成鳥則不可制當於其桃蟲之時而防之也黃佐曰天下之患常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是故堅冰之至始於履霜可不謹哉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

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
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載穫濟濟有實其積
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
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
振古如茲

賦也芟除草也柞除木也澤澤土解散也耘鋤也
芟柞之後草木根株有未盡者故鋤去之也隰溝
也十夫有溝溝上有畛水道田畔皆當修整十夫
所同故稱徂也朱子曰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

叔也旅衆子弟也彊民之有餘力而來助者遂人
所謂以彊予任甿者也能左右之曰以太宰所謂
閒民轉移執事者若今時傭力之人隨主人所左
右者也嗿衆貌饁餉也媚順依愛士夫也言餉婦與
耕人相慰勞也略利俶始載事也函含活生也
種之後其實含氣而生也驛驛苗生貌達出土也
厭受氣足也傑先長者是也厭厭苗皆齊足也緜
緜詳密也麃耘也此苗既長大而去其苗間之草
也濟濟衆也實穀實也積聚藏也萬億及秭四句
見豐年儀飶又云飶香也椒味辛烈范處義曰有
飶言其飯也有椒言其酒也楚辭云桂酒椒漿是
也胡壽也朱子曰以燕享賓客則邦家之所以光
也以供養耆老則胡考之所以寧也且此也振起
也言非獨此處有此稼穡之事非獨今時有此豐
年之慶蓋自起古以來已如此矣猶言自古有年
也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載芟臘祀也月令孟冬之月臘先祖五祀勞

農以休息之是也春耕夏耘備言田家之苦
秋穫冬藏極言田家之樂蓋王者之心與民
一體其苦也不啻身受之其樂也不啻身享
之故言之親切如此也至於亞旅彊以以任
萬民思婦有依以穀士女載穫以後以諸盎
藏以烝畀祖妣以饗百神以供賓客以養耆老
於慰勞休息之中有教養兼施之道焉是以
普天皆蒙樂利萬年永享治安振古以來國
家之事莫有大於此也

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
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
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
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
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賦也畟畟利也或來瞻女饁之也筐筥餉具也黍
餉之美者糾笠輕舉貌趙刺土也薅去草也荼陸
草蓼水草糾笠以薅餉畢而勤所事也草朽則苗
疏而土肥故禾茂也挃挃衆穫聲栗栗衆顆粒圓也

其積之堆如墉之崇其穗相比如櫛之密積禾於
場之象也禾茂故穫多也百室衆室也呂尚烈曰
方春在田邑室皆閉收穫事畢則百室皆開以所
積者入之是也積多則室盈而婦子之入此室處
者身安而心亦安矣寧我婦子即既獲人焉故用
大牡以報之也黃牛黑脣曰犉牡稷之牛角尺似
效之也古者此犉牡報祭之禮我先祖世行之矣今
似而效之續而舉之者蓋以續古人之舊與庶幾
不替其先而實未足以荅神貺於萬一也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良耜報社也月令孟冬之月天子乃祈來年
於天宗大割祠于公社是也殺是犉牡所謂
大割也天子祭社而言農事者爲農報也天
子以天下爲家故天下之婦子皆家人也播
穀薅荼婦子之勞皆時切心憂今幸黍稷茂
而倉室盈則婦子寧而王心亦寧矣犉牡報
祀豈容已哉蓋自后稷教稼以來子孫世以
農事爲重故似之續之如此也可謂知本務
矣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賦也絲衣爵弁士服也紑潔貌載戴也俅俅恭順
也門側之堂謂之塾其下則基也鼐大鼎鼒小鼎
也思柔者酒能和血所以柔老人之筋骨也吳譁
休嘉也言絲衣載弁之士恭敬執事自堂以至於
其省其地以定位次也自羊以至於牛省其牲以
定品味也自鼐以至於鼒省其器以告潔也然後

以兕觥罰爵而養老焉又能致其敬慎無有喧譁
怠傲者是以壽考之人得所養而受福也

絲衣一章九句

絲衣養老也周禮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是也孔穎達曰以黨所以正齒位者蓋為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故於農隙而教之養老尊長行孝弟之道是也此詩則臘蜡而養老合觀豐年載芟絲衣三詩而先王之教養斯民者亦可以知其大略矣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
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賦也鑠盛遵循熙明介甲龍寵也蹻蹻武貌造猶為也嗣謂文王也公謂武王也允師謂衆也言盛哉我周之師原可致於天下但以時尚未可故養而不用非是迨伐崇以後而言待其天運已符時當純熙乃用大兵以伐殷遂邀天之寵而受命所謂我龍受之有天下也武功之成雖自武王而謂此以明文王而以武王大公之心能見信於衆人者能使其伐暴救民而非富天下所謂身不失天下之顯名也

酌一章八句

酌大武再成之樂歌也國之興廢在於天命命之遲速存於天時當晦而遵養時止則止也當明而大介時行則行也是故文王之不有天下與武王之有之皆所以奉若天時事異而心則同也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
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

賦也綏安也桓桓武貌以用間代也言自克商以來萬邦以安屢獲豐年可見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倦也其所以如是者由桓桓之武王保文王所有之多士用之於四方能安定其國家其功德上昭于天故命為皇王使之代商而有天下也

桓一章九句

桓大武六成之樂歌也左傳楚子曰武王克

商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其言卒章者武之卒章也言其三其六者大武之三成六成也首言禁暴戢兵所謂勝殷遏劉也則武爲一成可知也終言豐財所謂屢豐年也則桓爲六成可知也取天下以武安天下以文文者用賢之謂也能保厥士以治四方則民安而天佑之爲萬邦屢豐有由然也

時邁之詩曰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此之謂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賦也勤勞也應當敷布時是也繹尋繹之也徂往也於歎詞○言文王之勤勞天下至矣我承其後受命而爲天子應思所以繼其勤且布是繹成之思於天下不徒有其心兼有其政也蓋上天之命前人開之後人定之乃可以永保其受之我自今以往惟求所以定是周之命者則繹續文王之思不可一日而忘也

賚一章六句

賚大武三成之樂歌也承武酌而爲言允文文王克開厥後所謂文王既勤止也我應受之與嗣武受之我龍受之同也既已受之則當定之所以定之者惟有繹思文王而已中庸曰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繹之所以述其事思之所以繼其志繼志則承文之德述事則敷文之功再言繹思以爲會此無以爲定命之道也故莊子所謂保大定功者也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

賦也皇大時是陟升也嶞山之相連者喬山之特起者允信也猶與由同翕合也敷普裒聚對向也言大哉周之有天下也嘗因名山升中于天陟其嶞而望之見相連之小山特起之大嶽由於地中

之大□□於大河之小水皆入之下山時方流而
後之□於其間者莫不環共向以對于天子此
有周之受命所以為獨隆也

般一章七句

般大武六成之樂歌也史稱武王憂天保之
未定謂周公曰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
有河粤瞻伊雒毋遠天室營周居於洛邑此
武王紓營天下之志而周公成之故於廟樂
特及之也時邁桓賚般名篇之義未詳樂記曰
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
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
復綴以崇天子武之遲刻皆定頌□之詞也
所謂始而北出也酌之是用大介□□之詞
也所謂再成而滅商也賚之□□求定而遷
於周以安民也所謂三成而南也般之嶽河
喬嶽所謂南國是疆也五成之□分□之矣
桓則大成也美其德曰於昭于天皆其位曰
中以開之復綴以崇天子之詞也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一百三十六句

魯頌四之四

魯在禹貢徐州之域成王以封周公長子伯禽其詩四篇皆崇次也故列於頌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

賦也說文云牧馬苑也駉駉肥張貌也毛傳曰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是也坰地名邢之野牧所也左傳曰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是也驪馬白跨曰驈黃白曰皇純黑曰驪黃騂曰黃彭彭盛貌無疆思之廣也臧善也言在坰之馬毛色美備駕車壯盛所以如此者由於人君之心思慮廣遠無有窮盡之限也是以推思及於馬而馬蕃盛以仁心推之不止牧馬一事已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

賦也蒼白雜毛曰騅黃白雜毛曰駓赤黃曰騂青黑曰騏伾伾有力貌無期久而不止也才材力也孔穎達曰首章言良馬朝祀所乘故云彭彭有容也此章言戎馬戎馬貴力故云伾伾有力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駱有騮有雒以車繹繹思無斁思馬斯作

賦也青驪驎曰驒白馬黑鬣曰駱赤身黑鬣曰騮黑身白鬣曰雒繹繹不絕貌無斁猶言不厭也作奮起也孔穎達曰此章言田馬田獵尚疾故言繹繹善走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驔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賦也陰白雜毛曰駰彤白雜毛曰騢豪骭白曰驔二目白曰魚祛祛健貌無邪思之正也徂行也猶行而不疲也孔穎達曰此章言駑馬主給官役故曰祛祛強健也

駉四章章八句

駉者牧而祭馬神也定中之詩曰秉心塞淵騋牝三千彼勸畜牧故衛以富強此關乎實故

專言牡也其言秉心猶䮂之思也塞者無邪之誠淵則邪有無竆無期無斁之義焉言馬政而及於思者探其本也因政之盛衰皆本於君心心不能無思而思其有邪一涉於邪則廣而愈狹久而愈速深而愈鑿故貴無邪也以無疆無期無斁之思而一歸於無邪則專精以思理將有可作聖日新與天通矣新氣化而育庶物皆本於此焉耕稼而五穀茂牧養而六畜蕃思中之一端也孔子曰詩三

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蓋以三百篇中事無所不有義無所不備而原所由作皆不於忠厚正大之心使讀之者感發其興觀羣怨之思油然自得其性情之正由是以行於人倫而達於庶事則家道以之興盛國運以之昌隆此實聖人刪詩之本意明之一言果足以蔽之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

賦而興也駜馬肥健貌重言有駜非一馬也乘黃來燕者所乘也公燕所也明明亂文辨治也振振羣起貌天子辟廱諸侯泮宮皆有水澤故鷺集焉因所見以起興也于下翔集以與舞也咽咽鼓行也胥相也樂民之樂民亦樂其樂是相樂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賦而興也乘牡馬皆牡也會飲者不乘牝也言飲酒重在酒也勞農以酒養老亦以酒也于飛將去

以與歸也不醉無歸所以盡歡也醉而言歸所以成亂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興也青驪曰駽載燕言飲酒之亂與燕同也自今以始祝之也年豐而後蜡祭故祝自今歲爲始歲歲皆有年也飲酒所以養老故祝有齒德者皆有善道以遺子孫也願天常錫豐年願人常行善道亦可謂善頌善禱矣

有駜三章章九句

有駜蜡而飲酒也孟冬蜡祭勞農以休息之
乃飲酒于序以養老也禮運曰仲尼與於蜡
賓則蜡而飲酒皆同行之矣雜記曰子貢觀
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
狂賜未知其樂孔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
非爾所知也蓋謂民終歲勤勤一日飲酒所
以逸其勞也而行禮奏樂尊爵養老弛而未
嘗不張有文武之道焉有駜之詩其知之
矣鼓舞皆樂極飲酒之歡而始於在公明明
終於穀貽子孫酒以行禮未嘗流以淫也好
樂無荒故聖人有取焉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
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興也泮水泮宮之水也天子之學曰辟廱水
周環如璧諸侯之學東西南三面有水形如半璧
故曰泮也芹水菜也從水采芹因所見以起興即
以比魯侯之興學育材取而用之也戾至也觀其
旂望之也茷茷飛揚貌噦噦聲和也小謂童子大
謂成人者也舉國之人不論小大皆從公而往蓋
喜公之親學而來聞其教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
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興而比也藻水草也蹻蹻盛貌其音德音也昭昭著
明也載色怡其容也載笑和其聲也匪厲和平不
怒而明教之所謂循循善誘也書曰敬敷五教在
寬此之謂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
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群醜

興而比也茆鳧葵也在泮飲酒養老也禮記曰天
子視學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群老
之席位焉天子雖是諸侯可知也永錫難老祝老
者使壽考也長道猶大道也群醜謂淮夷也既飲
酒之後與老者謀之將順大道以伐淮夷也王制
云天子將出征受成于學此之謂也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

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

賦也允信昭明假至祜福也言此穆穆之魯侯既敬於內以自明其德矣又敬於外以慎威儀所以為民則也教士養老信能文矣居此宮觀又能武焉文王武王魯侯之祖也今允文可至於文王允武可至於武王烈祖即所以孝周公也靡有不格明靡有不孝而又敦教化武振威靈其福皆自求之矣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

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

賦也明明即穆穆之著見也允文允武果能明其德矣從明明教化以而遠人集故既作泮宮而征夷攸服也矯矯武貌馘殺而取其耳也淑善問訊也囚所虜獲者王制云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是也孔頴達曰馘者不服而殺之也故使武臣如虎者獻之囚者已服之人當受辭而斷其獄故使善訊如臯陶者獻之司馬光曰受成獻馘皆在學者欲其先禮義而後勇力也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

賦也廣推而大之也德心善意也狄與逖通遠東西謂淮夷也烝烝光明也皇皇正大也吳與譁揚矜躁訩爭也此言皆魯侯克明其德以服淮夷將帥之臣皆能推廣魯侯以德服人之心故桓桓于征但使之遠逖東南勿犯中國而已不窮兵而黷武也功成之後其心光明其事正大不喧譁不矜躁從不有爭功其於以告于魯侯者弟見其濟濟之盛聲

在泮宮而各獻其功皆其從公于泮受教有素故如此也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賦也觩弓弛貌搜矢多貌斁厭也固堅猶謀也上章言將帥此章言士卒也成功而歸弓弛而不張矢束而不用戎車甚博道寬而無阻也徒御不懈守法而能事也士卒凱還勝而不驕從既克亦化于善而不敢違逆此皆因在學受成有善謀而

能肩守之是以雖夷之心終爲我得所謂順彼長道服此羣醜也

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興也鴞惡聲之鳥也黮桑實也鴞食之則音變孔氏曰鴞惡聲之鳥食桑椹而變音以比不善之人聞德而從化是也憬覺悟也龜尺二寸曰元龜賂遺也南金荊揚之金也○鴟鴞惡鳥也尚能變音淮夷人也豈不從化詩之爲譬是其迷也今之來服

則其悔悟而改也是以獻琛輸誠而來中國之教化亦如飛鴞之集泮林食桑黮而懷好音也

泮水八章章八句

泮水頌僖公也明堂位云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蓋泮宮作於始封之日也費誓曰徂茲淮夷徐戎并興書序曰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并興東郊不開作費誓今此詩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是作泮征淮後先無攸甚爲伯禽之詩無疑也泮宮之作教士而已釋奠養老亦所以教士也訊囚獻功於教士無與而亦於學者清兵刑之原也當其無事固以匪怒伊教者明訓士之德音及其有事則以匪怒伊教名爲屈敵之長道故淮徐並興而雖敬明其德以格烈祖惟克明其德以服遠人一時任事之臣矯矯于征者克廣德心矯矯獻功者皆崇德讓至於孔淑不逆之後淮夷亦易感而從善泮水之化遠矣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

賦也閟深也宮廟也閟宮者禖宮也毛傳曰孟仲子云是禖宮也姜嫄祈子之所也侐清靜也實實鞏固枚枚礱密也回邪也依眷顧也先種曰稙後種曰穉奄有下國封於邰也奄有下土盡地利也禹平水土稷繼播殖故曰纘禹之緒也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

翦齊也翦伐也大王遷岐民咸歸之實開伐商之基前其已伯其志也屆極也天命已極也貳疑也虞慮也大明之詩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是也敦治也咸同也言武王克商以治天下皆周公同之也王成王也叔父謂周公也元子魯公伯禽也啟開宇居也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

賦也附庸小國也不能自達於天子而附於大國者也莊公之子有二閔公僖公也此僖公也龍旂承祀謂在上文之詞言祀后稷與周公也耳耳柔從也忒差也后帝上帝也后帝后稷并言之皆配天而以稷配也魯有所祭之郊自僖公始也騂赤牲用牲牡也皇祖稱周公也稷與周公皆牲也不必故俱言享用也

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賦也嘗秋祭名楅衡施橫木於牛角以止觸也秋用而夏楅衡者以戒也白牡周公之牲也公羊傳

曰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剛是也犧尊犧作牛形而鑿其背以受酒也毛炰去其毛而炮之也胾切肉也羹肉汁也大羹不和鉶羹和之也大房俎也可登俎萬舞以仁夏后氏以殷以相周以房也是在房錯不虞將驚還也人言不崩言其常也不震不騰言其敵也三壽作朋者人與同陵三者同壽如作友朋也

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綅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

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
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賦也公車千乘大國之所出也朱英所以飾矛綠縢所以約弓也公徒三萬三軍之成數也貝胄以貝飾胄也朱綅所以綴也增增衆也膺當也懲艾承禦也懲創也我伐而役服之也春秋莊公十有八年公追戎于濟西所謂戎狄是膺也僖公四年春會諸侯伐楚八月公至自伐楚穀梁傳曰以伐楚之大伐楚也所謂荊舒是懲也黃髮台背老

人之壽也胥相與試言老成之人皆與爲公用也耆同耆艾黃髮則周所征是也耆老艾養也言老而得所養也眉壽無害久安長治也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
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賦也泰山魯之望也詹與瞻同龜蒙二山名春秋書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論語言顓臾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所謂奄有龜蒙也荒奄也大東極東之國也海邦近海之邦也春秋僖公元年公敗邾師于偃十月敗莒師于酈二十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二十六年春公會莒子盟于向邾莒在魯東而近海所謂遂荒大東至于海邦也僖公十六年冬公會諸侯于淮地以淮淮亦與也所謂淮夷來同也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
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賦也鳧繹二山名魯之南境也保鳧繹則至于徐矣宅居也謂徐國也春秋莊公二十六年秋公會

宋人齊人伐徐僖公十四年春楚人伐徐三月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由徐服於魯久矣諾應也若順也南方之夷徐爲大徐服則淮夷南夷莫不率從而順之矣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
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
髮兒齒

賦也常許魯邑名管子小匡篇云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仲對曰以魯爲主反其侵地常潛是也周

公謂周成王賜之許田以爲朝宿之邑因其近于祊故隱公末年鄭伯欲以祊易之而未果也桓公弒立鄭伯求而與之故以璧假許田魯人雖從之不敢地許和之但也諸侯各反其侵地故僖公復取之而常與許皆失而復得故曰復周公之宇也今見詩美也其時敗風也見前蘭落而更生細者之復也

徂徠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賦也徂徠新甫二山名八尺曰尋舄大貌路寢正寢也新廟莊公之廟也奚斯公子魚也曼長碩大也新廟于魚所督修其制長大于群宮也萬民是若若者廟雖新猶回民心順之也作之以此者見僖公能新其禰廟而又大其禰廟也

閟宮九章五章章十七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

閟宮頌僖公也首章叙后稷也二章叙周公也三章郊祀后稷也四章禘祀周公也五章言伐荊楚也六章言伐邾莒七章言服徐淮八章言復常許九章言作廟也凡僖公可頌之事備言之矣于於蔵且富壽頌禱之詞屢見而疊出者蓋探僖公之前子般季閔公戕殺父內亂季友出奔魯之宗祀不絕如綫幸而僖公賢明國家以安故詩人爲頌之欲其修德任賢眉壽無害以紹后稷周公魯公之祀於不替此亦臣子忠愛無已之心故聖人有取焉

魯頌四篇二十四章二百四十三句

商頌四之五

契爲舜司徒封於商至湯而有天下武王滅商封微子於宋至戴公時其大夫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後又亡其七焉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歎也猗與那與置陳也鞉鼓非一故言那也簡簡鼓聲和樂也烈祖有功之祖謂湯也記曰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是也湯孫主祭之時王也假與格同奏假奏樂以格神也綏安也思成神以思而成也鄭康成曰禮記云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

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此之謂思成是也淵淵深遠也鞉鼓淵淵始奏也鼓以起奏樂以先故也嘒嘒清亮也管籥下之眾與鼓竹者也所以且平合眾音而言之也周語曰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是也磬玉磬也依我磬聲謂堂上之樂依磬聲以為節也赫盛也穆穆也於赫其聲所謂奏假無言也庸鏞通所以節鼓也以奕舞也所謂間歌也奕合也萬舞有奕合樂也嘉客謂助祭者也夷平懌和也樂聲和平故聽者亦和平也毛氏曰自古時曰在昔人曰先民言祭祀之禮皆古人之所作也溫恭者溫溫而恭即謂恭而安也執事行禮也恪嚴肅也將進也言奏假之樂執事之禮不過行古之道而望烈祖之顧予者蓋以予湯孫也一脈相承以奉祭祀庶幾將此烝嘗則思成之誠心也

那一章二十二句

詩序曰那祀成湯也詳言樂者何聲也未迎神而奏故言制也兆以鞉而繼以管所謂下

管鞀鼓也依我磬聲所謂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也庸鼓有斁所謂笙鏞以間也嘉客夷懌所謂虞賓在位群后德讓也執事有恪言行禮也禮以將敬樂以導和故奏樂之時雖穆穆而無不夷懌主於和也行禮之時雖溫溫而歸於有恪主於敬也亦可謂得禮樂之情矣然而猶不可恃也至樂無文大樂無聲必思而成之使祖宗之靈爽實顧予之烝嘗此則精神之相通不止進退之文已也覲

忠商質於此猶可想見焉陳際泰曰聲者發
也發召風風召氣氣召神然得其雜而集焉
則有湯孫之思成矣思者氣之精也鬼神非
其類不至必有精氣而借聲以召之則格者
必烈祖乎顧予烝嘗以此也知此詩之道矣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
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
綏我眉壽黃耇無疆約軧錯衡八鸞鶬鶬以假以享
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

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賦也秩說文云積也申重也爾謂將王也所祭所
也言烈祖成湯有厚積之福足以申錫於無疆足
以及爾今祭祀之所也酤酒也賚與也思成見上
篇和羹鉶羹也戒定也平五味均平也鬷中庸作
奏言祭祀之所獻以清酤神既飲之矣薦以和羹
神既食之矣主祭之人極其肅靜奏假無言所謂
有孚顒若也與祭之人莫不齊一時靡有爭所謂
下觀而化也酒清殽馨而人又誠敬是以神予之
以壽福也約軧錯衡見采芑鶬鶬聲和也以假
以享來助祭也溥廣將大也穰穰多也言不止主
人爲之而已四方諸侯皆其車服咸來助祭則福
及自我而我之受天眷命者以廣大矣且自天降
康成歲豐年則福及兆姓粢盛豐備而祖考之享
祀降福無以久長矣此皆思成之烈祖顧予湯孫
之烝嘗湯孫一脈精誠相成以致此也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烈祖祀成湯也那祼獻之樂此則受釐之詞
也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得人也降豐
年之樂歲以饗其先祖得天也而原所由致
思於烈祖之顯孫則是得人得天皆本於得
親也於孝行於一家而推及於天下君子是
以知祭之爲義大也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
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
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
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

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賦也玄鳥鳦也春分時至有娀氏女簡狄以玄鳥至之日生契封於商故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也芒芒大貌正治也域封境也九有九州也勝能勝其任也大糦黍稷也契封於商其六世孫振遷於殷湯始大其十二世孫湯始受天命而治理四方也自湯之後子孫世有天下凡受天命而為后者皆能敬慎不怠是以奕世相傳以至於今王也稱武丁者在廟故稱名也稱孫子者對祖故稱孫

對禰故稱子也武丁之為孫子也克紹前烈凡湯之所為無不能勝其任是以保世滋大盛其儀衛龍旂十乘以進黍稷也邦畿王畿也止居也肇開假至也來假多也景景山員周圍也何與荷通言王畿之地其方千里四方之民莫不來居故肇域四海湯之止域四方者今肇開之外薄四海矣四海咸賴諸侯來至者多見王畿之地負景山而周以大河餘其所勝莫不歸心是以殷之受命為后者皆宜荷於此以奇天祿也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玄鳥武丁祫祭也祫祭自始祖以下故首言契也契封於商言宅殷土者其後遷殷也竹書夏帝范三十三年商侯遷於殷商侯者振也振為有易所殺其子微與師滅有易殷復與土地日廣故曰宅殷土芒芒也魯語曰上甲微能帥契者也故商人報焉是也微之六世孫曰天乙是為成湯伐夏而有天下成湯曰吾甚武故曰古帝命武湯也自湯以後多

賢君伊尹訓太甲咎單訓沃丁伊陟相大戊巫賢相祖乙盤庚涉河復修湯政故曰商之先后受命不殆也盤庚之後殷復衰今與武丁得傅說爲相殷以復興故曰在武丁孫子也傅說之學同於伊尹觀說命可見而高宗伐鬼方功甚偉凡湯之舊政皆能行之故曰武王靡不勝也孟子曰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又曰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與詩言相合矣邦畿千里景員維何

古先王以定都也商人屢遷不常厥居自契
至湯八遷湯始居亳自湯以後仲丁遷於
隞河亶甲居相祖乙遷於耿祖乙以後復徙
河北至盤庚乃渡河而南都於殷殷道中
衰之故居然宗廟未大定也武丁修德
行政興衰撥亂乃始定都於此而不遷則列
祖在天之靈亦必聞而喜之故於廟中歌之
以妥神也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

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哲明也哲明長遠也芒芒無涯之貌敷布也方
方諸外大國同畿也幅隕猶言幅員也有娀國
名契之母家也將大也帝天也言深哲明祭祀之道者
莫若商也知有天下之祥發源甚長故禱其所自出
之早矣當洪水芒芒之時禹敷土於四方外之大
國亦皆疆理如禹貢所載萊夷作牧西戎即敘之
類是已疆域之幅隕既長有娀之國於此時而方
大是以帝立其女生契而封於商也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
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賦也玄深遠也王追稱之也桓武撥治達通率循
履禮越過發應也相土契之孫也烈烈光盛貌截
齊也言契之德甚深遠勇於開導人自教之是以
小國大國皆受教而進於道且不止以言教也凡
其所為必循禮而不過是以起視其民莫不應而
從之知行並進人已兼成素王之學已肇於此矣
而其孫相土又有盛大之功化行海外使之截然
不使不截是以能長發其祥也

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
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

賦也言商德甚盛義曰天之命未嘗有違於商
而商湯之先未有可以配天者至湯而後與命會
是湯降下也不遲疾也鄭康成曰湯之下士尊賢
甚疾是也聖知之明也以義制事也敬守之固也
以禮制心也敬義夾持則德日進故曰聖敬日躋
格昭明也假與格同感通也以其昭明感通於人

用以行其也是遲不遲也徐而敎之久而化之也祇以日躋於己而假於人是也祇敬也法也上帝以湯之德愛而敬之故命爲天子使爲法於九州也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賦也球玉也小球大球小國大國所贄之玉也所謂王者之合也綴旒綴結之也受玉以結諸侯之心是下國爲旒而我綴之係屬之也人心歸服

則天休至矣競急絿緩也優優寬裕之意遒聚也不失之急不失之緩不過於剛不過於柔事皆得中而允乎爾之則人心愈和而自然皆聚矣蓋湯自執綱之後天下歸心故修其交乎如此也

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祿是總

賦也共供給也隨行而小大之國皆供給之所謂共中之會也厖龐通馬也駿馬之良者受其以用諸侯之力是下國爲馬而我馭之制者之也龍寵也蓋之勝負皆由於天今何天寵者士卒各奏其勇則皮不動矣震驚也戁恐與懼同懼也竦與悚同懼也不震所謂無與爭衡也不動所謂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也不戁不奪之也不竦不懾之也如是則天與人歸而百祿皆合矣蓋湯自征葛之後民徯來蘇故命昭聖武如此也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賦也武王湯也虔敬也曷遏通苞本也蘖旁枝也

本則夏桀三蘖則韋顧昆吾也遂生達長也言湯德已至桀惡不悛於是載旆秉鉞恭行天罰仁義之師天下無敵如火烈烈不可止也韋顧昆吾三國爲桀之黨如苞生蘖然九州皆已歸商與彼三蘖截然今之則莫遂莫達矣是以次第滅之并夏桀亦放之也聖敬日躋天德也敷政優優王道也天德日躋王道而後恭行天罰則湯之所以有天下者可觀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實維阿衡

實左右商王

賦也□□□旋蓮菜□也卿士阿衡伊尹之官號也
□□下之也中葉□□□衰也相土□烈可謂
以七十里起其中衰可知也故湯以聖武之天子
而降□□□其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能下賢可
知也伊尹樂堯舜之道而與湯咸有一德以佐商
以有天下此一代之元勳故於廟配享之也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
章六句

詩序曰長發大禘也□其始祖之所自出而
以宗商之主及功臣配享之□商頌□者史稱
有娀氏之女簡狄爲帝嚳次妃吞燕卵有娠生契
□□□□□□□□之時有娀方大□□中國
□□□子□商頌在帝舜之時舜語殷盛□□
人詩序以□契祭寘而宗湯以舜爲契所自
出□□詩□□則史記不足信□□□之後
撥□相土者宗有功也竹書帝相十五年商
侯相土作乘馬遂遷於商邸乘馬昔田賦也

夾志曰□□四邑爲□□戎馬
□□四□爲□□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
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是謂乘馬之法乘馬之
法行於商則亦有改□相土□成功
當□□□之□故商人祖契而□相土爲不
遷之宗也□□□曰□□子大享于先王爾雅其
從與享之則商之功臣其配享者多矣而獨
言阿衡者意此詩作於沃丁之時也太甲之
子曰沃丁沃丁之時伊尹乃卒葬于亳以其
而禘于□以宗之也上及於始祖之所自出
而下及於有功之臣商之□□□謂忠厚而
周密矣故□□□雅商也

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裒荊之旅有截其所
湯孫之緒

賦也撻疾貌殷武殷王之武也罙冒裒聚也湯孫
謂高宗也□□□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既
得使撻然用武奮伐其國罙入其險阻使荊人
裒聚之衆截然不敢復動此皆高宗之神武獨斷

故曰湯孫之緒也

維女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賦也氐羌夷狄國在秦隴之西享獻世見曰王此荊楚所命而諭告之也蘇軾曰吾爾國雖遠亦居吾國之南耳昔成湯之世雖氐羌之遠尤莫敢不來朝貢曰此商之常禮也況汝荊楚曷敢不至哉郝敬曰三代以前王都多在西北楚據東南地

中天下王者南面出治失楚則如面墻故曰維汝荊楚居國南鄉言遠而且要也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

賦也多辟諸侯也來辟來朝也適讁通解懈也此荊楚既平而告諭諸侯也言上天命爾多辟建都邑於大禹所治之地當以歲時朝覲恪供乃職勿于予之譴責但勤於民事稼穡匪懈則可以免咎矣孟子曰入其疆土地闢田野治則有慶土地荒蕪則有讓是勿予禍適以稼穡匪解為本也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賦也監視嚴威也僭賞之差也濫刑之過也遑暇也言天命多辟又日降而監之甚可畏也下民畏上天以為視聽其可畏更有甚也諸侯恪恭職守我則賞罰諸侯賞不敢僭罰不敢濫夙夜不敢怠遑惟以敬天勤民之道命於下国則凡諸都于禹之績者皆無禍適矣封建厥國不啻封建厥福也書曰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此之謂也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賦也商邑王都也翼翼整飭也極表也赫赫顯盛濯濯光明也壽考謂高宗也書曰肆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是也言高宗之命於下國如此則宅中卿宇而四方為則矣奮伐荊楚如彼則安內攘外而聲靈赫濯矣又承天眷命至于壽考且天下安寧以保我後世之人其功德之高遠如此豈可不立廟以宗祀之哉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賦也景山在商都春秋傳曰湯有景亳之命是也丸丸圓而直也斷截於所生之地也遷徙於所出之處也方繩墨正之也斲斧斤削之也虔敬其事也桷椽也梴長也條以長為善也旅衆楹柱也閑合度而不過其則也寢廟中之寢也高宗修德行政天下咸懷皆欲立廟以祀之今廟成則高宗之神安而天下所以報高宗之心亦安矣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詩序曰殷武祀高宗也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其有功德而當祧者別立廟而稱宗不在七廟之數也殷人祖契而宗湯自湯以後又有三宗太甲為太宗大戊為中宗武丁為高宗皆不遷者也荊楚為患久矣深山大箐綿亘無極羣醜裒聚於其中留單也守猝不可下擊之則遁師還則復出故平之為難也高宗奮然直搗長驅入其險阻而扼其要害使裒聚之旅截然止於其所不

能逃遁而亦不敢相援故不戰而自服也荆楚既平不勤遠畧誥諭列辟以敬天勤民保邦致治之道雖謨訓何以加茲蓋其舊學於甘盤而交修於傳說所得有深焉者矣故能武功文德一時並懋廟祀百世名垂千古不亦宜乎

商頌五篇十六章一百五十四句